雨果文集

第十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雨果诞辰二百周年纪念

雨果文集

（十）

戏剧

许渊冲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Victor Hugo

NOTRE-DAME DE PARIS

Edition Chronologique

Le club français du livre, 8, rue de la paix, Paris, 198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雨果文集(1—12 卷)/(法)雨果(Hugo, V.)著. 程曾厚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1

ISBN 7-02-003695-3

Ⅰ.雨… Ⅱ.①雨…②程… Ⅲ.雨果, V.(1802~1885)
-文集 Ⅳ.I56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4647 号

责任编辑:徐 愉 仝保民

装帧设计:李吉庆

责任印制:李 博

雨 果 文 集

Yu Guo Wen Ji

〔法〕雨 果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80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04.875 插页 36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02-003695-3/C·31

总定价:298.00 元

(共十二卷)



作者像

目　次

玛丽蓉·黛罗美(1829)……………………………… 1

艾那尼(1830) ……………………………… 109

国王寻欢作乐(1832) ……………………………… 219

吕克莱丝·波基亚(1833)……………………………… 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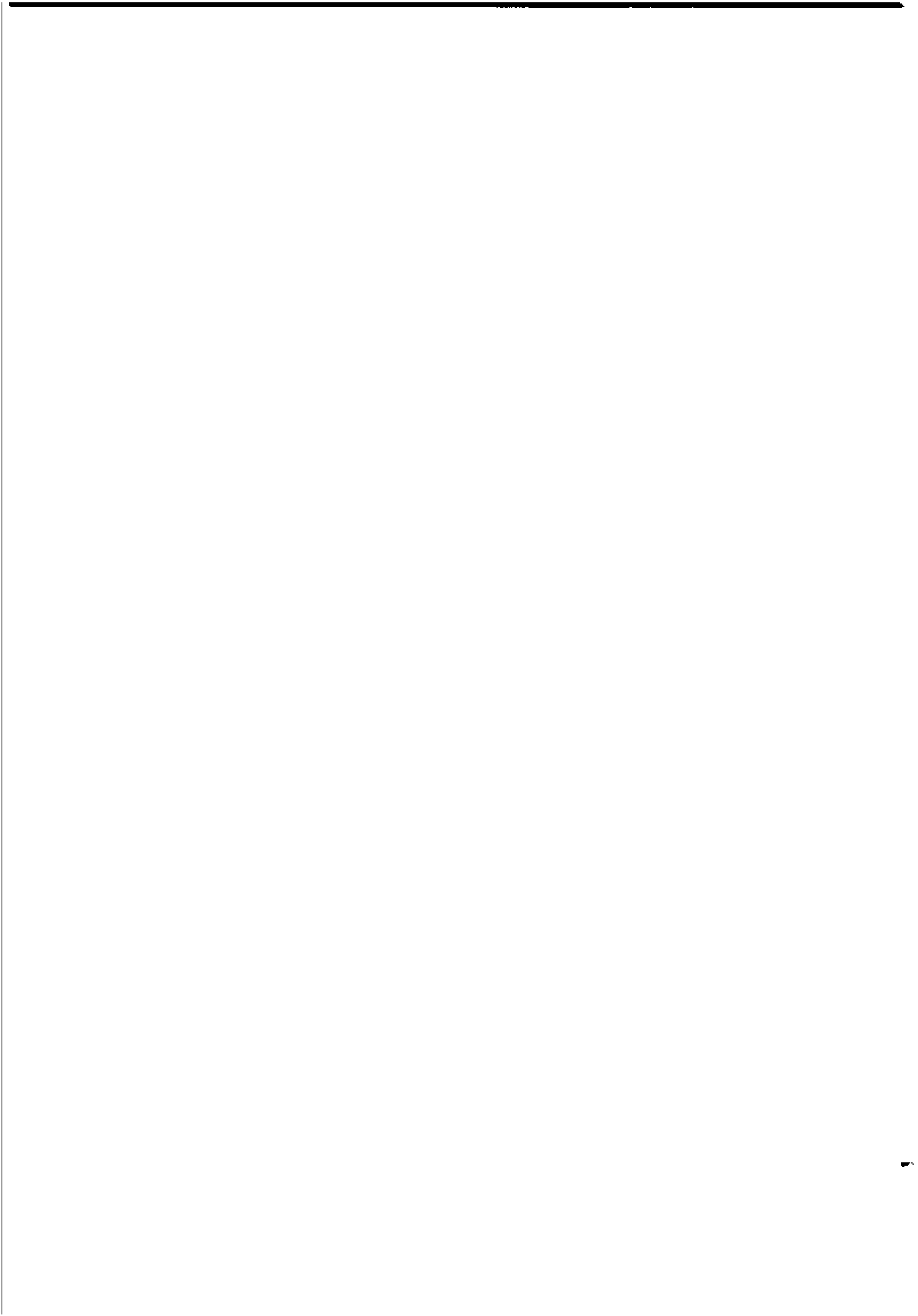
玛丽·都铎(1833)……………………………… 391

吕伊·布拉斯(1838)……………………………… 487

译后记……………………………… 597

玛丽蓉·黛罗美

（1829）



剧中人物

玛丽蓉·黛罗美

狄杰

路易十三

萨韦尼侯爵

南吉侯爵

朗日利

拉费玛

贝勒加德公爵

<table>
<tr><td>布里尚托侯爵</td><td rowspan="6">昂儒团的军官</td></tr>
<tr><td>加塞伯爵</td></tr>
<tr><td>布沙万恩子爵</td></tr>
<tr><td>罗舍巴龙骑士</td></tr>
<tr><td>维拉克伯爵</td></tr>
<tr><td>蒙珀扎骑士</td></tr>
</table>

贡迪神甫

沙纳塞伯爵

<table>
<tr><td>斯卡拉姆齐</td><td rowspan="3">乡下戏子</td></tr>
<tr><td>格拉西约</td></tr>
<tr><td>塔伊布拉</td></tr>
</table>

宣读告示的差官

布卢瓦城区巡逻队长

狱卒

记录员

罗丝,女伴

第一个工人

第二个工人

第三个工人

一个仆人

乡下戏子,卫士,群众,主仆数人

第　一　幕

约　　会

〔布卢瓦。

〔一间卧室。里首，一扇窗开向阳台。右边，一张桌子上有盏灯，旁边有把扶手椅。左边，门上挂着垂下的绣帘。暗处，有张床。

第　一　场

〔玛丽蓉·黛罗美，穿着非常讲究的室内便服，坐在桌子旁边刺绣；萨韦尼侯爵，年纪很轻，头发金黄，嘴上没有胡子，穿着一六三八年最时髦的服装。

萨韦尼　(走近玛丽蓉，想要吻她)让我们言归于好吧，我的小玛丽！

玛丽蓉　(把他推开)我求求你，不要性急。

萨韦尼　(坚持)只吻一次！

玛丽蓉　(生气)侯爵先生！

萨韦尼　好大的脾气！有时你的嘴唇并不任性，而是温柔得多啊。

玛丽蓉　你忘记了……

萨韦尼　没有！我都记得，我的美人儿。

玛丽蓉　（旁白）不识相的讨厌鬼！

萨韦尼　说吧，小姐。你这样突然一下就离开巴黎，叫我们怎能猜破这个谜？大家都在王宫广场找你，你却一个人藏在布卢瓦，这是为什么？……啊！薄情的人儿！两个月来，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呀？

玛丽蓉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自由自在，先生。

萨韦尼　自由自在！你说说看，小姐，那些给你迷得神魂颠倒的人也能自由自在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还有贡迪神甫，他在那天当着我们大家的面，只做了一半弥撒就为你决斗去了；还有纳斯蒙、普勒西尼、达基安、那两个哥萨德。你一走，大家都心神不安，闷闷不乐，连他们的老婆也像他们一样，都巴不得你在巴黎，免得她们的丈夫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呢！

玛丽蓉　（微笑）波维兰呢？

萨韦尼　他一直爱你。

玛丽蓉　塞雷斯特呢？

萨韦尼　他拜倒在你脚下。

玛丽蓉　蓬斯呢？

萨韦尼　这一位可是恨透了你。

玛丽蓉　那才真是一个多情的人呢。还有那个老院长呢？……（大笑）我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笑得更加厉害）哦，老狼！

萨韦尼　他还在等着你，对着你的画像，一天不知要唱多少哀歌。

玛丽蓉　是的，他这样对着画像，自作多情，足有两年了。

萨韦尼　啊！那还不如把画像烧了呢！得了，说真的，你怎么狠得下心来，离开这么多的朋友呢？

玛丽蓉　（低下头来，认真地）侯爵，老实告诉你，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才离开巴黎。这种罪恶生活很辉煌，吸引过年幼无知的我，但是现在，它时时刻刻引起我内心的悔恨。所以我才躲到这里来，我真甘心情愿进修道院，为我过去下流放荡的生活赎罪。

萨韦尼　我敢打赌，你这话里有假，一定是你又有一个心上人了！

玛丽蓉　你以为……

萨韦尼　有谁见过修女的面纱遮得住这样闪闪发光的乌黑眼珠！不要说骗人的话了。得啦！你是到外地谈情说爱、寻欢作乐去了！你的故事编得蛮好，但是结局这样离奇，怎能掩人耳目！

玛丽蓉　不是这样。

萨韦尼　那就打赌吧。

玛丽蓉　罗丝，几点了？

罗丝　（在幕后）马上就半夜了。

玛丽蓉　（旁白）半夜了！

萨韦尼　你真会拐弯抹角，下了逐客令，又不得罪人。

玛丽蓉　我住得很偏僻……一直闭门谢客，也没人知道我……再说，这样晚了，怕你路上出事……这条路太冷静，怕有歹徒抢你。

萨韦尼　得了，抢就抢吧。

玛丽蓉　有时还杀人呢！

萨韦尼　杀就杀吧。

玛丽蓉　那……

萨韦尼　你真是个妙人！不过，我走之前，你得告诉我，哪一个情郎有这样的艳福，把我们大家的心上人抢走了。

玛丽蓉　哪有什么情郎！

萨韦尼　我会替你保守秘密。我们这些出入宫廷的人，人家以为我们靠不住，好说坏话，爱管闲事，嘴巴不紧，头脑糊涂，其实，我们只是信口开河，从来不谈别人的正经事。你还是不肯告诉我？……（坐下）那我就不走了。

玛丽蓉　也罢，告诉你又有什么关系！我是爱上了一个人，还在等着他呢！

萨韦尼　这样说就对了！怎么不早点说！你在哪里等他？

玛丽蓉　就在这里。

萨韦尼　他什么时候来？

玛丽蓉　马上就来。（走到阳台上听听）说不定这就来了。（回来）还没有来。（向萨韦尼）这一下你顺心了吧？

萨韦尼　还不太顺心。

玛丽蓉　我求求你，走吧。

萨韦尼　好的，不过你得把这个情郎的名字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被你这样打发走，而不知道你是为谁才下逐客令的。

玛丽蓉　我只知道他叫狄杰，他也只知道我叫玛丽。

萨韦尼　（哈哈大笑）当真？

玛丽蓉　当然。

萨韦尼　（大笑）那么，天呀，这样交朋友不是一首田园诗吗！简直就是腊康写的小说呵。他会不会爬墙进来？

玛丽蓉　那也说不定。你快走吧。（旁白）他真烦死人了！

萨韦尼　（变得又认真起来）你起码要晓得，他是不是一个贵族？

玛丽蓉　我也不晓得。

萨韦尼　怎么！（玛丽蓉轻轻把他推到门口，他还向着她）我这就走……（又走回来）还有一句话忘了说：有个作家，而且不是一个无名之辈（从衣袋里拿出一本书来，交给玛丽蓉），为

你写了这本书，轰动一时。

玛丽蓉　（读书名）《爱情的花冠》——献给玛丽蓉·黛罗美。

萨韦尼　巴黎人议论纷纷，都是谈《爱情的花冠》，这本书和高乃依的《熙德》一样，成了风行一时的畅销书。

玛丽蓉　（把书放下）这真是个风流才子。再见。

萨韦尼　出名的才子又有什么用？你还不是溜到布卢瓦来，和一个乡巴佬织你的情网！

玛丽蓉　（叫她的女伴罗丝）罗丝，你替我送客，给侯爵带路。

萨韦尼　（行告别礼）玛丽蓉！玛丽蓉！唉！你贬低自己的身分了！

〔萨韦尼下。

第　二　场

〔玛丽蓉，狄杰后上。

玛丽蓉　（萨韦尼一走，她就把门关上，一个人自言自语）走吧，走吧！……我担心狄杰……（听见钟鸣十二下）夜半的钟声响了！（数了十二下之后）半夜了。他该来了……（走到阳台上，看看道路）没有人！（回来坐下，心情不好）已经迟到了！唉！（一个年轻人出现在阳台栏杆外面，轻捷地越过栏杆，走了进来，把外套和佩剑放在一把扶手椅上。他穿着当时人穿的服装，黑衣黑裤，长筒靴子。他向前走了一步，又站住了，瞧瞧玛丽蓉。她还低头坐着，忽然抬起头来，惊喜交集地叫道）哈！（带着责备的口气）你让我等了这么久！我在掐着指头算时间呢。

狄杰　（认真地）我刚才在考虑上来不上来。

玛丽蓉　（生气地）啊！先生！

狄杰　（没有注意她的情绪）刚才，在墙脚下，我忽然感到忧从中来，是的，我对你起了怜惜之心。我是一个没出息的倒霉人，在向你走来之前，我对自己说：那里等着我的是一个白璧无瑕的光明天使，她年轻貌美，纯洁贤惠，温柔多情，连过路的人见了她都会双手合十、顶礼膜拜的。而我是个什么人呢？唉！我只是个低声下气的老百姓而已。为什么要搅浑这美丽的清流？为什么要摘下这朵百合花？为什么要用不洁净的呼吸来玷污这平静的灵魂？既然她天真地相信我的忠诚，她的单纯使她在我眼里看来更圣洁了，那我有什么权利接受她赐予我的爱情，让我那茫茫夜雾在她蔚蓝的晴空里弥漫呢？

玛丽蓉　（旁白）嗐，我看他是在给我讲神学呢。他是不是个新教徒？

狄杰　但是你的声音有一种温柔的魔力，在夜里传到了我的耳边，使我不再犹豫不决，于是就来到了你的身边。

玛丽蓉　怎么！你听见了我的谈话？那可怪了！

狄杰　还有另外一个声音。

玛丽蓉　（急促地）那是我的女伴罗丝。人家会不会以为那是男人的声音？她说起话来粗声粗气的。不过，既然你已经来了，我也就不再怪你了。请坐吧，（指着她身边的一个位子）就坐这里。

狄杰　不，我就坐你脚下。（坐在她脚前的蒲团上，沉默无言地瞧了她一会儿）请听我说，玛丽。我的名字只是狄杰两个字。我既不知道我的父亲，也不知道我的母亲。我生下来，就被放在教堂门口。一位好心的老大娘可怜我，把我捡了起来，既当我的奶妈，又当我的母亲；她把我抚养成一个基

督徒，然后就去世了，她的全部财产都给了我，大约有九百银币一年，我就靠这笔钱生活。一个人孤苦伶仃，到了二十岁，我就到处飘泊。我见过一些人物，有的使我憎恨，有的却又使我瞧不起；因为我在他们镜子般的脸上，模模糊糊地看出了他们的内心只有傲慢、烦恼、痛苦。结果我现在虽然年纪还轻，人却已经老了，对世界感到厌倦，好像已经活够了一样；无论碰到什么事，都会使我心碎肠断；我发现这个世界不好，而且人还更坏。我正这样一个人生活着，离群索居，忧郁寡欢，穷愁潦倒，忽然你来了，减轻了我的痛苦。我还不认识你呢。有一个晚上，你出现在巴黎一条街的拐角上。以后，我还碰见过你几次，每次我都觉得你的目光温柔，你的谈吐亲切。我怕我会爱上你。我就跑了……说来真是巧遇！我在这里又碰上了你，你就像保佑我的天使一样，到哪里都不离开我。最后，爱情使我心烦意乱，我感到自己飘忽不定，犹豫不决，只好找你谈谈了。多蒙你不嫌弃，现在，我把我的心和生命都交给你，听从你的支配。你有没有什么事要我去做？有没有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惹你生气？你是不是需要一个人去为你牺牲生命？你要不要一个人为你的一笑而洒尽热血也毫无怨言？你要不要一个这样的人？说吧，下命令吧，有我在这里呢。

玛丽蓉　（微笑）你真是与众不同，不过我爱的也就是你这种人。

狄杰　你爱我吗？你是不是说漏了嘴？唉！这种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啊。你爱我吗？你知道什么是爱情？爱情已经成了我们的血液，我们的生命，是永远扑不灭的火焰。这火焰越压越高，在不断净化我们的灵魂，在我们心灵深处，其他感情的残渣碎片堆积如山，只有爱情的火焰能把它们烧个一干二净！爱情是既无希望，又无边际的，它比幸福更加深

沉,更加长久!说,你谈的是这种爱情吗?

玛丽蓉 (感动)的确……

狄杰 你不知道,我爱你爱得多么强烈!自从我看见你那一天起,我忧郁的生活忽然抹上了灿烂的金光,你的目光照亮了我阴暗的道路。从那时起,一切都改变了。你在我的眼前闪闪发光,就像一位从天而降的无名仙子。我的桀骜不驯的心一直在生活的压迫下悲叹哀鸣,现在却几乎觉得生活是美好的,因为,唉!我一个人飘泊流浪,受苦受压,挣扎奋斗,总算找到了你……我从来还没有爱过人呵!

玛丽蓉 可怜的狄杰!

狄杰 玛丽!……

玛丽蓉 那好,告诉你吧,我爱你,是的,我爱你!我爱你不下于你爱我,说不定还在你之上!过去一直是我在跟踪你呵,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狄杰 呵!不要骗我!如果我纯洁的爱换来了你的爱,那么我真是太幸福了,我要用一个世界来做妆奁,而我拜倒在你脚下的日子只会充满了爱情和欢乐……呵!要是你骗了我呢!

玛丽蓉 怎样才能使你相信我的爱情呢?说吧!

狄杰 我要一个证明。

玛丽蓉 什么证明?说吧。

狄杰 你大概还没有许配人吧?

玛丽蓉 (感到为难)嗯,没有……

狄杰 那就把我当做兄弟,当做依靠,嫁给我吧!

玛丽蓉 (旁白)为什么我总觉得配不上他呢?

狄杰 怎么样?

玛丽蓉 不过……

狄杰　我明白了。我是一个孤儿，又没有财产，这样胆大妄为，真是闻所未闻，荒乎其唐，未免太不识相了。那好，还是让我去过我那悲伤痛苦、被人遗弃的生活吧。再见。

〔他向前走了一步，玛丽蓉拦住了他。

玛丽蓉　狄杰！狄杰！你说的是什么话！

〔泪下如雨。

狄杰　（回来）原谅我！不过，你为什么要犹豫呢？（走到她身边）你明白吗，玛丽？对我说来，你就是世界、故乡、天堂！……不要让人知道，随你选个地方，让我们偷偷地过着连国王也会羡慕的幸福生活吧！……

玛丽蓉　啊！那真是天堂了！

狄杰　你愿意吗？

玛丽蓉　（旁白）我这个不幸的人啊！（高声）可惜我不能。永远也不能。

〔从狄杰的怀抱中挣扎出来，坐到扶手椅上。

狄杰　（冷冰冰地）我的建议不怎么受欢迎。那就算了。我再也不提了，就算我没说过！

玛丽蓉　（旁白）啊！不幸的日子！为什么他也爱上了我呢！（高声）狄杰，我对你说……你真要了我的命……我来对你解释……

狄杰　（冷冷地）我来的时候，小姐，你在看什么书？（拿起桌上的书来，口里念道）《爱情的花冠》——献给玛丽蓉·黛罗美。（辛辣地）哦，当代的美人！（粗暴地把书扔在地上）啊！这个卑鄙无耻、不要脸的女人！

玛丽蓉　（发抖）先生……

狄杰　你看这种无聊的书干什么？这种书怎么到你这儿来了？

玛丽蓉　（低下头来勉强答道）我偶然……

狄杰　你的目光这样纯洁，你的脸这样温柔，哪里会知道玛丽蓉·黛罗美是个什么人？这是个外貌美丽、内心丑恶的女人，一个随时随地出卖爱情给任何男人的婊子，她出卖的爱情使人害羞，也使人害怕！

玛丽蓉　（双手抱头）天呀！

〔外面有脚步声，刀剑撞击声，还有喊声。

街上喊声　杀人了！

狄杰　（吃惊）附近有什么喊声？

〔喊声又起。

街上喊声　救人呀！杀人了！

狄杰　（瞧瞧阳台外面）有人在行凶。

〔拿起宝剑，跨过阳台栏杆。玛丽蓉站起来，向他跑去，拉住他的外套，想阻止他。

玛丽蓉　狄杰！要是你爱我的话……他们会把你杀死的！不要去吧！

狄杰　（跳到街上）他们要杀那个可怜的人！（在外面对搏斗的人喊道）住手！——先生，不要松劲！（刀剑交锋的响声）冲呀！——站住，坏蛋！

〔刀剑交锋声，人声，脚步声。

玛丽蓉　（在阳台上吓得叫道）阿！天呀！六个人打两个！

街上喊声　这家伙真是个凶神再世！

〔武器交锋声越来越微弱，后来完全听不见了。脚步声也越来越远。狄杰爬上阳台，又出现了。

狄杰　（还在阳台栏杆外面，转声向着街上）你脱险了。走你的吧。

萨韦尼　（在外面）我怎能不和你握手道谢就走了呢？

狄杰　（不高兴）快走吧！先生，我不要你道什么谢。

萨韦尼　可是我总得谢谢你呀！

〔爬上阳台。

狄杰　咳！用不着爬上来，你在下面对我说声多谢，不就得了？

第　三　场

〔玛丽蓉，狄杰，萨韦尼。

萨韦尼　（跳进房来，手里还拿着剑）这个凶神的确古怪！他救了我的命，却不让我进门！进门，还不如说是爬窗子！不行，一个像我这样的名门贵族，多蒙一位好汉奋不顾身地救了我的性命，怎能不对他说一声："侯爵……先生，请问尊姓大名？"

狄杰　狄杰。

萨韦尼　哪一家的狄杰呀？

狄杰　无家可归的狄杰。好了，人家要杀你，可我救了你。这不就得了？走你的吧！

萨韦尼　这就是你的作风！为什么不让这些歹徒在你窗子底下把我杀了！我宁愿给他们杀死算了，因为要不是你，我是必死无疑的。六个坏蛋，六个强盗打我一个！六把短刀对我一柄长剑！怎能不死！……（一眼瞥见了躲躲闪闪的玛丽蓉）哦，原来你正忙着呢，我明白了。我打扰了你的好事。请原谅我。（旁白）不妨瞧瞧这个女人是谁。（走到惊惶不安的玛丽蓉身边，认出了她。低声说道）怎么！是你！（指着狄杰）就是他吗？

玛丽蓉　（低声）唉！先生，你要坏我的事了！

萨韦尼　（敬礼）小姐……

玛丽蓉　(低声)这是我第一次爱一个人。

狄杰　(旁白)这简直叫人难以相信,这家伙怎么这样放肆大胆地瞪着她!

〔一拳把灯打翻。

萨韦尼　怎么,你把灯灭了?

狄杰　我看我们最好还是一起走吧。

萨韦尼　好的,我跟你走。(对玛丽蓉深深敬礼)再见,小姐。

狄杰　(旁白)这个花花公子像什么来着?(对萨韦尼)来吧!

萨韦尼　你很急躁,不过你救了我的命,要是你用得着我帮忙,请你不必客气,就来巴黎纳尔侯爵府找萨韦尼侯爵,我会尽心尽力地报答你的恩情……

狄杰　好的。(旁白)一个这样的花花公子居然这样瞪着眼瞧她!

〔他们从阳台出去。听得见狄杰的声音在外面说:你走那条路。我走这一条。

第　四　场

〔玛丽蓉,女伴罗丝。

〔玛丽蓉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叫道:

玛丽蓉　罗丝!(罗丝上。玛丽蓉指着窗子)关窗。

罗丝　(关好窗子,转过身来,看见玛丽蓉擦眼泪。旁白)她好像哭了。(高声)小姐,是睡觉的时候了。

玛丽蓉　是的,是你们睡觉的时候了。(散开头发)来给我卸妆吧。

罗丝　(给她脱衣服)好的,小姐,今天晚上那位先生好吗?阔

气吗?

玛丽蓉　不阔气。

罗丝　多情吗?

玛丽蓉　也不多情。(转身对罗丝)罗丝,他连我的手都没有吻呢。

罗丝　那你怎么办?

玛丽蓉　(深思)我爱他。

第　二　幕

决　　斗

〔布卢瓦。

〔一个小酒馆门口。广场。背景是布卢瓦城的层层房屋，山顶上看得见圣·尼古拉教堂的钟楼。

第　一　场

〔加塞伯爵，布里尚托侯爵，布沙万恩子爵，罗舍巴龙骑士。他们在小酒馆门前围桌而坐，有的抽烟，有的喝酒，还掷骰子。然后蒙珀扎骑士和维拉克伯爵上，然后朗日利上，然后宣读告示的差官和群众上。

布里尚托　（站起来招呼刚进来的加塞）加塞！（和他握手）你也到布卢瓦来参加我们这个团了？（对他敬礼）我们佩服你不怕埋没了你这个人才。（打量他的衣装）啊！

加塞　这是流行的装束。橘黄色衣服加蓝色缎带。（双臂交叉放在胸前，翘起上唇上面的胡子）你知道吗，布卢瓦离巴黎有四十法里？

布里尚托　这就和中国一样远了！

加塞　这就使女人们叫苦连天，说是要跟我们走，就得离乡背井了！

布沙万恩　(放下骰子,转过身来)先生从巴黎来?

罗舍巴龙　(放下烟斗)有什么新闻?

加塞　(敬礼)没有。高乃依的脑子老是胡思乱想。吉舍得了勋章。亚斯特当了公爵。还有无数这样的小事。吊死了三十个新教徒。天天都有决斗。三号,安建恩和亚基恩决斗;十号,拉瓦丹和蓬斯决斗,因为他从蓬斯手里抢走了苏尔迪的老婆;苏尔迪和泰伊决斗,为了争蒙多里戏院一个女戏子。九号,诺让和拉沙特决斗,因为写了三行讥讽柯勒特的歪诗;戈尔德和马加朗决斗,不知道是为了什么闲事;杜米埃和贡迪争着先进教堂;还有布里沙家和苏比兹家打赌,一家赌马赢,一家赌狗赢。最后,哥萨德和拉图内尔决斗,什么原因也没有,只是为了消遣。哥萨德就把拉图内尔打死了。

布里尚托　巴黎人真有眼福!决斗越来越风行了!

加塞　这就是风气。

布里尚托　天天喝酒,搞女人,决斗。只有那里才有娱乐,才有生活。(打哈欠)在这里过老头子的生活真无聊!(问加塞)你说哥萨德打死了拉图内尔?

加塞　是的,一剑就要了他的命。(打量罗舍巴龙的袖子)你袖子上是些什么玩意儿,我亲爱的?想过没有,这不再是流行的打扮了。什么饰带呀!纽扣呀!说实话,没有什么比这更难看的了。尽是些花结和丝带!

布里尚托　请你给我们把这张决斗的名单写下来吧。国王知道后说什么?

加塞　红衣主教气得要命,要雷厉风行地禁止这种坏事。

布沙万恩　兵营没有什么消息?

加塞　好像是我们出奇兵拿下了菲盖尔,要不就是人家把我们的菲盖尔夺过去了。(想了想)唔,是人家把菲盖尔夺去了。

罗舍巴龙　国王对这次败仗说什么？

加塞　红衣主教很不满意。

布里尚托　宫廷里在做什么事？国王的御体大概还好吧？

加塞　不好。红衣主教又是发烧，又有风湿，上朝都要人抬。

布里尚托　古怪的家伙！我们问的是国王，你回答的却是红衣主教。

加塞　啊！这也是风气。

布沙万恩　这样说来，没有什么新鲜事啰？

加塞　叫我怎么说呢？没有新鲜事吗？但是有件怪事，简直不可思议，两个月来，急得巴黎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有一个人走了，不见了，不知下落了……

布里尚托　哪一个呀？

加塞　玛丽蓉·黛罗美，美人中的美人。

布里尚托　（做出神秘的姿态）这下该你听新闻了。她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加塞　当真！在布卢瓦！

布里尚托　隐姓埋名。

加塞　（耸耸肩膀）玛丽蓉吗！你在开玩笑吧，布里尚托先生！她会在这里！玛丽蓉！她的穿着成了最流行的时装！而这个布卢瓦却和巴黎恰恰相反！瞧：它又丑又老，什么都不好。（指着圣尼古拉教堂钟楼）就连钟楼看起来也是歪歪斜斜、土里土气的！

罗舍巴龙　说得不错。

布里尚托　你不相信吗？萨韦尼亲眼看见她的，就隐居在这里，还有一个大情郎呢！那个情郎救了萨韦尼的命，你信不信？一天夜里，几个歹徒揪住他的衣领，要用他的钱包周济别人，还要看看他的表是几点钟。

加塞　这是捏造的故事吧!

罗舍巴龙　(问布里尚托)是真有其事吗?

布里尚托　一点不假,就像我家天蓝的纹章上有六颗银星一样!从那时起,萨韦尼就一心一意要找到他的救命恩人呢。

布沙万恩　他不会到她家里去找吗?

布里尚托　找不到。她又搬了家,改了名字。人家又找不到她的踪影了。

〔玛丽蓉和狄杰慢慢走过后街,没有被这些军官发现,进了一所侧屋的小门。

加塞　我不到布卢瓦来,还不知道玛丽蓉在外地呢!

〔维拉克先生和蒙珀扎先生上,他们高声说话,吵吵闹闹。

维拉克　我说不好!

蒙珀扎　我说好!

维拉克　高乃依不好!

蒙珀扎　怎么能这样说高乃依呢!高乃依到底是《熙德》和《梅里特》的作者呵!

维拉克　《梅里特》倒也罢了!我应该承认它还不错;不过从那以后,高乃依就走下坡路了,他们大家都一样!对你我只能说到这一步。还是来谈谈《梅里特》和《王宫画廊》吧!至于《熙德》,你说说看,那算得了什么?

加塞　(问蒙珀扎)先生是温和派?

蒙珀扎　《熙德》就是好!

维拉克　不好!你的《熙德》,斯居戴利一动笔就把它批倒了!这算什么写法!尽是些希奇古怪的事情,庸俗低级的谈吐。到处是平铺直叙。再说,《熙德》还有伤风化,违犯戒律。熙德杀了他情人的父亲,怎么还能和她结婚呢!得了,我亲爱

的，你读过《比拉姆》和《布拉达芒特》[1] 没有？等高乃依写出这样的好戏来，你再叫我看吧。

罗舍巴龙　（向蒙珀扎）你还可以读读梅雷先生的《最后一个伟大的苏里曼》。那是一部伟大的悲剧。至于《熙德》嘛！

维拉克　再说，他还大胆放肆，目空一切，自以为比得上布瓦罗贝、夏普兰、塞里赛、梅雷、贡博、亚贝尔、博特吕、吉里、法雷、戴马雷、马勒维、杜里埃、谢里济、柯勒特、贡伯维尔，总而言之，他比得上整个法兰西学院呢！

布里尚托　（悲天悯人似的笑笑，耸耸肩膀）那好极了！

维拉克　再说，这位先生还要创造！还要发明呢！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在加尼埃之后，在泰奥菲勒之后，在阿尔迪之后，还有什么可创造的！真是妄自尊大！创造，说起来多容易！好像这些出名的才子还剩下什么陈旧的东西等他去创新呢！怪不得夏普兰毫不留情地挖苦了他一顿！

罗舍巴龙　高乃依是个乡巴佬！

布沙万恩　不过，格拉斯的主教戈多先生却对我说他很有才气呢。

蒙珀扎　很有才气！

维拉克　那除非他不像现在这样写法，除非他照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去写……

加塞　诸位先生，不要争了。高乃依还在走红运呢。加尼埃过了时就读高乃依，正像丝绒圆帽过了时，我们今天就戴大毡帽一样。

蒙珀扎　我喜欢高乃依和大毡帽。

加塞　（向蒙珀扎）不要说得太过分了！（向维拉克）加尼埃写得

---

[1] 《比拉姆》、《布拉达芒特》，加尼埃的剧本。

很美。我是中立派，不过高乃依有时也不错。

维拉克　同意。

罗舍巴龙　同意。这个小伙子会说话，我很佩服他。

布里尚托　不过这个高乃依是不是个贵族？

罗舍巴龙　他的名字听来刺耳，像是个平民。

布沙万恩　他家里人是小法官、小律师，要克扣金币才能挣到几个铜板。

〔朗日利上，一个人坐一张桌子，一言不发。他身穿黑色丝绒衣服，上有金色刺绣。

维拉克　诸位先生，要是观众欣赏他的蹩脚诗，那悲喜剧的艺术就完蛋了！我敢保证，戏剧也没有希望了！这正是黎塞留……

加塞　（斜看了朗日利一眼）说"主教大人"，要不就把声音放低一点……

布里尚托　呸！见鬼去吧，什么主教大人！他既有兵权，又有财权，什么都管，难道这还不够！还要管到我们的舌头上来了！

布沙万恩　该死的黎塞留，他又打又摸，手上沾满了鲜血，身上穿的是红袍！

罗舍巴龙　那还要国王干什么？

布里尚托　人们夜里走路，眼睛总要盯住灯光。黎塞留就是那盏灯。而国王却是灯罩，虽然玻璃有点昏暗，还可以挡挡风，免得把灯吹灭。

布沙万恩　呵！但愿有朝一日，我们的宝剑能像一阵风似的把灯吹熄，那一天可太美了！

罗舍巴龙　啊！要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想就好了！……

布里尚托　那我们就可以联合起来……（问布沙万恩）你看怎么

样，子爵？

布沙万恩　那我们就可以给他一剑！

朗日利　（站了起来，声音凄惨）你们要造反吗！年轻人，想想马里亚克[1] 的下场！

〔大家吓了一跳，转过身来，垂头丧气地不开腔了，眼睛瞪住朗日利，他却坐了下来，也不说话。

维拉克　（把蒙珀扎拉到一旁）骑士，刚才谈到高乃依的时候，你对我说了几句刺耳的话。现在，我也有两句话要跟你说。

蒙珀扎　比剑？

维拉克　是的。

蒙珀扎　用手枪好不好？

维拉克　两样都用。

蒙珀扎　（拉住他的胳膊）我们到城里找个地方。

朗日利　（站了起来）要决斗吗！记住布特维尔先生[2] 的下场。

〔在场的人又都大吃一惊。维拉克和蒙珀扎分手了，眼睛都盯着朗日利。

罗舍巴龙　这个穿黑衣服的人是谁？说老实话，他真叫人害怕。

朗日利　我叫朗日利，是供国王取乐的宫廷侍从。

布里尚托　（笑）难怪国王闷闷不乐了。

布沙万恩　（笑）一个红衣主教的弄臣怎么成了国王的宫廷侍从，真是好笑！

朗日利　（站了起来）不要随便乱说，诸位先生。主教大臣有权有势，杀起人来就像割草，杀得血流成河，而且，他的红袍可以遮天，用不着再多说了吧。

---

① 马里亚克(Marillac,1563—1632)，路易十三母后的亲信，被黎塞留放逐。

② 布特维尔，一六二七年五月在王宫广场决斗，被处死刑。

〔一阵沉默。

加塞　该死！

罗舍巴龙　要是我再乱说乱动，真是该见鬼了！

布里尚托　嗐，比起这个宫廷侍从来，连地狱里的阎王都成了有说有笑的弄臣了。

〔人群从街上、从屋里出来，涌向广场。当中是一个骑马的差官，带着四个穿号衣的差役，一个吹号，一个打鼓。

加塞　这些人到这里来干什么？啊！差官！他要来对我们胡说八道些什么？

布里尚托　（向人群中一个耍猴戏的人）我的好朋友，你们两位到底是耍人看猴呀？还是耍猴看人呀？

蒙珀扎　（向罗舍巴龙）你看我们这副扑克牌的四张杰克不都全了吗？（指着四个穿号衣的差役）我敢打赌，牌上的杰克准是照他们中一个的样子画的。

差官　（说话带鼻音）百姓们，肃静！

布里尚托　（低声，向加塞）他的样子好凶，吓得嘴巴不敢说话，只好用鼻子开腔了。

差官　"敕令。奉天承命路易王……"

布沙万恩　（低声，向布里尚托）王袍里面的人是黎塞留！

朗日利　好好听着，诸位先生！

差官　（继续念下去）"……法兰西国王兼纳瓦尔国王……"

布里尚托　（低声向布沙万恩）一个好听的头衔，从来没有哪个大臣希罕这个空名。

差官　（继续念下去）"……特向全体臣民致意！（行礼）历代君王无不重刑严禁决斗；而列祖列宗虽曾一再颁布禁令，决斗事件至今有增无减，兹特重申禁令如下：自即日起，凡有杀

害臣民之决斗歹徒，无论一方或双方幸免于死，均应押解法庭问罪，不论贵贱高低，一律处以绞刑。为使法令切实生效，务希全体臣民万勿以身试法。切切。此谕。签署者路易。副署黎塞留。"

〔贵族愤愤不平。

布里尚托　把我们像犹太人一样绞死！

布沙万恩　要绞死我们！你说说看，什么地方才能找到吊死贵族的绞索？

差官　（继续念）"执法官吏为使全体人员一律知晓，特将告示张贴广场。"

〔两个差役将一块大布告牌挂在右边墙上一个突出的铁架子上。

加塞　这倒不错！应该先把布告吊死。

布沙万恩　（摇摇头）是的，伯爵！……等等就要吊死违抗法令的人了！

〔差官下。人群也散了。萨韦尼上。天开始暗了。

第　二　场

〔人物同上，萨韦尼侯爵。

布里尚托　（走向萨韦尼）我的老表萨韦尼！咳，你找到了你的救命恩人吗？

萨韦尼　没有。我找遍了全城，到处打听，也没找到。歹徒、年轻人、玛丽蓉·黛罗美，全都像一场大梦一样无影无踪了。

布里尚托　不过，那个年轻人把你这个基督徒从那个杨花水性的女人手里拉走的时候，你该是看见他的？

萨韦尼　他先一拳打翻了烛台。

加塞　这倒怪了。

布里尚托　要是你碰到他还认得出来吗?

萨韦尼　认不出。我没有看清他的脸。

布里尚托　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萨韦尼　狄杰。

罗舍巴龙　这不是个贵族的名字,他是一个平民。

萨韦尼　他只说他叫狄杰。不少名门子弟得意扬扬,他们的名声虽然比他显赫,但是心地却不如他善良。在我面前有六个歹徒,在他面前的是玛丽蓉·黛罗美,而他却抛开了她来救我。啊! 这真是恩重如山! 我向你们大家发誓,就是流血牺牲,我也要报答他的大恩!

维拉克　侯爵,你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报恩的?

萨韦尼　(自豪地)我一直是用鲜血还血债的。我的鲜血就是我报恩还债的本钱。

〔天全黑了。看得见城里的窗户一个个亮了。点灯人上,点着了布告牌上的街灯就走了。玛丽蓉和狄杰走进去的那扇小门忽然打开。狄杰走了出来,做梦似的慢慢走着,两臂交叉放在外套里面。

第　三　场

〔人物同上,狄杰。

狄杰　(慢慢走上前来,没有被人发现)萨韦尼侯爵! ……我一定要找到这个花花公子,那天晚上,他居然敢在她面前放肆无礼。我怎能忘记他那股神气。

布沙万恩　(向正和布里尚托谈话的萨韦尼)萨韦尼!

狄杰　(旁白)这正是我要找的人!

〔他慢慢走上前,眼睛盯着这些贵族,在布告牌前街灯下的一张桌子边上坐下,离朗日利只有几步远,朗日利还是一动不动,一言不发。

布沙万恩　(向转过身来的萨韦尼)你知道新颁布的法令吗?

萨韦尼　什么法令。

布沙万恩　禁止我们决斗的法令。

萨韦尼　那很英明呀。

布里尚托　很英明,不过犯了法就要吊死。

萨韦尼　啊! 你在开玩笑吧! 不会的。只能吊死老百姓呵。

布里尚托　(指着布告)你自己念吧。布告就在墙上。

萨韦尼　(一眼看见狄杰)咳! 这张苍白的脸可以给我念念。(提高声音向着狄杰)喂! 咳! 穿长外套的人! 朋友! 我亲爱的! (向布里尚托)我看这是一个聋子,布里尚托。

狄杰　(眼睛没有离开过他,慢慢抬起头来)你是对我说话吗?

萨韦尼　不错! 你给我们念念你头上的布告,念了有赏。

狄杰　要我念?

萨韦尼　是的。你认得字吗?

狄杰　(站起来)布告说要绞死决斗的人,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

萨韦尼　你搞错了,好家伙! 你要晓得,贵族是不能吊死的,在这个世界上,法律都是为我们贵族制定的,只有平民犯了法才能吊死。(向贵族)这家伙好无礼! (傻笑着向狄杰)你念错了,我的师傅! 说不定你的眼睛有点近视。脱下你的帽子,你可以看清楚一点。脱帽吧!

狄杰　(推翻面前的桌子)啊! 当心,先生! 你侮辱了我。你说念了有赏,现在我念过了,我要的赏就是你的血,你的头!

萨韦尼　(微笑)我们两个人的头衔都是受之无愧的。我猜到了你是平民，他也闻出了我是侯爵。

狄杰　平民和侯爵也可以揪住衣领打一架嘛！侯爵，要不要把我们的热血洒在一起？

萨韦尼　(认真)先生，你走得太快了，我们还没有通名报姓呢。我叫加斯帕，萨韦尼侯爵。

狄杰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萨韦尼　(冷冷地)这两位是我的中人。加塞伯爵，一位无懈可击的贵族，还有维拉克先生，他是福耶德家的人，奥比松侯爵的本家。现在，请问尊姓大名？

狄杰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我是一个在门口捡到的孩子，既无名又无姓。不过，我敢和你拼头颅，洒热血！就这已经够了。

萨韦尼　不够，先生，这还不够；不过，既然一个捡到的孩子有可能是贵族，而与其要贵族降低身分去和平民决斗，还不如把平民提高到贵族的地位，那你就理所当然地是贵族了。好，我接受你的挑战。什么时候对你方便？

狄杰　马上决斗。

萨韦尼　好。你不是盗名窃誉的吧？……

狄杰　拿把剑来！

萨韦尼　他还没有剑呢！啊！天呀！这可不成。人家会以为你出身微贱呢。(把他自己的剑给狄杰)你要不要？这把剑经过千锤百炼，得心应手。

〔朗日利站出来，拔出剑来给狄杰。

朗日利　要做傻事，朋友，还是用弄臣或傻瓜的剑吧。你是一条好汉，会给我的剑增光的。(傻笑)不过，你听我说，为了给我带来好运气，回头你得让我给你拉绞索哟。

狄杰　(拿起宝剑,痛苦地)好的。(向侯爵)现在,请上帝宽恕好人吧!

布里尚托　(高兴得跳起来)真的决斗！那太好了!

萨韦尼　(向狄杰)在哪里打?

狄杰　就在街灯下。

加塞　得了！两位先生,你们糊涂了?街灯下看不清楚。圣乔治在上,他们要变独眼龙了!

狄杰　要砍人的脖子,还是看得清的。

萨韦尼　说得不错。

维拉克　看不清楚!

狄杰　我对你说,看得相当清楚！在暗处,每砍一剑都会闪闪发光！来吧,侯爵!

〔他们两人脱下外套,摘下帽子,互相行礼,把帽子往后面一扔,然后拔出剑来。

萨韦尼　先生,请。

狄杰　照剑!

〔两人交锋,刀来剑往,步步相逼,一言不发,一心要对方的命。突然,小门半开,玛丽蓉穿着白色长袍出现了。

第　四　场

〔人物同上,玛丽蓉。

玛丽蓉　这是什么声音?(看见狄杰在街灯下)狄杰！(向决斗双方)住手！(双方继续斗剑)巡逻队快来呀!

萨韦尼　这个女人是谁?

狄杰　(转过头来)啊！天呀！

布沙万恩　(跑来,向萨韦尼)完蛋了！这个女人一叫,老远都听得到。我看见弓箭手亮着长剑来了。

〔弓箭手拿着火炬上。

布里尚托　(对萨韦尼)赶快装死,否则,你就要给吊死！

萨韦尼　(假装摔倒)啊！(低声向弯腰看他的布里尚托)该死的石头绊得我摔了一交！

〔狄杰以为杀死了他,这才住手。

巡逻队长　根据国王的法令！

布里尚托　(向贵族们)快救侯爵！他要是抓去了就得吊死！

〔贵族们围住萨韦尼。

巡逻队长　站住！诸位先生！这的确太过分了！就在挂着布告牌的街灯下决斗！(向狄杰)缴械吧！(弓箭手抓住狄杰,缴了他的武器,只剩下他一个人。指着贵族们团团围住的、躺在地上的萨韦尼)这个眼睛没光的人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布里尚托　他叫加斯帕,是萨韦尼侯爵,人已经死了。

巡逻队长　死了？那他的官司就打完了。算是便宜了他。死人免了,活人可是难饶。

玛丽蓉　(大惊失色)他说什么？

巡逻队长　(向狄杰)现在,这场官司只有跟你打了。来吧,先生。

〔弓箭手带着狄杰从一边下。贵族们抬着萨韦尼从另一边下。

狄杰　(向吓得一动不动的玛丽蓉)别了,玛丽,忘了我吧！别了！

〔齐下。

第 五 场

〔玛丽蓉,朗日利。

玛丽蓉 (跑去把他拉住)狄杰!为什么要分别?为什么要把你忘了?(士兵把她推开,她焦急地转身向朗日利跑去)难道为了这么一件事他就要完了?先生,他到底干了什么坏事?他们要把他怎样呀?

朗日利 (拉住她的手,一言不发地把她带到布告牌前)你自己看吧。

玛丽蓉 (读布告后,吓得倒退)天呀!公道点吧!死罪!他们把他带走了!他们还要把他吊死!这都怪我,我一喊叫反而送了他的命!我本来是想叫人来救命的,结果我这该死的喊声反把死神叫来了,反而加快了他的死亡!这不可能!一场决斗!难道这就犯了滔天大罪?(问朗日利)难道就要判他死刑?

朗日利 不错。

玛丽蓉 难道他就不能逃走?

朗日利 墙高着呢!

玛丽蓉 啊!这都怪我,是由于我的错使他犯罪的!上帝要惩罚我,却打击了他。我的狄杰!(向朗日利)你知道吗?在我看来,对他无论多么体贴都不过分,怎么能让他坐牢呢!天呀!判他死刑!说不定还要活受罪!……

朗日利 说不定。这要碰运气。

玛丽蓉 说不定我会碰到国王。国王是宽宏大量的,他会不会赦免他?

朗日利　国王也许会。主教决不会。

玛丽蓉　(精神恍惚)那怎么办呢?

朗日利　决斗判死刑,只好让他滚下坡去,永世不得翻身。

玛丽蓉　那太可怕了。(向朗日利)先生,你吓得我浑身冰凉!你到底是什么人呀?

朗日利　我是国王的弄臣。

玛丽蓉　呵!我的狄杰!我实在配你不上,低贱下流,名声不好。不过,上帝让女人的双手能做到的事,我都要做给你看。我要跟你走!

〔从狄杰出场的地方下。

朗日利　(剩下一人)天晓得会做出什么事来!(捡起狄杰留在地上的剑)嗐!谁敢说我在这里是傻瓜?

〔下。

第　三　幕

演　　戏

〔南吉城堡。

〔一个亨利四世时代风格的花园。背景是在高处的新老两座南吉城堡。老城堡有尖顶的主塔和小塔,新城堡是砖砌的尖顶高楼,屋角是大块方石。老城堡主塔的大门漆成黑色,远远可以看见门上有南吉家族和萨韦尼家族的盾形纹章。

第　一　场

〔拉费玛,穿着当时法官的小礼服;萨韦尼侯爵,扮成昂儒团的军官,戴了假发,嘴唇上下都有黑胡须,眼睛上贴了一块膏药。

拉费玛　这样说来,先生,吵架的时候你在场啰?

萨韦尼　(擦擦上唇翘起的胡子)先生,我本来是他的伙伴。现在他死了。

拉费玛　萨韦尼侯爵死了?

萨韦尼　是的,死了!对方用第三种架式,一剑刺破了他的紧身上衣,从肋骨之间刺穿了他的肺,一直刺到肝脏,你当然知

道，他就大出血了，伤口看起来真是吓人！

拉费玛　他马上就死了？

萨韦尼　差不多。他痛苦的时间不算太长。我看见他先胡言乱语，然后痉挛，然后是可怕的强直性痉挛，然后是前痉挛、后痉挛。

拉费玛　喔唷！

萨韦尼　这样看来，我想，血不是从喉咙管里出来的，你说对不对？我看，佩凯这些有学问的医生都是胡说八道，他们要看狗的内脏，就把活蹦乱跳的狗开膛破肚，真是胡闹。

拉费玛　死了，这个可怜的侯爵！

萨韦尼　一剑就把他刺死了！

拉费玛　那么，先生，看来你是医学博士了？

萨韦尼　不是。

拉费玛　你起码该学过医吧？

萨韦尼　学过一点，从亚里士多德的书上学的。

拉费玛　这样一点就谈起医学来了？真该死！

萨韦尼　的确，我的心眼很坏，我喜欢做坏事。一做坏事我就高兴，我还喜欢杀生。因此，我过去一直打主意，到了二十岁就当兵，要不然就当医生。我好久打不定主意。最后还是决定舞刀弄枪。这个行当虽然不大安全，但是升官发财却快。我还有一阵子打算演戏，做诗，或者耍狗熊，不过我又喜欢天天吃喝玩乐。所以什么狗熊呀，做诗呀，都去他的吧！

拉费玛　这样说来，我亲爱的，你一心血来潮，还学过做诗啰？

萨韦尼　学过一点，也是从亚里士多德的书上学的。

拉费玛　这样，侯爵就认识了你？

萨韦尼　我只是一个当兵的，后来升了官。他是个中尉，我是他

的部下。

拉费玛　真的？

萨韦尼　我起先是哥萨德先生的部下，他把我送给了侯爵的团长。这是一份薄礼。不过一个人只能有什么送什么。他们却给我升了官；我现在也有黑胡须了，并不比别的官儿差，这就是我的简历！

拉费玛　于是他们就派你到城堡来通知他的伯父了？

萨韦尼　我是同他的老表布里尚托一起来的，还用马车把他的棺材拖来了，好在这里埋葬，本来他是该在这里举行婚礼的啊。

拉费玛　南吉老侯爵知道他侄儿死了以后很难过吧？

萨韦尼　他不声不响，不哭不叫。

拉费玛　他不是很爱他的吗？

萨韦尼　就像每个人都爱自己的生命一样。他没有孩子，只一心一意地爱一个人，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这个侄子，虽然他快有五年没见到他了，还是全心全意爱他。

〔南吉老侯爵从舞台后部经过。他满头白发，脸色惨白，两臂交叉放在胸前。他的穿着还是亨利四世时代的式样。他穿了重丧服，身上佩戴了圣灵勋章和绶带，慢慢地走着。九个卫士身穿丧服，右肩背戟，左肩背枪，分三行跟着他，离他有一定的距离，他一站住，他们也站住，他一走，他们也走。

拉费玛　（看着他走过去）可怜的老人！

〔走向舞台后部，目送老侯爵下。

萨韦尼　（旁白）我的好伯伯！

〔布里尚托上，朝萨韦尼走来。

第　二　场

〔人物同上，布里尚托。

布里尚托　啊！我在你耳边说两句话。（大笑）他自从死后，身体倒好得不得了！

萨韦尼　（指着走过的老侯爵，低声）瞧，布里尚托。为什么你要逼着我对他说我死了？这对他打击太大。假如我们把实话告诉他怎么样？要不要我试一试？

布里尚托　千万不能试！一定要他真正伤心。一定要他在大家面前泪流满面。他越伤心，你就越好蒙混过去。

萨韦尼　我可怜的伯伯！

布里尚托　不要紧，要不了多久他就会见到你的。

萨韦尼　那他即使没有伤心而死，也会高兴而死的。这样的晴天霹雳，叫老人家怎么受得了。

布里尚托　我亲爱的，这是不得已呀。

萨韦尼　看见他有时苦笑，有时沉默，有时流泪，真叫我难受。我真恨不得钻进棺材里去。

布里尚托　棺材里并没有尸体呀。

萨韦尼　没有，不过我在他心里已经死了。我血淋淋的尸体已经埋在他的心里。

拉费玛　（回到舞台前部）啊！可怜的老侯爵！从他的眼睛里看得出来，他是多么伤心啊！

布里尚托　（轻声问萨韦尼）这个穿一身黑衣服、样子阴险的家伙是什么人呀？

萨韦尼　（做了一个不知道的手势）大约是城堡里的一个朋友。

布里尚托　(低声)乌鸦也是一身黑,一闻到死人的气味就来的。从现在起要格外小心,别乱说话。这个家伙面目可憎,行动可疑,连傻瓜见了他,也会变得像苏格拉底一样谨慎小心的!

〔南吉侯爵又上,一直沉浸在深思冥想中。他慢步走来,仿佛谁也没有看见,慢慢坐在草地里的一张长椅子上。

第　三　场

〔人物同上,南吉侯爵。

拉费玛　(走上前去迎接老侯爵)啊! 侯爵先生! 我们的损失真是太大了。您的侄子真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本来可以使您的晚年过得更幸福的。因此,我跟您一样为他痛哭流泪。年轻,英俊,没有比他脾气更好的人了! 敬奉上帝,敬重妇女,做事公道,说话谨慎,真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贵族子弟! 英勇无畏,众口赞誉,可惜这么早就离开人世了!

〔老侯爵低下头去,双手抱头。

萨韦尼　(低声向布里尚托)让魔鬼念悼词吧! 他越称赞我,就越使伯伯悲哀,你说是不是! 你去安慰安慰伯伯,说说我的坏话。

布里尚托　(向拉费玛)你说得不对,先生。我和萨韦尼是同事。我晓得他不像你说的那么好,他可坏着呢,最近这段时间,他简直天天糟蹋自己。至于勇敢么,二十岁的人都勇敢,不过,说到头,他的死还是不足惜的。

拉费玛　决斗! 你说的是! 真是罪大恶极! (用挖苦的口气指

着布里尚托的剑)你是军官?

布里尚托 (用同样的口气指着他的假发)你是法官?

萨韦尼 (低声)说下去。

布里尚托 他脾气暴躁,信口开河,忘恩负义,其实并不值得惋惜。他上教堂,也只是和那些轻佻的姑娘眉来眼去。他不过是一个放荡无度、傻里傻气的风流哥儿。

萨韦尼 (低声)说得好!说得好!

布里尚托 对上级他不服管教,倔强固执。至于他那英俊的外表,也早已荡然无存了,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眼珠也有很大的缺陷,头发已由金黄变成枯黄,人也由弯腰变成驼背了。

萨韦尼 (低声)够了。

布里尚托 再说,他还赌博,这点谁都知道。掷起骰子来他就不要命,我敢打赌,他在赌场上恐怕把侯爵的领地都输光了。每天夜里,他的财产都在快马加鞭地离开他。

萨韦尼 (拉拉他的袖子。低声)够了,该死的东西,说够了!你安慰得太过分了!

拉费玛 (对布里尚托)这样说一个已经去世的朋友的坏话,恐怕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吧!

布里尚托 (指着萨韦尼)不信,请问这位先生。

萨韦尼 啊!我吗?我可不知情呀。

拉费玛 (装出关心的样子,向老侯爵)大人,大人,我们会为您报仇的。我们已经抓住了他的凶手,好吧!我们会把他吊死的!他已经在押,跑不了呐。(向布里尚托和萨韦尼)你们了解萨韦尼侯爵吗?我敢发誓,有些决斗是不得不斗的,但怎么会和一个无名小子狄杰决斗呢!

萨韦尼 (旁白)狄杰!

〔老侯爵在整整一场戏中都一动不动，一言不发，这时站了起来，朝着和他来时相反的方向，慢步走了出去。卫士跟着他下。

拉费玛 （擦掉一滴眼泪，目送他下）说真的，他的悲痛使我也伤心了。

仆人 （跑来）大人！

布里尚托 不要打扰你家主人。

仆人 加斯帕侯爵几点钟下葬呀？

布里尚托 等一等告诉你。

仆人 还有，城里来了一班戏子，今夜要在这里借宿。

布里尚托 这些戏子怎么偏偏挑今天来呀！不过，接待客人还是义不容辞的事。（指着左边一个谷仓）就请他们住谷仓吧。

仆人 （拿着一封信）这是一封加急信……（念）拉费玛先生……

拉费玛 拿来。是我的信。

布里尚托 （低声向待在角落里沉思的萨韦尼）赶快，萨韦尼！快来准备你的葬礼。（拉拉他的袖子）怎么，你还在那儿出神哪？

萨韦尼 （旁白）狄杰！

〔两人同下。

第 四 场

〔拉费玛一人。

拉费玛 信封上盖的是国玺。是的，火漆上盖了大印！有重要事！赶快拆开看看。（读信）“刑事长官大人，加斯帕侯爵之

凶手狄杰业已潜逃,特此通知……"我的天呀！这真是太糟糕了！"据云偕同潜逃者为一女子,名玛丽蓉·黛罗美。得信速返。"赶快,备马！我还以为他在押呢！好！这件事没办妥,又落空了！真倒霉！两个人决斗,一个死了,一个跑了,一个也没逮住！啊！不要紧！他逃不了！

〔下。一伙乡下戏子上,男女老少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其中有玛丽蓉和狄杰,他们穿着西班牙服装,狄杰还戴了一顶大毡帽,披着一件斗篷。

第五场

〔戏子,玛丽蓉,狄杰。

仆人 (把戏子带到谷仓前)这就是给你们住的地方。你们现在是在南吉侯爵大人的城堡里。你们要规规矩矩,不要大声喧哗,因为我们明天要举行葬礼。特别是不要唱小调,也不要嘻嘻哈哈,以免干扰夜间唱的安魂曲。

格拉西约 (身材矮小,腰弯背驼)我们说话的声音决不会比你们猎狗的吠声大,只要有人走过,你们的猎狗就会跟在后面叫。

仆人 不过猎狗可不会走江湖卖艺呀,我亲爱的。

塔伊布拉 (向格拉西约)你少说话！要是多嘴,我们就只好在露天下过夜了。

〔仆人下。

斯卡拉姆齐 (向一直待在角落里不动的玛丽蓉和狄杰)好了,现在,我们来谈谈吧。你们已经是戏班子里的人了。为什么先生背着太太跑？你们到底是夫妇还是情人？是逃避警

察还是逃避监禁太太的巫师？这些都和我毫无关系。我要问你们的只是你们能演什么戏？听我说，你演黑眼睛的希曼娜好不好？

〔玛丽蓉行了个屈膝礼，表示同意。

狄杰　（生气。旁白）一个走江湖的骗子居然这样对她说话！

斯卡拉姆齐　（向狄杰）至于你呢，要是你想演一个好角色的话，我们正缺一个冒充好汉的人。你只要把两腿叉开，像两脚规一样站着，大声说话，大步走路，等到有人抢走了奥尔贡的老婆或者侄女，你就来把库尔人杀死，然后就闭幕了。这是一个悲剧角色。我看你来扮演挺合式的。

狄杰　听您吩咐。

斯卡拉姆齐　好。不过不要再叫我做"您"了。我们缺少的只是你。（弯腰行了个屈膝礼）向你致敬，我的好汉！

狄杰　（旁白）这些怪家伙！

斯卡拉姆齐　（向其他戏子）赶快准备晚餐，再排演一次吧。

〔大家走进谷仓，只剩下玛丽蓉和狄杰。

第　六　场

〔玛丽蓉，狄杰，然后格拉西约，萨韦尼，然后拉费玛。

狄杰　（沉默了很久之后，带着苦笑）玛丽！怎么样，这个苦海够深了吧？可怜的人儿，我是不是快把你带到海底了？你硬要跟我走！唉！把我们的命运联在一起，我命运的车轮一转动，就把你的命运也碾得粉碎了。你看，我们现在到了什么地步？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玛丽蓉　（两手合拢，颤抖地）狄杰！你这是责备我吗？

狄杰　啊！我心里只信任你一个人，要是我敢说出一句责备你的话，唉！那我真该天诛地灭，连人也不会容我的呵！这里一切都打击我，排斥我，驱逐我，不是就只有你才是我的救星，我的希望，我的庇护人？谁骗过了监牢的看守？谁锉开了我的锁链？谁离开了天堂跟我来到地狱？谁愿跟囚犯一起做囚犯？谁愿和难民一同做难民？还有什么人有一颗这样既多情又多谋的心，拯救了我，支持了我，安慰了我？我是个微不足道、背时倒运的人，你这个弱女子却帮我摆脱了命运的折磨，唉！还摆脱了灵魂的折磨。不是你同情我这个受苦受难的可怜人吗？不是你爱上了我这个憎恨一切的人吗？

玛丽蓉　（哭着）狄杰，爱你，跟着你，这是我的幸福呵！

狄杰　呵！让我陶醉在你这一泓秋水里吧！上帝把灵魂给了我这团烂泥般的躯体，还派了一个天使和一个魔鬼来和我一同生活。呵！感谢上帝不可思议的大恩大德，他让我只看见天使，却看不见魔鬼！

玛丽蓉　你是我的狄杰，我的主子。

狄杰　也是你的丈夫，是不是？

玛丽蓉　（旁白）唉！

狄杰　在离开这个无情而多忌的世界的时候，要是能够和你成对成双，要是你能答应做我的妻子，这是多么幸福呵！你愿意吗？说呀，回答我吧。

玛丽蓉　我是你的姊妹，你是我的兄弟。

狄杰　呵！不行！我渴望你在上帝的圣坛前答应做我的妻子，不要拒绝把这点甘露给我干渴的灵魂吧！好了，你可以放心和我同走，因为情人在做丈夫之前，会竭尽全力保护你的纯洁之身的。

玛丽蓉　（旁白）唉！

狄杰　你知道我是多么痛苦！我不能容忍一个江湖艺人和你谈话，怕他玷污了你！啊！看见你和这些低级的卖艺人混在一起是多么难受！你是一朵纯洁而高贵的鲜花，怎么能和这些不干不净、不清不白的男男女女混在一起呵！

玛丽蓉　狄杰，不要随便说话。

狄杰　天呵！你晓得我是怎样压制我的怒气的！……啊！这个人，他居然不尊称你做"您"！而我，你的丈夫，我都不敢不尊重你，惟恐随便说话会贬低你的身分！

玛丽蓉　要和他们好好相处，这和你的生命安全有关，也和我的生命安全有关呵！

狄杰　她说得对，她总是说得对的！啊！虽然每时每刻我都是否运临头，你却总是把你的心、你的幸福、你的青春都献给我！你这么多的恩情是从哪里来的？你对我从来不吝惜，即使我有一个王国，也报答不了你的恩情呵。我回报你的只是痛苦和不幸。上天把你给了我，地狱把你和我联在一起。我到底做了什么好事，你到底做了什么坏事，我们两个人得到的报答才这样不公平？

玛丽蓉　啊！天啦，我的幸福都是从你那里来的。

狄杰　（又阴沉沉地）听我说，你这样说的时候当然也是这样想的啰。不过，我应该警告你，是的，我是个背时倒运的人。我不知道我是哪里来的，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我的天上是一团漆黑。玛丽，我求求你，听我说，你现在要回去还来得及。让我一个人走我凶险的道路吧。唉！走完了这段艰苦的路程之后，等到我走累了，等着我的只是一张冷冰冰的床铺，又冷又窄，连两个人都睡不下呵。你还是走吧！

玛丽蓉　狄杰，我情愿在黑暗的地方，也不要见证人，和你……
呵！同睡一张床铺！

狄杰　那你是想干什么？难道你还不知道，跟着我走就是自讨苦吃，就是无家可归？不懂事的冤家！你明白吗？长期用眼泪洗脸，说不定会使你可爱的眼睛失去光辉。（玛丽蓉双手抱头）啊！我在这里向你发誓，我说的并没有夸大其辞，你会使我可怜你的！你的前途也叫我害怕，还是走吧！

玛丽蓉　（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啊！你要是再这样说下去，还不如把我杀死吧！（啜泣）我的天呀！

狄杰　（把她抱在怀里）玛丽，呵！我的宝贝！你流了这么多眼泪！我宁愿流血也不愿你流一滴泪呵！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跟我走吧，你就是我的好运、我的光荣、我的情人、我的财产、我的美德！玛丽！啊！回答我吧。我在对你说话呢，你听见了吗？

〔轻轻地坐在草地里的长椅子上。

玛丽蓉　（从他怀里挣脱）啊！你把我弄痛了。

狄杰　（跪下，低头看着她的手）我还说宁愿为她而死呢！

玛丽蓉　（泪眼中露出微笑）都是你让我哭了，不听话的人！

狄杰　你太美了！（坐在长椅子上，在她身旁）让我吻你一下，吻吻你的额头，像我们的爱情一样纯洁的吻！（吻她的额头。两人坐着，心醉神迷地互相瞧着）瞧着我，玛丽，再看看，就这样，永远这样！

格拉西约　（上）请希曼娜小姐进谷仓来。

〔玛丽蓉赶快从狄杰身边站起来。在格拉西约进来时，萨韦尼也来了，他在舞台后部站住了，专心一意地细看玛丽蓉，却没有看见狄杰，狄杰还坐在长椅子上，给一

丛荆棘遮住了。

萨韦尼　（在舞台后部，没被人发现。旁白）没错！这是玛丽蓉！这次奇遇越来越离奇了！（笑）希曼娜！

格拉西约　（向要跟玛丽蓉走的狄杰）先生，你就待在那儿吧，我要逗你玩玩，你可不要吃醋。

狄杰　他妈的！

玛丽蓉　（低声向狄杰）克制一点。

〔狄杰又坐下来。她走进谷仓去。

萨韦尼　（在舞台后部。旁白）那么，是谁使她这样跑遍全国的呢？难道是那大夜里帮过我的忙、救了我的命的情郎？难道是她的狄杰！对了。

〔拉费玛上。

拉费玛　（穿着旅行装，招呼萨韦尼）先生，我来告辞了……

萨韦尼　（招呼）啊！你来了，先生！你要走了……

〔萨韦尼笑。

拉费玛　你有什么可笑的？

萨韦尼　（笑着）这是一件希奇古怪的事，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些刚来的戏子当中，你猜猜看，我刚才看见谁了！

拉费玛　在这些戏子当中？

萨韦尼　是的。（笑得更厉害了）玛丽蓉·黛罗美！

拉费玛　（震动）玛丽蓉·黛罗美！

狄杰　（自从他们来后，眼睛一直盯住他们）哼！

〔站了起来，还没有完全离开长椅子。

萨韦尼　（一直笑着）我得告诉全巴黎了。先生，你走这边？

拉费玛　是的，我会老老实实地把这件事告诉巴黎的。不过，你敢肯定碰到的是……

萨韦尼　法兰西万岁！还有人不认识玛丽蓉！（搜搜他的口袋）

我身上还有她的画像，这是她真情实意的证明，还是她特地请国王的画师画的呢。（把一个带画像的颈饰给拉费玛看）你比较一下看。（指着谷仓的门）从这扇打开的门可以看见她……穿着西班牙服装，还有一条绿色的巴斯克裙子……

拉费玛 （眼睛轮流看着画像和谷仓）是她！玛丽蓉·黛罗美！……（旁白）这一下我可逮住她了！（向萨韦尼）在这些乡下人里她有没有个伙伴？

萨韦尼 我还没有看见，这点我敢担保。咳！不过这些女人不会假装正经，她们是不喜欢一个人到处跑的。

拉费玛 （旁白）赶快叫人把守大门。我一定要把这个假戏子抓出来。我敢肯定，她跑不了。

〔下。

萨韦尼 （看着拉费玛走出去。旁白）我又做了一件蠢事。吓！（把格拉西约拉到一边，他本来一个人待在角落里指手画脚，叽叽咕咕地背他的台词）那个女人是谁，这里，在阴暗的地方，坐着的那一个？

〔向他指着谷仓的门。

格拉西约 希曼娜吗？（认真地）老爷，我不知道她的真名实姓。（指着狄杰）你可以问问那位先生，他是同她一路来的。

〔从花园那一边下。

第 七 场

〔狄杰，萨韦尼。

萨韦尼 （转身向狄杰）是这位先生吗？请告诉我……他怎么这样古怪地瞧着我……哦，原来是他，正是我要找的人。（高

声，向狄杰）如果他不是在监牢里，那你可真像他，我亲爱的……

狄杰　而你呢，假若他没有死，你的样子倒也像他……但愿他流血的罪落在他头上！我只对那个人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就把他送进了坟墓。

萨韦尼　嘘！你是狄杰！

狄杰　你是加斯帕侯爵！

萨韦尼　是你某天晚上在某个地方救了我的命。我非常感激你的大恩……

〔他张开两臂走过去。狄杰后退。

狄杰　莫怪我吃了一惊，侯爵，不过，我以为你是起死回生了。

萨韦尼　不对。你救过我，并没有杀死我。现在，你是不是需要一个帮手，一个兄弟？你要我帮什么忙？要我的钱？我的血？我的命？

狄杰　不要，我都不要，只要那个女人的画像。（萨韦尼把带画像的颈饰给他。他辛酸地瞧着画像）是的！这是她美丽的脸、乌黑的眼睛、雪白的颈脖，特别是她那单纯的样子，画得真像。

萨韦尼　你看像吗？

狄杰　你说，她是为了你才画这张像的吗？

萨韦尼　（点点头，向狄杰致敬）现在，她更喜欢的是你了。在这么多情人中，她偏偏爱上了你，选中了你。幸运儿！

狄杰　（发出响亮的、绝望的笑声）难道我是个幸运儿！

萨韦尼　我向你祝贺。这是个好姑娘，她从来只喜欢世家子弟。有了这样一个情人是值得骄傲的，是令人起敬的；再说，这是多么神气，多么高雅；要是有人打听你是谁，大家都会洋洋得意地说：这是玛丽蓉·黛罗美的情人！（狄杰要把带画

像的颈饰还他，他不接受)不。画像你留着吧。她是你的人了，所以，画像理所当然也该归你。你留着吧。

狄杰　谢谢。

〔把画像紧紧塞在胸前。

萨韦尼　你知道，她穿起西班牙服饰来真迷人！现在，你接替了我的位子，你相信不相信？真有点像路易王继承法拉蒙的王位一样。我呢，是那两个布里沙克，对的，正是他们两个把我排挤掉的。(大笑)你相信吗？……连红衣主教本人也爱上了她。后来是小德菲亚，后来是那三个圣梅斯美，再后是那四个亚让托……她的心里装的都是名门望族，说起来也不会辱没了你……(笑)可惜人太多了点……

狄杰　(旁白)可怕。

萨韦尼　好了，现在你给我讲讲……我什么事都没瞒你，这里的人以为我死了，明天还要把我安葬。你呢，你大概是瞒过了警察和司法官，大概是玛丽蓉给你打开了牢门，你们大概是在路上碰到了一个走江湖的戏班子，我猜得对不对？……这真是件妙事！

狄杰　说来话长！

萨韦尼　为了你，她当然还得给某个警察送送媚眼吧？

狄杰　(大发雷霆)该死！你这样想吗？

萨韦尼　怎么！你还妒忌？(大笑)呵！太可笑了！妒忌谁？难道为了玛丽蓉·黛罗美还争风吃醋！那个可怜的姑娘！你可不能唠唠叨叨地教训她！

狄杰　你放心吧！(旁白)天呀！天使原来是个魔鬼！

〔拉费玛和格拉西约上。狄杰下。萨韦尼也跟着下。

第 八 场

〔拉费玛，格拉西约。

格拉西约 （向拉费玛）老爷，我不明白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旁白）哼！法官的打扮，警察的嘴脸！眼睛这样小，眉毛这样粗！当然是在扮演特务的角色。

拉费玛 （拿出一个钱包）朋友！

格拉西约 （走近一点。低声向拉费玛）你搞不清楚我们的希曼娜是什么人，想要知道？……

拉费玛 （微笑，低声）是的，她的罗德里格是谁？

格拉西约 她的情郎？

拉费玛 是的。

格拉西约 就是那个惟她之命是从的人？

拉费玛 （不耐烦）他在这儿吗？

格拉西约 当然。

拉费玛 （赶快挨近他）嗨！指给我看！

格拉西约 （弯腰行了个屈膝礼）就是在下。我已经给她迷得神魂颠倒了。

〔拉费玛大失所望，很恼火地走开了，然后又走过来，把钱包在格拉西约耳边和眼前摇得丁当响。

拉费玛 你听得出这是金币响吗？

格拉西约 啊！天呀！这真是神妙的仙乐呵！

拉费玛 （旁白）狄杰到手了！（向格拉西约）你要这个钱包吗？

格拉西约 有多少钱？

拉费玛　二十个金币。

格拉西约　哼!

拉费玛　(把钱包在他鼻子底下摇得丁当响)你要不要?

格拉西约　(把钱包夺过去)当然要啰。(用演戏的腔调向着等得着急的拉费玛)老爷,要是你的背上长了一个大包,长得和你的肚皮一样大,要是你把你身前身后的两个大包都装满了金币、银币……那么……

拉费玛　(赶快)怎么样? 说不说?

格拉西约　(把钱包放进衣袋)我就把这笔钱装进荷包,并且对你说(弯腰行了个屈膝礼):多谢,你真是个好人!

拉费玛　(愤怒地旁白)该死的小猴子!

格拉西约　(笑着,旁白)见鬼去吧,老猫!

拉费玛　(旁白)他们商量好了,万一有人找他,就串通一气,来要诡计。大家全都一样,不肯吐露真情。呵! 这些该死的埃及魔鬼和波希米亚的流浪汉!(向要走的格拉西约)得了,那就把钱包还给我吧!

格拉西约　(回转身来,用悲剧的腔调)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老爷? 整个宇宙会怎么说我们呢? 你出主意,要我做不名誉的事,你要出钱买一个人头,还要买我的灵魂!

〔要走。

拉费玛　(拉住他)很好! 那把钱还我吧!

格拉西约　(一直用同样的腔调)我要保住我的名誉,我并不欠你的账呀,老爷!

〔行礼后,大模大样走进谷仓去了。

第 九 场

〔拉费玛一人。

拉费玛　卑鄙的卖艺人！下贱的灵魂居然这样高傲！如果有朝一日你落到我手里，如果我现在追捕的猎物不是更加重要……怎么在这一伙人里发现那个狄杰呢？把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全抓起来，然后一个个审问，这办不到。那多麻烦呵！简直就像在麦地里找针一样。真得有个魔鬼附体的炼金术士的熔炉才行，这才能把铜和铅都熔掉，把这大块合金里包藏的一星半点纯金提炼出来。没有抓着人，回去怎样向红衣主教大人交账呢！（拍拍脑门）哦！有了……多好的主意！……呵！真走运！他跑不了啦！（走到谷仓门口叫道）喂！戏班子的诸位先生，听我说两句话！

〔戏子们一窝蜂似的从谷仓里跑了出来。

第 十 场

〔人物同上，戏子们，其中有玛丽蓉和狄杰，然后萨韦尼上，然后南吉侯爵上。

斯卡拉姆齐　（向拉费玛）你有什么事呀？

拉费玛　我也不必咬文嚼字了，就开门见山地说吧：红衣主教要我到外地来找几个好戏子，演出他在闲暇时写的剧本。因为他虽然尽力搜罗人才，他的戏班子是老式的，要演主教大人的戏不大合适。

〔所有的戏子都争先恐后地挤拢来。萨韦尼上,他好奇地注意发生了什么事。

格拉西约 (数数拉费玛给他的金币,旁白)十二个金币！他却说是二十个！这个老骗子！他偷了我的钱！

拉费玛 你们每个人都轮流给我念一段台词！我好挑选,最后决定要谁。(旁白)只要挑出了那个狄杰,我就大功告成了。(大声)你们人都到齐了吗?

〔玛丽蓉偷偷走到狄杰身边,想要把他拉走。狄杰却往后退,并且把她推开。

格拉西约 (走到他们面前)喂！你们两个也来吧！

玛丽蓉 老天呀！

〔狄杰离开她,走到戏子一起,她也跟去。

格拉西约 你们到我们戏班子来多走运呵！以后每天穿新衣服,吃好酒席,每天晚上念红衣主教写的诗句！真是好运气！

〔所有的戏子都排列在拉费玛面前。玛丽蓉和狄杰也站在里面。狄杰不看玛丽蓉,眼睛盯着地上,两臂交叉放在斗篷里,玛丽蓉用焦急不安的眼色望着狄杰。

格拉西约 (站在戏班子打头的位置。旁白)怎能相信这只阴险的乌鸦会给主教大臣搜罗喜剧演员呢！

拉费玛 (向格拉西约)你带头吧。你演什么角色?

格拉西约 (行了一个大礼,踮着一只脚转了一个身,使他的驼背显得更突出)我是戏班子演员中以优雅见称的,我唱得最熟的戏是(唱):

法官头上戴假发,
肉刑,绞刑,碾刑罚,
只要院长点点头,

犯人个个刑下趴。

律师开口像悬河，

官腔土话一大箩……

拉费玛　（打断他）你唱得不好，还不如夜鸮子呢！别唱了！

格拉西约　（笑）我唱得是不好，但唱的是真的。

拉费玛　（对斯卡拉姆齐）轮到你了。

斯卡拉姆齐　（行礼）我是黑衣丑角，老爷。我会唱《碍事的老太婆》第一场（背台词）：

西班牙的王后说，

除了床上的老婆，

绞刑架上的强盗，

谁也不如主教好，

还有乡下的警察……

〔拉费玛用手势打断了他，要塔伊布拉念。塔伊布拉深深地行个礼，再直起身来。

塔伊布拉　（装腔作势地）我是西藏来的断臂英雄。我惩罚过伟大的可汗，捉拿过叛乱的蒙古人……

拉费玛　说得容易！（低声向站在他旁边的萨韦尼）玛丽蓉的确漂亮！

塔伊布拉　这是最好的戏了。要是你不喜欢，我就演西方的查理曼大帝吧。（装腔作势地背台词）

多奇怪的命运！天呵！我要呼吁！

请你看看我的痛苦有多残酷；

我要失掉我的情人，把她奉送

给自己的情敌，使他其乐无穷，

而我却要大喝苦水。鸟儿切莫

在林中、蜜蜂切莫在田野筑窝，

羊呵，你的身上千万莫长羊毛，

牛呵，你也莫要在草原上吃草！

拉费玛　好。（向萨韦尼）好得要命！多美的诗句！这是加尼埃的《布拉达芒特》！多好的诗人！（向玛丽蓉）轮到你了，美人儿！你叫什么名字？

玛丽蓉　（发抖）我，我是希曼娜。

拉费玛　当真！你是希曼娜？那么，你有一个情郎在决斗中杀死人了……

玛丽蓉　（害怕）我吗！

拉费玛　（冷笑）我记得很清楚，他逃走了……

玛丽蓉　（旁白）天呀！

拉费玛　那你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吧。

玛丽蓉　（半面转向狄杰）

既然生命和荣誉都已变得对你黯淡无光，

亲爱的罗德里格，为了阻止你奔向死亡，

如果我爱过你，现在我要请求

你的保护，免得落入堂·桑齐之手。

不要让我厌恶的人能占有我，

战斗吧，保卫自己，这还用我多说？

为了逼我不得不尽我的责任，

为了使我报复之心沉默无声；

如果你的心里对我还有爱情，

胜利了，希曼娜就是你的奖品！

〔拉费玛献殷勤地站起来吻她的手。玛丽蓉脸色发白，瞧着狄杰，狄杰还是一动不动，两眼望地。

拉费玛　我敢肯定，没有一种声音能比你的更能打动我们心灵深处神秘的心弦，你真太可爱了！（向萨韦尼）不能否认，高

乃依到底还是比不上加尼埃。不过，自从他荣幸地成了红衣主教的人以后，他的诗也写得好些了。（向玛丽蓉）你真有才华！眼睛也真美丽！但却埋没在这里！小姐，这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坐到这边来吧。

〔坐下，并且做手势要玛丽蓉坐在他身边。玛丽蓉后退。

玛丽蓉　（低声，焦急地向狄杰）老天爷！让我们待在一起吧！

拉费玛　（微笑）坐到我身边来。

〔狄杰把玛丽蓉推开，她吃了一惊，倒在长椅上，在拉费玛旁边。

玛丽蓉　（旁白）啊！我害怕！

拉费玛　（带着责备的神气对玛丽蓉微笑）你总算……（对狄杰）你，你叫什么名字？

〔狄杰向拉费玛走了一步，脱了斗篷，把帽子往下戴。

狄杰　（庄严的声调）我是狄杰。

玛丽蓉　拉费玛　萨韦尼　狄杰！

〔大吃一惊。

狄杰　（向得意扬扬在冷笑的拉费玛）你现在可以打发他们大家走了！你已经逮住了你的猎物。我是自投罗网。啊！为了这一件事，你费了多少心机呵！

玛丽蓉　（向他跑来）狄杰！

狄杰　（冷冰冰地看她一眼）小姐，请你不要碍事！（她往后退，沮丧地倒在长椅上。狄杰向拉费玛）魔鬼！我早就看见你的脚步围着我团团转，我在你眼里看到地狱的火焰照亮了你恶毒的灵魂！你设下的圈套有一半是无用的，我本来可以远走高飞，但是，我可怜你枉费心机，所以才来自投罗网！把我带走，去为你的奸诈伎俩请赏吧！

拉费玛　(抑制怒火,勉强笑道)那么,先生,你不再演戏了?

狄杰　是你在演戏!

拉费玛　哦!我演得不好。不过我还要和红衣主教大人合写一出悲剧,那里面有你演的角色。(玛丽蓉吓得大叫。狄杰不屑一顾,转过身去)不要那样转过头去,我们看你演戏一直要看到底。得了!先生,求上帝保佑你的灵魂吧。

玛丽蓉　啊!

〔这时,南吉侯爵又像刚才一样走过舞台后部,后面跟着一队执戟卫士。听见玛丽蓉的叫声,他站住了,转过头来看看在场的人,脸色苍白,一言不发,一动不动。

拉费玛　(向南吉侯爵)侯爵先生,我正要人帮忙。好消息!请把您的卫队先借给我。加斯帕侯爵的凶手跑了,不过又给我们抓住了。

玛丽蓉　(跪在拉费玛面前)先生,可怜可怜他吧!

拉费玛　(献殷勤)小姐,你怎么跪在我脚下!应该是我拜倒在你脚前啊!

玛丽蓉　(一直跪着,双手合十)呵!法官大人!可怜可怜别人吧,你要想到,有朝一日你犯了法,也会请求更不饶人的法官可怜你的呵!

拉费玛　(微笑)怎么!你也会讲道说教啦!啊!小姐,你是跳舞会上的王后,欢乐场中的明星!可不是传道说教的神甫。为了你,我什么事都肯干,不过这家伙杀了人,他是一个凶手……

狄杰　(对玛丽蓉)起来!

玛丽蓉　(又站起来,浑身颤抖地向拉费玛)你说得不对!那只是一场决斗。

拉费玛　先生……

狄杰　你是说得不对。

拉费玛　住嘴！（对玛丽蓉）血债要用血来还。王法无情，我也无能为力。他杀了人！杀了谁？萨韦尼侯爵加斯帕，（指着南吉先生）这位老人的侄子，一个十全十美的年轻贵族！这是法国和国王最大的损失！……要是他没有死，当然，我倒不说……我的心也不是石头做的……要是……

萨韦尼　（向前一步）你们以为死了的人并没有死。就在这里！

〔大家吃了一惊。

拉费玛　（震惊）加斯帕·德·萨韦尼没有死！那除非是奇迹！……他的棺材不就在那里吗！

萨韦尼　（揪掉他嘴唇上的假胡须，眼睛上的膏药，头上的假发）我对你们说：他没有死！你们认得我吗？

南吉侯爵　（好像大梦初醒，大叫一声，把他抱在怀里）我的加斯帕！我的侄儿！我的孩子！

〔他们紧紧地拥抱。

玛丽蓉　（双膝跪下，两眼望天）啊！狄杰得救了！天开眼了！

狄杰　（冷冷地，向萨韦尼）有什么用？我自己本来想死。

玛丽蓉　（一直匍伏在地）上帝保佑！

狄杰　（不听她说，自己继续说着）否则，你以为他的圈套能逮得住我，我不会快马加鞭，冲破他这个捉小虫的蜘蛛网？我现在只想死。你救了我的命，反而帮了我的倒忙。

玛丽蓉　他说些什么？你要活下去！

拉费玛　不过事情还没有完。这个人肯定是加斯帕·德·萨韦尼吗？

玛丽蓉　是的！

拉费玛　那现在就该把事情搞清楚。

玛丽蓉　(指着一直抱住萨韦尼的南吉侯爵)你看老人家不是又哭又笑吗!

拉费玛　他真是加斯帕·德·萨韦尼?

玛丽蓉　看见他们这样拥抱,还有什么怀疑?

南吉侯爵　(转过身来)这是他!我的加斯帕!我的孩子!我的骨肉!我的命根子!(向玛丽蓉)小姐,他是不是问:这是不是他呀?

拉费玛　(向南吉侯爵)那么,您肯定这是您的侄子加斯帕·德·萨韦尼?

南吉侯爵　(使劲地)是的。

拉费玛　根据这一证明,(向萨韦尼)奉国王的命令,加斯帕侯爵,我逮捕你。交出剑来。

〔在场的人全都大吃一惊。

南吉侯爵　呵!我的孩子!

玛丽蓉　天呀!

狄杰　又要砍一个头!的确,应该砍上两个。罗马的红衣主教至少也要一只手上拿一个人头呀!

南吉侯爵　你有什么权利?……

拉费玛　请您去问红衣主教大人。决斗不死的人也要依法问罪。(向萨韦尼)交出你的剑来。

狄杰　(瞧着萨韦尼)傻瓜!

萨韦尼　(拔出剑来要交给拉费玛)拿去。

南吉侯爵　(阻止他)慢着!在我这里只有我能做主。城堡里的大小官司都要问我,就连国王陛下来了,也不过是我的客人。(向萨韦尼)你的剑只能交给我。

〔萨韦尼把剑交给他,并且紧紧拥抱他。

拉费玛　大人,这是早已过时的封建权利了。红衣主教大人可

能怪下罪来，不过我不想使你难过……

狄杰　卑鄙无耻！

拉费玛　（向侯爵鞠躬）我听您吩咐。不过，您得把卫士和监牢借给我，这才说得过去。

南吉侯爵　（向卫队）你们的父辈都是我祖先的臣仆，我禁止你们向前走一步！

拉费玛　（大发雷霆）我的主人！你们听着！我是秘密法庭的法官，红衣主教大人手下的刑事长官。我命令你们把他们两人都带到监牢里去。四个人看守一间牢房。你们都得对我负责。要是你们敢不服从，那就真是胆大包天，因为，要是我叫你们谁去做什么事，而这个人居然还敢慢手慢脚，那就是说，他的脑袋要搬家了。

〔惊愕的卫士默默地把两个犯人带走。南吉侯爵转过身去，非常气愤，用手遮住眼睛。

玛丽蓉　一切都完了！（向拉费玛）先生，如果你的心……

拉费玛　（低声向玛丽蓉）今天晚上你来看我，我有两句话要对你说。

玛丽蓉　（旁白）他找我有什么事？他笑里藏刀，城府很深，用心一定险恶。（向狄杰扑过去）狄杰！

狄杰　（冷冷地）再见，小姐！

玛丽蓉　（他的语气使她心寒）唉！我做了什么错事啦？啊！真不幸！

〔倒在长椅上。

狄杰　是的，你真不幸！

萨韦尼　（拥抱南吉侯爵，然后转身向拉费玛）先生，两个人头是不是可以领到加倍的赏钱？

仆人　（进来，向侯爵）加斯帕大人的葬礼已经准备好了。请大

人吩咐什么时候安葬。

拉费玛　过一个月再说。

〔卫士把狄杰和萨韦尼带走。

第　四　幕

国　　王

〔尚博尔[1]。

〔尚博尔城堡的侍卫室。

第　一　场

〔贝勒加德公爵，身穿有刺绣和花边的华丽朝服，颈上挂着圣灵绶带，外套上露出勋章；南吉侯爵，身穿重丧服，后面一直跟着他的卫队。他们两人走过大厅深处。

贝勒加德公爵　判刑了？

南吉侯爵　判刑了！

贝勒加德公爵　不要紧。国王可以赦免。这是君王的特权，世代相传的特赦权。你放心吧。他的心地善良，名不虚传，不愧为亨利四世的好儿子。

南吉侯爵　而我却是亨利四世的战友。

贝勒加德公爵　老天在上！我们兴高采烈地为他的父王效劳，

---

① 尚博尔(Chambord)，法国布卢瓦市一区，该地以弗朗索瓦一世的城堡闻名于世。

穿烂的并不是锦缎衣服，而是不止一件铁甲战袍呵！侯爵，找他的儿子去吧，凭了你满头花白的头发，不用多说，只要提起他父王的口头禅："灰肚子圣徒"，也就够了！难道黎塞留还有什么理由作难！不过，你还是先不露面好些。（打开一扇边门）他马上就要出来了。说老实话，你这套衣服剪裁的式样会叫人发笑的。

南吉侯爵 笑我的丧服！

贝勒加德公爵 啊！你对那些花花公子有什么办法！老朋友，你在这里等一等。我想国王马上就会出来。我先去提醒他，不要听红衣主教的坏主意。然后，我会顿顿脚，听见这个信号你再进来。

南吉侯爵 （握握他的手）好心会有好报的！

贝勒加德公爵 （向一个在金黄色的小门前踱步的近卫兵）喂！纳瓦耶先生，国王在做什么事呀？

近卫兵 公爵，陛下在办公事……（低声）同一个穿黑衣服的人。

贝勒加德公爵 （旁白）我想他这时正在签署死刑的法令呢。（握握老侯爵的手）拿出勇气来！（把他带到邻近的走廊里）你在这里等我叫你，先看看普里玛蒂斯画的天花板吧。

〔两人同下。玛丽蓉身穿重丧服，从舞台后部楼梯口的大门进来。

第 二 场

〔玛丽蓉，卫士。

执戟卫士 （向玛丽蓉）小姐，不能进去。

玛丽蓉 （往前走）先生……

执戟卫士　(用戟挡住门)不能进去。

玛丽蓉　(蔑视地)在这里拿长枪来对付一个女人！到别处去逞威风吧。

近卫兵　(笑着对执戟卫士)给人逮住了！

玛丽蓉　(用坚决的声音)卫士先生，我立刻要见贝勒加德公爵。

执戟卫士　(把戟收回。旁白)哼！这些老风流！

近卫兵　小姐，请进。

〔她头也不回，坚定地走了进去。

执戟卫士　(瞟了她一眼，旁白)这还不清楚！老公爵并不像他看起来那样老。否则，国王从前就不会派他去守卫卢浮宫的城楼，好在他那里幽会。

近卫兵　(示意执戟卫士不要多话)门开了。

〔金黄色的小门打开。拉费玛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卷羊皮纸，上面挂着一个火漆大印，还有丝质缨子。

第　三　场

〔玛丽蓉，拉费玛。

〔两个人都吃了一惊。玛丽蓉厌恶地转过身去。

拉费玛　(慢步走向玛丽蓉，低声)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玛丽蓉　你呢？

拉费玛　(打开羊皮纸卷给她看)国王签署的。

玛丽蓉　(看了一眼之后，用双手遮住脸)天呀！

拉费玛　(俯身在她的耳边)您愿意来吗？(玛丽蓉颤抖地看着他的脸。他也瞪大眼睛看着玛丽蓉，然后低声问道)您愿意来吗？

玛丽蓉　(把他推开)色鬼！让我走！

拉费玛　(伸直了腰，冷笑着)那么，你是不愿来啰？

玛丽蓉　你以为我怕你？国王会赦免的，到底有国王做主呵！

拉费玛　那你就试试看。看国王能不能帮你的忙！(转过身去，然后突然又回身走来，两臂交叉，俯身在她的耳边)小心，总有那么一天，你送上门来我也不要了！

〔下。贝勒加德公爵上。

第　四　场

〔玛丽蓉，贝勒加德公爵。

玛丽蓉　(走向公爵)公爵先生，您是这里的总管。

贝勒加德公爵　哎哟！美人儿，是你呀！(行礼)你来有什么事，我的王后？

玛丽蓉　来见国王。

贝勒加德公爵　什么时候？

玛丽蓉　马上。

贝勒加德公爵　喔唷！这可是硬性的命令呀！有什么事？

玛丽蓉　我有事。

贝勒加德公爵　(哈哈大笑)得了！把国王叫来。看她说话多大的口气！

玛丽蓉　这是不是拒绝？

贝勒加德公爵　说哪里话来！(微笑)你什么时候拒绝过我？我什么时候拒绝过你呀？

玛丽蓉　那说得好，大人，我可以和国王谈谈吗？

贝勒加德公爵　先和公爵谈谈吧。我向你担保，待会儿国王走

过时，你马上可以见到他。不过，我们先聊聊吧。我的小美人！你听话吗？为什么穿一身黑衣服！人家还以为你是个宫女哩。你从前是多么爱笑呵。

玛丽蓉　大人，我再也笑不出来了。

贝勒加德公爵　真的！我看你在哭呢。你！

玛丽蓉　（擦干眼泪，声音很坚决）公爵大人，我要马上和国王谈谈。

贝勒加德公爵　有什么要求呀？

玛丽蓉　啊！这是要……

贝勒加德公爵　是不是也要告红衣主教的状？

玛丽蓉　是的，公爵。

贝勒加德公爵　（打开走廊的门）到这里来。告状的人都在这边的走廊里。不过在我叫你之前，请你不要出来。（玛丽蓉走进去。他又把门关上）我又大胆帮了侯爵一个忙。反正帮两个人并不比帮一个人多费力气。

〔许多朝臣渐渐来到大厅里，他们随便谈天。贝勒加德公爵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朗日利上。

第　五　场

〔朝臣们。

贝勒加德公爵　（向博普雷奥公爵）早上好，公爵。

博普雷奥公爵　早上好，公爵。

贝勒加德公爵　有什么消息吗？

博普雷奥公爵　听说新选了一位红衣主教。

贝勒加德公爵　谁呀？是不是阿尔勒大主教？

博普雷奥公爵　不是，是奥坦主教。至少，整个巴黎都相信他要

穿上红衣了。

贡迪神甫　也该归他穿了。不是他带了炮兵去围攻拉罗谢尔[1]的吗?

贝勒加德公爵　对了!

朗日利　罗马教廷的选择真是英明。至少有一位红衣主教既是按照法规,又是从炮口里出来的。

贡迪神甫　(笑着)朗日利这个小丑!

朗日利　(行礼)先生既知道我的真名,又知道我的外号。

〔拉费玛上。朝臣都争先恐后地围着他献殷勤。贝勒加德公爵不高兴地冷眼旁观。

贝勒加德公爵　(向朗日利)小丑,那个穿鼬皮衣服的是什么人?

朗日利　对什么人大家才会笑脸相迎呢?

贝勒加德公爵　不错。我在这里还没见过这个人呢。他是不是奥尔良亲王[2]的人?

朗日利　要是的话,恐怕得不到这样的热烈欢迎吧!

贝勒加德公爵　(眼睛看着大摇大摆的拉费玛)这股神气简直像是西班牙的大人物!

朗日利　(低声)这是拉费玛先生,香槟的总管,刑事长官。

贝勒加德公爵　(低声)地狱里的长官吧!就是那个红衣主教的"刽子手"?

朗日利　(一直低声)是的。

贝勒加德公爵　这个人怎么到宫廷里来了!

朗日利　我倒要问一声:有什么不可以来的呢?不过是动物园里多了一头山猫而已。要不要我给您介绍?

---

① 拉罗谢尔的新教徒造反,反对路易十三,黎塞留红衣主教亲自带兵围城。

② 国王的兄弟,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对头。

贝勒加德公爵　(高傲地)啊！小丑！

朗日利　说实话,假如我是个大人物,我是不得罪他的。还是交个朋友好些。您看,大家都在捧着他呢。要是你不和他握手,他就会要你的脑袋！

〔他去把拉费玛找来介绍给公爵,公爵勉强弯了弯腰。

拉费玛　(敬礼)公爵先生……

贝勒加德公爵　(行礼)先生,我很高兴……(旁白)天呀！我们落到什么地步了！……黎塞留先生！

〔拉费玛走开。

罗昂子爵　(在大厅深处和一群朝臣哈哈大笑)妙极了！

朗日利　什么？

罗昂子爵　玛丽蓉在走廊里！

朗日利　玛丽蓉？

罗昂子爵　我开过这个玩笑:玛丽蓉来见纯洁的路易[1],真是妙极了！

朗日利　说得对,先生,说得很俏皮,真的！

贝勒加德公爵　(向沙纳塞伯爵)猎狼官先生,你捉到了狼没有？

沙纳塞伯爵　没有。昨天,我空欢喜了一场。狼吃了三个乡下人。起先,我以为是我们把狼赶到尚博尔来了。呸！我在树林里搜索了好久,一只狼也没看见,一点影子也没有！(向朗日利)小丑,有什么有趣的消息吗？

朗日利　还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啊！有了,听说要在博让西吊死两个决斗的人。

贡迪神甫　呸！决斗算得了什么！

---

① 据占星术说,路易十三是在天平下出生的,所以外号叫"公平的路易",这里故意换了个形容词。

〔金黄色的小门打开了。

掌门官　国王驾到！

〔国王上。全身黑衣，脸色苍白，垂头丧气，上衣和外套上露出圣灵勋章，头戴王冠。朝臣分列两行，脱帽肃立。卫士执矛持枪致敬。

第　六　场

〔人物同上，国王。

〔国王慢步走了进来，头也不抬，穿过两行朝臣，然后在舞台前部站住，若有所思，沉默无言地站了一会。朝臣们退向舞台后部。

国王　一切都越来越坏……一切！（向朝臣们点点头）诸位，上帝保佑你们！（一屁股坐在一把大安乐椅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啊！……我没睡好，贝勒加德先生！

公爵　（走上前行了三次弯腰屈膝礼）陛下，现在可不能睡呀。

国王　（激动地）是吗？但是国家正在走向深渊，并且步子越走越快！

公爵　啊，陛下！给国家带路的人是既有力又宽大的呵……

国王　是的，红衣主教身上的担子太重了！

公爵　陛下！……

国王　我不该让他老人家操劳过度。不过，公爵，我这样有名无实的日子也过够了！

公爵　陛下……红衣主教并不老呀……

国王　贝勒加德！说老实话，这里没人听见，也没人看见，你看

他怎么样?

公爵　谁呀,陛下?

国王　他呀。

公爵　主教大人吗?

国王　咳!是的。

公爵　我的老眼昏花,看不清楚……

国王　这是你的实话吗?(看看周围)这里又没有主教大人,既没有红衣主教,也没有灰衣主教!也没有密探!说吧,你怕什么?国王要你坦率谈谈你对红衣主教的看法。

公爵　什么!坦率谈谈,陛下?

国王　坦率谈谈。

公爵　(大着胆子)谈就谈吧!这是一个伟人。

国王　如果在必要时,你去罗马也会这样说吗?明白没有?国家在受苦受难,明白没有?他是什么都管,我什么都不管。

公爵　啊!……

国王　他不是什么都管吗?和平、战争、内政、财务?不是他在制定法律,发布命令吗?我对你说:他是国王!他说天主教联盟要叛乱,就解散了联盟;他见奥地利王室对我好,王后又是他们一家人,就打击他们。

公爵　陛下,他不是让您在卢浮宫打猎吗?您也有您的事呀!

国王　他和丹麦暗中勾结!

公爵　他不是让您给珠宝商人规定一马克的含银量吗?

国王　(越说越有气)他居然和罗马打起来了!

公爵　他不久前不是让您一个人颁布了一条法命:禁止一个人在小酒馆里吃的东西超过一个金币吗?您想吃也不准吃呵!

国王　还有那些秘密签订的条约!

公爵　他不是还安排您去普朗舍特打猎吗?

国王　他一个人说了算数。申诉请求都得找他。我呢，在法国人看来，我只是一个影子。还有没有一个人有事来找我的？

公爵　等到人家得了瘰疬证[①]，就要来找陛下治病了。

〔国王越说越生气。

国王　他要把我的勋章授给他的兄弟里昂先生，不行，我也要抗议了！

公爵　不过……

国王　我讨厌他家里的人。

公爵　陛下，这是有人妒忌！

国王　他的侄女贡巴勒过着豪华的生活！

公爵　这是有人诽谤！……

国王　他有两百个步兵护卫。

公爵　但是他只有一百个骑兵护卫呀。

国王　真可悲！

公爵　陛下，他拯救了法国。

国王　真的吗，公爵？他可使我丧魂失魄了！他一手遮天，对内发动战争，真是卑鄙无耻！对外却和瑞典的新教徒签订条约。（低声附在贝勒加德耳边）再说，要是我敢屈指一数他在格雷沃广场砍下的人头，你说那该有多少！而且都是我的朋友！他的大红袍是他们的鲜血染红的呵！所以我只好穿丧服了！

公爵　他对他自己的朋友也毫不客气呀！他有没有放过圣普勒伊？

国王　如果说他对朋友还有一点怜悯的话，那对我可真说是热爱了！（沉默了一会，忽然两臂交叉）他把我的母后都赶

① 从前法国人有这样一种迷信，国王抚摩可治瘰疬病。

走了！

公爵　陛下，他总以为他是照您的意愿行事的，他是忠实可靠……

国王　我恨他！他折磨我，压迫我！我既不是主子，也不自由，我还算是个什么角色呢！他这样不断地用沉重的脚步践踏我的身子，难道就不怕国王总有一天会觉醒吗？因为，我虽看起来虚弱，但只要我吹一口气，他那光芒万丈的鸿运就会不断地摇晃，只要我大声疾呼，说出我现在低声想说的话，他就会土崩瓦解！（沉默了一阵）这个人把好事做坏，把坏事做得更坏了。国家也像国王一样，本来已经有病，现在病得更厉害了。对外是红衣主教，对内也是红衣主教，从来没有国王的事！他想大口吞噬奥地利，把加斯科涅湾的军舰随便送人，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暗中勾结……还有什么？……他到处都使国王变得有名无实，他占领了我的王国、我的王室、还有我！啊！我真可怜！（走到窗前）怎么一直下雨！

公爵　那么，陛下很不舒服？

国王　我很烦恼。（沉默了一阵）我是法国的第一人，实际上却成了人下人！还不如一个违禁的猎人。呵！猎人一天到晚打猎！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在树下睡大觉！嘲笑王家的仆从！闪电时放声歌唱，在林中自由生活，就像空中的鸟一样！乡下人至少在自己的茅屋里还可以称王做主。而在我眼前总是看到这个穿红衣的人，他总是板着脸，毫不客气，从容不迫地对我说“陛下！这应该是您的圣意！”简直是开玩笑！这个人使我见不到我的百姓。他就像对孩子一样，用他的大红袍把我裹了起来，使我不见天日。要是有个过路的人问：红衣主教的长袍里藏的是什么呀？谁知道那竟

是国王！还有每天都要新开几张黑名单。昨天是新教徒，今天又是决斗的人，他要砍他们的脑袋。决斗成了滔天大罪！总要几个人头落地！那么，他要人头干什么呢？

〔贝勒加德用脚顿地。南吉侯爵和玛丽蓉上。

第 七 场

〔人物同上，玛丽蓉，南吉侯爵。

〔南吉侯爵带着侍卫，走到离国王几步远的地方，屈一膝行半跪礼。玛丽蓉在门口双膝跪下。

南吉侯爵　冤枉！

国王　你告谁呀？

南吉侯爵　我告阴险毒辣的阿尔芒，就是红衣主教大臣。

玛丽蓉　开恩！

国王　为谁求情呀？

玛丽蓉　狄杰……

南吉侯爵　萨韦尼侯爵加斯帕。

国王　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两个名字。

南吉侯爵　陛下开恩，主持公道吧！

国王　你的身分？

南吉侯爵　我是加斯帕的伯父。

国王　你呢？

玛丽蓉　（坚定地）我是狄杰的妹妹。

国王　那好，一个是伯伯，一个是妹妹，你们两个有什么要求呀？

南吉侯爵　（轮番指着国王的两只手）请陛下一手伸冤，一手开

恩吧。我是南吉侯爵威廉,百枪队队长,山地的贵族,我要告阿尔芒·杜普勒西·黎塞留红衣主教,恳请法兰西国王和上帝为我做主,主持公道。加斯帕·德·萨韦尼是我的侄子。

玛丽蓉 (低声,向侯爵)大人!请为他们两个人说话吧!

南吉侯爵 (继续说下去)上个月他和一个身分不明的贵族子弟,一个名叫狄杰的勇士进行了一场光荣的决斗。这是错误的。不过他们两人都是正大光明地决斗,而主教大臣却派了几个警察……

国王 我知道这回事。不用说了。你有什么请求?

南吉侯爵 (站了起来)我说,陛下,现在您该想想了,红衣主教心怀叵测,他要把忠臣义士的鲜血都喝光呵。您的令人缅怀的父王亨利不肯让人这样摆布他忠心耿耿的贵族,要不经再三考虑,他决不打击他们;他们保护过他,所以他也知道保护他们。他知道舞枪弄剑的人另有用武之地,大可不必把他们的头颅砍去,为什么不让他们去打仗呢?他知道这一点,因为不止一颗子弹打穿过他的衣甲。那个时代真好。我是过来人了,至今仍念念不忘。那时贵族还有气派,砍头也不这么费事,从来用不着一个神甫给他们做绞刑前的祷告。陛下!今天可不同了,相信一个老人的话吧,保留一些贵族子弟吧。说不定您也会用得着他们的。唉!说不定有朝一日,您也会唉声叹气:格雷沃广场怎么这样热闹!这么多勇敢无畏的贵族怎么人还不老就早已去世?那时您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我们内战的血迹还没有擦干,昨天的警钟至今仍在响彻全城。不要让刽子手操劳过度吧,应该让他们把刀插在刀鞘里,而不是让我们呵!少立一些绞刑架吧,以免有朝一日为这些英雄豪杰失声痛哭时,他们已经成了绞刑架上披枷戴锁的白骨了!陛下!鲜血不是甘

露，用它灌溉的土地不会有好的收成，等到隼山吊死的人比卢浮宫的活人还多时，老百姓和国王就离心离德了。当刽子手磨刀霍霍时，哪个大臣还有心情在陛下驾前说笑，那真是罪该万死了。阿谀奉承的人会把天下说成太平无事，会吹捧您是亨利四世的儿子，波旁王室的后代，不管他们的花言巧语说得多么好听，也掩盖不了人头落地的咕咚声。我要向您进一句忠言：不要玩这套把戏了，国王呵，有朝一日您也要去见上帝的。因此，我对您说，不要把事情办绝了，总的说来，战死总比处死好吧，刽子手比兵士还忙总不是国家的喜事，也不是国家的光荣吧，今天的法国有了一个严酷的带路人，一个神甫每做十次祷告，就有一次是在绞刑架前听忏悔，这个赫赫有名、毫无人性、想要染指王权的人物，双手却沾满了鲜血，这些都不是国家的喜事或光荣吧！

国王　红衣主教先生是我的朋友。爱我的人怎么会不爱他！

南吉侯爵　陛下！……

国王　够了。他就是我的替身。

南吉侯爵　陛下！……

国王　不要再夸夸其谈来使我费神了！（指指他的花白头发）就是那些夸夸其谈的人把我的头发都气成花白的了。

南吉侯爵　不过，陛下，一个老人在哭，一个女人在哭！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呵！

国王　那么，你要求什么？

南吉侯爵　赦免加斯帕！

玛丽蓉　也赦免狄杰！

国王　国王赦免的人往往还会再受国法制裁。

玛丽蓉　啊！陛下！请您同情同情我们的不幸吧。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两个不懂事的年轻人就要给一场决斗推下死亡

的深渊了！老天爷！他们就要不清不白地死在绞刑架上了！您也会可怜他们的呵！我是一个女人，不晓得该怎样对国王说话。哭也许是不好的，不过您的红衣主教实在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们有什么事得罪了他？他们做了什么坏事？他甚至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狄杰哟！唉！谁见过他都会喜欢他的。在他们两个人那样的年纪！为了一次决斗就要把他们处死！想想他们的母亲会怎么样！啊！真可怕！天呵！这不会是您的意愿！……啊！我们是女人，不会像男人那样讲话，我们只有眼泪和哭声，只要国王瞪我们一眼，我们就会下跪，甚至把膝盖跪折！他们犯了错误，这是真的！即使他们的错误伤害了您，也请您原谅他们吧。您知道，年轻人嘛！我的天啦！年轻人哪里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动一动手，看上一眼，说上一句，其实这算得了什么？他们却受伤了，生气了，发火了。事情天天如此；每位先生都知道。陛下不信，可以问问他们。"是不是这样，诸位先生？"天啊！你们怎么不肯帮忙！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救两条命呵！陛下呵！只要您说一句话，您会受到我的爱戴的！开恩吧！开恩吧！呵！我的天！要是我会讲话，您也会看得出，您也会说：应该安慰她，她是个可怜的孩子，她的狄杰就是她的命根子呵……我喘不过气来了。可怜我吧！

国王　这个女人是谁？

玛丽蓉　陛下，我是一个跪在您面前发抖的姊妹！您理应对老百姓施恩呵。

国王　是的，我应该对老百姓施恩。不过，决斗也为害太大了。

玛丽蓉　陛下，您应慈悲为怀呵！

国王　那也该杀一儆百啊。

南吉侯爵　陛下，请您想想，他们还是两个二十岁的孩子呢。啊！他们两个人的年纪加起来还不到我一半啊！

玛丽蓉　陛下，您也总会有位母亲，有个妻子，有个儿女，有个心爱的人，有个兄弟的，陛下！那就请您可怜可怜一个姊妹吧！

国王　一个兄弟？没有，小姐。（想了片刻）哦，我有个兄弟，奥尔良亲王。（看见侯爵的卫队）喂，南吉侯爵，这是谁的队伍？难道我被围了？难道我要东征？你为什么把你的卫队带到我面前来？难道你是公爵还是重臣？

南吉侯爵　不是，陛下，我是比公爵重臣地位还高的人，因为没有领地的人只要举行仪式，也就成了公爵，而我却是布列塔尼四块男爵领地的大贵族。

贝勒加德公爵　（旁白）这样傲慢未免有点过分，也实在太笨了！

国王　那好。把你的权力带到你的领地上去吧，先生。在我的国土上，我有我的权力。只有我才有权做主。

南吉侯爵　（颤抖）陛下！看在您父辈的份上，考虑考虑他们的年龄和他们受到的冤屈吧，（双膝跪下）一个高傲的老臣在您面前跪倒了。开恩吧！（国王突然怒冲冲地做了一个拒绝的手势。侯爵慢慢站了起来）我是您父王亨利的老臣，当先王被毫无人性的刺客……一刀刺死的时候[1]，我就在他身边，我守卫先王的御体直到晚上，因为这是我的职责。陛下，我看见我的父亲，唉！还有我的六个兄弟，一个个都在党派斗争中倒下，我还失去了爱我的妻子。现在，您看见的这个老人就像被一个刽子手绑在车轮上的囚犯，时辰一到就要碾死。天主已经用铁杠把我的四肢一一敲断。我的日

---

[1] 一六一〇年，亨利四世遇刺身亡。

子快完了,(把手放在胸前)我又受到了最后的打击。陛下,上帝保佑您!

〔他弯腰敬礼,然后退出。玛丽蓉艰难地站了起来,又有气无力地倒在国王密室的金黄色小门的门口。

国王　(擦掉一滴眼泪,目送侯爵出去,然后向贝勒加德)不是国王要维持尊严的话,我也几乎支持不下去了。装模作样也不容易呵……这个老人打动了我的心……(出了一会神,然后突然打破沉默)今天不能恩赦,昨天我犯的错误太大了。(走到贝勒加德身边)公爵,在他来之前,你对我说了好多大胆的话,要是今天晚上我如实告诉红衣主教,那会对你不利的呵。我真为你担心。从今以后要小心点……(打呵欠)啊!我没有睡好觉,我可怜的贝勒加德!(示意卫士和朝臣退下)诸位先生,你们请便吧。好了。(向朗日利)你一个人留下。

〔大家都出去了,国王没有看见玛丽蓉还在那里。贝勒加德公爵看见她蹲在门口,就向她走去。

贝勒加德公爵　(低声,向玛丽蓉)你不能呆在国王门口呀。你粘在那里像一尊塑像似的,干什么呢?我亲爱的,走吧。

玛丽蓉　我在这里等死。

朗日利　(低声,向公爵)别管她,公爵。(低声,向玛丽蓉)就呆在那里吧。

〔又回到国王身边,国王坐在大安乐椅里,陷入沉思。

第　八　场

〔国王,朗日利。

国王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朗日利！朗日利！来吧，我心里很难过，有苦也说不出。嘴上没有笑容，眼里没有泪水。只有你有时能给我消愁解闷，来吧。你从来不怕我这个陛下，让一线快乐的光辉照入我的灵魂吧。

〔沉默了一阵。

朗日利　生活是不是件苦事，陛下？

国王　唉！

朗日利　人是不是随时要断的一口气？

国王　只不过是一口气。

朗日利　请告诉我，陛下，做个人是不是可怜？做个国王是不是也可怜？

国王　国王有加倍的负担。

朗日利　那么，与其活在世界上，还不如死在坟墓里？

国王　我总是这样说。

朗日利　陛下，只有死或还没出生，才是惟一的幸福。活人总要受罪。

国王　你这样谈话倒还有点意思！

〔沉默了一会。

朗日利　一旦进了坟墓，您以为人还能出来吗？

国王　(越听小丑的话就越悲哀)那要死了以后才会知道。就是为了要知道我也愿进坟墓呵。(沉默了一会)小丑，我真可怜！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朗日利　我看得出来。您的眼睛没神，您的脸瘦了，您的悲伤……

国王　那么，你怎么能希望我笑呢？(靠近小丑)因为你看得出，想要我笑，那是白费功夫。那么，你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做国王的弄臣，系着一个音不准的铃铛，看起来是个好差

事，其实是人家随手扔掉、随手捡起的玩偶，老一套的笑容只是个鬼脸！既然你注定了要在世上演戏，那活着又有什么意思？

朗日利　我活着是因为好奇。而您呢，您为什么活着？我心里可怜您！因为您虽然是个国王，其实还不如一个女人！我只是您牵线的木偶；可是您的王袍下也有一根看不见的线，而牵线的却是一只更粗的手；我可宁愿做国王手里的玩偶，而不愿做主教手里的傀儡！

〔一阵沉默。

国王　（出神，越来越难过）你说说笑笑，不过倒是说对了。他真是一个地狱里来的人。魔鬼难道就不会变成一个红衣主教？我的灵魂是不是给魔鬼缠住了？你说是不是？

朗日利　陛下，我也时常有这样的想法。

国王　不要再这样谈下去，再谈又要犯罪了。你看，不管我到哪里，苦难总是和我形影不离的。我到这里来，本来带了几只西班牙的鸬鹚，这里却一点水也没有，叫我到哪里去钓鱼！该死的尚博尔是一片原野，连一个大点的池塘都没有，你在水边上看看，连一条钓鱼的小虫也找不到！我要打猎吧？人就到了海上。我要钓鱼吧，人又到了平原。你说我是不是背时倒运？

朗日利　是的，您的生活里充满了可怕的烦恼。

国王　你怎样安慰我呢？

朗日利　还有一件事。您不是喜欢放猎鹰去抓山鹑吗？您是一位好猎手，好猎手总是喜欢放鹰打猎的。

国王　（激动地）猎鹰者是天神！

朗日利　那好，不过有两个放鹰打猎的人马上就要死了。

国王　同时死？

朗日利　是的。

国王　谁呀？

朗日利　两个出色的人！

国王　谁呀？不要卖关子了。

朗日利　就是那两个要求您赦免的年轻人。

国王　那个加斯帕？那个狄杰？……

朗日利　我想是的。最后两个。

国王　多不幸呵！的确，两个放鹰的猎人！他们一死，他们的本领不是要失传了吗？啊！害死人的决斗！我一死，这一行不也像别的行当一样，就要后继无人了吗！他们为什么要决斗？

朗日利　还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说：放鹰远飞不如近飞。

国王　他说错了。不过这也不至于有死罪呀。（沉默了一会）但是，我到底还有我的赦免权吧。我也不能老是顺着红衣主教的意思呀。（沉默了一会后，向朗日利）黎塞留要他们死。

朗日利　陛下，您有什么法子呢？

国王　（沉默，考虑了一会儿之后）那他们就只好死！

朗日利　您说对了。

国王　可惜的是那放鹰打猎的技术！

朗日利　（走到窗口）陛下，您来看看！

国王　（突然转过身来）什么？

朗日利　我请您来看看。

国王　（站起来，走到窗口）看什么？

朗日利　（指着外面发生的事）您看哨兵来换班了。

国王　就看这个？

朗日利　那个军装上有黄色条纹的是什么人？

国王　你还不知道？那是班长。

朗日利　他让另外一个人站岗了。他这样低声在对哨兵说什么？

国王　告诉他口令呀！小丑，你这样问到底是什么意思？

朗日利　我的意思是：国王也不过是在世上站岗而已。不过他们手里拿的不是长矛，而是权杖罢了。等到他们把国王宝座的上下左右都坐遍了，死神这个班长也要来换个人去拿权杖，并且要把上帝发出的口令告诉新国王，这个口令就是："慈悲为怀！"

国王　不对。口令是："主持公道。"啊！两个猎人，多大的损失！不过，他们总是要死的！

朗日利　就像您一样，也像我一样。大人物也好，小人物也好，死神吞食一切，都是一样津津有味的。不过，死前虽然匆匆忙忙，死后倒是睡得安安稳稳。红衣主教先生缠住您的身子，压在您的心上，等着吧，陛下！总有一天，也许是一个月，也许是一年，等我们三个人的时辰一到，我这个小丑，您这位国王，他那位主子，我们都要长眠地下的，到了那时，不管你多么了不起，不管你多么自高自大，不论哪一个在棺材里也只有六英尺长！您已经看到人家是怎样用轿子抬着他走的！……

国王　是的，生活是阴暗的，而坟墓是宁静的。假如我没有你来使生活变得快活一点……

朗日利　陛下，我正是来向您告别的。

国王　你说什么？

朗日利　我要离开您了。

国王　得了，别胡说了！只有死亡才能免掉你的差事！

朗日利　因此，我就要死了！

国王　你怎么当真开起玩笑来了？说？

朗日利　我是您法兰西波旁王室的国王判处死刑的。

国王　如果你要开玩笑，小丑，那就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吧。

朗日利　陛下，我也参加了那两个先生的决斗。虽然我自己没有动手，但至少我的剑是参与其事了。我现在把剑呈上。

〔拔出剑来，一膝跪地，交出剑去。

国王　（接了宝剑仔细看）的确！是一把剑！是的，一点不假！这把剑是从哪里来的，朋友？

朗日利　陛下，明人不做暗事。您没有开恩赦免犯人，所以我要老实认罪。

国王　那么，别了。可怜的小丑，在砍你头之前，让我先拥抱你一次吧。

〔拥抱朗日利。

朗日利　（旁白）他的确认真了！

国王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一个真正的国王从来不反对公平的惩罚。不过，阿尔芒主教，你也太狠心了。两个出色的猎人，还有我的小丑，都只为了一次决斗！（非常激动地走来走去，一只手放在额头上。然后焦急不安地转过身来对朗日利）得了，得了！安慰你自己吧，生活是痛苦的，还不如死在坟墓里，人不过是随时要断的一口气而已。

朗日利　见鬼！

〔国王继续走来走去，显得越来越激动。

国王　这样说来，可怜的小丑，你相信他们真要吊死你了？

朗日利　（旁白）他当真了！我的额头也冒汗了！（高声）除非陛下说一句话……

国王　那么，谁来引我发笑呢？要是死人能从坟墓里出来的话，你就来告诉我。这倒是个机会。

朗日利　这个差事真好极了！

〔国王继续大步走来走去，随时对朗日利说几句话。

国王　朗日利！那是阿尔芒主教多大的胜利呵！（双臂交叉放在胸前）你相信吗，要是我愿意的话，我也可以当家做主的？

朗日利　那蒙泰涅会说：我知道什么呢？而拉伯雷却会说：也许是吧。

国王　（做了一个下决心的姿态）小丑，拿一张羊皮纸来！（朗日利赶快从文具箱旁的桌子上拿了一张羊皮纸来。国王匆匆忙忙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然后把羊皮纸给朗日利）我赦免你们大家了！

朗日利　赦免我们三个人了？

国王　是的。

朗日利　（跑向玛丽蓉）小姐，快来！跪下吧！感谢国王开恩了！

玛丽蓉　（双膝跪下）我们得到赦免了？

朗日利　是我……

玛丽蓉　那我应该吻谁的膝盖，你的还是他的？

国王　（吃了一惊，仔细看看玛丽蓉。旁白）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一个骗局？

朗日利　（把羊皮纸给玛丽蓉）拿着这张纸吧。（玛丽蓉吻了吻羊皮纸，把它藏在怀里）

国王　（旁白）我是不是上当了？（向玛丽蓉）等一等，小姐！先把那张纸还给我……

玛丽蓉　天哪！（露出胸脯，大胆向着国王）陛下，到这儿来拿，把我的心也拿走吧！

〔国王停住了，尴尬地向后退。

朗日利　（低声，向玛丽蓉）好！不要给他，坚决不给！国王不敢把手伸到你怀里来的。

国王　（向玛丽蓉）我说，给我吧！

玛丽蓉　您拿吧。

国王　(眼望下看)这个迷人的魔女是谁呀?

朗日利　(低声,向玛丽蓉)他连王后怀里都不敢伸手进去的!

国王　(犹豫了一阵之后,做个手势,打发玛丽蓉走,也没有抬头看她)算了,走吧!

玛丽蓉　(弯腰敬礼)赶快去救犯人吧!

〔下。

朗日利　(向国王)这是猎人狄杰的妹妹。

国王　管她是谁!奇怪的是她使我抬不起头来,我还是个男子汉呢!(沉默了一会儿)小丑,你骗我了。你还得要我再宽恕一次。

朗日利　唉!陛下,那就宽恕吧!国王每宽恕一次,就会减轻心上一个负担。

国王　你说对了。格雷沃广场一死人我就难过。南吉说得有理,死人有什么用!隼山吊死的人一多,卢浮宫的活人就少了。(大步走来走去)当面取消亨利王儿子的赦免权,这是欺君罔上。我为什么要这样丧失特权、王位和军队,系在这个人身上,就好像关在坟墓里?他的红袍就是我的尸布,我的百姓都在哭我呢!不行!不行!我不能要这两个年轻人死。上天有好生之德嘛。(如梦初醒)知道人命运的上帝才能打开坟墓之门。而一个国王倒是不行的。我要他们两个回家。他们要活下去。那个老人和这个少女会感恩戴德的。一言既出,就要算数。我是国王,我签过字了!红衣主教会生气的,不过,管他呢,那反而可以使贝勒加德高兴,岂不更好!

朗日利　一个人将错就错,倒可以做一次真正的国王!

第 五 幕

主　　教

〔博让西。

〔博让西城堡主塔。一个监狱的院子。背景是城堡主塔;主塔周围有堵大墙。左边是高大的尖形拱门。右边是嵌在墙里的扁圆形小门。门边有张石桌,石桌后面有条石凳。

第 一 场

〔几个工人。

〔他们正在拆毁舞台后部左边的墙角。缺口已经相当深了。

第一个工人　(挖墙)哼! 真难挖!

第二个工人　(挖墙)该死的大墙! 可是我们非拆掉它不可。

第三个工人　(挖墙)皮埃尔,你见过断头台没有?

第一个工人　见过的。(走到大门口,量量大门)小门太窄了,红衣主教大人的轿子恐怕过不去。

第三个工人　难道轿子有房子那么大?

第一个工人　(点头称是)轿子里还挂了帘幕。要二十四个轿夫

来抬呢。

第二个工人　我见过那玩意儿，一天晚上，天气阴沉沉的，那玩意儿一走动……真像是一条海中的怪兽呢。

第三个工人　他带那么多兵到这里来干什么？

第一个工人　来看着那两个年轻人处死刑呗。他病了，需要消愁解闷嘛。

第二个工人　快点干完了事！

〔他们又挖起墙来。墙角差不多拆掉了。

第三个工人　你见过黑色断头台吗，我的兄弟？那就是贵族的下场！

第一个工人　他们什么事都高人一等！

第二个工人　看看人家会不会给我们老百姓做一个漂亮的黑色断头台！

第一个工人　这些贵族少爷干了什么事，要把他们吊死？咳，莫里斯，你知道吗？

第三个工人　我不知道，这就是公道吧。

〔他们继续拆墙。拉费玛上。工人不说话了。拉费玛从舞台后部向前走，好像是从监狱内院出来的。他在工人面前站住，看来是在检查大墙的缺口，并且作了一些指示。缺口挖完之后，他要他们用一大块黑色幕布把缺口挡住，然后把他们打发走了。

〔差不多就在同时，玛丽蓉也出现了。她穿着白衣，戴了面纱，从大门进来，迅速穿过监狱的院子，跑来敲小门的窗口。拉费玛也慢步走向小门。窗子一开，看门人出现了。

第 二 场

〔玛丽蓉,拉费玛。

玛丽蓉 (拿出一张羊皮纸给看门人看)国王的命令。

看门人 小姐,不能进去。

玛丽蓉 怎么!

拉费玛 (拿出一张纸给看门人看)红衣主教签署的。

看门人 请进。

〔拉费玛在进门的时候,转过身来,端详了玛丽蓉一会儿,又向她走来。看门人把门关上。

拉费玛 (向玛丽蓉)怎么!的确又是你!到这里来了!这可不是个好地方。

玛丽蓉 是我。(得意地拿羊皮纸给他看)我得到恩赦令了!

拉费玛 (也拿一张纸给她看)我却得到了撤销恩赦的命令。

玛丽蓉 (吓得叫了一声)恩赦令是昨天颁发的!

拉费玛 我的命令却是昨夜颁发的。

玛丽蓉 (双手遮住眼睛)呵!没有希望了!

拉费玛 希望是一闪而过的。国王的慈悲是靠不住的。它来得慢,走得快。

玛丽蓉 不过这是国王自己感动得要救他们!……

拉费玛 国王能违背主教的意愿吗?

玛丽蓉 呵!狄杰!最后一线希望也落空了!

拉费玛 (低声)不是最后的希望。

玛丽蓉 天呀!

拉费玛 (走到她身边,声音很低)有个人就在这院子里,只要你

一句话就可以使他比国王还更幸福，也比国王还更有权！

玛丽蓉　呵！去你的吧！

拉费玛　还有没有转圜的余地呀？

玛丽蓉　（高傲地）天开恩吧！

拉费玛　女人的心反复无常，真猜不透！从前要你温存体贴，并不费力。今天，要救你的情人……

玛丽蓉　你真卑鄙无耻，真不要脸，我敢这样说！你居然以为一个女人，像我玛丽蓉·黛罗美这样的女人，在爱上一个天下最纯洁的男人之后，在爱情的烈焰中净化了自己之后，在用他的灵魂改造了我的灵魂之后，还会从崇高而甜蜜的爱情的顶峰下来，堕落到找你的地步！

拉费玛　那你就爱他去吧！

玛丽蓉　这畜生！他不犯罪，就做坏事！不要玷污了我！

拉费玛　那现在还要不要我帮你一个忙？

玛丽蓉　什么忙？

拉费玛　如果你想看看，我还可以让你进来。只有今天晚上。

玛丽蓉　（全身发抖）天呀！今天晚上！

拉费玛　是的，今天晚上。让你在门帘后面看看，红衣主教大人要坐轿子来。

〔玛丽蓉全身抽搐，陷入了深思。忽然她用双手擦擦额头，转过身来，精神恍惚地向着拉费玛。

玛丽蓉　那你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逃走？

拉费玛　（低声）要是……你愿意？……那么，我就可以要我的两个人来把守这个缺口，主教大人要从这里过……（听听小门那个方向）有声音……我想，有人来了。

玛丽蓉　（两只手扭来扭去）你可以救他们？

拉费玛　是的。（低声）墙的回声太大，不能在这里谈……换个

地方……

玛丽蓉　(绝望地)走吧!

〔拉费玛走向大门,并且用手指示意,要她跟着他走。玛丽蓉双膝跪下,转向监狱的小门。然后她痉挛地站了起来,跟着拉费玛走进大门去了。监狱的小门打开。一队卫兵押着萨韦尼和狄杰上。

第　三　场

〔狄杰,萨韦尼。

〔萨韦尼穿着最新式的衣服,快快活活地走了进来;狄杰全身穿黑,脸色苍白,慢步走来。一个狱卒和两个执戟卫士领着他们。狱卒把卫士领到黑色幕布两边站岗。狄杰静静地在石凳上坐下。

萨韦尼　(向刚刚给他开门的狱卒)谢谢你!这里空气真好!

狱卒　(把他拉到一旁,低声)少爷,请你听我说两句话。

萨韦尼　四句都行!

狱卒　(声音越来越低)你想逃走吗?

萨韦尼　从哪里走?

狱卒　那有我管。

萨韦尼　当真?(狱卒点头)红衣主教先生,你想禁止我回去跳舞!老天在上,我们还是要跳舞的!活着多么好呵!(向狱卒)什么时候走?

狱卒　今晚天黑的时候。

萨韦尼　(高兴得搓搓手)说实话,我很高兴离开这个鬼地方。谁救我出去的呀?

狱卒　南吉侯爵。

萨韦尼　我的好伯伯！（向狱卒）对啦，我想是两个人走吧？

狱卒　我只能救一个。

萨韦尼　给你双倍的钱呢？

狱卒　我也只能救一个。

萨韦尼　（摇摇头）只救一个？（低声向狱卒）那么，听我说，（指着狄杰）那就该救那个人。

狱卒　你开玩笑。

萨韦尼　不是玩笑。救他。

狱卒　少爷，你这是什么怪念头！你的伯伯要救的是你，不是别人。

萨韦尼　是那样说的吗？那你就准备两块尸布吧。（转过身去，狱卒惊愕地下。一个记录员上）好！连片刻单独在一起的时间都没有！

记录员　（招呼两个犯人）两位先生，王家大理院的一位推事要来了。

〔行礼后下。

萨韦尼　好的。（笑着）才二十岁，到了九月却见不到十月了！你说恼火不恼火？

狄杰　（手里拿着带画像的颈饰，一动不动地面朝台下，仿佛陷入沉思）来吧，来吧。瞧着我。好，你的眼睛瞧着我的眼睛。就是这样！她多美呵！美得不可思议！这是个女人么？呵！不，这是个天使！上帝造她的时候，给了她天真无邪的眼神，如果再加一把火，就会使它显得羞答答的。这张孩子气的小口，因为任性撒娇而半开半闭，清白无辜的嘴唇还在微微颤动！……（粗暴地把带画像的颈饰扔在地上）呵！为什么我的养母在捡到我这个可怜的孩子时，没有把我的头

砸烂在铺石路上！我有什么事对不起我的母亲？为什么她要生我？为什么在她不幸的时候，也许是在她犯罪的时候，她不但没有给我温暖，反而把我赶出了她的怀抱？这样的母亲为什么不干脆把我掐死！

萨韦尼 （从监狱院子里回来）瞧，我的朋友，这只燕子飞得多低！今天晚上要下雨了。

狄杰 （没有听见他说的话）女人真靠不住，莫名其妙！就像海水一样又苦又深，朝夕万变，风雨无常！唉！我已把我的孤帆交托给这一片苦海了！我的天上是一片漆黑，只有一颗小星。我一直往前走，我翻了船，现在，我已经到了坟墓的边沿！然而，我降生的时辰并不坏，本来还有美好的前途，也许还有神圣的爱情，心灵中的神明！……呵！不幸的女人！呵！你这样对我说谎怎么不发抖？我把我的灵魂都交给你了呵！

萨韦尼 还是在说玛丽蓉！你对她真是念念不忘。

狄杰 （没有听他的话，捡起带画像的颈饰来，瞪着眼睛看）怎么！骗了我的女人，用天使的翅膀遮住了眼睛的魔鬼！我怎能把你丢到废物堆里去！（又把画像放在怀里）回来吧，这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走到萨韦尼身边）说也奇怪！这个画像还有生命。我告诉你，它是活的！当你不声不响地睡着了的时候，听，它整整一夜都在啃我的心！

萨韦尼 可怜的朋友！让我们来谈谈死吧。（旁白）这使我伤心，但是可以安慰他。

狄杰 你要我谈什么？我刚才没有听。因为你只要一提到这个名字，我就神魂不定，心不在焉了。我既不记得，也不知道，什么都忘了。

萨韦尼 （抓住他的胳膊）谈死？

狄杰　(高兴)啊!

萨韦尼　给我谈谈死吧,我的朋友。死到底是怎么回事?

狄杰　昨天夜里你睡得好吗?

萨韦尼　睡得不好。我的床太硬,一碰床就会皮青肉肿!

狄杰　那好。等你死了以后,我的朋友,你的床铺比这里的还硬,不过你却会睡得好。这就是死。死了要进地狱,不过比起人间来,地狱又算得了什么呢!

萨韦尼　得了!我的恐惧已经消失了。不过,见鬼!吊死总有点讨厌!

狄杰　唉!吊死也一样是死。不要要求太多了!

萨韦尼　随你的便吧!我可不喜欢吊死。要死就死,只要不是上绞刑架,我并不太在乎,这不是吹牛皮。

狄杰　死有一千种死法。绞死只是其中的一种。当然,那个时刻恐怕不太舒服,绞索勒紧你的脖子,勒得你的灵魂出窍,就像吹灭一支蜡烛一样!不过,这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反正是一团漆黑,你在世上也看不见什么,那坟墓对你好也罢,坏也罢,夜里的风摇动你也罢,把你的尸体卷起来也罢,乌鸦一嘴一嘴地啄绞刑架上的肉也罢,这对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萨韦尼　你是个哲学家。

狄杰　不管鹰嘴啄我的肉也好,蛆虫啃我的尸身也好,它们对国王不也是一样吗?这都是肉体的事;那对我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沉重的坟墓闭上了我们的眼皮,灵魂用手指推开石头的棺盖,飞向天外……

〔一个推事上,前后都有身穿黑衣的执戟卫士。

第 四 场

〔人物同上,一个身穿盛装的大理院推事,狱卒,卫士等。

狱卒 (宣告)王家大理院的推事先生到。

推事 (先后招呼萨韦尼和狄杰)两位先生,我的职责是来宣告一件痛苦的事,而王法是不容情的……

萨韦尼 我明白。不再有希望了。那好,你就说吧,先生。

推事 (打开一卷羊皮纸来念道)"法兰西兼纳瓦尔国王路易拒绝接受该犯人等委托上诉书之内容,惟念其情可悯,特准罪减一等,死刑方式改为斩首。"

萨韦尼 (高兴)好极了!

推事 (再施一礼)这样,两位先生,请你们准备好。行刑可能就在今天。

〔行礼后准备走。

狄杰 (还在出神,向萨韦尼)我对你说过,人死之后,不管是人家用蒲席卷起你的尸体还是使你四肢上的伤口裂开、胳膊扭转、骨头断裂或让尸体烂在沟渠里,从这个鲜血淋漓、不干不净的肉体里,不朽的灵魂还是会脱颖而出,一尘不染,毫无伤痕的!

推事 (半途折回,向狄杰)两位先生,准备过这一关吧。好好想想。

狄杰 (温和地)先生,不要打搅我。

萨韦尼 (快活地朝着狄杰)不上绞刑架了!

狄杰 我知道。这不过是换了一个节目。红衣主教怎能没有断头台!铡刀也总得要用用,否则要生锈了。

萨韦尼　得了！你怎么对这事漠不关心！这关系大着呢。(向推事)谢谢你带来的好消息。

推事　先生,我希望消息还更好些。我的好心……

萨韦尼　啊！对不起。几点钟行刑?

推事　九点,今天夜里。

狄杰　那好。至少那时天上和我心里是一样黑的。

萨韦尼　断头台在哪里?

推事　(用手指着隔壁的院子)就在这里,在隔壁院子里。主教大人可能来看。

〔推事带随从下。只剩下两个犯人在一起。天慢慢地黑了。只看得见舞台后部哨兵的戟闪闪发光,两个执戟卫士一言不发,在大墙缺口前走来走去。

第　五　场

〔狄杰,萨韦尼。

狄杰　(沉默一阵之后,严肃地)在这最后的时刻,应该想想等待着我们的命运了。我们差不多是同年,然而我比你大。因此,我的一言一行,一直到底都应该指引你,鼓励你。尤其因为是我害了你;是我向你挑衅的;你本来生活得很幸福,但在生活中一接触到我,唉！你的生活就变质了。你的命运给我的命运压垮了。现在,我们两人要一同进人黑暗的坟墓。让我们牵起手来吧……

〔听见铁锤敲打的声音。

萨韦尼　这是什么声音?

狄杰　这不是在搭断头台,就是在给我们钉棺材。(萨韦尼在石

凳上坐下。狄杰继续说下去)往往到跨最后一步时人的勇气却丧失了。我们暗中还在对生命恋恋不舍呢。(钟敲一下)我想这是召唤我们的声音……听!

〔钟又敲了一下。

萨韦尼　不是,这是钟响。

〔钟敲第三下。

狄杰　对了,是钟响。

〔钟敲第四下。

萨韦尼　小教堂的钟。

〔钟又响了四下。

狄杰　兄弟,这还总是一种召唤我们的声音。

萨韦尼　还有一个小时。

〔他用双手托住下巴,两肘支在石桌上。执戟卫士换班。

狄杰　朋友!小心不要屈服,我们只差一步就要跨过门槛,小心不要跌倒!刽子手给我们准备了一个血淋淋的坟墓,墓门很低,没有任何人能带着头颅进去。兄弟!让我们用坚定的步子去迎接铡刀。让断头台发抖吧,我们决不发抖。他们要我们的头?那好!对着砍头的刽子手,我们一定要挺胸昂首。(走到一动不动的萨韦尼身边)拿出勇气来!(拉他的胳膊,才发现他已经睡着了)他睡着了。而我还在叫他拿出勇气来!……他早就睡着了!比起他的勇气来,我的勇气算得了什么?(坐下)睡吧,只要你能睡着!等一等也要轮到我睡的。呵!但愿一切都死掉!但愿关在坟墓里的心不会再活回来恨它太爱的人!

〔天全黑了。当狄杰越来越陷入深思时,玛丽蓉和狱卒从舞台后部的大墙缺口上。狱卒在前,一手提着一盏暗灯,一手拿着一个包袱。他把包袱和暗灯放在地上,

然后小心翼翼地向玛丽蓉走去。玛丽蓉呆在门口，脸色惨白，一动不动，好像魂不守舍似的。

第 六 场

〔人物同上，玛丽蓉，狱卒。

狱卒 （向玛丽蓉）特别要记住，不等时间到就要出来。

〔走开。一直在舞台后部走来走去。

玛丽蓉 （摇摇晃晃地往前走，仿佛还沉浸在痛苦的思想中。有时用手擦擦脸，好像要擦掉什么东西）……他的嘴唇好像烙铁，在我身上到处都留下了烙印！（突然看见狄杰在暗处，喊了一声，急急忙忙跑上前去，气喘吁吁地倒在他的脚下）狄杰！狄杰！狄杰！

狄杰 （仿佛突然惊醒一样）她来了！天呀！（冷淡地）是你？

玛丽蓉 你还希望是谁呀？呵！让我跪在你脚下吧！我在这里觉得这样好！你的手，我心爱的手，把你的手给我！你的手怎么又青又肿！是锁链吧，是不是？还是镣铐？……这些该死的东西！我来了，你看见吗？这是……这真可怕！

〔哭了，听得见她的哭泣声。

狄杰 你有什么可哭的？

玛丽蓉 不。我哭了吗？不，我是在笑。（笑）我们马上就可以逃走了。我笑，我真高兴，他得救了！一切都过去了！（又倒在狄杰脚下哭了起来）呵！这一切真要了我的命，我的心都碎了！

狄杰 小姐……

玛丽蓉 （站了起来，没有听见他在说话，就跑去找她给狄杰带

来的那个包袱)利用我们现在这一点时间吧。赶快化装吧。我买通了这两个人。我们可以偷偷离开博让西。顺着这堵墙走,走到尽头有一条出路。黎塞留要亲自来监斩。我们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大炮一响他就来了。那时要是我们还在这里,那就一切都完了!

狄杰　那好。

玛丽蓉　赶快。啊!我的天!这真是他!是他本人!得救了!对我说句话吧。我的狄杰,我爱你!

狄杰　你说这堵墙转弯的地方有一条路?

玛丽蓉　是的,我就是从那条路来的,一路上我都看过。这条路很安全。我看见所有的窗子都关上了。我们在路上最多只会碰到几个妇女。人家会以为你是过路人。就是这样。等到我们走得很远了,——赶快换上这一身衣服!——我们会笑你改装后的样子的。赶快!

狄杰　(用脚踢开衣服)不忙。

玛丽蓉　啊!死神就在门口!赶快逃吧!狄杰!是我到这里来了。

狄杰　为什么来?

玛丽蓉　为了救你呀!老天爷!怎么这样问我!为什么说话这样冷冰冰的?

狄杰　(忧郁地微笑)你知道我们往往是莫名其妙的,我们这些可怜的男人!

玛丽蓉　来吧!呵!来吧!时间紧迫,马已经准备好了。你想要说的话,以后再说。现在我们赶快走吧!

狄杰　那个东张西望的人在那儿干什么?

玛丽蓉　那是监狱的看守人。他是我买通了的,卫士也是一样。你怀疑这些人吗?你看起来好像还在担惊受怕似的……

狄杰　不,没什么。不过人是往往容易上当受骗的。

玛丽蓉　呵！来吧！要是你知道，每过一分钟，我都好像要死了，我都好像听到远远的地方有很多人来了。呵！我们赶快走吧，我要跪下来求求你！

狄杰　（指着睡熟了的萨韦尼）告诉我，你是为我们两人中的哪一个来的？

玛丽蓉　（一下子目瞪口呆，旁白）加斯帕倒还宽厚，他没有说出我的真名实姓。（高声）狄杰就是这样对他的情人说话的吗？我的狄杰，我有什么事对你不起呢？

狄杰　没有什么。瞧，抬起头来，好好瞧着我。（玛丽蓉战战兢兢瞪着眼看他的眼）好，真像极了。

玛丽蓉　我的狄杰，我真爱你，走吧！

狄杰　你再瞧瞧我好不好？

〔他瞪着眼看她。

玛丽蓉　（给狄杰看得吓坏了。旁白）天啊！他是不是看见了那坏蛋吻我的痕迹？（高声）听我说，狄杰，你心里有个秘密。你对我不好。你心中有事！应该把什么都告诉我。你知道，人总是往坏处想的，不要等到将来出了什么事，让我怪你隐瞒了某个秘密！啊！我过去是知道你的思想的！难道过去的思想都成为过去了？难道你现在不爱我了？你还记得布卢瓦吗？记得我们从前的那个小房间吗？那时，在一片沉静中，我们是多么相爱呵！那时，我们不是把世界上别的事都忘了吗？只是有时你显得心情不安。我时常说：我的天！假如有人看见了他！那真可爱！只消一天，就把什么都忘掉了。亲爱的命根子，你用火热的字眼对我说过多少次我是你心爱的人儿。你对我没有秘密，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心甘情愿地做什么！那时，我有没有对你提过任何要求呢？你知道，我经常是为你着想的，但是今天，请你依了

我一次吧！这是有关你生命的问题呵！啊！不管是生是死，我都永远跟你到底；狄杰，只要和你在一起，一切对我都会是甜蜜的，逃亡也好，死亡也好！……怎么，你把我推开了！为什么要把你的手抽走？这对你不是一样吗？我的头放在你的膝盖上对你有什么不方便呢？我是跑来的，我已经很累了。啊！那些看见过我兴高采烈的人，要是看见我在这里哭泣流泪，他们会怎么说呢！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不满的地方？告诉我吧！唉！让我这个可怜的薄命人待在你的脚下吧！朋友，你为什么一言不发？这对我真是很难受的事呵！你到底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呀！不，你还不如一刀把我杀死吧！好了，我的眼泪已经干了，我要对你微笑，而我要你也对我笑，要是你不笑，我就不再爱你了！我很长的时间一直对你百依百顺，现在你也该依依我了。铁链使你的灵魂也变得乖戾了。说吧，好了，说吧，叫我一声：玛丽！……

狄杰　是玛丽，还是玛丽蓉？

玛丽蓉　（大惊失色，跌倒在地）狄杰，宽厚点吧！

狄杰　（用可怕的声音）小姐，要进到这里来可不容易！国家的监狱日夜都有人把守，门是铁的，墙又有十米高。要使监狱的门在你面前这样大开，你又卖身给什么人了？

玛丽蓉　狄杰，谁对你说的？……

狄杰　没人说。我猜的。

玛丽蓉　狄杰！我敢在这里对天发誓，这都是为了救你，使你能够离开这里，为了使这些刽子手软下心来，才能救你！

狄杰　多谢！（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啊！一个人不要脸，不知羞到了这种地步，小姐，真可耻呵！（在监狱院子里大步走来走去，爆发出一阵愤怒的喊声）这个厚颜无耻、要人付出这

种代价来买我的头颅的买主在哪里？狱卒、法官在哪里？人在哪里？我要在这里砸烂他们的狗头，就像捏碎这个一样！（正要捏碎手中的画像，忽然又停住了，心烦意乱，继续说着）法官！得了！各位先生，制定你的法律吧，审判吧！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在你们的不清不白的天平上，你们一手捏成的砝码不总是比男人的头或女人的身子更重吗！（向玛丽蓉）去把他找来！

玛丽蓉　呵！不要这样对我！你越瞧我不起，我就发抖得越厉害；你再说一句这样的话，狄杰，我就要死了！啊！世上要是有真正的爱，强烈的爱，世上要是有谁得到过真正的爱，狄杰！狄杰！那就是你得到过的我的爱！

狄杰　哈！不要说了。假如我不幸生为女人，假如我像另外一个女人一样，也卑鄙无耻，假如我为了黄金就不惜卖身，为了在黄金床上睡一个小时，就不惜对任何人献出我赤裸裸的肉体，如果来了个容易上当受骗的老实人，他真以为自己爱上了一个天真无知的纯洁姑娘，如果我偶然碰到一个心上人，他的心还依然充满了错觉和幻想，与其不告诉这个老实人“我不像你所想的那样”，与其天天和他在一起寻欢作乐，与其不亲自告诉他“我纯洁无邪的眼睛只会说谎”，与其无情无义、假心假意到了这种地步，我还不如用自己的手指去给自己挖一个坟！

玛丽蓉　呵！

狄杰　要是你能看到你在我心里的形象，你会觉得多么好笑！我的心是一面奇怪的镜子，在里面你是又天真，又纯洁，好在你把它打碎了！……呵！女人，这个人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他心地善良，对你又有深情厚谊，并且这样长久地拜倒在你的脚下呵！

狱卒　时间到了。

玛丽蓉　啊！时间过得真快，片刻也不停留！狄杰！我没有权利再说话了，我只不过是一个谁也不感激的女人，你责备我，咒骂我，我是罪有应得，我不但是可恨，而且可笑，但是你太好了，我碎了的心也为你祝福；不过，现在灾难的时刻就要到了。啊！快走吧！你忘了刽子手，他可记得你呵！好在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你可以走了……听我说，不要拒绝我，你知道这花了我什么代价！打我吧，把我留在耻辱的深渊里，用脚踢我，踏在我的身上走过去，但是快逃吧！

狄杰　逃走！逃开谁呀？世界上除了你以外，我并不要逃开别人，而我现在正要离开你，逃到深不可测的坟墓中去。

狱卒　时间过了。

玛丽蓉　走吧！逃吧！

狄杰　我不走！

玛丽蓉　可怜！……

狄杰　可怜谁？

玛丽蓉　老天爷在上，看到你被扣押，看到你被捆绑，看到你……不要看到，只要想到这些，我就吓得要死了。呵！喂，来吧，来吧！你要不要我侍候你？如果我的罪赎清了，你还要不要把我踩在你的脚下？在那些考验人的日子里，蒙你不嫌弃，还要过我做妻子呢……

狄杰　妻子！（听见远处炮声）那么，你马上就要做寡妇了。

玛丽蓉　狄杰！……

狱卒　时间已经过了。

〔鼓声冬冬。大理院推事上，还有一些拿着火炬的悔罪修士，一个刽子手，后面跟着士兵和百姓。

玛丽蓉　啊！……

第 七 场

〔人物同上，推事，刽子手，百姓，士兵。

推事　各位先生，我已经准备好了。

玛丽蓉　（向狄杰）我早就告诉你刽子手要来了！

狄杰　（向推事）我们也准备好了。

推事　哪一位是萨韦尼侯爵呀？（狄杰用手指着睡熟了的萨韦尼。推事向刽子手）把他叫醒。

刽子手　（推醒他）他睡得多好呀！喂！少爷！

萨韦尼　（擦擦眼睛）啊！……他们怎么不让我好好睡一觉？

狄杰　他们不过是打断你的睡眠而已。

萨韦尼　（半睡半醒，忽然一眼看见玛丽蓉，就向她敬礼）瞧！我正梦见你呢，美丽的小姐。

推事　你向上帝祷告过了吧？

萨韦尼　是的，先生。

推事　（把一张羊皮纸递给他）那好。请你在这张纸上签名。

萨韦尼　（接过羊皮纸看了一遍）这是案件记录。真奇怪，记载我死亡经过的文字要我自己签名画押！（签名之后，再看了一遍记录，向记录员）先生，你写错了三个字。（拿起笔来改正错字。向刽子手）你刚才吵醒了我，现在要让我好好再睡一觉。

推事　（向狄杰）狄杰？（狄杰走上前。推事把笔给他）在这儿签名。

玛丽蓉　（遮住眼睛）天呀！这真叫我发抖！

狄杰　（签名）我以前签名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高兴！

〔卫士围成一道人墙，把他们两人围在里面。

萨韦尼　（向群众中一个围观的人）先生，你让开一点，好让这个孩子也看得见。

狄杰　（向萨韦尼）我的兄弟！你是为了我才走这一步的，让我们拥抱吧。

〔拥抱萨韦尼。

玛丽蓉　（向他跑去）我呢！你不拥抱我吗？狄杰！拥抱我吧！

狄杰　小姐，他是我的朋友。

玛丽蓉　（双手合十）啊！你对我这样严厉，真叫我受不了！我只是一个弱女子，不断地跪在法官或国王面前，求他们宽恕你，现在又求你宽恕我！

狄杰　（突然向玛丽蓉冲去，气喘吁吁，泪流满脸）啊！不！不，我的心碎了！这真可怕！不，我太爱她了！不能这样和她生离死别！不！如果心碎时还要保持严厉的面孔，这太难了！来吧！啊！到我的怀抱里来吧！（抽搐地把她紧紧抱在怀里）我要死了。我爱你！在临死时告诉你，就是至高无上的幸福了！

玛丽蓉　狄杰！……

〔他身不由己，非常激动地再拥抱她。

狄杰　来吧！可怜的女人！啊！告诉我，你们中有哪一个在这样的时刻，能够拒绝一个自始至终、全心全意地献身给他的薄命人吗？我过去错了！我过去错了！诸位先生，你们难道愿意看到我在她眼里，连死的时候都不怜悯她，也不原谅她吗？啊！来吧，让我告诉你！在所有的女人中，还有那些在灵魂深处同情我的人中，我最热爱的，我最相信的，总而言之，我最崇拜的人，还是你啊！因为你善良、温柔、多情、忠诚！听我说：我的生命已经解脱。我就要死了，而死才能

看清一切的真面目。好了,即使你欺骗过我,那也只是因为你太爱我!再说你的堕落,难道你没有赎罪吗?也许你还在摇篮中,你的母亲就把你忘了,像我的情况一样。可怜的孩子!年纪轻轻的,他们就出卖了你的清白之身!……啊!抬起头来!你们大家听着:此时此刻,对我说来,地球好像一个影子,就要烟消云散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好,此时此刻,我从断头台的高处,——当清白无辜的人就要在台上死去,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尚的呢!——玛丽,你是天上的谪仙,受到人间的摧残,我的爱人,我的妻子,听我说,玛丽,死亡马上就要引我去见上帝,现在,我以上帝的名义原谅你!

玛丽蓉 (眼泪使她窒息)呵!天呀!

狄杰 现在轮到你原谅我了,(在她面前跪下)宽恕我吧!

玛丽蓉 狄杰!……

狄杰 (一直跪着)宽恕我吧,我对你说!是我心眼不好。上帝用我来打击你,使你痛苦,而你居然还为我的死亡哭泣。使你感到不幸,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不要让我死后还悔恨吧,原谅我,玛丽!

玛丽蓉 啊!……

狄杰 说一句话,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我求求你。要是你心里的话太多,说不出来,那就做个手势……我要死了,你也该安慰安慰我呵!(玛丽蓉把手放在他的额上。他站起来紧紧地拥抱她,脸上露出只应天上有的欢乐笑容)永别了!走吧,诸位!

玛丽蓉 (忘乎所以地插身在狄杰和士兵之间)不行,这是荒唐的事!要是有人以为可以这样容易就把你杀死,那是忘了我还在这儿呢!诸位,诸位,饶了我们吧!瞧,你们要我怎样说呢?下跪吗?我已经跪下了。现在,要是一个女人的

声音还会引起你们灵魂共鸣的话，要是上帝还没有诅咒或打击你们大家的话，就不要杀死他吧！（向观众）而你们呢，诸位先生，你们呢，当你们今天晚上回到家里时，你们的妻子儿女不也会对你们说吗：我的天呀！你们本来可以阻止这种事的，而你们居然袖手旁观，这不是罪过吗！狄杰！要让他们知道，我生死都要跟着你。他们若要我活，就不能要你死！

狄杰　不，让我一个人死。这样要好得多，你看不是吗？我受的伤太深了，朋友！再努力也治不好了。还不如死了好些。只是，你看我也哭了！万一有另外一个更幸福、更漂亮的人来找你，希望你不要忘了我这个可怜的长眠地下的朋友！

玛丽蓉　不！你要为我而活着。难道他们真那样不通人情？你要活着！

狄杰　不要说做不到的事。还不如常来看看我的坟。拥抱我吧。你看，我死了，你可能更爱我。我可以在你的记忆中占有一个神圣的地位。而我活着，在你身边活着心里充满怨恨，呵！天哪！我从来只爱你，天天这样，你想起来能不害怕吗？我会使你痛哭流泪，对于过去的事，我心里不知要产生多少说不出口的念头，我会流露出猜疑、刺探、痛苦的样子，那你受得了吗！呵！还不如让我死吧！

推事　（向玛丽蓉）红衣主教马上就要来了。你要请求赦免他们还来得及。

玛丽蓉　红衣主教！的确。红衣主教就要来了，就要来了。你们看，诸位先生，他会听我陈述的。我的狄杰，你会看到我要对他说什么。啊！你怎么能相信这不过是痴心妄想呢？这位红衣主教，一个老人，一个基督徒，怎么能不宽恕你呢？请你原谅我吧！

〔钟报九点。狄杰做手势请大家不要做声。玛丽蓉恐怖地听着。九点钟敲过了，狄杰靠着萨韦尼。

狄杰 （向百姓）你们路过这里，顺便见到我们，要是有人谈起我们，那就请你们大家作证：在钟声向我们揭开永恒的序幕时，我们两人都面不改色！

〔城堡主塔的门口响起了炮声。遮住大墙缺口的黑色幕布落下了。出现了红衣主教的大轿，由二十四个卫士抬着，另外有二十个执戟卫士拿着火炬，簇拥着大轿。轿子是猩红色的，上面有黎塞留家族的纹章。轿子的窗帘全都放下。大轿慢慢地穿过舞台后部。群众中人声嘈杂。

玛丽蓉 （跪着爬到轿前，扭着自己的胳膊）主教大人，看在天主份上，看在您祖先的份上，赦免了他们吧！

轿内的声音 不能赦免！

〔玛丽蓉倒在铺石路上。大轿过去了，押解人犯的队伍也跟着走了。群众急急忙忙、吵吵嚷嚷地跟着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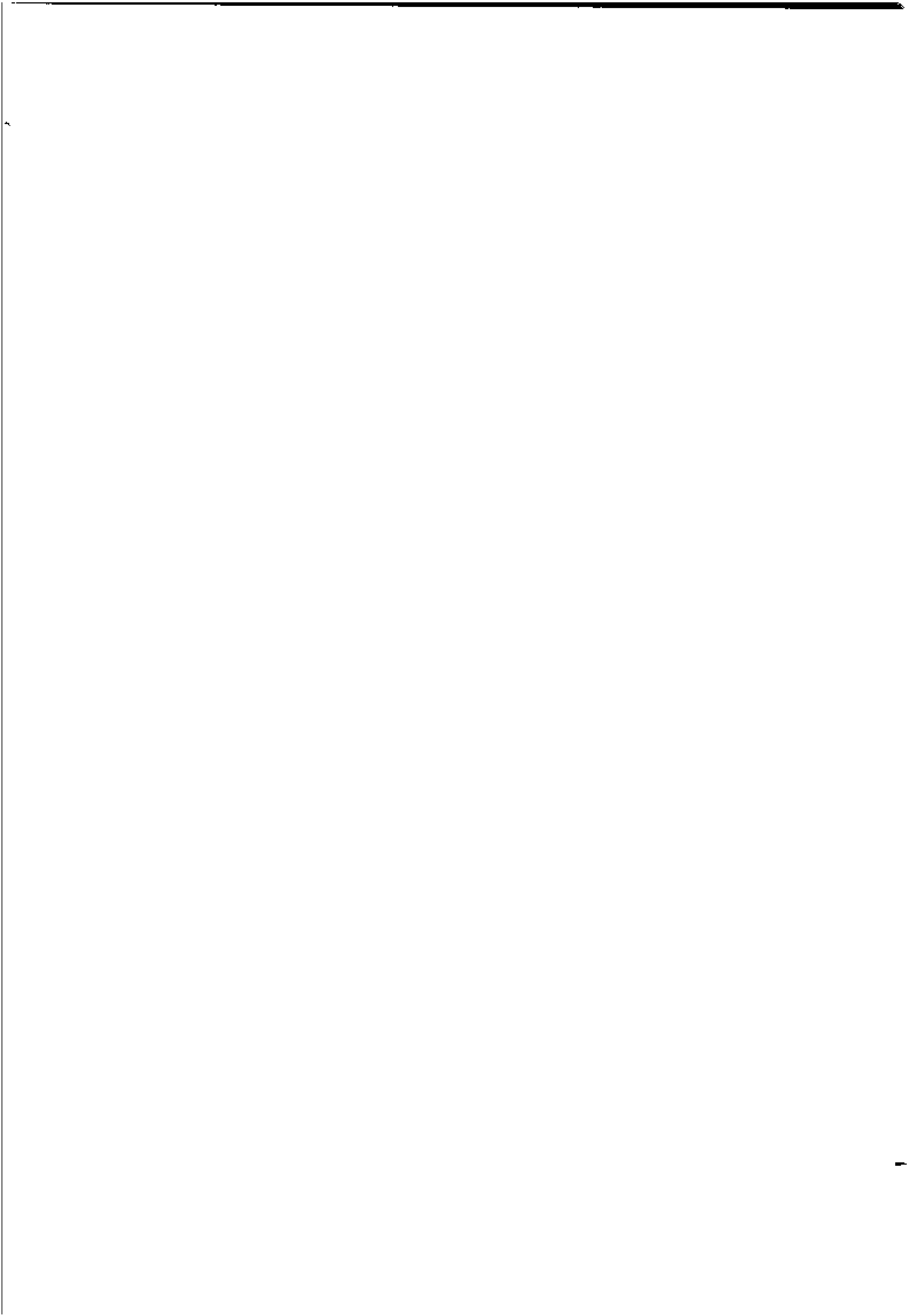
玛丽蓉 （半抬身，还用手爬着走，瞧瞧周围）他说什么？他们到哪里去了？狄杰！狄杰！一个人也没有了！……那些人呢！……这是梦吗？还是我疯了？（群众乱哄哄地又上。大轿从原来出去的地方回来。玛丽蓉站起来，发出悲惨的叫声）他回来了！

卫士 （分开人群）让路！让路！

玛丽蓉 （站了起来，披头散发，指着大轿向着群众）大家看呀！两手沾满鲜血的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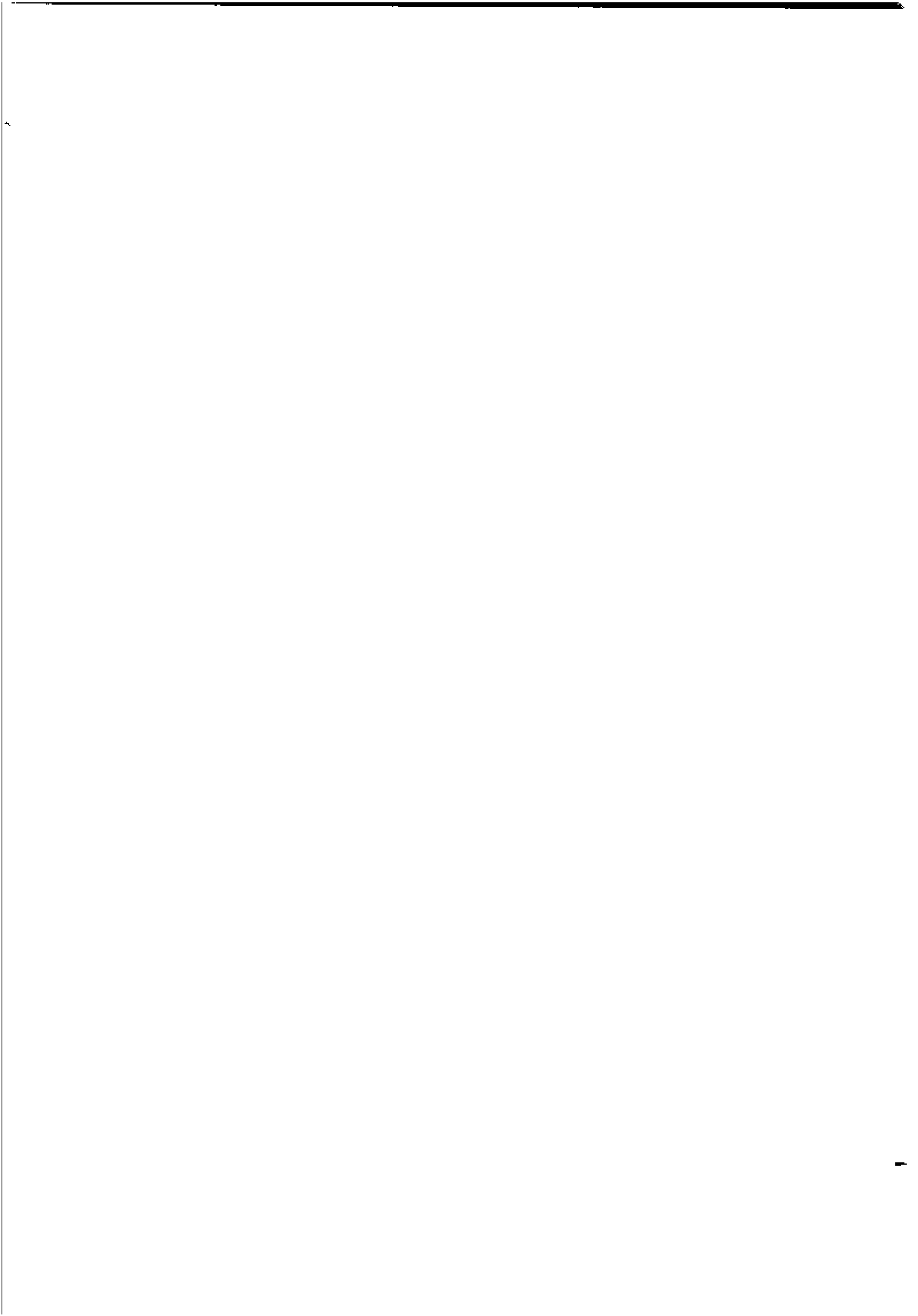
〔倒在铺石路上。

——剧 终



艾　那　尼

（1830）



剧中人物*

艾那尼
堂·卡洛斯
堂·吕伊·葛梅兹·德·西尔瓦
堂娜·莎尔·德·西尔瓦
拜恩公爵
哥达公爵
吕泽堡公爵
堂·桑科
堂·马西亚斯
堂·里卡多
堂·加尔西·苏西雷斯
堂·法朗西斯科
堂·璜·德·哈罗
堂·吉尔·泰莱·纪隆
伊亚克丝
堂娜·约瑟华·杜亚特
一个山里人
一个贵妇
第一个同盟会盟员

* 此表系雨果所列,照译,人物不全,伊亚克丝不知何人。——编者

神圣同盟会盟员，日耳曼人和
西班牙人，山里人，贵族，士兵，仆从，群众等

西班牙，一五一九年。

第 一 幕

国 王

〔萨拉戈萨。

〔一间卧室。夜里。桌上有盏灯。

第 一 场

〔堂娜·约瑟华·杜亚特，一个穿伊莎伯拉女王式的黑袍、天主教修女般打扮的老太婆，堂·卡洛斯。

堂娜·约瑟华 （独自一人。她把紫红色的窗帘拉上，把几张扶手椅摆好。有人敲右边通暗道的小门。她听了听，又一次听见敲门）难道他就来了？

〔又敲了一下门。

是敲暗梯的门。

〔第四次敲门。

来了，就开！

〔她打开隐蔽的小门。堂·卡洛斯上，披风遮住了他的脸孔，帽子遮住了他的眼睛。

你好，漂亮的骑士。

〔她把他带进来。他解开披风，露出一五一九年在卡斯

蒂利亚流行的富丽堂皇的丝绒服装。她没留神地看了一眼,大吃一惊,向后退了两步。

怎么,你不是艾那尼老爷!来人呵!救救我!

堂·卡洛斯　(抓住她的胳膊)老太婆,你再喊两声,就要你的命。

〔他瞪着眼看她。她吓得不敢出声。

我不是在堂娜·莎尔家里吗?这不是德·帕斯特腊纳老公爵藏娇的金屋吗?这位老伯伯是不是把他的未婚妻藏在这里?这个老太爷老态龙钟,看起来道貌岸然,肚子里却醋劲十足。他的美人儿爱上了一个嘴上没毛的骑士,她不管人家吃醋不吃醋,也不把老头儿放在眼里,每天晚上都在这里会见她那没长胡子的情郎。我没有说错吧?

〔她不开腔。他就摇她的胳膊。

你说不说?

堂娜·约瑟华　你刚才不是说喊两声就要我的命吗?老爷。

堂·卡洛斯　我只要你说一声"是"或"不是"。你的女主人是堂娜·莎尔·德·西尔瓦吗?说!

堂娜·约瑟华　是的。你问这干什么?

堂·卡洛斯　不用你管。她的未婚夫老公爵现在不在家吧?

堂娜·约瑟华　不在。

堂·卡洛斯　那她当然是在等她的情郎啰?

堂娜·约瑟华　是的。

堂·卡洛斯　这真要我的命!

堂娜·约瑟华　不错。

堂·卡洛斯　老太婆!他们就是在这里会面吗?

堂娜·约瑟华　是的。

堂·卡洛斯　把我藏起来吧!

堂娜·约瑟华　把你?

堂·卡洛斯　是的。

堂娜·约瑟华　为什么?

堂·卡洛斯　你不用管。

堂娜·约瑟华　我把你藏起来?

堂·卡洛斯　就在这里。

堂娜·约瑟华　不行!

堂·卡洛斯　(从腰间拿出一个钱包和一把匕首)大娘,你是要这个钱包,还是要吃我一刀?

堂娜·约瑟华　(拿起钱包)你难道是魔鬼?

堂·卡洛斯　不错,老太婆。

堂娜·约瑟华　(打开一个狭窄的壁橱)进去。

堂·卡洛斯　(看看壁橱)这个棺材!

堂娜·约瑟华　(关上橱门)不进去就拉倒!

堂·卡洛斯　(重新打开橱门)也罢!(再看看壁橱)这不是你这个扫帚星放扫帚的地方吗?(他费劲地钻进壁橱,缩成一团)算了!

堂娜·约瑟华　(良心不安地把双手合在一起)一个男人藏在这里!

堂·卡洛斯　(橱门开着)难道你的女主人等的是个女人?

堂娜·约瑟华　天呀!我听见堂娜·莎尔的脚步声了。老爷,快关橱门。

〔她把橱门关上。

堂·卡洛斯　(在壁橱内)老太婆,要是你敢声张,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堂娜·约瑟华　(自言自语)这是个什么人?我的天呀!要是我一声张?……谁会来?除了小姐和我,公爵府里的人都睡了。呸!那一位该来了,这是他的事。他的剑好厉害,老天保佑,不要让他把人送进地狱!(掂掂钱包)不过这个人并

不是贼。

〔堂娜·莎尔上,她全身素白。堂娜·约瑟华把钱包藏起。

第　二　场

〔堂娜·约瑟华,堂·卡洛斯(藏在壁橱内),堂娜·莎尔,艾那尼后上。

堂娜·莎尔　约瑟华!

堂娜·约瑟华　小姐!

堂娜·莎尔　唉! 我怕出事了。艾那尼怎么还不来!

〔小门外有脚步声。

呵! 他上楼了! 快去开门,不要等他敲门,马上去开。

〔约瑟华打开小门。艾那尼上。他身披大斗篷,头戴高帽,里面是阿拉贡山里人的装束,灰色的衣服上罩着皮制的胸甲,腰间系着一把宝剑,缠着一把匕首,还挂着一个号角。

堂娜·莎尔　(朝着他跑过去)艾那尼!

艾那尼　堂娜·莎尔! 呵! 我到底看见你了! 我到底听见你的声音了! 命运为什么要把我们分开? 为了忘记别的人,我是多么需要你呵!

堂娜·莎尔　(摸摸他的衣服)天呀! 你的斗篷都在滴水! 是不是下雨了?

艾那尼　我不知道。

堂娜·莎尔　你冷吧?

艾那尼　没什么。

堂娜·莎尔　脱下斗篷吧!

艾那尼　堂娜·莎尔，我的知心人！在你夜里入睡的时候，当你平平静静，纯洁无瑕，让欢乐的睡神用手指把你的眼睛闭上，使你的嘴唇微微分开的时候，告诉我，有没有一个天使对你说，你对一个遭到世人嫌弃的不幸人是多么的温存体贴？

堂娜·莎尔　你来得太晚了，我的主子！告诉我你冷不冷！

艾那尼　我怎么会冷呢！在你身边是多么温暖呵！妒忌的爱情在我们头脑中沸腾，我们心中的风浪汹涌澎湃，天上的风云雷电算得了什么！

堂娜·莎尔　（为他解开斗篷）好了！脱下你的披风，解下你的宝剑吧！

艾那尼　（手按宝剑）不行。宝剑也是我忠实的伴侣。堂娜·莎尔，你的未婚夫，你的老伯父，那位老公爵不在家吗？

堂娜·莎尔　不在。这个时刻是我们的。

艾那尼　这个时刻！那就够了。我们只要这千金一刻。然后，管它呢！人总是要死的，什么都会忘记的！天使呵！和你在一起过上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确抵得一生，抵得上永生呵！

堂娜·莎尔　艾那尼！

艾那尼　（辛酸地）公爵不在家，我是多么幸福！就像一个小偷战战兢兢地撬开了一扇门，我一进来就看见了你，立刻从老头儿那里偷到这宝贵的一小时，尽情享受你的珠喉玉颜，我是多么幸福。谁不羡慕我这偷来的千金一刻呢！而老头儿是会要我的命的！

堂娜·莎尔　平静点吧。（把披风交给老太婆）约瑟华，把披风晾干去。

〔约瑟华下。莎尔坐下，并向艾那尼招手，要他到她身

边来。

到这边来。

艾那尼　(没有听见)公爵真不在家?

堂娜·莎尔　(微笑)你怎么念念不忘这位大人物?

艾那尼　他不在家?

堂娜·莎尔　亲爱的人儿,不要再想公爵了。

艾那尼　呵!想想看,小姐!这个老头儿!他爱你,他要和你结婚!嘿!那一天他不是还吻了你吗?怎么能不再想他呢?

堂娜·莎尔　(笑着)这就要了你的命了?那是一个长辈的吻!吻的是前额!简直和爸爸吻女儿一样!

艾那尼　不对。那是一个情人的吻,一个丈夫的吻,一个惟恐失掉你的吻。呵!你快成为他的人了,小姐,你想到没有?呵!这个老混蛋,他腰弯背驼,日暮途穷,走上尽头路了,却还要讨老婆!他像个浑身冰凉的幽灵,却还要娶个年轻的姑娘!真是个不自量力的老混蛋!他一只手牵着你的手,难道没有看见死神已经拉住他的另一只手吗?他厚颜无耻,难道硬要拆散我们的良缘?老头儿,去量量你棺材的尺寸吧!这桩婚事是谁做的主?我想,是逼你结婚的吧!

堂娜·莎尔　听说是国王做的主。

艾那尼　国王!国王!我的父亲死在断头台上,就是国王的父亲干的好事!虽然这是年深月久的老账了,但是我对国王父子一家的深仇大恨,却是终生难忘的!老国王已经死了,也就算了。不过我从小就发誓要为父亲报仇,这仇要落在他儿子头上。我到处找你,卡斯蒂利亚国王卡洛斯!我们两代的世仇不报,我死也不瞑目。父亲那一代咬牙切齿地斗了三十年!他们虽然死了,但仇恨却还活着。他们的死亡并没有带来和平,因为他们的儿子都还没有倒下,决斗还

在继续。呵！这该死的婚事原来又是你做的主！那好。我本来就在找你，你却又来拦我的路！

堂娜·莎尔 你说得我都害怕了！

艾那尼 我遭受迫害，忍辱含恨，结果连我也不得不害怕我自己了！听我说：你年纪轻轻的，国王就把你许配给你的老伯父吕伊·德·西尔瓦。他是帕斯特腊纳公爵，阿拉贡的大阔佬，还是卡斯蒂利亚的伯爵。虽然他的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呵！年轻的姑娘，但是他却能给你带来这么多的金银珠宝，使得你头上的珠光宝气简直可以和王室的公主媲美；他能给你带来的荣华富贵，甚至连王后都要羡慕你这位公爵夫人呢！这是他的情况。我呢，从小光着脚逃进了绿林，除了树林以外，我穷得一无所有。也许我也有显赫的家世，但是此刻血污玷辱了我的门庭；也许我也有合法的权利，但是埋没在断头台的黑布之下，还不得见天日。如果老天不负苦心人的话，有朝一日，我的宝剑出鞘，我也能够出头。目前，妒忌我的艳福的老天爷给我的财产却只是人人有份的空气、阳光和水。在公爵和我两个人中间，你总得要摆脱一个。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不嫁给他，就跟我走。

堂娜·莎尔 我跟你走。

艾那尼 我的伙伴都很粗野，有些是狱卒闻名丧胆的罪犯，有些是铁石心肠的好汉，他们都有血海深仇要报，你就来带领我的队伍，像人家说的那样来发号施令吧！因为，你还不知道，我是一个绿林大盗！当整个西班牙都在追捕我的时候，只有鹰迹罕到的加泰罗尼亚的高山、深林、巉岩，像老母亲一样收容了我。山里的人贫困、忧郁，然而无拘无束，我就是在他们中间长大的。明天，只要我去山里吹响这管号角，三千勇士就会应声而来……你发抖了！再考虑考虑吧。跟

不跟我去山崖、林中、水边，去生活在这些凶神恶魔之间，处处都要留神，注意人的眼神、说话声、脚步声及一切声响；睡的是青青草地，喝的是湍湍流水，夜里起来喂奶的时候，耳边还会听到枪弹呼啸；跟不跟我流浪，逃亡，不得已还要步我父亲的后尘，跟我上断头台？

堂娜·莎尔　我跟你走。

艾那尼　公爵有钱有势。他没有玷辱他父亲的名声。他无所不能。他会亲手献给你名利幸福……

堂娜·莎尔　我们明天就走。艾那尼，不要怪我胆大得近乎荒唐。你到底是个迷住了我的魔鬼还是保护我的天使？我不知道。不过我却是你的奴婢。听我说：随便你去哪里，我都跟你去。无论你去或留，我都是你的人。我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也不明白。我需要看到你，一直看着你，永远看见你。你的脚步声一消失，我就觉得我的心不跳了，少了你，我就丧魂落魄，但是我的耳朵一听到我日思夜想、魂牵梦萦的脚步声，我就如梦初醒，才记得我还活着，才感到出了窍的灵魂又回来了！

艾那尼　（把她紧紧抱在怀里）我的天使！

堂娜·莎尔　明天，半夜，把你的卫队带到我的窗下。行了，我会勇敢坚强的。你拍三下巴掌。

艾那尼　现在，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了？

堂娜·莎尔　那有什么关系！我的主子，我跟你走。

艾那尼　不对，既然你要跟我走，脆弱的女郎，你就应当知道我这个牧羊人能给你带来什么名誉地位，什么精神生活，会给你带来什么神秘的命运。你愿意要一个强盗？愿意要一个逃犯吗？

堂·卡洛斯　（啪啦一声把壁橱的门推开）你这样没完没了的准

备讲到什么时候去？你以为我待在这个壁橱里很好受吗？

〔艾那尼吃了一惊，往后退了一步。堂娜·莎尔喊了一声，倒在艾那尼的怀里，眼里露出惊慌的神色，瞪着堂·卡洛斯。

艾那尼　（手握剑柄）这个人是谁？

堂娜·莎尔　天呀！来人呵！

艾那尼　不要喊了，堂娜·莎尔！你会把妒忌我的人喊醒的。只要我在你的身边，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请你只管叫我，不要叫别人帮忙。（向堂·卡洛斯）你在这儿干什么？

堂·卡洛斯　我吗？看来我并不像在骑马跑进森林。

艾那尼　得罪了人还敢嘲笑人，难道不怕子孙后代被人嘲骂？

堂·卡洛斯　那谁也免不了。先生，打开窗户说亮话吧。你爱上了这位黑眼睛的小姐，每天晚上都来饱餐秀色，顾盼自得，这很好。我也爱上了这位小姐，所以我也想知道：当她对我闭门不纳的时候，什么人却能越窗而入，在这里欢度了这么多的良宵。

艾那尼　先生，我敢发誓，我从哪里进来，就叫你从哪里出去。

堂·卡洛斯　我们等着瞧吧。我也是来把我的爱慕之情献给这位小姐的。让我们春色平分好不好？我看这位美人儿百般妩媚，千般温存，万般体贴，一定可以使两个情人同时销魂的。今天晚上，我想了结这段相思，就冒名顶替，出其不意地来到这里。我藏在壁橱内，不瞒你说，还偷听来着呢，可惜我听得不清楚，却闷得要命。加上我的上衣也压皱了，像法国人的上衣一样，一团糟。天呀，我就出来了。

艾那尼　我的短剑也跃跃欲试，要出鞘了！

堂·卡洛斯　（向他敬礼）先生，那就请吧。

艾那尼　（拔出宝剑）看剑！

〔堂·卡洛斯也拔出宝剑。

堂娜·莎尔　(跑到他们两人中间)艾那尼！天呀！

堂·卡洛斯　不要惊慌，小姐。

艾那尼　(向堂·卡洛斯)你叫什么名字。

堂·卡洛斯　嘿！你叫什么名字？

艾那尼　我有一个死对头，所以我的姓名还要保密。有朝一日，我这胜利者的脚踏在仇人的身上，我的短剑插在他的心窝里，那时，他听到我这如雷贯耳的大名，就会吓得魂不附体！

堂·卡洛斯　那你的死对头是谁？

艾那尼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照剑！

〔两人交锋。堂娜·莎尔吓得发抖，倒在一张扶手椅里。有人敲门。

堂娜·莎尔　(惊慌失色地站起来)天呀！有人敲门！

〔交锋的双方住手了。约瑟华慌慌张张地从小门上。

艾那尼　(向约瑟华)谁这样敲门？

堂娜·约瑟华　(向堂娜·莎尔)小姐！真没想到！是公爵回来了！

堂娜·莎尔　(双手合十)公爵！那一切都完了！真不幸！

堂娜·约瑟华　(两眼向周围一扫)天呀！陌生人！你们怎么动刀动枪，演起全武行来了！

〔两个剑客都把剑插回剑鞘。堂·卡洛斯用披风把身子裹紧，把帽檐拉低，遮住眼睛。有人敲门。

艾那尼　怎么办？

〔又敲门。

一个声音　(在门外)堂娜·莎尔，给我开门！

〔堂娜·约瑟华向着门走了一步。艾那尼挡住她。

艾那尼　不要开门。

堂娜·约瑟华　(数数念珠)保佑我们的圣雅各呀！救救我们吧！

〔又敲门。

艾那尼　(向堂·卡洛斯,指指壁橱)躲进去吧。

堂·卡洛斯　进这个壁橱?

艾那尼　躲进去吧。我担保,里面容得下两个人。

堂·卡洛斯　敬谢不敏,那里面太宽大了。

艾那尼　(指着小门)那就从后门走吧。

堂·卡洛斯　你请便吧。我就留在这里。

艾那尼　呵！该死的东西！我将来再和你算账！(向堂娜·莎尔)要是我去挡住门呢?

堂·卡洛斯　(向约瑟华)打开门。

艾那尼　他说什么?

堂·卡洛斯　(向目瞪口呆的约瑟华)打开门吧！听见没有?

〔一直有人在敲门。堂娜·约瑟华哆嗦着走去开门。

堂娜·莎尔　我要死了。

第　三　场

〔堂·卡洛斯,堂娜·莎尔,艾那尼,堂·吕伊·葛梅兹·德·西尔瓦上,他的头发胡子都白了,身穿黑衣。仆从拿火炬上。

堂·吕伊·葛梅兹　半夜三更,我侄女这儿怎么来了这么多人！你们都过来！我不怕声张出去,一定要把事情都搞清楚。(向堂娜·莎尔)圣若望·德·阿维拉在上,我用灵魂起誓,小姐,我看到你这里有三个男人,但有两个是多余的。(向两个年轻人)年轻的骑士,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在熙德和贝尔

纳统治西班牙的时代，这两个威震天下的巨人走遍了卡斯蒂利亚，尊重老人，保护姑娘。他们力大无穷，挥舞钢刀宝剑，比你们摇鹅毛扇还更轻便。他们尊敬白发苍苍的老人，谈情说爱也遵循教堂的规矩，决不害人，决不玷辱家庭的名声。如果他们想要一个女人，他们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手拿刀枪剑戟，无可非议地娶走一个白璧无瑕的人儿！至于那些眼睛盯着脚后跟，夜半私人人宅，背着人家丈夫搞偷香窃玉勾当的歹徒，我敢肯定熙德的在天之灵也不能容忍他们这样卑鄙的行径，一定会罚他们双膝跪倒，剥夺他们窃取的贵族称号，用宝剑给这些名门望族打一记响亮的耳光！一想到这，我也不免难受，我们的祖先会怎样来惩罚他们的后人。你们来这里干什么？难道不是两个年轻人来取笑一个老头子？居然有人敢来笑我这个萨莫拉的老兵！等我满头白发，要死的时候再来笑我吧！但无论如何，也轮不上你们来笑我呀！

艾那尼　公爵……

堂·吕伊·葛梅兹　不要插嘴！怎么！你们有的是比武的刀枪，打猎的鹰犬，吃不尽的山珍海味，阳台下唱不完的夜半情歌。你们头插花翎，身穿绫罗，出入舞会，寻欢作乐，骑马竞技，虚度青春。孩子们，你们玩腻味了！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随便怎么也要找个新鲜玩意儿！你们就找上我这个老头子了！呵！你们就来把这玩意儿砸碎。但是上帝呵！我这把老骨头就是化成碎片，也要打在你们脸上！跟我走吧！

艾那尼　公爵大人……

堂·吕伊·葛梅兹　跟我走！跟我走！先生们！怎么，你们这样干难道是开玩笑吗？我家里有个无价之宝，那就是一个少女的名声，一个妻子的名声，一个家庭的名声。这个少女，

我爱她，她是我的侄女，但是不久就要戴上我的结婚戒指了！我相信她纯洁无瑕，对任何男人她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我有时不得不离家一会儿，即使我是无人不知的吕伊·葛梅兹·德·西尔瓦，只要我一出去，就会有人溜进我家里来破坏我的名声！走开！去洗干净你们的双手，不要脸的男人。因为，只要你们一碰我家里的妇女，她们就给你们玷污了！你们不走？那好。你们就继续往下干。难道我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值得你们偷的？（他扯下颈上的勋章绶带）来，踩吧，践踏我这金羊毛骑士勋章吧！（把帽子扔掉）来揪我的头发吧，踩在你们的脚下吧！明天你们就可以在全城大吹大擂：从来没有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做过比你们更胆大妄为的事，去侮辱一个非常高贵而头发已白的老人。

堂娜·莎尔　老爷……

堂·吕伊·葛梅兹　（向仆从）马夫！马夫，快来！拿斧头匕首来，还有我那把托莱多的短剑！（向两个年轻人）你们两个都跟我走！

堂·卡洛斯　（向前走了一步）公爵，不要纠缠这种小事了。你知道日耳曼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晏驾了吗？

〔他解开披风，露出帽子遮住的脸孔。

堂·吕伊·葛梅兹　你开玩笑……天呀！是国王！

堂娜·莎尔　国王！

艾那尼　（眼睛闪闪发光）西班牙国王！

堂·卡洛斯　（严肃地）是的，我是卡洛斯。公爵先生，你怎么糊涂了？我的祖父已经晏驾，今天晚上我刚得到消息。我匆匆忙忙立刻就来告诉你，因为你是忠于我的爱卿，我深夜微服出行，想来征求你的意见。事情本来非常简单，但是你却闹得满城风雨！

〔堂·吕伊·葛梅兹做了一个手势，叫仆从退出去。他走到堂·卡洛斯面前，堂娜·莎尔又害怕又惊讶地打量着国王，艾那尼呆在一个角落里，闪闪发亮的眼睛也盯住国王。

堂·吕伊·葛梅兹　那为什么等了那么久才给我开门呢？

堂·卡洛斯　问得好！你带了那么一大队人马！而我到府上来是谈国家机密大事的，公爵，难道你要我告诉你的下人？

堂·吕伊·葛梅兹　殿下，请恕罪……看起来……

堂·卡洛斯　老先生，我让你当了费盖尔堡的总管，现在，我应该派谁来做你的总管呢？

堂·吕伊·葛梅兹　请恕罪……

堂·卡洛斯　算了。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先生。还是谈谈先皇晏驾的事吧。

堂·吕伊·葛梅兹　殿下的祖父晏驾了。

堂·卡洛斯　公爵，你看我是多么悲痛。

堂·吕伊·葛梅兹　谁来继承皇位呢？

堂·卡洛斯　论资排辈该轮到萨克森公爵，法兰西的弗朗索瓦一世也是一个候选人。

堂·吕伊·葛梅兹　选帝侯在什么地方开会？

堂·卡洛斯　我想，他们选择的地方是艾克斯拉查珀尔[①]，或者是施佩耶尔[②]，或者是法兰克福。

堂·吕伊·葛梅兹　上帝保佑我王万寿无疆，我王难道就没想过继承皇位？

---

① 艾克斯拉查珀尔（Aix－la－Chapelle，德文名 Aachen），德国城市，通译亚琛。因雨果采用的是法国对该城的传统称呼，两名相差甚远，为保留雨果原作本色，故采用作者原用名。

② 施佩耶尔（Spire，德文为 Speyer），德国城市。

堂·卡洛斯　一直放在心上。

堂·吕伊·葛梅兹　皇位该归我王。

堂·卡洛斯　我知道。

堂·吕伊·葛梅兹　我王的父亲是奥地利大公,我希望全帝国应该知道这件事:刚刚穿着紫皇袍晏驾的是我王的祖父。

堂·卡洛斯　此外,我还是根特人呐。

堂·吕伊·葛梅兹　我年轻时见过尊祖父。唉!上个世纪的人物,只有我一个人幸存。其他的人现在都已经离开人世了。尊祖父真是一位光照四海,威震天下的大皇帝!

堂·卡洛斯　罗马支持我继承皇位。

堂·吕伊·葛梅兹　他英勇坚强,又不专断,古老的日耳曼帝国有这样一位明主,真是群龙有首!(俯首吻国王的手)您在青年时期就陷入如此沉痛的哀伤,老臣谨此表示深切的慰问!

堂·卡洛斯　教皇想要收回归我所有的西西里岛,因为西西里岛不能属于帝国。他要使我成为皇帝,于是,作为一个驯服的天子,我就要把拿不勒斯归还他。有了雄鹰,你看我能让他剪掉翅膀吗!

堂·吕伊·葛梅兹　您的王冠已经太小,假如这位老皇帝能够看到您戴上皇冠的话,他会多么高兴!呵!我主,我们要同您一起哀悼这位非常伟大,非常善良,非常虔诚的老皇帝!

堂·卡洛斯　圣父教皇非常巧于辞令。他说:“西西里算得了什么?它是孤零零地吊在我的王国脚下的一个区区小岛,一个小岛,一块破布,只是破衣烂衫上的一个角,和西班牙沾不上边。你要这个驼背的小岛干什么?我的孩子,你能用线把它和你的帝国缝在一起吗?那帝国的版图也太难看了。快去拿剪刀来把它剪掉!”我说:“谢谢圣父的美意!要是我洪福齐天的话,我还不止打算把一件破衣重新缝人神

圣帝国的版图呢！要是撕去我几块破布，我就只好另外补上几个小岛或者几个公国了。”

堂·吕伊·葛梅兹　放心吧！还有一个公正人的天国，在那里可以和死者重逢，他们会比生前更加神圣，更加可敬！

堂·卡洛斯　弗朗索瓦一世是个野心勃勃的国王！老皇上一晏驾，他就立刻觊觎皇位了！他不是已经有了他那非常虔诚的法兰西吗？呵！他那一份国土还很不错，值得抓住不放哩！先皇曾对国王路易说过："假如我是天父，而且有两个儿子的话，我就会要大儿子做上帝，而要小儿子做法兰西国王。"(向公爵)你认为弗朗索瓦有几分希望吗？

堂·吕伊·葛梅兹　他是一个常胜将军。

堂·卡洛斯　那就应该改变情况。日耳曼帝国的金规玉律禁止外国人当选。

堂·吕伊·葛梅兹　不过，我主，您也是西班牙国王呀！

堂·卡洛斯　我本来是根特人。

堂·吕伊·葛梅兹　最近的胜仗又大大提高了弗朗索瓦国王的声望。

堂·卡洛斯　我头盔上的雄鹰也会展翅高飞。

堂·吕伊·葛梅兹　殿下会说拉丁语吗？

堂·卡洛斯　说得不好。

堂·吕伊·葛梅兹　那可不妙，日耳曼的贵族非常喜欢听人讲拉丁语。

堂·卡洛斯　听到高尚的西班牙语，他们也该心满意足了。国王查理说得不错：说话只要声高，说什么语言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我要到佛兰德去了。西尔瓦爱卿，你的国王不当上皇帝不好回来呵。法兰西国王会搞个天翻地覆的。我要比他抢先一步。我马上就走。

堂·吕伊·葛梅兹　殿下就要走了？您还没有肃清阿拉贡新出现的匪帮呢！他们还在山里耀武扬威哩！

堂·卡洛斯　我下令给阿柯斯公爵，要消灭这帮土匪。

堂·吕伊·葛梅兹　您还能下令给匪帮的头目，要他们束手待毙么？

堂·卡洛斯　咳！他们的头目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

堂·吕伊·葛梅兹　我也不知道。听说是一条好汉。

堂·卡洛斯　呸！我知道他目前藏在加利西亚，有些乡勇就足够对付他们了。

堂·吕伊·葛梅兹　有谣言说他们就在附近。

堂·卡洛斯　有这等谣言！那我今天晚上就住在你这里。

堂·吕伊·葛梅兹　（鞠躬到地）谢殿下赏光！（呼唤仆从）国王驾临，迎接圣驾！

〔仆从拿火炬上。公爵要他们分列两行，一直排到舞台深处的门口。那时堂娜·莎尔慢慢走到艾那尼身边。国王不露声色地盯住他们两人。

堂娜·莎尔　（低声，向艾那尼）明天半夜来我窗下，不要耽误。来了你就拍三下巴掌。

艾那尼　（低声）明天。

堂·卡洛斯　（旁白）明天。（向堂娜·莎尔走去，高声，殷勤地）请牵着我的手，让我送你回去吧。

〔他把堂娜·莎尔送到门口。堂娜·莎尔下。

艾那尼　（用手摸着藏在胸前的短剑的剑柄）我的匕首！

堂·卡洛斯　（回来。旁白）这汉子看起来好像上当了。（把艾那尼拉到旁边）我曾赏你面子和你交过锋，先生。从种种迹象看来，你都是一个可疑的人物，不过堂·卡洛斯不是一个不讲义气的国王。走吧。我再赏脸保护你过关。

堂·吕伊·葛梅兹　（回来，指着艾那尼）这一位是谁？

堂·卡洛斯　他要走了。他是我的随从。

〔公爵手拿蜡烛，领国王下，仆从拿火炬下。

第　四　场

艾那尼　（独自一人）对了，你的随从，国王啊，我是你的随从。的确，日日夜夜，我要寸步不离地追随你！手里拿着匕首，眼睛盯着你的踪迹，我要追到天涯海角！我们两家世世代代的冤仇一定要清算！你还是我的情敌呢！我有一阵子在爱与恨之间犹豫不决，我的心里容不下她和你两个人，我一爱她，就忘了对你的仇恨，但是，既然你要如此，既然你提醒了我，那好，我再也不能忘记了！我的爱情使摇摆不定的天平倒向一边，完全倒向我的仇恨那边。对了，我是你的随从，这是你自己说的！那好！自从你登上王位以来，没有哪个善于逢迎的朝臣，没有哪个阿谀奉承的贵族，没有哪个违背良心来侍候你的总管，没有哪个形影不离追随国王的宫廷走狗，会比我追你追得更紧！卡斯蒂利亚的王公大人所求于你的，只不过是些空虚的头衔，华而不实的玩意儿，挂在颈下的金羊毛勋章；而我呢，我才不像他们那样爱名利哩！我所求于你的，不是空虚的恩宠，而是要你的三魂六魄，要你血管里的血。只要一把锋利的、复仇的匕首，插人你的心脏，就可以挖出我所要的东西！你先走吧！我在后面追随。我的报仇之心使我睡时也闭不上眼睛，它不断在我耳边叮咛！行了！我来啦，我瞧着，我听着，我的脚步毫无声息地追寻着你的踪迹，一步不舍地紧紧跟随你！白天，你一转过头来，国王

呵，你就会看见我一动不动，阴沉沉地扰乱你的欢乐；夜里，你一转过脸来，国王呵，又会看见我在你后面，眼里闪烁着愤怒的火焰。

〔从小门下。

第　二　幕

强　　盗

〔萨拉戈萨。

〔西尔瓦公爵府的一个内院。左边是公爵府的高墙，有一个带阳台的窗户。窗户下面有一扇小门。右边和舞台深处，都是街道和房屋。夜里。在公爵府大厦的正面，到处可以看到有些窗户灯火辉煌。

第　一　场

〔堂·卡洛斯，堂·桑科·桑歇·德·齐尼加（蒙特雷伯爵），堂·马西亚斯·桑杜里翁（阿谬南侯爵），堂·里卡多·德·罗萨斯（卡扎帕尔玛的贵族）。

〔四人同上，堂·卡洛斯在前。他们的帽檐都拉得很低，披着长长的斗篷，但他们的宝剑使袍角微微翘起。

堂·卡洛斯　（察看阳台）就是这个阳台，就是这扇小门……我的血液沸腾了。（指着还没有灯光的窗子）还没有灯光！（用眼睛巡视着灯火辉煌的窗户）在我不想看到灯火的地方，到处都有灯光，偏偏是我想看到灯光的这个窗户不亮！

堂·桑科　主公，还是谈谈那个反贼吧。您怎么让他跑了！

堂·卡洛斯　就像你说的那样。

堂·马西亚斯　说不定他还是个强盗头子哩！

堂·卡洛斯　不管他是个小头目还是个大头领，从来没有一个戴王冠的国王看起来比他更神气的。

堂·桑科　主公，他叫什么名字？

堂·卡洛斯　（眼睛始终盯着窗户）他叫谬诺……还是费南……（做出一个突然想起的姿势）最后是个"尼"字。

堂·桑科　是不是艾那尼？

堂·卡洛斯　对了。

堂·桑科　是他！

堂·马西亚斯　是艾那尼！这个强盗头子！

堂·桑科　（向国王）您还记得他说的话吗？

堂·卡洛斯　（眼睛不离窗户）嘿！在那个该死的壁橱里，我什么也听不见！

堂·桑科　那您逮住了他，干吗又放他走了呢？

〔堂·卡洛斯转过身来，严厉地看着他的脸。

堂·卡洛斯　蒙特雷伯爵，你怎么质问起我来了！

〔两个贵族后退两步，不敢出声。

再说，那时他并没有使我不安。我想到的是他的情人，并不是他的脑袋。我爱她都爱得要发疯了！那双最美丽的黑眼睛，我的朋友们！那是两面镜子！两道光！两团火！他们讲些什么？我都没有听见，只听见几个字"明天半夜来！"这是最重要的了。那个强盗打扮得像个情郎，在那儿行凶或者盗墓，耽误了他的良宵，我却乘机悄悄地来捣他的老巢，摸走他窝里的鸽子，难道这不是绝妙的好事吗？

堂·里卡多　殿下，若要大功告成，摸走鸽子，还要杀死老雕。

堂·卡洛斯　（向堂·里卡多）伯爵高见！你是眼明手快！

堂·里卡多　（深深鞠躬）请问国王赏我哪个伯爵的头衔呀？

堂·桑科　（迅速地）这是说漏了嘴！

堂·里卡多　（向堂·桑科）这是国王封我做伯爵了。

堂·卡洛斯　不要争了！好。（向堂·里卡多）我说错了。你就将错就错吧。

堂·里卡多　（再鞠躬如也）多谢我主隆恩！

堂·桑科　（向堂·马西亚斯）多美的伯爵！意外捡到的伯爵！

〔国王在舞台最里边走来走去，不耐烦地察看有灯光的窗户。两个贵族在前台谈天。

堂·马西亚斯　（向堂·桑科）美人儿一到手，国王怎么办呢？

堂·桑科　（斜着眼看看里卡多）先封她为伯爵夫人，再封她为贵妃。等她有了儿子，那就是王太子了。

堂·马西亚斯　主呵！那怎么行！那是偏房生的！伯爵，虽然他是殿下，伯爵夫人也生不出一个国王来呀！

堂·桑科　那就先把伯爵夫人晋升为侯爵夫人如何，我亲爱的侯爵？

堂·马西亚斯　偏房庶子只能封为总督，统治那些被征服的国家，这才是给他们安排的好出路。

〔堂·卡洛斯回到前台。

堂·卡洛斯　（生气地瞧着那些有灯光的窗户）这些窗户难道是妒忌地瞧着我们的眼睛？到底又有两个窗户灭灯了！好了！先生们！等待的时间多长呵！谁能使时间过得快些呢？

堂·桑科　我们在殿下那儿也时常这样说。

堂·卡洛斯　我的老百姓不也是这样说你们的吗？

〔最后一扇窗户的灯灭了。

最后一扇窗户的灯光灭了！

〔转过头来看见堂娜·莎尔的窗户还是黑的。

呵！该死的窗子！你什么时候才亮呢？今夜很暗。堂娜·

莎尔,快像明星一样在黑暗中放射出光芒吧!(向堂·里卡多)是半夜了吧?

堂·里卡多　快到半夜了。

堂·卡洛斯　要快点干完!那一个情郎随时都可能来哩。

〔堂娜·莎尔的窗户亮了,玻璃上看得见她的影子。

朋友们!灯亮了!窗子上有她的影子!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比这更吸引人的日出。赶快!发出她在等待的信号,拍三下巴掌。等一会你们就会看到她了!现在我们人太多,不要把她吓坏了……你们三个都到暗处去,在那里等那个情郎。朋友们,让我们把这两个情人分开吧!美人儿归我,强盗头归你们。

堂·里卡多　多谢多谢!

堂·卡洛斯　他一来,你们就赶快从埋伏的地方冲上去,捅这家伙一刀。当他倒在地上神志还没清醒的时候,我就把美人儿带走,以后我们再庆功吧。但是不要把他杀死!因为他到底是个勇士,杀了人事情就严重了。

〔三个贵族鞠躬退出。堂·卡洛斯等他们走远后,拍了两下巴掌。拍第二下巴掌时,窗户开了,堂娜·莎尔全身素白,出现在阳台上。

第　二　场

〔堂·卡洛斯,堂娜·莎尔。

堂娜·莎尔　(在阳台上)是你吗,艾那尼?

堂·卡洛斯　(旁白)见鬼!不要说话!

〔他再拍一下巴掌。

堂娜·莎尔　我就下来。

〔她关上窗户，灯光也灭了。过了一会，小门开了，堂娜·莎尔走了出来，手里拿着灯，肩上披着斗篷。

堂娜·莎尔　（小门半开）艾那尼！

〔堂·卡洛斯把帽檐拉低，遮住脸孔，匆匆向她走去。

堂娜·莎尔　（灯掉在地上）天啦！这不是他的脚步声！

〔她要回去。堂·卡洛斯跑上去抓住她的胳膊。

堂·卡洛斯　堂娜·莎尔！

堂娜·莎尔　这不是他的声音！呵！糟了！

堂·卡洛斯　你想要听到什么声音？难道还有什么声音比这更充满了爱情的吗？这也是一个情人的声音，而且这个情人还是一个国王呵！

堂娜·莎尔　国王！

堂·卡洛斯　只要你愿意，只要你下命令，王国就是你的！因为想用柔情留住你的，正是你的主公国王，正是你的奴仆卡洛斯！

堂娜·莎尔　（要从他怀里挣扎出来）救人呵，艾那尼！

堂·卡洛斯　你难免要害怕！不过留住你的不是你的强盗，而是国王！

堂娜·莎尔　不对。你才是强盗哩。你怎么不害羞？呵！我都为你脸红了。难道这是值得国王大事吹嘘的丰功伟绩？半夜三更，用暴力来抢走一个女人！我的强盗要比你好一百倍！国王呵，如果按照一个人的灵魂美丑来定地位的尊卑，如果上帝根据心灵是否高尚来划分人的等级，我敢说我的强盗配当国王，而你只配做个小偷！

堂·卡洛斯　（试着要把她拉过来）小姐……

堂娜·莎尔　你忘了我的父亲是伯爵？

堂·卡洛斯　我可以封你为公爵夫人。

堂娜·莎尔　（把他推开）走开！可耻！（退后几步）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关系，堂·卡洛斯。我年老的父亲已经为你洒遍了热血，我有贵族女儿的血统，既不可能高攀做你的妻子，也不愿进你的后宫当妃嫔！

堂·卡洛斯　我封你做贵妃！

堂娜·莎尔　卡洛斯国王，你去找个下流的女人调情吧！要是你敢对我无礼，我就会给你颜色看，叫你知道我是贵族之后，名门之女！

堂·卡洛斯　这好极了！那你就来和我同登王位，共享荣华吧。来！你是我的王后，将来还是我的皇后！

堂娜·莎尔　不。这是骗人的圈套。再说，殿下，说老实话，如果不是和你这个国王有关，如果一定要我直说，那我还是宁愿和我的艾那尼，我的国王，一同过流浪的生活。哪怕是忍饥挨饿，终年奔波，只要逍遥法外，天天共患难同甘苦，哪怕要被世界抛弃，要经历战争、流亡、贫困和恐怖，我也不愿做一个皇帝的皇后！

堂·卡洛斯　这个艾那尼多么幸福啊！

堂娜·莎尔　幸福！他穷得要命，而且还是个亡命之徒。

堂·卡洛斯　只要能得到你的爱情，贫穷和亡命又有什么关系！我是多么孤独！他还有个天使和他形影相随！这样说来，你恨我吗？

堂娜·莎尔　我不爱你。

堂·卡洛斯　（凶暴地抓住她）嘿！管你爱我不爱我，那有什么关系！你来吧，我的手比你的手力气大。你来吧！我要你！老天在上，你看看我是不是个西班牙国王，而且还是个印度国王！

堂娜·莎尔 （挣扎着）主公啊！请你发发慈悲吧！怎么！你还是殿下！你还是国王呢！公爵夫人，侯爵夫人，伯爵夫人，都随你任意挑选。宫廷里的妇女，哪一个不乐意得到你的恩爱？但是我可怜的亡命徒，吝啬的老天爷给了他什么呢？呵！你拥有卡斯蒂利亚、阿拉贡、纳瓦拉、穆尔西亚、莱昂，还有十多个王国！还有佛兰德，还有印度和金矿！你的国土没有哪个国王敢于染指，它是这样辽阔广大，真是一个日不落的国家！你是国王，你有一切，你还要抢我干什么？而他除了我这个弱女子之外，却一无所有呵！

〔她跪倒在地，他却要把她拉过来。

堂·卡洛斯 来吧！我什么也不要听。来吧！如果你陪伴我，我就给你西班牙的四个省！说，你要哪几个省？随你挑选吧！

〔她在他怀里挣扎。

堂娜·莎尔 为了我的名誉，我什么也不要你的，只要你这把匕首，主公！

〔她夺过他腰间的匕首。他赶快把她放松，并且后退了几步。

你现在过来吧！你敢再过来一步！

堂·卡洛斯 美人儿！无怪乎有人爱造反的人了！

〔他要向前走一步。她就举起匕首。

堂娜·莎尔 你走一步，我就杀了你再自杀！

〔他又后退。她转过身去拼命叫喊。

艾那尼！艾那尼！

堂·卡洛斯 不要叫喊！

堂娜·莎尔 （举起匕首）你走一步，就叫你一切落空。

堂·卡洛斯 小姐！对你的爱情已经使我不能约束自己了。为了使你就范，我还带了三个人来……

艾那尼 （突然在他背后出现）不止三个，你还忘了我哩！

〔国王转过身来，看见艾那尼在他后面一动不动地站在暗处，两臂交叉，披着长斗篷，帽子的宽边翘起。堂娜·莎尔喊了一声，就向艾那尼跑去，并且用双臂拥抱他。

第 三 场

〔堂·卡洛斯，堂娜·莎尔，艾那尼。

艾那尼 （一动不动，两臂一直交叉，两眼闪闪发光，瞪住国王）呵！老天有眼，我本来还打算走遍天涯去找你呢！

堂娜·莎尔 艾那尼，把我救走！

艾那尼 请放心吧，我心爱的人儿！

堂·卡洛斯 我的伙伴们在城里干什么？居然让这个流浪汉的头子跑到这里来了！（喊叫）蒙特雷！

艾那尼 你的伙伴落到我的伙伴手里了。你休想要他们无用的宝剑来助你一臂之力。你只有三个伙伴，而我却有六十个。他们每一个都抵得上你们四个。所以，还是就在这里，在我们两个人之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吧。怎么！你胆敢对这个年轻的小姐动手动脚！卡斯蒂利亚的国王老爷，你真是个考虑不周的、欺软怕硬的家伙！

堂·卡洛斯 （轻蔑地微笑）强盗先生，你不配教训我！

艾那尼 他居然还敢笑我！呵！我虽然不是国王，但当一个国王侮辱了我，并且还敢笑我的时候，我的万丈怒火会使我义愤填膺，和他分个高低上下。小心点，一个人得罪了我的时候，他怕我脸上的火气远远超过怕国王的头盔！如果你还妄想能逃脱的话，那你是太糊涂了！（抓住他的胳膊）你知

道你现在落在什么人的手里？听着：你的父亲害死了我的父亲，我恨你。你剥夺了我的财产和爵位，我恨你。我们两个都爱同一个女人，我恨你，我恨你，是的，我恨你简直恨入骨髓！

堂·卡洛斯　那好！

艾那尼　不过，今夜我本来并没有想到报仇雪恨，我来时只有一个愿望，一股热情，一个需要。堂娜·莎尔！我怀着满腔的热爱跑来……我用灵魂起誓！我发现你居然狗胆包天，要对她做出无礼的行为！怎么！我忘了你，你还敢来挡我的路！……老爷，我对你说，你真是太糊涂了！堂·卡洛斯，你这叫做作茧自缚，自作自受！你逃不了，也没人来救你！我逮住了你，围住了你！你一个人，四面八方都是冤家对头，你怎么办呀？

堂·卡洛斯　（傲慢地）怎么！你居然质问起我来了！

艾那尼　得了，得了，我不愿你死在不明不白的人手里，大丈夫报仇要亲自出马！我要叫你死在我的剑下。你准备招架吧。

〔他抽出宝剑。

堂·卡洛斯　我是你的主公国王。你砍吧，我是不会和你对打的。

艾那尼　主公，你应该记得：就在昨天，你还和我比剑来着呢。

堂·卡洛斯　昨天可以。那时我不知道你姓什名谁，你也不知道我的身分。今天可不同了，伙伴，你知道我是谁，我也知道你是什么人。

艾那尼　你也许说得对。

堂·卡洛斯　我是不和你对打的。你要杀害我就杀吧。动手吧！

艾那尼　你认为对我说来，国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吗？去你的

吧！你招架不招架？

堂·卡洛斯 你可以杀害我。啊！强盗，你认为你们这帮歹徒可以在城里横行霸道，逍遥法外吗？

〔艾那尼后退。堂·卡洛斯用他的鹰眼盯着他。

坏家伙！你们双手沾满鲜血，杀人行凶之后，难道还想装得慷慨激昂！难道还要受骗受害的人用清白无辜的宝剑来和你们的匕首交锋，使人家以为你们的刀也是清白无罪的吗！不行，你们不会无罪脱身，你们到天涯海角也是有罪的。你妄想要我和你对打！去你的吧！你要杀就杀。

〔艾那尼阴沉沉地深思了一会，用手折腾他的剑柄，然后突然转过身来，当着国王的面把宝剑在石头路上折断。

艾那尼 走吧！

〔国王转过半个身子，高傲地瞧着他。

我们后会有期。走你的吧。

堂·卡洛斯 那好，先生。我几个钟头之后就会回公爵府。作为你的国王，我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下命令给国库。他们有没有悬赏要你的头？

艾那尼 悬赏了。

堂·卡洛斯 我的头领，从现在起，我宣布你是乱臣贼子。我告诉你，我要到处追捕你。你要在全国受到通缉。

艾那尼 我已经领教过了。

堂·卡洛斯 那好。

艾那尼 可惜法兰西离西班牙太近，那里还有港口呢。

堂·卡洛斯 我就要当日耳曼帝国的皇帝了。我要在整个帝国通缉你。

艾那尼 你可以为所欲为。不过世界上还有许多你鞭长莫及的

地方，我可以在那里和你对着干。

堂·卡洛斯　等到我拥有了全世界呢？

艾那尼　那时坟墓就是我藏身之地。

堂·卡洛斯　我有办法挫败你们胆大妄为的阴谋。

艾那尼　复仇女神是个跛子，姗姗来迟，但善恶到头终有报应。

堂·卡洛斯　（微微一笑，轻蔑地）拍拍这个强盗崇拜的女神吧！

艾那尼　（眼睛又射出怒火）你是不是忘了你还在我手中？未来的罗马皇帝呵，不要使我想起：我只要一捏紧这只正直的手，就可以把你这个微不足道的、羽毛未丰的帝国雏鹰，扼杀在蛋壳里！

堂·卡洛斯　你下手吧！

艾那尼　走吧，走吧！（脱下斗篷，抛在国王肩上）披上这件斗篷逃命吧，恐怕我这帮人见了你，都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

〔国王披上斗篷。

现在，悄悄地走吧！我改变了报仇的念头，除了我以外，谁也不会动你头上一根毫毛。

堂·卡洛斯　先生，你刚才出言不逊，有朝一日，你休要向我求饶，我也不会向你道谢！

〔国王下。

第　四　场

〔艾那尼，堂娜·莎尔。

堂娜·莎尔　（抓住艾那尼的手）现在，我们快走吧！

艾那尼　（温柔而严肃地把她推开）我的知心人，无论我是多么不幸，你总是越来越坚定，毫不动摇，也决不抛弃我，无论天

涯海角，你都要伴我一生，追随我到底。只有一颗忠心才会有这样高尚的志向！不过，我的上帝，你看，要接受她的深情厚谊，要把这个引起国王妒忌的美人儿兴高采烈地带回我的虎穴，要使我的堂娜·莎尔永远追随我，属于我，要强使她的生命和我的生命永远结合在一起，要既无愧色又不后悔地把她带在我的身边，天呵！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我看见断头台已经离我近在咫尺。

堂娜·莎尔　你说什么？

艾那尼　我刚刚不放在眼里的这个国王，因为我居然敢饶了他的命，他马上就要来惩罚我的。他跑了！说不定他已经到了王宫，正在叫他的人，叫他的卫队、仆从、大臣、刽子手……

堂娜·莎尔　艾那尼！天呀！我害怕了！好啦，那我们就赶快走吧！我们一起走吧！

艾那尼　一起走！不行，不行。时间已经过了！唉！堂娜·莎尔，过去我看见你好心好意地怜悯我，用能起死回生的爱情来挽救我，我虽然是个受苦受难的可怜人，但也能把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献给你，你的同情使我变得更大胆了！我还能给你亡命徒的一块面包、绿林中的青青芳草铺成的半个床位，但是，如果要我和你同上断头台呵！那使不得，堂娜·莎尔，断头台只能是我一个人的！

堂娜·莎尔　但是你答应过我的呀！

艾那尼　（跪下）天使呵！在这生死关头，一个阴森的下场也许就要了结我这暗淡的一生。我要在这里说句心里话：虽然我是一个亡命之徒，虽然我心事重重，虽然我是在一个鲜血淋漓的摇篮里长大的，虽然我这一生受苦受难，暗无天日，但我却是一个幸福的人，并且我想人家还会羡慕我，因为你

爱过我！因为这是你亲口对我说过的！因为我这个该死的人还得到过你悄悄的祝福呵！

堂娜·莎尔 （俯身摸他的头）艾那尼！

艾那尼 感谢温存而慈悲的命运给我在悬崖边上栽上这朵鲜花！（站起来）我不是在这里对你说，我是说给天听，说给上帝听的！

堂娜·莎尔 让我跟你走吧！

艾那尼 呵！如果在掉下深渊的时候，还要把这朵鲜花也拉下去，那就是犯罪了！我已经闻过花的香味，已经心满意足了！我扰乱了你的生活，你还是和别人另结良缘吧。嫁给那个老人吧！我要解开你系足的红丝。我要回到茫茫的黑夜中去了。你呢，祝你幸福，忘了我吧！

堂娜·莎尔 不行，我要跟你走！就是在坟墓里也要和你同枕共席！寸步不离！

艾那尼 （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呵！让我一个人走吧！我是个无家可归的人！我是个亡命之徒！我是个凶神恶煞！

〔他做出一个痉挛的动作，离开了她，想要走了。

堂娜·莎尔 （痛苦地合起双手）艾那尼！你要离开我！

艾那尼 （又走回来）那好，我不走了！我不走了，我就留在这里。这是你的意思，那我就不走了。来吧！到我的怀抱里来！你要我留多久，我就留多久。忘掉他们吧！让我们待在一起！（坐在一个石凳上）坐到这块石头上来！（跪在她面前）你眼睛里的火焰在我的眼睑上闪耀。给我唱支歌吧，你晚上不是常含着眼泪给我唱歌的吗？让我们尽情享受幸福吧！因为生命之杯已经斟满幸福，因为这千金一刻是我们的，其他一切，管他的！对我说话吧，让我陶醉吧！爱情是多么甜蜜！知道有人爱你，拜倒在你脚下，这难道不甜蜜

吗？只有两个人在一起，在夜深人静的时刻，互相倾吐爱恋之情，这难道不甜蜜吗？呵！让我睡在你的怀里做梦吧，堂娜·莎尔！我的情人！我的美人！……

〔远处响起钟声。

堂娜·莎尔 （惊起）警钟！你听见没有？这是警钟！

艾那尼 （一直跪在她面前）不是！这是庆祝我们婚礼的钟声。

〔钟声越来越响。杂乱的叫喊声。所有的窗户、房屋和街道上的灯都亮了。

堂娜·莎尔 快起来吧！快逃走吧！老天爷！萨拉戈萨满城都是灯火！

艾那尼 （半身起立）那我们就用火炬来庆祝婚礼吧！

堂娜·莎尔 那是死人的婚礼，墓前的婚礼呵！

〔刀剑响声。群众喊声。

艾那尼 （重新躺在石凳上）让我们再睡睡吧！

一个山里人 （手里拿着剑跑来）头领！警察法官的大队人马已经涌向广场来了！要小心些，我的头领！……

〔艾那尼起立。

堂娜·莎尔 （脸色苍白）呵！你不幸说对了！

山里人 来人哪！

艾那尼 （向山里人）我在这里。不要紧。

嘈杂的人声 （在幕后）捉强盗！

艾那尼 （向山里人）你的剑呢……（向堂娜·莎尔）别了！

堂娜·莎尔 是我坏了你的事！你要到哪里去？（指着小门）来吧，从这扇门逃走吧！

艾那尼 天呀！丢下我的伙伴！你说行吗？

〔人声喧哗。

堂娜·莎尔 这些喊声喊得我的心都要碎了。（拉住艾那尼）记

住：要是你死了，我也活不了。

艾那尼 （紧紧拥抱她）亲一个吻！

堂娜·莎尔 我的丈夫！我的艾那尼！我的主子！

艾那尼 （吻她的前额）唉！这是第一个吻！

堂娜·莎尔 也许是最后一个。

〔他走了。她倒在石凳上。

第　三　幕

老　　人

〔在阿拉贡山中的西尔瓦城堡。

〔西尔瓦家族的画像陈列室。大厅里的画像装潢富丽，画框都是锦绣镶边，上方装饰着公爵的冠冕和金色的纹章。在舞台深处是一扇高高的哥特式的门。画像之间陈列着各个世纪的甲胄。

第　一　场

〔堂娜·莎尔，全身素白，站在一张桌子旁边，堂·吕伊·葛梅兹·德·西尔瓦，坐在一张公爵专用的、栎木制的大交椅上。

堂·吕伊·葛梅兹　呵！总算等到了今天！再过一个小时，你就是我的公爵夫人！我不再是你的伯伯了！你就要拥抱我！不过你原谅我了吗？我承认，我错怪你了。我使你气得额头变红，我使你气得面颊发白，我猜疑过多，我不应该没听你讲就怪你。表面现象多么容易迷惑人！我们男人又是多么不公平呵！当然，这两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的确来了！那有什么关系。我也不应该只相信我的眼睛呀。不过，我

可怜的孩子，我已经老了！这有什么办法呢？

堂娜·莎尔　（一动不动，严肃地）您为什么总是谈这件事，谁怪您来着？

堂·吕伊·葛梅兹　我错怪你了！我应该想到：既然你是堂娜·莎尔，既然你的灵魂是这样崇高，既然你心头流动的都是西班牙的高贵血液，你怎么会有情郎呢！

堂娜·莎尔　是的！大人，我的血液是高贵而纯洁的，可能您不久就会看到。

堂·吕伊·葛梅兹　（站起来向她走去）听我说：像我这样爱你，而且又上了年纪，我就不能控制自己了，人总是妒忌的，总没有好心眼，为什么？因为人老了；因为别人的青春、美貌、风度，都会使我害怕，都会对我成为威胁；因为我妒忌别人而自惭形秽。这样老少不相称的爱情真是荒唐！爱情使我的心灵燃烧、陶醉，使我的精神返老还童，但却忘了使我的身体恢复青春！只要走过一个年轻的牧羊人，是的，总会走过年轻人的！我们往往各走各的路，他唱他的歌，我想我的心事，他在青青的草场上走，我在阴暗的小道上走，我往往悄悄地说：呵！我古老的公爵府邸，壁垒森严的城堡，我都可以放弃。呵！我还可以放弃麦地和森林，放弃在山脚下吃草的羊群，放弃我古老的家世门第，甚至不久就要和我在黄泉相会的祖先，只要我能出生在他的新茅屋里，只要我能脱胎换骨，变得和他一样年轻！因为他的头发是漆黑的，他的眼睛闪闪发亮，和你的一样；你一看见他就会说："这个年轻人！"然后才会想到我这个老头子。我知道是这样！虽然我是西尔瓦的名门望族，但是这还不够！是的，我就是这样自言自语。你看我爱你爱到了什么地步。总而言之，我就是要和你一样年轻漂亮！这是在胡思乱想些什么？我能变得

年轻漂亮！我都快要进坟墓了，而你却来日方长呢！

堂娜·莎尔　那谁说得准？

堂·吕伊·葛梅兹　好了，相信我吧，这些轻浮的骑士谈什么伟大的爱情，他们磨磨嘴皮子就把爱情磨光了。一个姑娘爱上了一个这样的小伙子，而且相信他的话，她真会伤心死的，而他却会笑死了。这些年轻人像鸟儿一样拍拍华而不实的翅膀，发出含情脉脉的鸣声，他们朝三暮四的爱情，也和鸟儿的羽毛一样轻浮。老年人的声音容貌随着岁月的消失而黯然失色，但是他们的翅膀却更结实，他们虽然不那么好看，但是却更善良。他们才真懂得爱情。我们走路慢吞吞的吗？我们的眼睛没神吗？我们的前额起皱吗？我们的内心却是永远没有皱纹的。唉！当一个老年人在恋爱的时候，那总得原谅他三分。他的心总是年轻的，受了伤也总是会出血的。呵！我的爱情不像玻璃做的玩具那样闪闪发光。呵，不像！我的爱情是严肃认真的，非常深厚的，十分踏实的，说一是一的，慈父般的，良友似的，就像我这把公爵的交椅一样，是栎木做的！我就是这样爱你，另外我还千方百计地爱你，像爱朝阳，爱鲜花，爱春天一样爱你！我每天看见你，看见你千媚百娇的步态，纯洁无瑕的额头，炯炯有神的眼光，我就心花怒放，笑逐颜开，我的灵魂在享受无穷无尽的幸福！

堂娜·莎尔　唉！

堂·吕伊·葛梅兹　还有，你看见吗？世界上都把这当做好事：当一个人日薄西山，三魂七魄快要归天的时候，当他在大理石的坟墓前摇摇欲坠的时候，有一个少女，一个纯洁的天使，一只无瑕的鸽子，来照顾他，来看护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来陪伴一个除死以外别无他事的老人！这是一件神圣的工

作，完全有理由受到赞美。这种至高无上的献身精神，使她愿意安慰一个快要入土的老人，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这种艰巨的工作也许并不带有爱情，但是看起来却好像带有几分爱情似的！呵！你就是我的慈悲为怀的天使，使我这个可怜的老人心旷神怡。你像女儿一般孝敬我，像妹妹一般同情我，来和我共度这风烛残年！

堂娜·莎尔　大人，您不会在我之前，也许会在我之后再离开这个世界。年纪轻并不一定活得长。唉！我对您说，老年人总是行动迟缓的，年轻人却往往走在前面！两只眼睛突然一下闭上，就像挖好了的坟墓给倒下的碑石封上了一样！

堂·吕伊·葛梅兹　呵！你怎么说这样不吉利的话！这可要怪你了，孩子！像今天这样的日子应该是兴高采烈的。怎么，良辰吉时已在召唤我们，你还没有准备好去教堂吗？赶快梳妆打扮吧。我在一分钟，一秒钟地数时间哩。结婚礼服呢！

堂娜·莎尔　时间总是来得及的。

堂·吕伊·葛梅兹　不一定。

〔一个侍从上。

伊亚克有什么事？

侍从　老爷，大门口来了一个人，一个香客，说不准是个乞丐，他来请求借宿。

堂·吕伊·葛梅兹　不管他是什么人，接待离乡背井的人总会得到幸福。让他进来吧！外面有什么消息？那个犯上作乱，霸占绿林的强盗头子怎么样了？

侍从　艾那尼已经完蛋了。这只山中的雄狮完蛋了。

堂娜·莎尔　（旁白）天呀！

堂·吕伊·葛梅兹　（向侍从）怎么样了？

侍从　强盗已被打败。听说国王御驾进行追剿，悬赏一千金币，

要艾那尼的头。有人说艾那尼已经死了。

堂娜·莎尔　（旁白）怎么，也不等我。艾那尼呵！

堂·吕伊·葛梅兹　谢天谢地！这个反贼死了！现在可以庆祝一下，我亲爱的美人儿。去梳妆打扮吧，我的爱人，我的骄傲。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喜上加喜呵！

堂娜·莎尔　（旁白）呵！我要换丧服了！

〔堂娜·莎尔下。

堂·吕伊·葛梅兹　（向侍从）赶快给她把我的珠宝拿来。（又在交椅上坐下）我要她打扮得美如天仙，有了她千媚百娇的眼睛，再加上我的珍珠宝贝，连朝拜圣地的香客见了她也会拜倒在她的裙下的。哦，刚才说的那个要求借宿的客人呢？请他进来吧，请他不要怪我们怠慢，快去。

〔侍从行礼，然后退出。

让客人在外面等候！呵！这不好！

〔舞台深处的门开了。艾那尼扮作香客上。公爵起立。

第　二　场

〔堂·吕伊·葛梅兹，艾那尼扮作香客。

〔艾那尼走到门槛边站住。

艾那尼　老爷，祝您平安幸福！

堂·吕伊·葛梅兹　（做手势向他致意）祝你平安幸福，我的客人！

〔艾那尼走进来。公爵坐下。

你不是香客吗？

艾那尼　（鞠躬）是的。

堂·吕伊·葛梅兹　那你当然是从阿米拉来的啰？

艾那尼　不是，我走的是另外一条路。那边在打仗哩。

堂·吕伊·葛梅兹　是在剿土匪吧？

艾那尼　我不知道。

堂·吕伊·葛梅兹　那个土匪头子，那个艾那尼，你知道他怎么样了？

艾那尼　老爷，他是个什么人呀？

堂·吕伊·葛梅兹　你不认识他？你运气不好！那一大笔赏金你就拿不到了。你知道吗？这个艾那尼胆敢反对国王，并且长期逍遥法外。不过这一回，如果你到马德里去，就可以看到他上绞刑架的。

艾那尼　我不去马德里。

堂·吕伊·葛梅兹　这个乱臣贼子，真是人人得而诛之。

艾那尼　（旁白）看谁敢来！

堂·吕伊·葛梅兹　你要到什么地方去，香客？

艾那尼　老爷，我要去萨拉戈萨。

堂·吕伊·葛梅兹　是给圣徒烧香还愿吧？是不是去圣母院？……

艾那尼　是的，公爵，是去圣母院。

堂·吕伊·葛梅兹　皮拉尔圣母院？

艾那尼　皮拉尔圣母院。

堂·吕伊·葛梅兹　要是向圣徒许了愿而不还愿，那一定是没有灵魂的人。不过，你还了愿之后没有别的事吗？你就只想去看看柱廊。

艾那尼　是的，我想看看人家烧香点蜡，看看在阴沉沉的长廊尽头，在火红的神龛里闪闪发光的，披着金黄斗篷的圣母像，然后我就回家。

堂·吕伊·葛梅兹　那好得很。你叫什么名字，老弟？我叫吕伊·德·葛梅兹。

艾那尼　（迟疑）我的名字么？……

堂·吕伊·葛梅兹　你不愿意说就可以不说。这里谁也无权过问。你不是来借宿的吗?

艾那尼　是的,公爵。

堂·吕伊·葛梅兹　那好。我欢迎你!住下来吧,朋友,不要客气。至于你的名字,你就叫做“客人”吧。不管你是谁,我都一视同仁,只要是上帝派来的,哪怕是魔鬼下凡,我也会问心无愧地接待他的。

〔舞台后部的双折门打开了。堂娜·莎尔穿新娘的礼服上。她后面跟着侍从、仆人,还有两个女仆捧着一个丝绒垫子,上面放着一个精工雕镂的银盒,盒里装着琳琅满目的珠宝,有公爵夫人的冠冕、手镯、项链、珍珠、钻石等等。女仆把银盒放在一张桌子上。艾那尼呼吸急促,不知所措,冒火的眼睛注视着堂娜·莎尔,没有听公爵在讲什么。

第　三　场

〔艾那尼,堂·吕伊·葛梅兹,堂娜·莎尔,侍从,仆人,女仆。

堂·吕伊·葛梅兹　(接着)这就是我的圣母马利亚。向她祈祷会给你带来幸福的。

〔他伸手去牵堂娜·莎尔,她一直是脸色苍白,心情沉重的。

我美丽的新娘,过来吧!怎么!没戴结婚戒指!还没有戴凤冠!

艾那尼　(霹雳一声大喊)这里有谁想赚一千金币吗?

〔大家吃了一惊，转过头来。他撕下香客穿的长袍，踩在脚下，露出了山里人的服装。

我是艾那尼。

堂娜·莎尔　（喜出望外，旁白）天呀！他还活着！

艾那尼　（向仆人）我就是他们通缉的人！（向公爵）您不是想知道我的名字是佩雷兹还是狄埃戈吗？不是，我的名字是艾那尼！这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大名，这是一个强盗的名字，这是一个逃犯的名字！您看见这脑袋吧？它价值千金，够您开销婚礼的费用了！（向仆人）我把这脑袋送给你们大家！你们就可以得到一大笔钱了！来拿吧！来捆住我的手，来绑住我的脚！来吧！不，不必了，一根情丝绑住了我，我再也挣扎不脱了！

堂娜·莎尔　（旁白）这要了我的命！

堂·吕伊·葛梅兹　疯了！我的客人是个疯子！

艾那尼　您的客人是个强盗！

堂娜·莎尔　呵！别听他的！

艾那尼　我说的话一字不假。

堂·吕伊·葛梅兹　一千金币！先生，这笔钱不少呵，我不敢担保我这里没有坏人！

艾那尼　那有什么关系！要是这些人里有一个想要我的脑袋，那岂不是更好！（向仆人）把我交出去吧！领赏去吧！

堂·吕伊·葛梅兹　（努力要他住嘴）不要胡说八道了！说不定有人会把你说的当真话哩！

艾那尼　朋友们！机会不要错过！我告诉你们我是逃犯我是反贼，我是艾那尼！

堂·吕伊·葛梅兹　不要说了！

艾那尼　我是艾那尼！

堂娜·莎尔　（有声没气地附在他耳边）喂！不要说了！

艾那尼　（转过半个身子来向着堂娜·莎尔）这里在举行婚礼！我也要结婚呢！我的新娘也在等我！（向公爵）她没有您的新娘漂亮，老爷，但也是一样不会变心的。她就是死神！（向仆人）怎么你们谁也不向前走一步？

堂娜·莎尔　（低声）发发慈悲吧！

艾那尼　（向仆人）我是艾那尼！我值一千金币！

堂·吕伊·葛梅兹　真是魔鬼下凡！

艾那尼　（向一个年轻的仆人）你过来吧！你可以把这笔钱捞到手。有了钱，你就可以不再低三下四，可以重新做人了！（向那些一动不动的仆人）怎么！你们也发抖了！我多么倒霉呵！

堂·吕伊·葛梅兹　老弟，要是他们敢碰你的脑袋，就要小心自己的脑袋了！就算你是艾那尼也罢，就算你再坏一百倍也罢，即使砍了你的脑袋不止得到一千金币，而是得到一个帝国，我的客人呵！你在我这里也要受到我的保护，就连国王也拿你无可奈何，因为你是上帝交给我的！我死也不能让人动你一根头发！（向堂娜·莎尔）我的侄女，再过一小时你就是我的妻子了，你进去吧。我去要人来把守城堡，把大门都关上。

〔下。仆人同下。

艾那尼　（失望地看看腰间，已经没有武器）唉！连刀也没有一把了！

〔堂娜·莎尔在公爵走后也走了几步，好像要跟女仆同走，后来忽然停住，等女仆一走，就着急地回转身来找艾那尼。

第 四 场

〔艾那尼，堂娜·莎尔。

〔艾那尼仿佛心不在焉，冷眼端详放在桌上的妆奁盒子，然后摇摇头，眼睛闪闪发亮。

艾那尼 我向您祝贺！我简直说不出这些珠宝使我多么心醉神迷，我羡慕您！（走近珠宝盒）这个戒指真是雅致，这顶凤冠也讨人喜欢，这挂项链是精工细作的，这个手镯也是罕见的，不过更罕见千百倍的，是一个外表纯洁，内心卑鄙的女人！（再看一遍盒子）这些珠宝是用什么换来的呢？非常便宜！只要一点爱情，是吗？的确，这算得了什么！老天爷！这样负心！也不害羞，还有脸活着！（仔细看看珠宝）不过，说不定这珍珠是假的，这是铜的，不是金的，这是玻璃的，是铅做的，这些金刚钻、蓝宝石是赝品，这些闪闪发光的金银珠宝都是假的。呵！要是果真如此，公爵夫人，你的心也和这些珠宝一样是假的了，那你也不过是个镀金的玩意儿呵！（回到盒子旁边）不对，不对。都是真的，都是好的，都是漂亮的。他都快进坟墓了，哪里还敢骗人呢！再说他什么也不缺呀。（他一件一件地取出盒子里的珠宝）项链、钻石、耳环、公爵夫人的冠冕、金戒指……真是美不胜收！谢天谢地，这就是天长地久、忠贞不渝的爱情！这珍贵的珠宝盒！

堂娜·莎尔 （走到盒子旁边，搜出一把匕首）你还没有翻到底下哩！这把匕首是我在我的保护神庇护下，从卡洛斯国王那里夺过来的。他要我登上王后的宝座，我却为你而拒绝了，你现在竟来侮辱我！

艾那尼　(跪倒在她脚下)呵！让我跪在地上，把你痛苦的眼睛里令人丧魂落魄的眼泪擦干，然后再用我的鲜血来偿还你的眼泪吧！

堂娜·莎尔　(心肠软了)艾那尼，我爱你，我原谅你，我除了你的爱外还有什么呢！

艾那尼　她原谅我了，她还爱我呢！谁会这样做？我自己会吗？在我那样胡言乱语之后，我会原谅自己，还爱自己吗？呵！只应天上有的安琪儿，我要知道你走过的道路，我只配吻你走过的石头！

堂娜·莎尔　我的好人！

艾那尼　不！对你来说，我应该是个可憎的人！不过，听我说，请你再说一遍"我爱你"吧！唉！打消我心头的顾虑。请你再说一遍！因为往往就是这寥寥几个字，从一个女人的嘴里说出来，治好过多少心病呵！

堂娜·莎尔　(心有所思，没有听见他说什么)你以为我的爱情会那么见异思迁！你以为这些自命高贵、并不光彩的人能使我变得三心二意，忘了心上人的名字！

艾那尼　唉！我得罪你了！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堂娜·莎尔，我会受不了的，我会讨厌这个发了疯的傻子，这个阴阳怪气的人，他只有在伤害了人之后才去抚摸人。我会对他说："去你的吧！"把我赶走吧！把我赶走，我倒会感激你，因为你过去太好了，太温存了，因为你受够了我的气，因为我太坏了，我的黑夜会使你的白天变得昏暗无光！这到底是太过分了，你的灵魂是美丽的，高贵的，纯洁的，而我的心肠狠毒。难道这能怪你？嫁给老公爵吧！他是个好人，是个贵族，他拥有阿尔卡拉和奥尔默多，那是他父母给他的产业。再说一遍，和他同享富贵，同享幸福去吧！我呢，你知道我

这慷慨的双手能献给你什么豪华的东西？我的财礼只是痛苦。你可以挑选，到底是要鲜血，还是要眼泪。流放、镣铐、死亡、恐惧包围着我，这就是我能给你的金项链，这就是我能给你的冠冕。有哪一个丈夫给他的妻子送上过更富丽的珍宝盒，盒里装满了贫穷和悲哀？嫁给老头子吧，我对你说，他配得上你！嗯！有谁会相信我这个流浪汉的面孔配得上你纯洁无瑕的容貌？你娴静而美丽，而我却粗暴又不安分，你是在绿阴里平静地生长的一朵鲜花，而我却在暴风雨中碰到过无数暗礁。谁看到我们两个人会说我们可以共命运呢？不会，造物主安排好了一切，不是为了我才造你的。上天没有给我占有你的权利，我也只好听天由命！我占有了你的心，那是偷来的！我要把它还给那受之无愧的人。上天从来没有允许我们相爱。如果我说这是你命里注定了的，那是胡说！再见吧！爱情，复仇！我的日子已经完了。我一事无成，要带着这两个梦想离去了。我非常惭愧，既不能报仇雪恨，又不能令人心醉。我本来是只应知道仇恨的，而我却只知道爱情。原谅我吧！离开我吧！这是我的两个心愿。不要拒绝我的恳求，因为这是我最后的愿望！你还活着，我却死了。我看不出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和我一起关在我的坟里！

堂娜·莎尔　负心人！

艾那尼　阿拉贡山！加利西亚！埃什特雷马杜拉！呵！我给周围的环境也带来了不幸！我带走了你们优秀的子弟；为了夺回我的权利，他们毫无怨言地进行战斗，而现在他们却都死了！他们是勇冠三军的西班牙勇士！他们死了！他们都是在山中阵亡的，都是仰卧在沙场上，面向上帝，英勇牺牲的。如果他们死不瞑目的话，他们都会看到青天！这就是

和我结合在一起的好下场！难道这是值得你羡慕的命运吗？堂娜·莎尔，嫁给公爵吧，嫁给魔鬼吧，嫁给国王吧！这都不错。只要不是嫁给我，无论什么都比我强！我不再有一个记得我的朋友了，他们都离开了我。最后，该轮到你了，因为我是注定了要孤独的。不要让我的晦气传染了你！不要把爱情当做宗教！呵！为了怜惜你自己，走吧！也许你以为我是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一个有头脑的人，一个向自己梦想的目标一直前进的人？你搞错了。我是一股就要消失的力量！我是神秘的死神又瞎又聋的奴才！我是浑浑噩噩的不幸的灵魂！我要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我只感到一股激流，一种盲目的命运在后面推我。我每况愈下，怎么也停不住。如果我有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胆敢回过头来，就有一个声音会对我说："往前走！"而前面是无底的深渊，我看见深渊里冒出的火焰和喷出的鲜血，一片通红！但是在我拼命奔跑的途中，我会破坏周围的一切，摧毁周围的一切。谁碰到我都要遭殃！呵！快逃吧！离开我这毁灭的道路。唉！我会情不自禁地害了你的！

堂娜·莎尔　老天爷！

艾那尼　我告诉你，主宰我的魔鬼是个凶神恶煞。我的幸福，那是他惟一不可能给我的奇迹。而你就是幸福！所以你不是为我而存在的！另外去找一个主子吧！走吧，如果上天万一回心转意，对我的命运微笑……不要胡思乱想了！这真是异想天开。还是嫁给公爵吧！

堂娜·莎尔　那么，你还嫌你做得不够！你已经撕裂了我的心，你还要把它捣得粉碎。呵！你不再爱我了！

艾那尼　呵！我的心上人，我的灵魂，你是我取得光和热的源泉，你是我心爱的人儿，不要怪我想离开你吧！

堂娜·莎尔　我不怪你。不过你一走，我就会伤心而死的。

艾那尼　死！为了谁？为了我？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犯得着吗？

堂娜·莎尔　（眼泪迸出）我有什么办法呢！

〔她倒在一张扶手椅上。

艾那尼　（在她身边坐下）呵！你哭了！你哭了！这又是我的错！谁来惩罚我呢？因为你还是会原谅我的！我喜欢看到你的眼睛发亮，谁会来告诉你，当一滴眼泪盖住你眼里的火焰时，我会感到多么痛苦？呵！我的朋友都死了！呵！我真是发了疯！原谅我。我知都不知道，我还是痴心地爱着你呢！唉！我还在用无比的深情爱着你呢！不要哭了，还不如让我们同归于尽吧！我为什么没有一个世界，可以拿来献给你呢！我是多么不幸啊！

堂娜·莎尔　（搂住他的脖子）你真是我漂亮高贵的雄狮！我真爱你。

艾那尼　呵！爱情是无价之宝，要是因热爱而死，那就好了！

堂娜·莎尔　我爱你！我的主子！我爱你，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艾那尼　（把头放在她肩上）呵！要是你现在用匕首结果了我，那是多么甜蜜！

堂娜·莎尔　（哀求地）呵！你这样说话，难道不怕上天报应？

艾那尼　（一直在她怀里）好吧！让上天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吧！既然这是你的意愿，那就只好这样！违抗你怎么行！

〔他们两人互相拥抱，彼此凝视，心醉神迷，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仿佛沉醉在对方的眼神里。堂·吕伊·葛梅兹从舞台深处的门口上。他看了一看，目瞪口呆地在门口站住了。

第 五 场

〔艾那尼，堂娜·莎尔，堂·吕伊·葛梅兹。

堂·吕伊·葛梅兹 （一动不动，两臂交叉地站在门口）难道这是殷勤好客的报应！

堂娜·莎尔 天啦！公爵！

〔他们两人转过身来，仿佛大梦初醒一般。

堂·吕伊·葛梅兹 （一直不动）难道这是我应得的报应，我的客人？“好老爷，去看看你的围墙是不是够高，你的大门是不是关得够紧，你的弓箭手是不是在城楼里，请你为我们绕你的城堡走两圈。从你的武器库中找出一副合身的盔甲来，到了六十岁还重新穿上你的战袍吧，对你的好意，我们会用忠诚来报答的！你为我们做了好事，我们也为你做件不可告人的好事！”天上的圣徒呵！我活了六十多岁，我碰到过无法无天的亡命徒，我的刀一出鞘，往往会使鬼哭神号，我见到过杀人犯、伪币制造者、乱臣贼子、在餐桌上毒死主人的侍仆、临死既不信神也不祈祷的异教徒，我见过斯福察[1]，我见过波基亚[2]，我还见过路德，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恩将仇报、调戏主妇、不怕雷劈的客人！这哪有一点我那个时代的古风！这样欺人太甚的黑心肠，把一个老人都吓呆在自家门口，虽然他还没有归天，看起来却已经像墓前的石像了！摩尔人和卡斯蒂利亚人！这个人是什么人呵？

① 斯福察（Ludovic Sforza，1451—1508），米兰的暴君，曾毒死侄子。

② 波基亚，吕克莱丝·波基亚之兄，他杀害了亲兄弟，详情见本书该剧。

(抬头看看大厅四壁的画像)呵！西尔瓦家的列祖列宗都在听我讲话，请原谅我，如果我在一怒之下，在你们面前说了什么坏话，败坏了好客的家风的话，那请原谅我吧！

艾那尼 (站起来)公爵……

堂·吕伊·葛梅兹 不要插嘴！

〔他慢慢地在大厅里走了三步，把西尔瓦家族的画像全都看了一遍。

神圣的列祖列宗呵！铁打的英雄汉呵！你们看见过天堂里和地狱里出来的东西。请告诉我，列祖列宗，这是个什么人？这不是艾那尼，这个人应该叫做犹大！呵！你们说说看他应该叫什么名字！(两臂交叉)你们生前见过这样的事吗？没有吧！

艾那尼 公爵大人……

堂·吕伊·葛梅兹 (一直对画像)你们看见吗？他还要说话呢，这个不要脸的家伙！不过，你们比我还更能看清他的本来面目。呵！不要听他的！这是一个存心不良的骗子！他满以为我的双手一定会血染我的家门，我的心里也许在酝酿着复仇的风暴，要邀请砍了七个人头的复仇女神赴宴；他会对你们说他正受到追捕，他会说人家将来谈到西尔瓦家也会和现在谈到血腥的拉腊家一样，然后他会说他是我的客人，因此也是你们的客人……我的列祖列宗呵，你们看，这难道是我的过错？请你们裁判谁是谁非吧！

艾那尼 吕伊·葛梅兹·德·西尔瓦，如果世上有位顶天立地的贵人，有位心胸宽大为怀，灵魂高尚可敬的人，那就是您，我的大人！那就是您呵，我的主人！在这里对您说话的是一个罪人，我除了对您说我罪该万死之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不错，我本来想抢走您的妻子，不错，我本来想玷辱您的床

第，不错，这真是无耻极了！我只有一腔鲜血，你可以随便把它洒在哪里，然后擦干你的宝剑，从此再也不放在心上！

堂娜·莎尔　老爷，不能怪罪他！要杀就杀我吧！

艾那尼　不要多嘴，堂娜·莎尔，因为这是我最后的时刻！这个时刻是属于我的。我也只有这一时刻了。所以，让我在这里向公爵解释清楚吧。公爵！相信我嘴里说出来的最后几句话，我发誓，我是有罪的，但是请您放心，她是清白的！这就是我要说的话。我有罪，她无辜；请您信任她，请您给我一刀，那就万事大吉。然后把我的尸体扔到门外，再叫人擦干地板，不过这都无关紧要了！

堂娜·莎尔　呵！一切都是我干出来的。因为我爱他呵。

〔堂·吕伊一听见这句话就颤抖地转过身来，很厉害地看了堂娜·莎尔一眼。她立刻跪倒在地上。

是的，饶恕我吧！我爱他呵，老爷！

堂·吕伊·葛梅兹　你爱他！（向艾那尼）那么你要胆战心惊了！

〔外面有号角声。一个侍从上。

（向侍从）这是什么声音？

侍从　大人，国王驾到，还带了一大队弓箭手来，这是传令官在吹号。

堂娜·莎尔　天啦！国王来了！这是致命的打击！

侍从　（向公爵）他问为什么大门紧闭，并且说要开门。

堂·吕伊·葛梅兹　开门接驾。

〔侍从鞠躬下。

堂娜·莎尔　他没有救了。

〔堂·吕伊·葛梅兹走到左边最后一幅画像前，那是他自己的画像，他按一按开关，画像像门一样打开了，露出一个藏身的密室来。他转身向艾那尼。

堂·吕伊·葛梅兹　先生，到这里来。

艾那尼　我的脑袋随你怎么办。大人，把它交出去吧。我准备好了，我是你的囚犯。

〔他进入密室。堂·吕伊再按一下开关，一切恢复原状，画像也归原位。

堂娜·莎尔　（向公爵）老爷，可怜他吧！

侍从　（上）国王殿下驾到！

〔堂娜·莎尔赶快蒙上面纱。双折门打开了。堂·卡洛斯穿战袍上，后面跟着一大群武装的随从，有持戟兵、火枪手、弓弩手。

第　六　场

〔堂·吕伊·葛梅兹，堂娜·莎尔蒙着面纱，堂·卡洛斯，随从。

〔堂·卡洛斯慢步走上前来，左手按着剑柄，右手放在胸前，眼睛瞪着老公爵，露出既不信任而又生气的神色。公爵走上前来迎接国王，深深行礼。全场肃静无声。周围的人都在等待，感到害怕。最后国王到了公爵面前，忽然抬起头来。

堂·卡洛斯　怎么，我的表兄，你的大门今天怎么锁得这样严？圣徒在上，我本来以为你的宝刀比你的锁还锈得厉害呢！谁知道我们来看你的时候，你的宝刀却已经跃跃欲试，在你手中闪闪发光了！

〔堂·吕伊·葛梅兹想要说话，国王做了一个威严的手势，就继续往下讲。

现在要装得年轻不懂事就太晚了！难道我们戴了穆斯林的头巾？难道我不是卡洛斯而是博阿迪[1] 或是穆罕默德？回答我吧！你为什么要对我们放下吊闸，挂起吊桥？

堂·吕伊·葛梅兹　（低头）主公……

堂·卡洛斯　（向侍从）把钥匙都要来，把守各处的门户！

〔两个军官下。另外几个军官就在大厅里把士兵排成三行，从国王跟前一直排到大门口。堂·卡洛斯转过身来向着公爵。

呵！你要唤醒这些犯上作乱的祖先！诸位公爵先生，如果你们要对我摆出这一副姿态，那国王也要显显国王的威风！我要踏遍群山，用我战斗的双手把你们消灭在壁垒森严的老巢里！

堂·吕伊·葛梅兹　（抬起头来）殿下，西尔瓦一家是忠心耿耿的……

堂·卡洛斯　（打断他的话）不要回避问题，回答我，公爵！否则，我就要把你的十一个城楼夷成平地！大火熄灭了还有火种在，强盗死了还有匪首漏网。谁把他藏起来了？就是你！艾那尼这个杀人放火的乱臣贼子就在这里，在你的城堡里，你把他藏起来了！

堂·吕伊·葛梅兹　主公说得不错。

堂·卡洛斯　那好得很。我要他的脑袋，否则就要你的脑袋。你听见没有，我的表兄？

堂·吕伊·葛梅兹　（鞠躬）这倒不难办到！……您会如愿以偿的。

〔堂娜·莎尔双手掩面，倒在扶手椅上。

---

① 博阿迪(Boabdil)，西班牙最后一个摩尔人之王，一四八一年被击败。

堂·卡洛斯　（软下去了）呵！你能改过就好！把我要的犯人交出来！

〔公爵两臂交叉，低下头来，若有所思地呆了一会儿。国王和堂娜·莎尔静静地观察着他，他们两人为了不同的原因心情都很激动。最后，公爵又抬起头来，走到国王面前，拉着他的手，领着他慢步走到最古老的画像前，也就是观众右手第一张画像前面。

堂·吕伊·葛梅兹　（向国王介绍古老的画像）这张像画的是西尔瓦家最远的祖先，创家立业的伟人！堂·西尔维乌斯，他曾三度当过古罗马的执政官。

〔走到第二张画像前。

这是堂·加尔塞朗·德·西尔瓦，也是一位英雄！在托罗[1]，在瓦拉多利附近，有一个金碧辉煌的神龛，点燃着成百成千的蜡烛来供奉他，因为他解了莱昂之围，使得成百个少女没有成为贡物。

〔走到第三张画像前。

堂·布拉斯，他自觉自愿地离乡背井，因为他给国王出谋划策，犯了错误。

〔走到第四张画像前。

克里斯托瓦！在埃斯卡洛纳[2]的战斗中，堂·桑歇国王徒步败逃，他头盔上的白缨引来了万箭齐发，他大喊一声："克里斯托瓦！"克里斯托瓦就把白缨插在自己头盔上，并且把马让给国王。

〔走到第五张画像前。

---

① 托罗（Toro），西班牙城市，在萨莫拉省。

② 埃斯卡洛纳（Escalona），西班牙托莱多省一镇。

堂·乔尔纪，他为阿拉贡国王拉米尔赎过身。

堂·卡洛斯　（两臂交叉，从头到脚打量公爵）堂·吕伊！我真佩服你！说下去吧！

堂·吕伊·葛梅兹　（走到第六张画像前）这是吕伊·葛梅兹·德·西尔瓦，得过圣雅各勋章和卡拉特拉瓦大勋章。他的甲胄太大了，我们的身材太小了，配不上他。他缴获过三百面战旗，打过三十次胜仗，为国王征服过莫特里尔、安特克拉、苏伊士、尼雅尔[1]，自己死的时候却一贫如洗。殿下，向他致敬吧！

〔他脱帽鞠躬，然后走到第七张画像前。国王越听越不耐烦，越发生气。

在他旁边是他的儿子纪耳，心灵高贵的人都很爱他。要是他举手发了誓的话，那就和国王的金口玉言一样算数。

〔走到第八张画像前。

堂·加斯帕，他是芒多萨和西尔瓦两家的光荣！随便哪家贵族和西尔瓦家都有关系，主公。桑多瓦家不是害怕我们，就和我们结亲。芒里克家羡慕我们，拉腊家妒忌我们。阿朗卡斯特家恨我们。我们真是顶天立地，上接国王，下接公侯！

堂·卡洛斯　你是在开玩笑？……

堂·吕伊·葛梅兹　（走到其他画像前）那是足智多谋的堂·瓦斯凯，这是英勇无敌的堂·雅伊姆。有一天在路上，他单人匹马挡住了扎梅特[2] 和一百个摩尔人。我不一一细说了，他们都是好样的。

---

① 莫特里尔(Motril)，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省一城市名。安特克拉(Anteguera)，马拉加省城市名。尼雅尔(Nijar)，在阿尔梅里亚省内。

② 扎梅特(Zamet)，八世纪统治西班牙的阿拉伯酋长。

〔看见国王生气的样子，公爵就走过了许多画像，直接走到左边最后三张画像前。

这是我高贵的祖父，他活了六十岁，一生信誓旦旦，即使对犹太人也是一样。

〔走到倒数第二张画像前。

这个老人，这张神圣的画像，就是我的父亲。虽然他是他们当中最后的一个，但是他也是同样伟大的。格林纳达[①]的摩尔人俘虏了我父亲的好朋友阿尔瓦·纪隆伯爵。我的父亲带了六百人去救他，他要人用石头刻了一个阿尔瓦·纪隆伯爵，把石像也带在队伍后面，并且用他保护神的名义起誓，只要石头伯爵自己不转过身来向后逃跑，他就决不后退。他进行了一场恶战，然后把伯爵救了出来。

堂·卡洛斯　我的犯人呢！

堂·吕伊·葛梅兹　这才是个葛梅兹·德·西尔瓦！在这里看到这么多英雄人物之后，您怎么还说得出这种话来呢！

堂·卡洛斯　马上把我的犯人交出来！

〔堂·吕伊·葛梅兹向国王深深施礼，拉住国王的手，把他带到最后一张画像前面，画像后面的密室就是艾那尼藏身之处。堂娜·莎尔焦急万分，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大厅里没有一点声音，大家都在等待。

堂·吕伊·葛梅兹　这是我的画像。卡洛斯国王，对不起！因为你要人家看见这张画像就说："这最后一个名门望族的不肖子孙，竟是一个背信弃义、出卖客人的败类！"

〔堂娜·莎尔喜出望外。周围的人都不知所措。国王仓皇失色，愤怒地走开，然后又站住了，一言不发，嘴唇哆

---

① 格林纳达(Grenade)，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省一城市。

嗦，眼睛冒火。

堂·卡洛斯　公爵，你的城堡在这里碍事，我要把它夷成平地！

堂·吕伊·葛梅兹　殿下是不是打算赔偿我的损失？

堂·卡洛斯　公爵，我要把你的城楼推倒夷平，因为你胆敢如此放肆，我还要人就地种上桑麻！

堂·吕伊·葛梅兹　宁可看到我的城楼化为平地，种上桑麻，也不愿玷辱西尔瓦家族的名声。（向画像）不知列祖列宗以为如何？

堂·卡洛斯　公爵！这个脑袋是我们的，你已经答应过了……

堂·吕伊·葛梅兹　我答应过在两个脑袋里给您一个。（向画像）是不是这样，列祖列宗？（指着自己的头）我还是给您这一个吧。（向国王）来拿去吧。

堂·卡洛斯　公爵，很好。算我输了，对不起！我要的是一个青年的脑袋！砍下头来，要抓住头发提着示众。你的头有什么用呢？连刽子手也抓不住你的头发，因为你的头发稀稀拉拉，还不够他一把抓呢！

堂·吕伊·葛梅兹　殿下，不要当众凌辱一个老人！我的脑袋还是好好的，我想不会比不上一个乱臣贼子的脑袋。一个西尔瓦家的人头！怎么您还不心满意足？

堂·卡洛斯　把艾那尼交出来吧！

堂·吕伊·葛梅兹　主公，我的确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堂·卡洛斯　（向随从）到处搜查！侧屋、地窖或城楼都不要漏查……

堂·吕伊·葛梅兹　我的城楼和我一样可靠。只有它和我知道这个秘密，它也会和我一样保守秘密。

堂·卡洛斯　你眼里还有国王没有！

堂·吕伊·葛梅兹　除非我的城堡化为一片废墟，成为我的葬身

之地，否则是什么也找不到的。

堂·卡洛斯　软硬兼施都没有用！把强盗交出来吧，公爵，否则你的脑袋和城堡都保不住了！

堂·吕伊·葛梅兹　我说过的话是算数的。

堂·卡洛斯　那好吧！既然一个人头不够，那我就要两个。（向阿尔卡拉公爵）乔尔纪，把公爵抓起来！

〔堂娜·莎尔揭下面纱，投身在国王，公爵和卫士之间。

堂娜·莎尔　堂·卡洛斯国王，你是个昏君！

堂·卡洛斯　老天爷，我看见谁了？堂娜·莎尔！

堂娜·莎尔　殿下，你没有西班牙人的好心肠！

堂·卡洛斯　（神色不安）小姐，你这样说国王，未免太苛刻了。（走到堂娜·莎尔面前，低声）正是你使我怒从心头起的！一碰到你，人不变成天使，就要变成恶魔。呵！你恨一个人，那个人立刻就会变坏的！呵，年轻的姑娘，要是你早就希望我做个伟大的君王，也许我早就是卡斯蒂利亚的雄狮了，但是你的怒气使我变成了一头猛虎。瞧，猛虎在咆哮了！小姐，你不要多说了！

〔堂娜·莎尔瞧了他一眼。他低下了头。

不过我还是会听你的。（转过身来向着公爵）我的表兄，我尊重你。你的重重顾虑看来到底也算是合情合理的。那你就忠于你的客人，不忠于你的国王吧，也好。我赦免你了，不和你计较。不过我要把你的侄女带走，作为人质。

堂·吕伊·葛梅兹　这个！

堂娜·莎尔　（不知所措）我吗，主公！

堂·卡洛斯　是的，是你！

堂·吕伊·葛梅兹　得了！呵！大慈大悲，宽宏大量的君王！您留下了我的头，却撕裂了我的心！真是仁慈宽厚！

堂·卡洛斯　那么你就自己选择吧。不给我堂娜·莎尔就把反贼交出来。两个人里总得给我一个。

堂·吕伊·葛梅兹　呵！您做主吧！

〔堂·卡洛斯走到堂娜·莎尔面前，要把她带走。她逃开他，向着堂·吕伊·葛梅兹走来。

堂娜·莎尔　救救我吧，我的老爷！……（她停住了。旁白）真不幸呵！有什么法子呢！不是要老伯伯的人头，就是要另外一颗！……还不如要我的命吧！（向国王）我跟您走！

堂·卡洛斯　（旁白）圣徒在上，这个主意居然奏效了！我的公主，你的心肠到底不得不软下来了！

〔堂娜·莎尔严肃地稳步走向珠宝盒，打开盒子，取出匕首，藏在怀里。堂·卡洛斯走到她面前，伸出手来搀她。

堂·卡洛斯　（向堂娜·莎尔）你要带走什么？

堂娜·莎尔　没什么。

堂·卡洛斯　是不是珍贵的珠宝？

堂娜·莎尔　是的。

堂·卡洛斯　（微笑）让我们看看吧。

堂娜·莎尔　您会看到的。

〔她伸出手来扶着他的手，准备要跟他走。堂·吕伊·葛梅兹本来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陷入了沉思，忽然转过身来走了几步。

堂·吕伊·葛梅兹　（高声）堂娜·莎尔！皇天后土呀！堂娜·莎尔！既然世上的人都没有心肝，那就天崩地裂吧！武器呀！城墙呀！帮帮我的忙吧！（跪到国王面前）把我的孩子留给我吧！我只有她一个人了，我的国王呵！

堂·卡洛斯　（放开堂娜·莎尔的手）那么，我的犯人呢！

〔公爵低下头来，仿佛内心在进行激烈的斗争，然后抬

起头来，瞧瞧画像，双手合十，向画像作揖。

堂·吕伊·葛梅兹　列祖列宗呀，可怜我吧！

〔他向密室走了一步，堂娜·莎尔焦急地盯着他。他又转过身来，向着画像。

呵！遮上你们的面孔吧！你们这样瞧着我，叫我不敢下手了！

〔他摇摇晃晃地走到自己的画像前，然后又转过身来向着国王。

这是你要我这样干的！

堂·卡洛斯　是的。

〔公爵抖抖索索地举起手来要按开关。

堂娜·莎尔　天呀！

堂·吕伊·葛梅兹　不行！（跪倒在国王前）发发慈悲吧！把我的头拿去！

堂·卡洛斯　我要你的侄女！

堂·吕伊·葛梅兹　（站起来）那你就把她带走！给我留下没有玷污的荣誉吧！

堂·卡洛斯　（抓住堂娜·莎尔发抖的手）再见，公爵。

堂·吕伊·葛梅兹　再见。

〔他目随国王同堂娜·莎尔慢慢走下，然后用手按住匕首。

上帝保佑您吧，主公！

〔他回到舞台前方，气喘吁吁，一动不动，瞪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两臂交叉放在胸前，随着胸脯起伏。那时国王带着堂娜·莎尔走了出去，贵族侍从按照爵位高低，排成两行，庄严地跟在后面。他们在低声议论。

堂·吕伊·葛梅兹　（旁白）国王，你兴高采烈地离开了我的家门，我世代的忠心也就离开了我泣不成声的胸膛，一去不复返了！

〔他抬起头来向周围一看，看见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就跑到墙边，从武器架上取下两口剑来，比比剑是不是一样长，然后把两口剑都放在一张桌子上。放好之后，他走到自己的画像旁边，按一下开关，暗门又打开了。

第　七　场

〔堂·吕伊·葛梅兹，艾那尼。

堂·吕伊·葛梅兹　出来。

〔艾那尼出现在暗室门口。堂·吕伊指着桌上的两把剑。

挑一把吧。堂·卡洛斯已经走了。现在是我和你算账的时候了。挑一把吧！快点。怎么！你的手发抖了！

艾那尼　决斗吗！老人家，我们不是对手呀！

堂·吕伊·葛梅兹　为什么不是？你害怕了吗？难道你不是个贵族子弟？见鬼去吧！管你是不是贵族！只要你得罪了我，你就和我门当户对，可以和我交锋了！

艾那尼　老人家……

堂·吕伊·葛梅兹　你不杀死我，我就杀死你，年轻人！

艾那尼　杀死我，好的。您不管我愿不愿，就救了我的命。我这条命是您给我的。您要就拿去吧。

堂·吕伊·葛梅兹　你是心甘情愿？（向画像）你们看见他是自愿的。（向艾那尼）那好。做祷告吧。

艾那尼　呵！大人，我最后要向您祷告！

堂·吕伊·葛梅兹　向上帝祷告吧！

艾那尼　不，不，向您！老人家，杀死我吧。用什么都行，刀、剑、匕首！不过，请您开恩，公爵，在我死前，让我见她一面！让我死也死个痛快！

堂·吕伊·葛梅兹　见她一面！

艾那尼　至少让我再听一次她的声音！只要一次！

堂·吕伊·葛梅兹　听她的声音！

艾那尼　呵！大人，我懂得你的妒忌心理。不过既然死亡就要夺走我的青春，请您恕我大胆了。要不让我见她，就只听听她的声音也行，然后我今晚就死好不好？只要听听她的声音！满足我的心愿吧！但是，如果在我的灵魂归天之前，你肯让我看她一眼，让我们的灵魂再会一面，那我吐出最后一息时，会感到多少温暖呵！我可以不对她说一句话，你就在身边，老爸爸！然后，你就夺走我的生命吧！

堂·吕伊·葛梅兹　（指着仍然敞开的密室）天上的圣徒！难道这个小洞有这么深？人一进去就聋得什么都听不见？

艾那尼　我什么也没听见。

堂·吕伊·葛梅兹　我不交出你，就不得不交出堂娜·莎尔。

艾那尼　把她交给谁？

堂·吕伊·葛梅兹　交给国王。

艾那尼　糊涂的老人家！他爱她呢！

堂·吕伊·葛梅兹　他爱她吗！

艾那尼　他把她从我们手里抢走了！他是我们的情敌！

堂·吕伊·葛梅兹　呵！该死！来人呐！快上马！快上马！快追这个拐骗犯！

艾那尼　听我说，报仇要有把握，就不能走漏风声。我是你的

人。你可以杀死我。不过,你愿意让我来为你的侄女,为她洁白的身子报仇吗?为你报仇也是为我报仇!请你高抬贵手,如果要我吻你的脚,我也不会推辞的!让我们一同追赶国王吧!快走,我会是你的左右手,我会为你报仇雪恨,公爵,事成之后你再杀死我吧。

堂·吕伊·葛梅兹　那么,就像今天一样,你听我支配?

艾那尼　是的,公爵。

堂·吕伊·葛梅兹　你对天发誓?

艾那尼　我对先父在天之灵发誓。

堂·吕伊·葛梅兹　有什么信物做凭据?

艾那尼　(解下他腰间的号角,交给公爵)听我说,我给你这管号角。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大人,只要你认为我离开人世的时辰到了,那好,请你吹响这管号角,就用不着多费心机,一切都会按你的心意办好。

堂·吕伊·葛梅兹　(伸出手来)伸出你的手来!一言为定!(握手。公爵向着画像)列祖列宗,你们都是见证呵。

第 四 幕

陵　墓

〔艾克斯拉查珀尔。

〔查理曼大帝陵墓的地下宫。巨大的伦巴第式的拱形屋顶。又粗又短的石柱，柱顶上有石刻的鸟雀和花朵。右边是查理曼的陵墓，有一道半圆形的又低又小的铜门。只有一盏灯挂在拱顶石上，照亮了墓碑上的“查理曼大帝”五个大字。夜里。看不清地下宫的深处，只隐约看见阴森森的纵横交错的拱道、石梯和石柱。

第 一 场

〔堂·卡洛斯，手里拿着灯笼的卡扎帕尔玛伯爵堂·里卡多·德·罗萨斯，他们披着大斗篷，帽檐拉得很低。

堂·里卡多　（帽子拿在手上）就是这里。

堂·卡洛斯　黑帮原来就在这里聚会！我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呵！特里尔[1] 的选帝侯先生，就在这里，你把这个地方借给他们，当然，地方选得不错！黑帮的阴谋在地下墓穴的空

① 特里尔（Trèrves，德文 Trier），德国城市。

气里更容易策划，墓碑更是磨刀霍霍的好地方。不过，这可是一场倾家荡产的赌博，下的赌注是人头呵！刺客先生们！我们等着瞧吧。说真的，他们挑了一个坟墓来干这种勾当倒很不错，他们要进坟墓就可以少走路了！（向堂·里卡多）这些地下室有地道通到很远的地方去吗？

堂·里卡多　一直通到城堡。

堂·卡洛斯　那太远了。

堂·里卡多　这边还有地道一直通到阿尔滕海姆修道院[1]……

堂·卡洛斯　就是鲁道夫消灭洛泰尔的修道院？那好。伯爵，请你再说一遍黑帮有哪些人，在什么地方，和我有什么冤仇。

堂·里卡多　哥达。

堂·卡洛斯　我知道这个勇敢的公爵为什么要造反。他想要一个日耳曼人当皇帝。

堂·里卡多　霍亨堡。

堂·卡洛斯　我想，霍亨堡宁愿同弗朗索瓦进地狱，也不愿同我升天堂。

堂·里卡多　堂·吉尔·泰莱·纪隆。

堂·卡洛斯　卡斯蒂利亚和圣母呀！他居然也造起国王的反来了，这个该死的家伙！

堂·里卡多　听说就在您刚封他为男爵的那天晚上，他发现您私入纪隆夫人的卧房。所以他要为他温柔的伴侣报仇，要恢复她的名誉。

堂·卡洛斯　难道这样一来，他就要造西班牙的反了。还有什么人呀？

堂·里卡多　据说和他们一起的还有阿维拉的主教，可尊敬的瓦斯凯。

---

① 阿尔滕海姆修道院，位于德国巴登地区。

堂·卡洛斯　难道他也是为他贞洁的妻子报仇？

堂·里卡多　还有居兹曼·德·拉腊！他不满意，因为没有得到您的骑士勋章。

堂·卡洛斯　呵！居兹曼·德·拉腊！如果他只是要一个勋章，那给他就是了。

堂·里卡多　还有吕泽堡公爵。据说他的计划是……

堂·卡洛斯　吕泽堡公爵太高大了，掉了脑袋也不低。

堂·里卡多　璜·德·哈罗想要得到阿斯托加[1]。

堂·卡洛斯　这些哈罗家的人总是出双倍的价钱收买凶手的。

堂·里卡多　就这些了。

堂·卡洛斯　我要的脑袋不止这些吧。伯爵，你只说了七个人，我看还不够数呢。

堂·里卡多　呵！那些特里尔或者法兰西花钱雇佣的强盗，我就没有算了……

堂·卡洛斯　那些不怕鬼、不信神的人，他们的匕首可是不吃素的。只要谁钱出得多，他们就会被吸引住，好像磁石吸铁一样！

堂·里卡多　但是我发现了两个不怕死的家伙，两个都是新来的，一老一少……

堂·卡洛斯　他们叫什么名字？

〔堂·里卡多耸耸肩膀，表示不知道。

多大年纪？

堂·里卡多　年轻的那个只有二十岁。

堂·卡洛斯　那太可惜了。

堂·里卡多　年纪大的那个少说也有六十。

堂·卡洛斯　一个还不到年龄，另外一个却又过了。真糟糕。这

---

① 阿斯托加(Astorga)，西班牙莱昂省城名。

件事我自己来管。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助刽子手一臂之力。呵！我的宝剑对乱党是毫不留情的，要是刽子手的斧头砍不动了，我还可以把宝剑借给他。伯爵，要是断头台上的布不够大，我甚至不惜把我的紫皇袍缝上去。不过，我会不会当选为皇帝呢？

堂·里卡多　选帝侯这个时候正在开会商量呢。

堂·卡洛斯　谁知道他们会选哪一个？也许会选弗朗索瓦一世，或者是萨克森公爵，那个英明的弗里德里希！呵！路德说得不错，大势不妙！这些神圣帝王的选举人呵！他们认为只有金光闪闪的论据才算论据！他们中有一个是相信异教邪说的萨克森公爵，一个是愚不可及但却享有王权的伯爵，一个是放荡无度的特里尔大主教！至于波希米亚国王，他倒是支持我的。还有几个赫斯的公侯，他们的领地比一个省还小！他们不是年轻的傻瓜，就是年老的混蛋！他们有的是冠冕，但是有没有头脑呢？……找找看！全是些小丑！我可以像大力神一样，用我的狮子皮把他们裹挟而去！这真是个荒唐的会议，而他们一旦脱掉了裹身的紫色王袍，头脑是会比装疯卖傻的特里布莱[1]还更空空如也呢！里卡多！我还少三票呢！唉！一切都要落空！里卡多老兄，我宁愿拿出根特、托莱多和萨拉曼卡三个城来换这三票，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你看如何？为了得到这三票，我宁愿让他们从卡斯蒂利亚或者从佛兰德挑三个城市！当然，这三个城市将来还是要收回的！

〔堂·里卡多对国王深深施礼，并且戴上帽子。

你怎么戴上帽子了？

---

① 特里布莱(Triboulet)，本书《国王寻欢作乐》中人物，请参看该剧。

堂·里卡多　主公，您刚才和我称兄道弟了，(又施一礼)这样一来，我就成了西班牙的贵人了。

堂·卡洛斯　(旁白)真是个可怜虫！你苦心钻营的不过是个虚名！自私自利的小人！他们挖空心思，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他们恬不知耻，乞求国王施舍，给这些饥不择食的人撒下一点伟大的称号，就像撒食饲养家禽一样！(沉思默想)只有上帝和皇帝是伟大的！还有教皇圣父！其他的人！……国王和公爵！那算得了什么？

堂·里卡多　我呢，我希望他们会选殿下。

堂·卡洛斯　(旁白)殿下！殿下是我呀！我做什么都该倒霉。如果我还只是个国王的话！

堂·里卡多　(旁白)管你当不当得上皇帝！反正我已经是西班牙的贵人了。

堂·卡洛斯　等到他们选出了日耳曼皇帝的时候，用什么信号向全城宣布谁当选了？

堂·里卡多　要是萨克森公爵当选，只鸣礼炮一响。要是弗朗索瓦当选，就鸣礼炮两响。要是殿下当选，那就鸣礼炮三响。

堂·卡洛斯　而那个堂娜·莎尔呢！……什么事都使我恼火，令人痛心！伯爵，如果我侥幸当上皇帝，你就赶快去找她。也许她会要一个恺撒的！……

堂·里卡多　(微笑)殿下真是不能忘情！

堂·卡洛斯　(鄙视地打断他的话)呵！关于这件事，你就免开尊口吧！我还没有说我希望人家有什么看法。什么时候可以知道谁当选了？

堂·里卡多　这个，我想，最多再过一个小时。

堂·卡洛斯　呵！三票！只差三票！不过还是先粉碎这个阴谋集团，然后再看帝国是谁的吧。(屈指一算，又跺跺脚)还是

差三票！呵！帝国是他们的了！不过那个高乃伊·阿格里帕[①] 能未卜先知！他在茫茫的天上看见十三颗星，从北方全速飞向我的紫微星。帝国应该是我的！且慢。听说约翰·特里泰姆[②] 修道院长预言帝国是弗朗索瓦的。要看清楚我的命运，我不得不用武力来促使预言实现！在命运还没有决定的时候，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有既持矛又打炮的士兵，那么，最有先见之明的巫师作出的预言才会很好的实现，就像有了接生婆才能顺利分娩一样。谁的预言更高明？是高乃伊·阿格里帕还是约翰·特里泰姆？那要看谁的预言有武力支持，谁的嘴里吐得出长矛，谁有雇佣兵或者是土匪，用刀枪来改造不算十全十美的命运，使事情称心如意地按照预言来实现。可怜的笨蛋是那些目中无人、昂首阔步、笔直地向世界帝国走去、并大声疾呼"我有权利"的人！他们的大炮可以排成一字长蛇阵，吐出的烈焰可以把城市烧成灰烬，他们有船，有兵，有马，你以为他们可以一直走向目标，把人们压得粉碎……去你的吧！到了人类命运的十字路口，他们与其说是在走向皇位，不如说是在走向深渊，他们才走三步，就踌躇不前，摇摆不定，枉费心机地想读懂命运那本无字天书，他们徘徊歧途，对自己也没有把握，他们犹豫不决，只好问道于盲，求教于路旁的巫师！（向堂·里卡多）你去吧。黑帮快要来了。呵！把陵墓的钥匙给我！

堂·里卡多　（拿一把钥匙交给国王）主公，请不要忘了管教堂的林布格伯爵，是他把钥匙交给我，并且乐意为您尽力效

---

① 高乃伊·阿格里帕(Corneille Agrippa，1486—1535)，医生、占星家，后来成为卡洛斯(即查理五世)的史官。

② 约翰·特里泰姆(Jean Trithème)，神学家和历史学家，弗朗索瓦一世的占星家。

劳的。

堂·卡洛斯 （打发他走）一切都照我说的办！一切！

堂·里卡多 （鞠躬）我这就去，殿下！

堂·卡洛斯 需要鸣礼炮三响，是不是？

〔堂·里卡多鞠躬退出。

〔堂·卡洛斯一人陷入了沉思默想。他的两臂交叉，脑袋低垂，然后抬起头来，转身向着陵墓。

第 二 场

堂·卡洛斯 （独自一人）查理曼，原谅我！在这寂寞的墓穴里本该只响起庄严的回声，由于我们野心勃勃，你墓碑前发生的一片混乱一定会使你感到愤慨。查理曼在此！怎么，阴森森的陵墓，你容得下一个如此伟大的英灵而不爆裂？创造世界的巨人，这是你的葬身之地吗？这里容得下你高大的身躯吗？呵！他当年留下的那个欧洲，真是令人神往，那是一座大厦，两个顶峰人物，两个众望所归、使任何天生的君王都不得不俯首听命的领袖。几乎所有的国家，不论是王国、公国、还是侯爵的领地，都是子承父业的，不过，人们有时却还可以选出他们的教皇或恺撒。一切都会顺利进行的，偶然的机会使人又改正了偶然犯下的错误。这样又恢复了平衡，总是天下大治。穿黄袍的选帝侯，穿紫袍的大主教，翻手作云覆手雨的神圣元老院，都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上帝还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有一天，他会使一个思想应运而生，使它成长壮大，会走会跑，千变万化，化为人身，抓住人心，开辟新天地；不少国王想把它踩在脚下，或者设法堵住它的嘴，但它却神出鬼没地进入议会或选举教皇

的会场，国王们会发现他们踩在脚下的这个思想，突然化为手里拿着地球、头上戴着教皇三重冕的巨人，出现在他们的头上，并且用双脚踩得他们低头弯腰。教皇和皇帝主宰一切。世上的一切都是为他们而生，为他们所用。他们身上存在着一种至高无上的神秘力量，他们对老天拥有无限的权力，老天也为他们摆下了盛宴，让他们鱼肉百姓，宰割王侯，并且用鸣雷闪电的乌云保护他们。上帝把地球放在他们两个的餐桌上，供他们尽情享受。他们分庭抗礼，发号施令，瓜分世界，安排宇宙，就像农民收割庄稼一样。一切都是他们两个说了算。国王都不得其门而入，只好呆在门外，垂涎三尺地闻着菜肴的香味，眼瞪瞪地瞧着玻璃窗，踮起脚来想看清楚，虽然聚精会神，但也感到乏味。他们两人脚下的世界按等分级组成，有合有分。他们两人一个慢慢解开死结，另一个快刀斩乱麻。一个代表真理，另一个代表力量。他们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因为他们两人平起平坐，都受神权庇护，一个穿紫皇袍，一个穿白圣衣，因此全世界看到教皇和皇帝这两个上帝的化身时，不得不头昏眼花，胆战心惊。皇帝！皇帝！一定要当皇帝！当不上皇帝，真要发疯，而且还感到心里有的是勇气！在这个陵墓里长眠的人是多么幸福，多么伟大呵！他那个时代还更美呢。教皇和皇帝！他们不再是两个人。彼得和恺撒！在他们身上，两个罗马已经合二为一，他们神奇的结合使得双方都繁荣昌盛，使得人类面目一新，精神一振，使得芸芸众生如同再造，使得四分五裂的王国成为一个新的欧洲。他们两个亲手把古罗马帝国的残渣倒入熔炉，要炼出新的青铜！呵！多么伟大的命运！然而，这个陵墓却是他的葬身之地！难道一切就是为了这个结局？怎么！你当过王子、国王和皇

帝！你是个挥舞过干戈，执行过法律的巨人！日耳曼曾是你的垫脚石！怎么！你的尊号是恺撒，你的大名是查理曼！你比汉尼拔、阿提拉都更伟大，简直是顶天立地！……而现在这小小的角落就容得下你了！呵！争夺帝国吧！看看一个皇帝遗留下来的一坯黄土！把全世界闹得人仰马翻吧！建立你的帝国吧！但是永远不要说："这已经够了！"建筑一座其大无比的大厦吧！你知道到头来它剩下的会是什么？呵！说来伤心：一块大石头！威震天下的声名和称号呢？剩下来的只是几个字母，好教孩子学习拼写！不管你的雄心多大，奢望多高，这就是你的极限！……呵！帝国！帝国！不过这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沾到边了，并且觉得它很合我的心意呢。有什么东西在对我说："你会得到帝国！"我会得到的。要是我得到了！……天呵！那就是遥遥领先，高高在上！独自一个人像拱顶石似的站在无边无际的穹隆顶端！而大大小小的国家，一层层地排列在拱顶之下。看到国王也都排在自己脚下，就在他们头上擦净自己的鞋子。看看国王下面还有封建贵族、总督，还有红衣主教、大小公侯，再下面是主教、修道院长、族长、男爵，再下面还有教士和兵士，最下面，远离我们所在的顶峰，在暗无天日的无底深渊中，是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呵！那就是群众的汪洋大海，永无休止的喧嚷，啼饥号寒，有时还有一声苦笑，他们的呻吟惊醒了大地，穿过重重回声传到我们耳边时却像是鼓乐之声了！芸芸众生！城市、高塔，教堂钟楼像个大蜂窝，高耸入云，警钟长鸣！（梦想着）芸芸众生，你们是国家的基础，你们肩负起巨大的金字塔，你们是有生命的海洋，你们总是用巨大的波涛冲击着这座高塔，使它摇摇晃晃；你们使一切都不断改换位置，就像一些矮板凳使高高在上的王座

动摇一样，动摇得这样厉害，使国王都不得不中断他们的空谈，抬起头来望着青天……国王呵！低头看看下面吧！呵！下面是人民！是海洋！滚滚的波涛！无论你把什么投进去，都会引起动荡！砸烂王位的巨浪，催墓中人安眠的巨浪！你是一面镜子，难得有一个国王在镜子里不是丑态百出的！呵！如果人们时时瞧瞧这阴沉沉的波涛，就会看见海洋深处埋葬着无数帝国，好像沉没的大船一样。来回起伏的波涛不断地冲击这些沉船，冲得它们面目全非，这就是阻挡洪流的下场！你去统治这一切吧！如果人家选上了你，你就去登上这一顶峰吧！明知道你只是孤家寡人，也登上去吧！下面就是无底深渊！……我只要在登上去时不头晕眼花就行了！呵！由王国和国王堆积而成的摇摇晃晃的金字塔，你的顶峰也太窄了！一失足就要成千古恨呵！我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呵！如果我感到脚下的世界开始晃动，卜卜跳动，地球活过来了，动起来了，而我却站不住脚，那怎么办？再说，即使我把这个地球拿到手，那又怎么办？我背得起吗？我有多大的力量？上帝呀！我当国王都受不了，还能当皇帝吗？皇帝一定要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他的灵魂一定会因伟大的命运而变得更伟大。而我呢！谁来使我变得伟大？谁来为我制定法律，谁来指点指点我呀？……（双膝跪倒在陵墓前）查理曼！只有你！呵！上帝面前无难事，既然上帝使我们两个帝王在这里会面，就请从陵墓的深处，把一些伟大、崇高、美丽的事物灌输到我的心里来吧！呵！让我看任何事物都能面面俱到！让我看到这个世界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我还不敢碰它呢。让我看看在这座通天塔上，从牧童到恺撒，不论高低贵贱，都安分守己，知足常乐，并且不耻笑下面的人。告诉我你胜利的秘诀和你统

治的秘诀，告诉我惩罚是不是比宽恕更好！不是吗？假如一个伟大的英灵在孤寂的灵床上有时真的会被大地的喧嚷惊醒，假如他宽阔明亮的坟墓突然裂开，向黑暗的世界投下一线光明，假如这种事真的发生，日耳曼帝国的皇帝呵！告诉我查理曼的接班人可以做些什么事！说吧！即使你说话的气息有千钧之力，会使我的头颅在铜门上撞得粉碎，还是说吧！或者不如让我独自进入你的寝宫，让我看看亡灵的面容，不要刮起凛冽的寒风把我吹走，还是靠住床头的石块坐起来吧！让我们谈谈。是的，即使你的声音会致人于死命，你说的话会使人的眼睛黯淡无光，会使人的脸惨淡失色，还是说吧，不要让你丧魂失魄的子孙视而不见，因为你的坟墓里一定是充满了光明的！如果你什么也不说，那就让卡洛斯像观察世界一样，来观察你沉睡安眠的面容。巨人呵，让他从容不迫地端详你吧，因为你虽然已经一无所有，但下界还是没有什么比你更伟大的！如果你的英灵已经不在，那就让你的遗体指点我吧！（把钥匙放进锁孔）进去吧！（后退）天啦！如果他对着我的耳朵说话怎么办？如果他站在那里，慢步向我走来，那怎么办？如果我出去时头变白了，又怎么办？管它呢！还是进去吧！

〔脚步声。

有人来了！除了我之外，还有什么人居然敢在三更半夜来惊扰英灵的安息呢？还有什么人呢？

〔脚步声近了。

呵！我忘了！这是来谋杀我的凶手呵！进去吧！

〔他打开陵墓的铜门，进去后又随手关上。好几个人悄悄地走进来，他们的斗篷和帽子遮住了脸。

第　三　场

〔几个同盟会盟员，他们互相致意，握手，低声交谈几句。

第一个盟员　（只有他拿了点着的火炬）不入虎穴。[①]

第二个盟员　焉得虎子。[②]

第一个盟员　圣徒保护我们。

第三个盟员　英灵帮助我们。

第一个盟员　上帝保佑我们。

〔黑暗中有脚步声。

第二个盟员　谁呀？

黑暗中的声音　不入虎穴。[③]

第二个盟员　焉得虎子。[④]

〔又进来了几个盟员。脚步声。

第一个盟员　（向第三个盟员）瞧，又来了几个人。

第三个盟员　谁呀？

黑暗中的声音　不入虎穴。[⑤]

第三个盟员　焉得虎子。[⑥]

〔又进来了几个盟员，和其他盟友握手致意。

第一个盟员　好了。我们人到齐了。哥达，你来报告。朋友们，黑暗在等待光明。

〔盟员们围成半圆形，坐在坟上。第一个盟员按顺序走过每个盟友面前，用火炬点着每个盟友拿在手里的蜡

---

①②③④⑤⑥　原文都是拉丁文。

烛。然后，第一个盟员在圆圈中央一个比较高的坟上静静地坐下。

哥达公爵 （站起来）朋友们，西班牙的查理母系具有外国血统，他却要想登上神圣帝国的宝座。

第一个盟员 让他进坟墓吧。

哥达公爵 （把他的火炬扔在地上，用脚把它踩灭）把他的脑袋像火炬一样砸烂！

齐声 把他砸烂！

第一个盟员 要他的命！

哥达公爵 要他死！

齐声 要他的命！

堂·璜·德·哈罗 他的父亲是日耳曼人。

吕泽堡公爵 他的母亲是西班牙人！

哥达公爵 他不再是西班牙人，也不是日耳曼人。要他死！

一个盟员 如果此刻选帝侯选他当皇帝呢？

第一个盟员 他们选他！不会！

堂·吉尔·泰莱·纪隆 那有什么关系！朋友们！砸烂他的头，皇冠也就落空了！

第一个盟员 要是他得到了神圣帝国，那不管他是什么人，就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只有上帝才能用手指头碰他呢！

哥达公爵 最好不等他当上皇帝就干掉他！

第一个盟员 不能让他当选！

齐声 不能让他当皇帝！

第一个盟员 要送他归天，需要几只手呀？

齐声 一只。

第一个盟员 要击中他的心窝，需要打几下呀？

齐声 一下。

第一个盟员　谁去打呢?

齐声　我们大家!

第一个盟员　这个祭品是个背信弃义的家伙。他们要选皇帝,我们就来选一个大祭司。让我们抽签吧。

〔盟员都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小本子上,然后撕下一页,卷成一团,轮流把纸卷投入骨灰坛里。

第一个盟员　让我们祈祷吧。

〔大家跪下。

第一个盟员　(站起来)中签的人要信奉上帝,要像罗马人一样打击敌人,要像希伯来人一样杀身成仁!要不怕车碾,不怕烙刑,要在拷问架上高声歌唱,要在灼热的灯下[1]放声大笑。最后,不管杀人还是被杀,他都要舍生取义,全力以赴!

〔他从骨灰坛里抽出一张羊皮纸。

齐声　谁中签了?

第一个盟员　(高声)艾那尼。

艾那尼　(从盟员中走了出来)我中了头彩了!这一次报仇雪恨的机会可落到我手里了,我寻找这个机会寻了多久呵!

〔堂·吕伊·葛梅兹从群众中跑了出来,把艾那尼拉到一边。

堂·吕伊·葛梅兹　呵!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吧!

艾那尼　那怎么行!大人呵!这是我头一次交上好运,不要和我争了!

堂·吕伊·葛梅兹　你一无所有。我呢,我可以什么都给你:封地、城堡、臣仆,三百个村庄和上万个农夫,只要你让我去结果了他,朋友!

---

[1] 从车碾、烙刑开始都是酷刑,灯刑不详,有说系用火烤炙阴部。

艾那尼　不行！

哥达公爵　老头儿，你的胳膊打人力气不大！

堂·吕伊·葛梅兹　你们都让开！虽然我的胳膊不太有力，我的灵魂可刚强呢。不要一见刀鞘上长锈就说宝刀老了。（向艾那尼）不要忘了你是我的人哩！

艾那尼　我的生死由你做主，他的生死可得由我做主。

堂·吕伊·葛梅兹　（从腰间拿出号角来）我把这管号角还给你，连她我也让给你了！

艾那尼　（动摇）什么？我的命和堂娜·莎尔都不要了！不行！我还是要报仇！关于这点，我连上帝都疏通了。我要为父报仇呵！……也许还不止呢！

堂·吕伊·葛梅兹　我把这管号角还给你，连她也让给你！

艾那尼　不行！

堂·吕伊·葛梅兹　仔细想想吧，孩子！

艾那尼　公爵！不要抢走到了我嘴边的肥肉吧！

堂·吕伊·葛梅兹　那好！这件事你不让我称心，你可会倒霉的！

〔他把号角插回腰间。

第一个盟员　（向艾那尼）兄弟，不要等卡洛斯当选，今晚就先下手为强……

艾那尼　不用担心！我知道怎样把人送进坟墓。

第一个盟员　对背信弃义的人，只好也背信弃义，愿上帝保佑你！（向大家）万一他事败身亡，我们这些伯爵男爵就接着干！让我们宣誓要前仆后继，不杀死卡洛斯决不罢休。

大家　（拔出剑来）让我们宣誓！

哥达公爵　（向第一个盟员）对谁宣誓呀，我的兄弟？

堂·吕伊·葛梅兹　（倒拿宝剑，剑柄朝上，剑尖朝下，他手拿住剑尖，高高举在头上）让我们对这个十字架宣誓吧！

大家 (照样举起剑来)要他死也不能得救!

〔远处一声炮响。大家都停下来,谁也不出声。陵墓的门半开,堂·卡洛斯出现在门口,脸色苍白,他在听着。第二声炮响。第三声炮响。他把陵墓的门完全打开,但并没有向前走一步,只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

第 四 场

〔同盟会盟员,堂·卡洛斯,然后,堂·里卡多、贵族、卫士、波希米亚国王、拜恩公爵,最后,堂娜·莎尔。

堂·卡洛斯 诸位先生,往下说吧!皇帝正在洗耳恭听呢。

〔火炬和蜡烛一下全都熄灭了。一片寂静。他在黑暗中走了一步,但是墓穴里黑得看不清一言不发、一动不动的同盟会盟员。

夜深人静了!一窝蜂从黑暗中飞了出来,又沉没到黑暗中去。不过,难道你们以为这样来来去去可以像做梦一样毫无痕迹吗?难道没有火把,我就会把你们当作坐在墓前的石头塑像吗?你们刚才说话的声音相当高哇,我的石头塑像!得了,抬起你们低下去的头来,查理五世就在你们面前!打吧!再走一步吧!看你们敢不敢?不敢,谅你们也不敢!你们血淋淋的火把照红了这个墓穴。我一口气就把它们全吹灭了!瞧吧,转过你们的头来,不要拿不定主意。既然我能吹灭你们的蜡烛,我就能点着更多的火把!

〔他用铜门上的铁环敲陵墓的门。一听见敲门声,墓穴深处全都涌现出拿着火把的士兵和执戟兵。为首的是阿尔卡拉公爵、阿谬南侯爵等人。

快来吧，我的雄鹰！我已经入了虎穴，得到虎子了！（向同盟会盟员）我也要照亮墓穴，让陵墓大放光明！瞧！（向士兵）你们都来！他们的罪行是抵赖不了的！

艾那尼　（瞧瞧士兵）来得好！单独一人，我觉得他太伟大了。这一下好！我本来还以为是查理曼显灵呢，原来只不过是查理五世！

堂·卡洛斯　（向阿尔卡拉公爵）西班牙王室的总管！（向阿缪南侯爵）卡斯蒂利亚海军司令，到这里来！解除他们的武装。

〔士兵包围同盟会盟员，解除他们的武装。

堂·里卡多　（跑来，鞠躬到地）陛下！……

堂·卡洛斯　我封你为宫廷司法大臣。

堂·里卡多　（再鞠躬）两个选帝侯代表金色议会前来向神圣的皇帝陛下致敬！

堂·卡洛斯　请他们进来！（低声，向里卡多）把堂娜·莎尔带来！

〔里卡多施礼退出。波希米亚国王和拜恩公爵上，他们身穿金色锦缎，头戴王冠，前面有火炬和喇叭开路，后面跟着一行行日耳曼贵族。他们高举帝国的旗帜，旗上有双头鹰，中间是西班牙纹章。士兵分列两行，让两个选帝侯一直走到皇帝面前。他们两人向皇帝深深施礼，皇帝撤帽作答。

拜恩公爵　罗马王查理！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陛下！现在世界是您的了，因为您已拥有帝国！这任何君主都心驰神往的帝位是您的！最初当选的是萨克森公爵弗里德里希，但他认为您更合适，就自动让位。因此，您来接受皇冠，同时也接受全世界吧。国王呵，神圣罗马帝国给您穿上皇袍，给您佩上宝剑，您就是至高无上的至尊了。

堂·卡洛斯　我回头再去向选帝侯会议致谢。好了，诸位先生。

多谢你，我的波希米亚兄弟！拜恩老表，好了！我会亲自去的。

波希米亚国王　查理！我们的祖先是称兄道弟的。我的父亲和你的父亲相亲相爱，他们的父辈也是一样。查理，你从小历尽坎坷，说，要不要我做你情同手足的兄长？我看到你从小长大，忘不了……

堂·卡洛斯　（打断他的话）好了，波希米亚国王！你说话太随便了！

〔他伸出手来给他吻，也给拜恩公爵吻，然后让这两个选帝侯退出，他们退出时深深施礼。

去吧！

〔两个选帝侯和他们的随从下。

群众　万岁！

堂·卡洛斯　（旁白）我到底大功告成了！一切都为我铺平了道路，我当上了皇帝！而英明的弗里德里希却落选了！

〔堂娜·莎尔随堂·里卡多上。

堂娜·莎尔　这么多的兵士！还有皇帝！呵！天呀！真是出乎意外的打击！艾那尼！

艾那尼　堂娜·莎尔！

堂·吕伊·葛梅兹　（站在艾那尼旁边，旁白）她没有看见我！

〔堂娜·莎尔向着艾那尼跑去。艾那尼不信任地瞪了她一眼，使她倒退一步。

艾那尼　小姐！……

堂娜·莎尔　（从胸前抽出匕首来）我一直带着他的匕首！

艾那尼　（向她伸出手来）我的知心人！

堂·卡洛斯　大家肃静！（向同盟会盟员）你们心神定了没有？我应当给全世界一个教训了。卡斯蒂利亚的拉腊和萨克森

的哥达，你们大家到这里来干什么勾当？说。

艾那尼 （上前一步）陛下！事情非常简单，我可以告诉您。我们在伯沙撒墙上刻下了这一判决[1]。（他拔出匕首，上下舞动）欠恺撒的还恺撒。血债要用血来还。

堂·卡洛斯 住嘴！（向堂·吕伊·葛梅兹）你，背信弃义的西尔瓦！

堂·吕伊·葛梅兹 陛下，我们两人中，谁背信弃义呀？

艾那尼 （转身向盟友们）我们的头颅和帝国！他一下都得到了。（向皇帝）蓝色的王袍可能使你行动不便，紫色的皇袍要方便得多，染上了鲜血也不会露出来。

堂·卡洛斯 （向堂·吕伊·葛梅兹）我的西尔瓦老表，你这是犯上作乱，为臣不忠，我可以撤消你的爵位！堂·吕伊，你想想！

堂·吕伊·葛梅兹 没有罗德里格斯的国王[2]，于连伯爵怎会造反！

堂·卡洛斯 （向阿尔卡拉公爵）只抓公侯，其余的……

〔堂·吕伊·葛梅兹、吕泽堡公爵、哥达公爵、堂·璜·德·哈罗、堂·居兹曼·德·拉腊、堂·泰莱·纪隆、霍亨堡男爵等被隔离了，阿尔卡拉公爵用卫队把他们紧紧围住，艾那尼却留在其他盟友中间。

堂娜·莎尔 他得救了！

艾那尼 （从盟友中走出来）我认为我也算得上是个公侯！（向堂·卡洛斯）既然这是个上断头台的问题，既然你不屑惩罚脚下的艾那尼这个默默无闻的牧羊人，既然你砍他的头还怕玷污你的刀，既然要是大人物才配从容就义，那我就只好

---

① 事见《圣经》故事，伯沙撒犯渎圣罪，后遭神罚。

② 罗德里格斯(Rodrigue)，岛名，属毛里求斯。该岛国王污辱伯爵于连之妹，于连向阿拉伯人求援，杀死了他的仇敌。

挺身而出了。王权是神授的，上帝把王权授予了你，也封了我做塞戈布[1]公爵、卡多纳[2]公爵、芒罗伊[3]侯爵、阿尔巴特拉[4]伯爵、戈尔[5]子爵，还有不计其数的地方都是我的领地。我是让·德·阿拉贡，阿维斯[6]的骑士，生在流亡中，长在通缉下，我的父亲是你的父亲下令杀害的，卡斯蒂利亚的卡洛斯国王呵！我们两家有血海深仇。你家有断头台，我们只有匕首。上帝授予我公爵爵位，流亡却使我成山里人了。我的宝剑曾在山中磨利，又在激流之中浸炼，既然这一切都是白费功夫。（戴上帽子，向其他盟友）戴上冠冕吧，西班牙的贵人们！

〔西班牙的贵人都戴上帽子。

艾那尼　（向堂·卡洛斯）国王呵！要砍我们的头，就连我们的冠冕一起砍吧！我们是有这个权利的。（向被围住的犯人）西尔瓦！哈罗！拉腊！名门望族的公侯，给让·德·阿拉贡留个位子！列位公侯！给我留个位子！（向朝臣和卫队）我是让·德·阿拉贡，国王呵，侍卫呵，刽子手呵！如果你们的断头台太小，就扩大一点吧！

〔他走到被围住的贵族一起。

堂娜·莎尔　天哪！

堂·卡洛斯　的确，我已经忘记了这段历史。

艾那尼　流过血的人是不会忘记血迹斑斑的历史的。欺压百姓的人糊糊涂涂就忘记了的罪恶，却永远活在受欺压的人心

---

[1] 塞戈布，西班牙巴伦西亚省小城。
[2] 卡多纳，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省境内。
[3] 芒罗伊，位于葡萄牙埃什特雷马杜拉境内。
[4] 阿尔巴特拉，位于西班牙阿利坎特省内。
[5] 戈尔，位于西班牙格林纳达省内。
[6] 阿维斯(Avis)，葡萄牙城市。

里，并且使他们热血沸腾！

堂·卡洛斯　这样说来，我就是和你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对头了，有了这个称号，别的头衔都微不足道了！

堂娜·莎尔　（跪倒在皇帝面前）陛下开恩吧！请陛下仁慈为怀吧！要不然，就把我们两人一同处死，因为他是我的情人，我的丈夫！我们是同呼吸，共生死的呵！我发抖了。陛下！请您大发慈悲，把我们一同处死吧！陛下！我匍匐在您神圣的膝下求情！因为我爱他呵！他是我的，就像帝国是您的一样！呵！开恩吧！……

〔堂·卡洛斯一动不动地看着她。

堂娜·莎尔　您心里起了什么阴沉的念头呢？

堂·卡洛斯　好了！起来吧，塞戈布公爵夫人，阿尔巴特拉伯爵夫人，芒罗伊侯爵夫人……（问艾那尼）你还有什么头衔呀，堂·璜？

艾那尼　这是谁在说话？是国王吗？

堂·卡洛斯　不是，是皇帝。

堂娜·莎尔　（起立）老天爷！

堂·卡洛斯　（指着她对艾那尼）公爵，这是你的夫人！

艾那尼　（两眼望着天，两臂抱着堂娜·莎尔）老天有眼！

堂·卡洛斯　（对堂·吕伊·葛梅兹说）我的表兄，我知道你这个贵人是会妒忌的。不过，阿拉贡配西尔瓦，这也是天作之合呀。

堂·吕伊·葛梅兹　（阴沉沉地）这并不是我的高贵在使我妒忌。

艾那尼　（含情脉脉地瞧着堂娜·莎尔，把她抱在怀里）呵！我的仇恨已经烟消云散了！

〔他把匕首扔掉。

堂·吕伊·葛梅兹　（瞧着他们两人，旁白）我要不要发作呢？呵，不要！我爱得发疯，悲哀得也要发疯了！西班牙的傻老头，你会叫他们可怜你的！老头儿，燃烧不要火光熊熊，烈焰腾腾，爱慕也罢，忍受也罢，都不要露声色，让痛苦啃你的心吧！一声也不要喊！否则，人家就要笑你了！

堂娜·莎尔　（在艾那尼怀里）我的公爵呵！

艾那尼　我的心中只有爱情的位置了。

堂娜·莎尔　幸福呵！

堂·卡洛斯　（手放在胸前，旁白）熄灭了吧，充满了青春之火的心灵！让理智统治吧，不要再兴风作浪了。从今以后，你的爱人，你的情妇，唉！都只能是日耳曼，是佛兰德，是西班牙。（眼睛盯着他的旗号）皇帝也和他旗帜上的雄鹰一样，它没有心，只有一面护心镜！

艾那尼　呵！您是恺撒！

堂·卡洛斯　（向艾那尼）堂·璜，你高贵的心灵配得上你高贵的门第。（指着堂娜·莎尔）也配得上她。跪下吧，公爵！

〔艾那尼跪下。堂·卡洛斯摘下自己的金羊毛骑士勋章，将绶带挂在艾那尼颈上。

接受这枚勋章吧。

〔堂·卡洛斯拔出剑来，在艾那尼的肩上拍了三下。

你要忠心耿耿！公爵，我对圣艾蒂安发誓，我封你为骑士。（扶他起来，和他拥抱）不过，你用不着这个装饰品，因为你已经有了最甜蜜而又最美丽的项圈，那正是我所缺少的，也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所无法强求的，那就是一个你爱而又爱你的女人的两只手臂！呵！你会是幸福的，我呢，我只不过是皇帝而已。

〔向同盟会盟员。

诸位先生，我不再记住你们的名字了！我要忘记一切仇恨！好了，我宽恕你们！这就是我应当给全世界的教训！

〔同盟会盟员跪下。

盟员们　光荣归于卡洛斯！

堂·吕伊·葛梅兹　（向堂·卡洛斯）只有我一个人受到了惩罚。

堂·卡洛斯　还有我呢！

艾那尼　卡洛斯宽恕了我们。我也不再恨他了。是谁这样改造了我们大家的？

大家（士兵，盟员，贵族）　日耳曼帝国万岁！荣誉归于查理五世！

堂·卡洛斯　（转身对着陵墓）荣誉归于查理曼大帝！让我们祖孙两人单独谈谈吧。

〔众人下。

第　五　场

〔堂·卡洛斯，独自一人，向陵墓鞠躬致敬。

堂·卡洛斯　你对我满意了吗？王国的残局我收拾得怎么样？查理曼呵！我当了皇帝，是不是脱胎换骨，成了一个新人？我能不能使我的皇权和罗马的教权结合起来呢？我有权去碰碰运气、主宰全世界的命运吗？我的脚跟有没有站稳，能不能走上这条曲折的小道？小道上布满了汪达尔人破坏的遗迹，是你巨大的铁鞋才为我们开辟了道路的呵！我有没有接过你的火炬，点着我的火把？我有没有听懂你陵墓里发出的声音？我本来独自一人不知所措地面对着一个帝国，一个叫嚣、威吓、阴谋篡位的世界，面临着丹麦人要我惩

罚，圣父教皇要我还债，还有威尼斯、苏里曼[1]、路德、弗朗索瓦一世，成千上万把妒忌的匕首已经在暗处闪闪发亮，还有陷阱、暗礁、数不清的冤家对头、几十个敌对的外族，只要一个就可以吓得许多国王发抖。而一切都迫不及待，迫在眉睫，都要一下解决！我不得不向你求救了："我应该从哪里下手呀？"你回答我说："我的孩子，一开头就要仁慈宽厚！"

① 苏里曼（Soliman，1494—1566），土耳其苏丹（1520—1566）。

第 五 幕

婚 礼

〔萨拉戈萨。

〔阿拉贡公爵府的一个平台。舞台深处是通往花园的阶梯。左边和右边是两扇朝平台开的门，后面是一排栏杆和两层摩尔式的弓形结构，再后面看得见公爵府的花园、在阴凉处的喷泉、小树林和流动的灯光，最深处是灯火辉煌的公爵府的哥特式和阿拉伯式的屋顶。夜里。听得见远处的铜管乐声。戴假面具、穿化妆衣、参加舞会的人零零落落或者三五成群地走过平台。在舞台前方，有一伙年轻的贵族，手里拿着假面具，高声谈笑。

第 一 场

〔堂·桑科·桑歇·德·齐尼加（蒙特雷伯爵），堂·马西亚斯·桑杜里翁（阿谬南侯爵），堂·里卡多·德·罗萨斯（卡扎帕尔玛伯爵），堂·法朗西斯科·德·索托梅约（韦拉卡扎伯爵），堂·加尔西·苏亚雷斯·德·卡巴雅（佩纳韦尔伯爵）。

堂·加尔西　天呀！但愿我们永远这样快活！新娘永远这样年轻！

堂·马西亚斯　萨拉戈萨今晚简直是倾城出动了。

堂·加尔西　那很不错！从来没见过哪一次婚礼的灯火晚会有这样热闹，哪一个夜晚有这样甜蜜，哪一对新婚夫妇有这样美满！

堂·马西亚斯　皇帝真好！

堂·桑科　侯爵，有天晚上暮色苍茫的时候，我们两人陪着他去碰碰运气，谁料到今天竟是这样的结果？

堂·里卡多　（打断他的话）那天我也在场。（向别人）听我讲一件往事：有三个情郎，一个是断头台上挂了号的强盗，一个是公爵，还有一个是国王，三个人同时围攻一个女人的心。围攻之后，哪一个取得了胜利呢？居然是那个强盗。

堂·法朗西斯科　这一点也不奇怪！爱情和运气都是掷假骰子的赌博，不管是在西班牙还是在哪里，赢钱的总是骗子！

堂·里卡多　但是我只看人谈情说爱，也走运了。我先当伯爵，再当贵人，还当上了宫廷司法大臣，我总是出人意外地利用时机。

堂·桑科　你这位先生的秘诀，就是凡事逢迎国王……

堂·里卡多　我坚持我的要求，我的行动……

堂·加尔西　你利用他说漏了嘴。

堂·马西亚斯　老公爵怎么样了？他是不是叫人给他钉棺材了？

堂·桑科　侯爵，不要说笑话。这是个高傲的人。这个老头儿真爱堂娜·莎尔。六十年的光阴只使他的头发变得花白，一夜之间却使他满头银丝了！

堂·加尔西　据说萨拉戈萨再也没人见到他了。

堂·桑科　你也不愿意要他抬棺材来庆贺婚礼吧？

堂·法朗西斯科　皇帝在干什么？

堂·桑科　皇帝今天闷闷不乐。那个路德在给他添麻烦。

堂·里卡多　路德这个家伙真是叫人担心，还叫人提心吊胆！我巴不得赶快派四个兵士去把他解决，完事大吉！

堂·马西亚斯　土耳其苏丹苏里曼也使皇帝发愁。

堂·加尔西　呵！路德、苏里曼、海神、魔鬼还有朱庇特，这些家伙和我有什么关系？今夜的女人多么漂亮，化妆舞会多么难得，我已经神魂颠倒，说过一百遍胡话了！

堂·桑科　这才是最重要的。

堂·里卡多　加尔西说得一点不错。我呢，我一过节就神不守舍，一戴上假面具就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当真的！

堂·桑科　（低声，向堂·马西亚斯）为什么不天天过节呢！

堂·法朗西斯科　（指着右边的门）诸位先生，那不是新人的新房吗？

堂·加尔西　（点点头）新人马上就要来了。

堂·法朗西斯科　真的？

堂·加尔西　嘿！当然不假！

堂·法朗西斯科　那太好了。新娘多漂亮呵！

堂·里卡多　皇帝真是太宽大无边了！艾那尼这个反贼居然得了金羊毛骑士勋章！而且得了娇妻，还恕他无罪！要是皇帝听了我的话，那这位情郎早倒卧在断头台的石头床上，而这位新娘却躺在象牙床上的鸭绒被里了。

堂·桑科　（低声，向堂·马西亚斯）我真恨不得一刀宰了这家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假贵族！穿着伯爵的衣服，一肚子狼心狗肺！

堂·里卡多　（走过来）你们在说什么？

堂·马西亚斯　（低声，向堂·桑科）伯爵，在这里吵起来可不好！

(向堂·里卡多)他在对我念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歌颂他的美人儿呢。

堂·加尔西　诸位先生,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鲜花和女人中间,在五颜六色的衣饰中间,有一个幽灵靠栏杆站着,他的黑色外衣给化妆舞会留下了一个污渍?

堂·里卡多　的确是的!

堂·加尔西　那是谁呢?

堂·里卡多　他的身材,他的神气……看起来像是海军司令堂·普朗卡西奥。

堂·法朗西斯科　不是。

堂·加尔西　他一直没有脱下假面具。

堂·法朗西斯科　他故意不脱。一定是索马公爵要人注意他。没有别的。

堂·里卡多　不对。公爵刚才还和我说话呢。

堂·加尔西　那么,这个假面人是谁呢?瞧,他来了!

〔一个穿黑色外衣的假面人上,他慢慢地穿过舞台后部。大家都转过头去看他,他却显得心不在焉。

堂·桑科　要是死人会走路的话,那就是这样走的。

堂·加尔西　(向假面人跑去)好漂亮的假面具!

〔假面人转过身来站住。堂·加尔西向后退了。

我敢发誓,诸位先生,在他眼里我看见了火焰。

堂·桑科　如果这是魔鬼的话,我也要找他说话。(向一直不动的假面人走去)魔鬼!你是从地狱里来的吗?

假面人　我不是从地狱里来,我要到地狱里去。

〔他继续往前走,顺着阶梯走下去。大家都毛骨悚然地盯着他,一直盯到看不见了为止。

堂·马西亚斯　简直可以说,他的声音像是从坟墓里出来的。

堂·加尔西　别胡说了！在别的地方这样说也许会使人害怕，在舞会上说就只会使人见笑了！

堂·桑科　那也是倒胃口的玩笑！

堂·加尔西　即使真是魔王在回地狱之前来看我们跳舞，也让我们尽兴跳罢！

堂·桑科　这一定是有人要开玩笑。

堂·马西亚斯　明天就知道了。

堂·桑科　（向堂·马西亚斯）请你看看他怎么样了？

堂·马西亚斯　（靠着平台的栏杆）他走下阶梯。再也看不见了。

堂·桑科　这是个扫兴的玩笑！（做梦似的）真是希奇！

堂·加尔西　（向一个走过的贵妇人）侯爵夫人，我们跳这个舞好吗？

〔他向她敬礼，并且伸出手来挽她。

贵妇人　我亲爱的伯爵，你知道，同你跳舞，我的丈夫都记着次数呢。

堂·加尔西　那更好。他喜欢记次数，就让他记他的，让我们跳我们的吧。

〔贵妇人伸出手来给他挽着，两人同下。

堂·桑科　（深思）的确，真是希奇。

堂·马西亚斯　新郎新娘来了。不要说话！

〔艾那尼和堂娜·莎尔手挽着手同上。堂娜·莎尔穿着华丽的新娘礼服。艾那尼穿着黑色丝绒礼服，颈下挂着金羊毛骑士勋章。他们后面是成群结队的假面人、贵妇和贵族。两个穿着豪华制服的执戟兵紧跟着他们，前面还有四个青年侍从开路。他们走过时，大家都排成两行，鞠躬致敬。奏铜管乐。

第 二 场

〔人物同上一场，再加艾那尼、堂娜·莎尔、随从。

艾那尼 （还礼）亲爱的朋友们！……

堂·里卡多 （走到他面前鞠躬）公爵阁下，你的幸福也使我们大家幸福！

堂·法朗西斯科 （注视堂娜·莎尔）天啦！圣雅各在上，这不是天仙下凡吗！

堂·马西亚斯 凭良心说，这样的吉日良宵，真是够人消受的了！

堂·法朗西斯科 （指着新房，向堂·马西亚斯）今夜新房里还会有多少令人消魂的事啊！在关门熄灯之后，要是能变成一个仙女，什么都看得见，那不是会令人神魂颠倒吗？

堂·桑科 （向堂·马西亚斯）时间不早了。我们走吧！

〔大家都向新郎新娘告辞，有的从左边门口出去，有的从舞台后部的阶梯出去。

艾那尼 （送客）上帝保佑你们！

堂·桑科 （最后一个出去，和艾那尼握手）祝你们幸福！

〔下。

〔只剩下艾那尼和堂娜·莎尔两人。人声和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一点也听不见了。在下一场开始时，远处的铜管乐和灯光也逐渐消失。夜深了，又慢慢恢复了宁静。

第　三　场

〔艾那尼、堂娜·莎尔。

堂娜·莎尔　他们到底都走了!

艾那尼　(要把她拉到怀里来)心爱的人儿!

堂娜·莎尔　(脸羞红了,向后退缩)这……时间不早了,我觉得……

艾那尼　我的安琪儿!想要两个人在一起,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的!

堂娜·莎尔　这样热闹使我疲倦!我亲爱的主子,这种欢乐不会使幸福也变得头晕目眩吗?

艾那尼　你说得对。我的知心人,幸福是深刻的东西,要慢慢地刻在青铜铸成的心上。要是乱撒欢乐的鲜花,就会把幸福也吓得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幸福的微笑是眼泪多于笑声呵!

堂娜·莎尔　你眼睛里的微笑就是阳光。

〔艾那尼要把她带入新房。她脸红了。等一会儿。

艾那尼　呵!我是你的奴隶!好的,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你要怎么就怎么吧。我不提出什么要求。你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要做的就是好的!你要我笑我就笑,你要我唱我就唱。我的灵魂在燃烧……哎!你叫火山熄灭吧,火山就会闭上它裂开的大嘴,山腰间就会鲜花盛开,绿草如茵!因为巨人已经就擒,维苏威火山已经成了奴隶!虽然熔岩在啃它的心,那和你有什么关系?你要的只是鲜花!那好。火山虽然发高烧也要尽力使百花怒放,鲜艳夺目。

堂娜·莎尔　呵！你对一个孤零零的女人是多么好呵！艾那尼我的心上人！

艾那尼　夫人，你说的是谁呀？呵！发发慈悲吧！不要再叫我那个名字了！你使我想起我已经忘了的一切。我知道从前在梦里有过一个艾那尼，他的眼睛像宝剑一样露出寒光，他是一个夜行英雄，绿林好汉，一个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报仇雪恨的罪犯，一个到处受到诅咒的不幸人！不过我现在不认识这个艾那尼了。我现在喜欢的是草地、鲜花、树林、夜莺曲。我是让·德·阿拉贡，堂娜·莎尔的丈夫！我是多么幸福！

堂娜·莎尔　我也是多么幸福呵！

艾那尼　我进来时扔在门口的破衣烂衫和我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我不是回到了失去过主人的公爵府吗？上帝派了一个天使在门口等我。我一进来，就把倒下的柱子扶直，把火重新点着，把窗户重新打开，要人把院子里砖地上的乱草拔掉，我感到的只是欢乐、愉快、爱情。把我的城堡、楼台、高塔都还给我，给我的头盔装上簪缨，恢复我在卡斯蒂利亚议会的席位，让我的堂娜·莎尔低着头，红着脸来到我的身边，让我们两人待在一起，其他的一切都让它一去不复返吧！我过去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说过，什么也没做过，我现在重新开始，我把过去一笔抹杀，我要忘记一切！不管人家说这是大智还是大愚，反正我有了你，反正我爱你，而你就是我的一切！

堂娜·莎尔　这套黑色的丝绒礼服配上这金链子的勋章是多么相称呵！

艾那尼　你以前看见过国王这样佩戴吧。

堂娜·莎尔　我没有留意。别人怎样佩戴和我有什么相干呢？

再说，管它是丝绒还是锦缎？我的公爵，那都没有关系。是你的颈子最配挂金项链呵！你真是高贵超群，我的主子。

〔他要拉她进新房去。

等一会儿！只要一会儿！你看见没有？我这是高兴得流泪了。来看看这良宵美景吧！（走到栏杆旁边）我的公爵，只要看一会儿！透一口气，并且看上一眼，那就够了！节日的灯火和音乐，一切都无影无踪，无声无息了。只剩下了深夜和我们！这是十全十美的幸福！说，难道你不这样想吗？半睡半醒的大自然含情脉脉地守护着我们。天上，孤独的月亮和我们一样在休息，和我们一同呼吸着玫瑰的香气！瞧：没有灯火，没有声息。剩下的只是一片寂静。月亮刚刚升上天边，它颤抖的光线和你说话的声音一齐沁人我心，我感到既愉快又宁静，我心爱的人呀！我就是这样死了，又有什么遗憾呢！

艾那尼　呵！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谁听了你这美妙的歌声能不忘怀一切呢？我好像一个在河上漫游的旅客，在一个美丽的夏天黄昏顺水漂流，看见无数鲜花盛开的旷野在眼前掠过，我的心也随着你的心一齐梦游幻境了！

堂娜·莎尔　这里寂静无声，过于阴沉。说，难道你不想看见天上有一颗明星，或者听见温柔而美妙的夜半歌声忽然升起？……

艾那尼　（微笑）你的心真是变化莫测！刚才你不是还要远离灯光和歌声吗！

堂娜·莎尔　那说的是舞会！我现在说的是一只在田野里歌唱的小鸟！一只在长满藓苔的老树丛中的夜莺，或者是遥远的笛声……因为音乐是悦耳的，也能怡性悦情，还能在心灵深处唤起千百种和谐的共鸣，就像圣歌一样！呵！那真是

令人心旷神怡！（听见遥远的号角声从树阴深处传来）天呀！这真是天从人愿！

艾那尼 （颤抖，旁白）唉！不幸的人儿！

堂娜·莎尔 一个天使知道了我的心思，那一定是保佑你的天使啰？

艾那尼 （有苦说不出）是的，是保佑我的天使！（号角又响了。旁白）又响了！

堂娜·莎尔 （微笑）堂·璜！我听出来了，这是你的号角！

艾那尼 是吗？

堂娜·莎尔 这小夜曲也有你的份吧？

艾那尼 有我的份，你说对了。

堂娜·莎尔 没意思的舞会！呵！这树林深处的号角声要好听得多！何况这还是你的号角呢！那就跟你的声音一样。

〔号角又响了。

艾那尼 （旁白）哎！张牙舞爪的老虎在那里长啸，它要吃人了！

堂娜·莎尔 堂·璜，这和谐的音乐使人心情愉快。

艾那尼 （可怕地站了起来）叫我艾那尼吧！叫我艾那尼！这个致我死命的名字缠得我不能脱身呢！

堂娜·莎尔 （颤抖）你怎么啦？

艾那尼 老头！

堂娜·莎尔 天呀！多么阴森可怕的眼色！你怎么啦？

艾那尼 老头在暗处笑呢！你没有看见吗？

堂娜·莎尔 你扯到哪里去了？哪个老头呀？

艾那尼 就是那个老头！

堂娜·莎尔 我跪下来求你，呵！说吧！什么秘密在撕裂你的心？你怎么了？

艾那尼 我发过誓了！

堂娜·莎尔　发过誓了?

〔她焦急地注视他的一举一动。他突然停住了,并且用手摸摸前额。

艾那尼　(旁白)我打算说什么? 何必要使她难过呢! (高声)我没什么。我对你说什么来着?

堂娜·莎尔　你说……

艾那尼　不,不,我刚才精神恍惚……你看,我有点不舒服。不过,不要惊慌。

堂娜·莎尔　你要什么东西吗? 吩咐你的奴婢吧!

〔号角又响了。

艾那尼　(旁白)他要我的命! 他要我的命! 我对他发过誓的。(找他的匕首)没有! 发过誓的就要做到! 呵! ……

堂娜·莎尔　你很难受吗?

艾那尼　一个似乎愈合了的伤口又裂开了……(旁白)把她支使开吧。(高声)我心爱的堂娜·莎尔,听我说,在我不幸的日子里,我随身携带的那个盒子……

堂娜·莎尔　我知道你要什么。不过,你要盒子做什么呢?

艾那尼　盒子里有一瓶止痛药水,去吧!

堂娜·莎尔　我就去,我的主子。

〔她走进新房的门。

第　四　场

艾那尼　(独自一人)他要来使我的幸福化为乌有! 这就是在墙上发亮的命运的手指头![1] 呵! 命运和我开玩笑,开得好

---

[1] 即指在伯沙撒墙上刻下的判决,要遭神罚。

苦啊!

〔他陷入沉思冥想,时时抽搐,然后忽然转过身来。

怎么? ……没有声音了。我没有听见人来。是不是我先听错了? ……

〔穿黑外衣的假面人出现在阶梯上。艾那尼目瞪口呆地停住了。

第五场

〔艾那尼,假面人。

假面人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大人,只要你认为我离开人世的时辰到了,那好,请你吹响这管号角,就用不着多费心机,一切都会按你的心意办好。”这个诺言有死去的列祖列宗作证。嘿!一切都办好了吗?

艾那尼　(低声)果然是他!

假面人　我到你府上来,告诉你时辰到了。这是我选的时间,不过我发现你还没准备好呢。

艾那尼　好的。你要什么? 你要拿我怎样? 说吧。

假面人　你可以选择用刀还是用毒药。需要的东西我都带来了。让我们同归于尽吧。

艾那尼　好的。

假面人　要不要做祈祷?

艾那尼　那有什么关系?

假面人　你挑选哪一样?

艾那尼　毒药。

假面人　那好! 伸手过来。

〔他拿出一个小瓶子交给艾那尼，艾那尼接过瓶子时脸都白了。

喝吧，喝了完事。

〔艾那尼把小瓶子放到嘴边，然后倒退两步。

艾那尼　呵！请你发发善心！让我明天再喝吧！公爵呵！如果你还有点恻隐之心，至少，如果你还有点灵魂，如果你不是一个炼狱里出来的恶鬼或魔王，如果上帝还没在你的前额打下烙印，咒你"永世不得翻身！"如果你知道二十岁的人和自己心爱的人儿结婚是怎么一种无上的幸福；如果你心爱的女人在你怀里颤抖过，那就请你等到明天。你明天再来吧！

假面人　这样说话的人头脑倒很简单！明天！明天！你在开玩笑！你的丧钟今天早上就敲过了！再说，你叫我今夜怎么办？我会恨恨而死的。那么，明天谁来要你的命呀？要我一个人进坟墓吗！年轻人，你要跟我走呵！

艾那尼　不行！魔鬼，我要甩掉你！我不听你的。

假面人　我早就猜到了。那很好。不过，你对什么发过誓来的？呵！没有发誓？这算得了什么！不过是你父亲的在天之灵罢了！这是很容易忘记的。年轻人靠不住呵！

艾那尼　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呵！我简直要发疯了！

假面人　不！这不过是背信弃义而已。

艾那尼　公爵！

假面人　既然西班牙名门世家的长子现在说话都不算数了。（走了一步，要离开这里）那就后会有期吧！

艾那尼　不要走。

假面人　那么……

艾那尼　残酷无情的老头！（拿起小瓶子来）让我回到天堂的门

口吧！

〔堂娜·莎尔从新房出来，没有看见假面人站在舞台后部的栏杆旁边。

第　六　场

〔人物同上一场，再加堂娜·莎尔。

堂娜·莎尔　我找不到那个盒子！

艾那尼　(旁白)天呀！是她！来得真不是时候！

堂娜·莎尔　他怎么啦？他害怕了，一听见我的声音就站不稳！你手里拿的是什么？真叫人疑心！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告诉我。

〔假面人脱下假面具。她喊了一声，认出来是堂·吕伊。

这是毒药！

艾那尼　老天爷！

堂娜·莎尔　(对艾那尼说)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这是多么可怕，简直莫名其妙！你骗了我了，堂·璜！

艾那尼　哎！我本来不该对你说的！公爵救过我的命，我答应过他要我死我就死。阿拉贡应该还西尔瓦这笔债呵！

堂娜·莎尔　你不是属于他的，你是属于我的。你对别人发过的誓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向堂·吕伊·葛梅兹)公爵，爱情使我有力量。我要保护他不受你、不受任何人的伤害。

堂·吕伊·葛梅兹　(无动于衷)你能保护他不受誓言的约束吗？

堂娜·莎尔　什么誓言？

艾那尼　我发过誓了。

堂娜·莎尔　不算，不算，什么誓言也不算数，这不可能！这是犯

罪,发疯,谋杀!

堂·吕伊·葛梅兹　行了,公爵!

〔艾那尼做个手势要服毒。堂娜·莎尔设法阻挡。

艾那尼　让我喝了吧,堂娜·莎尔,我怎么能不喝呢!我和公爵有言在先,还有我父亲在天之灵作证呵!

堂娜·莎尔　(向堂·吕伊)你要抢走我心爱的人吗?还不如去虎穴抢虎子吧。你知道堂娜·莎尔是个怎么样的人?长期以来,我怜悯你六十岁的高龄,像女儿一般孝敬你,对你百依百顺,但是,你看见我泪眼中的愤怒吗?(从胸前拔出匕首)你看见这把匕首吗?啊!糊涂的老头子,你看见逼人的眼光,难道就不怕杀人的刀光?小心点,堂·吕伊!我也是将门之后,我的老伯伯!听我说!即使我是你亲生的女儿,要是你敢伤害我的丈夫,我也要叫你遭殃的!(把匕首扔掉,跪在公爵面前)啊!我跪在你脚下!求求你可怜我们两个吧!唉!老爷,开开恩吧!我只是一个女人,我很脆弱,我的力量在我心中就会夭折。我很容易心碎,我向你下跪了!啊!我恳求你可怜我们两个吧!

堂·吕伊·葛梅兹　堂娜·莎尔!

堂娜·莎尔　原谅我们吧!我们西班牙人的悲哀会化为愤激的言语,这你是知道的。唉!你并不是硬心肠的人!可怜我们吧!我的老伯伯,如果伤害了他,就是要了我的命!发发慈悲吧!我是多么爱他呵!

堂·吕伊·葛梅兹　(阴沉沉地)你爱他爱得太过分了!

艾那尼　你哭了!

堂娜·莎尔　不,不,我心爱的人,我不能让你死!不,我不能够。(向堂·吕伊)今天开开恩吧,我也会爱你的。

堂·吕伊·葛梅兹　在他之后吗!难道你以为用这点剩下来的爱

情、友情,连友情都说不上,就能止住我的饥渴吗?(指着艾那尼)他是你惟一的人!他是你的一切!而我呢,多漂亮的同情!我要你这一点同情有什么用?呵!气死我了!他占有你的心,你的爱情,还有爵位,而让我看你一眼都是他的施舍!如果需要说一句话来满足我这个老糊涂,那也要他对你说:"这样说就够了!"还低声咒骂我这贪得无厌的老乞丐,说赏给我一个空杯子里的渣滓都是恩赐呢!可耻呵!荒唐呵!不行,这事非了结不可。喝吧。

艾那尼　我答应过他的,我应该遵守诺言。

堂·吕伊·葛梅兹　那就喝吧!

〔艾那尼把药瓶放到嘴边。堂娜·莎尔扑上去抓住他的胳膊。

堂娜·莎尔　呵!等一下!你们两个都听我说。

堂·吕伊·葛梅兹　坟墓已经张开了大口,我不能再久等了。

堂娜·莎尔　只等一会儿,我的老爷,我的堂·璜!哎!你们两个都好狠心呵!我要了你们的什么呢?只要一会儿工夫!这就是我所要求的一切!最后让一个可怜的女人说说她的心里话!……呵!让我说吧!

堂·吕伊·葛梅兹　(向艾那尼)我等不及了。

堂娜·莎尔　两位老爷,你们吓得我发抖了!我什么事对不起你们?

艾那尼　呵!她喊得我的心都要碎了。

堂娜·莎尔　(一直拉住艾那尼的胳膊)你明知道我有千言万语要说。

堂·吕伊·葛梅兹　(向艾那尼)死的时辰到了。

堂娜·莎尔　(拉住艾那尼的胳膊不放)堂·璜,等我说完了,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夺过他的药瓶来)药瓶拿到手了。

〔她在大吃一惊的艾那尼和老头面前把药瓶举起来。

堂·吕伊·葛梅兹　既然我碰到了两个没有丈夫气的人，堂·璜，那我只好到别处去找不怕死的好汉了。你对你父亲的亡灵发过誓的，我只好到九泉之下去找你的父亲讲理！我们后会有期！

〔他走了几步要出去。艾那尼留住他。

艾那尼　公爵，请留步。(向堂娜·莎尔)唉！我求求你，你要我做个说话不算数、背信弃义的人吗？你要我头上写着无信无义几个大字到处示众吗？同情我吧，把药瓶还给我！看在爱情份上，为了我们灵魂的永生……

堂娜·莎尔　(阴沉地)你要这样？(喝毒药)现在，你拿去吧。

堂·吕伊·葛梅兹　(旁白)呵！没想到这竟是为她准备的！

堂娜·莎尔　(把喝了一半的药瓶给艾那尼)拿去吧，我说。

艾那尼　(向堂·吕伊)你看见了吧？作孽的老头子！

堂娜·莎尔　不要怪我，我给你留了一份。

艾那尼　(拿起药瓶)天啦！

堂娜·莎尔　你恐怕不会这样给我留下一份吧！你呀！你不知道一个虔诚的妻子的心，你不会像一个西尔瓦家的女人那样爱恋。我先喝了，我并没事。好了！如果你要喝就喝吧！

艾那尼　唉！你干了什么事了？不幸的人儿！

堂娜·莎尔　不是你要这样的吗？

艾那尼　这样死是很痛苦的。

堂娜·莎尔　不怕。有什么可怕的？

艾那尼　这种药一定把人带进坟墓。

堂娜·莎尔　我们今夜不是应该共枕安眠吗？在哪张床上睡有什么关系呢？

艾那尼　先父在天之灵呵！我忘记了为你报仇，你就来报复了。

〔他把药瓶放到嘴边。

堂娜·莎尔　（扑在他身上）天啦！痛得要命！……呵！赶快把药瓶扔掉！……我精神恍惚。住手！唉！我的堂·璜！这种毒药好厉害，好像胸膛里长了一头毒蛇，在用一千颗毒牙啃我的心，咬我的内脏！呵！我还不知道会痛到这个地步！这是什么？这是火！别喝了！呵！你会太难受的！

艾那尼　（向堂·吕伊）你的心肠太狠毒了！你就不会给她选别的毒药？

〔他喝毒药，然后扔掉药瓶。

堂娜·莎尔　你干什么了？

艾那尼　你干了什么？

堂娜·莎尔　来吧，我年轻的爱人呵，到我怀里来吧。

〔他们互相依偎，坐在一起。

堂娜·莎尔　是不是难过得要命？

艾那尼　不。

堂娜·莎尔　这就是我们的新婚之夜！我的脸色苍白，不像个新娘子，你说是不是？

艾那尼　哎！

堂·吕伊·葛梅兹　这是天意，在数难逃。

艾那尼　这真是无可奈何的折磨呵！堂娜·莎尔在受煎熬，我却无能为力！

堂娜·莎尔　静一点吧。我已经好些了。我们马上就要展开翅膀，一同飞向新的光明。让我们比翼双飞，飞向一个更好的世界去。让我吻你一次，只吻一次！

〔他们互相拥抱。

堂·吕伊·葛梅兹　痛苦呵！

艾那尼　（声音逐渐微弱）呵！感谢上苍给了我生命，虽然我生

活在苦海之中，被恶鬼缠身，但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奔波劳累之后，我到底能够用嘴吻着你的手，安眠在你怀里！

堂·吕伊·葛梅兹　他们多么幸福！

艾那尼　（声音越来越微弱）来吧，来吧……堂娜·莎尔，我只看见黑黑的一片，你难受吗？

堂娜·莎尔　（用同样微弱的声音）没，没什么。

艾那尼　你看见昏暗中有火光吗？

堂娜·莎尔　还没有。

艾那尼　（叹一口气）这里……

〔他倒下了。

堂·吕伊·葛梅兹　（扶起他的头来，头又低下去了）死了！

堂娜·莎尔　（头发散乱，半坐半立）死了！不！我们只是睡了。他睡着了！他是我的丈夫，你看见吗？我们相亲相爱，我们就在这里睡了。这是我们的新婚之夜。（有气无力的声音）不要吵醒他，芒多萨公爵大人[①]，他疲倦了。（她把艾那尼的脸转过来）我心爱的人儿，把你的脸转过来向着我吧！……过来一点……再过来一点……

〔她倒下了。

堂·吕伊·葛梅兹　死了！呵！我也该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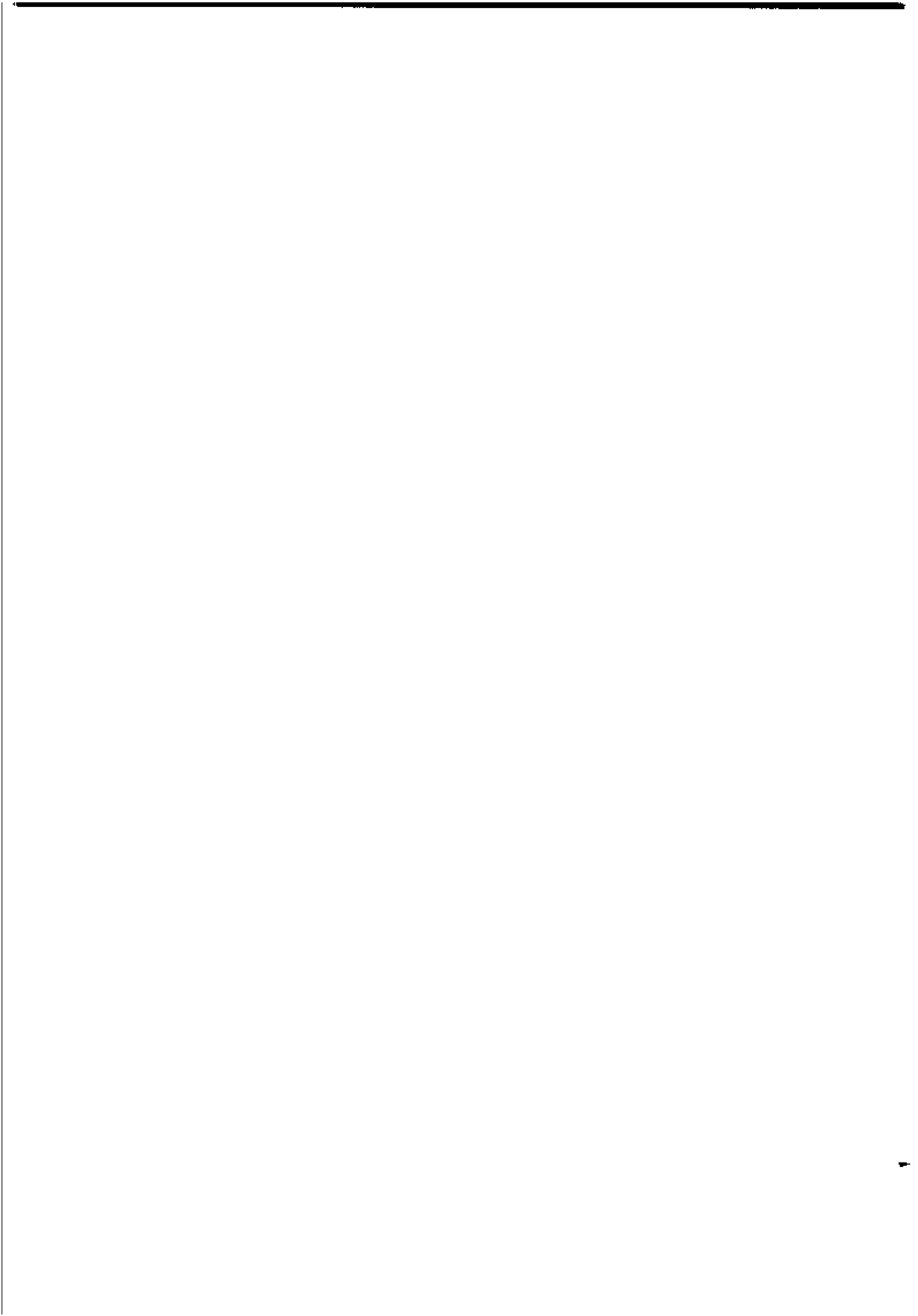
〔自杀。

——剧　终

① 芒多萨公爵大人，指堂·吕伊·葛梅兹，这是表明在堂娜·莎尔眼中，堂·吕伊·葛梅兹已不是伯父，而是一个敌对的外人了。

国王寻欢作乐

(1832)



剧 中 人 物

弗朗索瓦一世

特里布莱

白朗雪

圣瓦烈

萨塔巴迪

玛格朗娜

克莱芒·马洛

皮恩

戈尔德

帕达扬

布里翁

蒙什尼

蒙莫朗西

柯塞

杜朗德里

柯塞夫人

贝拉德太太

王后的侍从官

国王的侍从

医生

贵族，侍从，百姓

巴黎，一五二×年。

第　一　幕

圣　瓦　烈

〔卢浮宫的佳节良宵。豪华的大厅里到处是盛装的男女。灯火辉煌，音乐悠扬，男女翩翩起舞，发出阵阵笑声。仆人端着金盘玉盏，贵人贵妇三五成群，来来往往。佳节已近尾声，彩画玻璃窗上曙光初现。意兴阑珊，佳节略带狂欢气息。建筑、家具、服装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

第　一　场

〔国王，就像提香画的像[①] 一样；杜朗德里伯爵。

国王　伯爵，这种艳遇，我可不愿半途而废。虽然这是个平常百姓家的女子，而且出身微贱，但是多迷人呵！

杜朗德里　您每个礼拜天都在教堂里碰见她？

国王　在圣日耳曼草场的教堂里。我每个星期天都去做礼拜。

杜朗德里　就这样差不多两个月了？

国王　是的。

---

① 此像现存卢浮宫。

杜朗德里　这个美人儿住在？……

国王　比西巷底。

杜朗德里　就在柯塞公馆附近？

国王　（点头）那里有堵高墙。

杜朗德里　啊！我知道了。您老跟着她走，陛下？

国王　一个不好亲近的老妈子老是跟住她，不让她看，不让她听，也不让她说话。

杜朗德里　真的？

国王　最奇怪的是，每天晚上，总有一个神秘人物，全身用黑色短披风裹得紧紧的，从黑暗的地方溜进她家里去。

杜朗德里　咳！那您也可以如法炮制呀！

国王　嗯？她家的门关得紧紧的，墙又高，外人进不去！

杜朗德里　陛下尾随这个女人的时候，她有没有表示一点情意呢？

国王　从她的眼色看来，我想我猜得不算太错，她对我不会是讨厌得不得了。

杜朗德里　她知道是国王爱上了她吗？

国王　（摇摇头）我化了装，穿的是侍从的毛料服，罩了一件灰色长袍。

杜朗德里　（笑）我看您是用一种纯化了的爱情，爱上了一个神甫的情妇！

〔几个贵族同特里布莱上。

国王　（向杜朗德里）嘘！有人来了。谈情说爱想要成功，也不能把爱情挂在嘴上。

〔转向走来的特里布莱，他听见了这几句话。

你说是不是？

特里布莱　私通的爱情总是不能天长地久的，只有罩上了神秘的外衣，自己才能心安理得。

第 二 场

〔国王，特里布莱，戈尔德，几个贵族。

〔贵族穿着华丽。特里布莱，小丑的服饰，就像博尼法斯画的那样。国王瞧着一群贵妇走过。

杜朗德里　万多美夫人真是天姿国色！

戈尔德　达尔布夫人和蒙什弗勒夫人也是非常漂亮的女人呀。

国王　柯塞夫人赛过了她们三个。

戈尔德　柯塞夫人吗！陛下，小声点。

〔指着在舞台后部走过的柯塞先生。柯塞先生个子很矮，肚子很大，布兰多姆[1] 说他是"法国四大胖子之一"。

不要让她丈夫听见。

国王　咳！我亲爱的西米安，那有什么关系！

戈尔德　他会去告诉狄安娜夫人的。

国王　哪又有什么关系！

〔走到舞台后部，和其他走过的贵妇谈话。

特里布莱　（向戈尔德）他正要气气狄安娜夫人呢。他已经整整一个礼拜没有和她谈话了。

戈尔德　会不会把她送回给她的丈夫？

特里布莱　我希望不会。

戈尔德　她为她父亲的恩赦已经付出了代价。因此，也可以算

---

① 布兰多姆(Brantôme，1540—1614)，法国回忆录作家，作品有《名媛传》、《将领传》等。

是账目两清了。

特里布莱　说起她的父亲圣瓦烈来，这个古怪的老头子也不知道打的是什么主意，居然把他的女儿乱七八糟地嫁给一个驼背的总管大臣，而狄安娜可是一个洁白如玉、天仙下凡般的绝代佳人呵！

戈尔德　圣瓦烈是个老糊涂。他在断头台上得到恩赦的时候，我正好在他身边。这个老头子脸色惨白，表情紧张。我那时离他比现在离你还近。他什么也不会说，只是说："上帝保佑国王！"现在，他是完全糊涂了。

〔国王同柯塞夫人走过。

国王　这样无情！你怎么就要走！

柯塞夫人　（叹息）我的丈夫要带我到苏瓦松去。

国王　你怎么好意思就走！整个巴黎的贵人和才子都用爱慕的眼光看着你，在你生命最美好的时刻，决斗的勇士都要为你施展他们的绝技，才华横溢的诗人都要为你写出最美的诗句，你的眼睛点着了男人心里的烈火，使女人都提心吊胆，惟恐失掉她们的情郎，你像光芒四射的分枝吊灯，照亮了整个宫廷，你这个太阳一走，大家都会怀疑还有没有白天，你怎能把帝王公侯不放在眼里，要去做颗平民的明星，照耀在外省的天空中呢！

柯塞夫人　请您冷静点吧！

国王　不行，不行。舞会开得正热闹的时候，怎能心血来潮就把分枝吊灯熄掉！

〔柯塞先生上。

柯塞夫人　我多疑善妒的丈夫来了，陛下！

〔赶快离开国王。

国王　啊！真是鬼迷心窍！（向特里布莱）我还为他的妻子写了

一首四行诗。马洛[1] 有没有把我那首诗给你看?

特里布莱　我不谈您的诗。国王的诗总是写得很坏的。

国王　你这个坏家伙!

特里布莱　(无动于衷)让老百姓去押韵吧!什么爱情呀,光明呀。您二位在美人儿面前缘分有所不同,陛下,您去谈情说爱吧,让马洛写情诗。国王一写情诗,就降低身分了。

国王　(兴奋)啊!为美人儿押韵写诗,会使心灵飞到九霄云外,连我王宫的塔楼都会长上翅膀呵!

特里布莱　那塔楼不就变成磨坊了么!

国王　要不是库瓦丝兰夫人来了,我可要用鞭子抽你一顿呢。

〔跑去向库瓦丝兰夫人献殷勤。

特里布莱　(旁白)你也跟着这阵风跑,去讨好这位夫人吧!

戈尔德　(走到特里布莱身边,叫他看舞台后部发生的事)你看柯塞夫人从另外一个门进来了。我敢和你打赌,她把手套掉在地上,是要国王来捡。

特里布莱　让我们看看吧。

〔柯塞夫人看见国王向库瓦丝兰夫人献殷勤,真生气了,就让手中的花束掉到地上。国王赶快离开库瓦丝兰夫人,来捡柯塞夫人的花束,并且和她攀谈起来,显得非常温柔。

戈尔德　(向特里布莱)我说对了吧?

特里布莱　真精彩!

戈尔德　国王又落网了。

特里布莱　女人是精通这一套的魔鬼!

〔国王抱住柯塞夫人的腰,吻了吻她的手。她笑了,高

---

[1] 克莱芒·马洛(Clèment Marot,1496—1544),法国十六世纪诗人。

兴地聊起天来。忽然,柯塞先生出现在舞台后部的门口。戈尔德要特里布莱注意。柯塞先生站住了,瞪着眼睛看国王和他的妻子。

戈尔德　(向特里布莱)丈夫来了!

柯塞夫人　(看见她的丈夫,就向几乎是抱着她的国王)我们分开吧!

〔从国王手里溜走。

特里布莱　这个大腹便便、醋劲十足的人胖子到这里来干什么?

〔国王走到舞台后部的酒柜台前喝酒。

柯塞　(走到舞台前部,做梦似的,旁白)他们两个说些什么?

〔杜朗德里向他招手,好像有话要跟他说,他赶快走来。

什么事?

杜朗德里　(神秘地)你的老婆非常漂亮!

〔柯塞懒得听,又看见戈尔德好像有什么事要告诉他,就向戈尔德走来。

戈尔德　(低声)你脑子里胡思乱想些什么?为什么你老是斜着眼睛看人?

〔柯塞生气地离开了他,迎面碰到特里布莱,当戈尔德和杜朗德里放声大笑时,特里布莱不引人注目地把他拉到一个角落里。

特里布莱　(低声,向柯塞)先生,你的样子真是糟糕一马屎!

〔哈哈大笑地转过身去,柯塞气得要命,走了出去。

国王　(回来)呵!我多幸福!比起我来,大力神和万神之王都不过是可笑的花花公子而已!连奥林匹斯山也成了陋室!这些女人真是迷人!我真幸福!你呢?

特里布莱　大大的幸福。我低声嘲笑这个舞会,笑这些玩意儿,笑这种轻浮的爱情。我在这里批评,您在那里享受。您享

受的是国王的幸福,陛下,而我享受的却是一个驼子的幸福。

国王　我的生辰一定是个欢乐的日子!(瞧着柯塞出去)只有这个柯塞扰乱了我们的佳节。你看他这人怎么样?

特里布莱　笨得要命。

国王　啊!没关系!除了这个醋瓶子,一切都令人高兴。我什么都能,什么都想,什么都有!特里布莱!活在世上是多么快乐,生活是多么美好,多么幸福啊!

特里布莱　我想,陛下,您是醉了!

国王　不过我看得见……美丽的眼睛!美丽的胳膊!

特里布莱　柯塞夫人?

国王　来吧,你来给我们放哨!(唱)

巴黎真可爱!

　　礼拜天万岁!

女人皮肤白……

〔特里布莱唱。

　　男人一身灰!

〔他们二人下。几个贵族上。

第　三　场

〔戈尔德;帕达扬,一个金发的年轻侍从官;维克;克莱芒·马洛,穿着王室侍从官的服装;然后是皮恩,还有一两个侍从官。有时,柯塞沉思冥想地走来走去。

克莱芒·马洛　(招呼戈尔德)今天晚上有什么新鲜事没有?

戈尔德　没有,只知道节日过得好,国王很开心。

马洛　啊！这是新消息！国王开心吗？啊！那好！

柯塞　（从他们后面走过）那才真倒霉呢！因为国王一开心，可要了我的命。

〔走远了。

戈尔德　柯塞这个可怜的大胖子真叫人心里难受。

马洛　（低声）好像是国王搂着他的妻子搂得太紧了？

〔戈尔德点点头。皮恩公爵上。

戈尔德　咳，这位时髦的公爵来了！

〔互相招呼。

皮恩　（带着神秘莫测的神气）朋友们！新消息！有一件事，最聪明的脑子也搞不清楚！非常精彩！简直好笑！风流艳史！天下少有！

戈尔德　什么事？

皮恩　（使他们都围在自己周围）嘘！（向走到角落里去和别人谈天的马洛）到这里来，克莱芒·马洛学士！

马洛　（走过来）大人有什么吩咐？

皮恩　你是一个"大"傻瓜。

马洛　我想，我什么事都不是"大"字号的。

皮恩　我读了你写的《佩斯基拉[1] 围城记》，诗中说特里布莱是个"头上断了角[2] 的小丑，活了三十岁就像呱呱坠地时一样聪明。"你是一个大傻瓜。

马洛　让爱神罚我入地狱吧，要是我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皮恩　那好。（向戈尔德）西米安先生，（向帕达扬）帕达扬先生。

〔戈尔德、帕达扬、马洛以及刚来到的柯塞一齐上前围

---

① 佩斯基拉(Peschiére)，在意大利东北部威尼托地区。

② 头上长角，是妻子有外遇的意思。

着公爵。

请你们猜猜看？特里布莱做了一件闻所未闻的妙事。

帕达扬　他的驼背变直了？

柯塞　他升为王室总管了？

马洛　是不是厨子错把他当成驼峰，煮熟后端到餐桌上来了？

皮恩　都不对。比这还有趣。他……你们猜猜看他怎么了。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戈尔德　他和卡冈都亚这个巨人决斗了？

皮恩　不对。

帕达扬　他找到了一只比他还难看的猴子？

皮恩　也不对。

马洛　他的口袋里忽然装满了金币？

柯塞　给人用烤肉叉烤来吃了？

马洛　和天堂的圣女有个约会？

戈尔德　灵魂人窍了？

皮恩　你们再猜十次也猜不到！特里布莱这个小丑，特里布莱这个丑八怪，你们再猜猜看他做了什么……简直是异想天开！

马洛　切除了他的驼背？

皮恩　不对，他……你们再猜一百次也猜不着！他有了一个情妇！

〔大家哈哈大笑。

马洛　啊！啊！公爵真会开玩笑。

帕达扬　无稽之谈！

皮恩　诸位先生，我用灵魂担保，我还可以带你们到他情妇的门口去。他每天晚上都要去的，穿着一件褐色的外套，神气既阴沉又激动，就像一个既吃不饱、也饿不死的诗人。我要和

他开个玩笑。这是我在天黑的时候，在柯塞公馆附近随便走走时发现的。请你们给我保守这个秘密。

马洛　这真是回旋诗的好题材！怎么！特里布莱到了夜里摇身一变成了爱神！

帕达扬　（笑）一个女人来按摩特里布莱！

戈尔德　（笑）一匹木马上加一个鞍子！

马洛　（笑）我想，要是哪个英国佬还敢偷渡海峡，这个轻佻的女人骑上她的木马，也会像圣女贞德一样把他们赶走的！

〔大家都笑了。忽然维克来到。皮恩把手指放在嘴唇上。

皮恩　嘘！

帕达扬　（向皮恩）因此国王每天晚上也要一个人出去，好像是想碰碰运气似的？

皮恩　这就要请维克来解释了。

维克　我知道的第一件事，是陛下显得非常开心。

柯塞　（叹一口气）啊！别再提了！

维克　他一心血来潮，就不知道给风吹到哪里去了，不过我可管不上，我也不管他为什么每天晚上出去，披着他那冬天穿的短斗篷，从举止和服饰上都不让人认出他来，因为如果他要把人家的窗子当做大门的话。反正我还没有结婚，朋友们，我也不用担心他偷我的老婆！

柯塞　（摇头）一个国王，诸位先生，老一点的贵族都知道，总是把别人的乐趣全盘端走。哪一个有姊妹、妻子、女儿的人都得当心，不要上他的当！一个有权有势、寻欢作乐的国王只会想到害人，并且也满有理由叫人害怕。笑口一开，不就露出了满嘴锋利的牙齿吗！

维克　（低声，向别人）他多么怕国王呵！

帕达扬　他的老婆非常迷人，并不像他那样害怕国王。

马洛　这就更使他害怕了。

戈尔德　柯塞，你错了。要使国王高兴，要他挥霍浪费，心满意足，这是很重要的。

皮恩　（向戈尔德）伯爵，我同意你的看法。一个感到无聊的国王就像一个穿丧服的女人，一个多雨的夏天。

帕达扬　就像爱情没有决斗。

维克　就像酒瓶装满了水。

马洛　（低声）国王同爱神特里布莱回来了。

〔国王同特里布莱上。朝臣们毕恭毕敬地分列两旁。

第　四　场

〔人物同上，国王，特里布莱。

特里布莱　（进来时好像继续在谈着）让学者进王宫！那真是千古奇谈！

国王　你去和我姊姊纳瓦尔王后讲讲道理吧。她硬要我接近学者。

特里布莱　我们之间不必客气，您总得承认我喝酒没有您喝得多吧。因此，陛下，若要判断是非，分析因果，我比您有一个、我想甚至是有两个大有利的条件：那就是我既没有喝醉，也不是国王。我说，与其接近学者，还不如得瘟病，发高烧呢！

国王　这话说得有点放肆。是我王姊要我接近学者的呢！

特里布莱　就是一个姊姊这样说话也不大好。没有一种禽兽，不管是贪吃死人的乌鸦、爱吃活人的狼，还是猫头鹰、小鹅、

老牛，还是诗人、伊斯兰教徒、神学家、佛兰德的法官，不管是熊是狗，没有什么比学者这种无知的蠢驴更难看、更讨厌、更肮脏的了！他们满头乱发，满身长刺，满嘴谬论，满肚子臭屁！你寻欢作乐，争权夺利，南征北战，还不够吗？难道你欢度佳节还缺少如花似玉的女人吗？

国王　唉！……我的王姊玛格丽特有一天晚上悄悄地对我说光有女人是不够的，等到我烦闷无聊的时候……

特里布莱　这真是闻所未闻的灵丹妙药！劝一个烦闷无聊的人去接近学者！恐怕您也不得不承认吧，玛格丽特夫人出的主意总是令人失望的。

国王　那好！就不要学者吧，不过，要五六个诗人怎么样……

特里布莱　陛下，假如我是您的话，我可以说，我怕一个乱七八糟拼凑韵脚的诗人比魔鬼怕圣水刷还更厉害呢。

国王　只要五六个……

特里布莱　五六个！那不是可以住满一个牛棚，组织一个协会，拿到动物园去展览么！（指着马洛）难道有了这么个马洛还不够，还要找些诗人来放毒吗！

马洛　多谢！（旁白）这个小丑怎么老是胡说八道！

特里布莱　还是找女人吧，陛下！啊！上帝！女人就是天堂，就是人间乐园！就是一切！不过，您已经有女人了！您已经有女人了！那就别麻烦我了！要找学者，那是胡思乱想！

国王　我呢，说老实话，我才不在乎什么学者哩！就像鱼不在乎苹果一样。

〔舞台后部的人群里发出一阵笑声。国王向特里布莱。

听，那些花花公子在笑你呢。

〔特里布莱去听他们说些什么，然后回来。

特里布莱　他们不是笑我，笑的是另外一个傻瓜。

国王 呸！那是谁呀？

特里布莱 就是国王。

国王 当真？他们胡说了些什么？

特里布莱 陛下，他们说您吝啬，把金钱和恩典都施舍给纳瓦尔了，没给他们什么好处。

国王 呵，我在这里看得见他们三人：蒙什尼、布里翁、蒙莫朗西。

特里布莱 您说对了。

国王 这些大臣真是讨厌的孬种！我把他们一个封为海军司令，一个封为陆军元帅，还有一个蒙什尼封为王室总管。他们还不满意！你见过这样的人吗？

特里布莱 不过您还可以极其公道地把他们封做……

国王 还封什么？

特里布莱 封他们做吊死鬼。

皮恩 （笑着向三个一直在舞台后部的大臣）三位先生，你们听见特里布莱说的话吗？

布里翁 （忿怒地瞧了小丑一眼）当然听见！

蒙莫朗西 他会得到报应的！

蒙什尼 该死的奴才！

特里布莱 （向国王）不过，陛下，您有时也会觉得灵魂空虚吧……你周围没有一个女人的眼睛敢说您不好，也没有一个女人的心会说您好的！

国王 你怎么知道？

特里布莱 得到一个眼花缭乱的女人的心，并不是得到了真正的爱情。

国王 你知道世上就没有一个女人真正爱的是我吗？

特里布莱 不知道您是国王就爱上了您？

国王　咳！是的。(旁白)可不要把我比西巷底的小美人也扯进去。

特里布莱　那是一个老百姓家的姑娘吧？

国王　哪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特里布莱　(激动地)小心。老百姓家的姑娘！天呵！和她们谈情说爱可不能胡搞乱来。老百姓有时还像古罗马人一样粗野。碰了他们的东西，手上总会留下痕迹的。得了，既然我们都是傻瓜，又是国王，还是安分守己，去找找贵族的夫人小姐吧。

国王　好的，还是去找柯塞的老婆。

特里布莱　要把她搞到手。

国王　(笑)说时容易做时难。

特里布莱　今夜就去把她抢走。

国王　(指着柯塞先生)那你拿伯爵怎么办？

特里布莱　您不是有巴士底狱吗？

国王　呵！那不行。

特里布莱　有进账就得有出账，那就封他为公爵吧。

国王　他的妒忌也不在老百姓之下。他什么也不会接受，反而会嚷得满城风雨。

特里布莱　这个人倒是难办了，既不要赏，又不能罚……

〔柯塞走到国王和小丑背后偷听他们谈话已有一会儿了。特里布莱忽然高兴地拍拍额头。

有了，有了，有一个既方便又容易的简单办法，我早就该想到了。

〔柯塞走得更近了。

把柯塞的头砍掉。

〔柯塞吓得倒退几步。

……就说他私通西班牙或罗马……

柯塞　(爆发)呵！这个小魔鬼！

国王　(笑着拍拍柯塞的肩膀，向特里布莱)瞧，说老实话，你真是那样想的么？要砍掉这个脑袋！瞧瞧这个朋友的脑袋！你看见没有？要是他脑袋里有了个想法，那也是离奇古怪的。

特里布莱　就跟他的脑袋一模一样。

柯塞　要砍我的脑袋！

特里布莱　那又怎么着？

国王　(向特里布莱)你要说得他受不了。

特里布莱　见鬼！难道做了国王还要束手束脚？还不能随心所欲？

柯塞　啊！要砍我的头！这真叫我痛心！

特里布莱　那还不简单！有什么理由不能砍你的头呢？

柯塞　的确！我非叫你吃苦头不可，坏蛋！

特里布莱　呵！我不怕你！先生，我是四面树敌，但我并不怕你们这些权贵，因为我脖子上只长了一个小丑的头，不会丢掉别的东西。我什么也不怕，只怕我的驼背从后面缩进去，又从前面鼓出来，像你一样成了一个大肚皮，那可难看死了。

柯塞　(要拔剑)你这坏蛋！

国王　伯爵，不要生气。走吧，小丑！

〔同特里布莱笑着走开。

戈尔德　国王笑得伸不直腰了！

帕达扬　他有点小事就笑个不亦乐乎，太随便了！

马洛　一个国王屈尊来开玩笑，真是少见！

〔小丑和国王一走开，朝臣们就聚在一起，用仇视的眼光看着特里布莱出去。

布里翁　这个小丑真会气人，非出这口气不可！

大家　嗯！

马洛　他有护身符呀！从哪里下手呢？哪里是要害呢？

皮恩　我有一个办法。我们大家都有一口怨气要出，非叫他尝尝厉害不可。

〔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围拢来。

今天晚上黄昏时候，你们大家都带着武器，到比西巷底来，就在柯塞公馆附近。不要泄漏秘密。

马洛　我猜到了。

皮恩　一言为定了？

大家　一言为定。

皮恩　不要再说！他又来了。

〔特里布莱和国王上，一群女人围住国王。

特里布莱　（一人在角落里独白）现在来捉弄谁呢？来捉弄国王吧？……见鬼！

〔一个侍从上，低声向特里布莱。

侍从　圣瓦烈先生，一个全身穿黑色丧服的老头，求见国王。

特里布莱　（高兴得搓手）来得正好！让我们见见圣瓦烈先生吧。

〔侍从下。

怎么这样巧，不过，这恐怕要大闹一场，闹得天翻地覆了！

〔舞台后部的大门口有嘈杂声。

一个声音　（在门外）我要求见国王！

国王　（停止谈话）不见！……谁进来了？

同一个声音　求见国王。

国王　（赶快）不见，不见！

〔一个身穿丧服的老人穿过人群，来到国王面前，瞪着眼看着国王。朝臣们都惊愕地站开。

第 五 场

〔人物同上，圣瓦烈，身穿重丧服，须发全白。

圣瓦烈 （向国王）怎能不见呢！我要和您说话！

国王 圣瓦烈先生！

圣瓦烈 （一动不动站在门口）不错，是我。

〔国王生气地向他走去。特里布莱挡住国王。

特里布莱 呵！陛下！让我来教训这个老儿吧。（用演戏的姿态向圣瓦烈）大人！你阴谋造反，仁慈宽大的国王赦免了你。这是再好不过的事。现在，你怎么怒气冲冲地来怪你的女婿给你生了几个外孙呢？你的女婿真是难看，身材长得不好，五官也不端正，鼻子当中有个瘤，有人说是瞎了一只眼，浑身长毛，体质虚弱，脸色苍白，肚子大得像这位先生。

〔指柯塞，柯塞气得要命。

背又驼得像我。不管是谁，只要看见你的女儿和女婿在一起，就会哈哈大笑。要不是国王好意来矫正你外孙的外形，你就要有一些七扭八歪、龇牙咧嘴、赤发黄脸、缺胳膊短腿的孩子了，那多可怕又多可笑呀！他们肚子大得也会像这位先生。

〔又指柯塞，还向他行了个礼，柯塞气得没有办法。

弯腰驼背而像我，那是多么吓人呀！你的女婿实在太难看了！为什么不让国王来帮帮忙呢？那你将来还会有些蹦蹦跳跳的外孙爬上你的膝盖，来揪你的胡须呵！

〔朝臣又嘘又笑，给特里布莱喝倒彩。

圣瓦烈 （看也不看小丑）这是侮辱之上再加侮辱！陛下，请听我说，既然您是国王，就该听听下情！那一天，您把我赤脚戴枷，绑到格雷沃刑场，忽然，您又王恩大赦，使我如在梦中，我曾对您感恩戴德，但是却不知一个国王的恩赦里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名堂。呵！原来您是用恩赦来遮掩我的耻辱。是的，陛下，您不尊重一个古老的家族，不尊重普瓦杰这个有一千年历史的名门世家。当我从格雷沃法场慢步回家时，我心里还在向胜利之神祝祷，愿神将我的有生之年为您赢得光荣。不料就在当天晚上，您，弗朗索瓦·德·瓦罗亚，居然无情无义、厚颜无耻，把您的卧榻变成了埋葬妇女贞操的坟墓，用您卑鄙龌龊的拥抱、冷酷无情地摧残蹂躏了狄安娜·德·曾瓦杰的肉体，玷污败坏了布雷泽伯爵夫人的名声！怎么！当我在等待处决的时候，呵！我纯洁的狄安娜！你却在卢浮宫奔走！而他，这个巴亚尔骑士护卫过的神圣国王[①]，却是一个要剥夺老人幸福的青年，只有上帝才知道我还能活几天呵！而他却把你的父亲踩在脚下，和你讨价还价，要买你的贞操！而刽子手一早就在格雷沃法场树起来的绞刑架，想起来真可怕呀！到了晚上，多悲惨呵！它不是成了女儿失身的卧榻，就是成了父亲的断头台！呵！主持公道的上帝！您在天上看见这个断头台，看见这个凄凄惨惨、鬼鬼祟祟、血淋淋、懒洋洋的国王在给他的淫乐披上慈悲为怀的外衣，您会怎么说呢？陛下！您这件事做得太缺德了。您可以让我这个老头血染法场，那我是罪有应

① 巴亚尔（Bayard，1470—1524），法国著名骑士，以勇猛见称。曾随查理八世、路易十二及本剧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出征。一五一五年弗朗索瓦一世在马林雅诺（意大利城市）作战时，他一人挡住二百个西班牙人的进攻。此处指国王无道，不应有如此忠勇的骑士。

得的，因为我虽然年高德劭，但谁叫我同波旁元帅一起造反呢！不过，您放走了父亲，却抓起了女儿，您糟蹋了一个战战兢兢、哭哭啼啼的女人，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您要作出交待！您的所作所为大大超越了您的权限。您可以支配父亲，却不能摆布女儿。啊！您赦免了我！啊！您把这种事叫做恩赦！这样说来，是我忘恩负义了！陛下，与其糟蹋我的女儿，您还不如亲自来到我的牢房，那我就会向您哭诉：开恩吧！让我死吧！呵！饶了我的女儿，饶了我这个名门世家吧！呵！让我死吧！我宁愿进坟墓，也不愿受侮辱！宁愿抛头颅，也不愿玷污门庭呵！我的国王陛下，既然大家都这样尊称您，难道您以为对一个基督徒、一个伯爵、一个贵族说来，败坏他的名声和砍掉他的脑袋，不是同样厉害的死刑吗？请回答我，我的皇上！我本来会这样说的，陛下。到了晚上，在教堂里，我的心灵纯洁的狄安娜，我的面容神圣的好女儿，在血淋淋的棺木里吻着我的花白胡须的时候，她没有受到污辱，本来也会为她没受污辱的父亲祷告的！陛下，我不是来讨还我女儿的。名声已经玷污，还要她回家做什么！不管她是不是精神失常，是不是爱上了您，既然耻辱无法洗刷，我也不能把耻辱带回家去。您就把她留在身边吧。不过，我已经打定主意，每逢您欢度佳节的时候，我就要来煞您的风景，一直等到有个父亲，有个兄弟，或者有个丈夫，这种事总会发生的，他为我们报了仇为止。在这之前，我苍白的脸总是会出现在您花天酒地的宴会上，我会对您说："您真缺德，您真伤天害理，陛下！"我要说得您脸上无光，说得您抬不起头，一直等到我说完了为止。您要是不许我报仇伸冤，除非再把我送上断头台去。那也不行。您也不敢那样做了，因为您怕我的阴魂不散，明天还会提着这颗

头颅(指着自己的头)来纠缠您的!

国王 (好像气得喘不过气来)你胆大妄为,胡说八道,忘乎所以,居然到了这种地步!……(向皮恩)公爵!把这位先生带走!

〔皮恩做个手势,两个执戟卫士就把圣瓦烈押在中间。

特里布莱 (笑)陛下,这个老头疯了!

圣瓦烈 (举起手来)你们两个都会恶有恶报的!(向国王)陛下,这可太不像话了。狮子就是要死,您也不该放出狗来咬它!(向特里布莱)不管你这个奴才是什么人,你这条毒蛇的舌头居然敢嘲笑一个父亲的痛苦,你一定会恶有恶报的!(向国王)我有权和您平起平坐。您是国王,我是家长,年高并不低于位高。我们两人头上都有冠冕,谁也不能目中无人,您头上戴的是百合花徽的金冠,我头上戴的是白发苍苍的银冠。国王呵!要是那个亵渎神明的人胆敢侮辱您的金冠,您会亲自报仇雪恨的;要是谁敢侮辱我的银冠,那也有上帝为我报仇雪耻呵!

第　二　幕

萨　塔　巴　迪

〔比西巷底最偏僻的一个角落。右边是一所不显眼的小房子和一个小院子，周围有一道墙，占了舞台的一部分。在院子里有几棵树和一条石凳。院子朝街开了一扇门。靠墙有一个狭窄的平台，上面有顶篷，下面有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拱廊。房屋一楼的门开向平台，平台有台阶通到院子里。左边是柯塞公馆的花园，围墙很高。舞台后部，远处有些房屋，看得见塞沃兰教堂的钟楼。

第　一　场

〔特里布莱，萨塔巴迪。皮恩和戈尔德后上。

〔特里布莱披着一件斗篷，没有任何小丑的标记，出现在街上，朝着小院子的门走去。一个黑衣人也披着一件短斗篷，斗篷下露出了一口剑，跟着他走来。

特里布莱　（若有所思）这个老头诅咒我，说恶有恶报！

黑衣人　（招呼他）先生……

特里布莱　（生气地转过头来）啊！……（摸摸身上的口袋）我身

上一无所有。

黑衣人　我并不要你的东西，先生！得了！

特里布莱　（做个手势叫他走开，不要打扰他）那好！

〔皮恩和戈尔德上，站在舞台后部观察。

黑衣人　（再招呼他）先生看错人了。我是一个剑客。

特里布莱　（后退，旁白）是不是一个强盗？

黑衣人　（过分做作地走到他身边）先生看起来心事重重。每天晚上我都看见你在这一带转来转去。你的样子像是怕有个女人被抢走似的！

特里布莱　（旁白）见鬼！（高声）我的私事从来不告诉外人。

〔他要走开，黑衣人挡住他。

黑衣人　不过我是为了你好，才来管你的闲事的。要是你了解我，你就不会这样对待我了。（走近一点）是不是有个花花公子给你的老婆送秋波，你就妒忌了？……

特里布莱　（不耐烦）你到底想要什么？

黑衣人　（讨好地笑笑，低声快速地）只要给我一点小费，我就可以把你的情敌干掉。

特里布莱　（松一口气）啊！那好极了！

黑衣人　先生，你可以看得出我是一个好人。

特里布莱　该死！

黑衣人　我跟着你，是要帮你的忙。

特里布莱　不错，你当然是个用得着的人！

黑衣人　（不好意思）我是维护女人名声的卫士。

特里布莱　你干掉一个情郎要多少钱？

黑衣人　这要看是个怎么样的情郎，还要看他有多大的本领。

特里布莱　要干掉一个贵族老爷呢？

黑衣人　喔唷！那风险很大，肚子上恐怕不止吃一剑。那些贵

族都有武器。搞得不好连命都要送掉。贵族老爷的价钱高。

特里布莱　贵族老爷的价钱高！难道老百姓就可以随随便便干掉？

黑衣人　（微笑）不过他们总是要干掉的！话又得说回来，干掉一个人也是种奢侈品。奢侈品，你明白，一般只有出身高贵的人才用得着。不过也有一些打肿了脸充胖子的人，他们也要我帮忙。我可怜他们。他们就先给一半钱，事成之后再给一半。

特里布莱　（摇摇头）你冒的风险太大，要受刑，要吊死……

黑衣人　（微笑）不会，不会，我们还要交钱给警察局呢。

特里布莱　干掉一个人交这么多？

黑衣人　（点点头）除非……叫我怎么对你说呢？除非是杀掉了，我的天呀！……除非是杀掉了……国王！

特里布莱　你怎么下手呢？

黑衣人　先生，我在街上或在家里，都可以干掉一个人。

特里布莱　你的办法倒还文明。

黑衣人　要是在街上干，我有一把很尖的长剑。我可以在晚上等着这个人……

特里布莱　要是在家里，你怎么干呢？

黑衣人　我在家里有个妹妹，她叫玛格朗娜，长得非常漂亮，在街上跳起舞来，过路的人都会着迷。一到夜里，她就把情郎引回家来……

特里布莱　我明白了。

黑衣人　你看，我这样不声不响地干掉一个人，非常稳当。先生，把你的事交给我吧，保你满意。我干的这一行不能开铺子，也不能招徕顾客。尤其是，我不是那种用匕首的刺客，

他们动不动就要十个人出马，他们的胆子也和他们的刀子一样，都不算大。（从斗篷下拔出一把非常长的剑来）这就是我的武器。

〔特里布莱吓得倒退。

可以为你效劳。

特里布莱　（惊讶地瞧着长剑）的确是！不过，谢谢你了，我暂时还不用人帮忙。

黑衣人　（把剑插回剑鞘）那就算了。如果你要找我，我每天中午都在梅纳公馆门前散步。我的名字是萨塔巴迪。

特里布莱　波希米亚人？

黑衣人　（行礼）勃艮第人。

戈尔德　（在舞台后部，把名字写在小本子上。低声，向皮恩）这是个千金难买到的人，我把他的名字记下来了。

黑衣人　（向特里布莱）先生，请你不要以为我是坏人。

特里布莱　不会。唉！一个人总得干一行嘛！

黑衣人　否则就只好穷苦潦倒，无事可干，乞讨过日子了。我还有四个孩子呢……

特里布莱　当然要把他们养大……（打发他走）老天爷保佑你快活！

皮恩　（在舞台后部，指着特里布莱向戈尔德）天还没有黑呢。不要让他看见我们。

〔两人下。

特里布莱　（向黑衣人）再见吧！

黑衣人　（行礼）再见。但愿我能为你效劳。

〔下。

特里布莱　（看着他走远了）我们两人实在难分高下。一张尖刻的嘴，一把尖锐的剑。我会笑人，他会杀人。

第 二 场

〔黑衣人不见了，特里布莱轻轻地打开院子围墙的小门。他谨慎地瞧瞧门外，然后把钥匙从锁眼里拿出来，小心地把门从里面锁上。他忧心忡忡地在院子里走了几步。

特里布莱 （一人自言自语）那个老头诅咒我！……就在他和我说话的时候，就在他对我喊叫的时候："呵！奴才，恶有恶报！"就在那时，我还嘲笑他的痛苦！呵！是的，我真是卑鄙无耻，口里在笑，心里却吓坏了。（在石桌旁的小凳上坐下）恶有恶报！（陷入深思，手放在额头上）呵！天和人都使我变得非常坏，非常残酷，非常懦弱！呵！气死我了！当了一个小丑，还是个畸形人！不管醒来还是睡着，什么时候我都忘不了这点！你在梦中可以周游世界，但是到头来还是会想起：我是一个宫廷小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能，什么也不该，什么也不干，只会笑！这是多么可耻，多么可悲呵！怎么！成群结队围着一面破烂旗子的兵士，西班牙的乞丐，突尼斯的奴隶，监牢里的囚犯，任何会呼吸又会断气的人都有不笑的权利，都有哭的自由，我却没有！呵！上帝！闷闷不乐的坏脾气关在丑恶的身体里，叫我怎能感到舒服！对自己畸形的厌恶使我怎能不羡慕一切强壮美丽的东西！光辉灿烂的环境更使我显得阴沉凄惨。有时，我一个人担惊受怕，要找一个阴暗的角落，静下心来，安慰我痛哭流泪的灵魂，突然，我的主子出现了，我那无忧无虑、有权有势的主子，他享尽女人的恩爱，满足于自己的生活，他太幸福了，甚至忘记了坟墓，他伟大、年轻、身体健康，又是法兰西漂亮的

国王。他用脚踢踢在暗处唉声叹气的我，打个哈欠对我说道："小丑！让我笑笑！"呵！可怜的宫廷弄臣！我到底也是个人嘛。在我灵魂的深处也有沸腾的热情，在我胸中也有怨气、傲气、怒气、火气和妒忌，也有万古不变、见不得人的打算和考虑，还有各种各样折磨人心的肮脏感情，但是，只要我的主子做个手势，我就得把这些感情全都压得粉碎，把它们变成欢乐，送给任何想要欢笑的人！卑鄙！不管我在走路、起立还是坐下，我都感到有根线在牵住我的脚。谁也瞧我不起！谁也可以侮辱我。要是一个王后，一个漂亮的女人，袒胸露背，迷得我神魂颠倒，我当然也想消魂一番，她也让我在她床上胡闹，但是就像她玩的狗一样！因此，我漂亮的老爷，嘲笑我的大人，哼！我是多么恨你们呵！我们是活冤家死对头！有时，你们目中无人，我就要你们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会出其不意地对你们突然反击！我就是给主子出坏主意的恶魔。诸位先生，你们的好运气还没出头，若是给我抓住，我就会用手指把它捏得粉碎！是你们使我变坏的！呵！痛苦！难道这是生活？给别人的美酒里渗进苦汁；善良的天性刚刚露头，就把它压回去；心灵想要思索，就用铃铛声吵得它糊糊涂涂；每天像个鬼影一般扰乱你们的良辰佳节，使你们感到佳节成了忌日；由于无聊，摧毁了幸运儿的幸福；除了破坏别人之外，没有别的奢望；不管你们跑到哪里，我心里对你们大家总是怀着根深蒂固的仇恨，并把这种仇恨掺到任何东西里去，而外表还要装出满不在乎的笑容！呵！我是多么不幸！（从石凳上站起来）不过到了这里，一切都和我没有关系了。一进这道门，我就成了另外一个人。我暂时忘记了我刚离开的世界。到了这里，我不该把外面的东西带进来。（又陷入沉思）但是那个老头诅咒

我！为什么这个思想总是一赶走又回来！但愿不要出什么事才好！(耸耸肩膀)难道是我疯了不成？

〔他走到房屋门口敲门。门开了。一个穿白衣裳的姑娘走了出来，高兴地投入他的怀抱。

第　三　场

〔特里布莱，白朗雪，贝拉德太太后上。

特里布莱　好女儿！(非常激动地把她抱在怀里)呵！把你的胳膊抱住我的脖子。放在我的胸前！在你身边，一切都在对我微笑，不再有什么压在我心上的事，孩子！我真快活，连呼吸也不费力了！(心醉神迷地瞧着她)你出落得一天比一天漂亮了！告诉我，你不缺少什么东西吧？在这里过得好吗？白朗雪，好好地亲亲我吧！

白朗雪　(在他怀里)爸爸，您真好！

特里布莱　(坐下)我只是喜欢你。难道你不是我的命根子，我的亲血肉？要是我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上帝！

白朗雪　(把手放在他的额头上)您在喘气。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告诉您可怜的女儿吧。唉！我连我的家世都不知道呢。

特里布莱　孩子，你并没有家！

白朗雪　我连您的姓名也不知道。

特里布莱　我的姓名和你有什么关系？

白朗雪　我是在希农那个小城长大的。在您来接我之前，我们的邻居还以为我是个孤儿呢。

特里布莱　我本来应该把你留在那里。那也许更稳当些。不过

我一个人实在活不下去了。我需要你，需要一颗爱我的心。

〔又把她抱在怀里。

白朗雪　要是您不愿意谈您自己的事……

特里布莱　不要出去！

白朗雪　我来这里两个月了，一共只去过八次教堂。

特里布莱　那好。

白朗雪　好爸爸，您起码也该谈谈妈妈的事呀！

特里布莱　啊！不要唤醒痛苦的回忆吧，不要提起当年的往事吧，要不是看见你在这里，我还真以为是自己做了场梦呢！在这个只讲门当户对、不见灵魂配对成双的世界上，我碰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她看见我孤苦伶仃，残废丑陋，居然爱上了我这个可怜的驼子。她已经去世了，把忠贞爱情的秘密带进了坟墓，她天使般的爱情像瞬息消逝的电光闪过我的心头，这天堂的光辉照亮了我所在的地狱！随时准备给我们安息的土地呵，轻轻地不要压坏了给我带来过安宁的胸膛吧！她只给我留下了你！（抬头望天）那好！我的上帝，我感谢你！

〔哭了起来，用双手遮住脸。

白朗雪　您一定是很伤心了！看见您哭成这个样子，不，我受不了，不，我的心也要碎了！

特里布莱　（痛苦地）要是你看见我笑，你才会更受不了呢！

白朗雪　爸爸，您怎么啦？告诉我您的姓名吧。呵！把您的痛苦全都吐出来吧！

特里布莱　不行。说出我的名字又有什么用？我就只是你的父亲。你听我说，要不是在这里，你知道吗，说不定人家还怕我呢，谁晓得？有的人瞧我不起，有的人咒骂我。我的名字，告诉你又有什么用？我希望至少在这里，在你面前，在

世界上这一个清清白白的角落里，我只是一个父亲，一个受到尊敬的父亲，一个庄严神圣的父亲！

白朗雪　爸爸！

特里布莱　（激动地把她抱在怀里）世界上什么地方会有人和我这样心心相印？呵！我爱你，因为我恨这个世界！坐到我身边来。来谈谈吧。说，你爱你的父亲吗？既然我们坐在一起，既然你的手捏在我的手里，那我们又何必勉强去谈别的呢？女儿呵！你是上天赐给我的惟一幸福！别人有父母、兄弟、朋友、妻子、丈夫、仆人、列祖列宗、姑表亲戚、子孙后代，多得数不清！我呢，我只有你一个人！别人有钱。那好，只有你才是我的宝贝、我的财富！别人相信上帝，我只相信你的灵魂！别人占有女人的青春和爱情，他们骄傲、光荣、高雅、健康，他们真美，我呢，你看得出，我引以为荣的只是你的美丽！亲爱的孩子！我的故乡、祖国、家园、配偶、母亲、姊妹、女儿、幸福、财富、信仰、法律、宇宙，就是你，一直是你，而且只有你！在其他一切方面，我可怜的灵魂都受到摧残蹂躏。呵！要是我失掉了你！……不，这个想法我片刻也受不了！对我微笑一下吧。你的微笑真是可爱。是的，你长得就和你母亲一模一样！她从前也和你现在一样美丽。你老是用手抚摸前额，这也和她一样，你好像是要把额头抚摸得干干净净，对的，因为纯洁无瑕的心灵自然需要清清白白的额头，需要一碧如洗的天空。对我你像天使般灿烂夺目，透过你美丽的身体，我的灵魂看见了你的灵魂，我即使闭上眼睛，也一样看得见你。因为光明来自你的灵魂。我有时真想变成一个瞎子，两眼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看不见世界上的光明而只看见你呵！

白朗雪　呵！我多么希望使您幸福！

特里布莱　使谁幸福？使我吗？我在这里已经很幸福了！只要一看见你，我的女儿，我的心里就会冰消雪融。（微笑着用手抚摩她的头发）呵！美丽的黑头发！孩子，你的头发本来是金黄的，谁想得到？

白朗雪　（用温柔的口气）我希望有一天，在熄灯时间以前，我能出去看看巴黎。

特里布莱　（急躁地）不行！不行！我的女儿，你还没有同贝拉德太太出去过吧？

白朗雪　（颤抖）没有。

特里布莱　要当心呵！

白朗雪　我只去过教堂。

特里布莱　（旁白）呵！天呀！有人会看见她，有人会跟随她，说不定还会把她抢走！一个小丑的女儿，说起来多丢人，人家只会把这当做笑话！呵！（高声）我再对你说一遍，就这样关门闭户地待在家里吧！孩子，你还不知道巴黎的空气对女人说来是多么污浊！全城满街跑的都是酒色之徒！呵！尤其是那些贵族！（抬头望天）呵！上帝呀！让这朵纯洁幽雅的玫瑰花在这个隐蔽的地方，在您的眷顾之下生长吧！不要让痛苦来侵袭她，不要让狂风暴雨来摧残她，即使是在梦中，也不要让肮脏的气息来玷污她，好让一个可怜的父亲在休息时，可以呼吸到她没有玷污的芳香呵！

〔抱头哭了起来。

白朗雪　我再也不提出去的事了，我求求您，不要这样哭吧！

特里布莱　不要紧，这可以使我松一口气。我昨天夜里笑得太多了！（站了起来）我忘了时间，耽搁得太久了。白朗雪，我又得去戴上我的颈圈了。再见。

〔天暗下来了。

白朗雪　（拥抱他）您马上就回来吧？告诉我。

特里布莱　我说不准。你看，我可怜的孩子，我是身不由己呀。（喊人）贝拉德太太！

〔一个年老的伴娘出现在房子的门口。

贝拉德太太　什么事呀，先生？

特里布莱　我回来的时候，没有人看见我进门吧？

贝拉德太太　我想没有，这里很偏僻呀！

〔差不多是黑夜了。国王穿着深色的普通衣服，从围墙的另外一边走来，出现在街上。他打量了一下墙有多高，看了一眼关着的门，露出不耐烦而又恼火的迹象。

特里布莱　（抱住白朗雪）再见，我亲爱的女儿！（向贝拉德太太）靠河滨路的门关上了吧？

〔贝拉德太太点点头。

我知道圣日耳曼后面还有一所更偏僻的房子。明天我去看看。

白朗雪　爸爸，我喜欢这一所房子，平台上看得见花园。

特里布莱　不要上平台去，我求求你！（听）外面有没有人走路？

〔他走到院子门口，把门打开，心神不安地瞧瞧街上。国王藏在门旁边的一个角落里，特里布莱没有把门关上。

白朗雪　（指着平台）怎么！我晚上不能到平台上去歇歇？

特里布莱　（走回来）要小心点！你在平台上，人家看得见。

〔在他转身的时候，国王穿过半开的门，溜进院子，藏在一棵大树后面。特里布莱向贝拉德太太。

你不要把灯放在窗台上。

贝拉德太太　（双手合十）亏你想得出，人家怎么进得来？

〔她转过身来，看见国王藏在大树后面。她目瞪口呆地

说不出话，正要张嘴喊叫，国王把一个钱包塞进她的领饰，她用手掂了掂，就不开口了。

白朗雪　（向打着灯笼去看平台的特里布莱）您太小心了！爸爸，告诉我，您担什么心呢？

特里布莱　我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你担心！（再一次把她抱在怀里）白朗雪！我的女儿，再见！

〔贝拉德太太提着的灯笼照亮了特里布莱和白朗雪。

国王　（在树后面，旁白）特里布莱！（笑）真是见鬼！特里布莱的女儿！这场艳遇真是希奇古怪！

特里布莱　（正要出去又走了回来）我在想，你上教堂做礼拜的时候，没有人跟随你吗？

〔白朗雪为难地低下头来。

贝拉德太太　没有！

特里布莱　要是有人跟着你走，就要喊叫。

贝拉德太太　啊！我会叫人帮忙！

特里布莱　不管谁来敲门，都不要开。

贝拉德太太　（好像比特里布莱还更小心）就是国王来了也不开！

特里布莱　尤其是国王！

〔再一次拥抱他的女儿，走了出去，小心地把门关上。

第　四　场

〔白朗雪，贝拉德太太，国王。

〔上半场国王藏在树后面。

白朗雪　（沉思默想，听着她父亲的脚步声远去）我总感到有点内疚！

贝拉德太太　内疚！为了什么？

白朗雪　为了一点小事，他是多么惊慌不安！在他离开的时候，我还看见他的眼睛里有眼泪呢。可怜的爸爸！他人这么好！我早就该告诉他，礼拜天他准我们出去的时候，总有一个年轻人跟住我们。你记得那个漂亮的年轻人吗？

贝拉德太太　为什么要告诉他呢，小姐？说到头，你的父亲不是有点希奇古怪吗？难道你也恨那个年轻人？

白朗雪　我恨那个年轻人？呵！不！唉！恰恰相反，自从我见了他，怎么也忘不了他，自从他的眼睛对我的眼睛说了话，我就什么也不放在心上，总是看见他在面前，我简直成了他的人了！你看，我老是胡思乱想……在我看来，他显得高人一等！他是多么勇敢、温柔！又是多么高贵、自豪，贝拉德！骑在马上，他一定很神气！

贝拉德太太　他的确很可爱！

〔走到国王身边，国王给她一把金币，她就把钱装进口袋。

白朗雪　一个这样的人应该是……

〔贝拉德太太把手伸向国王，国王总是给钱。

贝拉德太太　十全十美的。

白朗雪　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见他的心，他的心胸宽大！

贝拉德太太　当然是宽大无比！

〔每说一句话总把手伸向国王，国王就给她一把金币。

白朗雪　英勇。

贝拉德太太　（继续干着她敲诈的伎俩）英勇无双！

白朗雪　然而……他还善良！

贝拉德太太　（伸手）温存体贴！

白朗雪　慷慨。

贝拉德太太　(伸手)慷慨大方!

白朗雪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喜欢他!

贝拉德太太　(每说一句话就伸一次手)他的身材独一无二! 他的眼睛! 他的脸孔! 他的鼻子!

国王　(旁白)呵! 上帝! 这个老太婆算起细账来了! 她会把我的钱包掏光的!

白朗雪　我喜欢你这样说他。

贝拉德太太　我知道。

国王　(旁白)这是火上加油!

贝拉德太太　善良、温存、心胸宽大、英勇、慷慨大方……

国王　(钱包空了)见鬼! 她又从头来起!

贝拉德太太　(继续)这是个大贵族,他的神气很高尚,他的手套上还绣了金线。

〔她还伸手。国王做手势,表示没有钱了。

白朗雪　不。我不希望他是王公贵族。我希望他是个外省来的穷书生,那才懂得真正的爱情!

贝拉德太太　这也可能,要是你喜欢这样的话。(旁白)女孩子的头脑里尽是些希奇古怪的反常念头! (还向国王伸手)这个年轻人爱你爱得要疯了……

〔国王不再给钱。

(旁白)我想这个年轻人身上的钱也榨光了。不给钱我就不再说好话。

白朗雪　(一直没有看见国王)我等礼拜天,怎么老也等不来? 我看不见他的时候,日子可难过呢! 呵! 那个礼拜天作奉献仪式时,我看他要来和我说话了,我的心跳得多厉害呵! 我日日夜夜都想他! 而他呢,你看,他对我的爱情使他忘了一切。我敢肯定说他的心中只有我的形象。这是个天生多

情的人，呵！谁都看得出来！别的女人都打动不了他的心。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消愁解闷的，也没有什么良辰佳节，一心一意想的是我。

贝拉德太太　（做出最后一次努力，再向国王伸手）我敢用脑袋担保，是这样的！

国王　（取下戒指给她）用我的戒指换你的脑袋！

白朗雪　啊！我日思夜想，连做梦也希望他出现在我面前。

〔国王从隐蔽处出来，跪在她身边。她的脸朝着另一个方向。

我要对他说："幸福吧！满足吧！呵！是的，我爱……"

〔转过脸来，看见国王跪在她身边，一愣就打断了话头。

国王　（伸出双臂）我爱你！说下去吧！说下去吧！呵！说我爱你吧！不要害怕。你这样的小口说这样的甜言蜜语再合适不过了！

白朗雪　（吃了一惊，用眼睛寻找贝拉德太太，却不见她的影踪）贝拉德！呵！上帝！怎么没有人答应我！怎么没有人！

国王　（一直跪着）两个幸福的情人，怎么说没有人呢！

白朗雪　（颤抖）先生，您从哪里来的？

国王　从天堂或者从地狱，那有什么关系！不管我是天使还是魔鬼，我爱你呵！

白朗雪　天呵！天呵！可怜我吧……我希望没有人看见您进来。出去吧！上帝！要是我父亲……

国王　出去吗？当我抱住了一颗扑扑跳动的心，当我属于你，你属于我的时候，怎么能出去呢！你爱我！你不是说过了吗！

白朗雪　（羞愧）他听见了我说的话！

国王　不错。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听的人间仙乐呢？

白朗雪　（恳求）啊！您已经和我谈过话了。现在，请可怜我，你

出去吧！

国王　出去，当我的命运和你的命运联在一起，当配对成双的星辰在天边闪闪发光，当我来唤醒你这颗少女的心，当上天选择我来对你的眼睛显示光明，对你纯洁的灵魂显示爱情的时候，怎么能出去呢！来吧，看呵！爱情就是灵魂中的太阳！你感到这温和的光辉使你全身温暖了吧？死神能够给你王位，也能够把王位夺走，在战争中冲锋陷阵可以获得荣誉，得到显赫的名声和广阔的领地，甚至封王称帝，这都不过是人间的假事；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要烟消云散，只有一件神圣的事，那就是爱情！白朗雪，你的情人给你带来的是幸福，幸福羞答答地在你门口等了好久呢！生活就是花朵，爱情却是花中的蜜。在天上是鸽子和雄鹰比翼齐飞，在人间是战战兢兢的柔弱美和强壮的力并肩前进，你的手在我的手里甜蜜地忘记了自己……让我们相爱吧！让我们相爱吧！

〔他要吻她。她在挣扎。

白朗雪　不！放开我！

〔他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吻了她一下。

贝拉德太太　（在舞台后部的平台上，旁白）他干得不错！

国王　（旁白）她落网了！（高声）说你爱我！

贝拉德太太　（在舞台后部，旁白）坏蛋！

国王　白朗雪！再对我说一遍！

白朗雪　（低下头来）你已经听见了。你明明知道了。

国王　（扬扬得意地再吻她一次）我真幸福！

白朗雪　我可完了！

国王　不对。你也幸福！

白朗雪　（从他怀中挣脱出来）你对我还是个陌生人呢。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

贝拉德太太　(在舞台后部,旁白)早就该问了!

白朗雪　至少你不是贵族老爷吧!我的父亲怕他们怕得厉害呢!

国王　我的天呀!不是的!我的姓名是……(旁白)说什么好呢?……(想了一想)戈舍·马叶。我是个书生……家里很穷……

贝拉德太太　(这时正在数他给她的钱)睁开眼睛说瞎话!

〔皮恩和帕达扬裹在斗篷里,手里提着暗灯,出现在街上。

皮恩　(低声,向帕达扬)就是这里,骑士!

贝拉德太太　(急急忙忙地从平台上走下来,低声)我听见外面有人声。

白朗雪　(害怕)说不定是我的父亲。

贝拉德太太　(向国王)走吧,先生!

国王　我真恨不得抓住这个坏人好事的家伙!

白朗雪　(向贝拉德太太)赶快让他从河滨路的后门走吧!

国王　(向白朗雪)怎么!就要离开你了!你明天还爱我吗?

白朗雪　你呢?

国王　我的生命都是你的!

白朗雪　啊!你会骗我的,因为我也骗了我的父亲!

国王　不会的!白朗雪,让我吻吻你美丽的眼睛。

贝拉德太太　(旁白)他吻起人来简直不要命!

白朗雪　(有点抗拒)不,不!

〔国王吻了吻她,然后同贝拉德太太走进屋里。白朗雪一人待了一会儿,眼睛瞪着看他走出去的那扇门,然后自己也回到屋里去。这时,街上来了一些武装的贵族,

他们披着斗篷，戴着假面具。戈尔德、柯塞、蒙什尼、布里翁、蒙莫朗西、克莱芒·马洛，接二连三地和皮恩和帕达扬会合在一起。夜已经很黑了。这些先生提的灯笼都不透光。他们之间互相用暗号招呼，并指指白朗雪的房子。一个仆人带着一张梯子跟在他们后面。

第　五　场

〔贵族们，然后特里布莱上，最后白朗雪上。

〔白朗雪再次出现在一层楼门口的平台上。她手里拿了一支蜡烛，照亮了她的脸。

白朗雪　（在平台上）戈舍·马叶！这就是我心爱的人的名字，我要把你刻在我的心里！

皮恩　（向贵族们）诸位先生，就是她！

帕达扬　让我们来看看。

戈尔德　（轻蔑地）一个庸俗的美人儿！（向皮恩）要是你看见一些俗里俗气的女人也算饱享眼福，那真是太可怜了！

〔这时，白朗雪转过身去，贵族们都看得见她。

皮恩　（向戈尔德）你看她怎么样？

马洛　这个俗气的女人倒很漂亮呢！

戈尔德　简直是个仙女！是个天使！是个十全十美的人儿！

帕达扬　怎么！这是特里布莱先生的情妇。这个小丑暗地里还真有一手！

戈尔德　这个流氓！

马洛　最美的配上最丑的，这是天公地道的事。朱庇特大神不就喜欢杂交吗。

〔白朗雪回房间去了。只见一扇窗里有灯光。

皮恩　诸位先生,不要浪费时间做鬼脸了。我们不是决定了要惩罚特里布莱吗?那好,现在,我们大家都来了,要出这一口恶气,我们还有一把梯子,让我们爬过墙去把他的美人儿抢走,送到卢浮宫去,让国王陛下明天一起床就看到这个绝代佳人吧。

柯塞　我想,国王不会放过她的。

马洛　魔鬼自有魔鬼的办法。

皮恩　说得好。让我们动手吧!

戈尔德　说实在的,这真是个天姿国色。

〔特里布莱上。

特里布莱　(在舞台后部,做梦似的)我回来了……有什么用?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回来!

柯塞　(向贵族们)得了,诸位先生,你们发现没有?我们的国王不管是谁的老婆都要,不管是黄头发还是黑头发也都要。我倒想要知道,要是有人占有了他的王后,他会怎么办?

特里布莱　(向前走了几步)呵!我的秘密!这个老头儿诅咒我!我的心里有事,心情不安!

〔天太黑了,他看不见身边的戈尔德,走过时撞了他一下。

谁呀?

戈尔德　(吓了一跳,回转身来,低声向贵族们)诸位先生,特里布莱!

柯塞　(低声)那是双重的胜利!我们干掉他!

皮恩　呵!不行!

柯塞　他在我们手里。

皮恩　那我们明天就没有可笑的人了。

戈尔德　你说得对，要是把他干掉，这事也就没什么好笑的。

柯塞　不过他一来可要碍事了。

马洛　让我来对付他几句。我自会有办法。

特里布莱　（待在角落里，竖起耳朵来听）有人在低声说话。

马洛　（走到他身边）特里布莱！

特里布莱　（用吓人的声音）谁呀？

马洛　得了！你不是要吃人吧。是我。

特里布莱　你是谁呀？

马洛　马洛。

特里布莱　啊！天太黑了！

马洛　是的，魔鬼把天空变成墨水瓶了。

特里布莱　你来干什么？……

马洛　难道你没想到，我们是来帮国王把柯塞夫人抢走的？

特里布莱　（透了一口气）啊！……很好！

柯塞　（旁白）我真想打断他的胳膊大腿！

特里布莱　（向马洛）不过，你们怎么能进她的房间呢？

马洛　（低声，向柯塞）把你的钥匙给我。

〔柯塞把钥匙给他，他又交给特里布莱。

你摸摸这把钥匙。上面不是刻了柯塞的家徽吗？

特里布莱　（摸摸钥匙）上面有三片锯齿形的叶子，对的。（旁白）我的上帝，我真蠢得像匹驴子！（指着左边的墙）那就是柯塞公馆。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鬼事？（把钥匙还给马洛）你们要抢柯塞胖子的老婆？我也来一个！

马洛　我们都戴了假面具。

特里布莱　那好，给我也戴一个！

〔马洛给他戴上一个假面具，加上一根蒙住耳目的布条。

现在该干什么?

马洛　你给我们扶住梯子。

〔贵族们把梯子靠在平台前的墙上。马洛把特里布莱带到梯子旁边,叫他扶住梯子。

特里布莱　(双手扶住梯子)哼!你们人多吗?我一点也看不见。

马洛　那是因为天太黑了。(笑着向旁人)你们现在可以放心大声喊叫,大步走路。这根布条子使他变得又瞎又聋了。

〔贵族们爬上梯子,撞开一楼的楼门,走进房子里去。过了一会,他们中的一个又出现在院子里,把门从里面打开;然后大伙儿先后来到院子里,再走出门去,把白朗雪抢走了。白朗雪衣不蔽体,堵住了嘴,还在挣扎。

白朗雪　(蓬头散发,在远处喊)爸爸,救人呵!爸爸!

贵族们的声音　(在远处)胜利了!

〔带白朗雪下。

特里布莱　(一人在梯子下)得了,他们要我在这儿活受罪吗?到底干完了没有?真是寻开心!(放松梯子,把手摸摸面具,摸到了布条)我的眼睛给蒙住了!

〔他撕掉布条,脱下假面具。地上有盏丢掉的暗灯,他在灯光下看见一块白色的东西,捡起来一看,认得是他女儿的面纱。他转身一看,梯子靠在他家的墙上,房屋的门大开,他发疯似的跑了进去,过了一会儿,又拖着衣不蔽体、堵住了嘴的贝拉德太太出来。他目瞪口呆地瞧瞧她,然后扯自己的头发,泣不成声,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

呵!诅咒灵验了!

〔昏倒在地。

第 三 幕

国 王

〔卢浮宫的国王接待室。家具、帷幔、雕金镂银，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舞台前部有一张桌子、一把安乐椅、一把折叠椅。舞台后部是一扇镶金的大门。左边是通往国王寝宫的门，门上挂了帘幔。右边有一个餐具柜，上面摆满了金盘玉盏，珐琅瓷器。舞台后部的门外是一条林阴道。

第 一 场

〔贵族们。

戈尔德 现在，安排一下这台好戏怎样收场吧。

帕达扬 一定要让特里布莱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也猜不到他的美人儿在这里！

柯塞 让他去找他的情妇吧，那太好了！不过，万一昨夜门房有人看见我们把她带进来呢？

蒙什尼 卢浮宫的门房都交代过了，他们会对他说，昨夜没有看见女人进来。

帕达扬 要把他搞得晕头转向，我还派了一个善于捣鬼的仆人

到他门口去对他的熟人说，昨天半夜，他看见一个拼命挣扎的女人，横抬竖拉地给拖进欧特福公馆去了。

柯塞　(笑)那好，欧特福公馆离卢浮宫可远着呢！

戈尔德　把那蒙住他眼睛的布条蒙紧一点。

马洛　今天早上，我还给小丑送去了一张便条：(拿出一张纸条来念)"特里布莱呵！我刚抢走了你的美人儿，告诉你一个消息，我把她带出国去了。"

〔大家都笑。

戈尔德　(向马洛)签名的是谁？

马洛　让·德·尼韦勒。[1]

〔大家笑得更加厉害。

帕达扬　呵！让他去找吧！

柯塞　看到他找人，我可开心呢。

戈尔德　让这个倒霉的家伙灰心失望，气得咬紧牙关，捏紧拳头，在一天之内，偿还拖欠已久的债务吧！

〔侧门开了。国王穿着华丽的晨便服上。皮恩跟在身边。朝臣们分列两行，脱帽致敬。国王和皮恩哈哈大笑。

国王　(指着舞台后部的门)她在那儿？

皮恩　特里布莱的情妇！

国王　当真的？天呀！抢走我小丑的情妇！真有意思！

皮恩　不是他的情妇，就是他的老婆！

国王　(旁白)老婆！女儿！我还不知道他是个好家长呢！

皮恩　陛下要不要看一看？

国王　当然要看！

〔皮恩出去了一会儿，又扶着摇摇晃晃、戴了面纱的白

---

① 十六世纪的名歌手。

朗雪回来。国王懒散地坐在安乐椅里。

皮恩 （向白朗雪）我的美人儿，进来吧。你等一等要发抖就发抖。现在是在国王面前。

白朗雪 （一直戴着面纱）这是国王吗！这个年轻人！……

〔她跑到国王跟前跪下。听见白朗雪的声音，国王又惊又喜，示意大家退出。

第二场

〔国王，白朗雪。

〔国王单独和白朗雪在一起，国王揭开她的面纱。

国王 白朗雪！

白朗雪 戈舍·马叶！天呀！

国王 （哈哈大笑）说老实话，不管这是有意的玩笑，还是无意的巧合，反正对我来说，这一招的确是妙极了。上帝万岁！我的美人儿，我的白朗雪，我心爱的人，到我怀里来吧！

白朗雪 （后退）国王！国王！放我走吧，陛下！我的上帝！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怎么讲……戈舍·马叶先生……不对，您是国王。（跪倒在地上）呵！不管您是谁，请您可怜我吧！

国王 可怜你吗，白朗雪！我爱你呵！戈舍说过的话，弗朗索瓦全都认账。你爱我，我爱你，我们不是很幸福吗！做了国王难道反而没有福气做情人了？孩子！你本来以为我是一个老百姓，一个穷书生，也许还要差些。但是，难道因为我的命运好了一点，难道因为我当了国王，你反倒翻脸无情，非常讨厌我了！我没有当乡下佬的福气，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白朗雪 （旁白）他笑得多厉害！呵！我的上帝！我真愿意死了

才好！

国王 （微笑，然后又笑得更厉害）呵！天天都是良辰佳节，吃喝玩乐，轻歌曼舞，比枪赛马，晚上在树林的深处谈情说爱，甜言蜜语，让黑夜展开她的翅膀，来遮掩我们的千般恩爱，万种欢乐，这就是你将来的生活，而我的生活也和你的难解难分！呵！让我们做一对情侣，做两个幸福的人，做一对夫妻吧！人总是要老的，要不虚度岁月，就要让恩爱的时刻使我们的锦绣生活闪闪发光，如果没有光彩夺目的爱情，生活简直就是不值一顾的破衣烂衫了！（大笑）白朗雪，我是时常这样想的，我觉得最聪明的办法是遵从天父上帝的意旨，相亲相爱吧，寻欢作乐吧，大吃大喝吧！

白朗雪 （吓呆了，往后退）呵！他一点也不像我想象中的人！

国王 怎么！难道你以为我是一个会在你面前发抖的情郎，一个书呆子、一个垂头丧气、没有热情的傻瓜？难道我会以为只要唉声叹气、做出一副可怜相来，就能赢得天下女人的心，使她们拜倒在我脚下！

白朗雪 （把他推开）放开我吧！我真伤心！

国王 呵！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吧？法国的土地、人民、一千五百万生灵、财富、荣誉、欢乐、无限的权力，都是我的，我是国王！好吧！你可以做一国之主的夫人。白朗雪！我是国王，而你呢，你就是王后！

白朗雪 我是王后！那您的妻子呢？

国王 （笑）你真是天真无邪！呵！善良的女人！啊！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妻子并不是我的情妇？

白朗雪 做您的情妇！呵！不！那多可耻！

国王 骄傲的女人！

白朗雪 我并不是您的人，不，我是我父亲的！

国王　你的父亲，就是我的弄臣，我的小丑！我的特里布莱！你的父亲！他也是我的人！我高兴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的愿望，就是他的愿望！

白朗雪　（抱头痛哭）呵！上帝！我可怜的爸爸！怎么！一切都是您的！

〔她抽抽噎噎地哭。他跪在她脚下安慰她。

国王　（用软下来的声调）白朗雪！呵！我多么爱你！白朗雪，不要再哭了。到我怀里来吧！

白朗雪　（抗拒）不！

国王　（温柔地）你还没有再说一遍你爱我呢。

白朗雪　呵！一切都已经完了！

国王　我是无意之中伤害了你。不要像一个被遗弃的女人那样抽抽噎噎地哭了。呵！与其让你的眼睛流泪，还不如让我流血死去呢！白朗雪！你这不是要我整个王国、要我国土上的人民都说我是个无情无义、没有骑士风度的国王吗！一个国王怎么能让一个女人哭泣呢！呵！我的上帝！真不像话！

白朗雪　（精神失常，啜泣着）这是不是开玩笑？即使您是国王，我也有我的父亲呀！他会为我急得哭的。把我送回到他身边去吧。我就住在柯塞公馆对面。不过，这点您分明知道嘛。呵！您到底是什么人？我一点也搞不清楚。他们把我抢走的时候，怎么大叫大嚷，就像过节一样！这真像是一场噩梦，把我的头脑也搞糊涂了。（哭泣）我本来以为您很温柔，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还爱您了！（突然吓了一跳，又往后退）您是国王！我怕您！

国王　（要把她抱在怀里）我使你害怕吗？薄情人！

白朗雪　（把他推开）放开我！

国王　(把她抱得更紧)你说什么！让我吻你一下，表示你原谅我了！

白朗雪　(挣扎)不！

国王　(笑着，旁白)这个女孩子真古怪！

白朗雪　(挣开)放开我！这里有门！

〔她看见国王寝宫的门是打开的，一下就冲了进去，并且使劲把门关上。

国王　(从腰间拿出一把小小的金钥匙)呵！我身上还带了钥匙。

〔他把门锁打开，用力推门，走了进去，然后又把门关上。

马洛　(在舞台后部的门口看了好一会儿。笑着)她要逃避国王，却躲进国王的寝宫去了！呵！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喊戈尔德)咳，伯爵！

第　三　场

〔马洛，然后贵族们上，然后特里布莱上。

戈尔德　(向马洛)他们进去了吗？

马洛　狮子把小羊拖到洞里去了。

帕达扬　(高兴得跳起来)呵！倒霉的特里布莱！

皮恩　(待在门口，眼睛望着门外)嘘！他来了！

戈尔德　(低声，向贵族们)声音小一点！得了，要做出没有事的样子，不要泄漏了天机。

马洛　诸位先生，他昨夜只和我说过话，他只认得出我一个。

皮恩　不要露了马脚。

〔特里布莱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他还穿着小丑的

服装，显出满不在乎的神气。不过他的脸色惨白。

〔皮恩装出在继续谈话的样子，向几个年轻贵族眨眨眼睛，他们看见特里布莱，就压住了笑声。

皮恩　是的，诸位先生，就是那个时候，咳！特里布莱，早上好！他们写了这段歌曲：(唱)

波旁看见马赛，

就对部下说道：

天啦！这位元帅

我们怎能找到？

特里布莱　(接着往下唱)

山路狭窄崎岖，

走进库隆山里，

大家一起上去，

对着手指呵气。

〔嘲笑声和喝彩声。

大家　好极了！

特里布莱　(慢慢走到舞台前部。旁白)她可能在哪里呢？(又哼起来)

大家一起上去，

对着手指呵气。

戈尔德　(喝彩)啊！特里布莱，太好了！

特里布莱　(看看他周围的笑脸。旁白)他们这勾当一定是合伙干的！

柯塞　(哈哈大笑，拍着特里布莱的肩头)有什么新消息吗，小丑？

特里布莱　(指着柯塞，向别人)看见这位先生笑真叫人难过得要哭。(模仿柯塞的样子)有什么新消息吗，小丑？

柯塞　(一直在笑)是的,你有什么消息告诉我们吗?

特里布莱　(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要是你再装出这副讨人喜欢的模样,你就更叫人恶心了!

〔前半场,特里布莱看起来好像是在搜索,查看,打听。但是,往往只有他的眼神才会泄露他的心事。有时,在他以为人家不注意他时,他会移动一下家具,转动门上的把手,看看门是不是关紧了。别的时候,他像平常一样,满不在乎、毫无拘束地和大家谈天说笑。贵族们也一面说东道西,一面打手势,眨眼睛,叽叽咕咕,笑个不停。

他们把她藏到哪里去了? 呵! 要是我问他们,他们更要笑我了!(笑着走到马洛跟前和他攀谈)马洛,你昨天夜里居然没有伤风感冒,我真高兴。

马洛　(装出惊讶的样子)昨天夜里?

特里布莱　(眨眨眼睛,做出心照不宣的样子)花招要得不错,连我也迷住了!

马洛　什么花招?

特里布莱　(点点头)就是你们耍的花招嘛!

马洛　(装做坦率的样子)昨天夜里熄灯之后,我耍过的花招,就是钻到被窝里去,一直等到今天红日高照才起来。

特里布莱　啊! 你昨天夜里没有出去? 那是我做梦了!

〔一眼看见桌上有块手帕,赶快去拿。

帕达扬　(低声,向皮恩)瞧,公爵,他在看我手帕上的字母。

特里布莱　(把手帕放下,旁白)不,不是她的。

皮恩　(向几个在舞台后部大笑的年轻人)诸位先生! ……

特里布莱　(旁白)她可能在哪里呢?

皮恩　(向戈尔德)什么事使你笑成这个样子?

戈尔德　(指着马洛)是他使我们大笑的!

特里布莱　(旁白)他们今天都很高兴!

戈尔德　(笑着向马洛)不要用这样不正经的样子瞧着我,否则,我要把特里布莱扔过来打你的头了。

特里布莱　(向皮恩)国王还没有睡醒吗?

皮恩　没有,真的没有!

特里布莱　他房间里有没有什么动静?

〔他想走到寝宫门口。帕达扬挡住了他。

帕达扬　不要吵醒了陛下!

戈尔德　(向帕达扬)子爵,你听马洛这个浪子对我们讲了个多好笑的故事。有一天夜里,居伊家三兄弟不知道从哪里回来,发现他们三个人的老婆——你猜这个浪子怎么说的?正和别人……

马洛　瞒着他们……

特里布莱　时代的风气变得这样放荡!

柯塞　女人总是这样靠不住的!

特里布莱　(向柯塞)啊!你要小心门户!

柯塞　什么?

特里布莱　小心门户,柯塞先生!

柯塞　什么?

特里布莱　我看这样的祸事随时都会落到你的头上。

柯塞　什么祸事?

特里布莱　(当面耻笑他)和居伊家完全一样的祸事!

柯塞　(愤怒地威胁他)哼!

特里布莱　诸位先生,畜生也真古怪,它一生气就会这样喊叫。(模仿柯塞)哼!

〔大家都笑。王后的一个侍从官上。

皮恩　有什么事，沃德拉贡？

侍从官　王后有要紧事，要见国王。

〔皮恩表示这是办不到的事，侍从官坚持。

布莱泽夫人并没和陛下在一起呀。

皮恩　国王陛下还没起床。

侍从官　怎么，公爵！陛下刚才还和你在一起呢。

〔皮恩更生气了，向侍从官做了些手势，侍从官不懂，特里布莱却在全神贯注地看着。

皮恩　国王打猎去了！

侍从官　怎么没带随从和鹰犬？他们全在那里嘛。

皮恩　（旁白）真见鬼！（生气地瞪着侍从官）已经告诉你了，你怎么不懂？国王谁也不见！

特里布莱　（晴天霹雳似的喊了起来）她在这里！她在国王这里！

〔贵族们都大吃一惊。

戈尔德　他怎么啦？怎么胡说八道！她是谁！

特里布莱　呵！诸位先生，你们分明知道我说的是谁！关于这件事，你们可不能对我说"走开吧！"你们大家，柯塞、皮恩、撒旦、布里翁、蒙莫朗西，你们大家昨天从我家里抢走的人，帕达扬先生，也有你的份！呵！诸位先生！我要把她带回去！她就在这里！

皮恩　（大笑）特里布莱丢掉了一个情妇！管她好看不好看，到别地方去找吧！

特里布莱　（令人惊慌）我要找的是我女儿！

大家　他的女儿！

〔骚动。

特里布莱　（双臂交叉放在胸前）是我的女儿！是的，你们现在

笑吧！啊！你们不说话了，你们觉得奇怪的是：这个小丑居然做了父亲，怎么还有一个女儿！连狼都和老爷一样有个家庭，难道我就不能有个家？得了！够了！（用可怕的声音）假如你们要开玩笑，那好，玩笑也该开完了！我要我的女儿，你们知道吗！是的，你们谈天说地，叽叽咕咕，有说有笑，得意扬扬。我呢，我不需要你们那种神气。诸位大人，我对你们说，我只要我的孩子！（冲到国王门前）她就在里面！

〔贵族们挡住门，不让他进去。

马洛　这个小丑变成一个疯子了。

特里布莱　（绝望地后退）王公大臣呵！王公大臣呵！你们这些魔鬼！该死的名门子弟呵！你们这些强盗当真抢走了我的女儿！一个女人在你们眼里算不了什么，我知道！你们的运气好，碰上了一个荒淫无道的国王，只要不是太笨的王公大臣，你们的老婆对你们都非常有用。一个处女的贞操在你们看来，简直是没有用的奢侈品，是负担太重的财宝。一个女人应该是一块有收益的土地，一块国王按期付租金的田产。这租金就是从天而降的恩宠，一官半职，勋章绶带，还不断地加官晋级！（面对面地瞧着他们大家）你们当中有哪一个敢反驳我的话？难道事实不是这样，诸位大人？事实上（他从一个人面前走到另一个人面前）你们为了一个空名、一个爵位，或者为了别的浮华虚荣，不是都在卖身投靠么，如果不是已经靠上去了的话？（向布里翁）你出卖了你的老婆，布里翁！（向戈尔德）你出卖了你的妹妹！（向年轻的侍从官帕达扬）你出卖了你的母亲！

一个侍从官　（在柜台上给自已倒了一杯酒，一面喝一面哼着歌曲）

波旁看见马赛，

就对部下说道：

天啦！这位元帅……

特里布莱 （转过身来）要是我忍不住了，奥比松子爵，我会让你的牙齿把酒杯和歌曲一起咬碎的！（向大家）谁能相信呢？你们这些王公贵族，西班牙大人物的后代，可耻呵！一个查理曼大帝的败家子韦芒杜瓦，一个米兰公爵的子孙布里翁，一个戈尔德·西米安，一个皮恩，一个帕达扬，还有你，一个蒙莫朗西家的人！你们都是些名门望族，世家子弟，怎么能抢一个可怜人的女儿呢！不对，这些高贵的世家大族，怎么会有这样卑鄙下流的不肖子孙，来使他们的门庭蒙羞呢！不对，你们不是他们的嫡系子孙！一定是你们的母亲做了丢脸的事，一定是她们和奴仆私通了，才生下你们这些杂种来！

戈尔德 越说越不像话了！

特里布莱 国王给了你们多少报酬，你们才把我的心肝宝贝卖给他了？是他买通了你们，你们才干出这勾当来的，是不是？说呀！（揪自己的头发）我只有她这么一个女儿！要是我想要，当然，她年轻，漂亮，我一定要他付出代价！（瞧着他们大家）难道你们的国王以为他赔得起我的损失吗？难道他能给我加官晋爵，就像赏给你们爵位一样吗？难道他能使我不再弯腰驼背，变得像旁人一样吗？可怕呀！他把我的一切都拿走了！呵！他这漂亮的一手干得多么阴险、毒辣、凶狠，又是多么卑鄙！恶棍！凶手！你们是些不要脸的强盗、土匪、糟蹋女人的歹徒！各位老爷，我要我的女儿！说到头，我还是要我的女儿！你们赶快把她还给我吧！呵！你们看！这只手，这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手，一个普通人、

一个奴才、一个乡巴佬的手，这只手在说说笑笑的人看来是没有什么威胁的，手上没有刀子，但是手上还有指甲呵！诸位先生！我觉得好像已经等了很久了！把她还给我吧！开门！把门打开！

〔他又怒冲冲地冲向门口，贵族们挡住他。他奋斗了一阵，最后还是回到舞台前部，精疲力尽，上气不接下气，跪在地上。

你们大家一起欺负我！十个人打一个！（痛哭流泪）好吧！我只好大哭一场了，是的！（向马洛）马洛，你把我耍弄得够了。要是你的侍从官服下面还有灵魂，还有一点人性，还有对普通老百姓的恻隐之心，那就告诉我吧，他们把她藏到哪里去了？他们把她怎么样了？她在国王房里，是不是？呵！在这些该死的人当中，只有你和我还算合得来。在这些侍从官里，只有你还有点头脑。马洛！我的好马洛！你不说话了！（爬到贵族们面前）呵！你们看！诸位大人，我跪在你们面前求饶了！我病了……求求你们，可怜可怜我吧！换一天，这种玩笑也许我还受得了。但是现在，你们看，我每走一步，身体简直痛得说不出话来。畸形的人总有这样倒霉的日子。多年来我一直是你们的小丑！我现在请求你们开恩！开恩吧！不要这样打碎你们的玩具！这个可怜的特里布莱曾经使你们笑过这么多次！现在，我真不知道对你们说什么好。把我的孩子还给我吧，诸位大人，把我的女儿还给我吧，不要把她藏在国王房里了！她是我惟一的心肝宝贝呵！我的好老爷，开恩吧！要是我没有了女儿，你们还能要我做什么呢！我的命已经这样苦！我在世界上本来就只有这么一个亲人呵！

〔大家都不开腔。他又绝望地站了起来。

啊！上帝！你们不是笑，就是不开腔！难道看见一个可怜的父亲这样捶胸顿足，揪掉头上的头发，是件开心的事！不消两个晚上，我的头发就会全白了！

〔国王寝宫的门突然打开。白朗雪跑了出来，披头散发，精神失常，手足无措；她一眼看见自己的父亲，就大叫一声，倒在他的怀里。

白朗雪　爸爸！啊！

特里布莱　（把她紧紧抱在怀里）我的孩子！啊！果然是她！啊！我的女儿！啊！诸位先生！（哭得透不过气来，哭声中迸发出笑声）你们看，这就是我的全家，我的天使！少了她，我这个家就要办丧事了！各位大人，我刚才没有说错吧？你们不能怪我为什么放声大哭吧？一个这样温柔可爱的孩子，只要一看到她，人都会变得好些，失掉了她，怎能不号啕痛哭呢？（向白朗雪）不要害怕。这是一场玩笑，笑过也就算了。我敢肯定，他们把你吓怕了。不过他们都是好人。他们看见我多么爱你。白朗雪。从今以后，他们会让我们平平静静过日子的。（向贵族）是不是？（向抱在怀里的白朗雪）再看见你，我是多么高兴呵！我心里是这样快活，我甚至不知道我刚才还哭呢，现在却笑了！先失掉你，后来又再得到你，是不是福大于祸呵！（不安地瞧瞧她）不过，你为什么哭了？

白朗雪　（双手遮住羞得通红、满是眼泪的脸）我们真不幸呵！我真羞愧……

特里布莱　（发抖）你说什么？

白朗雪　（把头藏在她父亲的怀里）不要当着这些人说！脸红也只要你一个人看见！

特里布莱　（气得发抖，转过身去，向着国王寝宫的门）呵！卑鄙

无耻！连她也不放过！

白朗雪　（哭哭啼啼，跪倒在他脚下）我要和你一个人待在一起！

〔特里布莱向前走了三步，做了一个横扫一切的手势，贵族们都发愣了。

特里布莱　你们全都给我走开！要是弗朗索瓦国王时运不好，他要走过这里，（向韦芒杜瓦）你是他的卫士，就叫他不要进来，说是我在这里！

皮恩　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小丑这样发疯。

戈尔德　（示意叫他走开）对小丑也像对小孩一样，总得让他三分。小心不要出事。

〔下。

特里布莱　（坐在国王的安乐椅里，扶起他的女儿，用平静而又带有杀气的声音）好了，说吧，把一切都告诉我。（转过身去，看见柯塞还没走开，就半身起立，指着大门）难道你没有听见我说的话，老爷？

柯塞　（走开时仿佛给小丑的威风和杀气压倒了）这些小丑，他们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下。

第　四　场

〔白朗雪，特里布莱。

特里布莱　（严肃地）现在，说吧。

白朗雪　（两眼望地，抽抽噎噎地）爸爸，我应该告诉您，他昨天溜到家里来了……（双手遮住眼睛，哭了起来）我感到羞愧！

〔特里布莱把她紧紧抱在怀里，温存地擦干她的眼泪。

好久以来，我早就该告诉您的，他就跟随我了。（又一次中断）应该从头谈起。他没有对我说话。我应该告诉您，这个年轻人每个礼拜天都上教堂……

特里布莱　是的！就是国王！

白朗雪　（继续）他每次走过我身边的时候，都要移动我的椅子，我想，他是要我看见他。（声音越来越微弱）昨天，他设法溜到家里来了……

特里布莱　算了，不用讲下去了，免得你难为情。以后的事我猜得到！（站了起来）痛苦呵！他把耻辱和轻视的烙印打上了你的额头！他的呼吸污染了你周围纯洁的空气！他粗野地摘下了你桂冠上的绿叶！白朗雪！在我目前的情况下，你是我惟一的庇护所！是把我从黑暗中唤醒的光明！是把我的灵魂引渡到至善境界的灵魂！是遮掩我的耻辱的庄严面纱！是众叛亲离的倒霉鬼的惟一避难所！是上帝大发慈悲给我留下来的天使！天啦！在这个污浊的世界上，我本来认为是惟一神圣的东西，现在也失掉了，埋葬了！受了这个致命的打击，叫我怎么办呀！在这个干尽了坏事的宫廷里，在我身外，就像在我身上一样，我看见的只有腐化堕落，卑鄙龌龊，厚颜无耻，荒淫无道，放荡无度，天底下除了你的纯洁以外，看不到一片净土！我逆来顺受，只怪自己命苦。我眼泪往肚子里流，我不得不低三下四，我心碎了流着血还要争一口气，我听见轻蔑的笑声在使我的苦难变得更加尖锐，所有这些悲愤和耻辱，我都愿意落在自己头上，我的上帝，可不能落在她身上呵！我自己越堕落，越希望她崇高。断头台旁边一定要有一个祭台。现在，神圣的祭坛翻倒了！遮起你的脸来！是的，哭吧，亲爱的孩子！我刚才要你讲得太多了，是不是？现在哭吧！在你这个年纪，痛苦有时也会

随着眼泪流掉一些。那就把你的痛苦全都倾倒到你父亲的心里来吧！（出神）白朗雪，等我做完了剩下的事，我们就离开巴黎。要是我能脱身的话！（一直出神）怎么！一天之内就起了这么多的变化！（愤怒地又站起来）啊！该死！这个卑污龌龊胡作非为的宫廷，不顾天理人情，摧残妇女儿童，犯下了越来越古怪的滔天大罪，使污血烂泥溅得越来越远！谁料得到，不管你躲到多么隐蔽的地方，他们也要玷污这个纯洁而虔诚的面容！（转过身去向着国王的寝宫）啊！弗朗索瓦一世国王陛下！但愿上帝开眼，不久会使你在这条路上栽倒！但愿明天你的坟墓就会打开大门！

白朗雪　（抬头望天。旁白）啊！上帝！不要听我父亲的话，因为我一直都是爱他的啊！

〔舞台后部有脚步声。在外面走廊里，出现了一队士兵和贵族侍从官。打头的是皮恩。

皮恩　（叫人）蒙什尼先生，把铁栅门给圣瓦烈先生打开，把他带到巴士底狱去。

〔在舞台后部，一队士兵排成两行，圣瓦烈在他们中间。在他们经过门口时，圣瓦烈站住了，转过身来向着国王的寝宫。

圣瓦烈　我饱受了你们国王的凌辱摧残，但是我的诅咒在人间和天上都没有一点回声，天上没有一声霹雳，人间也没人助我一臂之力。既然事情就是这样，我也不再指望什么了。这个国王会万事亨通的。

特里布莱　（抬起头来，面对面地看着他）伯爵！你说错了。会有人给你报仇雪恨的！

第 四 幕

白 朗 雪

〔巴黎旧城区杜尔内尔门附近的荒凉沙滩。右边是一栋破房子，里面只有一些简陋的家具和几个栎木凳子，楼上就是顶楼，靠窗放着一张简陋的床。破房子的正面朝着观众，光线照进屋里，使内部可以一览无遗。厅堂里有一张桌子、一个壁炉，后部还有一个很陡的楼梯。演员的左边是一堵墙，有一扇朝里开的门。墙垒得不好，到处有裂缝、窟窿，屋里发生的事，墙外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门上有个窥视孔，门外有块挡雨板，上面是旅店的招牌。舞台的其他部分就是沙滩。左边有一道坍塌的护城墙，塞纳河在墙脚下流过，墙上钉了一个钟架，渡船来往都在那里敲钟。舞台后部，在塞纳河对岸，是巴黎的旧城区。

第 一 场

〔特里布莱和白朗雪在破房子外面，萨塔巴迪在破房子里面。演这场戏时，特里布莱应该显得心神不安，害怕突然被人看见或给人碰到，或有人干扰他的行动。他应该经常东张西望，特别是朝着破房子的方向张望。

萨塔巴迪坐在旅店里一张床旁边，在擦亮他的腰带，没有听见旁边有人说话。

特里布莱　而你还爱他！

白朗雪　我一直爱他。

特里布莱　我给了你这么多时间去治你荒谬的相思病。

白朗雪　但是我爱他。

特里布莱　呵！可怜的痴心女人！但是，你说说看，你为什么爱他？

白朗雪　我说不出。

特里布莱　那可怪了！真是希奇！

白朗雪　呵！一点不怪。正是为了说不出的缘故我才爱他。的确，有的男人甚至救过你的性命，有的丈夫可以使你发财，使人羡慕。但是，你能一直爱他吗？他只给我带来了，我想只带来了痛苦，而我却爱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请听我说，我爱他到了这种程度，我什么也忘不了，如果需要的话，——看我多么糊涂！——爸爸，您对我这样好，而他几乎要了我的命，但我却可以为他而死，就像可以为您而死一样！

特里布莱　我原谅你，孩子！

白朗雪　但是，请听我说，他也爱我。

特里布莱　不会的！傻孩子！

白朗雪　他亲口对我说的！他甚至还发了誓呢！他谈起爱情来谈得这样好，这样有说服力，你永远也忘不了！再说，他一看见女人，眼睛就这样温柔多情！他真是个勇敢、漂亮、出名的国王！

特里布莱　（忍不住）他是个卑鄙无耻的人！这个勾引女人的骗子，我可不能让他剥夺我的幸福而不得到报应！

白朗雪　爸爸，您已经原谅了……

特里布莱　这个冒犯神明的人！我得有时间来布置一个圈套。得了。

白朗雪　一个月来，现在我和您说话还发抖呢，您看起来不是很爱国王的吗？

特里布莱　那是装出来的。（愤怒地）我要为你报仇雪恨，白朗雪！

白朗雪　（双手合十）饶恕我吧，爸爸！

特里布莱　要是他欺骗你，难道你心里一点也不恨他？

白朗雪　他吗，不会的。我不相信他会骗我。

特里布莱　要是你亲眼看见他骗你呢？说，要是他不再爱你，你还会爱他吗？

白朗雪　我不知道。他爱我，他说他爱我。昨天他还说了呢！

特里布莱　（痛苦地）什么时候说的？

白朗雪　昨天晚上。

特里布莱　那好！你瞧瞧看，要是你能看得见的话！

〔指着破房子墙上的一条裂缝。白朗雪往里瞧。

白朗雪　（低声）我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一个人。

特里布莱　（也放低声音）等一等看。

〔国王穿着普通军官的服装，出现在旅店的矮小的厅堂里。他是从通到隔壁房间的一个小门里出来的。

白朗雪　（颤抖）爸爸！

〔她贴着墙上的裂缝，又看又听，忘了别的一切。她注意厅堂里发生的事，有时激动得抽搐地发抖。

第　二　场

〔人物同上，国王，然后玛格朗娜上。

〔国王拍拍萨塔巴迪的肩膀，萨塔巴迪正在擦亮他的腰带，忽然受了干扰，就转过身来。

国王　有两件事要马上办。

萨塔巴迪　什么事？

国王　你的妹妹和我的酒。

特里布莱　（在破房子外面）这就是他的习惯。一个秉承天命的国王，居然经常一个人冒险到些不干不净的地方来，而最能使他喝得酩酊大醉、身不由己的美酒，却是一个小酒店的年轻姑娘灌他的迷魂汤。

国王　（在酒店里唱起来）

女人老是变心，

信她就要上当。

比根鹅毛还轻，

老是随风飘荡！

〔萨塔巴迪不声不响地到隔壁房间里去拿了一瓶酒和一个酒杯来，放在桌上。然后，他用剑柄的圆头在天花板上敲了两下。一听到这个信号，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穿着波希米亚人的服装，轻飘飘、笑嘻嘻、蹦蹦跳跳地下楼来了。她一到楼下，国王就要吻她，但是她避开了。

〔国王向萨塔巴迪说话，萨塔巴迪又认真地擦起腰带来了。

国王　朋友，如果你在露天里擦你的腰带，不是可以擦得更亮些吗？

萨塔巴迪　我知道了。

〔他站起来，不自然地向国王行了一个礼，打开通到房

子外面的门，走了出来，又顺手把门关上。一看见特里布莱，他就走了过来，脸上带着神秘的样子。在他们说话时，那个年轻姑娘正向国王卖弄风情，把白朗雪看得目瞪口呆。萨塔巴迪用手指指屋内，低声问特里布莱。

你要活的还是死的？你要的人已经在我们手中了。就在里面。

特里布莱　等等再说吧。

〔做手势要他走开。萨塔巴迪慢步走到坍塌的护城墙后面去了。这时，国王正在调戏那个年轻的波希米亚姑娘，姑娘笑着把他推开，国王想要吻她。

玛格朗娜　不行！

国王　那好。刚才我要搂住你，你狠狠地打了我。现在只说"不行"，这已进了一步了。只说"不行"，就已进了一大步。——她总是往后退！——让我们谈谈吧。

〔波希米亚姑娘过来了一点。

自从我头一回看到你美丽的眼睛，那是在武仙馆，谁把我带去的？我记得是特里布莱，已经有八天了。这八天来，漂亮的孩子，你迷得我神魂颠倒，我只爱上了你一个人！

玛格朗娜　（笑）还爱上了二十个吧！先生，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十足的风流公子！

国王　（也笑）是的，我的确使许多女人痛苦。我真是个负心人。

玛格朗娜　呵！这个花花公子！

国王　请你放心好了。今天早上，你把我引到你的房子里来，这是一个蹩脚的旅店，吃得不好，喝的是你哥哥自己酿的酒。你哥哥是一头难看的畜生，哪一个要是敢来亲亲你的嘴，那可真是一个色胆包天的家伙。不过我不在乎。我还是打算在这里过夜。

玛格朗娜　(旁白)那好。省得我费劲了！(向还要吻她的国王)放开我！

国王　干吗这么大的声音！

玛格朗娜　放正经点！

国王　亲爱的，听听正经人说的正经话：相亲相爱吧，寻欢作乐吧，大吃大喝吧。关于这点，我和先王所罗门的想法是一样的。

玛格朗娜　我看你上酒店比上教堂还勤。

国王　(向她张开两臂)玛格朗娜！

玛格朗娜　(避开他)明天！

国王　要是你再说这两个野蛮而讨厌的字，我可要打翻桌子了。一个美人儿永远不该说“明天”。

玛格朗娜　(忽然变得好说话了，快活地来到桌子前，坐在国王身边)那好，我们讲和吧。

国王　(拿起她的一只手)我的上帝，多么美丽的手！只要不是传教士，谁都愿意被你打一个耳光，而不愿要教士抚摩的！

玛格朗娜　(高兴)你真会开玩笑！

国王　不是！

玛格朗娜　我不好看。

国王　呵！不对！你怎能对你天仙般的美貌说这样不公道的话呢！我的心在燃烧！无情的仙后，难道你不知道，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旦坠入情网，得到了美人的青睐，就成了熊熊的炭火，一直要烧到俄罗斯人那里去呢！

玛格朗娜　(放声大笑)你这是从书上看来的吧！

国王　(旁白)这很可能。(高声)让我吻一下！

玛格朗娜　得了，你喝醉了！

国王　(微笑)爱情使我醉了！

玛格朗娜　无忧无虑、不发脾气的好先生，你这亲切可爱的样子，又是在开玩笑吧！

国王　呵！不是。

〔国王拥抱她。

玛格朗娜　够了！

国王　啊，我要和你结婚。

玛格朗娜　（笑）当真？

国王　你真是个撩得人心里痒痒的野姑娘！

〔他把她抱起来，让她坐在双膝上，和她低声谈话。她笑着撒娇。白朗雪再也看不下去了。她转过身来，脸色苍白，全身发抖，朝着一动不动的特里布莱。

特里布莱　（默默地看了她一会儿之后）好了！孩子，我给你报仇雪恨好不好？

白朗雪　（几乎说不出话来。声音非常低沉）呵！虚情假意！这个负心人！老天呀！我的心都碎了！呵！他多么会欺骗人啊！他根本就没有灵魂！真是可恶透了，他对这个女人说的话，原来也曾对我说过！（把头藏在她父亲的怀里）而这个女人，她多么不要脸！呵！……

特里布莱　（阴沉，低声）不要说了。也不要哭。让我来替你报仇雪耻！

白朗雪　（心碎了）唉！您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特里布莱　（高兴得叫了一声）多谢！

白朗雪　老天！您真吓人。您打算干什么？

特里布莱　（迫不及待）一切都准备好了。不要怪我。这件事逼得我透不过气来！听我说。快回家去。换上一套男人的衣服。骑一匹马。带一点钱。随便带多少都行。赶快到埃夫勒去，路上一刻也不要停留，我后天会到埃夫勒去找你。你

知道，就是你母亲遗像旁边的那个衣箱？衣服就在里面。我事先特意为你做了一套。马也备了鞍。你一定要一切照办。走吧。特别要记住，千万不要回这里来，因为这里要发生可怕的事。走吧。

白朗雪　（吓得不知所措）同我一起走吧，好爸爸！

特里布莱　不行。

〔他拥抱她，并且做手势叫她走。

白朗雪　啊！我发抖了！

特里布莱　再见！

〔再拥抱她。白朗雪摇摇晃晃地走了。

照我说的话办。

〔在这一场和下一场，国王和玛格朗娜一直在矮小的厅堂里打情骂俏，低声说笑。白朗雪一走远，特里布莱就走到护城墙边，打了一个招呼。萨塔巴迪又出现了。天也暗了下来。

第　三　场

〔特里布莱、萨塔巴迪在破房子外面。玛格朗娜，国王在破房子里面。

特里布莱　（当着萨塔巴迪的面，算金币的数目）你向我要二十个金币。我现在先付给你十个。（正要付钱又打住了）他肯定在这里过夜吗？

萨塔巴迪　（回答之前，遥望天边）天上起乌云了。

特里布莱　（旁白）实际上，他并不是每夜都在卢浮宫住的。

萨塔巴迪　你放心吧。不到一个钟头，就要下一场大雨。暴风

雨和我妹妹今夜会留住他的。

特里布莱　那么我半夜再来。

萨塔巴迪　不用再跑一趟了。我一个人就可以把尸身扔到塞纳河里去。

特里布莱　不,我要自己把它扔下去。

萨塔巴迪　随你的便。反正我把它缝在麻袋里交给你。

特里布莱　(把钱给他)好的。半夜再见!到时我再给你另外一半金币。

萨塔巴迪　一切都会办好。这个年轻人叫什么名字?

特里布莱　他的名字吗?你怎么不问问我的名字?他的名字是罪恶,我的名字是惩罚。

〔下。

第　四　场

〔人物同上,只少特里布莱。

〔只剩下萨塔巴迪一人,他瞧瞧乌云四起的天空。天几乎全黑了,电光闪闪。

萨塔巴迪　暴风雨要来了。城里已经乌云密布。这样更好。沙滩上马上会更冷清。(思索)要是我的判断不错的话,这些人真不知有些什么心事。我猜也猜不到,真是见鬼!

〔他看看天,又摇摇头。这时,国王在和玛格朗娜开玩笑。

国王　(想要搂住她的腰)玛格朗娜!

玛格朗娜　(避开)等一等!

国王　呵!调皮捣乱的姑娘!

玛格朗娜 (唱)

四月里发的芽，

酒桶装不满啦!

国王 多美的肩膀! 多美的胳膊! 迷人的冤家，你的胳膊真白! 朱庇特大神! 多美的体型! 上帝为什么要造一对这样漂亮的胳膊，却在这个维纳斯女神的身体里装进了一颗土耳其人的心?

玛格朗娜 莱尔朗莱! (又把国王推开)不行。我的哥哥来了。

〔萨塔巴迪上，随手把门关上。

国王 那有什么关系!

〔远处雷声。

玛格朗娜 打雷了。

萨塔巴迪 等等下雨才好看呢!

国王 (拍拍萨塔巴迪的肩头)好。下雨就下雨吧。我今夜倒想把你的房间当做行宫。

玛格朗娜 (挖苦)承蒙陛下不弃，你倒摆起国王的架子来了! 先生，你家里人会担惊受怕的吧。

〔萨塔巴迪拉拉她的胳膊，向她示意。

国王 我家里既没有老祖母，也没有小女儿，我是毫无牵挂。

萨塔巴迪 (旁白)那就更好!

〔开始落大雨点。天全黑了。

国王 (向萨塔巴迪)我的好伙计，你去马房里睡，或者去见魔鬼，都随你的便吧。

萨塔巴迪 (行礼)谢谢。

玛格朗娜 (一面点灯，一面心情非常激动地低声向国王)走吧!

国王 (哈哈大笑，高声)下大雨了! 就是一个唱诗的叫化子来了，也不能把他赶出门呀! 你怎么能叫我走呢?

〔瞧瞧窗外。

萨塔巴迪　(把手里的金币给玛格朗娜看，低声)让他住下吧！十个金币！还有十个半夜交钱！(和蔼可亲地向国王)非常高兴老爷今夜光临我的房间！

国王　(大笑)你的房间七月能够把人烤焦，十二月又能使人冻僵，对不对？

萨塔巴迪　先生要不要看看房间？

国王　看看吧。

〔萨塔巴迪拿起灯来。国王笑着在玛格朗娜耳边说了两句话，然后上楼，萨塔巴迪在前，国王在后。

玛格朗娜　(只剩下一人)可怜的年轻人！(走到一扇窗口)呵！我的上帝！天多么黑呀！

〔从楼上的天窗可以看见萨塔巴迪和国王在顶楼的房间里。

萨塔巴迪　(向国王)先生，这里有床、椅子，还有桌子。

国王　一共有几条腿？(数床、桌子、和椅子的腿)三条，六条，九条，真棒！你的家具难道也去马林雅诺打过仗，好伙计，怎么它们都断了一条腿？(走近天窗一看，玻璃也是破的)这不是在露天里睡觉吗？既没有玻璃，又没有挡风板。风要进来，就只好老老实实请它进来了！有什么法子呢？

〔萨塔巴迪刚点着桌上的油灯。

再见。

萨塔巴迪　上帝保佑！

〔他推开门走了出来。听得见他下楼时笨重的脚步声。

国王　(解开腰带)啊！我累了，该死！等着美人儿，还是先睡一会儿吧。(把帽子和佩剑放在椅子上，脱下长筒靴后，躺在床上)这个玛格朗娜真是一朵鲜花，又活泼，又机灵！(又站

起来)我希望他没有把门关上。门是开的,那好!

〔他又躺下,一会儿就在破床上睡着了。这时,玛格朗娜和萨塔巴迪两人坐在楼下的厅堂里。风暴已经刮了一阵。到处下雨闪电。时时听到雷声。玛格朗娜坐在桌子旁,手里拿着针线活。她的哥哥带着深思的样子,喝完了国王剩下的那瓶酒。他们两人有一会儿都不说话,仿佛心里有要紧的事。

玛格朗娜 (叹一口气)这个年轻人真可爱!

萨塔巴迪 我也这样想! 他使我口袋里增加了二十个金币。

玛格朗娜 多少?

萨塔巴迪 二十个金币。

玛格朗娜 他不止值这一点钱。

萨塔巴迪 小娃娃! 上楼去看看他睡着了没有。他不是有一把剑吗? 把剑拿下楼来。

〔玛格朗娜上楼。风暴刮得厉害。在舞台后部,看得见白朗雪穿了男子的骑装,还有马靴马刺。一片漆黑。她慢慢向破房子走来,那时萨塔巴迪在喝酒,玛格朗娜在楼上,拿着一盏灯端详睡着的国王。

玛格朗娜 (含着眼泪)真是可惜!(拿起剑来)他睡着了。可怜的小伙子!

〔走下楼来,把剑交给她的哥哥。

第　五　场

〔国王,在顶楼上睡着了,萨塔巴迪和玛格朗娜在楼下厅堂里,白朗雪在破房子外面。

白朗雪　(借着闪电的亮光,在黑暗中慢步摸索着前进。时时刻刻听到雷声)这真可怕!啊!我都失去理智了。他就在这所破房子里过夜。呵!我觉得现在快到紧急关头了!爸爸,原谅我吧。您不在这里。我没有听您的话,又回到这里来了。我怎能做得到呢?(走近破房子)叫我怎么办?这件事会怎样结束呢?不久以前,我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对未来,对世界,对痛苦,都还一点不知道,只是和花草一起生活在隐蔽的地方,忽然,我发现自己被抛在黑暗中了!我的贞操,我的幸福,唉!一切都变成了尘埃!一切都穿上了丧服!在爱情的火焰燃烧过的心房里,难道只留下了一片废墟?在这场大火的浩劫之后,就只剩下了一点灰烬!他不再爱我了!(痛哭起来,然后抬头)我刚才恍惚听见一声巨响,震动了我的思想,就在我的头上,那是打雷,我想。可怕的黑夜!一个绝望的女人有什么做不出来的?我本来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呵!(看见破房子里的灯光)呵!他们在干什么呢?(先往前走,又往后退)上帝!只要我在这里,我的心就紧张。但愿这里不要杀人就好!

〔玛格朗娜和萨塔巴迪又在厅堂里谈天。

萨塔巴迪　多坏的天气!

玛格朗娜　又下雨,又打雷。

萨塔巴迪　天上的雷公和雨婆也在吵架。一个哭来一个骂。

白朗雪　要是爸爸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唉!

玛格朗娜　哥哥!

白朗雪　(颤抖)有人说话了,我想。

〔颤抖地走向破房子,把眼睛和耳朵贴在墙缝上。

玛格朗娜　哥哥!

萨塔巴迪　什么事?

玛格朗娜　哥哥,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萨塔巴迪　不知道。

玛格朗娜　猜猜看。

萨塔巴迪　该死!

玛格朗娜　这个年轻人的模样真可爱。高大,像太阳神一样英俊,漂亮,尤其是会讨人喜欢。他很爱我。睡着了像童年时期的耶稣。不要杀死他吧。

白朗雪　(听到看到之后,吓得脸无人色)天啊!

萨塔巴迪　(从一个箱子里拿出一个旧麻袋和一块大石头,没有表情地把麻袋交给玛格朗娜)马上给我把这个旧麻袋补好。

玛格朗娜　干什么用?

萨塔巴迪　等我把你楼上的太阳神送归西天之后,赶快把他的尸身和这块大石头装进麻袋,一起丢到水里去。

玛格朗娜　不过……

萨塔巴迪　你少管闲事,玛格朗娜。

玛格朗娜　要是……

萨塔巴迪　要是有人听见,就干不成了。赶快把麻袋补好。

白朗雪　这两人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只有在地狱里才看得到这样的人?

玛格朗娜　(开始补麻袋)我听你的。不过我们还是来聊聊吧。

萨塔巴迪　可以。

玛格朗娜　你和这位年轻的官人无冤无仇吧?

萨塔巴迪　怎么会有呢!他是一个舞刀弄剑的官人!我也是个剑客,好汉惜好汉嘛。

玛格朗娜　为了一个弯腰驼背的丑八怪,杀死一个美得异乎寻常的小伙子!

萨塔巴迪　管他美男子不美男子,驼子已经先给了我十个金币,

要我干掉他。等把死人交给他的时候，还要再给我十个金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还不清楚吗？

玛格朗娜　等小驼子送钱来的时候，你可以把他干掉。结果还不是一样？

白朗雪　呵！爸爸！

玛格朗娜　行不行？

萨塔巴迪　（瞪住玛格朗娜的脸）哼！妹妹，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难道我是一个谋财害命的强盗？我怎能干掉一个出钱的主顾呢！

玛格朗娜　（指着一块木柴）那好！就把这个大树根装进麻袋里去吧。反正黑咕隆咚的，他也看不清是树是人。

萨塔巴迪　谁会相信呢？你怎么能要人家把树根当成死人？树根不会动，整整一块，又干又硬，哪里像人呢？

白朗雪　这雨真冷啊！

玛格朗娜　饶了他吧。

萨塔巴迪　废话！

玛格朗娜　我的好哥哥！

萨塔巴迪　声音低点！他怎能不死呢！得了，少说废话！

玛格朗娜　（激怒了）我不答应！我要把他叫醒，叫他逃走。

白朗雪　好姑娘！

萨塔巴迪　那十个金币呢？

玛格朗娜　的确。

萨塔巴迪　还是乖乖听话，让我干吧！小妹妹！

玛格朗娜　不行。我要救他！

〔玛格朗娜坚决挡住楼梯，不让她哥哥上去。萨塔巴迪扭不过倔强的妹妹，回到舞台前部，好像在寻思一个两全之策。

萨塔巴迪　你看。驼子半夜要来找我。要是他来之前，有一个人，一个过路的人，或者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来敲我们的门，找个住的地方，我就让他进来，把他干掉，然后，把他装进麻袋。驼子不会看出来的。在这样的黑夜，只要能把一个人扔到河里去，他就会高兴的。你看，为了你，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玛格朗娜　多谢你的好意。不过，有什么倒霉鬼会走过这里呀？

萨塔巴迪　要救你的人，就只有这一个办法。

玛格朗娜　在这半夜三更？

白朗雪　呵！上帝！不要引诱我吧！您是要我死吗？难道要我为了这个负心人走这一步？呵！不，我还太年轻呢！呵！不要推我进去，我的上帝！

〔雷声隆隆。

玛格朗娜　要是在这样的黑夜里还会有人过路，我敢打赌，用竹篮子舀水还可以把海水舀光呢！

萨塔巴迪　要是没有人来，你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就只好死了。

白朗雪　（哆嗦）可怕！我去叫哨兵来怎么样？……不行，大家都睡了。再说，这个人还可以告发我爸爸呢。不过，我可不愿死呀。我要做的事还多着呢，我还要照顾爸爸，安慰爸爸。而且，不到十六岁就死，太可怕了！我做不到！呵！上帝！我真感到有一把钢刀插进了我的胸膛！唉！

〔钟敲了一下。

萨塔巴迪　妹妹，钟声响了。

〔钟又敲了两下。

十一点三刻。半夜之前，恐怕没有人来了。你听听外面有没有声音？这件事总得要干完。只剩一刻钟了。

〔他把脚踏上楼梯。玛格朗娜哭着拉住他。

玛格朗娜　哥哥，再等一等！

白朗雪　怎么！连这个女人都哭了！而我能够救他，我却呆着不动！既然他不爱我，我还不如死了算了。那好！就为他死了吧！（又犹豫了）反正都一样，真太可怕了！

萨塔巴迪　不行，我也不能等个没完。不行。

白朗雪　也不知道他们会怎样打死你。你会不会痛苦！要是打你的头，打你的脸……呵！我的上帝！

萨塔巴迪　（一直在设法挣脱拉住他的玛格朗娜）你叫我怎么办呢？你以为还会有人来替死吗？

白朗雪　（在雨里瑟瑟发抖）我冷死了！（走向门口）进去吧！（站住）反正这样冷也要冷死的！

〔摇摇晃晃地走到门口，轻轻地敲了一下门。

玛格朗娜　有人敲门！

萨塔巴迪　是风吹得屋顶响吧。

〔白朗雪再敲门。

玛格朗娜　有人敲门！

〔跑去打开天窗往外看。

萨塔巴迪　真怪！

玛格朗娜　（向白朗雪）喂，什么事呀？（向萨塔巴迪）一个年轻人。

白朗雪　我要借住一夜！

萨塔巴迪　这下可以大捞一笔了！

玛格朗娜　好的，夜长着呢。

白朗雪　开门吧！

萨塔巴迪　等一等！该死！把我的刀拿来，我要磨一磨。

〔她把刀给他，他在镰刀上磨磨刀口。

白朗雪　天呀！我听见他们在磨刀呢！

玛格朗娜　可怜的年轻人，他在敲自己坟墓的大门。

白朗雪　我发抖了！怎么！我就要死了吗！（跪下）啊！上帝，我就要到您那儿去了，我原谅所有害过我的人，爸爸，还有您，我的上帝，请您二位也一样原谅他们吧，原谅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吧，我是又怨他又爱他哟！原谅一切人吧，甚至原谅魔鬼，原谅这个举起刀来、在暗处等着我的恶人吧！为了一个负心人，我要献出生命，做出牺牲。要是我的死能使他幸福，啊！那就让他忘了我吧！但愿他福寿双全，什么也不缺，活到一百岁吧！（站起来）那个人大概准备好了！

〔再敲敲门。

玛格朗娜　（向萨塔巴迪）嘿！赶快，他等累了。

萨塔巴迪　（在桌上试试刀锋）好的。等我站在门后面再开门。

白朗雪　我听见他说的话！啊！

〔萨塔巴迪站在门后面，门一打开，进去的人看不见他，观众却看得见。

玛格朗娜　（向萨塔巴迪）我等你的信号。

萨塔巴迪　（手里拿着刀，站在门后面）开吧。

玛格朗娜　（给白朗雪开门）进来吧。

白朗雪　（旁白）天啦！我怕痛！（后退）

玛格朗娜　怎么！还等什么？

白朗雪　（恐怖地，旁白）妹妹帮哥哥。啊！上帝！原谅他们吧！原谅我，爸爸！

〔她走进去。当她走到木头房子门口时，观众看见萨塔巴迪举起短刀。幕落。

第　五　幕

特　里　布　莱

〔布景同上，只是在幕启时，萨塔巴迪的破房子已经关门，旅店的门面也上了挡雨板。看不见一点光，只是一片黑暗。

第　一　场

〔特里布莱一人。

〔他披着一件斗篷，从舞台后部慢慢走上前来。风暴已经减弱，雨也停了，偶尔还有闪电，远处还有雷声。特里布莱正在沉思默想，眼里露出阴郁的喜悦。

特里布莱　我这一下要报仇雪恨了！事情到底要办好了。我等待时机，差不多等了一个月，一面还不能忘记小丑的身分，要隐藏自己内心的苦恼，在强作欢笑的假面具下，我哭得眼睛流出了血泪。（看看破房子正面的一扇矮门）这一扇门……呵！马上就要报仇雪耻了！我想，他们就要从这一扇门里把他扛出来。现在还不到时间呢。我等等再来吧。不，还是在这里等着，看住这扇门吧。是的，这样稳当一点。（雷声）多坏的天气！神秘的夜晚！天上有暴风雨！地上有

谋杀案！我在世上多么伟大！今夜我的怒火简直可以和上帝的相比。我杀死的是个怎样的国王呵！二十多个国王对他俯首听命，他的手可以撒下和平或者战争！现在，他肩负全世界的重担，他若不在，这个世界就要垮台！等我推倒了这根擎天柱，全世界的震惊会有多么厉害！我的手会推得欧洲动荡不安，哭泣不止，不得不另外寻求稳定的支柱！想想吧：假如明天上帝对大地说："呵，大地，哪座火山刚才张开了大口，喷出了基督徒、奥斯曼土耳其人、克雷芒七世[①]、多里亚[②]、查理五世、苏里曼？哪一个恺撒，哪一个耶稣，哪一个战士，哪一个传教士使得这些国家互相残杀？哪一个人的胳膊能随心所欲地使你发抖？大地呵，说吧！"大地会战战兢兢地答道："特里布莱！"呵！存心不良的小丑，你的高傲自负应该心满意足了吧！一个丑角的报复居然使全世界动荡不安了！

〔在暴风雨的尾声中，遥远的钟楼响起了夜半钟声。

(听着)半夜了！

〔向破房子跑去，敲敲那扇矮门。

屋内的声音　谁呀？

特里布莱　是我。

声音　就来。

〔矮门下半扇的挡板开了。

特里布莱　(弯腰喘气)赶快！

声音　不要进来。

---

① 克雷芒七世(Clément-Sept)，罗马教皇(1523—1534)，他以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及英王亨利八世的争执著名于世。

② 多里亚(Doria，1466—1560)，热那亚海军上将，热那亚执政(1528—1560)，他曾轮流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与法王弗朗索瓦一世效劳。

〔萨塔巴迪从矮门下爬了出来。他从这个相当窄的门洞里拖出一个椭圆形的麻袋来，在黑暗中看不清楚是什么。他手里没有拿灯，屋子里也没有灯光。

第　二　场

〔特里布莱，萨塔巴迪。

萨塔巴迪　喔唷！好重。先生，帮我拖几步路。

〔特里布莱激动得抽搐了，帮他把麻袋拖到舞台前部，袋是棕色的，里面看来有具尸体。

你要的人就在麻袋里面。

特里布莱　我们来看一看！多高兴呵！快拿个火把来！

萨塔巴迪　不行！

特里布莱　你还怕谁看见？

萨塔巴迪　抓叫花子的弓箭手，还有夜里的巡逻兵。喔唷！不能点火把！这声响已经够大了！快拿钱来！

特里布莱　（给他一个钱包）拿去！

〔萨塔巴迪数钱时，他看着放在地上的麻袋。

我这下总算报仇雪恨了！

萨塔巴迪　我帮你把它扔进塞纳河去吧？

特里布莱　我一个人就够了。

萨塔巴迪　（坚持）我们两人干不是快一点吗？

特里布莱　一个要埋到坟墓里去的仇人是不会重的。

萨塔巴迪　你的意思是说要丢到塞纳河里去？那好，老板，随你的便！（走到护城墙上）不要从这里扔下去。这里不好。（指着护城墙的缺口）从这里扔吧，这里水很深。快点扔掉。再见。

〔走进破房子，把门关上。

第 三 场

〔特里布莱一人，眼睛盯着麻袋。

特里布莱　他在里面！死了！然而，我还是想看上一眼。（弯腰摸摸麻袋）看不看都一样，反正是他。虽然隔了一层麻布，我还感觉得到是他。瞧，这不是他的马刺刺穿了麻袋吗？一定是他！（伸直腰身，脚踏在麻袋上）现在，世界呵，瞧瞧我吧！我是一个小丑，他是一个国王！什么样的国王呵！最伟大的国王！至高无上的国王！他现在却在我的脚下，落在我的手中。就是他。只剩下塞纳河做坟墓，麻袋做裹尸布了。这是谁干的呢？（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多棒！就是我一人干的。不，我给胜利冲昏了头脑，还没恢复过来，明天，人家就不相信这件事了。以后，人家会怎么说呢？世界各国对这样一件大事会感到多么震惊呵！命运呵，你掌握了生杀定夺的大权！呵！弗朗索瓦·德·瓦罗亚，一个人间的至尊，心如烈火的君主，一个法兰西国王，查理五世的对手，一个天神，他几乎可以千古流芳，一个战争中的常胜将军，每走一步都会震撼城墙的基石，（阵阵雷声）马林雅诺战场上的英雄，一夜之间，他指挥千军万马，杀声震天，白天一到，他双手血污，带的三把长剑，只剩下了一截剑柄。这个国王！他的光荣像天上灿烂的星光，上帝呵！怎么突然之间就一去不复返了呢！带着他赫赫的权势、名声和威望，还有那顶礼膜拜他的朝廷，忽然间怎么就无影无踪了，就像一个生不逢辰的孩子，在一个雷电交加的黑夜，被一个无名的

歹徒拐走了一样！怎么！这个宫廷，这个时代，这个王朝，全都烟消云散了！这个如旭日东升、光芒四射的国王，忽然销声匿迹，化为泡影了！就像闪电一般，昙花一现，化为乌有了！说不定到明天，差官就要跑遍全国各地，徒劳无益地喊叫报告，并且拿出成吨的黄金来悬赏，对过路的人说："弗朗索瓦一世失踪了，找到的人重重有赏！"这才真是妙不可言呢！（沉默了一会）我的女儿，呵，我可怜的受苦受难的女儿，我总算为你报仇雪恨了，他也总算得到惩罚了！呵！我多么需要他的血来洗刷你的耻辱呵！我只花了一点金币，就得到了他的血！（愤怒地弯下腰去向着尸体）大坏蛋！你还能听到我的话吗？我的女儿比你的王冠还更宝贵呵！我的女儿没有做过对人不起的事，你却眼红心毒，把她抢走！使她丢脸出丑，使她吃苦受罪，唉！好了！说吧，你听见吗？现在，说也奇怪，的确，居然是我在笑了，是我报仇雪恨了！因为我假装忘记了冤有头，债有主，就把你蒙在鼓里了！可怜虫！难道你以为一个父亲的愤怒，会这样容易失去锋芒吗！呵！不会的，在我们之间的这场斗争中，在这场以弱对强的斗争中，弱者居然胜利了，过去舐你脚跟的人，现在居然啃你的心了！你居然落到我手里了！（越来越弯下腰去看麻袋）你听见我的话没有？是我呀，高贵的国王，是我这个小丑，我这个弄臣，我这个四不像，你本来认为比狗还不如的畜生！（他打尸体）你看见没有？当复仇的火焰在我身上燃烧的时候，连已经死了的心也会复活，最孱弱的人会变得强大，最卑贱的人会变得面目全非，奴隶会从剑鞘里拔出仇恨的长剑，猫会变成老虎，小丑也会变成杀人的凶手！（腰身伸直一半）呵！我多么希望他还能听见，却不能动弹呵！（又再弯下腰去）你听见没有？我恨你！你就要葬身水

里了，看看河底下有没有暗流能把你带回圣德尼去！看你还有没有出头之日！（伸直腰身）下水去吧，弗朗索瓦一世！

〔他拉起麻袋的一头，把它拖到河边。当他把麻袋放在护城河墙上的时候，破房子的矮门小心翼翼地开了一半。玛格朗娜走了出来，慌张不安地东张西望，做了一个什么也没看见的手势，又进去了，过了一会，再同国王出来，并且用手势告诉他，外面没有人，他可以走了。她回到破房子里，把门关上，国王穿过沙滩，顺着玛格朗娜指的方向走。这时，特里布莱正要把麻袋推下塞纳河去。

特里布莱　（手放在麻袋上）下去吧！

国王　（在舞台后部唱）

女人老是变心！

信她就要上当！

特里布莱　（战栗）谁的声音！什么？是不是夜里的错觉在跟我开玩笑？

〔转身去听，大惊失色。国王走了，但听得见他还在远处唱。

〔国王的声音：

女人老是变心！

信她就要上当！

特里布莱　呵！该死！麻袋里装的不是他！他们把他放走了，有人帮了他的忙，他们骗了我！

〔跑到破房子前，只有楼上的窗子开着。

骗子！（用眼睛打量窗子，好像想爬上去）窗子太高了！（愤愤不平地回到麻袋旁边）那么麻袋里装的是谁呢？该死的骗子！哪个无辜的人受害了？我发抖了……（摸摸麻袋）不

错，是一个人的尸体。（用短刀把麻袋从上到下划开，焦急地往里看）什么也看不见！天太黑了！（转过身去，不知所措）怎么！路上什么也看不见！房子里也什么都看不见！连一个火把也没有！（大失所望地把胳膊靠在尸体上）等闪电吧。

〔眼睛盯住划破了的麻袋，白朗雪露出了半身。

第 四 场

〔特里布莱，白朗雪。

特里布莱 （电光一闪就站起来，发了疯似的大叫，人往后退）我的女儿！呵！上帝！我的女儿！我的女儿！苍天呵！大地呵！这是我的女儿，现在！（摸摸他的手）上帝！我的手都湿了！这是谁的血呵？我的女儿！呵！我不明白！这是一桩可怕的怪事！这是一场噩梦！呵！不对，这不可能，她不在这里，她已经动身到埃夫勒去了！（跪在尸体旁边，两眼望天）呵！我的上帝！这不是一场可怕的噩梦吗？我的女儿不是在您的保护之下吗？这不是她吧，我的上帝？

〔电光再一闪，照亮了白朗雪苍白的脸和闭上的眼睛。

啊！这是她！这真是她！（扑倒在尸体上，抽抽噎噎地哭起来）我的女儿！孩子！回答我吧，说呀，他们把你杀害了！呵！回答呀！呵！凶手！这里一个人也没有，老天呀！这个罪恶之家！对我说吧！对我说吧！我的女儿！天呵！我的女儿！

白朗雪 （仿佛给她父亲的呼声唤醒了，微微睁开眼皮，奄奄一息）谁在叫我？

特里布莱　（惊喜若狂）她说话了！她动了！她的心还在跳！她的眼睛张开了！她还活着，呵！上帝！

白朗雪　（半起半坐，只穿内衣，满身血污，披头散发，下半身还在麻袋里）我在什么地方？

特里布莱　（把她扶起，抱在怀里）我的孩子，我在世上惟一的宝贝，你听得出我的声音吗？你听得见我的话吗？说呀！

白朗雪　爸爸！……

特里布莱　白朗雪！你怎么了？这里搞的是什么名堂？我不敢碰你，怕把你碰伤了。我又看不清楚。我的女儿，你受了伤没有？你拉住我的手摸摸！

白朗雪　（断断续续地）刀伤了——我知道——我的心——我感到……

特里布莱　这一刀是谁砍的？

白朗雪　啊！都怪我，我瞒了您。我太爱他，我死也是为了他。

特里布莱　残酷的命运呵！在我报仇的时候把你夺走了！呵！这是上帝要我受罪！他们怎么动手的？我的女儿，讲给我听！说吧！

白朗雪　（垂死）不要让我说话！

特里布莱　（到处吻她）原谅我吧，不过，我不知道怎么失掉你的！呵！你的头歪了！

白朗雪　（挣扎着要转身）呵！……转个身！……我气闷！

特里布莱　（焦急地扶住她）白朗雪！白朗雪！你不能死！（绝望地转过身去）救人呀！来人呀！这里没有人吗？难道就让我女儿这样死去吗！啊！轮渡的钟就在那里，就在护城墙上。我可怜的孩子，你能等一下吗？等我去找点水，去敲钟叫人来？只要一会儿！

〔白朗雪表示不必了。

不要吗？你不要吗？怎么能不要呢！（就地呼唤）来人呵！

〔一片寂静。在黑暗中的破房子里毫无动静。

老天爷，这所破房了真是一个坟墓！

〔白朗雪临死挣扎。

呵！你不能死！孩子，我的宝贝，我的小鸽子，白朗雪！要是你一死，我可没有活头了！你不要死，我求求你！

白朗雪　呵！……

特里布莱　我的胳膊没放好，是不是？它妨碍你了。等我换个姿势。这样是不是好一点？老天发发慈悲吧！你要尽量呼吸到有人来帮我们忙的时候！没有人来！一个人也没有！

白朗雪　（最后挣扎着，有气无力地）原谅他吧！爸爸……永别了！

〔头又垂下。

特里布莱　（揪自己的头发）白朗雪！……她断气了！（跑到轮渡钟前，敲得钟乱响）救人啰！杀人了！救人呵！（回到白朗雪身边）再对我说句话吧！只要一句！说吧，可怜我呵！（试着把她扶起来）你为什么要这样弯腰待着？才十六岁呵！不，你太年轻了！呵！不，你没有死！白朗雪，你怎能这样离开你的父亲呢？难道我不应该再听见你说话吗？呵！上帝！为什么呢？

〔一些老百姓听见钟声，拿了火把跑来。

老天太残忍了，为什么要把你给我呢！为什么又把你夺回去了呢？呵！可怜的女性，我刚刚才看到你灵魂的美！为什么要让我真正认识我的宝贝呢？唉！在你年纪还小的时候，同你玩耍的小伙伴就伤害过你，那时你为什么不死了算了！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第 五 场

〔人物同上，男女群众。

一个女人　他的话真叫人揪心。

特里布莱　（转过身来）啊！你们来了！你们现在来了！时间还来得及！（抓住一个车夫的衣领，车夫手里拿着马鞭）你有马吗？你，老乡？你有车吗？说呀！

车夫　有的。他揪我揪得多紧呵！

特里布莱　有吗？那好，用车轮把我的头压碎吧！（回身扑倒在白朗雪的尸体上）我的女儿！

一个在场的人　是杀人了？这个父亲太难过了！把他们分开吧！

〔他们要把特里布莱拖开，特里布莱挣扎。

特里布莱　我要待在这里！我要看住她！我又没有得罪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分开，我又不认识你们。请你们听我的话好不好？（向一个女人）太太，你哭了，你是个好人，你！告诉他们不要把我拉走吧。

〔那个女人替他说情。他又回到白朗雪身边跪下。

跪下！跪下！该死的家伙！就死在她旁边吧！

那个女人　啊！控制自己吧。要是你越喊越厉害的话，人家又要把你拉走了。

特里布莱　（精神失常）不要，不要！让我留下！（抓住白朗雪，把她抱在怀里）我想，她还在呼吸呢！她需要我！赶快去城里找人来救命。让她在我怀里。这样我才放心。（把她紧紧靠在自己身上，就像一个母亲抱着一个睡着了的孩子一

样)不！她没有死！呵！上帝不会要她死的。因为上帝知道，我在世上只有她一个亲人呵！大家都讨厌畸形的人，都躲开我，谁也不关心我的痛苦，只有她一人爱我！她是我的安慰，也是我的依靠。人家嘲笑她的父亲，她就和我一同大哭。她是这样美丽，怎么能够死了！呵！不行。给我一块布擦擦她的额头。（他擦她的前额）她的嘴唇还是粉红色的。呵！要是你们看见过她两岁的样子，那时她的头发还是金黄的呵！我现在还看见她金黄的鬈发呢！（激动地把她抱起）我可怜的受了欺负的白朗雪！我的幸福！我心爱的女儿！（平静下来，用爱慕的眼光看她）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抱她的。她在我身上睡着了，也像现在一样！等到她醒过来，你们知道她是个多美的天使呵！她并不觉得我的样子有什么古怪，只是用她神圣的眼睛对着我微笑，而我呢，我就吻她的两只小手！可怜的小羔羊！死了！呵！不对！她只是睡着了，在休息呢。诸位先生，刚才她不是还醒过来了么？呵！我在等她醒来。过一会儿，你们又会看到她睁开眼睛的！诸位先生，你们看我现在不是很清楚吗？我不吵不闹，和和气气，不得罪人，既然我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那你们就放心让我瞧着我的孩子吧！（他仔细端详她）额头没有一点皱纹！也没有痛苦的痕迹！她的手在我手里也变暖和了，你们看，摸摸她的手看！

〔一个医生上。

那个女人　（向特里布莱）医生来了。

特里布莱　（向走过来的医生）好，你看看她，我不会碍事的。她昏过去了，是不是？

医生　（检查白朗雪的尸体）她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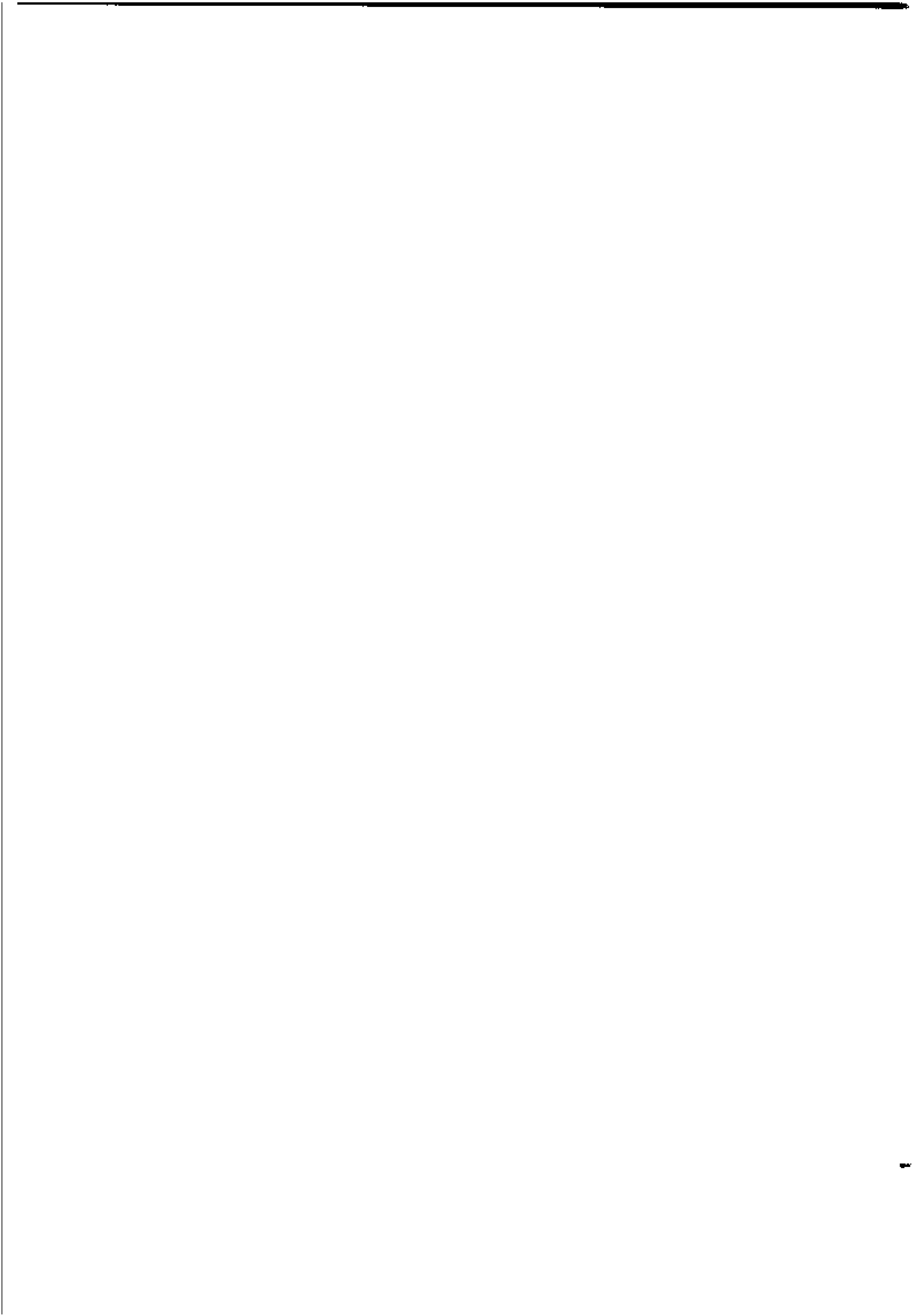
〔特里布莱站了起来，全身痉挛。

（继续冷冷地）左边腰部伤口很深，流血过多，她就死了。

特里布莱　我杀死了我的孩子！我杀死了我的孩子！

〔倒在铺石路上。

——剧　终



吕克莱丝·波基亚

（1833）

剧中人物

堂娜·吕克莱丝·波基亚
堂·阿尔方斯·德·埃斯特
杰纳罗
居贝塔
玛菲奥·欧西尼
杰波·利韦莱托
堂·阿波斯托洛·加泽拉
阿斯卡尼奥·佩特吕齐
奥洛费诺·维特洛佐
吕斯蒂格洛
阿斯托尔福
纳格罗妮公主
一个掌门官
几个修道士
贵族，侍从，卫士

威尼斯。费拉拉。一五××年。

第 一 幕

欺 人 太 甚

第 一 部 分

〔威尼斯巴巴里戈宫的一个平台。狂欢节之夜。时时有参加化装舞会的蒙面人穿过舞台。平台两侧，是灯火辉煌、管乐齐鸣的宫殿。平台上有树阴和草地。在深处，平台台阶下面，看得出是楚埃卡运河，河上有时看得见尖头船划破黑暗，半明不暗的船上坐着蒙面人和音乐师。每艘船穿过舞台后部时，不是演奏幽雅的交响乐，就是唱凄凉的歌曲，乐曲声渐渐远去，慢慢消失。背景是月光下的威尼斯。

第 一 场

〔几个衣着华丽的年轻贵族，手里拿着假面具，在平台上谈话。

〔居贝塔，身穿军官制服的杰纳罗，堂·阿波斯托洛·加泽拉，玛菲奥·欧西尼，阿斯卡尼奥·佩特吕齐，奥洛费诺·维特洛佐，杰波·利韦莱托。

奥洛费诺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人们犯下了这么多的滔天罪行，后人简直会认为是不堪回顾的，肯定地说，以前也从没有发生过更阴森可怕、更神秘莫测的事了。

阿斯卡尼奥　一些阴险毒辣的人，干下了阴险毒辣的事。

杰波　我呢，我知道事实的真相，诸位大人。是我的表兄卡里亚勒红衣主教阁下告诉我的，他比谁都更了解内幕。你们知道，卡里亚勒红衣主教为了和法兰西的查理八世打仗的事，和里亚里奥红衣主教争吵得非常厉害！

杰纳罗　（打哈欠）啊！杰波又在给我们讲故事了！我才懒得听呢。不听这些故事，我也已经够累的了。

玛菲奥　杰纳罗，你对这些事不感兴趣，这也难怪。你是一员不怕危险的勇将。你的名字也与众不同。你不知道谁是你的父母。不过谁也不怀疑你是贵族，这只要一看你舞剑弄刀的本领就可以知道；但是大家相信你的贵族身分，也只是因为你打起仗来像一只狮子。我用灵魂担保，我们是亲密的战友，所以我说起话来不怕得罪你。你在里米尼战场上救过我的命，我在维琴察的大桥上也救过你。我们曾经赌咒发誓，在危难中，在情场上，我们都要互相帮助，在需要的时候，我会为你报仇，你也会为我雪恨，我的仇人就是你的仇人，你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一个占星术士预言我们两人会同年同月同日死，我们赏了他十个金币。我们不是普通的朋友，而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但是，说到最后，你的运气好，你的名字只有杰纳罗三个字，你和谁也没有亲属关系，不像我们这些世家子弟，永远摆脱不了名门望族世代相传的厄运。你真幸福！现在出了什么事，从前出过什么事，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只要有男人一同打仗，有女人一起寻欢作乐，不就够了？家族和城邦的历史，这和你有什么相

干？你既不属于哪个家族，也不属于哪个城邦，只是一个军旗下的战士。至于我们，杰纳罗，你看，那可不同了。我们不得不关心时代的灾难。我们的父母都和历史的悲剧息息相关，我们的家族几乎都还在流血牺牲呢。杰波，把你知道的事实告诉我们吧。

杰纳罗　（坐到一把安乐椅里，好像要睡觉的样子）等到杰波讲完了，你们再叫醒我吧。

杰波　请听我讲。在一千四百九十……

居贝塔　（在舞台的一角）九十七年。

杰波　不错。是在一四九七年。在一个星期三到星期四的夜间……

居贝塔　不对，是在一个星期二到星期三的夜间。

杰波　你说得对。那天夜间，台泊河上有个船夫，他睡在河边船上看守货物，见到一件可怕的事。那是在圣叶罗尼莫教堂的下游。时间大约是半夜过后五点钟，船夫在昏暗中，看见教堂左边的路上来了两个步行的人，他们东走走，西走走，显得心神不安；然后又来了两个人，最后还来了三个；一共是七个人。只有一个人骑了马。那时，夜色还很浓。台泊河岸上的房屋只有一扇窗还没熄灯。那七个人走到河边。骑马的人转过身去，马屁股朝向台泊河，那时船夫清楚地看到，马的后部一边悬着一条大腿，另一边悬着一个人头和一条胳膊，那是一个人的尸体。这一伙人把守好街角，于是两个步行的人就从马上卸下死尸，四只手使劲地摇摆了两三次，把死尸扔进台泊河中去。在尸体落水的当儿，骑马的人问了一声，只听见那两个人答道："完了，大人。"于是骑马的人又转过身来，面向台泊河，看见水上漂浮着一样黑色的东西。他问那是什么。有人回答："大人，是已故的那位大人

的斗篷。"于是，那伙人中，又有人扔石头，把斗篷压到水底下去。干完之后，这伙人就离开了河岸，走上去圣雅各的路。这就是船夫看到的事。

玛菲奥　怎么碰上了这样阴险可怕的事！他们扔下水的是不是个重要的人物？这匹马留下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印象：马背上骑着杀人的人，马背后驮着被杀的人。

居贝塔　马背上的人是两兄弟。

杰波　你说得对，贝韦拉纳先生。马背后的尸体是约翰·波基亚；马背上的骑士是塞扎尔·波基亚。

玛菲奥　波基亚这一家人真是魔鬼再世！杰波，你说这两兄弟为什么要自相残杀？

杰波　我可不愿谈这件事。他们一家人自相残杀由来已久，谈起来叫人恶心，仿佛一谈就是罪过似的。

居贝塔　那我来告诉你们吧。塞扎尔是巴伦西亚[1]的红衣主教，他杀死了冈迪亚[2]的公爵约翰，因为他们两兄弟爱上了同一个女人。

玛菲奥　哪一个女人呀？

居贝塔　（一直在舞台后部）他们的妹妹。

杰波　够了，贝韦拉纳先生。不要在我们面前提这个妖精的名字了。我们哪一家没有受过她的害呀？

玛菲奥　她是不是还有个孩子，也和这件事有关？

杰波　是有一个孩子，但是我只愿意说出他父亲的名字，那就是约翰·波基亚。

玛菲奥　这个孩子现在也该长大成人了吧。

---

① 巴伦西亚（Valencia，法文名 Valence），西班牙巴伦西亚省省会。

② 冈迪亚（Gandia），西班牙地名，即从前的巴伦西亚王国。

奥洛费诺　但是他却下落不明了。

杰波　是塞扎尔·波基亚把他藏起来了,以免她们母子见面?还是母亲把他藏起来了,免得塞扎尔·波基亚加害于他?谁也不知道。

堂·阿波斯托洛　要是母亲藏起儿子，那倒情有可原。自从塞扎尔·波基亚，巴伦西亚的红衣主教，成了瓦朗蒂努瓦[①]公爵以来，你们都知道，除了他的哥哥约翰不算之外，他还杀死了他的两个侄子，那就是斯基拉齐亲王基夫里·波基亚的两个儿子，此外还有他的堂兄弟弗朗索瓦·波基亚红衣主教。这个人好像发了疯一样，要把他的亲属斩尽杀绝。

杰波　当然啰！他要成了独一无二的波基亚,那教皇的财产就可由他独吞了。

阿斯卡尼奥　杰波,你不愿意说出名字的那个妹妹,暗中不是也在圣西克斯特修道院养了一班苦修士,深居简出,使人摸不着头脑吗?

杰波　我想是那样的。这是为了和她的第二个丈夫约翰·斯福察大人分居的缘故吧。

玛菲奥　看见这出悲剧的船夫叫什么名字呀?

杰波　我也不知道。

居贝塔　他叫乔治奥·夏沃纳,他的职业是把木材从台泊河上运到里佩塔去。

玛菲奥　(低声,向阿斯卡尼奥)这个西班牙人了解我们的内幕,比我们罗马人还清楚呢。

阿斯卡尼奥　（低声）我也和你一样信不过这个贝韦拉纳先

① 瓦朗蒂努瓦（Valentinois），法国旧区域名，在今德龙省境内。

生。不过这事不要寻根问底了。弄得不好反而会有危险的。

杰波　啊！诸位先生，诸位先生！我们是生活在什么时代呵？在这个可怜的意大利，又是战争，又是瘟疫，还有这些波基亚，哪一个人敢说他还能活上几天呢？

堂·阿波斯托洛　啊！得了，诸位大人，我想我们大家都要参加威尼斯共和邦的使团，去祝贺费拉拉公爵从马拉特斯塔手里收复了里米尼。我们什么时候去费拉拉呀？

奥洛费诺　已经定了后天启程。你们知道两位使臣也派定了。就是元老院议员蒂奥波洛和格里玛尼将军。

堂·阿波斯托洛　杰纳罗队长也和我们同去吧？

玛菲奥　那还消说！杰纳罗和我是永不分离的。

阿斯卡尼奥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提请你们注意，诸位先生，那就是喝西班牙酒可没我们的份。

玛菲奥　进宫去吧。喂！杰纳罗！（向杰波）杰波，你讲故事的时候，他当真睡着了。

杰波　那就让他睡吧。

〔除了居贝塔外，大家退场。

第　二　场

〔居贝塔，堂娜·吕克莱丝后上，杰纳罗一直睡着。

居贝塔　（一人）是的，我比他们了解得更清楚，他们轻轻地这样说。我比他们更清楚，但是堂娜·吕克莱丝了解得比我更清楚，瓦朗蒂努瓦公爵又比堂娜·吕克莱丝更清楚，魔鬼了解得比瓦朗蒂努瓦公爵还要清楚，而教皇亚历山大

六世[1] 却了解魔鬼都不了解的事。（瞧瞧杰纳罗）他睡得多好，这些年轻人！

〔蒙面的堂娜·吕克莱丝上。她看见睡着了的杰纳罗就带着喜悦和爱慕的心情瞧着他。

堂娜·吕克莱丝 （旁白）他睡着了。这样的狂欢节自然会把他累坏了。他多么漂亮呵！（转过身去）居贝塔！

居贝塔 声音请放低点，夫人。我在这里的名字不是居贝塔，而是贝韦拉纳伯爵；是卡斯蒂利亚的贵族；您是方桥侯爵夫人，是那不勒斯的贵妇。我们不应该露出互相认识的样子。这不是您给我的命令吗？您现在是在威尼斯，不是在费拉拉。

堂娜·吕克莱丝 你说得对。不过除了这个睡着的年轻人以外，平台上一个人也没有。我们可以谈一会儿。

居贝塔 那就悉听尊便吧。不过我还有一点建议，请您不要脱下假面具，以免人家认出您来。

堂娜·吕克莱丝 那有什么关系？要是他们不认得我是谁，我也不用害怕。要是他们认得我是谁，那害怕的应该是他们了。

居贝塔 我们是在威尼斯，夫人。您在这里有很多仇人，有些谁也管不着的仇人。当然，威尼斯共和邦不会容许有人侵犯您的人身，但是有人也许会对您出言不逊呀。

堂娜·吕克莱丝 啊！你说得对。的确，谈起我的名字，就会令

---

① 波基亚家族来自西班牙。阿尔方斯·波基亚，西班牙巴伦西亚总主教，于一四五五年当选为罗马教皇后，曾搜刮大量财富。一四九二年其侄罗德里格·波基亚又当选为罗马教皇，世称亚历山大六世，他开始将意大利中部各城邦置其统治之下。他和妓女罗莎·瓦诺扎生有四个私生子，即本剧中的约翰（冈迪亚公爵）、塞扎尔（巴伦西亚红衣主教，后为瓦朗蒂努瓦公爵）、基夫里（斯基拉齐亲王）以及吕克莱丝·波基亚。

人色变。

居贝塔　这里不只是有威尼斯人，还有罗马人、那不勒斯人、罗马涅人[1]、伦巴第人，整个意大利的意大利人。

堂娜·吕克莱丝　而整个意大利都恨我！你说得对。不过，这种情况应该改变了。我并不是生来就做坏事的，我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是我家族的榜样把我带坏了。居贝塔！

居贝塔　夫人。

堂娜·吕克莱丝　立刻给斯波勒托政府下达我的命令。

居贝塔　下命令吧，夫人，我有四匹骡子一直鞍不离背，还有四个快腿听差随时准备出发。

堂娜·吕克莱丝　加勒阿斯·阿卡约利现在怎么样了？

居贝塔　他一直关在监狱里，等候您的命令处决。

堂娜·吕克莱丝　居夫里·邦德蒙特呢？

居贝塔　在监牢里。您还没有下令把他绞死。

堂娜·吕克莱丝　曼弗雷德·德·居左拉呢？

居贝塔　也还没有绞死。

堂娜·吕克莱丝　斯帕达卡帕呢？

居贝塔　根据您的命令，要等到复活节才在圣餐饼里下毒，把他毒死。那还要等六个礼拜。今天才是狂欢节呢。

堂娜·吕克莱丝　还有彼埃尔·卡普拉呢？

居贝塔　目前，他名义上还是佩萨罗的主教，代理司法大臣。但是，不出一个月，一切都会化为乌有。因为圣父教皇已经根据您的控诉把他逮捕，关在严密看管的梵蒂冈地窖里。

堂娜·吕克莱丝　居贝塔，赶快给圣父写信，说我请求他赦免彼

---

① 罗马涅(Romagne)，意大利旧省名，滨亚得里亚海，属教皇管辖。

埃尔·卡普拉！居贝塔，释放阿卡约利！释放曼弗雷德·德·居左拉！释放邦德蒙特！释放斯帕达卡帕！

居贝塔　等一等！等一等，夫人！让我喘喘气吧！您下了些什么命令呵？啊！我的上帝！您的释放令像下雨！您的大赦令像下雹子！您一开恩，就像开了闸的洪水，把我淹没在您大慈大悲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得脱身了！

堂娜·吕克莱丝　不管开恩还是开罪，好事还是坏事，和你有什么相干？反正有我出钱。

居贝塔　啊！您不知道，好事比坏事还难做得多呢。唉！我这个可怜的居贝塔！现在，您以为自己成了大慈大悲的大好人，但是我成了什么人呢？

堂娜·吕克莱丝　听我说，居贝塔，你是我资格最老的助手，我最忠实的亲信……

居贝塔　的确，十五年来，我一直有幸追随您的左右。

堂娜·吕克莱丝　那好！居贝塔，我的老朋友，我的老助手，你说，难道你没有开始感到需要改变生活方式吗？难道你不渴望有人来祝福你和我，就像从前有人诅咒我们一样吗？难道你犯下的罪恶还不够多吗？

居贝塔　我看您正要变成最贤德的夫人了。

堂娜·吕克莱丝　难道我们两人的共同罪名，我们卑鄙无耻的丑名，我们杀人下毒的恶名，没有开始压得你心情沉重吗，居贝塔？

居贝塔　一点也没有。当我走过斯波勒托的街道时，有时也听见旁边的乡巴佬哼哼地说："哼！这是居贝塔，放毒杀人的居贝塔，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居贝塔，绞死人不眨眼的居贝塔！"他们在我名字前面加了这么多绰号，就像给我戴了一顶闪闪发光的帽子一样。他们就是这样说我的，有时即

使嘴里不说，眼睛也会说。不过，这样说又能拿我怎么样？我已经听惯了我的丑名，就像教皇的士兵听惯了弥撒一样。

堂娜·吕克莱丝　他们加在你身上的恶名，也一样加在我身上。要是你希望有一个人爱你的话，难道你就不怕这些恶名会引起这一个人心里的憎恨和轻视？难道你在世界上没有爱过一个人，居贝塔？

居贝塔　我倒想要知道您爱谁呀？夫人。

堂娜·吕克莱丝　你知道什么？不过，我对你是无话不说的，我可以告诉你，我爱的既不是我的父亲，也不是我的哥哥，既不是我的丈夫，也不是我的情人。

居贝塔　那倒怪了，除了这些人之外，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可爱的人来。

堂娜·吕克莱丝　还有别的呢，居贝塔。

居贝塔　啊！得了！难道您是真爱上帝，才变得贤惠了？

堂娜·吕克莱丝　居贝塔！居贝塔！要是在今天的意大利，在这罪该万死的意大利，还有一颗高贵而纯洁的心，一颗充满了男子汉大丈夫气概的心，一颗藏在战士盔甲下面的天使的心，我这个可怜的女人，被男人憎恨、轻视、厌恶、诅咒，受到上天惩罚，看起来权大势大，其实在受苦受难，我的灵魂处在痛苦不堪、不幸透顶的状态下，要是我还有一个念头、一个希望、一个办法，居贝塔，那就是在我死以前，要配得上、要能在这颗如此高傲、如此纯洁的心里，得到一席之地，得到一点温情，得到一点尊敬；我没有别的想法，只有这点奢望，但愿有朝一日，能够感到他的心高高兴兴地、自由自在地和我的心一同跳动，居贝塔，说，你明白吗，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才急急忙忙要为我的过去赎罪，要洗净我的恶名，要擦掉我满身的污点，要改变意大利对我的看法，使我这个

卑鄙龌龊、沾满鲜血的名字，变成一个悔过自新、改恶从善、重放光芒的形象，你明白吗？

居贝塔 我的上帝，夫人！您今天怎么大发善心，要修行学道了！

堂娜·吕克莱丝 不要笑。我早就有这种想法，不过没告诉你罢了。一个人卷入了罪恶的洪流，想停也停不住。天使和魔鬼在我心里交战，我相信天使最后会胜利的。

居贝塔 那么，我们要赞美上帝，歌颂天主了，[1] 您知道吗，夫人，我不再了解您了，最近一个时期，对我来说，您变得难以捉摸了。一个月以前，您说要到斯波勒托来，您辞别了您的夫君堂·阿尔方斯·德·埃斯特大人，这位先生爱起您来像只斑鸠，妒忌起来又像只老虎；您离开了费拉拉，秘密地来到威尼斯，几乎没有带一个随从，却用了一个那不勒斯人的假名，还给我按上了一个西班牙人的名字。一到威尼斯，您又和我分开，并且不许我露出认识您的样子。然后，您就天天奔走，听音乐，看舞蹈，探亲会友，利用狂欢节的机会，到处戴上假面具，乔装打扮，隐瞒身分，到了晚上，在两道门之间碰到我也不打招呼；忽然，这一套把戏宣告结束，您对我传道说教了！您竟然对我传道说教，夫人！这不是太厉害、太奇怪了吗？您改姓换名，乔装打扮，现在，您又要脱胎换骨，换个灵魂了。说实在的，这不是远远地超过了狂欢节的范围吗？我可给您搞糊涂了。您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

堂娜·吕克莱丝 （赶快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拉到睡着了的杰纳罗身边）你看见这个年轻人吗？

居贝塔 这个年轻人对我说来并不是陌生的，我还知道，您来威

---

① “我们要赞美上帝，歌颂天主了”，原文为拉丁文。

尼斯后，一直戴着假面具跟在他后面东奔西走。

堂娜·吕克莱丝　你说他怎么样？

居贝塔　我说，这个年轻人坐在安乐椅里睡觉，要是他听见了您刚才谆谆教诲我的金玉良言，我看他还会站着睡觉呢！

堂娜·吕克莱丝　你不觉得他很漂亮吗？

居贝塔　假如他不闭上眼睛的话，那就更漂亮了。没有眼睛的脸就像没有窗户的王宫。

堂娜·吕克莱丝　你不知道我多么爱他！

居贝塔　那是您的夫君堂·阿尔方斯的事。不过，我也应该提醒您一声，您这是在白费精力。据人家告诉我，这个年轻人真正爱上了一个年轻漂亮、名叫菲雅美苔的姑娘。

堂娜·吕克莱丝　那个年轻姑娘也爱他吗？

居贝塔　据说是的。

堂娜·吕克莱丝　那就更好！我多么希望他幸福呵！

居贝塔　这倒怪了！这可不太符合您一贯的做法。我以为您会妒忌的。

堂娜·吕克莱丝　（端详杰纳罗）多么高贵的面容！

居贝塔　我看他有点像一个人……

堂娜·吕克莱丝　（赶快）不要告诉我你看他像谁！你走吧！

〔居贝塔下。堂娜·吕克莱丝一人在杰纳罗面前出神，没有发现两个蒙面人刚刚来到舞台后部，在注意地看着她。

堂娜·吕克莱丝　（以为周围没有人）这样看来，这就是他了！我到底可以不必担惊受怕，看他一会儿了！不，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有这么漂亮！呵！上帝！不要让我焦虑不安，怕他会恨我，会瞧我不起吧。您知道，我在天底下就只爱他一个人呵！我不敢脱下我的假面具，不过我总得揩干眼泪呀。

〔她脱下假面具来擦眼睛。当她又出神地看着他的时候，两个蒙面人低声说话了。

第一个蒙面人　够了。我可以回费拉拉去了。我到威尼斯来，只是要查明她不忠实的行为，现在，我已经亲眼得见了。我不能离开费拉拉太久。这个青年就是她的情人，他叫什么名字，吕斯蒂格洛？

第二个蒙面人　他叫杰纳罗，是一个雇佣兵的队长。他是一个勇士，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摸不清他的底细。他现在受威尼斯共和邦雇用。

第一个人　把他弄到费拉拉来。

第二个人　他自己会送上门来的，大人。后天，他就要同几个朋友来费拉拉，他们都参加了元老院蒂奥波洛和格里玛尼的使团。

第一个人　那好。他们送来的报告是确实可靠的。我已经亲眼得见，我们可以回去了。

〔两个蒙面人下。

堂娜·吕克莱丝　（双手合十，几乎跪在杰纳罗面前）呵！我的上帝，降福给他吧，就像您过去降福给我一样！

〔她吻了一下杰纳罗的额头，把他惊醒了。

杰纳罗　（抓住发愣的吕克莱丝的双臂）一个吻！一个女人！我用名誉担保，夫人，假如你是王后而我是诗人的话，那这确实是法国诗人阿兰·夏蒂埃的传奇了。可惜我不知道你是谁，而我只是一个大兵。

堂娜·吕克莱丝　放开我吧，杰纳罗先生！

杰纳罗　不行，夫人！

堂娜·吕克莱丝　有人来了！

〔她赶快跑掉，杰纳罗跟着她走。

第　三　场

〔杰波，玛菲奥后上。

杰波　(从对面一边上)那是谁的面孔？一定是她！这个女人到威尼斯来了！喂，玛菲奥！

玛菲奥　(上)什么事？

杰波　我要告诉你一件闻所未闻的奇遇。

〔低声向玛菲奥的耳朵说话。

玛菲奥　你敢肯定？

杰波　就像我敢肯定我们现在是在巴巴里戈宫，而不是在拉比亚宫一样。

玛菲奥　她同杰纳罗谈情说爱？

杰波　同杰纳罗。

玛菲奥　那一定要把我的兄弟杰纳罗救出罗网。

杰波　去告诉我们的朋友们。

〔他们两人下。舞台上暂时空无一人，有时看得见几艘奏乐的尖头船穿过舞台后部。杰纳罗和蒙面的堂娜·吕克莱丝又上。

第　四　场

〔杰纳罗，堂娜·吕克莱丝。

堂娜·吕克莱丝　这个平台很阴暗，又没有人，我可以脱下我的假面具，让你看看我的真面目，杰纳罗。

〔脱下假面具。

杰纳罗　你非常美丽!

堂娜·吕克莱丝　你仔细看看我,杰纳罗,并且告诉我,我是不是使你害怕?

杰纳罗　你,使我害怕,夫人!那是为什么?恰恰相反,我在内心深处感到你有一种吸引力。

堂娜·吕克莱丝　这样说来,你认为你可能爱我吗,杰纳罗?

杰纳罗　为什么不可以?不过,夫人,不瞒你说,永远会有一个女人,我对她的爱可能会超过对你的爱。

堂娜·吕克莱丝　(微笑)我知道。是小菲雅美苔。

杰纳罗　不是。

堂娜·吕克莱丝　那是谁呢?

杰纳罗　我的母亲。

堂娜·吕克莱丝　你的母亲!你的母亲,啊!我的杰纳罗!你非常爱你的母亲,是不是?

杰纳罗　但是,我还没有见过她。这在你看来一定很奇怪,对不对?那好,你听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见到你,我就自然而然地想和你说知心话,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我还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连我最亲密的战友玛菲奥·欧西尼都不知道。但是,我却要告诉一个初次见面的人,你说怪不怪?不过,我总觉得我们是一见如故。我是一个队长,但却不知道我的家世。我是一个卡拉布里亚的渔夫养大的,我还以为我是他的儿子呢。在我到了十六岁的那一天,渔夫才告诉我,他不是我的父亲。后来,一个贵人给我送来了骑士的全副武装,但是,他连头盔的脸甲都没有掀开,立刻就回去了。再后来,一个全身穿黑的人给我送来了一封信。我拆开一看,原来是我母亲写来的信。我从来没有见过我

的母亲，我想象她一定是像你一样温存体贴、善良美丽的，因此我全心全意地爱她！这封信告诉我，说我出身名门望族，却没有说出我的真名实姓；又说我的母亲非常不幸。我可怜的母亲！

堂娜·吕克莱丝　好心的杰纳罗！

杰纳罗　从那一天起，我就当了兵士，因为我的出身既然不平凡，我也要用刀剑做出一番不平凡的事业来。我的足迹走遍了整个意大利。不过，每个月的第一天，不管我在什么地方，这个送信人总会来找我，交给我一封母亲写来的信，并且把我的回信带走；他从来不对我说什么，我也没有对他说过什么，因为他又聋又哑。

堂娜·吕克莱丝　这样说来，你对你的家世一无所知了？

杰纳罗　我只知道我有一个母亲，她很不幸，要是看见她哭，我真愿意献出我的生命，离开人世；为了看见她笑，我真愿意魂归天国。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

堂娜·吕克莱丝　你母亲的信呢？

杰纳罗　我都带在身上，贴在心口。我们这些打仗的人，经常出生入死。一个母亲的信，就是一副最好的盔甲。

堂娜·吕克莱丝　高贵的天性！

杰纳罗　喏，你要看看她写的字吗？这里有一封她写的信。（从怀里拿出一张纸来，吻了一下，然后交给堂娜·吕克莱丝）你读读看。

堂娜·吕克莱丝　（念信）“……不要打听我是谁，我的杰纳罗，到了时候我会告诉你的。千万不要怪我。你要知道，我的身边都是些残酷无情的亲属，他们会杀死你的，就像他们杀死了你的父亲一样。关于你的出身，我的孩子，这个秘密只好让我一个人知道了。要是你一知道你的出身这样显赫，却

又这样孤苦伶仃，你忍不住会说出去的；年轻人总容易相信别人，你不像我一样知道你周围的环境多么险恶；谁说得准？你这样年轻气盛，要当好汉，要冒风险，一说出去，或者是让人猜了出来，你就活不了两天。呵！不行！你只要知道你有一个母亲，她爱你如命，日日夜夜都在为你的安全操心，这就行了。我的杰纳罗，我的儿子，我在世上就只爱你一个人。一想到你，我的心都要溶化了……"

〔中断念信，吞下一滴眼泪。

杰纳罗　你读得多么有感情啊！人家还以为你不是在念，而是在说话呢。啊！你哭了！你的心真好，夫人，我爱你，因为你读我母亲写的信读得哭起来了。（拿起信来，又吻了一下，然后放回怀里）是的，你看，我是在罪恶的环境中生下来的。我可怜的母亲！你现在明白了我为什么不太谈情说爱吧，因为我心里只想到我的母亲！呵！拯救我的母亲！为她效劳，替她报仇，给她安慰，那是多么幸福！以后再谈情说爱吧。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配得上我的母亲。有些人当兵不慎重，头一天为天使战斗，第二天却又为魔鬼卖命，我却只为正义的事业出力。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在我母亲的脚下，放下一柄一尘不染、光照日月、可以给帝王使用的宝剑。你看，夫人，有人出重金要我为那个丑名远扬的吕克莱丝·波基亚卖力，被我一口拒绝了。

堂娜·吕克莱丝　杰纳罗！杰纳罗！怜悯怜悯名声不好的人吧！你不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呵。

杰纳罗　我不怜悯那种残酷无情的人。不过，不谈这个了。现在，我已经告诉你我是什么人了，请你也一样告诉我你是什么人吧。

堂娜·吕克莱丝　一个爱你的女人，杰纳罗。

杰纳罗　你的名字呢？

堂娜·吕克莱丝　那就不用多问了。

〔玛菲奥和杰波拿着火把，吵吵嚷嚷地上。堂娜·吕克莱丝赶快戴上假面具。

第　五　场

〔人物同上，玛菲奥·欧西尼，杰波·利韦莱托，阿斯卡尼奥·佩特吕齐，奥洛费诺·维特洛佐，堂·阿波斯托洛·加泽拉。贵人，贵妇。侍从拿火把上。

玛菲奥　（手里拿着一个火把）杰纳罗，你要知道这个和你谈情说爱的女人是谁吗？

堂娜·吕克莱丝　（戴了假面具，旁白）老天开恩吧！

杰纳罗　你们都是我的朋友，不过我要对天发誓，要是谁敢动一下这个女人的面具，那就未免太胆大妄为了。一个女人的面具和一个男人的面子一样，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玛菲奥　不过，首先这个女人也得是个女人才行，杰纳罗！我们并不想侮辱她，我们只想向她通名报姓。（向堂娜·吕克莱丝走了一步）夫人，我是玛菲奥·欧西尼，我的哥哥格拉维纳公爵在夜里睡觉的时候，给你的打手掐死了。

杰波　夫人，我是杰波·利韦莱托，我的叔父利韦莱托·维特利是你叫人在梵蒂冈地窖里刺死的。

阿斯卡尼奥　夫人，我是阿斯卡尼奥·佩特吕齐，我的堂兄庞多尔福·佩特吕齐是锡耶纳的城堡主，你把他杀死了，好夺走他的城堡。

奥洛费诺　夫人，我叫奥洛费诺·维特洛佐，是雅戈·达皮亚尼的

侄子，你用阴险毒辣的手段抢走了他的皮昂比诺城堡，又在一次宴会上把他毒死了。

堂·阿波斯托洛　夫人，你把堂·弗朗西斯科·加泽拉送上了断头台，他是你的第三个丈夫堂·阿尔方斯·德·阿拉贡的舅父，而你又叫人在圣彼得大教堂的楼梯平台上，用乱戟刺死了你第三个丈夫。我是堂·阿波斯托洛·加泽拉，他们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父亲，一个是我的表兄。

堂娜·吕克莱丝　啊！上帝！

杰纳罗　这个女人是谁？

玛菲奥　现在我们已经都通名报姓了，夫人，要不要我们来通报你的姓名呀？

堂娜·吕克莱丝　不要！不要！发发慈悲吧！诸位先生！不要在他面前！

玛菲奥　（揭下她的假面具）摘下你的假面具，夫人，看看你还会不会脸红。

堂·阿波斯托洛　杰纳罗，这个和你谈情说爱的女人，是个荒淫无耻、放毒杀人的凶手。

杰波　她通奸乱伦，无恶不作。她的两个哥哥为她争风吃醋，互相残杀！

堂娜·吕克莱丝　开开恩吧！

阿斯卡尼奥　她的父亲身为教皇，也和她通奸！

堂娜·吕克莱丝　发发慈悲吧！

奥洛费诺　要是她有孩子的话，也会和儿子乱伦的，幸亏老天有眼，不让妖魔传宗接代！

堂娜·吕克莱丝　够了！够了！

玛菲奥　你要知道她的名字吗，杰纳罗？

堂娜·吕克莱丝　开恩吧！开恩吧！诸位老爷！

玛菲奥　杰纳罗,你要知道她的名字吗?

堂娜·吕克莱丝　(跪倒在杰纳罗膝下)不要听他们的,我的杰纳罗!

玛菲奥　(伸出胳膊)她是吕克莱丝·波基亚!

杰纳罗　(把她推开)呵!……

〔她昏倒在他脚下。

第 二 部 分

〔费拉拉的一个广场。右边是公爵府,有一道很低的小门,门上方有个阳台,阳台上有遮光帘。阳台下有个很大的石刻盾形纹章的图案,图案下有三个突出的金色铜铸的大字:波基亚。左边是所小房子,大门开向广场。背景是些房屋和钟楼。

第 一 场

〔堂娜·吕克莱丝,居贝塔。

堂娜·吕克莱丝　今晚的事都准备好了,居贝塔?

居贝塔　是的,夫人。

堂娜·吕克莱丝　他们五个人都会来?

居贝塔　五个人都会来。

堂娜·吕克莱丝　他们真是欺人太甚了,居贝塔!

居贝塔　我当时不在场。

堂娜·吕克莱丝　他们嘴里毫不留情!

居贝塔　他们居然胆敢当您的面,直呼其名?

堂娜·吕克莱丝　他们不止是直呼其名，居贝塔，他们简直是当面骂人！

居贝塔　在舞会上？

堂娜·吕克莱丝　当着杰纳罗的面！

居贝塔　这些人真是胆大妄为，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敢离开威尼斯来到费拉拉！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他们也是迫不得已，因为元老院已经指派了他们参加使团，所以上星期就不得不来了。

堂娜·吕克莱丝　呵！连他现在也恨我，瞧我不起了，这都要怪他们。啊！居贝塔，我一定要出这口气！

居贝塔　您怎不早说？这才像您说的话呢。您总算抛弃了那些大慈大悲的古怪念头，真是谢天谢地！我这和您谈话才不感到拘束，因为您又恢复了本来的面目。起码，我又觉得如鱼得水了。您看，夫人，湖和岛是对立的；塔和井是对立的；水渠和桥梁也是对立的；而我呢，我很荣幸，我和善人是对立的。

堂娜·吕克莱丝　杰纳罗也和他们在一起。千万小心，不要错害了他。

居贝塔　如果您和我都成了善男善女，那真是咄咄怪事了。

堂娜·吕克莱丝　千万小心，不要错害了杰纳罗！听见没有？

居贝塔　请您放心。

堂娜·吕克莱丝　我还真想再和他见一面。

居贝塔　上帝呀！夫人，您不是每天都见到他吗？您买通了他的仆人，要他说服他的主人，就住在这阳台对面的小房子里，您从窗户栏杆后面，不是每天都有这种难忘的幸福，可以看到这位先生走进走出吗？

堂娜·吕克莱丝　我是说，我还想和他谈话呢！居贝塔。

居贝塔　那还不好办？派您的亲随阿斯托尔福去告诉他，说您今天什么时候在宫内等他，不就得了？

堂娜·吕克莱丝　我可以去叫他，居贝塔。但是，他会来吗？

居贝塔　进去吧，夫人，我怕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冒失鬼马上要从这里走过。

堂娜·吕克莱丝　他们一直把你当做贝韦拉纳伯爵？

居贝塔　他们以为我从脚跟到眉毛都是个西班牙人。我是他们最要好的一个朋友。我总是借钱给他们。

堂娜·吕克莱丝　借钱给他们！干什么？

居贝塔　那还不清楚！好赚回来呗。再说，要是一副穷相，像魔鬼一样一毛不拔，哪里还像个西班牙贵族呢？

堂娜·吕克莱丝　（旁白）呵！我的上帝！千万不要让我的杰纳罗出事！

居贝塔　说到魔鬼，夫人，我倒有个想法。

堂娜·吕克莱丝　什么想法？

居贝塔　我想，魔鬼身上的毛，不管是粘、是拴、是钉在背脊骨上，不管钉得多紧，也经不起这么多人天天拔呵！

堂娜·吕克莱丝　你什么事都乱开玩笑，居贝塔。

居贝塔　这也是一种办法呀。

堂娜·吕克莱丝　我看他们来了。千万不要忘记。

〔从阳台下面的小门回到宫内。

第　二　场

〔居贝塔一人。

居贝塔　这个杰纳罗是什么人呀？她到底打算要他做什么？我

不知道这位夫人的全部隐私，差得多呢；不过这个秘密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肯定地说，在这件事上，她没有信任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她也就休想要我为她卖力，让她自己去和这个杰纳罗私通吧，要是她做得到的话。不过，她这样的恋爱方式真是古怪，她居然忘记了她的父亲是罗德里格·波基亚，她的母亲是瓦诺扎，她的身上还混合了教皇和婊子的血液呢！吕克莱丝夫人居然谈起精神恋爱来了。现在，我对什么事也不会再大惊小怪了，即使人家来告诉我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真的信仰上帝，那也不足为奇了！（瞧瞧邻近的街道）别多说了！那些在威尼斯狂欢滥饮的傻小子来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好端端地要离开一个自由自在、与世无争的地方，在伤透了费拉拉公爵夫人的心之后，偏偏要到费拉拉来！要是我处在他们的地位，我才不来参加什么威尼斯使节团的骑士队哩。不过，年轻人总是这样不怕事的。月亮底下的好地方这么多，他们却偏要送到饿狼的嘴边来。

〔年轻的贵族们上，他们起先没有看见居贝塔，因为他站在阳台的一根支柱下面观察他们。他们低声谈话，显得焦虑不安。

第　三　场

〔居贝塔，杰纳罗，玛菲奥，杰波，阿斯卡尼奥，堂·阿波斯托洛，奥洛费诺。

玛菲奥　（低声）随便你们怎么说，诸位先生，我们在伤了吕克莱丝·波基亚夫人的心之后，本来是可以不来费拉拉的。

堂·阿波斯托洛　我们那时有什么办法呢？是元老院派我们来的。难道我们能够不执行最尊贵的威尼斯元老院的命令吗？一旦指定了我们来，我们就得来。不过，不瞒你说，玛菲奥，我也担心吕克莱丝·波基亚这个令人生畏的仇人，而她是这里的主子。

杰波　你说对我们她又能怎么样，阿波斯托洛？难道我们不是代表威尼斯共和邦来的吗？难道我们不是它的使臣？动了我们一根头发，那就是向总督宣战，而费拉拉是不愿意得罪威尼斯的。

杰纳罗　（在舞台的一个角落里沉思默想，没有卷入这场谈话）呵！母亲！母亲！谁能告诉我：我能为我可怜的母亲做什么事呢！

玛菲奥　人家可以不动你一根头发，杰波，就叫你伸直大腿进坟墓去。波基亚的毒药可以不声不响地打发你回老家，比刀子斧头还干净利索得多。你忘记了亚历山大六世是怎样为巴雅泽消灭了他的兄弟济济米苏丹的。

奥洛费诺　还有别的人呢。

堂·阿波斯托洛　谈到巴雅泽的兄弟，他的故事真是离奇曲折，阴险毒辣。教皇骗他说法兰西的查理王和他共餐时，在点心里放了毒药，济济米信以为真，就从美丽的吕克莱丝·波基亚手中接过了所谓的解毒药，结果不到两个钟头，就一命呜呼了。

杰波　看来这个有勇无谋的土耳其人一点也不懂政治。

玛菲奥　是的，波基亚家有各种各样的毒药，可以随心所欲地叫你只活一天，一个月，或者一年。这些臭名昭著的毒药却使他们家的酒特别香，使人兴高采烈地一饮而尽。你以为是醉了，其实你是死了。有时一个人忽然没精打采，皮肤起

皱，眼睛凹陷，头发花白，牙齿一咬面包，就像玻璃似的断了；他不会走路，只会拖步子；他不会呼吸，只会喘气；他笑不出，睡不着，在中午的大太阳下也打哆嗦；年纪轻轻的，看起来却像个老头；他奄奄一息地过了一些日子，然后死了。他死了，人家才记起来，一年半载之前，他在一个波基亚的家里喝过一杯塞浦路斯酒。（转过身去）你们瞧，诸位先生，刚好蒙特费特罗来了，你们也许知道他吧，他是本地人，现在正在吃这个苦头。他从广场那边经过。你们看看他。

〔舞台后部走过一个头发苍白的瘦子，摇摇晃晃，一瘸一拐，扶着一根手杖，裹着一件披风。

阿斯卡尼奥　可怜的蒙特费特罗！

堂·阿波斯托洛　他多大年纪了？

玛菲奥　和我同年。二十九岁。

奥洛费诺　我去年还看见他和你一样容光焕发，精神饱满呢。

玛菲奥　三个月前，他在圣父教皇的贝韦德尔葡萄园里吃过一顿晚餐。

阿斯卡尼奥　那真可怕！

玛菲奥　呵！谈起波基亚家的晚餐来，希奇古怪的事可多着呢！

阿斯卡尼奥　真是狂醉滥饮，放荡无度，还有毒药开胃下酒。

玛菲奥　你们看，诸位先生，这个广场怎么周围都没有人呀！老百姓都不敢像我们这样冒险走过公爵府。他们怕府内日夜制造的毒药，会从墙缝里渗出来呢！

阿斯卡尼奥　诸位先生，总算还好，公爵昨天接见了我们的使节。我们的公务差不多办完了。使团的随从有五十个骑士。少了我们几个也不会有人发现。我想，我们还是趁早离开费拉拉为妙。

玛菲奥　今天就走。

杰波　诸位先生，明天走也来得及。今天晚上，我要去纳格罗妮公主家里赴宴，我爱她爱得要发狂了，我可不愿意在费拉拉的美人儿面前，看起来好像是临阵逃脱一样。

奥洛费诺　你今天晚上要去纳格罗妮公主府赴宴？

杰波　是的。

奥洛费诺　我也得了请帖。

阿斯卡尼奥　我也得了。

堂·阿波斯托洛　我也得了。

玛菲奥　我也得了。

居贝塔　（从支柱后面走出来）我也得了，诸位先生。

杰波　啊，贝韦拉纳先生来了。那好！我们大家一同去。这可是个快活的晚宴。你好，贝韦拉纳先生。

居贝塔　上帝保佑你健康长寿，杰波大人！

玛菲奥　（低声，向杰波）你会认为我胆小怕事的，杰波。那好，要是你相信我的话，我们还是不去赴宴为妙。纳格罗妮公主府离公爵府太近，我也不大信得过这位装模作样、要讨人喜欢的贝韦拉纳老爷。

杰波　（低声）你怎么这样傻，玛菲奥？纳格罗妮是个千娇百媚的女人，我告诉你，我已经爱上她了，贝韦拉纳也是个好人。我打听过他的底细。在一千四百八十几年，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一同围攻过格林纳达城。

玛菲奥　这并不能证明他是和你的父亲一同围城的那个人的儿子呀。

杰波　你去不去赴宴，玛菲奥，随你的便。

玛菲奥　要是你去，杰波，我就也去。

杰波　那么，朱庇特大神万岁！你呢，杰纳罗，你今晚不和我们

同去吗?

阿斯卡尼奥　难道纳格罗妮没有请你?

杰纳罗　没有。公主可能认为我的出身不够高贵。

玛菲奥　(微笑)那好,我的兄弟,你也可以去另赴约会了,对不对?

杰波　对了,你给我们讲讲,那天晚上,吕克莱丝夫人对你说了些什么呀。看来她是迷上你了。她该对你说了不少话吧。化装舞会对她说来是个好机会。女人遮住肉体,才敢大胆显出灵魂。戴上假面,才敢露出真心。

〔堂娜·吕克莱丝已在阳台上待了一会了。她在遮光帘后面看着,听着。

玛菲奥　啊!你怎么偏偏住在她的阳台对面?杰纳罗!杰纳罗!

堂·阿波斯托洛　这可不是没有危险的,据说这位可敬的费拉拉公爵妒忌心还很重呢。

奥洛费诺　得了,杰纳罗,告诉我们,你和这位吕克莱丝·波基亚的爱情深到什么程度了。

杰纳罗　诸位先生!要是你们再对我谈这个可恶的女人,那我们就来比试比试闪光宝剑吧!

堂娜·吕克莱丝　(在阳台上)唉!

玛菲奥　这纯粹是开玩笑,杰纳罗。不过我要问你,既然你不让人家对你谈这个女人,为什么你身上还佩戴着她的徽章呢?

杰纳罗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玛菲奥　(指着他佩戴的肩带)这根肩带?

杰波　这上面的确有吕克莱丝·波基亚家的徽章。

杰纳罗　这是菲雅美苔送给我的。

玛菲奥　你相信是这样的吗?这是吕克莱丝要她这样说的。其

实，这是吕克莱丝亲手为你绣的肩带。

杰纳罗　你能肯定吗，玛菲奥？是谁告诉你的？

玛菲奥　把肩带交给你的那个仆人说的，他被她收买了。

杰纳罗　该死！

〔把肩带扯下来撕破，踏在脚下。

堂娜·吕克莱丝　（旁白）唉！

〔把遮光帘放下，回身进去。

玛菲奥　话又得说回来，这个女人可真漂亮！

杰波　对，不过她的漂亮中还带有几分杀气。

玛菲奥　这是一个印了魔鬼头像的金币。

杰纳罗　呵！这个该死的吕克莱丝·波基亚！你们说她爱我，这个女人！那么，好吧！让爱情成为对她的惩罚吧！她使我恶心！是的，她使我恶心！你知道，玛菲奥，事情总是这样的。对一个爱我们的女人，我们没有办法满不在乎。我们不是爱她，就是恨她。怎么能爱一个这样的女人呢？也会发生这样的事：这种女人对你越是纠缠不清，你就越恨她。这个女人把我围住，向我进攻，使我不得安宁。我哪一点配得上一个吕克莱丝·波基亚的爱情呢？难道这不是一种奇耻大辱吗？自从那天夜里，你们说出了她的名字，我就像听到了晴天霹雳一样，你们不会相信，一想到这个无恶不作的女人，我是多么难受。从前，我所知道的吕克莱丝·波基亚是非常遥远的，我们中间有千万重间隔，她在我的心上，就像在整个意大利、在每个人的心上一样，只是一个活着的鬼怪，一个可怕的妖魔而已。现在，这个妖精成了我一个人的妖精，她来坐在我的床头，她爱我，这个妖精，她还要睡在我的床上呢。我用我母亲的名义发誓，这实在太可怕了！啊！玛菲奥！她掐死了格拉维纳先生，杀死了你的哥哥！那么，

你的兄弟由我来顶替，让我来为他报仇吧！瞧！这里是她无恶不作的公爵府！是她骄奢淫逸，背信弃义，谋财害命，通奸乱伦，罪恶滔天的公爵府，是吕克莱丝·波基亚的府邸！啊！荒淫无耻的标记，我不能刻在这个女人的头上，那我至少也要刻在她的门上！

〔他跳上阳台下面的石凳，用匕首把铸在墙上的"波基亚"三个金字中的"波"字刮掉，结果剩下了"基亚"[①]两个字。

玛菲奥　喔唷！他这是干什么？

杰波　杰纳罗，你砍了吕克莱丝夫人姓名的头，你自己肩膀上的头就靠不住了。

居贝塔　杰纳罗先生，你这个文字游戏不打紧，明天，全城可有一半人要遭殃了。

杰纳罗　要是他们搜查犯人，我会自己投案。

居贝塔　（旁白）这出戏倒好看，说真的！不过吕克莱丝夫人可为难了。

〔两个黑衣人在广场上走来走去，观察了好一会。

玛菲奥　诸位先生，有些不尴不尬的人形迹可疑地瞧着我们。我想，稳当一点，我们还是分手吧。不要再干傻事了，杰纳罗兄弟。

杰纳罗　你放心，玛菲奥。握握手吧？诸位先生，祝你们今夜尽欢而散！

〔他回小房子去。其余的人各自东西。

---

① "基亚"是"狂欢滥饮"的意思。

第　四　场

〔两个黑衣人。

第一个人　你在那里干什么鬼事，吕斯蒂格洛？

第二个人　我在等你走呢，阿斯托尔福。

第一个人　当真？

第二个人　你呢，你在那儿干吗，阿斯托尔福？

第一个人　我在等你走，吕斯蒂格洛。

第二个人　你要和谁打交道呀，阿斯托尔福？

第一个人　就是刚进去的那个人。你呢？

第二个人　也是那个人。

第一个人　见鬼！

第二个人　你找他干什么？

第一个人　把他带到公爵夫人那里去。你呢？

第二个人　我要把他带到公爵那里去。

第一个人　见鬼！

第二个人　公爵夫人找他有什么事？

第一个人　大约是谈情说爱吧。公爵呢？

第二个人　大约是送他上绞刑架。

第一个人　那怎么办？他不能同时既去公爵那里，又去公爵夫人那里，既做幸福的情郎，又做吊死鬼呀。

第二个人　我这里有个金币。让我们来猜正面还是反面吧。猜对的就把人带走。

第一个人　一言为定。

第二个人　说实在的，要是我猜错了，我就对公爵说："鸟儿

已经远走高飞。”这对我并没有什么要紧，反正是公爵的事。

〔抛起一个金币。

第一个人　反面。

第二个人　（瞧瞧地上）偏偏是正面。

第一个人　这个人命该吊死。你把他带走吧。再见。

第二个人　再见。

〔第一个人一走，第二个人就打开阳台下面的小门，走了进去，一会儿又带了四个打手出来，敲敲杰纳罗走进去的大门。幕落。

第 二 幕

夫 妻 之 间

第 一 部 分

〔费拉拉公爵府的一个房间。墙上挂着匈牙利的皮制壁饰，上有阿拉伯的曲线图案。陈设富丽堂皇，家具是十五世纪末年意大利风格的。公爵坐的安乐椅铺上了红色丝绒，扶手上绣了埃斯特家的纹章。旁边是一张铺着红色丝绒台布的桌子。深处是一道大门。右边，有一道小门。左边，有一道很小的暗门。在暗门后面，在一个隔开的单间里，可以看见一个螺旋形的楼梯通到地板下面，楼梯口有扇又长又窄的窗子，窗子上钉了铁栅栏。

第 一 场

〔堂·阿尔方斯·德·埃斯特，身穿和家徽同样颜色的华贵服装；吕斯蒂格洛，身穿同样颜色、普通料子的服装。

吕斯蒂格洛 公爵大人，您上一次的命令已经执行。我现在听候您的吩咐。

堂·阿尔方斯　拿上这把钥匙。到尼玛画廊去。从门旁边我的祖先朱庇特之子赫丘利的大画像算起，一直数到第二十三张版画，你会看到那个木框上雕了一条金黄色的米兰吞婴蛇。这是摩尔人鲁道维克[①]要人特制的。蛇口里有个窟窿。你把钥匙放进窟窿里去，版画就会像门一样转开。版画后面是个秘密的药柜，柜子里有个水晶托盘，盘子上放着一个金瓶、一个银瓶，还有两个珐琅杯。银瓶里装的是清水。金瓶里装的是特制的药酒。你去把托盘端到这间房隔壁的小间里，瓶子杯子都不要乱动，吕斯蒂格洛。你听到过人家谈起波基亚家出名的毒药就吓得牙齿格格发抖吧？这种毒药是一种白色的粉末，闪闪发光，像是卡拉拉大理石的碎屑，掺到酒里，会把罗莫朗坦[②]酒变成锡腊库扎[③]酒。你要小心，不要碰那个金瓶子。

吕斯蒂格洛　您吩咐完了，大人？

堂·阿尔方斯　没有。你去拿上一把最快的剑，站在隔壁小房间的门背后，要听得见这间房里的一举一动。只要我一摇这个银铃，（指着桌上的小铃）你听出了它的声音，就要立刻进来。如果我只是喊："吕斯蒂格洛！"你就端托盘来。如果我摇铃，你就拿剑进来。

吕斯蒂格洛　是的，我会照办，大人。

堂·阿尔方斯　你手里拿的剑不要插在鞘里，免得临时还要费劲拔出来。

吕斯蒂格洛　好的。

堂·阿尔方斯　吕斯蒂格洛，拿上两把剑。一把剑可能会砍断。

---

① 鲁道维克（1452—1508），米兰的大公，绰号"摩尔人"。
② 罗莫朗坦（Romorantin），法国城市。
③ 锡腊库扎（Syracuse），意大利西西里岛上城市。

去吧。

〔吕斯蒂格洛从小门下。

一个掌门官　（从深处的大门上）公爵夫人要和公爵大人面谈。

堂·阿尔方斯　请夫人进来。

第　二　场

〔堂·阿尔方斯，堂娜·吕克莱丝。

堂娜·吕克莱丝　（急急忙忙地进来）先生，先生，这太不像话了，太可恶了，太丢脸了。你的一个老百姓，你知道这件事吗，堂·阿尔方斯？他刚才在公爵府门前把我的家徽下面的姓氏，刮得残缺不全了。这事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干出来的。谁干的呢？我不知道，不过这实在是胆大妄为，目无王法。他们居然敢把你妻子的姓氏当成一块公布丑事的告示牌，而你费拉拉的老百姓，大人，他们真是全意大利最不要脸的老百姓，居然围着我家的纹章傻笑，好像围着一个示众的犯人一样。堂·阿尔方斯，难道你以为我受得了吗？与其这样让冷嘲热讽的毒箭把我凌迟处死，还不如干脆一刀把我捅死呢！真的，先生，你的费拉拉邦对待我的办法真是希奇古怪！这使我厌烦了，而且我发现，人家对我的名誉横加侮辱，恶意中伤，龇牙咧嘴，要把它撕成破片，丢下河去，让它随波漂流的时候，你却悠然自得，满不在乎呢。我告诉你，公爵先生，我需要的是大张旗鼓，弥补损失呵。请你准备主持公道吧。事情发展到了这一地步已是严重的事件了，你知道吗？难道你会有这种想法：以为我不在乎人家对我尊重不尊重？以为一个丈夫可以不保护他的妻子？

不对，不对，我的大人，娶了妻子就要保护妻子。做了丈夫就要有丈夫气。我指望着你呢。每天都有人侮辱我，而你却总是无动于衷。难道我身上溅满了污泥，你身上能不沾上一点，堂·阿尔方斯？好了，为了我的灵魂，拿出一点男子气来，让我看看，哪怕一辈子一次也好，先生，让我的事激起你的义愤吧！你有时不也说你爱我吗！那就爱惜我的荣誉吧。你不是很妒忌吗？那怎能不珍惜我的名声呢！如果说我的嫁妆使你世袭的领地增加了一倍；如果说和我家联姻，不但给你带来了圣父的祝福和金玫瑰，而且扩大了你在世上的地盘：锡耶纳、里米尼、切塞纳、斯波莱托、皮昂比诺；如果说我给你带来的城市比你的城堡还多，我给你带来的公国远远超过了你男爵的领地；如果说我使你成了全意大利最有权势的诸侯，先生，那你更没有理由让你的百姓来对我冷嘲热讽，公然侮辱；让你费拉拉的愚民，在全欧洲，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手指着你的妻子，不把她看在眼里，甚至认为她的地位还不如你马房侍从的女仆；我说，你更没有理由让你的百姓一看见我走过就说："哈！这个女人！……"我要向你声明，先生，今天的罪行一定要查明正犯，当众惩罚，否则，我就要到教皇那里去告你的状，我还要去我哥哥瓦朗蒂努瓦公爵那里告你，他的一万五千人马还在弗利呢；我看，现在你在安乐椅里还坐得安稳吗！

堂·阿尔方斯　夫人，你谈到的罪行我都知道。

堂娜·吕克莱丝　怎么，先生！罪行你都知道，而罪犯却还没有查明！

堂·阿尔方斯　罪犯也查明了。

堂娜·吕克莱丝　上帝有眼！既然已经查明，为什么不把他逮捕？

堂·阿尔方斯　人已经逮捕了。

堂娜·吕克莱丝　我以灵魂起誓，既然已经逮捕，怎么还不惩罚？

堂·阿尔方斯　马上就要惩罚。我想先问问你定什么罪。

堂娜·吕克莱丝　你办得很好，大人！人在哪里？

堂·阿尔方斯　就在这里。

堂娜·吕克莱丝　啊！就在这里！我要杀一儆百，你知道吗，先生？这是欺君犯上的大罪。大胆欺君的人总是要人头落地的，动手犯上的人也不能够幸免。啊！他在这里！我要看看他。

堂·阿尔方斯　这很容易。（叫人）博蒂斯塔！

〔掌门官上。

堂娜·吕克莱丝　犯人带来之前，先生，我还有一句话要说。不管这个人是谁，即使他是你的同乡，或是你的本家，堂·阿尔方斯，我要你用公爵的冠冕向我保证，这个人不能活着出去。

堂·阿尔方斯　我向你保证。我向你保证，你听清楚了没有，夫人？

堂娜·吕克莱丝　那好。咳！我当然听清楚了。现在，把人带来。我要亲自审问！我的上帝！我有什么事对不起这些费拉拉人呢？他们要这样使我不得安身！

堂·阿尔方斯　（向掌门官）把犯人带来。

〔深处的大门开了。两个拿槊的卫士押着解除了武装的杰纳罗上。同时可以看见左边暗门后面的小房间里，吕斯蒂格洛从楼梯口上来。他手里端着一个托盘，托盘里有一个金瓶、一个银瓶，还有两个杯子。他把托盘放在窗台上，拔出剑来，站在门背后。

第 三 场

〔人物同上,杰纳罗。

堂娜·吕克莱丝　(旁白)杰纳罗!

堂·阿尔方斯　(走到她身边,微笑地低声)你认识这个人吗?

堂娜·吕克莱丝　(旁白)是杰纳罗! 真是厄运难逃,我的上帝!

〔她焦急地瞧着他。他却转过脸去。

杰纳罗　公爵大人,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军官,和您谈话,照理应该恭恭敬敬。今天早上,殿下派人把我从我的住所抓来,不知道有什么事?

堂·阿尔方斯　军官先生,今天早上,在你住的房子对面,有人犯下了欺君犯上的罪行。在公爵府的墙上,有人大逆不道,在我的爱妻堂娜·吕克莱丝·波基亚的姓名上留下了刀痕。我们正在搜寻犯人。

堂娜·吕克莱丝　那不是他干的! 一定是搞错了,堂·阿尔方斯。不是这个年轻人干的!

堂·阿尔方斯　你怎么知道呢?

堂娜·吕克莱丝　我敢肯定。这个年轻人是从威尼斯来的,他不是费拉拉人。因此……

堂·阿尔方斯　这怎么能算证明呢?

堂娜·吕克莱丝　这件事是今天早上干的,而我知道,他今天早上在一个名叫菲雅美苔的姑娘那里。

杰纳罗　不对,夫人。

堂·阿尔方斯　你看,夫人,你的消息不对。让我来审问吧。杰纳罗队长,这是你犯下的罪行吗?

堂娜·吕克莱丝　（心乱）在这里闷死了！我要空气！空气！我要呼吸新鲜空气！（走到窗口，经过杰纳罗身边时，低声而迅速地）说不是你干的！

堂·阿尔方斯　（旁白）她低声对他说话了。

杰纳罗　阿尔方斯公爵，我是卡拉布里亚的渔夫养大的，从小就在海水里泡得身强力壮，胆大气粗，他们告诉我做人的道理，一个人懂了道理，就会拿生命去冒险，而不会拿幸福去冒险，他们教我怎么说就怎么做，怎么做就怎么说。阿尔方斯公爵，我正是您在搜寻的人。

堂·阿尔方斯　（转身向堂娜·吕克莱丝）我已经用公爵的冠冕向你保证了，夫人。

堂娜·吕克莱丝　我有两句话要和你单独说，大人。

〔公爵示意掌门官和卫士把犯人带到隔壁的房间去。

第　四　场

〔堂娜·吕克莱丝，堂·阿尔方斯。

堂·阿尔方斯　夫人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堂娜·吕克莱丝　我要对你说的，堂·阿尔方斯，就是我不要这个年轻人死。

堂·阿尔方斯　刚才你一进来，就大发雷霆，又哭又闹，怪我让人欺侮了你，你又喊又骂，要砍这个犯人的头，还要我用公爵的身分担保，不让他活着出去，我都不折不扣地答应你了，现在，还没有过一会儿，你又不要他死！耶稣在上，夫人，这不是咄咄怪事吗！

堂娜·吕克莱丝　我不要这个年轻人死，公爵先生！

堂·阿尔方斯　夫人，一个像我这样正统出身的贵族，没有拿保证来开玩笑的习惯。你要我做出了保证，又要我收回。我发了誓要这个犯人死，他就得死。我用灵魂担保，夫人，你可以选择要他怎么样死。

堂娜·吕克莱丝　（做出温柔的笑容）堂·阿尔方斯，堂·阿尔方斯，真的，我们常说傻话，你和我都一样。你听我说，的确，我是个不讲道理的女人。我的父亲惯坏了我，你有什么办法呢？我从小就反复无常，任性惯了。一刻钟以前我要做的事，现在我又不要做了。你知道得很清楚，堂·阿尔方斯，我一直是这样的。那好，坐下来吧，坐在我的身边，来谈谈吧，心平气和地，亲亲热热地，像夫妻一样，像两个知心朋友一样，来谈谈吧。

堂·阿尔方斯　（做出献殷勤的模样）堂娜·吕克莱丝，你是我的夫人，我很高兴，你愿意要我在你跟前待一会儿。

〔坐在她身边。

堂娜·吕克莱丝　互相了解是多么好呵！你知道吗，阿尔方斯，我还像我们结婚的头一天那样爱你呢！那一天，你在我的哥哥瓦朗蒂努瓦公爵和你的哥哥伊波利特红衣主教的陪同下，来到罗马，那是多么光彩夺目呵！我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阶梯阳台上。我还记得你骑着金光闪闪的高头白马，和你在马上的雄姿呢！

堂·阿尔方斯　你自己也非常美丽，夫人，在银色的锦缎华盖之下，你是多么容光焕发。

堂娜·吕克莱丝　呵！我在谈你的时候，大人，请你不要谈我。当然，欧洲各国的公主都羡慕我能够嫁给基督教世界最杰出的骑士。而我呢，我现在爱你，的确还像我十八岁时一样。你知道我爱你，是不是？阿尔方斯？至少，你没有什么

怀疑吧？我有时显得漠不关心，心不在焉，那是我的性格，不是我真的那样。你听我说，阿尔方斯，如果殿下和声细气地说我几句，我会很快改过来的。像我们现在这样相亲相爱，是多么美好的事啊！让我握住你的手，吻吻我吧，堂·阿尔方斯！的确，我现在还在想，像你和我这样的王孙公主，肩并肩地坐在世上最美的公爵宝座上，相亲相爱，却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威尼斯雇佣军的小军官，几乎争吵起来，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把这个人赶走吧，不要再提他了。这个家伙，他愿意去哪里，就让他去哪里，是不是，阿尔方斯？雄狮和母狮不能为只小小的飞虫而大发雷霆呀。你知道吗，大人，即使在费拉拉公国举行公开比赛，要把公爵的冠冕奖给最英俊的骑士，那也没有人能胜过你的？等一等，我去对博蒂斯塔传达你的命令，叫他尽快把这个杰纳罗赶出费拉拉去。

堂·阿尔方斯　且慢。

堂娜·吕克莱丝　（做出调皮的样子）我不愿意再想这件事了。好啦，先生，让我随意处理这件事吧！

堂·阿尔方斯　这件事应该随我的意思处理。

堂娜·吕克莱丝　不过，我的阿尔方斯，你到底也没有什么理由要这个人死吧。

堂·阿尔方斯　那我对你作出的保证呢？一个君主的誓言是神圣不可改变的。

堂娜·吕克莱丝　对老百姓可以这样讲。但在你我之间，阿尔方斯，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教皇圣父对法兰西的查理八世保证了济济米的生命安全，他还是照样把济济米害死。瓦朗蒂努瓦公爵对年幼无知的查理八世发誓，要留在法兰西做人质，瓦朗蒂努瓦公爵一有机会就逃出了法兰西的营盘。你自己答应过把锡耶纳还给佩特吕齐。你既没

有还给他们，也不应该还给他们。咳！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这种事多着啦。国王也好，国家也好，要是都严格遵守他们的誓言，那就一天也生存不了。说实话，阿尔方斯，赌咒发誓只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不得已而为之的呵。

堂·阿尔方斯　不过，堂娜·吕克莱丝，一个誓言……

堂娜·吕克莱丝　不要对我说些站不住脚的理由了。我又不是傻瓜。倒不如老实说，我亲爱的阿尔方斯，你是不是有什么动机要跟这个杰纳罗过不去？没有？那好！答应我放他一条生路吧。你答应过我要置他于死地。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要是我愿意宽恕他的话？他得罪的人到底是我呵。

堂·阿尔方斯　正因为他得罪了你，我的爱妻，所以我才不能宽恕他。

堂娜·吕克莱丝　如果你爱我的话，阿尔方斯，那就不要再拒绝我了。要是我愿意试试宽大处理的办法呢？这也可以使你的老百姓爱戴我呀。我愿意要你的老百姓爱戴我。阿尔方斯，慈悲为怀会使一个国君看起来像耶稣基督。让我们做慈悲为怀的君主吧。没有我们，意大利的暴君也已经够多的了，从替上帝传道的教皇到替教皇传道的贵族。让我们来收场吧，亲爱的阿尔方斯。放了这个杰纳罗吧！你也许会说，我灵机一动，就反复无常了，不过，一个女人灵机一动，要救一个人的命，这可是庄严神圣的事呵。

堂·阿尔方斯　我办不到，亲爱的吕克莱丝。

堂娜·吕克莱丝　你办不到？救这个军官的命，像这样微不足道的区区小事，你到底为什么不能答应我呢？

堂·阿尔方斯　你问我为什么吗，我的爱妻？

堂娜·吕克莱丝　是的，到底为什么？

堂·阿尔方斯　因为这个军官是你的情郎，夫人！

堂娜·吕克莱丝　天啦！

堂·阿尔方斯　因为你到威尼斯去找过他！因为你还会到地狱里去寻找他！因为在你追随他的时候，我也追随了你！因为我看见你戴着假面具，气喘吁吁地追随着他，就像饿狼寻食一样！因为刚才你还用充满了泪水和情火的眼色看着他！因为你当然是委身给他了，夫人！因为这实在太卑鄙下流，太荒淫无耻，是时候了，我要报仇雪耻，我要使我的床前血流成河，你明白了吗，夫人？

堂娜·吕克莱丝　堂·阿尔方斯……

堂·阿尔方斯　不要说了。从此以后，小心你的情人吧，吕克莱丝！他们可以在夜里走进你的卧室，你愿意要谁守门，就可以要谁守门；不过在他们出门的地方，现在总会有一个我的守门人——刽子手！

堂娜·吕克莱丝　大人，我对你发誓……

堂·阿尔方斯　不要发誓了。赌咒发誓不是只对老百姓有用吗？不要对我说这些站不住脚的理由了。

堂娜·吕克莱丝　假如你知道……

堂·阿尔方斯　好了，夫人，我恨你这个丑恶的波基亚家族，头一个恨的是你，而我还狂热地爱过你呢！最后，我应该告诉你一点，我们两人所体现的埃斯特和波基亚两家的联姻，真是桩荒唐透顶、无耻已极、闻所未闻的丑事！埃斯特家族，我说，有哪点比不上法兰西的瓦罗亚王族，比不上英格兰的都铎王族？而波基亚家族呢？是不是货真价实的波基亚都有问题，说不定是什么朗佐利或者朗佐里奥，谁晓得到底叫什么！我讨厌你的哥哥塞扎尔，他天生的满脸血迹斑斑！他杀死了你的大哥约翰！我讨厌你的母亲罗莎·瓦诺扎，这只西班牙老妖精，她的臭名玷辱了巴伦西亚以后，又玷辱了罗

马！至于你所谓的侄子，塞蒙纳托公爵和纳皮公爵，好漂亮的公爵，说实在的，过去的公爵！他们的领地都是明抢暗偷得来的！等我说完。我讨厌你的父亲，他身为教皇，后宫的嫔妃却和土耳其的巴雅泽苏丹一样多；他是一个假基督徒；他把出名的人都关进监牢，却把强盗土匪都塞进枢机主教团，结果人家看见犯人和主教都穿了红衣，也分不清到底是犯人应该当主教呢，还是主教应该做犯人！现在，说你的吧！

堂娜·吕克莱丝　老爷！老爷！我两膝跪下，双手合十，我请求你，用耶稣和圣母的名义，用你父亲和你母亲的名义，老爷，我请求你饶了这个军官的命吧！

堂·阿尔方斯　这就是爱情！你可以随意处置他的尸体，夫人，我看这不消等一个钟头。

堂娜·吕克莱丝　饶了杰纳罗吧！

堂·阿尔方斯　如果你看得出我的灵魂已经下了不可动摇的决心，那你就不必多说了，只当他已经死了吧。

堂娜·吕克莱丝　（站了起来）啊！你自己也当心吧！费拉拉的堂·阿尔方斯，不要忘了你是我的第四个丈夫！

堂·阿尔方斯　呵！用不着吓唬我，夫人！我用灵魂担保，我才不怕你呢！我知道你那一套。我不会像你第一个丈夫那样给你毒死，那个可怜的西班牙贵族，我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了，恐怕你也忘记了吧。我不会像你的第二个丈夫约翰·斯福察那样给你赶走，那个佩萨罗的贵族真是个大傻瓜！我也不会像你第三个丈夫堂·阿尔方斯·德·阿拉贡那样，随便在一个楼梯口就给乱枪刺死了，这个软弱无能的小伙子，他的鲜血比水还淡，连你地上的石板都没有染污呢！太好了！我呢，我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夫人。我们家族的人常常借用赫丘利的神名。老天在上！我的兵士布满了全城、全公爵

府，而我自己也是个兵士，我还没有像那不勒斯的国王一样，把我的大炮都卖给教皇——你的圣父！

堂娜·吕克莱丝　你会后悔说了这些话的，先生。你忘记了我是……

堂·阿尔方斯　我知道得非常清楚你是什么人，但是我也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你是教皇的女儿，但是你并不在罗马；你是斯波莱托的统治者，但是你并不在斯波莱托；你是费拉拉公爵阿尔方斯的妻子、臣仆，而你是在费拉拉！

〔堂娜·吕克莱丝脸色苍白，又气又怕，瞪着眼看着公爵，从他面前慢慢退到一张安乐椅前，仿佛精疲力尽似的倒了下去。

啊！这使你觉得意外吗？你怕我了，夫人！在这以前，一直是我怕你呵。我的意思是以后都要这样，为了开一个头，我要拿我抓到手的第一个情夫来开刀。他非死不可。

堂娜·吕克莱丝　（声音软弱）讲点道理吧，堂·阿尔方斯。要是这个人犯了欺君犯上的罪，他怎么可能同时又是我的情夫呢？

堂·阿尔方斯　为什么不可能？他一怒之下，脾气发作，或者妒忌起来！难道他不可能妒忌吗？再说，我怎能知道你们的事呢？我要这个人死。这是我的脾气。公爵府里都是我的兵士，他们只忠于我，唯我之命是听。他逃不了。你也无能为力，夫人。我让你选择他的死法，快决定吧。

堂娜·吕克莱丝　（扭着双手）呵！我的上帝！呵！我的上帝！呵！我的上帝！

堂·阿尔方斯　你不回答？那我就叫人在前厅用刀把他砍死。

〔他要出去，她抓住他的胳膊。

堂娜·吕克莱丝　等一下！

堂·阿尔方斯　你愿意亲自倒一杯锡腊库扎酒给他喝吗?

堂娜·吕克莱丝　杰纳罗!

堂·阿尔方斯　他非死不可。

堂娜·吕克莱丝　不要用刀砍他!

堂·阿尔方斯　死法并不重要。你选择哪一种?

堂娜·吕克莱丝　另外一种。

堂·阿尔方斯　你要小心,莫搞错了,从你知道的那个金瓶里倒一杯给他喝吧。再说,我就在旁边。不要以为我会离开你。

堂娜·吕克莱丝　我会照你的意思办。

堂·阿尔方斯　博蒂斯塔!

〔掌门官又上。

把犯人带来。

堂娜·吕克莱丝　你真是无毒不丈夫,大人。

第　五　场

〔人物同上,杰纳罗,卫士。

堂·阿尔方斯　你知道我听见人家怎么说的,杰纳罗先生!人家说你今天早上的所作所为,是少年气盛的冒失行动,并不是心怀恶意,所以公爵夫人宽恕你了,再说,你还是一个勇士呢。看在我母亲的份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安然无恙地回到威尼斯去。上帝也不许我使宏伟的威尼斯共和邦失掉一个忠仆,使基督教国家失掉一个舞刀弄剑的好手,而在塞浦路斯和干地亚[1] 附近的海上,还有崇拜异教偶像的

[1] 干地亚(Candie),希腊克里特岛上一城市,即伊拉克利翁。

撒拉逊人呢！

杰纳罗　那好极了，大人！说老实话，我没有料到这个结局。我很感激殿下。仁慈宽厚是王族的美德，在世上宽大为怀的人，到了天上，上帝也会宽恕他的。

堂·阿尔方斯　队长，共和邦的差事是个美差吧？不管年成好坏，你一年能赚多少钱？

杰纳罗　我手下有一队枪骑兵，五十个弟兄，大人，他们的衣食开销都由我管。除了额外的收人和战利品不算外，英明的共和邦每年还给我两千金币。

堂·阿尔方斯　要是我一年给你四千金币，你能来给我当差吗？

杰纳罗　我不能来。我还要为共和邦当五年差呢。因为我们有约在先。

堂·阿尔方斯　怎么有约在先？

杰纳罗　我起过誓了。

堂·阿尔方斯　（低声，向堂娜·吕克莱丝）看来这些人还是遵守誓言的呢，夫人。（高声）那就不谈了吧，杰纳罗先生。

杰纳罗　我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也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不过，既然殿下放我回去，那我可以告诉您一件事：殿下还记得两年前围攻法恩扎之战么？您的父亲赫丘利·德·埃斯特公爵大人冲锋陷阵，不怕危险，有两个瓦朗蒂努瓦公爵的弓弩手正要射死他，却有一个雇佣军的战士救了他的命。

堂·阿尔方斯　记得，但是后来再也找不到这个战士了。

杰纳罗　那就是我。

堂·阿尔方斯　老天在上，我的队长，这一回一定要报答你的大恩。难道你连这一袋金币也不收下吗？

杰纳罗　我们发了誓，在为共和邦当差的时候，不能接受外邦君主的金钱。但是，如果殿下允许的话，我可以收下这个钱

包，用我的名义，分给这里的勇士们。

〔指着卫士们。

堂·阿尔方斯　照你的意思办吧。

〔杰纳罗拿起钱包。

但是，根据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古老传统，像我们这样的生死之交，应该同饮一杯锡腊库扎的美酒。

杰纳罗　好极了，大人。

堂·阿尔方斯　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我要公爵夫人亲自为你斟酒。

〔杰纳罗鞠躬致谢，转过身去，把钱分给舞台后部的兵士们。

吕斯蒂格洛！

〔吕斯蒂格洛端着托盘上。

把托盘放下，放在桌子上。好了。（拉住堂娜·吕克莱丝的手）夫人，你听听我对这人的吩咐。吕斯蒂格洛，你进去站在这扇门后面，拔出剑来，拿在手里，只要一听见这个铃响，你就进来。走吧。

〔吕斯蒂格洛下。看得见他站在门背后。

夫人，你亲自给这个年轻人倒酒吧，小心从这个金瓶里倒。

堂娜·吕克莱丝　（脸色苍白，声音无力）好的。如果你知道你现在做的是什么事，是一件多么骇人听闻的事，尽管你是个灭绝人性的人，你自己也会发抖的，大人！

堂·阿尔方斯　小心不要搞错了酒瓶。好了，队长！

〔杰纳罗分完了钱，回到舞台前部。公爵拿起银瓶，把清水倒在一个珐琅杯子里，把杯子举到嘴唇边。

杰纳罗　大人如此恩高义重，使我感到受之有愧。

堂·阿尔方斯　夫人，给杰纳罗先生斟酒。你多大年纪了，队长？

杰纳罗　（拿起另外一个杯子，放在公爵夫人面前）二十岁了。

堂·阿尔方斯　（低声，向想拿银瓶的公爵夫人）倒金瓶里的酒，夫人！

〔她战战兢兢地拿起金瓶。

啊，你正是谈情说爱的年龄了？

杰纳罗　谁能够不谈情说爱呢，大人？

堂·阿尔方斯　你知道吧，夫人，要是刚才让这位队长失去了生命、爱情、意大利的阳光、二十岁的青春，那是太残酷了！那会使他失去打仗冒险、建功立业的机会，而哪一家君王不是靠打仗起家的呢？那也会使他参加不了良辰佳节，化装舞会，威尼斯的狂欢之夜，在那些日日夜夜里，他使多少丈夫提心吊胆，怕这个年轻人爱上了他们的妻子，也怕他们的妻子会爱上这个年轻人呵！是不是这样，夫人？给队长斟酒吧。（低声）要是你再犹豫，我就要叫吕斯蒂格洛进来了。

〔她一言不发地给杰纳罗倒酒。

杰纳罗　大人，谢谢您使我能为我那可怜的母亲活下去。

堂娜·吕克莱丝　（旁白）呵！痛心！

堂·阿尔方斯　（喝水）祝你健康，杰纳罗队长，祝你长命百岁。

杰纳罗　大人，上帝保佑您长寿！

〔喝酒。

堂娜·吕克莱丝　（旁白）天呀！

堂·阿尔方斯　（旁白）大功告成了。（高声）我要离开你了，我的队长。你随时可以回威尼斯去。（低声向堂娜·吕克莱丝）感谢我吧，夫人，我让你和他单独谈谈。你也许有告别的话要对他说。要是你觉得好的话，就和他在一起度过这最后的片刻吧。

〔公爵退场。卫士跟随他下。

第六场

〔堂娜·吕克莱丝,杰纳罗。

〔观众一直看得见吕斯蒂格洛一动不动地站在小房间的暗门后面。

堂娜·吕克莱丝　杰纳罗！你中毒了！

杰纳罗　中毒了,夫人?

堂娜·吕克莱丝　中毒了！

杰纳罗　我早就该怀疑,酒是你倒的嘛。

堂娜·吕克莱丝　呵！不要再叫我受不了,杰纳罗。不要使我精疲力尽,我已经是有气无力了,我还需要支持一会儿呢。你听我说,公爵妒忌你,他以为你是我的情人。他要我亲眼看到吕斯蒂格洛用刀把你杀死,或者要我亲手用酒把你毒死,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这种毒药,杰纳罗,随便哪一个知道二十年来历史的意大利人,只要一提到这种厉害的毒药,都会吓得胆战心惊,面无人色的。

杰纳罗　对了,波基亚家的毒药！

堂娜·吕克莱丝　你已经喝下去了。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这种毒酒的配方和解药,除了教皇、瓦朗蒂努瓦公爵和我。拿着,瞧瞧这个我一直藏在腰间、从不离身的小药瓶。这个药瓶,杰纳罗,里面装的就是生命,就是健康,就是安全。只要你的嘴唇沾上一滴,你就得救了！

〔她把小药瓶送到杰纳罗嘴边,杰纳罗后退。

杰纳罗　(瞪着眼看她)夫人,谁能保证瓶子里装的不是毒药呢?

堂娜·吕克莱丝　(灰心丧气地倒在安乐椅上)呵！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杰纳罗　你不是吕克莱丝·波基亚吗？你以为我不记得巴雅泽的兄弟是怎样毒死的吗？可惜我还知道一点历史呢。人家要他相信他喝了查理八世的毒酒，就给他一种解药，结果这种解药把他毒死了。拿解药给他的手还在这里，现在正拿着这个瓶子。劝他喝毒药的嘴也在这里，现在正和我说话哩！

堂娜·吕克莱丝　我这个不幸的女人呀！

杰纳罗　听我说，夫人，你不用假装多情，我不会上当的。你对我存心不良，这一眼就可以看穿。你可能知道我的家世。那好，现在，从你脸上可以看出，你真是知道的，并且为了不可告人的理由，你不肯对我实说。你这家人可能认识我一家人，说不定你现在要毒死我，并不是对我有什么冤仇，而是，谁知道呢？而是你恨我的母亲！

堂娜·吕克莱丝　你的母亲，杰纳罗！你也许看错她了。如果你的母亲也是一个像我一样罪大恶极的女人，那你怎么办呢？

杰纳罗　不许污蔑我的母亲。呵！不会的！我的母亲不是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吕克莱丝夫人！呵！我心里感觉得到，我的魂魄也想象得到，她的形象是我与生俱有的，假如她不配做我的母亲，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爱她，一个儿子的心决不会错认自己的母亲。假如她会像你这样，我也会恨她的。不过不会，不会。我心灵深处的母子天性高声对我说：我的母亲不会是一个像你们这样显赫一时、骄奢淫逸、阴险毒辣的漂亮女人。呵！上帝！我敢肯定，要是天底下有一个清白无辜、圣洁善良的女人，那就是我的母亲！呵！她只能是这样，不可能是别样的！你大概认识她吧，吕克莱丝夫人？你不会否认吧！

堂娜·吕克莱丝　不认识,这样的女人,杰纳罗,这样的母亲,我是不认识的。

杰纳罗　我是在对谁这样说话呀？一个母亲的欢乐或痛苦,吕克莱丝·波基亚,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据说你从来没有孩子,你不是也很幸福吗！如果你有孩子,你想他们会认你吗,夫人？哪一个上天厌弃的倒霉鬼才会要一个这样的母亲呵？做吕克莱丝·波基亚的儿子！叫吕克莱丝·波基亚做母亲！呵！……

堂娜·吕克莱丝　杰纳罗！你中毒了,公爵以为你死了,他随时都可能回来,我该想到的只是救你和帮你逃走,但是你却尽对我说些这样可怕的话,使我毫无办法,只能呆在这里听着你说。

杰纳罗　夫人……

堂娜·吕克莱丝　好了！该结束了。折磨我吧,蔑视我吧,不过,你中毒了,赶快喝解药吧！

杰纳罗　我该相信谁呢,夫人？公爵是正大光明的人,而且我还救过他父亲的命。你呢,我得罪了你。你要拿我来报仇雪恨。

堂娜·吕克莱丝　拿你来报仇雪恨,杰纳罗！如果要我献出生命来使你多活一个小时,如果要我流血牺牲来使你不必流一滴眼泪,如果要我戴枷示众来使你登上王位,如果要我下地狱受罪来给你一点欢乐,呵！我的杰纳罗！我会一点也不迟疑,一点也不埋怨,我会感到非常幸福,我会来吻你的双脚的！你怎么会知道,在我这颗凄凉悲惨的心里,除了你以外,什么也没有了！杰纳罗,时间很紧迫,毒药在起作用,马上你就会感到,你看,再过一会,时间就来不及了。现在,生命在你面前打开了两扇阴暗的大门,走一扇门进去,你还可

以活几十年，走另外一扇门，你就只有几分钟可活了。赶快决定走哪扇门吧。决定错了，就要成千古恨啊。让我来带路吧。可怜你，也可怜我吧，杰纳罗。看在老天面上，赶快喝了！

杰纳罗　那么，也好。如果你这是犯罪，报应也会落到你头上的。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我的生命到底也不值得你花这么大的力气来争夺。拿来吧。

〔拿起小瓶子来喝了一口。

堂娜·吕克莱丝　得救了！现在，你要马不停蹄地赶回威尼斯去。你身上有钱吗？

杰纳罗　我有。

堂娜·吕克莱丝　公爵以为你死了。很容易不让他知道你已经逃走。等一等！你要把这个小瓶子带在身上。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每次宴会都可能有人下毒。尤其是你，你已经暴露了。现在，赶快走吧。（指着半开的暗门）从这个楼梯下去，你就会走到纳格罗妮公主府的一个院子里，到了那里你很容易逃走。不要等到明天早上，不要等到夕阳西下，不要等一个小时，连半个小时也不要等！马上离开费拉拉，就像离开火光熊熊的所多玛[①] 一样，不要回头返顾！再见！再等一下。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要对你说，我的杰纳罗！

杰纳罗　说吧，夫人。

堂娜·吕克莱丝　我这次和你一分别，杰纳罗，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现在，不能再想和你在路上会面，虽然那本是我在世上惟一的幸福，但是那会使你有生命的危险。因此，今生今

---

① 所多玛(Sodome)，《圣经·旧约》记载，所多玛系约旦河谷的古城，由于居民作恶、淫乱，被神毁灭。只有罗得及其女儿为天使所指点，得以逃出。罗得的妻子不听天使的话，回头观看，结果变成盐柱。

世，我们是永别了。唉！我敢肯定，来生来世，我们也不会再见面了。杰纳罗，在这样永别的时刻，难道你还没有一句好话对我说吗？……

杰纳罗　（低下头来）夫人……

堂娜·吕克莱丝　我刚刚总算还救了你的命呢！

杰纳罗　这是你说的话。一切都还是一笔糊涂账。我也不知道怎样想才好。得了，夫人，我一切都可以原谅你，除了一件事。

堂娜·吕克莱丝　什么事？

杰纳罗　我要你发誓，用你最心爱的东西发誓，既然你爱我，那就用我的生命来发誓，用我灵魂的永生来发誓：你的罪恶和我母亲的不幸没有任何关系。

堂娜·吕克莱丝　我和你说话是认真的，杰纳罗。我不能对你发这个誓。

杰纳罗　呵！母亲！母亲！这样说来，就是这个罪大恶极的女人造成了你的不幸！

堂娜·吕克莱丝　杰纳罗！

杰纳罗　你已经承认了，夫人！别了！你这个该死的女人！

堂娜·吕克莱丝　杰纳罗，老天保佑你！

〔杰纳罗下。她昏倒在安乐椅上。

第二部分

〔布景同第一幕第二部分。费拉拉的一个广场，一边是公爵府的阳台，另一边是杰纳罗住的房子。时间是夜晚。

第 一 场

〔堂·阿尔方斯，吕斯蒂格洛，两人都用斗篷裹住。

吕斯蒂格洛　是的，大人，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她用一种无以名之的春药使他死里逃生，并且让他从纳格罗妮公主府的院子里逃走了。

堂·阿尔方斯　你就眼巴巴地看着他走？

吕斯蒂格洛　我有什么办法拦住她呢？她把门锁上了，把我关在里面。

堂·阿尔方斯　你应该破门而出。

吕斯蒂格洛　栎木门加铁锁。谈何容易呵！

堂·阿尔方斯　那有什么关系！我对你说，你应该砸烂铁锁，打破暗门，把他杀死。

吕斯蒂格洛　首先，即使我能砸开这扇门，吕克莱丝夫人也可能用身子来挡住。那我就不得不连吕克莱丝夫人也杀死了。

堂·阿尔方斯　哼！还有呢？

吕斯蒂格洛　我还没有得到杀死她的命令。

堂·阿尔方斯　吕斯蒂格洛！一个会办事的人明白君主的用意，不消把什么话都说个一清二楚。

吕斯蒂格洛　再说，我也怕闹得殿下和教皇翻脸。

堂·阿尔方斯　蠢材！

吕斯蒂格洛　这可叫我为难了，大人。我怎么敢杀教皇的女儿呢！

堂·阿尔方斯　好吧，不用杀她，难道你不会叫喊，唤人，让我知

道，免得她的情郎逃走？

吕斯蒂格洛　我会的，不过第二天殿下和吕克莱丝夫人可能言归于好，再过一天，吕克莱丝夫人就要把我吊死了。

堂·阿尔方斯　住嘴！你刚才不是说事情还有挽救的余地吗？

吕斯蒂格洛　是的。您看，那个窗口不是还有灯光吗？这个杰纳罗还没有走。公爵夫人买通了他的仆人，现在，仆人又给我收买过来了，他什么事都告诉我。此刻，他准备好了两匹马，正在城堡后面等他的主人。这个杰纳罗马上就会去找他。

堂·阿尔方斯　这样说来，我们去埋伏在他房子的墙角后面。现在天也黑了。等他一走过，我们就把他干掉。

吕斯蒂格洛　我听您的吩咐。

堂·阿尔方斯　你的剑快吗？

吕斯蒂格洛　快。

堂·阿尔方斯　你带了匕首吗？

吕斯蒂格洛　天底下很难找到一个不带匕首的意大利汉子，也难找到一个没有情郎的意大利女人。

堂·阿尔方斯　那好。你可以刀剑齐下。

吕斯蒂格洛　公爵大人，您为什么不干脆把他逮捕，依法判他绞刑？

堂·阿尔方斯　他是威尼斯的人，那岂不是对共和邦宣战了？不行。捅他一刀，谁知道是什么人捅的？也不会连累别人。毒药自然更好，可惜没有把他毒死。

吕斯蒂格洛　那么，大人，要不要我去找四个打手来把他干掉，免得您亲自动手？

堂·阿尔方斯　我亲爱的伙计，马基雅弗利先生经常对我说，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君主自己解决问题。

吕斯蒂格洛　大人，我听见有人来了。

堂·阿尔方斯　我们靠墙站着好了。

〔他们藏在阳台下面的暗处。玛菲奥穿着节日的盛装上，他一边走一边哼着歌曲，走到杰纳罗门前敲门。

第　二　场

〔堂·阿尔方斯和吕斯蒂格洛藏在暗处，玛菲奥，杰纳罗。

玛菲奥　杰纳罗！

〔门打开了。杰纳罗上。

杰纳罗　是你呀，玛菲奥？你进来吗？

玛菲奥　不了。我只和你说两句话。你今晚一定不同我们去纳格罗妮公主府赴宴吗？

杰纳罗　我没有得到邀请。

玛菲奥　我可以把你介绍给公主。

杰纳罗　还有一个原因。我可以告诉你，只告诉你一个人。我要走了。

玛菲奥　怎么，你要走了？

杰纳罗　过一刻钟就走。

玛菲奥　为什么？

杰纳罗　到了威尼斯再告诉你。

玛菲奥　为了爱情？

杰纳罗　是的，为了爱情。

玛菲奥　你这样做对我不起，杰纳罗。我们不是发过誓永不分离的吗？我们不是分不开的好兄弟吗？而你却不等我就要

走了!

杰纳罗　那你就和我同走吧!

玛菲奥　还不如你和我同走呢!在酒席桌上痛饮一宵,有漂亮的女人和快活的朋友做伴,不是比在路上过夜好得多吗?路上不是怕碰到强盗,就是怕掉进山沟呵。

杰纳罗　你今天早上不是还信不过你的这位纳格罗妮公主吗?

玛菲奥　我后来打听了。杰波说得对。公主是个千娇百媚、性情温柔的女人,她既喜欢诗歌,又爱音乐,真是才貌双全。得了,和我同去吧。

杰纳罗　我不能去。

玛菲奥　在这样的黑夜里动身!你会送掉命的。

杰纳罗　你放心吧。再见。祝你玩得痛快。

玛菲奥　杰纳罗兄弟,你这样走,我总感到事情不妙。

杰纳罗　玛菲奥兄弟,你去赴宴,我也感到事情不妙。

玛菲奥　要是你在路上出了事,我又不在身边,那怎么办!

杰纳罗　谁知道我明天会不会怪我今晚不该离开你呢?

玛菲奥　得了,我们决定不要分离。你和我都让一点步。你今晚同我去纳格罗妮公主府,我明天一早同你一起走。好不好?

杰纳罗　玛菲奥,我只好现在对你说明我忽然要走的原因了。你看看我是不是有道理。

〔把玛菲奥拉到一边,对着他的耳朵说话。

吕斯蒂格洛　(在阳台下面,低声向堂·阿尔方斯)要不要现在下手,大人?

堂·阿尔方斯　(低声)看看结果怎么样。

玛菲奥　(听杰纳罗说完后,哈哈大笑)杰纳罗,你还要我告诉你吗?你受骗了。在这桩事里,哪里有什么毒药,解药?纯粹

是演戏。那个吕克莱丝爱你爱得要疯了,她想要你相信她救了你的命,希望你的感激之心会不知不觉地转变成为爱情。公爵是个好人,怎么可能随便下毒或者随便杀人。何况你还救过他父亲的命,他自己也知道了。公爵夫人要你快走,那非常对。她去威尼斯谈情说爱,要比在费拉拉方便得多。在这里,丈夫总有点碍手碍脚。至于纳格罗妮公主府的晚宴,那是非常好吃的。你来吧。喔唷!我还得先给你讲讲道理,又不夸大其辞。你知道我是个谨慎小心、会出主意的人。但是,不能因为波基亚家在两三次盛大的晚宴上,用非常好的酒毒死过他们几个最好的朋友,我们就不再参加晚宴了。也不能从此以后,一看见锡腊库扎的美酒就怀疑是下了毒,一看见美丽的意大利公主就怀疑后台是吕克莱丝·波基亚呀。这都是胡说八道,疑心生暗鬼!要是这样疑神疑鬼,那只有在母亲怀里吃奶的孩子才是最安全的,也只有孩子吃晚餐才不必担惊受怕。赫丘利在上,杰纳罗!你到底是要做孩子还是要做大人!到底是要去母亲怀里吃奶,还是同我去赴晚宴呀!

杰纳罗　的确,这样在夜里溜走也是不太自然。看起来好像是我害怕了。再说,要是留下来有危险,我也不能让玛菲奥一个人留下来呀。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两种可能性差不多一样大。好的,一言为定。你把我介绍给你的纳格罗妮公主吧。我同你去。

玛菲奥　(握住他的手)上帝啊!这样才够朋友!

〔他们退场。观众看得见他们越走越远,走向广场深处。堂·阿尔方斯和吕斯蒂格洛从暗处出来。

吕斯蒂格洛　(拔出剑来)好了,大人,还等什么?他们只有两个人。您去干掉您的对头,另外一个我来对付。

堂·阿尔方斯　不用了，吕斯蒂格洛。他们要去纳格罗妮公主府赴宴。要是我的消息不错的话……（中断片刻，似乎在沉思冥想。然后哈哈大笑）老天在上，这样倒也更好，也更有趣。等着明天瞧吧。

〔两人回公爵府。

第三幕

醉生梦死

〔纳格罗妮公主府的一个华丽的大厅。右边有一道独扇的大门。深处有一道又宽又大的双扉门。中央是一张用十六世纪的餐具布置得堂皇富丽的餐桌。一些黑人侍童穿着绣金的锦缎制服,围着餐桌走来走去。

〔幕启时,餐桌上有十四个人,杰波、玛菲奥、阿斯卡尼奥、奥洛费诺、阿波斯托洛、杰纳罗和居贝塔,还有七个浓妆艳抹、年轻貌美的女人。男宾们大吃大喝,和他们身旁的女宾放声大笑,只有杰纳罗显得若有所思,一言不发。

第一场

〔杰波,玛菲奥,阿斯卡尼奥,奥洛费诺,堂·阿波斯托洛,居贝塔,杰纳罗,七个女人,一些侍童。

奥洛费诺　(手里拿着酒杯)塞雷斯的好酒万岁!丰特拉的塞雷斯真是天堂里的城市。

玛菲奥　(手里拿着酒杯)我们喝的好酒,杰波,比你讲的故事好多了。

阿斯卡尼奥　杰波有这个毛病,一喝了酒就要讲故事。

堂·阿波斯托洛　上一次是在威尼斯，在尊贵的巴巴里戈总督府；今天是在费拉拉，在神圣的纳格罗妮公主府。

杰波　上一次是一个阴森可怕的故事，今天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故事。

玛菲奥　这能算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故事吗？杰波！堂·西利塞奥，一个三十岁的英俊骑士，在赌博场中输光了家产，和一个非常有钱的卡皮妮娅侯爵夫人结了婚，但是夫人算起来已经度过四十八个春秋了。酒神在上！你居然说这个故事令人愉快！

居贝塔　这个故事真倒胃口，但也很平常。一个破落户娶了个年老色衰的女人。这不是天天都看得到的事吗！

〔他又大吃起来。在大家狂吃滥饮的时候，不时有几个男宾离开酒席桌子，走到舞台前部来聊天。

纳格罗妮公主　（指着杰纳罗问玛菲奥）欧西尼伯爵先生，你同来的那个朋友怎么看起来忧心忡忡呀！

玛菲奥　他总是这样的，夫人。请你原谅，他还没有得到你的邀请，我就把他带来了。他是我情同手足的战友。在围攻里米尼的时候，他救过我的命。在攻打维琴察大桥时，我身上挨了一剑，但那一剑本来是砍他的。因此，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就在一起生活。一个波希米亚人还预言我们会同年同月同日死呢。

纳格罗妮公主　（笑）他有没有说是同一个早上，还是同一个晚上？

玛菲奥　他预言说是同一个早上。

纳格罗妮公主　（笑得更厉害）你那个波希米亚人自己也不知道他胡说了些什么。这样说来，你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啰。

玛菲奥　一个好汉多么喜欢另外一个好汉，我也就那么喜欢他。

纳格罗妮公主　那好！只要你们两人相依为命，那就真是幸福！

玛菲奥　友情并不能填满一颗空虚的心，夫人。

纳格罗妮公主　我的上帝！那要什么才能填满一颗心呢？

玛菲奥　爱情。

纳格罗妮公主　你的爱情一直是挂在嘴上。

玛菲奥　你的爱情却在眼里。

纳格罗妮公主　你真与众不同！

玛菲奥　你真美丽！

〔抱住她的腰。

纳格罗妮公主　欧西尼伯爵先生，放开我！

玛菲奥　让我吻一吻你的手好吗？

纳格罗妮公主　不行！

〔避开他。

居贝塔　（走近玛菲奥）你和公主的事进行得很顺利呀。

玛菲奥　她总是对我说"不行"。

居贝塔　在一个女人的嘴里，"不行"就是"行"的哥哥。

杰波　（忽然向玛菲奥）你看纳格罗妮公主怎么样？

玛菲奥　可爱极了。说老实话，她开始使得我的心痒痒的。

杰波　她的晚宴呢？

玛菲奥　十全十美的酒席。

杰波　公主是个寡妇。

玛菲奥　从她快活的样子，可以看得出来。

杰波　我希望你不再怀疑她的晚宴了吧？

玛菲奥　我怀疑她！那怎么会！我过去太傻了。

杰波　（向居贝塔）贝韦拉纳先生，你不会相信玛菲奥起先不敢来公主府赴宴吧？

居贝塔　不敢？为什么？

杰波　因为纳格罗妮公主府就在波基亚公爵府旁边。

居贝塔　让波基亚家见鬼去！我们喝酒吧！

杰波　（低声向玛菲奥）我喜欢这个贝韦拉纳，因为他不喜欢波基亚一家。

玛菲奥　（低声）的确，他从来不放过一个机会骂两声波基亚见鬼的，他的骂法也自成一体。不过，我亲爱的杰波……

杰波　怎么样？

玛菲奥　从晚宴一开始，我就留神观察这个所谓的西班牙人。他还一直没喝过一滴酒呢。

杰波　你又疑心生暗鬼了，我的好朋友玛菲奥。你一直喝酒不也怪单调的吗？

玛菲奥　也许你说得对。我太傻了。

居贝塔　（回转身来，从头到脚打量玛菲奥）你知道吗？玛菲奥先生，你的身体这样好，简直可以活到九十岁，你很像我的一个祖父，他就活到了这个年纪，他的名字跟我的名字一样，也叫吉尔·巴西利奥·费南·伊雷内奥·费力浦·弗拉斯科·弗拉斯基托，贝韦拉纳伯爵。

杰波　（低声，向玛菲奥）我希望你不再怀疑他西班牙人的身分了。他和每个西班牙人一样，至少有二十个教名。你这样啰啰唆唆地念的是什么经？贝韦拉纳先生！

居贝塔　唉！我们的父母在我们受洗礼时给我们取的教名，比我们结婚时得到的金币还多呢。他们那边在笑什么？（旁白）要找一个借口把这些娘儿们打发走才好。怎么办呢？

〔转身在酒席桌前坐下。

奥洛费诺　（喝酒）赫丘利在上！诸位先生！我从来没有吃过比今晚更美味的晚宴。诸位女士，尝尝这种酒吧。它比拉克里玛酒还更温和，却比塞浦路斯酒还更厉害。这是锡腊库扎酒，诸位大人！

居贝塔　(边吃边说)看来奥洛费诺是喝醉了。

奥洛费诺　诸位女士,我要给你们念几句我刚写的诗。我不自量力,要做一个不胜任的诗人,来庆贺这样丰盛的晚宴。

居贝塔　我呢,我也不自量力,要做一个没有钱的富翁,好把财产分给我的朋友。

奥洛费诺　歌颂美人,歌颂酒席,世上没有比这更甜蜜的事了。

居贝塔　拥抱美人,大吃酒席,岂不是更好吗?

奥洛费诺　是的,我要做个诗人。我要飞到九霄云外。我要长两个翅膀……

居贝塔　我盘子里的野鸡翅膀吧。

奥洛费诺　不过,我还是要给你们念我的十四行诗。

居贝塔　魔鬼在上,奥洛费诺·维特洛佐侯爵先生,请你不必费神给我们念你的十四行诗了。还是让我们喝酒吧!

奥洛费诺　你叫我不必给你们念我的十四行诗?

居贝塔　就像我叫狗不要咬我,叫教皇不必给我祝福,叫过路的人不要扔石头打我一样。

奥洛费诺　上帝的三头六臂呀!我看,西班牙的小先生,你是在侮辱我!

居贝塔　像你这样的意大利巨人,我怎么敢侮辱你?我只是不想听你的十四行诗而已。我的喉咙喝塞浦路斯酒还没有过瘾,我的耳朵哪有兴致听你念诗?

奥洛费诺　你的耳朵吗?卡斯蒂利亚的破烂货,我要把你的耳朵钉在脚下!

居贝塔　你真是个胡说八道的无赖!去你的吧!谁见过你这样的笨蛋?分明喝的是锡腊库扎酒,却好像给啤酒灌醉了!

奥洛费诺　天诛地灭的东西,你看我会不会把你劈成四块!

居贝塔　(正在切开一只野鸡)我不会把你切成四块的。我还从

来没有宰过像你这样大的野鸡。女士们，你们要不要尝尝这只野鸡呀？

奥洛费诺 （扑过去抓刀子）该死的东西！我来给你开膛破肚，哪怕你是比帝王更高的贵族也跑不了！

女士们 （离席站了起来）天呀！他们要打起来了！

男宾们 克制点，奥洛费诺！

〔奥洛费诺正要扑向居贝塔，他的伙伴们夺下了他的刀子，这时，女士们从侧门走了。

奥洛费诺 （挣扎）上帝的圣体呀！

居贝塔 什么上帝的圣体，还有三头六臂，你倒真会拿上帝来押韵，我亲爱的诗人，可惜你把女士们都吓跑了。你这个十足的大笨蛋！

杰波 当真。该死！女士们到哪里去了？

玛非奥 她们害怕了。男人动刀，女人就跑。

阿斯卡尼奥 呸！她们就会回来的。

奥洛费诺 （威胁居贝塔）我明天再和你算账，贝韦拉纳的小魔鬼！

居贝塔 明天，好的，随你的便！

〔奥洛费诺愤愤不平，摇摇晃晃地又要坐下来。居贝塔哈哈大笑。

这个笨蛋！--把刀插在十四行诗里，把费拉拉最漂亮的女人都打得落荒而逃！为了几句诗大发脾气！我还以为他真长了翅膀呢。那就不成其为人，成了一头笨鹅了。那就应该择木而栖，睡起觉来也该是金鸡独立式的呀，这个奥洛费诺！

杰波 得了，得了，不要闹了，两位先生。你们明天早上再去拼个你死我活吧。朱庇特大神在上，决斗也起码要像个贵族，要用宝剑，不能用菜刀呀。

阿斯卡尼奥　你说对了，的确，我们的宝剑呢？

堂·阿波斯托洛　你忘记了，我们进来的时候，就把剑放在前厅里了。

居贝塔　女主人想得真周到，要不然，我们在女士们面前打了起来，岂不要使佛兰德人面红耳赤！他们连嚼嚼烟草都会醉倒的呵！

杰纳罗　想得的确周到！

玛菲奥　天啦，我的杰纳罗兄弟！自从晚宴开始以来，这是你说的第一句话，而你一滴酒也没有喝！你是不是在想吕克莱丝·波基亚？杰纳罗！你一定和她有私情！不要否认了吧。

杰纳罗　倒酒给我喝吧，玛菲奥！在酒席桌上，就像在炮火中一样，我都不会抛弃我的朋友。

一个黑人侍童　（手里拿着两瓶酒）诸位大人，要塞浦路斯酒还是锡腊库扎酒？

玛菲奥　锡腊库扎酒。这是最好的酒。

〔黑人侍童把酒杯都倒满。

杰波　该死的奥洛费诺！这些女人难道都不回来了？（他先后走到两个门边）两扇门都从外面锁上了，诸位先生！

玛菲奥　难道现在轮到你害怕了？杰波！一定是她们怕我们追她们。道理非常简单。

居贝塔　喝酒吧，诸位大人。

〔他们碰杯。

玛菲奥　祝你健康，杰纳罗！但愿你早日找到你的母亲！

杰纳罗　希望天从人愿！

〔大家喝酒，只有居贝塔把酒洒向肩膀后面。

玛菲奥　（低声，向杰波）杰波，这一下可给我看到了。

杰波　（低声）看到什么？

玛菲奥　西班牙人没有喝酒。

杰波　那又怎样？

玛菲奥　他把酒洒到肩膀后面去了。

杰波　他喝醉了，你也醉了。

玛菲奥　这也可能。

居贝塔　唱支歌助兴吧，诸位先生！我来给你们唱一支饮酒歌，比奥洛费诺侯爵的十四行诗要好多了。我敢用我父亲腐旧的脑袋瓜来担保，这支歌不是我作的，因为我既不是诗人，也没有这种雅兴，说一句话还要押两个韵。我的歌是献给天堂的守门人圣彼得先生的，主题思想很妙，说是上帝的天堂属于好酒贪饮的人。

杰波　（低声，向玛菲奥）他不止是喝醉了，而且是烂醉了。

众人　（除杰纳罗外）唱歌吧！唱歌吧！

居贝塔　（唱）

圣彼得，打开门，
把酒徒放进城，
让他们放开声
唱支歌：多米诺！

众人　（除杰纳罗外，齐声合唱）光荣归于上帝！①

居贝塔

酒徒们真快活，
肚皮大，会唱歌。
上天堂，走不动，
不像人，像酒桶。

众人　（齐声合唱）光荣归于上帝！②

---

①② 原文是拉丁文。

〔众人碰杯大笑。忽然听见远处有凄惨的歌声。

外面歌声　赫赫圣名。惧怕上帝才是聪明。[1]

杰波　（笑得更厉害）听呀，诸位先生！酒神在上，我们唱的是饮酒歌，回声却是晚祷。

众人　听吧。

外面歌声　（更近一点）主不保佑的城，人也保卫不成。[2]

〔众人放声大笑。

杰波　真正是唱诗班。

玛菲奥　大约是参加仪式的队伍从这里走过吧。

杰纳罗　三更半夜！太晚一点了吧。

杰波　去他的吧！继续唱你的，贝韦拉纳先生。

外面歌声　（越来越近）他们有眼，但看不见。他们有鼻，但闻不着。他们有耳，但听不到。[3]

〔众人笑得更加厉害。

杰波　这些修道士怎么怪声怪气的！

玛菲奥　瞧，杰纳罗。这里的灯都灭了。我们忽然一下就进入了黑暗世界。

〔灯光的确暗淡，仿佛油尽灯残一样。

杰纳罗　我觉得歌声越来越近了。

杰波　现在，队伍好像就在窗子外面。

玛菲奥　这是给死人做祈祷的安魂曲吧。

阿斯卡尼奥　这可能是一个葬礼。

杰波　为这个死者的健康干杯吧。

居贝塔　你怎么知道不是好几个死者呢？

杰波　那好！为所有死者的健康干杯！

---

①②③　原文是拉丁文。

阿波斯托洛 （向居贝塔）**好极了！现在，我们也来继续向圣彼得祈祷吧。**

居贝塔 说话要客气点。我们该说"圣彼德先生，天堂专利的守门人，无上光荣的掌门官。"（唱）

圣徒脸红耳肥，
一定也是酒鬼，
他们没有工作，
只是喝酒唱歌！

众人 （唱）

只是喝酒唱歌！

居贝塔 （唱）

海水一片汪洋，
淹没你的家乡，
假如海水是酒，
变鱼再好没有！

众人 （碰杯，大笑）

变鱼再好没有！

〔深处的大门悄悄地打开。看得见门外是个大厅，墙上挂着黑色帷幔，厅里点了几支蜡烛，后部有个巨大的银质十字架。白衣苦修士和黑衣苦修士的行列像一字长蛇阵似的从大门走了进来，他们的风帽遮住了脸，只从两个窟窿中露出眼睛，打头的人捧着十字架，每人手里拿着火把，阴森可怕地高声唱道"我在无底的深渊里向您求救，主呵！"[1] 然后他们静静地分列在大厅两旁，一动不动地好像石像，把年轻的贵族们看呆了。

---

① 原文是拉丁文。

玛菲奥　这是什么意思？

杰波　（拼命要笑）这是在开玩笑。我敢打赌，我愿意输一匹马，只要你们愿意赌一头猪；我愿意用我利韦雷托家族的名义和波基亚家族打赌，这是我们可爱的伯爵夫人们化妆成这个模样来考验我们的，只要我们随便揭开一个风帽，就会发现一个漂亮女人鲜花一般的调皮的脸。不信你们就看。

〔他笑着掀起一顶风帽，一看到一个苦修士惨白的脸，吓得目瞪口呆。苦修士还是一动不动，手里拿着火把，眼睛不敢抬起。杰波放下风帽，倒退了几步。

这倒怪了！

玛菲奥　我不知道怎么会感到毛骨悚然了。

苦修士们　（用响亮的声音唱）他砸烂了许多头颅！[①]

杰波　我们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圈套！我们的剑呢！我们的剑呢！啊！诸位先生，我们现在是在魔鬼家里了。

第　二　场

〔人物同上，堂娜·吕克莱丝。

堂娜·吕克莱丝　（身穿黑衣，忽然出现在门口）你们到我家里来了！

众人

〔杰纳罗除外，他在舞台的一角冷眼旁观，堂娜·吕克莱丝没看见他。

吕克莱丝·波基亚！

堂娜·吕克莱丝　几天以来，你们在座的几位，说起我的名字都

---

① 原文是拉丁文。

是得意扬扬。今天，你们说到我的名字可要吓破了胆。是的，你们可以魂不附体似的瞪着眼瞧我。是我，没错，诸位先生。我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你们大家都中毒了，诸位大人，你们没有一个人还能活一个小时。不要动。隔壁大厅里全是长矛武士。现在轮到我了，轮到我来高声说话，把你们的头踩在脚下了！杰波·利韦莱托，我叫人在梵蒂冈地窖里刺死了你的叔叔维特利，现在，你们快要会面了！阿斯卡尼奥·佩特吕齐，我杀死了你的堂兄庞多尔福，夺走了他的城堡，现在，你也可以去找他了！奥洛费诺·维特洛佐，你知道我在一次宴会上毒死了你的叔叔雅戈·达皮亚尼，他现在正在等你呢！玛菲奥·欧西尼，你的哥哥格拉维纳公爵睡觉的时候给我的打手掐死了，现在，你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和他议论我的是非吧！阿波斯托洛·加泽拉，我把你的父亲弗朗西斯科·加泽拉送上了断头台，还杀死了你的表兄阿尔方斯·德·阿拉贡；现在，你找他们去吧！我用灵魂担保！你们在威尼斯开舞会招待了我，现在，我也在费拉拉设晚宴招待了你们。礼尚往来嘛！诸位大人！

杰波　这一下倒是猛醒了，玛菲奥！

玛菲奥　只好祈祷上帝了！

堂娜·吕克莱丝　啊！和我同度狂欢节的年轻朋友们！你们没有料到吧？老天在上，我这一下总算是报仇雪恨了。你们说怎么样，诸位先生？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谁真会报复？这一手玩得不坏吧，我看！咳？你们以为怎样？这是一个女人干的啊！（向苦修士们）诸位神甫，把这几位先生带到隔壁大厅里去，让他们忏悔吧，尽可能利用这点剩下不多的时间，来拯救还可能拯救的灵魂吧。诸位先生，你们中如果谁还有灵魂的话，应该考虑拯救灵魂了。你们放心。你们

的灵魂是在可靠的人手里。这些可敬的神甫都是圣西克斯特修道院入了会的苦修士，我们的圣父教皇特别准许我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让他们为人祈祷。我不但关心你们的灵魂，也关心你们的遗体。瞧。（向深处大门口的苦修士）诸位神甫，请你们站开点，好让这几位先生看看。

〔苦修士们站开，露出门口摆好的五口棺材，每口棺材上面蒙了一块黑布。

数目刚好。不多不少，正是五口。啊！年轻人！你们使一个不幸的女人心碎肠断，你们以为她不会报复吗！这是你的棺材，杰波。玛菲奥，这是你的。奥洛费诺，阿波斯托洛，阿斯卡尼奥，这是你们的棺材！

杰纳罗

〔向前走了一步，她这才看见他。

还要一口棺材，夫人！

堂娜·吕克莱丝　天啦！杰纳罗！

杰纳罗　不错！是我。

堂娜·吕克莱丝　大家一齐给我出去。别人不许留在这里。居贝塔，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外面听到里面出了什么事，都不准任何人进来！

居贝塔　我会遵命照办。

〔苦修士的行列又出去了，把五个摇摇晃晃、不知所措的年轻贵族也夹在队伍中间带了出去。

第　三　场

〔杰纳罗，堂娜·吕克莱丝。

〔屋内油尽灯残，房门紧闭。只剩下堂娜·吕克莱丝和

杰纳罗两人，他们互相瞧了几眼，默默无言，仿佛不知从何说起似的。

堂娜·吕克莱丝 （自言自语）是杰纳罗！

苦修士的歌声 （在外）如果主不建筑，人也不能盖屋。

堂娜·吕克莱丝 又是你，杰纳罗！我每次打击一下，总是要打着你！天上的主呀！这件事怎么又有你的份哪？

杰纳罗 我早就怀疑这一切。

堂娜·吕克莱丝 你又一次中毒了。这回你要死了！

杰纳罗 要是我想死的话。不过我有解药。

堂娜·吕克莱丝 啊！不错！谢天谢地！

杰纳罗 我要问你一句话，夫人。你是干这一行的老手了。这瓶子里的解药够不够救活你的修士刚带走的那些人？

堂娜·吕克莱丝 （看看药瓶）就勉强够你一个人用，杰纳罗！

杰纳罗 你不能马上再拿一些来吗？

堂娜·吕克莱丝 我所有的解药都给你了。

杰纳罗 那好。

堂娜·吕克莱丝 你要干什么，杰纳罗？赶快喝吧。这种要命的事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喝解药总不会嫌太早。喝吧，看在老天分上！我的上帝！你怎么这样满不在乎！保全你的生命安全要紧。然后，我再教你从一个暗门走出公主府。一切都还来得及补救。现在是夜里。我立刻要人备好马。明天一早，你就远远离开费拉拉了。是不是这里发生的事吓坏了你？赶快喝吧，喝了就走。活命要紧！救命要紧！

杰纳罗 （在餐桌上拿了一把刀）救我就是为了要你死，夫人！

堂娜·吕克莱丝 怎么！你说什么？

杰纳罗 我说，你刚才阴险毒辣地毒死了五个好人，他们都是我

的朋友，我最要好的朋友，老天在上！在他们当中，玛菲奥·欧西尼是我情同手足的战友，他在维琴察救过我的命，我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共当的生死之交。我说，你干了卑鄙无耻的勾当，我要为玛菲奥和朋友们报仇，我要你死！

堂娜·吕克莱丝　天神地祇呀！

杰纳罗　赶快祈祷吧，祈祷要短点，夫人。我已经中了毒。没有时间等你了。

堂娜·吕克莱丝　呸！这不可能。啊！杰纳罗要杀我，这可能吗？

杰纳罗　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夫人，我向上帝保证，我若是你的话，我就两手合十，双膝跪下，默默地祷告了。得，这里有张椅子，做祷告用得着。

堂娜·吕克莱丝　不。我对你说，这不可能。不，多少可怕的想法闪过我的心头，但是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哎！哎！你举起刀来干什么！等一等！杰纳罗！我有话对你说！

杰纳罗　快说。

堂娜·吕克莱丝　把刀放下，疯子！把刀放下，我对你说！假如你知道……杰纳罗！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我是谁？你还不知道我和你多么亲。要我对他全说吗？我们的血管里流的是一家人的血液呵，杰纳罗！你的父亲是约翰·波基亚·冈迪亚的公爵！

杰纳罗　他是你的哥哥！啊！你是我的姑母！啊！夫人！

堂娜·吕克莱丝　（旁白）他的姑母！

杰纳罗　啊！我是你的侄子！啊！我可怜的母亲，不幸的冈迪亚公爵夫人，就是你们这些波基亚害得她好苦的！吕克莱丝夫人，我母亲在她的信里对我谈到过你。你也是一个灭绝人性的亲戚，她一提起你们就惊慌万状，因为你们杀死了我父亲，也使我母亲的一生浸透了斑斑的血泪。现在，我还

要为我的父亲报仇，还要把我的母亲救出来！啊！你是我的姑母！我也是一个波基亚家的人！呵！这真要使我发疯了！你听我说，堂娜·吕克莱丝·波基亚，你活的时间太长，你伤天害理的勾当干得太多，并且自己也觉得罪大恶极，令人厌恶。当然，你已经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那好，你的生命也该结束了。在我们这样的家族，罪恶就像姓氏一样，总是世代相传的，这种厄运总要家族内部自相残杀才能结束，只有这最后一个罪恶才能清洗以前的罪恶。一个名门大家的子弟砍断了贵族世系的腐朽分枝，那是没有罪的。西班牙人米达拉杀死了他的叔父罗德里格·德·拉腊，他叔父的罪恶还远远赶不上你的，但是这个侄子却受到了普遍的赞扬，你听明白了没有，我的姑母？好啦！已经说得够多的了！让你的灵魂向上帝祈祷吧，要是你还相信上帝，要是你还有灵魂的话。

堂娜·吕克莱丝　杰纳罗！爱惜你自己吧！你还没有玷污你的双手。不要再犯这种罪了！

杰纳罗　犯罪！呵！我都头昏脑胀了！难道这也是犯罪吗？那好！等到我犯罪的时候！当然，我也是一个波基亚！跪下，我对你说！我的姑母！跪下！

堂娜·吕克莱丝　你真是这样想的吗，我的杰纳罗？你就是这样报答我对你的爱？

杰纳罗　你的爱！……

堂娜·吕克莱丝　这不可能。我要救你，免得你作孽。我要叫人来。我要叫喊了。

杰纳罗　我不准你开这扇门。不准你向前走一步。你要叫喊就叫喊吧，叫喊救不了你的命。你刚才不是亲自下了命令，不管外面听见里面出了什么事，都不许任何人进来吗？

堂娜·吕克莱丝　你干的事太卑鄙了，杰纳罗！杀死一个女人，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呵！你的灵魂应该高尚一点！你先听我说，然后再杀死我也不迟，我并不一定要活下去，不过我一定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看见你到现在一直这样对待我，我心里很焦急。你还年轻，孩子，年轻人总是过分苛求的。呵！如果我要死的话，我也不愿死在你的手里。你看，我怎么可能死在你的手里呢？你自己也不知道那是多么可怕。再说，杰纳罗，我死的时辰还没有到呢。的确，我做了许多坏事，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坏人；正因为我是个罪大恶极的坏人，才更需要时间来低头认罪，来悔过自新呀！没有时间怎么行呢？你明白吗，杰纳罗？

杰纳罗　你是我的姑母，是我父亲的妹妹。你们把我的母亲怎么样了，吕克莱丝·波基亚夫人？

堂娜·吕克莱丝　等一等！等一等！天呀，我不能够什么都告诉你。再说，假如我全说了的话，那也许会使你更加恨我，更加瞧我不起的！再听我说一会。呵！我非常希望在你跟前悔罪！你会饶我命的，是不是？那好！你要不要我去戴上面纱？要不要我去修道院里修行？说呀！你看，假如有人对你说这个不幸的女人削发修行，睡在灰堆里，自己用手掘坟墓，日夜祈祷上帝，并不是为了她自己，虽然她自己需要悔罪，而是为了你，虽然你并没有罪过；这个女人，她做了这些事，只是为了有朝一日，你会慈悲地看她一眼，只是为了你会对她心灵的创伤，洒下一滴同情的眼泪，只是为了你不再像刚才那样，用比最后的审判还更严酷的声音对她说："你是吕克莱丝·波基亚！"假如有人对你这样说，杰纳罗，难道你还狠得下心来拒绝她吗？呵！饶了我吧！不要杀我，我的杰纳罗！让我们两人都活下去吧，我好赎罪，你好恕罪

呵！怜悯我吧！一个不幸的女人只要求一点怜悯，如果你不宽恕她，那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怜悯我吧！饶恕我吧！再说，你看，我的杰纳罗，我这也是为你着想，你现在这样做实在是太卑鄙了，那真是杀人害命，罪大恶极呵！一个男子汉要杀一个女人！那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呢！呵！你不会的！你不会的！

杰纳罗　（动摇）夫人……

堂娜·吕克莱丝　呵！我看得出，我得到宽恕了！从你的眼里可以看得出来。呵！让我在你脚下哭一场吧！

一个声音　（在外面）杰纳罗！

杰纳罗　谁在喊我？

声音　我的好兄弟杰纳罗！

杰纳罗　是玛菲奥！

声音　杰纳罗！我要死了！替我报仇！

杰纳罗　（举起刀来）好。我什么话也不再听了。你听见没有？夫人，你要死了！

堂娜·吕克莱丝　（挣扎着拉住他的胳膊）饶命吧！饶命吧！再说一句话！

杰纳罗　不行！

堂娜·吕克莱丝　饶恕我！听我说！

杰纳罗　不行！

堂娜·吕克莱丝　看在老天面上！

杰纳罗　不行！

〔砍她。

堂娜·吕克莱丝　啊！……你杀了我！杰纳罗！我是你的母亲！

——剧　终

玛丽·都铎

(1833)

剧 中 人 物

玛丽，女王

珍妮

吉伯特

法比亚诺·法比亚尼

西蒙·雷纳

约书亚·法纳比

一个犹太人

克林顿勋爵

契安多斯勋爵

蒙塔古勋爵

埃尼亚·达韦顿副总管

加丁纳勋爵

一个狱卒

贵族，侍从，卫士，刽子手等

伦敦，一五五三年。

第　一　天

老　百　姓

〔泰晤士河畔。偏僻的沙岸。坍塌了的岸边护墙使观众看不见河水。右边是一所破旧的房屋。屋角上有一尊圣母马利亚的小雕像,雕像脚下的铁架子上,有一堆废麻正在燃烧。背景是泰晤士河彼岸的伦敦城。看得清两座高大的建筑,一座是伦敦塔,另一座是威斯敏斯特大厦。天开始暗下来了。

第　一　场

〔沙岸上的人三五成群,其中有西蒙·雷纳、约翰·布里吉(契安多斯勋爵)、罗伯特·克林顿(克林顿勋爵)、安东尼·布朗(蒙塔古勋爵)。

契安多斯勋爵　你说得对,阁下。这个该死的意大利人一定是用妖法把女王迷住了。她简直少不了他。没有他,她就活不下去;没有他,她就闷闷不乐;对他,她简直是言听计从。只要她一天没有看见他,她的眼睛就会显得没精打采,就像她从前爱上了波拉斯红衣主教的时候那样,你知道吗?

西蒙·雷纳　她的确是一往情深,因此也就妒忌心重了。

契安多斯勋爵　是那个意大利人把她迷住了！

蒙塔古勋爵　的确，据说他那个国家的人会制造媚药。

克林顿勋爵　西班牙人特别会配毒药，叫人送命；意大利人特别会配媚药，叫人钟情。

契安多斯勋爵　这样说来，法比亚尼既是西班牙人，又是意大利人。因为女王害了相思又得了病。她一定是既喝了他的媚药，又喝了他的毒药。

蒙塔古勋爵　啊，说正经话，他到底是西班牙人还是意大利人？

契安多斯勋爵　看来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在意大利的卡皮塔纳特出生，而在西班牙长大的。他自己说和西班牙一个名门大族是亲戚。克林顿勋爵对他的底细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的了。

克林顿勋爵　这是一个四海为家的流浪汉。他既不是西班牙人，也不是意大利人，更不是英格兰人，谢天谢地！这种人不属于哪一个国家，因此，他们一旦得势，对哪个国家也是没有好处的！

蒙塔古勋爵　你刚才不是说女王得了病吗，契安多斯？但她还是一样和她的宠臣过着欢天喜地的生活呢。

克林顿勋爵　欢天喜地的生活！欢天喜地的生活！女王在笑，老百姓却在哭。那个宠臣狼吞虎咽，喝金吃银，这个家伙！女王把塔尔伯特勋爵的财产，把伟大的塔尔伯特勋爵的财产赏给了他！女王把他封为克兰布拉西尔伯爵，并且还是迪纳斯蒙迪男爵，这个法比亚诺·法比亚尼自称是佩纳韦尔的西班牙名门望族，他是在撒谎！他成了英国的贵族，像你一样，蒙塔古，像你一样，契安多斯，像斯坦莱一样，像诺福克一样，像我一样，像国王一样！他得了嘉德勋章，像葡萄牙王子一样，像丹麦国王一样，像诺森伯兰第七代伯爵托马斯·佩尔西一样，他觊觎王位！这个睡在床上统治我们的暴

君是多么专横霸道呵！对英格兰人的压迫从来没有这么沉重。我还算是上了年纪、见过压迫的人呢！在蒂伯恩新竖起了七十个绞刑架；焚尸的柴堆一直发出熊熊的火光，从来没有变成奄奄一息的灰烬；刽子手的斧头每天早上都磨得闪闪发光，一到晚上就都砍出缺口来了。每天都要砍掉几个贵族的头。前天是布朗蒂尔，昨天是诺思卡里，今天是萨斯雷波，明天是梯尔科奈尔。下个星期可能轮到你，契安多斯，下个月就可能轮到我了。诸位大人！诸位大人！一个来历不明、不是土生土长的外乡人，只要他一高兴，都可以叫英格兰的男子汉大丈夫人头落地，这是多么可耻，多么不成体统呵！想到一个那不勒斯来的宠臣，居然可以从女王的床底下，随便拖出多少块砍头的砧板来，简直叫人望而生畏，难以忍受！你说，他们两个还在过着欢天喜地的生活。老天在上！这真是不要脸！啊！他们门口的刽子手使多少人成了孤儿寡妇，而他们却在谈情说爱，过着欢天喜地的生活！呵！他们的意大利吉他用银铛的锁链声伴奏，不嫌太嘈杂了吗！女王娘娘！你把歌手从阿维尼翁的教堂招来，天天在宫中寻欢作乐，搭台演戏。看在老天面上，娘娘，请你不要那样快活，好让我们不要这样痛苦吧。这里少要几个戏子，那里少要几个刽子手。在威斯敏斯特少搭几个戏台，也在蒂伯恩少搭几个绞架吧！

蒙塔古勋爵　说话要小心。我们都是王室的忠仆，克林顿大人。不要说女王，只要说那个法比亚尼。

西蒙·雷纳　（把手放在克林顿勋爵肩头）要忍耐！

克林顿勋爵　忍耐！你说起来当然容易，西蒙·雷纳先生。你是弗朗什－孔泰地区阿蒙的大法官，日耳曼皇帝驻伦敦的特派大臣。你在这里代表的是西班牙王子，女王的未婚夫。

你的人身安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宠臣拿你也无可奈何。但是我们却是另外一回事了。你知道吗？法比亚尼对你说来，只是女王的情人；对我们说来，却是一个屠夫。

〔天完全黑了。

西蒙·雷纳　我对这个人的厌恶并不在你们之下。你们只担心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却要担心我的信誉声望。这比生命还更重要。不过我不说话，我只行动。我不像你那样怒气冲冲，大人，但是我的仇恨更深。我要消灭这个宠臣。

蒙塔古勋爵　呵！怎么能消灭他？我整天都在想呢。

西蒙·雷纳　女王的宠臣并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得宠或失宠的，而是在夜里。

契安多斯勋爵　夜里一定非常黑暗，非常可怕！

西蒙·雷纳　我却觉得夜里非常美丽，因为我能做我想做的事。

契安多斯勋爵　你想怎么做呢？

西蒙·雷纳　你们看。契安多斯大人，一个女人统治天下，总是朝令夕改的。那时，政治就不再是估计得出的事，而是碰运气的事了。什么事也预料不到。今天并不会顺理成章地带来明天。搞政治不再像是下棋，而是像赌博了。

克林顿勋爵　你说得非常对，不过言归正传，大法官先生，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干掉这个宠臣呢？时间已太紧急，明天就要砍梯尔科奈尔的头了。

西蒙·雷纳　如果我今夜能够找到一个我需要的人，明天晚上梯尔科奈尔就可以和你同进晚餐了。

克林顿勋爵　你说什么？法比亚尼怎么会答应？

西蒙·雷纳　你的眼力好吗，大人？

克林顿勋爵　还好，虽然我上了年纪，天也黑了。

西蒙·雷纳　你看得见河那边的伦敦城吗？

克林顿勋爵　看得见的，那还消说？

西蒙·雷纳　仔细看看。一个宠臣得宠的时候在威斯敏斯特，失宠的时候就在伦敦塔里了。

克林顿勋爵　这怎么讲？

西蒙·雷纳　要是天从人愿的话，在我们现在说话的时候，有一个人还在那边（指威斯敏斯特大厦），但是到了明天这个时候，就会到这边来了（指伦敦塔监狱）。

克林顿勋爵　但愿上帝保佑，天从人愿！

蒙塔古勋爵　老百姓也和我们一样恨他。他一倒台，伦敦可要一片欢腾了！

契安多斯勋爵　我们的命运都在你手里了，大法官先生。我们听候你的吩咐。现在该做什么？

西蒙·雷纳　（指着河边的那所房屋）你们大家都看见这所房子。这是雕刻匠吉伯特的家。你们带你们的人散开吧，但是不要走得太远，总要看得见这所房子。尤其是不要背着我擅自行动。

契安多斯勋爵　这就说定了。

〔大家四散。

西蒙·雷纳　（只剩下一人）我所需要的人可不容易找到呀。

〔下。

〔珍妮和吉伯特胳膊挽着胳膊，朝着房屋走来。约书亚·法纳比披着斗篷，陪着他们。

第　二　场

〔珍妮，吉伯特，约书亚·法纳比。

约书亚　我就在这里向你们告别，我的好朋友。天黑了，我得回

去看守伦敦塔的牢房。啊！可惜我不能像你们那样自由自在！你们看！一个看守监牢的人，也跟一个坐牢的人差不多。再见，珍妮。再见，吉伯特。天呀！我的朋友们，看见你们幸福，我是多么高兴！啊，吉伯特，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吉伯特　还有一个礼拜；是不是，珍妮？

约书亚　的确，后天是圣诞节，是大家送礼贺喜的日子。不过，你们也用不着我来祝贺了。祝贺也不可能使一个未婚妻有这样美丽，使一个未婚夫有这样多情！你们真是幸福！

吉伯特　好约书亚！难道你不幸福？

约书亚　不算幸福，也不算不幸。我已经无所求了。你看吉伯特，（解开斗篷，露出腰间挂着的一串钥匙）这一串牢房的钥匙不断地在腰间发出响声，它还会说话，会和你谈各式各样的哲学思想呢。我年轻的时候也跟别人一样，可以整整一天谈情说爱，整整一月雄心勃勃，整整一年糊里糊涂。那还是亨利八世在位的时代。这个亨利八世真是个希奇古怪的国王！他一年换一个老婆，就像女人一天换一件衣服一样。他抛弃了头一个老婆，把第二个老婆砍了头，把第三个老婆破了肚；第四个老婆呢，他大发慈悲，把她赶出宫门；但是第五个老婆又倒了霉，他又砍了她的头。我这不是在对你讲蓝胡子杀老婆的故事，美丽的珍妮，这是讲亨利八世的历史。那时候，我忙着打宗教战争，我为两边打仗。那是最稳当的办法。再说，问题也非常麻烦。你不拥护教皇，就得反对教皇。国王的人把拥护教皇的人吊死，又把反对教皇的人烧死。有些人漠不关心，他们既不拥护也不反对，所以他也就满不在乎地把你烧死或者吊死。谁能脱得了身呢？拥护的就吊死。反对的就烧死。既不拥护也不反对的人，不是烧死就是吊死。我现在能跟你们讲，但是那时我总觉得

自己也要烧焦了，有两三回，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从绞刑架下死里逃生的呢。那真是一个好时代，和现在这个时代差不多。是的，我就为这一切打过仗。要是我现在搞得清到底是为什么人，为什么事打过仗，我真情愿见鬼去。要是现在还有人跟我谈路德大师或者教皇保罗三世，我只好耸耸肩。你看，吉伯特，等到一个人头发花白了，再回过头去看看自己二十岁时为什么打仗，向什么女人求爱，那真是不堪回首。女人和往事都会显得又老又丑又蠢，老得掉了牙齿，丑得满脸皱纹，蠢得一塌糊涂。这就是我的身世。现在，我总算脱身了。我不再给国王当兵，也不再给教皇当兵，我当上了伦敦塔的狱卒。我不再为别人打仗，却把别人锁进牢房。我是监牢的看守，也看着自己老了；我一只脚在监狱里，另外一只脚却在坟墓中。不管哪个大臣或是宠臣，只要他在女王面前碰得粉身碎骨，总是我来收尸。这倒真有意思。再说，我还爱一个小孩子，我也爱你们两个，如果你们幸福，我也就幸福了！

吉伯特　这样说来，祝你幸福，约书亚！是不是，珍妮？

约书亚　可惜我没有办法使你更幸福，不过，珍妮已经可以使你幸福了。你爱她！我这一辈子恐怕也帮不了你什么忙。幸亏你不是什么达官贵人，用不着伦敦塔的看守帮忙。珍妮会报答你对她的恩情，同时也会替我报答你的。因为，她和我都受过你的大恩。珍妮本来是个可怜的被遗弃的婴儿；是你收养了她。我有一天也几乎在泰晤士河里淹死，是你救了我。

吉伯特　你老提这件事干什么，约书亚？

约书亚　这就是对你说，珍妮和我都应该爱你，我像一个哥哥，她呢……她可不能像个妹妹！

珍妮　不，应该像个妻子。我明白你的意思，约书亚。

〔她又陷入沉思。

吉伯特　（低声，向约书亚）你瞧瞧她，约书亚！难道她不是美丽可爱，配得上一个国王吗？你要知道！你简直想象不出我多么爱她！

约书亚　小心。不要过分。爱一个女人不能这样爱法。爱一个孩子还差不多！

吉伯特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约书亚　没什么。过一个礼拜我来参加你们的婚礼。到那时，我希望国家的事情都办完了，我可以有一点闲工夫。

吉伯特　什么？要把什么事情办完了？

约书亚　啊！你不用管这些闲事，吉伯特。你在恋爱。你是个老百姓。你在下面非常幸福，管他上层的钩心斗角干什么？不过，既然你问到我，那我可以告诉你，不消一个礼拜，说不定还不消二十四个小时，法比亚诺·法比亚尼在女王身边的位子，就会被人取代了。

吉伯特　法比亚诺·法比亚尼是什么人？

约书亚　他是女王的情人，一个非常出名而又非常可爱的宠臣，他讨厌谁，就可以砍谁的脑袋，比一个拉皮条的女人说句好话还要快得多。他是十年来伦敦塔的刽子手最好的主顾，因为你知道，刽子手只要砍掉一个大人物的头，就可以得到十块银币，有时还可以得到双倍赏金，如果这个大人物的头更值钱的话。有人非常希望这个法比亚尼垮台。的确，我在伦敦塔当差，只听见人家骂他，那些人的脾气都不太好，在一个月内早晚都得砍头，他们都是不满分子。

吉伯特　让狼去咬狼吧！女王和她的情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是不是，珍妮？

约书亚　呵！有些高贵的人要搞掉法比亚尼！要是他能脱身，就算走运。如果今夜出了什么事，我是不会大惊小怪的。我刚才还看到西蒙·雷纳老爷像梦游似的走来走去呢。

吉伯特　西蒙·雷纳老爷是什么人？

约书亚　怎么，你连他都不知道？他是皇帝在伦敦的左右手。女王要嫁给西班牙王子，而他是西班牙驻伦敦的特使。女王恨他，恨这个西蒙·雷纳，但是又怕他，而且拿他无可奈何。他已经搞掉了两三个宠臣。他生来就是宠臣的冤家对头。一有机会他就要清洗宫廷。这个人狡猾而心狠，出了什么事他都知道，搞起阴谋诡计来总要挖两三层地道的。至于帕吉特勋爵，你不是也问过我帕吉特勋爵是什么人吗？他是一个很灵活的贵族，亨利八世时代问过朝政，现在还是枢密会议的成员。他的根基这样雄厚，别的大臣在他面前都不敢吭声。只有加丁纳大法官讨厌他。这个加丁纳是个粗暴的人，但是出身很好。而帕吉特的家世却很微贱，只是个补鞋匠的儿子。他快被封为斯塔福德的帕吉特·德·博德泽特男爵了。

吉伯特　怎么！你讲起这些事来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一般，你这个约书亚！

约书亚　老天在上，天天听这些政治犯谈天，我都听熟了！

〔西蒙·雷纳出现在舞台后部。

你看，吉伯特，谁最了解这个时代的历史？是伦敦塔的看守。

西蒙·雷纳　（在舞台后部听见最后两句话）你说错了，师傅。是刽子手。

约书亚　（低声，向珍妮和吉伯特）我们让开一点。

〔西蒙·雷纳慢慢走远。等到西蒙·雷纳不见了。

这个人就是西蒙·雷纳老爷。

吉伯特　我讨厌那些围着我的房子转的人。

约书亚　见鬼！他来这里干什么？我得赶快回去。我想，他是找我有事。再见，吉伯特。再见，美丽的珍妮。我最初见到你的时候，你还不到这么高呢！

吉伯特　再见，约书亚。不过，告诉我，你斗篷里藏了什么东西？

约书亚　啊！我也有我的秘密。

吉伯特　什么秘密？

约书亚　呵！多情的人总是心无二用的！我刚才不是提醒过你，后天是过节送礼的日子吗？老爷们要秘密地搞掉法比亚尼，我呢，我也有我的秘密。王后也许要找一个新的宠臣。我呢，我要给我的孩子一个新的布囡囡（从斗篷里拿出一个布囡囡来），也是崭新的。我们来看看：他们两个谁先砸烂自己的玩偶。上帝保佑你们两个，我的朋友们！

吉伯特　再见，约书亚。

〔约书亚走远了。吉伯特拿起珍妮的手来，热情地吻它。

约书亚　（在舞台后部）呵！天公真会作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玩具：孩子有囡囡，男人有孩子，女人有男人，魔鬼有女人！

〔下。

第　三　场

〔吉伯特，珍妮。

吉伯特　我也不得不离开你了。再见，珍妮。好好睡一觉吧。

珍妮　你今晚不同我回去了，吉伯特？

吉伯特　我不能回去。你知道，我已经告诉过你，珍妮，今夜我要去铺子里干完一件活计。一个什么克兰布拉西尔勋爵要

我刻一把刀柄，我没有见过这个勋爵，他要我明天一早交货。

珍妮　那好，晚安，吉伯特。明天见。

吉伯特　不，珍妮，再等一会。啊！我的天！我是多么舍不得离开你呀，哪怕只是几个小时！的确，你真是我的生命，真是我的欢乐！然而，我却不得不去工作。我们是这样穷！我不愿意进屋里去，因为一进去就会留下来的；而我又不愿走，我是个多么脆弱的人呵！得了，我们就在门口这条长凳上坐几分钟吧。我觉得，假如我一走进屋里，尤其是一进了你的房间，那我就更舍不得走了。让我握住你的手吧。

〔他坐下来拉住她的双手，她却还是站着。

珍妮！你爱我吗？

珍妮　呵！你对我的大恩大德，吉伯特！我都知道，虽然你一直瞒着我。我很小的时候，几乎还在摇篮里的时候，就被父母遗弃了，是你收养了我。十六年来，你的双手为我工作，就像一个父亲一样；你的两眼照顾着我，就像一个母亲一样。要是没有你，我会怎么样呢，我的上帝！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给我的；我整个的一生，都是你抚养成人的。

吉伯特　珍妮！你爱我吗？

珍妮　你是多么尽心尽力呵，吉伯特！你日日夜夜为我操劳，你的眼睛熬夜都熬红了，你一直在拼死拼活地干。喏，今天你还要再熬一夜。而你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责备我的话，没有露出过一个严厉的脸色，没有发过一次脾气。你虽然这样穷！但对女人的打扮，却从来不吝惜，总是尽量满足我小小的要求。吉伯特，我一想起你来，就不禁热泪盈眶。你有时嘴里没有面包，但我头上却从来没有少过丝带。

吉伯特　珍妮！你爱我吗？

珍妮　吉伯特，我愿意吻你的脚。

吉伯特　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呵！你说的话都不能证明你爱我。而我需要的却只是这句话呵，珍妮！感激，总是感激！呵！我要把感激踏在脚下！我要的只是爱情。没有爱情，我宁愿死！珍妮，十六年来，你一直是我的女儿，现在，你要做我的妻子。我抚养过你，我要和你结婚了。再过一个礼拜，你知道，你答应过我的。你同意过的。你是我的未婚妻。呵！你答应我的时候，你是爱我的。呵！珍妮！曾经有一段时间，你记得吗？你一说爱我，就抬起头来，两眼望天。我希望你总是那样。几个月以来，我觉得你有点变了，尤其是最近三个礼拜，我有时因为工作缠身，夜里不能回家。呵！珍妮！我希望你爱我。我已经习惯于得到你的爱了。你，以前总是快快活活的，现在却面带愁容，心事重重；你虽不算冷淡，可怜的孩子，但你是在尽力做出不冷淡的样子；我感觉得到，当你说你爱我的时候，不像以前那样自然。你出了什么事？难道你不再爱我了？当然，我是一个好人，当然，我是个好工人；当然，当然，这些我都知道，不过，为了得到你的爱，我却情愿去做小偷，去做凶手！珍妮！要是你知道我多么爱你！

珍妮　我知道，吉伯特，我并且哭过。

吉伯特　高兴得哭吧！是不是？说你是高兴得哭了。呵！我需要这样去相信。世上只有这件事是重要的，爱情！我只有一颗穷人的心，但是我要我的珍妮爱我。你为什么老是说我为你做了些什么呢？只要说一声你爱我，珍妮，一切感激的话都可以不必说了。要是你愿意，我可以受苦，我可以犯罪。你看，珍妮，为了要你看我一眼，我可以不辞辛劳；为了要你微笑，我可以献出生命；为了要你吻我，我可以献出灵魂！

珍妮　你的心地真是高尚，吉伯特！

吉伯特　听我说，珍妮！你要笑我，就笑我吧，我已经疯了，我已经妒忌了！事情就是这样。不要生我的气。近来，我好像看见不少年轻的公子哥儿们在这里走来走去。你知道，珍妮，我已经三十四岁了！一个像我这样笨手笨脚、衣冠不整的穷工人，既不年轻，又不漂亮，却爱上了一个十七岁的美丽可爱的小姑娘，这是多么烦恼的事啊！因为你吸引着那些年轻漂亮、锦衣绣服的公子哥儿们，就像火光吸引飞蛾一样！啊！我真痛苦！我在心里都不敢对你胡思乱想，因为你是这样纯洁，这样正派，除了我以外，别人的嘴唇都没有碰过你的额头呢！不过，我有时发现你太喜欢看热闹，太喜欢看女王的车骑马队了，你不晓得这些漂亮的锦衣绣服下并没有多少人心，也没有多少灵魂呵！莫怪我这样说！我的上帝！为什么这么多年轻的公子哥儿们到这里来呢？为什么我不年轻漂亮，富贵双全呢？吉伯特，一个雕刻匠，这就是我。而他们却是什么契安多斯勋爵，杰拉德·菲茨杰拉德勋爵，阿伦德尔伯爵，诺福克公爵！呵！我多么恨他们！我这辈子就给他们雕镂剑柄，我真想把刀锋插进他们的肚子。

珍妮　吉伯特！……

吉伯特　对不起，珍妮。你看是不是这样，爱情使人变得很坏了？

珍妮　不，不是这样。你是个好人，吉伯特。

吉伯特　呵！我多么爱你！每一天都更爱你。我真情愿为你而死。你爱我或是不爱，完全由你自己做主。我已经疯了。原谅我刚才对你说的话。时间晚了。我得离开你了。再见！我的上帝！离开你是多么难过呵！你回去吧。你没有

带钥匙吗?

珍妮　没有。这几天我都不知道钥匙放到哪里去了。

吉伯特　拿我的钥匙去吧。明天早上再见。珍妮,不要忘了:今天我还是你的父亲,过一个礼拜就是你的丈夫了。

〔吻她的前额,下。

珍妮　(剩下一人)我的丈夫!呵!不,我不能犯这种罪。可怜的吉伯特!他爱我,但是另外那一个呢!……我并不是为了虚荣而薄情呵!我这个不幸的女子!现在我依靠的是谁呢?呵!我真是忘恩负义,罪责难逃!我听见有人来了。赶快回去吧。

〔走进房子里去。

第　四　场

〔吉伯特,还有一个披着斗篷、戴着黄便帽的人。那个人拉住吉伯特的手。

吉伯特　是的,我见过你,你就是那个围着这所房子转了几天的犹太乞丐。不过你找我有什么事?你为什么拉住我的手,把我拉到这里来?

犹太人　因为我有话要对你说,而且只能在这里说。

吉伯特　那好,是什么事?说吧,快点。

犹太人　听我说,年轻人。十六年前的一个夜里,塔尔伯特勋爵,就是沃特福德[①]伯爵,因为拥护教皇反对朝廷,在火光中被砍了头,他的党徒被国王亨利八世的军队打得七零八

① 沃特福德(Waterford),爱尔兰一郡。

落。伦敦整夜都在巷战。就在那一夜，有个非常年轻的工人，对自己的活计念念不忘，对外面的战事却漠不关心，他还在铺子里干活。就是伦敦桥右边第一家铺子。铺子的门很低。墙上有陈旧的红色油漆的痕迹。时间大约是凌晨两点钟。战事正在那里进行。子弹嗖嗖地飞过泰晤士河。忽然有人敲铺子的门，因为门缝里漏出了灯光。工人把门打开。一个他不认识的人跑了进来。这个陌生人怀里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孩。他把这个吓得直哭的孩子放在桌上说："这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说完，他就慢慢走了出去，并且把门关上。这个工人叫吉伯特，他自己也是无父无母的。工人收留了孩子，孤儿养活了孤女。他照顾她的衣食，把她抚养成人，并且爱上了她。内战把这条小生命送进了他的铺子，他就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这个可怜的孤女。他为她忘记了一切：青春、爱情、欢乐，他把这孩子看做是他工作、感情、生活的惟一目的，就这样度过了一十六年。吉伯特，这个工人就是你，那个孩子……

吉伯特　就是珍妮。你说的都是事实，不过，你说这些干什么？

犹太人　我还忘了说，在孩子的襁褓上，还用别针别着一张纸条，纸上写道："可怜珍妮吧！"

吉伯特　那是用血写的。这张纸条我还保存着。我一直带在身上。不过，你这样说又使我难受了。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呢？

犹太人　为了让你知道——我了解你的底细。吉伯特！今夜小心门户吧。

吉伯特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犹太人　不要多问了。今夜不要去干活。就留在这所房子附近。留神看着。我既不是你的朋友，也不是你的敌人，不过，我送给你的是个忠告。现在，为了不让你自己伤害自

己,就让我一个人留下吧。你从这边走,要是听见我叫人帮忙,你就快来。

吉伯特　这是什么意思?

〔慢步走下。

第　五　场

〔犹太人独自一人。

犹太人　事情这样安排很好。我需要一个年轻力壮的人在必要时帮帮忙。这个吉伯特正是我用得着的人。我好像听见水上有划桨和弹吉他的声音。不错。

〔走向河边护墙。

〔听得见远处的歌声和琴声。

〔歌声。

当你每天晚上
在我怀里歌唱,
你听我的思想
也在低声回答。
歌声使我向往
我最美的年华……
　　唱吧,美人,
　　永远唱吧!

犹太人　正是我等的人。

〔歌声越来越近。

你的笑口一张,
爱情之花怒放,

我的怀疑猜想，
忽然无影无踪。
啊！忠实的笑容
证明心怀坦荡……
　　笑吧，美人，
　　永远笑吧！

你在暗处睡下，
好像白璧无瑕，
你的呼吸均匀，
像在低声说话。
你的玉体横陈，
全身一丝不挂……
　　睡吧，美人，
　　永远睡吧！

你说：我真爱你！
我想：你真美丽！
我想天上的神
真的开了天门！
呵！爱情的火光
使你眼睛发亮……
　　爱吧，美人，
　　永远爱吧！

你看！人生在世
只有四件大事，

人人想要得到，
只要得到就好，
就会神魂颠倒，
就会快活到老：
唱吧，笑吧，
睡吧，爱吧！

犹太人　他下船了。好。他打发船夫走了。这正好！（回到舞台前部）他来了。

〔法比亚诺·法比亚尼披着斗篷向门口走去。

第　六　场

〔犹太人，法比亚诺·法比亚尼。

犹太人　（拦住法比亚诺）劳驾，我要和你说句话。

法比亚尼　好像有人对我说话。这个鬼鬼祟祟的是什么人？你是谁？

犹太人　随便你说我是什么人。

法比亚尼　你叫什么名字？

犹太人　我知道你的名字，你不知道我的。我占了这点便宜，当然不想失掉。

法比亚尼　你知道我的名字，你？不见得吧。

犹太人　我知道你的名字。你在那不勒斯叫做法比亚尼先生；在马德里叫做堂·法维亚诺；在伦敦叫法比亚诺·法比亚尼勋爵，克兰布拉西尔伯爵。

法比亚尼　你见魔鬼去吧！

犹太人　请上帝保佑你吧！

法比亚尼　我要叫人打你一顿。我一个人夜里出来，不要人家知道我的名字。

犹太人　尤其是因为你要到你想去的地方。

法比亚尼　你这是什么意思？

犹太人　要是女王知道了呢！

法比亚尼　我哪里也不去。

犹太人　大人！你要去看美丽的珍妮，雕刻匠吉伯特的未婚妻。

法比亚尼　（旁白）见鬼！这是个危险的人物。

犹太人　你要我说下去吗？你勾引了这个女子，一个月来，她有两夜都在家里接待了你。今天是第三回了。美人儿正在等你呢。

法比亚尼　住口！住口！是不是要我给钱才住口？你要多少钱？

犹太人　那等一等再说。现在，大人，要不要我说出来你为什么勾引这个女子？

法比亚尼　老天在上！因为我爱她呀。

犹太人　不对。你不爱她。

法比亚尼　我不爱美丽的珍妮？

犹太人　就像你不爱女王一样。爱情，没有；打算，有的。

法比亚尼　啊！坏蛋，你不是一个人，你是我的私心穿上了犹太人的衣服。

犹太人　那我就来谈谈你的私心吧，大人。我了解你的底细。你是女王的宠臣。女王赏给你嘉德奖状、爵位和称号。不过这些都是有名无实的东西！奖状只是一张废纸，爵位只是一句空话，而称号也只说明你有权上断头台、不必上绞刑架。这怎么能满足你呢？大人，你需要的是土地、权力、府邸、金镑。十六年前，国王亨利八世砍了塔尔伯特勋爵的

头，没收了他的财产。你想方设法，使玛丽女王把塔尔伯特勋爵的财产赏给了你。但是，若要赏赐生效，一定要塔尔伯特勋爵没有后裔。只要他有一个后裔，不管是男是女，女王都不能不把财产还给他，因为塔尔伯特勋爵是为女王而死，是为女王的母后凯瑟琳·德·阿拉贡而死的，因为塔尔伯特勋爵和玛丽女王一样，都是教皇派，所以毫无疑问，大人，虽然你是女王的宠臣，她也不能不收回你的财产，把它还给塔尔伯特勋爵的后裔，这样才对得起她的忠臣，才能表示她的感激之情和虔诚之心。关于这点，你本来是相当放心的。塔尔伯特勋爵只有一个小女儿，在她父亲处决的时候，她还在摇篮里，却忽然失踪了，全英国都以为她已不在人世。但是你的密探最近却打听到，就在塔尔伯特勋爵那一派人给亨利八世消灭的那天夜里，有一个女孩被神不知鬼不觉地寄放到伦敦桥头一个雕刻匠的铺子里，那个小女孩已经抚养长大，名叫珍妮，很可能她就是那个失踪的小女孩珍妮·塔尔伯特。固然，她还没有书面的出生证，但是，随便哪天都有可能找到证据。这可就麻烦了。说不定有朝一日你还不得不把你的领地还给一个少女，那么，什鲁斯伯里[1]呀，美丽的韦克斯福德[2]城呀，宏伟的沃特福德伯爵领地呀，一切都要落空！这你怎么受得了！怎么办呢？你想方设法，要把这个少女一笔勾销。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会把她杀死或者毒死。你呢，大人，你的手段更加高明，你糟蹋了她。

法比亚尼　放肆！

犹太人　这是你的私心在说话，大人。换一个人也许会要这个

① 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英格兰城市。

② 韦克斯福德(Wexford)，爱尔兰韦克斯福德郡首府。

少女的命，你却破坏了她的名声，因此也就毁了她的前途。玛丽女王虽然有好几个情人，但她还会假装正经。

法比亚尼　这个家伙什么事都摸底！

犹太人　女王身体不好，她很可能就要归天，那时，你这个宠臣也会垮台，也会成为她的殉葬品。那个少女的身分证也有可能找到，到了那时，如果女王死了，珍妮虽然给你糟蹋过，人家还是会承认她是塔尔伯特家的后裔的。那好！你早就料到了这一天；你是一个年轻漂亮的骑士，你使她爱上了你，她已经委身给你了；因此，在最坏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和她结婚。不必进行辩解了，大人，我觉得你这个计划真正高明。假如我是你的话，我也会这样做的。

法比亚尼　多谢。

犹太人　你这件事干得非常巧妙。你隐瞒了你的真名实姓。你也蒙蔽了女王。那个可怜的少女以为勾引她的是一个萨默塞特地方的骑士，名叫阿米亚斯·包勒特。

法比亚尼　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那好，现在，闲话少说。你要什么？

犹太人　大人，要是有人手里拿到了塔尔伯特后裔的出生证、身分证和产权证，那就可以使你像我的老祖宗约伯一样一贫如洗，给你留下的城堡府邸，也只剩下了空中楼阁，那时，你可要恼火了。

法比亚尼　是的。不过没有人拿到这些证件。

犹太人　有一个人。

法比亚尼　谁？

犹太人　我。

法比亚尼　呸！你，坏蛋！这不是真的。犹太人一开口就说谎。

犹太人　我有这些证件。

法比亚尼　你说谎。证件在哪里？

犹太人　在我口袋里。

法比亚尼　我不相信。证件符合规格，一应俱全吗？

犹太人　一应俱全。

法比亚尼　那么，我要这些证件！

犹太人　声音放低点。

法比亚尼　犹太人，把这些证件给我。

犹太人　说得容易。犹太人，流落街头的穷叫化子，把什鲁斯伯里城给我，把韦克斯福德城给我，把沃特福德伯爵领地给我。——请你发发慈悲吧！

法比亚尼　这些证件对我非常重要，对你却毫无用处。

犹太人　难道西蒙·雷纳和契安多斯勋爵不会出高价收买？

法比亚尼　西蒙·雷纳和契安多斯勋爵是两条狗，我要把你和他们一起吊死。

犹太人　这就是你要出的价钱吗？那再见吧。

法比亚尼　别走，犹太人！你这些证件到底要什么价钱？

犹太人　要换你身上的一样东西。

法比亚尼　我的钱包吗？

犹太人　去你的吧！你要我的钱包吗？

法比亚尼　那你要什么呢？

犹太人　你有一张随身携带的羊皮纸文件。那是女王赏给你的空白证书，她在证书上签了字，并且用天主教女王的名义担保，她恩准持证人的任何请求。你把那张空白证书给我，我就把珍妮·塔尔伯特的产权证给你。一张证件换另一张证件。

法比亚尼　你要这张空白证书干什么？

犹太人　你看，我们把牌摊到桌面上来吧，大人。我揭了你的

底，现在，我把我的底牌也亮出来。我是布鲁塞尔康特斯坦街的一个大债主。我放债。这是我的本行。我借出去十块钱，人家还我十五块。什么人都向我借钱；我可以借钱给魔鬼，也可以借钱给教皇。两个月前，一个借债没还的人死了。他是塔尔伯特家流亡在外的老用人。这个可怜人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我把他的破烂货扣押起来了。破烂货当中有个盒子，盒子里有些文件。大人，珍妮·塔尔伯特的证件，连同她的家世，全都原原本本、有凭有据地记载在文件上，本来是准备时来运转时派用场的。恰巧英格兰女王把珍妮·塔尔伯特的财产赏给你了。而我又要放一笔一万金马克的债，正好用得上英格兰女王。我知道这件事要和你打交道。我就化装到英国来，我留神察看了你的行动，也察看了珍妮·塔尔伯特的行动，什么事都是我自己了解到的。这样，我才摸清了事情的底细，所以就来找你了。我可以把珍妮·塔尔伯特的证件给你，但是要你把女王签字的空白证书给我。我会在证书上写明："女王给我一万金马克。"这里的税务局还欠我的债，不过我不打算斤斤计较。给我一万金马克，零碎细账就不再计算了。我不向你要这笔钱，因为只有一个头戴金冠的女王才拿得出这么大的数目。我希望事情已经说得够清楚的了。你看，大人，像你和我这样机灵的人是用不着尔虞我诈的。即使世上的人都不再知道坦率是怎么回事，在我们两个欺世盗名的人面面相对的时候，还是可以推心置腹、摊牌亮相的。

法比亚尼　那怎么行！我不能把空白证书给你。一万金马克！女王会答应吗？再说，明天我也可能失宠，这张证书就是我的护身符，这张证书就是我的救命法宝。

犹太人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法比亚尼　我给你别的吧。

犹太人　我只要这张羊皮纸。

法比亚尼　犹太人,把珍妮·塔尔伯特的证件给我。

犹太人　大人,把女王的空白证书给我。

法比亚尼　得了,该死的犹太人!我只好让步了。

〔从衣袋里拿出一张羊皮纸来。

犹太人　拿女王的空白证书给我看。

法比亚尼　拿塔尔伯特的证件给我看。

犹太人　先看你的,后看我的。

〔他们走到灯下。法比亚尼站在犹太人背后,左手拿着羊皮纸给他看。犹太人仔细检查。

犹太人　(读证书)"朕玛丽女王……"不错。你看我也和你一样,大人。我什么都算计过了。我什么都预料到了。

法比亚尼　(右手拔出匕首,刺进他的喉咙)这点没有预料到吧。

犹太人　呵!阴险毒辣!……救命呵!

〔倒下。他倒下时,不等法比亚尼发现,就把一个密封的小包抛到后面暗处。

法比亚尼　(弯下腰去看看尸体)我想他是死了,没有问题!赶快找证件!(搜犹太人的身)怎么!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带!一张纸也没有,这个老异教徒!他撒了谎!他骗了我!他偷了我的财产!你看,该死的犹太人!呵!他身上什么也没有,这下可完蛋了!我白白地杀死了他。他们都是这样的,这些犹太人。不是撒谎,就是偷窃,这就是犹太人!好了,把死尸搬走吧,不能让它留在门口。(走到舞台后部)看看船夫还在不在,要他帮我把尸体扔到泰晤士河里去。

〔走到河岸护墙后面去了。

吉伯特　(从相反的方向上)我好像听见有喊声。(看见躺在灯

下的尸体)杀死人了！就是那个叫化子。

犹太人　(半身爬起)啊！你来得太晚了，吉伯特。(用手指着他抛小包的地方)你快去捡。那文件证明你的未婚妻珍妮是已故的塔尔伯特勋爵的女儿，也是他的继承人。杀我的是克兰布拉西尔勋爵，女王的宠臣。呵！我喘不过气来了。吉伯特，为我报仇，也为你报仇！

〔死。

吉伯特　死了！为我报仇？这是什么意思？珍妮是塔尔伯特勋爵的女儿！克兰布拉西尔勋爵！女王的宠臣！呵！我莫名其妙了！(摇摇死尸)说，再说一句话吧！他的确是死了。

第七场

〔吉伯特，法比亚尼。

法比亚尼　(回来)谁在那儿？

吉伯特　这儿杀死人了。

法比亚尼　不，是个犹太人。

吉伯特　谁杀死的？

法比亚尼　老天在上！不是你，就是我。

吉伯特　先生！……

法比亚尼　没有见证。地上一个死尸，旁边有两个人。哪一个是凶手呢？两个人的嫌疑一样大，没有什么能够证明是我、而不是你干的。

吉伯特　该死！凶手是你。

法比亚尼　那好，不错，实事求是，是我。那又怎样？

吉伯特　我要去叫警察。

法比亚尼　你要帮我把死尸扔到河里去。

吉伯特　我要叫人把你抓去惩办。

法比亚尼　你还是帮我把死尸扔到河里去吧。

吉伯特　你真是不要脸！

法比亚尼　还是听我的话，把这些血迹都擦掉。这对你、比对我的关系更大。

吉伯特　你这太不成话了！

法比亚尼　我们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下了这件事。我是一个贵族，一个爵士。你呢，你是一个过路人，一个平民，一个老百姓。一个贵族杀死了一个犹太人只罚四个铜板；一个老百姓杀了一个老百姓却要绞死。

吉伯特　你居然敢……

法比亚尼　如果你告发我，我也就告发你。人家可能更相信我。无论如何，机会并不是均等的。我只要罚四个铜板，而你却要绞死。

吉伯特　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呵！我的头脑都糊涂了！这个该死的家伙抓住了我，他说得对。

法比亚尼　那要不要我帮你把这个死尸扔到河里去？

吉伯特　你真是个魔鬼！

〔吉伯特抬着尸体的头，法比亚尼抬着脚，把死尸抬到河岸护墙边上。

法比亚尼　是的。的确，我亲爱的伙计，我也搞不清楚我们两个当中，到底是哪一个杀死了这个人。

〔他们从护墙后面下去了。法比亚尼又走上来。

总算完事大吉了。再见，我的伙计。干你自己的事去吧。（向着房屋走去，转过头来，看见吉伯特还跟在后面）怎么，你还要什么？是不是要几个赏钱？凭良心说，我并不欠你

什么，不过，你拿去吧。

〔把钱包给吉伯特，吉伯特开始做一个拒绝的手势，然后又喜出望外地接受了。

现在，你走你的吧。怎么，你还等什么？

吉伯特　什么也不等。

法比亚尼　那好，你觉得那里好，就呆在那里吧。你去看美丽的星星，我去看美丽的姑娘。上帝保佑你。

〔走向房屋门口，好像准备开门。

吉伯特　你这是到哪里去？

法比亚尼　这还用说！到家里去。

吉伯特　怎么！到家里去？

法比亚尼　是的。

吉伯特　我们两个人哪一个在做梦呀？刚才你说杀死犹太人的凶手是我，现在你又说这所房子是你的家？

法比亚尼　是我情妇的家，那还不是一样？

吉伯特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法比亚尼　我说，朋友，既然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吧，这所房子是一个漂亮姑娘的家，她叫珍妮，就是我的情妇。

吉伯特　我说，大人，你在胡说八道！我说，你是一个造谣撒谎的凶手！我说，你是一个死不要脸的骗子！我说，你刚才撒的谎会要了我们两个人的命，你因为造了谣，我因为听了谣言，你明白吗！

法比亚尼　得了！得了！这个魔鬼是什么人？

吉伯特　我是雕刻匠吉伯特。珍妮是我的未婚妻。

法比亚尼　哼！我是阿米亚斯·包勒特骑士。珍妮是我的情妇。

吉伯特　你又在撒谎，我来点破你！你是克兰布拉西尔勋爵，女王的宠臣。蠢货，你以为我不知道！

法比亚尼　(旁白)今天夜里,谁都认识我!又是一个危险人物,一定要干掉他!

吉伯特　赶快承认你撒了谎,承认你是一个卑鄙无耻的人,赶快说珍妮不是你的情妇。

法比亚尼　你认得她写的字吗?(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来)你念念吧。

〔吉伯特抽搐地把信纸展开。

(旁白)要紧的是让他回去和珍妮吵一架,我手下的人就来得及赶到了。

吉伯特　(念信)"我今夜一个人在家,你可以来。"该死!大人,你玷污了我的未婚妻,你是一个下流的恶棍!我要和你算账!

法比亚尼　(手拿宝剑)那我奉陪。你的剑呢?

吉伯特　呵!老百姓真倒霉!身上既没有剑,也没有刀,什么都没有带!那好,我今夜在街角等你,我要用指甲插进你的喉咙,把你活活掐死,你这个恶棍!

法比亚尼　得了,得了,你好凶呀,我的伙计!

吉伯特　呵!大人,我要找你报仇!

法比亚尼　你要找我报仇!你地位低下,我高高在上!你发了疯吧!我哪会把你放在眼里!

吉伯特　你敢小看我?

法比亚尼　当然。

吉伯特　那你等着瞧吧!

法比亚尼　(旁白)不能让这个人活到明天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高声)朋友,相信我,回家去吧。真对不起,我的把戏给你揭穿了,那我就把你的美人儿归还原主吧。再说,我的打算本来也只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回家去吧。(把一个

钥匙丢在吉伯特脚下)要是你没有钥匙,我可以给你一把。或者不用钥匙也行,你只要在百叶窗板上敲四下,珍妮以为是我,就会来给你开门的。再见。

〔下。

第 八 场

〔吉伯特一人。

吉伯特　他走了!他不在这里了!我恨不得把他踏在脚下,叫他粉身碎骨,这个坏家伙!但我还是不得不让他走!我手无寸铁呀!(忽然发现克兰布拉西尔勋爵杀死犹太人的匕首还在地上,就急急忙忙、怒气冲冲地捡了起来)刀啊!你来得太晚了!只能杀死我了!不过,这也一样,不管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地狱里吐出来的,我都感激你!呵!珍妮不贞!居然委身给这个无耻之徒!珍妮是塔尔伯特勋爵的后裔!对我而言,她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呵!天呀!在一小时之内发生了这么多可怕的事,真叫我受不了!

〔西蒙·雷纳出现在舞台后部的暗处。

呵!我要找这个人报仇!要找这个克兰布拉西尔勋爵报仇!要是我到女王宫中去找他,仆人会像对狗一样,一脚把我踢开的!呵!我真是疯了。我的头痛得要裂开了!呵!死有什么要紧,但是我一定要报仇!只要能报仇,流血牺牲我也心甘情愿!世界上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做这笔买卖?谁愿意为我找这个克兰布拉西尔勋爵报仇吗?我情愿献出生命来报答!

第 九 场

〔吉伯特，西蒙·雷纳。

西蒙·雷纳 （向前走了一步）我愿意。

吉伯特 你！你是谁？

西蒙·雷纳 我是你所需要的人。

吉伯特 你知道我是谁？

西蒙·雷纳 你是我所需要的人。

吉伯特 我只有一个念头，你知道吗？那就是找克兰布拉西尔勋爵报仇，万死不辞。

西蒙·雷纳 你可以报仇雪耻，然后死去。

吉伯特 不管你是谁，我都谢谢你了！

西蒙·雷纳 是的，你可以报仇泄愤。不过，不要忘了条件。你得献出生命。

吉伯特 我愿献出生命。

西蒙·雷纳 这话说了算数？

吉伯特 决不反悔。

西蒙·雷纳 跟我走吧。

吉伯特 到哪里去？

西蒙·雷纳 你就会知道的。

吉伯特 记住，你答应了为我报仇！

西蒙·雷纳 记住，你答应了献出生命！

第　二　天

女　　王

〔女王寝宫中的一个房间。一本打开的福音书放在跪凳上面。王冠放在矮凳子上。两侧有旁门。深处有一道大门。深处的墙壁有一部分蒙上了一大块立经挂毯。

第　一　场

〔女王衣着华丽，躺在一张卧榻上；法比亚诺·法比亚尼坐在旁边的一个折叠凳子上，穿得非常漂亮，戴了嘉德勋章。

法比亚尼　（手弹吉他，唱）

你在暗处睡下，
好像白璧无瑕。
你的呼吸均匀，
像在低声说话。
你的玉体横陈，
全身一丝不挂……
　　睡吧，美人，
　　永远睡吧！

你说:我真爱你!

我想:你真美丽!……

我想天上的神

真的开了天门!

呵!爱情的火光

使你眼睛发亮……

　　爱吧,美人,

　　永远爱吧!

你看!人生在世

只有四件大事,

人人想要得到,

只要得到就好,

就会神魂颠倒,

就会快活到老:

　　唱吧,笑吧,

　　睡吧,爱吧!

(他把吉他放在地上)呵!我对您的爱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娘娘!不过那个西蒙·雷纳!那个西蒙·雷纳,他在这里比您还更有权有势,我真恨他!

女王　你知道我对他毫无办法,我的爱卿。他是我的未婚夫西班牙王子派到这里来的代表。

法比亚尼　您的未婚夫?

女王　好了,我的爱卿,不要再谈这件事了。我爱你,难道这还不够?你还需要什么呢?再说,时间已经到了,你也应该走了。

法比亚尼　玛丽，让我再待一会！

女王　枢密会议开会的时间就要到了。在开会之前，我只是一个女人；一开会，我就应该是女王了。

法比亚尼　我呢，我希望女人能请女王在门口等一等。

女王　你希望！你希望！看看我，我的爱卿。你真是年轻漂亮，法比亚尼！

法比亚尼　漂亮的是您，娘娘！单凭您的漂亮就可以征服天下了。一看您的脸，就知道您是女王，女王的气派显露在您的面容上，而不是在王冠上。

女王　你这是在恭维我！

法比亚尼　我这是在爱您。

女王　你爱我，是不是？你爱的是我吗？你这样再说一遍吧，眼睛就这样瞧着我。唉！我们这些容易上当的女人，我们从来不知道一个男人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我们只好相信你们的眼睛，而法比亚诺，最美丽的眼睛有时却最能弄虚作假。不过，我的爱卿，你的眼睛显得这样忠诚，这样老实，这样真心诚意，这样的眼睛是不会弄虚作假的，对不对？对，你的眼神也显得天真无邪，我漂亮的侍臣。呵！如果长了天神的眼睛而来骗人上当，那就太恶毒了。那你的眼睛不是天使的眼睛就是魔鬼的眼睛了。

法比亚尼　我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天使，只是一个爱您的人。

女王　爱女王的人。

法比亚尼　爱玛丽的人。

女王　听我说，法比亚诺，我也爱你。你年轻，有许多漂亮的女人含情脉脉地看你，这我知道。到头来，一个男人对女王也会厌倦的，就像对别的女人一样。不要插嘴。要是你爱上了另一个女人，我要你对我实说。如果你说实话，我也许会

原谅你的。因此，不要插嘴。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爱你。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有时候，的确，我宁愿要你死，也不愿让你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幸福；但是另外一些时候，我又还想要你幸福。我的天！我不知道人家为什么要想方设法，把坏女人的恶名加在我的身上。

法比亚尼　我只有和你在一起才幸福，玛丽。我爱的只是你。

女王　当真？你瞧着我！当真？呵！我有时也会妒忌的！我有时也想，哪一个女人没有想过呢？我有时也想到你欺骗了我。我真希望学会隐身术，那我就可以到处跟着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事，说什么话，在什么地方！童话中说有一个隐身的戒指可以使人不见形影，我真愿意用王冠来换这个戒指。我不断地猜想你到城里找年轻漂亮的姑娘去了。呵！你可不能欺骗我呵！你明白吗？

法比亚尼　不过，您大可不必这样猜想，娘娘。我怎么会欺骗您，娘娘，我的女王，我的情人！那一定得是一个最忘恩负义的混账家伙，才干得出这种事来！您可没有任何理由来猜想我是那种最忘恩负义的混账家伙呀！我爱的是你呀，玛丽！我爱慕的只是你！别的女人我连看也不看一眼！我爱你，我对你说！难道你在我的眼里看不出这一切吗？呵！我的天，真诚的语气总也应该有说服力的。好了，你瞧瞧我，难道我的样子像个无情无义的人吗？一个男人背弃一个女人，那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千错万错，这一点是女人不会看错的。你挑了什么时刻来说这种话呵，玛丽？也许是我一生中最爱你的时刻！的确，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爱你。我现在不是在向女王说话。老天在上，我才不在乎女王不女王呢！女王又怎么样？她只能砍我的头，那算得了什么？你呢，玛丽，你能叫我心碎。我爱的不

是女王陛下，而是你呵。我要吻的，我所爱慕的，是你的纤纤玉手，而不是您手里的王笏，娘娘！

女王　谢谢，我的法比亚诺。再见。我的上帝，爱卿，你是多么年轻！看你漂亮的黑头发！看你可爱的面孔！过一个钟头再来吧。

法比亚尼　您说的一个钟头，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世纪！

〔下。

〔法比亚尼一走，女王急急忙忙站了起来，走到一个暗门前面，把门打开，让西蒙·雷纳进来。

第　二　场

〔女王，西蒙·雷纳。

女王　进来吧，大法官先生。好了，你一直待在那里吗？你听见了没有？

西蒙·雷纳　听见了，娘娘。

女王　你说怎样？呵！这是一个最奸诈、最虚伪的人！你说怎样？

西蒙·雷纳　我说，娘娘，我们看清楚了，这个人的名字最后是个"疑"字。

女王　你能肯定他夜里到那个女人家里去了？是你亲眼看见的？

西蒙·雷纳　我、契安多斯、克林顿、蒙塔古，十个人都是见证。

女王　这的确是卑鄙无耻！

西蒙·雷纳　还有更好的证人立刻就到。我刚才对女王陛下说了，那个年轻的姑娘也在这里。我昨夜把她从她家里抓来

了。

女王　难道这个罪名还不够砍那个家伙的头吗，先生？

西蒙·雷纳　因为他在一个漂亮的姑娘家里过了一夜吗？那罪名是不够的，娘娘。陛下不是为了同样的罪名判过特罗莫顿的刑，后来又赦免了他吗？

女王　我处分了审判特罗莫顿的法官。

西蒙·雷纳　您可千万不能再处分审判法比亚尼的法官。

女王　呵！这个奸贼！我要怎样报仇雪恨呢？

西蒙·雷纳　陛下难道只有一种报仇泄恨的方法？

女王　只要报复的方法适合我的身分。

西蒙·雷纳　您赦免过特罗莫顿，娘娘。因此，只有一种报复的方法。我已经对陛下说过了。那个人就在外面。

女王　我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吗？

西蒙·雷纳　是的，如果他要什么，您也做什么的话。

女王　他愿意献出生命吗？

西蒙·雷纳　他会提出条件，然后献出生命。

女王　他会提出什么条件？你知道吗？

西蒙·雷纳　他要做的事正是您要做的事：报仇雪恨。

女王　叫他进来，你就待在那个听得见的地方。大法官先生！

西蒙·雷纳　（回转身来）娘娘！

女王　告诉契安多斯勋爵，叫他带六个卫兵待在隔壁房间里，一听见我的命令就进房来。还叫那个女人随时准备进来！去吧。

〔西蒙·雷纳下。只剩下女王一人。

呵！真是可怕！

〔一扇侧门开了。西蒙·雷纳和吉伯特上。

第 三 场

〔女王，吉伯特，西蒙·雷纳。

吉伯特　我面前的人是谁呀？

西蒙·雷纳　是女王。

吉伯特　是女王！

女王　是的。是女王。我是女王。我们没有时间来大惊小怪了。你，先生，你是吉伯特，一个雕刻匠。你和一个名叫珍妮的女人住在河边，你是她的未婚夫；但是她欺骗了你，她有一个情人名叫法比亚诺，他却欺骗了我。你要报复，我也要报复。因此，我需要按照我的意图支配你的生命。我需要你按照我的命令说话，无论是什么话。我需要你不论真假好歹对错，都要为我报仇，都要按照我的意旨行事。我需要你听我的话，不自作主张。你答应吗？

吉伯特　娘娘……

女王　你可以报仇雪恨。不过我可以先告诉你，你一定得死。事情就是这样。提出你的条件吧。如果你有一个老母亲，如果她需要穿金戴银，只要你一开口，我就会答应你。把你的生命卖给我，随便你要多高的价钱。

吉伯特　我还没有打定主意死不死呢，娘娘。

女王　怎么变卦了！

吉伯特　请听我说，陛下，我考虑了一整夜。这件事我还没有真凭实据。我只见到一个男子，他自己吹自己是珍妮的情人。谁能证明他不是说谎呢？我只看见一把钥匙。谁能证明钥匙不是偷来的呢？我只看见一封情书。谁能证明那不是强

迫她写的呢？再说，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不是她的亲笔字，因为天已经黑了，我又心慌意乱，没看清楚。我还不能献出我的生命，我的生命还是她的。我还不能相信，我还没有把握。我还没有见到珍妮。

女王　看得出来你多么爱她！你也像我一样，什么证据也不相信。如果你看见她，这个珍妮，如果你听见她亲口承认她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肯按照我的话去做吗？

吉伯特　行。不过还有一个条件。

女王　你等一等再说你的条件吧。（向西蒙·雷纳）要那个女人马上来。

〔西蒙·雷纳下。女王要吉伯特站在房间深处的帘幕后面。

你就待在那儿。

〔珍妮上，脸色苍白，全身发抖。

第　四　场

〔女王，珍妮，吉伯特在帘幕后。

女王　过来，年轻的姑娘。你知道我是谁吗？

珍妮　知道，娘娘。

女王　你知道那个勾引你的人吗？

珍妮　知道，娘娘。

女王　他骗了你。他冒充是一个名叫阿米亚斯·包勒特的贵族吧？

珍妮　是的，娘娘。

女王　你现在知道了他是法比亚诺·法比亚尼，克兰布拉西尔伯

爵吧？

珍妮　是的，娘娘。

女王　昨夜，有人到你家里把你抓来，他和你有约会，你正在等他，是不是？

珍妮　（双手合十）我的上帝，娘娘！

女王　快点回答。

珍妮　（双手合十）是的。

女王　你知道他和你是没有希望的吗？

珍妮　只有一死。这就是希望。

女王　你把全部经过给我讲讲。你头一次是在哪里碰到这个人的？

珍妮　我头一次看见他是在……谈这些有什么用呢？一个可怜的民家姑娘，又穷又傻，又爱虚荣，喜欢打扮，喜欢华丽的装饰和漂亮的外表，看见一个堂堂的贵族，怎能不神魂颠倒呢？经过就是这样。我经不起引诱，我玷污了自己，我一切都完了。我也没有什么话要说的。我的上帝！难道您没有看见，我每说一句话都惭愧得要死吗，娘娘？

女王　那好。

珍妮　呵！您一生气，那是很可怕的，这我知道，娘娘。我早已低头认罪，准备接受您的惩罚……

女王　我惩罚你！难道我会来管你吗，傻丫头？你是什么人，可怜的姑娘，值得女王来管你？不，我只管法比亚诺。至于你呢，女人，有人会来惩罚你的。

珍妮　那好，娘娘，不管您要什么人来惩罚我，无论您给我什么惩罚，我都会毫无怨言地接受，我甚至还会感激不尽的，如果您肯恩准我的请求。有一个人从我在摇篮里的时候起，就收留了我，抚养了我，培育了我，养活了我，他爱过我，现

在还爱我呢;但是我对不起这个人,我对他犯了罪,不过他的形象还印在我的心灵深处,和蔼可亲,庄严神圣,就像上帝的形象一样;在我对您说话的时刻,这个人大约已经发现他家里人去房空,冷冷清清,而且莫名其妙,也许正在悲观失望,乱扯头发呢。而我要请求娘娘陛下的,就是什么也不要让他知道,既不让他知道我怎么失踪了,也不让他知道我的下落,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您把我怎么处置了。唉!我的上帝!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清楚了,不过我想您可以感到我有一个朋友,一个高尚而大方的朋友,可怜的吉伯特!呵!是的,的确是这样!他尊重我,以为我纯洁无瑕,我不愿意让他恨我,让他瞧我不起……您理解我,对不对,娘娘?得到这个人的尊重,对我说来,比生命还更重要得多,好了!再说,要是他知道了,他会难过得要命的!这太出乎他意料之外了!他起先不会相信的。不会,他不会相信的。我的上帝!可怜的吉伯特!呵!娘娘!可怜他,也可怜我吧。他,他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您的事呵。什么也不要让他知道,看在老天份上!看在老天份上!不要让他知道我犯下的罪过,否则,他会要自杀的。不要让他知道我死了,否则,他也会要死的。

女王　你说的那个人就在这里,正在听着,在审判你,并且要惩罚你。

〔吉伯特出现了。

珍妮　天呀!吉伯特!

吉伯特　(向女王)我的生命由您支配,娘娘。

女王　那好。你有什么条件要提出来吗?

吉伯特　有的,娘娘。

女王　什么条件?我用女王的名义早已答应你了。

吉伯特　条件就是，娘娘，条件非常简单。我欠了一个宫廷大臣一笔人情债，他在我的铺子里订过许多货。

女王　说吧。

吉伯特　这个大臣和一个女人私通，但是不能娶她，因为她家被放逐了。这个女人直到现在还在隐姓埋名地过日子，她是已故的塔尔伯特勋爵的女儿，也是他惟一的继承人，她父亲在亨利八世时代被处决了。

女王　怎么！你能肯定你说的话吗？约翰·塔尔伯特，这个天主教的贤臣，我的阿拉贡母后的忠诚卫士，你说他留下了一个女儿？我用王冠保证，如果你说的是真情实话，这个女儿就是我的女儿。约翰·塔尔伯特为我的母后做过的事，我，英格兰的玛丽，也要为约翰·塔尔伯特的女儿做到。

吉伯特　这样说来，陛下当然非常高兴把塔尔伯特勋爵的财产还给他的女儿啰？

女王　当然，那不消说，只要收回法比亚诺的财产就行了！不过，有没有证据说明这个继承人活着呢？

吉伯特　有的。

女王　即使没有证据，我也可以制造。我也不能白白当个女王。

吉伯特　陛下愿意把塔尔伯特勋爵的财产、称号、荣誉、爵位、纹章、题铭都还给他的女儿。陛下愿意取消对她的放逐，保证她的生命安全。陛下愿意把她嫁给那个大臣，那是惟一能娶她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娘娘，您可以随意支配我，支配我的自由，我的生命，我的意志。

女王　好的。你刚才说的，我都可以做到。

吉伯特　我刚才说的，陛下都能做到？英格兰的女王能对我这个雕刻匠保证吗？能用头上的王冠和身边的福音书起誓吗？

女王　我用头上的王冠和身边的福音书向你保证！

吉伯特　那就好了，娘娘。请您为我准备坟墓，为新人准备洞房吧。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大臣是法比亚尼，克兰布拉西尔伯爵。那个塔尔伯特家的继承人就在这里。

珍妮　他说些什么啦？

女王　难道我是在和一个疯子打交道？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师傅，你要小心，如果你竟敢和英格兰的女王开玩笑，那就未免太胆大妄为了。你要知道，在王家宫室里说话是要字斟句酌的，一不小心，嘴里说错一句话可要掉脑袋呵！

吉伯特　我的脑袋已经给了您，娘娘。不过，我得到了您的保证！……

女王　你不是在认真说话。这个法比亚诺！这个珍妮！……怎么可能！

吉伯特　这个珍妮是塔尔伯特勋爵的女儿和继承人。

女王　呵！白日做梦！异想天开！荒唐透顶！证据呢，你有吗？

吉伯特　证据齐全。（从胸前拿出一包文件）请您看看这些证件。

女王　我，我有时间来看你的证件吗？我向你要过这些证件吗？你的证件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凭灵魂起誓，即使证件证明了什么，我也会把它丢到火里去，什么也剩不下的。

吉伯特　只剩下了您的保证，娘娘。

女王　我的保证！我的保证！

吉伯特　凭您的王冠和福音书保证的，娘娘！这就是说，用您的头脑和灵魂，用您今生和来世的生命保证的。

女王　那么你要什么？我敢发誓你是疯了！

吉伯特　我要什么？珍妮失掉了爵位，还给她吧！珍妮丢掉了名誉，给她恢复吧！宣布她是塔尔伯特勋爵的女儿，克兰布

拉西尔勋爵的夫人，然后，就把我的性命拿走！

女王　你的性命！像现在这样，我要你的性命有什么用？我本来要你的命，是为了要向法比亚诺报复！难道你一点也不懂得？我，我完全无法理解你。你本来说要报仇！难道这样做是报仇吗？这些老百姓真是愚蠢！再说，我能相信你讲的这个塔尔伯特家后裔的荒唐故事吗？那些证件！你要我看那些证件！我才不屑去看上一眼呢。啊！一个女人欺骗了你，你倒显得宽宏大量！随你的便。我，我可没有那么宽宏大量！我心里气得要死，恨得要命。我要报复，我要你帮忙。可是这个人疯了！他疯了！他疯了！我的上帝！我怎么用得上他呢？这真要命！这样重大的事偏偏要和这样的人打交道！

吉伯特　您答应过我了，天主教的女王是不会言而无信的。克兰布拉西尔勋爵玷污了珍妮，那他就得娶她！

女王　要是他不愿娶她呢？

吉伯特　那您可以强迫他，娘娘。

女王　呵！不行！你怎么不为我着想，吉伯特！

吉伯特　那好，要是他不答应，这个卑鄙无耻的人，那陛下就随意处置他和我吧。

女王　（高兴）啊！这才合乎我的心愿！

吉伯特　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只要女王陛下庄严隆重地把沃特福德伯爵夫人的冠冕，戴到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珍妮·塔尔伯特的头上，我，我就愿做女王要我做的任何事情。

女王　任何事情？

吉伯特　任何事情。哪怕是犯罪也行，如果您要我犯罪；哪怕是背信弃义也行，那就不止是犯罪了；哪怕是卑鄙无耻的事也行，那又不止是背信弃义了。

女王　要你说什么话，你就说什么话？要你怎么样死，你就怎么样死？

吉伯特　要我怎么样死，我就怎么样死。

珍妮　呵！上帝呀！

女王　你发誓？

吉伯特　我发誓。

女王　事情能这样安排，这就行了。你答应了我，我也答应了你。一言为定。（好像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向珍妮）你用不着待在这里了，出去吧。我有事会叫你来。

珍妮　呵！吉伯特！你这是干什么？呵！吉伯特！我对你不起，我不敢抬头看你！呵！吉伯特！你比天使还好，因为你既有天使的德行，又有男人的爱情呵！

〔下。

第　五　场

〔女王，吉伯特，然后西蒙·雷纳、契安多斯勋爵和卫士上。

女王　（向吉伯特）你身上有武器吗？一把刀，一把匕首，或者别的东西？

吉伯特　（从胸前拿出克兰布拉西尔勋爵的匕首）一把匕首？有的，娘娘。

女王　那好。你把匕首拿在手里。（赶快抓住他的胳膊）阿蒙的大法官先生！契安多斯勋爵！

〔西蒙·雷纳、契安多斯勋爵同卫士上。

抓住这个人！他拿出匕首来行凶。我不等他刺过来就抓住

了他的胳膊。这是个凶手！

吉伯特　娘娘！……

女王　（低声，向吉伯特）你就忘了我们刚才商量好的事？难道你是这样让我随意处置的？（高声）你们大家都看见他手里还拿着匕首。大法官先生，伦敦塔的刽子手叫什么名字？

西蒙·雷纳　一个爱尔兰人，名叫马克·德摩蒂。

女王　把他叫来。我要和他讲话。

西蒙·雷纳　您要亲自讲？

女王　我要亲自讲。

西蒙·雷纳　女王要和刽子手讲话？

女王　是的，女王要和刽子手讲话。头要和手讲话。去吧！

〔一个卫士下。

契安多斯勋爵，还有你们诸位先生，你们负责给我看住这个人。让他站在你们的行列中，站在你们后面。这里马上发生的事要让他看看。阿蒙的刑事长官先生，克兰布拉西尔勋爵在王宫里吗？

西蒙·雷纳　他就在那间新油漆的房间里，正在等候女王接见他呢。

女王　他没有什么怀疑吧？

西蒙·雷纳　没有。

女王　（向契安多斯勋爵）叫他进来。

西蒙·雷纳　整个宫廷都在外面等候。在接见克兰布拉西尔勋爵之前，要不要让别人进来？

女王　那些大臣当中，哪些人恨法比亚尼？

西蒙·雷纳　大家都恨他。

女王　最恨他的是谁？

西蒙·雷纳　克林顿、蒙塔古、萨默塞特、德尔比伯爵、杰拉德·菲

茨杰拉德、帕吉特勋爵,还有大法官。

女王　(向契安多斯勋爵)叫他们都进来,不要叫大法官。去吧。

〔契安多斯下。女王向西蒙·雷纳。

这位可敬的主教大法官并不比别人更喜欢法比亚尼,不过这是个顾虑很多的人。(一眼看见吉伯特放在桌上的证件)啊!我也应该看看这些证件。

〔在她看证件的时候,深处的门开了。女王指名召见的人上,他们深深致敬。

第　六　场

〔人物同上,克林顿勋爵,其他大臣。

女王　你们好,诸位先生。上帝保佑你们,诸位大臣!(向蒙塔古勋爵)安东尼·布朗,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和我的叔叔日耳曼皇帝谈判的时候,你针锋相对地顶住了约翰·德·蒙莫朗西和图卢兹的那位先生。帕吉特勋爵,你今天会收到斯塔福德郡的帕吉特·德·博德泽特男爵的证书。咳!这不是我的老朋友克林顿勋爵吗!我始终是你的好朋友,我的爱卿。是你在圣詹姆斯平原上消灭了托马斯·淮亚特[①]。让我们大家都记住,诸位先生。那一天,英格兰的王冠是靠一座桥和一堵墙保住的,那座桥使我的部队冲进了叛军的阵地,那堵墙却挡住了叛军,使他们到不了我的跟前。桥就是伦敦桥,墙却是克林顿勋爵。

---

① 托马斯·淮亚特(Thomas wyat,约1522—1554),因反对玛丽·都铎而被斩首。

克林顿勋爵　（低声，向西蒙·雷纳）半年来女王没有对我说过话。她今天真好！

西蒙·雷纳　（低声，向克林顿勋爵）不要着急，大人。你看，她等一等还会更好。

女王　（向契安多斯勋爵）克兰布拉西尔勋爵可以进来了。（向西蒙·雷纳）等他进来之后……

〔向他俯耳说话，并且指着珍妮出去的那道门。

西蒙·雷纳　不消再叮嘱了，娘娘。

〔法比亚尼上。

第　七　场

〔人物同上，法比亚尼。

女王　啊！他来了！

〔又低声向西蒙·雷纳说话。

法比亚尼

〔大家都招呼他，他向周围一看。

（旁白）这是怎么回事？今天早上在这里的全是我的冤家对头。女王在低声对西蒙·雷纳说话。见鬼！她还笑呢！这个兆头不好！

女王　（亲切地向法比亚尼）上帝保佑你，爱卿！

法比亚尼　（拿住女王的手亲吻）娘娘……（旁白）她在对我微笑。我没有什么危险。

女王　（一直亲切地）我有话要对你说。

〔同他走到舞台前部。

法比亚尼　我也有话要对您讲，娘娘。我要责怪您了。您把我

抛在一边，把我放逐了这么久！啊！要是我不在的时候，您像我想您那样想着我，您就不会这样做了。

女王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自从你离开我之后，我一直是想着你的。

法比亚尼　当真？我有那么大的福气？请您对我再说一遍。

女王　（一直微笑）我向你保证。

法比亚尼　您爱我就像我爱您一样？

女王　是的，爱卿。我一直只是想着你，想你到了这种地步，你一回来我就要使你意外地高兴。

法比亚尼　怎么！意外的高兴？

女王　一次使你高兴的会见。

法比亚尼　会见什么人呀？

女王　猜猜看。你猜不着？

法比亚尼　猜不着，娘娘。

女王　你转过身去看看。

〔他转过身去，看见珍妮站在半开的小门门口。

法比亚尼　（旁白）珍妮！

珍妮　（旁白）是他！

女王　（一直微笑）爱卿，你认识这个年轻的姑娘吗？

法比亚尼　不认识，娘娘！

女王　年轻的姑娘，你认识这位大人吗？

珍妮　说实话比生命还更重要。娘娘，我认识的。

女王　这样说来，爱卿，你不认识这个女人啰？

法比亚尼　娘娘，有人要陷害我。我的周围都是冤家对头。这个女人一定是和他们串通好了的。我不认识她，娘娘！我不知道她是谁，娘娘！

女王　（站了起来，用手套打他的脸）啊！你真不要脸！啊！你

欺骗了一个女人，又欺骗了另一个却不敢认账！啊！你不知道她是谁！你要我、要我告诉你吗？这个女人是珍妮·塔尔伯特，约翰·塔尔伯特的女儿。她的父亲是天主教的忠臣，为了我的母后死在断头台上。这个女人就是珍妮·塔尔伯特，我的表妹；珍妮·塔尔伯特，什鲁斯伯里伯爵小姐，韦克斯福德伯爵小姐，沃特福德伯爵小姐，英格兰的女贵族！这就是这个女人的身分！——帕吉特勋爵，你是负责为王室文件加盖印章的枢密官，你要记住我的话。英格兰女王正式承认在场的年轻女人是珍妮，是已故的沃特福德伯爵的女儿，并且是他惟一的继承人。（拿出证件来）这些就是证明爵位的文件，你去给证件加盖王室印章。这是我的旨意。（向法比亚尼）是的，沃特福德伯爵小姐！这里有真凭实据！你要把财产还给她，该死的家伙！啊！你不认识这个女人！啊！你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那好，我亲自来告诉你吧！她就是珍妮·塔尔伯特！还用得着我再说一遍吗？……（瞧着他的脸，低声，咬牙切齿地）不要脸！她是你的情妇！

法比亚尼　娘娘……

女王　你知道她是什么人了吧。现在，看看你自己是什么东西。你是一个没有灵魂、没有良心、没有头脑的人！你是一个骗子，一个坏蛋！你是……老天在上，诸位先生，你们不必回避。你们听听我对这个人说的话，那有什么不可以！我不会放低声音的，我看没有必要。法比亚诺，你是一个坏蛋，对我是个骗子，对她是个无赖，是个撒谎的奴才，是个最坏的人，简直坏得不能再坏了！不过，的确，我还封你为克兰布拉西尔伯爵、迪纳斯蒙迪男爵，还有什么？还有德文郡的达尔茅斯男爵。不过，那是我发疯了！对不起，诸位大人，

我让你们和这个人并肩称臣了。你还算是骑士！你还算是贵族！你还算是大臣！可是你比比这些人看，坏蛋！看看你周围的这些贵族！这是布里吉，契安多斯男爵；那是西摩尔，萨默塞特公爵；那是斯坦莱，他们一家从一四八五年起就是德尔比伯爵了！还有克林顿，他们一家从一二九八年起就是克林顿男爵！难道你以为你有哪一点配得上这些人吗？你说你和西班牙的佩纳韦尔家有亲，这是冒充，你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意大利坏蛋！拉里诺村一个补鞋匠的儿子！不错，诸位先生，是一个补鞋匠的儿子！我早就知道了，只是没说出来，我瞒住了大家，在这个家伙吹嘘他的贵族出身的时候，我假装相信他。唉！我们女人就有这个缺点。呵！我的上帝！我真希望女人都能听到我的话，那对她们大家也是一个教训。这个坏蛋！这个坏蛋！他欺骗了一个女人，又不承认另外一个！真不要脸！你的确是不要脸！怎么！我说话的时候他还没有跪下！跪下，法比亚尼！诸位大臣，勒令这个家伙跪下！

法比亚尼　陛下……

女王　这个坏蛋，我给了他这么多好处！这个那不勒斯奴才，我封他做穿金戴银的骑士，英格兰的自由伯爵！啊！我早就该料到会出这种事！人家早就说过事情会这样结束的。但我总是这样，总是固执己见，然后才发现我错了。这是我的错误。意大利人就是骗子！那不勒斯人就是不要脸！每当我的父王重用了一个意大利人，他总是后悔莫及的。这个法比亚尼！你看，珍妮小姐，你委身给一个什么人了，不幸的孩子！不要紧！我会替你报仇雪耻！呵！我早就该知道，意大利人的口袋里只有尖刀，灵魂深处没有信义！

法比亚尼　娘娘，我敢对您发誓……

女王　他直到现在还要发假誓！真是到死不改；在这些正人君子面前，真叫我们羞得连耳根都红了，我们这些脆弱的女人还爱过他呢！他现在连头也不敢抬了！

法比亚尼　娘娘！我敢抬头。我知道我要完蛋了，我死在眼前。您会千方百计，用匕首，用毒药……

女王　（拉住他的双手，激动地把他拉到舞台前部）毒药！匕首！你在胡说什么，意大利人？阴险毒辣的报复，卑鄙无耻的报复，暗中害人的报复，像你的国家里盛行的那种报复！不行，法比亚尼先生[1]，我既不用匕首，也不用毒药。难道我要报复，还用得着躲躲闪闪，在半夜三更、街头巷角才敢动手？那不是贬低了自己的身分？不行，老天在上！我要在光天化日之下，你听见了没有，大人？我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庭广众之中，要刀斧手前呼后拥，要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涌上街头，挤满窗口，爬上屋顶，来做见证！我要大家害怕，你听见了没有，大人！我要大家觉得这个场面盛大、宏伟、可怕，我要大家都说："受侮辱的只是一个女人，报仇雪恨的却是一个女王！"这个大家羡慕的宠臣，这个漂亮、傲慢的年轻人，我曾经给他穿过锦衣绣服，现在却要他卑躬屈膝，胆战心惊，浑身发抖，双手反剪，两脚赤露，跪在黑尸布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听刽子手随便摆布。这个雪白的颈脖，我曾经给它戴过黄金项链，现在却要给它系上绞索。我见过这个法比亚尼在王宫里多么神气活现，现在我要看看他在断头台上怎样丧魂失魄。

法比亚尼　娘娘……

---

① "先生"是意大利文。

女王　不许开口！啊！不许开口！你的的确确完蛋了，你明白吧。你就要像萨福克和诺森伯兰一样上断头台。我又要让我伦敦城的老百姓痛痛快快地过一天！你知道城里的老百姓多么恨你！老天在上！这真是再好没有的事，要报仇雪恨的人恰巧是玛丽，英格兰的女王，亨利八世的女儿，四海之滨的女主人！等你上了断头台，法比亚尼，你也可以随心所欲，像诺森伯兰一样对老百姓夸夸其谈，或者像萨福克一样拖延对上帝祈祷的时间，妄想等待皇恩大赦；老天可以给我作证：你是一个奸臣贼子，大赦不会落到你的头上！这个该死的骗子今天早上还对我谈情说爱，还敢用"你"字来称呼我呢！哎！我的天，诸位先生，我在你们面前这样说话，你们似乎感到惊讶了，不过，我要对你们再说一遍，这有什么关系？（向萨默塞特勋爵）公爵大人，你是伦敦塔的总管，把这个人的剑缴下来。

法比亚尼　剑在这里，不过我要提出抗议。就算您有真凭实据，我勾引了、欺骗了一个女人……

女王　嗐！你勾引了一个女人，那和我有什么关系？难道我还犯得着管这种闲事？这些先生都可以证明我是不在乎的！

法比亚尼　勾引一个女人并没有死罪，娘娘。从前有人这样控告特罗莫顿，您也没能把他判处死刑。

女王　他现在居然胆敢顶撞我了！爬虫成了毒蛇。不过，有谁说过你是犯勾引罪了？

法比亚尼　那么，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呢？我，我不是英格兰人，我不是陛下的臣民。我是那不勒斯国王的臣子，是教皇圣父的仆人。我要请求教皇的特使波拉斯红衣主教阁下替我做主。我要为我自己辩护，娘娘。我是个外国人。除非我犯了罪，除非我真正犯了罪，否则，您就不能对我提出诉讼。

请问，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呢？

女王　你问你犯了什么罪？

法比亚尼　是的，娘娘。

女王　你们大家都听见他提的问题，诸位大人。你们马上就要听到回答。请你们大家注意，请你们大家留神，因为你们马上就会看到，我只要顿一顿脚，地下就会冒出一个断头台来。契安多斯！契安多斯！打开这道双扉门！让整个宫廷，让所有的人，让所有的人都进来！

〔深处的大门开了。整个宫廷的人都走了进来。

第　八　场

〔人物同上，大法官，其他宫廷大臣。

女王　进来，进来，诸位大人。我今天的确非常高兴看见你们大家。很好，很好，法官们到这边来，站过来点，站过来点。贵族院的警官哈里奥特和赫伯特在哪里？啊！你们来了，两位先生。欢迎你们。拔出你们的剑来。好了。站在这个人的左右。他是你们的囚犯。

法比亚尼　娘娘，我犯了什么罪呀？

女王　加丁纳大人，我的学识渊博的朋友，你是英格兰的大法官，我现在通知你赶快召集最高法院开会，可惜你的十二个同事都没有来。这个王宫里发生了怪事。请听我说，诸位大人。伊丽莎白公主已经不止一次煽动敌人反对王室。皮埃特罗·卡罗阴谋造反，鼓动了埃克塞特的叛乱，他和伊丽莎白公主有秘密联系，联络暗号是刻在吉他琴上的号码。托马斯·淮亚特也叛变了，他发动了肯特伯爵领地的人造

反。萨福克公爵支持准亚特的叛乱，他兵败之后，在空心树中被生擒活捉。今天又出了一起新的谋杀事件。你们大家听着。今天早上，一个人闯进了我的接见厅。他还没有说两句话，就举起匕首来刺我。幸亏我抓住了他的胳膊。契安多斯勋爵和阿蒙的大法官逮捕了这个人。他坦白招认，是克兰布拉西尔勋爵指使他行凶的。

法比亚尼　我指使的？这不可能。呵！这真可怕！这个人不可能存在。您找不到这样一个人。他是谁？人在什么地方？

女王　他就在这里。

吉伯特　（一直藏在卫士后面，这时忽然从卫队中走了出来）就是我。

女王　根据这个人的招供，我玛丽女王向最高法院控告这个法比亚诺·法比亚尼，克兰布拉西尔伯爵，他企图谋杀神圣不可侵犯的女王，犯下了阴谋弑君的叛国大罪。

法比亚尼　弑君吗！我吗！这真是不可想象！呵！我头昏眼花了！这是谁的圈套？不管你是谁，该死的东西，你敢证明女王说的是事实吗？

吉伯特　是的。

法比亚尼　是我指使你弑君的吗？是我吗？

吉伯特　是的。

法比亚尼　是的！他一直说是的！该死的东西！诸位先生，你们不知道这是无中生有呵！这个鬼家伙是从地狱里钻出来的。该死的家伙！你这会要了我的命，但是，你不知道，这同时也会要了你的命。你要我死，但是你也不免一死。只要一句话，混账的家伙，你就会使两个人头落地，我的头和你的头。你知道吗？

吉伯特　我知道。

法比亚尼　诸位大人，这个人是被收买的……

吉伯特　就是你收买的。这里是你买通我时给我的一口袋黄金。口袋上还绣了你的纹章和姓名的缩写。

法比亚尼　老天开眼！不过，既然说这个人要谋杀女王，可是并没有拿出杀人的凶器来呀。匕首在哪里呢？

大法官　在这里。

吉伯特　（向法比亚尼）这是你的匕首。你把匕首给我就是为了行凶。刀鞘还在你那里。

大法官　克兰布拉西尔伯爵，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认出这个人了吗？

法比亚尼　我不认得。

吉伯特　的确，他在夜里看人看不清楚。让我在他耳边说两句话吧，娘娘。这会使他想起来的。（走到法比亚尼跟前）你今天翻脸不认人了，大人，你既不认得你侮辱过的男子，也不认得你勾引过的女人？啊！女王要报仇雪恨，老百姓也要报仇雪恨呵。我记得，你不把我放在眼里！现在，两个人都要找你算账，大人！你怎么说？我是雕刻匠吉伯特。

法比亚尼　呵，我认得你。我认识这个人，诸位大人。既然是要和这个人打交道，我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女王　他招认了！

大法官　（向吉伯特）按照诺曼法律和亨利八世法规二十五条，尤其是在弑君罪的情况下，即使是坦白招认也救不了同谋犯的命。不要忘了，这种案件就连女王也没有特赦权，你要和你告发的那个人一样上断头台。考虑考虑。你还肯定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吉伯特　我知道我会处死，但我肯定我说的都是实话。

珍妮　（旁白）我的上帝！即使这是白日做梦，那也太可怕了！

大法官　（向吉伯特）你同意把手放在福音书上，重复你的供词吗？

〔把福音书放在吉伯特面前，吉伯特把手放在书上。

吉伯特　我虽然死在眼前，但还是把手放在福音书上起誓：这个人是个杀人犯，这把匕首是他的匕首，是用来行凶的，这个钱包也是他的钱包，是他为了犯罪才给我的。上帝可以作证！我说的都是实话！

大法官　（向法比亚尼）大人，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法比亚尼　没有。我全完了！

西蒙·雷纳　（低声，向女王）陛下召见的刽子手已经来了。

女王　那好。叫他进来。

〔大臣的行列分开，一个刽子手进来，他身穿红衣黑裤，肩上背着带鞘的长剑。

第　九　场

〔人物同上，刽子手。

女王　萨默塞特公爵大人，把这两个人关进伦敦塔监狱里去！加丁纳大法官大人，从明天起，请最高法院十二位贵族开庭审理这个案件，但愿上帝保佑古老的英格兰！我的意见是要在我去牛津之前审判这两个人，我要去牛津召开议会，再到温莎宫过复活节。（向刽子手）你过来！我很高兴能看见你。你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人。你年纪老了，你服侍过三朝君主。按照王国的惯例，君主登基时都要给你重赏。我的父王亨利八世把他王袍上的钻石扣子赏给你了。我的兄长爱德华六世赏了你一个精雕细镂的金杯子。现在轮到我

了。我还没有给你赏赐。现在也该送你一件礼物。过来。(指着法比亚尼)你看见这个人,这个年轻可爱的人,他的脑袋直到今天早上还是我在世界上最美丽、最亲爱、最珍贵的宝贝,好吧!这个脑袋,你看清楚了吗?喂!我把它赏给你了!

第三个日子

两个人头哪个落地?

第一部分

〔伦敦塔内一个厅堂。上面是尖形的拱顶,下面有几根大石柱。左右各有一扇低矮的牢门。右边的天窗开向泰晤士河,左边的天窗朝街。每边墙上都有一道暗门。深处是条走廊,走廊外面是个阳台,阳台的门紧紧关着,门上有彩画大玻璃,门外是伦敦塔的外院。

第一场

〔吉伯特,约书亚。

吉伯特　怎么样?

约书亚　唉!

吉伯特　没有希望?

约书亚　没有希望!

〔吉伯特走到窗口。

呵!　你从窗口什么也看不见!

吉伯特　你了解情况,是不是?

约书亚　我了解得太清楚了!

吉伯特　是法比亚尼？

约书亚　是法比亚尼。

吉伯特　这个人多幸运！我真不幸！

约书亚　可怜的吉伯特！你的日子也要到了。今天是他，明天就是你。

吉伯特　你说什么？我不懂得。你谈的是什么事？

约书亚　我谈的是现在正在搭起来的断头台。

吉伯特　而我谈的却是珍妮。

约书亚　珍妮？

吉伯特　是的，珍妮！我想到的只是珍妮！别的和我有什么关系？你，你难道忘记了？你难道不记得，一个月来，我的脸贴着监牢的铁窗，不断地瞧着街上，看见她脸色苍白，身穿丧服，在这个塔楼下面走来走去？这个塔楼里关着两个人，法比亚尼和我。你难道不记得我的焦虑，我的猜疑？我不能肯定她是为了我们两个人中的哪一个来的。我这个可怜人！我日日夜夜都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约书亚，我也向你问过，你昨天晚上答应我要设法见到她，并且要和她谈话。呵！说吧！你知道情况了吗？她是为我来的，还是为了法比亚尼？

约书亚　我只知道法比亚尼在今天就要砍头，而你却在明天。从那时起，说老实话，我就已经糊涂了，吉伯特。我一心想着断头台，就忘记了珍妮。要是你死了……

吉伯特　要是我死了！你说死是什么意思？珍妮不再爱我，我不是等于死了吗？从我失掉了爱情的那一天起，我就已经死了。呵！的确死了，约书亚！从那时起，我残存的生命已经不值得人家明天来剥夺了。呵！你看，你还不明白一个恋爱的人是怎么回事！要是两个月前有人对我说："珍妮，

你的纯洁无瑕的珍妮,你的情人,你的骄傲,你的百合花,你的宝贝,珍妮要失身给别人了,你以后还要她吗?"那我会说:"不要,我不要她!我宁愿死一千回,为了她也为了我!"我还会把那个对我这样说的人踏在脚下。但是,今天,我又愿意要她了!今天,你看,珍妮已经不再是那个纯洁无瑕、我所爱慕的珍妮,不再是那个我不敢用嘴唇玷污她前额的珍妮,珍妮已经失身给另外一个人了,一个坏蛋,这我知道。但是,这有什么关系,我还是爱她呵!我的心已经碎了,但我还是爱她!我还会吻她的裙角,请求她原谅我,如果她肯要我的话。即使她是在街上茫茫人流之中,我也要找到她,把她紧紧抱在我的怀里,约书亚!约书亚,我真愿意少活一百年,但是我只有一天可活,从明天起,我就要得到永生了,我真愿意放弃我的永生,只要能在死前再看见她对我微笑一次,只要微笑一次,并且对我重说一遍从前常说的甜言蜜语:"我爱你!"约书亚,约书亚,一个多情人的心就是这样。你以为你会杀死那个欺骗了你的女人?不对,你不会杀死她,你以后和以前一样,都会躺倒在她脚下,不过,你会觉得非常悲哀。你认为我太软弱了吗?我,我杀死了珍妮又能得到什么呢?呵!我心里充满了难以忍受的念头!呵!要是她还爱我,她过去做的事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但她爱的是法比亚尼!但她爱的是法比亚尼!她来是为了看法比亚尼!因此,我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死!可怜我吧,约书亚!

约书亚　法比亚尼今天就要处死了。

吉伯特　而我是明天。

约书亚　到头来都是要见上帝的。

吉伯特　今天我向他报复。明天他又要向我报复。

约书亚　兄弟，伦敦塔的副总管埃尼亚·达韦顿先生来了。进房去吧。兄弟，我今晚再来看你。

吉伯特　呵！死了也没有人爱！死了也没有人哭！珍妮！……珍妮！……珍妮！……

〔回到牢房里去。

约书亚　可怜的吉伯特！我的上帝！谁知道明天又会出什么事呢？

〔下。

〔西蒙·雷纳和埃尼亚副总管上。

第　二　场

〔西蒙·雷纳，埃尼亚·达韦顿副总管。

西蒙·雷纳　要是像你说的那样，那可真怪了，但是你有什么办法？女王疯了，她自己也不知道她要什么。什么事都靠不住，这是一个女人。我只问问你她到这里来干什么！哎，女人的心真是一个谜，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已把谜底写在尚博尔城堡的玻璃窗上了：

女人老是变心，

信她就要上当。

听我说，埃尼亚副总管，我们是老朋友了。事情一定要在今天结束。这里一切都得靠你。如果人家交代你……（低声附在埃尼亚副总管耳边）你就尽量拖延时间，要不露声色地使事情办不成。我今晚只要两个钟头，我的事一办完，明天就没有宠臣了，一切权力都会归我，后天就可以封你做伦敦塔的男爵副总管。明白了吗？

埃尼亚副总管　我明白了。

西蒙·雷纳　那好。我听见有人来了。不要让人家看见我们在一起。你走那边出去吧。我要去迎接女王。

〔他们分手。

第　三　场

〔一个狱卒小心翼翼地上，然后把珍妮小姐带进来。

狱卒　这就是您要来的地方，小姐。这里是两个牢房的门。现在，请您把赏钱给我吧。

〔珍妮脱下钻石手镯给他。

珍妮　拿去。

狱卒　多谢。千万不要连累我。

〔下。

珍妮　（一人）我的上帝！怎么办呢？是我毁了他的，也该由我救他。我又不会动手。一个女人，什么也不能干。断头台！断头台！这真可怕！算了，不要再流眼泪，要行动。可是我又不会行动！我又不会行动！可怜我吧，我的上帝！有人来了，我想。谁在那里讲话？我听得出这是谁。这是女王的声音。啊！一切都完了！

〔她藏在一根柱子后面。女王和西蒙·雷纳上。

第　四　场

〔女王，西蒙·雷纳，珍妮藏着。

女王　啊！这个变化使你惊讶了！啊！我反常了！那好！这对我有什么关系？事情就是这样。现在，我不要他死了！

西蒙·雷纳　但是陛下昨天决定了今天执行死刑。

女王　我前天也决定了昨天执行死刑。星期天也决定了星期一执行死刑。今天，我又决定明天再执行死刑。

西蒙·雷纳　的确，自从圣诞节前的第二个星期天，最高法院宣布了判决以来，虽然两个犯人由刽子手、刀斧手前呼后拥，斧口对准了他们的脸，带回了伦敦塔，但是三个星期过去了，陛下每天都把事情推到第二天。

女王　怎么！难道你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先生？难道要我把什么都说出来，难道要一个女人把心掏给你看，就因为她是不幸的女王，而你在这里却代表我的未婚夫西班牙王子？我的上帝，先生，难道你们男人连这一点都不知道，一个女人的心就和她的身体一样，都有见不得人的地方。那好，既然你想知道，既然你装做不懂得，那我就告诉你，我每天都把法比亚尼的死刑推到第二天，因为每天早上，你看，一想起伦敦塔要为这个人敲响丧钟，我就浑身无力；因为我一想到刽子手在为这个人磨利斧头，我就感到要昏过去；因为我一想起要为这个人钉上棺材，就觉得自己要死了；因为我是女人，因为我太脆弱，因为我发疯了，因为我爱这个男人，天啦！这够了吧？你满足了吧？你明白了吗？呵！你逼得我非说不可，总有一天，我会有办法叫你后悔的，去吧！

西蒙·雷纳　不过，现在是时候了，应该了结法比亚尼的事。您就要和我的主公西班牙王子结婚了，娘娘。

女王　如果西班牙王子不满意，那就直说了吧，我还可以另选佳偶。我并不是缺少求婚的人。诺曼国王的王子、皮埃蒙特亲王、葡萄牙王子、波拉斯红衣主教、丹麦国王和库特内勋

爵，都是和他不相上下的王孙贵族。

西蒙·雷纳　库特内勋爵吗！库特内勋爵吗！

女王　先生，一个英格兰的男爵抵得上一个西班牙的亲王。何况库特内勋爵出身于东方帝王之家。再说，你要不高兴就不高兴吧！

西蒙·雷纳　全伦敦有良心的人都恨法比亚尼。

女王　除了我以外。

西蒙·雷纳　老百姓和贵族都一致反对他。如果陛下说话不算数，他今天不处死……

女王　那怎么样？

西蒙·雷纳　恐怕老百姓会闹事。

女王　我有我的近卫军。

西蒙·雷纳　恐怕贵族也会造反。

女王　我有刽子手。

西蒙·雷纳　陛下已经凭您母后的福音书起过誓不赦免他的。

女王　这是他交上来的一张空白证书，证书上说，我凭我父王的王冠起誓，保证要赦免他。父王的王冠抵得上母后的福音书。一个誓言抵消了另一个誓言。再说，谁告诉你我要赦免他呢？

西蒙·雷纳　他真是胆大妄为，居然敢欺君罔上呢，娘娘！

女王　这对我又有什么关系？男人还不都是一样！我不愿要他死。喏，大人……对不起，我是想说：大法官先生……我的上帝！你使我心慌意乱，我都不知道是在对谁讲话了！喏，我知道你要对我说的话。这是一个坏蛋，一个卑鄙无耻的人！我知道得和你一样清楚，说起来我都会脸红。但是我爱他。你叫我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他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说不定我还不会那么爱他。再说，不管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又怎么样呢？难道你们比他好吗！你会对我说这是一个宠臣，全英国都不喜欢得宠的小人。难道我不知道你要把他打倒，只是为了换上那个爱尔兰的花花公子基达尔伯爵吗？你会说他每天要砍二十个脑袋！这和你又有什么关系？不要再对我谈西班牙王子了。你自己也并不把他放在眼里！不要再说什么法兰西大使诺阿耶先生不满意了。诺阿耶先生是个傻瓜，我要当面告诉他。何况我还是一个女人，我，我一高兴就要，不高兴就不要，我并不是前后一致的。我的生活里少不了这个人。不要装得那样天真纯洁、忠诚老实的样子，我求求你。我了解你的阴谋诡计。我们之间不必弄虚作假，你明明像我一样知道，他并没有犯什么弑君罪。那是我们布置好了的圈套。我并不希望杀掉法比亚尼。我还是不是一国之主呢？喏，大法官先生，我们谈别的吧，好不好？

西蒙·雷纳　我告辞了，娘娘。我是代表您的贵族大臣说话的。

女王　贵族大臣又能怎样！

西蒙·雷纳　（旁白）那就只好试着看老百姓了。

〔深深致敬，然后退场。

女王　（一人）他出去的时候神气不大对头。这个人有本领煽动一场叛乱。我得赶快到市政厅去。喂，来人啦！

〔埃尼亚副总管和约书亚上。

第　五　场

〔人物同上，西蒙·雷纳除外，埃尼亚副总管，约书亚。

女王　是你，埃尼亚副总管？这个人和你，你们两人一定要负责

马上把克兰布拉西尔伯爵放走。

埃尼亚副总管　娘娘……

女王　喏，我不能依靠你，我记得你是他的仇人。我的天！怎么我周围的人都是他的对头。我不认识这个牢房的看守，但是我敢打赌，他也恨我爱的人。

约书亚　娘娘说得不错。

女王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与其说我是女王，还不如说这个西蒙·雷纳是国王哩。怎么！这里没有一个我信得过的人！没有一个我给他全权的人，让他放走法比亚尼！

珍妮　（从柱子后面走出来）娘娘，有我！

约书亚　（旁白）珍妮！

女王　你！什么，你！是你，珍妮·塔尔伯特？你怎么到这里来的？啊！这也一样，你来了！你来救法比亚尼。谢谢。我本来应该恨你，珍妮，我本来应该妒忌你，我有一千条理由妒忌你。但是，不对，我爱你，因为你爱他。在断头台前，没有妒忌，只有爱情。你和我一样，你也原谅他了，这我看得出来。他们男人是不懂的。珍妮小姐，我们来商量一下吧。我们两个都很不幸，是不是？一定要放走法比亚尼。我只有你在身边，那就不得不靠你了。至少，我相信你会真心救他。那就由你负责吧。两位先生，你们两个都听珍妮小姐的，如果你们不执行她的命令，我就要你们的脑袋。拥抱我吧，小姐！

珍妮　在这边，泰晤士河淹到伦敦塔脚下了。我注意到那里有一条暗道，只要暗道口上有条船，就可以从泰晤士河上逃走。这最可靠。

埃尼亚副总管　不可能在一小时内搞到一条船。

珍妮　那时间太久了。

埃尼亚副总管　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再说，一小时后天就黑了。这倒更好，如果陛下想要让人暗中逃走的话。

女王　你也许说得对。那好，就等一个小时吧！我走了，珍妮小姐。我一定要到市政厅去了。你来救法比亚尼！

珍妮　请您放心，娘娘！

〔女王下。珍妮看着她走。

约书亚　（走到舞台前部）吉伯特说对了，一切都是为了法比亚尼！

第　六　场

〔人物同上，除女王外。

珍妮　（向埃尼亚）你听见了女王的旨意。准备好一条船，停在伦敦塔脚下，准备好暗道的钥匙、一顶帽子、一件披风。

埃尼亚副总管　天黑以前不可能准备好。要等一个小时，小姐。

珍妮　那好。你去吧。有我和这个人在这里。

〔埃尼亚下。珍妮看着他走。

约书亚　（在舞台前部，旁白）这个人！亏她说得出口。忘记了吉伯特，当然也不认得约书亚了。

〔走向法比亚尼的牢房，动手开门。

珍妮　你在干什么？

约书亚　不消您吩咐了，小姐。我在开门。

珍妮　开谁的门？

约书亚　法比亚尼勋爵的牢门。

珍妮　另外那扇门呢？

约书亚　那是另外一个人的牢门。

珍妮　另外那个人是谁?

约书亚　一个判了死刑的囚犯。一个您不认识的人。一个名叫吉伯特的工人。

珍妮　把这扇门打开!

约书亚　(开门)吉伯特!

第七场

〔珍妮,吉伯特,约书亚。

吉伯特　(在牢房里)什么事呀?(走到门口,一眼看见珍妮,就站不稳地靠在墙上)珍妮!珍妮·塔尔伯特小姐!

珍妮　(跪下不敢抬头看他)吉伯特,我来救你。

吉伯特　救我!

珍妮　听我说。可怜我吧,不要再叫我难过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对的;不过,不要对我说了。我一定要救你。什么都准备好了。肯定可以逃走。你让我救你吧,就只当我是一个外人。我再也没有什么要求。你走后不必认我。也不必知道我是谁。也不必原谅我,不过让我救你吧。好不好?

吉伯特　谢谢,可是这没有用。珍妮小姐,既然你不再爱我,救我的命又有什么好处呢?

珍妮　呵!吉伯特,难道这确实是你要问我的话吗?吉伯特,难道你还在乎一个可怜的女子心里想些什么?吉伯特,难道我爱不爱某一个人还值得你关心?还值得你来打听?呵!我还以为你对这已无所谓了,我还以为你瞧不起我,对我心里想什么已漠不关心了。吉伯特,要是你知道你刚才说的

话对我起了什么作用啊！那好比在一片黑暗中，我忽然出乎意外地看见了一线阳光，好了！呵！那就听我说吧！要是我还敢走到你的身边，要是我还敢摸摸你的衣服，要是我还敢把你的手握在我的手里，要是我还敢抬头看天，抬头看你，就像从前一样，你知道我会说什么？我会跪在你面前，倒在你脚下，脸上流着眼泪，嘴里泣不成声，心里高兴得像天使一样对你说："吉伯特，我爱你！"

吉伯特　（大喜若狂地把她抱在怀里）你爱我！

珍妮　是的，我爱你！

吉伯特　你爱我！——她爱我，我的上帝！这是真的，这是她对我说的，这是她亲口讲的，老天爷！

珍妮　我的吉伯特！

吉伯特　你说，为了救我逃走，你什么都准备好了！赶快！赶快！逃命！我要逃命，因为珍妮爱我！这个屋顶好像压在我头上，要把头压垮了。我需要空气。我在这里要闷死了。赶快逃走！我们走吧，珍妮！我，我要活下去！我得到爱情了！

珍妮　还不能走。还要等船。还要等到天黑。不过，你放心吧，你得救了。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脱险了。女王在市政厅，不会这么快就回来。这里由我做主。我等一等再给你解释。

吉伯特　还要等一个小时，那时间太长了！呵！我真恨不得马上死里逃生，重新抓住幸福。珍妮，珍妮，你在这里！我会活下去！你爱我！我又从地狱里回来了！不要让我回地狱去，我真要发疯了，你看。我要高声大笑，我要放声歌唱。你真的爱我吗？

珍妮　真的！我爱你！真的，我爱你！而且，你看，吉伯特，要相

信我，这是千真万确的，就像人要死的时候说的总是真话一样，我从来没有爱过别人，只爱过你！即使在我失足的时候，即使在我犯罪的时候，我爱的还是你！我一掉入使我身败名裂的魔鬼怀里，我就为我的天使痛哭流泪！

吉伯特　忘记了吧！原谅了吧！不要再提了。呵！往事对我有什么要紧？哪一个人听了你的声音能够不感动呢？哪一个人不会像我一样做呢？呵！是的，我原谅你的一切，我心爱的宝贝！爱情的深处难道不是宽容？难道不是原谅？珍妮，妒忌和失望烧干了我的眼泪。但是我原谅你，我感谢你，对我说来，你是这世界上惟一真正发光的东西，我听见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感到我心灵深处的悲哀在死亡，欢乐在生长！珍妮，抬起头来，挺直身子，瞧着我吧。我告诉你，你是我的宝贝。

珍妮　你一直是宽宏大量！永远是宽宏大量！我心爱的吉伯特！

吉伯特　呵！我真希望已经在监狱之外了，能远走他乡，和你自由自在地待在一起！呵！天怎么还不黑！船怎么还不来！珍妮，我们今夜赶快离开伦敦，离开英格兰，到威尼斯去。干我这一行的人在那里可以挣很多钱。你就会是我的人了……呵！我的上帝！我真糊涂，我刚才居然叫不出你的名字！这太美了，珍妮！

珍妮　你说什么？

吉伯特　塔尔伯特勋爵的小姐！

珍妮　我知道一个更美的名字。

吉伯特　什么名字？

珍妮　工人吉伯特的妻子。

吉伯特　珍妮！……

珍妮　呵！不，呵！不要以为这是我的要求。呵！我知道我不配。我不敢把眼睛抬得这么高。我不敢妄想要你原谅我到这种程度。可怜的雕刻匠吉伯特也不会和身分不相称的沃特福德伯爵小姐结婚！不，我只要求跟随你，爱你，永远不离开你。我要白天躺在你的脚下，夜里睡在你的门口。我要看着你工作，帮助你，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对你说来，我的地位比你的妹妹低一点，比看门的狗高一点。要是你结婚的话，吉伯特，因为上帝保佑，你总会找到一个纯洁无瑕、配得上你的女人，那好，要是你结婚的话，要是你的妻子人好，要是她愿意的话，我可以做她的婢女。要是她不愿意要我，那我可以走开，随便到什么地方去死。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会离开你。要是你不结婚，我就待在你的身边，我会对你温存体贴，唯命是从，这你会看到的；要是有人以为我不该待在你那里，那就随他怎么想。我，我也不会再脸红了，你看！我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女子！

吉伯特　（跪在她的脚下）你是一个天使！你是我的妻子！

珍妮　你的妻子！难道你的确像上帝一样，宽恕人的时候，还使人变纯洁了！啊！吉伯特，感谢你把这顶花冠戴在我的头上！

〔吉伯特站起来，把她抱在怀里。当他们紧紧拥抱的时候，约书亚走过来拉住珍妮的手。

约书亚　是约书亚，珍妮小姐。

吉伯特[①]　好心的约书亚！

约书亚　刚才你还不认我呢。

珍妮　啊！那是因为我要先认他呀。

---

① 疑是珍妮之误。——译者

〔约书亚吻她的手。

吉伯特　（把她抱在怀里）多么幸福啊！难道这是真的吗，这样的幸福？

〔远处有乱哄哄的响声，嘈杂喧哗的人声，一片喧嚣。天渐渐地黑了。

约书亚　这是什么声音？

〔走到临街的窗前。

珍妮　呵！我的天！但愿没有出事！

约书亚　来了一大群人。有的拿十字镐，有的拿梭镖，有的拿火把，女王的骑兵也披挂上阵了。都在朝这边走来。喊得多凶！真是见鬼！好像是老百姓暴动了。

珍妮　但愿不是为了吉伯特！

远处喊声　法比亚尼！打死法比亚尼！

珍妮　你听见吗？

约书亚　听见了。

珍妮　他们喊什么？

约书亚　听不清楚。

珍妮　啊！我的天！我的天！

〔埃尼亚副总管和一个船夫急急忙忙地从暗门上。

第　八　场

〔人物同上，埃尼亚副总管，一个船夫。

埃尼亚副总管　法比亚尼大人，大人！一点时间也不能耽搁了！外面已经知道女王要救你的命。伦敦的老百姓起来闹事了。不消一刻钟，你就会粉身碎骨的。大人，赶快逃走吧！

这里有件斗篷、一顶帽子。这里是钥匙。这里有一个船夫。你不要忘了这是全靠我帮的忙。大人，赶快走吧！（低声，向船夫）不必着急。

珍妮

〔赶快给吉伯特披上斗篷，戴上帽子。

（低声，向约书亚）天呀！但愿这个人不认得……

埃尼亚副总管　（瞧着吉伯特的脸）怎么！这不是克兰布拉西尔勋爵！您没有执行女王的命令！您要放走另外一个人！

珍妮　一切都完了！我早就该料到这一点！啊！天啦！先生，的确，可怜可怜……

埃尼亚副总管　不要说了！走吧！只当我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看见。

〔做出漠不关心的样子，走到舞台后部。

珍妮　他说什么？啊！上天在照顾你！啊！大家都要救吉伯特！

约书亚　不对，珍妮小姐。大家都要法比亚尼完蛋。

〔在整场戏中，外面的喊声越来越响。

珍妮　我们赶快吧，吉伯特！快来！

约书亚　让他一个人走吧。

珍妮　要我离开他！

约书亚　暂时离开一会。要是你希望他平安脱险，船上就不能有女人。天还没有全黑。你穿的又是白衣服。等到危险过了，你们再见面也不晚。你同我走这边。他走那边。

珍妮　约书亚说得对。我到哪里去找你呢，我的吉伯特？

吉伯特　到伦敦桥第一个桥拱下找我。

珍妮　好的。快走。喊声越来越响，我真巴不得你已远走高飞了。

约书亚　这是钥匙。从这里到河边有一十二道门要开要关。但是你只剩下一刻钟了。

珍妮　只有一刻钟！十二道门！那太难了！

吉伯特　(拥抱她)再见,珍妮。再分别几个小时,我们就一辈子在一起了。

珍妮　永生永世都在一起！(向船夫)先生,我把他托给你了。

埃尼亚副总管　(低声,向船夫)为了不出事故,不要太着急了。

〔吉伯特同船夫下。

约书亚　他走了！现在该我们走了！先得把这个牢门锁好。(把吉伯特的牢门锁好)好了。快来,走这边！

〔同珍妮从另一个暗门下。

埃尼亚副总管　(一人)这个法比亚尼上圈套了！这个小女人真有两下子,西蒙·雷纳老爷的钱没有白花。不过,女王知道了会怎么样呢？但愿事情不要落在我头上！

〔西蒙·雷纳和女王从走廊里大步走了进来。外面的喧闹不断地增加。天差不多全黑了。群众一阵阵的喊声:"要他的命!"灯光,火把,武器撞击声,枪声,马蹄踏地声。几个贵族手拿短剑,跟女王一同上。其中有英格兰的传令官克拉朗斯,举着王家旗帜,还有佩带嘉德勋章的传令官嘉德,举着绣了勋章的旗帜。

第　九　场

〔女王,西蒙·雷纳,埃尼亚副总管,克林顿勋爵,两个传令官,贵族,侍从等等。

女王　(低声问埃尼亚副总管)法比亚尼逃走了没有?

埃尼亚副总管　还没有。

女王　还没有！

〔带着可怕的神气，瞪着眼看他。

埃尼亚副总管　（旁白）该死！

群众的喊声　（在外面）杀死法比亚尼！

西蒙·雷纳　娘娘陛下一定要当机立断。老百姓要这个人的命。伦敦满城烽火。伦敦塔被围住了。暴动势不可当。禁卫军在伦敦桥被打得落花流水。陛下雇佣的亲兵还在坚持作战，但是群众还在大街小巷追赶陛下，从市政厅一直追到伦敦塔。伊丽莎白公主的党羽也混在群众里面。只要看看骚动的势头，就可以感到他们插了一手。前途是凶险的。陛下发布什么命令呢？

群众的喊声　法比亚尼！杀死法比亚尼！

〔群众的队伍不断扩大，走得越来越近。

女王　杀死法比亚尼！诸位大人，你们听见老百姓的喊声吗？一定得放出一个人去。这些乱民要吃人。

西蒙·雷纳　陛下发布什么命令？

女王　老天在上，诸位大人，你们好像都围着我发抖了！我以灵魂起誓，难道要一个女人来教你们怎样做男子汉大丈夫吗！上马吧，诸位大人，上马吧！难道这些暴徒把你们吓破了胆？难道你们的宝剑还怕他们的木棍？

西蒙·雷纳　不要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让步吧，娘娘，时间还来得及。您现在还可以叫他们做暴徒，不消一个小时，您就不得不说他们是老百姓了。

〔喊声越来越响，嘈杂声越来越近。

女王　不消一个小时！

西蒙·雷纳　（向着走廊走去，又走回来）不消一刻钟，娘娘。伦

敦塔的第一道围墙已经攻破。群众再前进一步,马上就到这里了。

群众　攻塔!攻塔!法比亚尼!杀死法比亚尼!

女王　大家说得有理;群众真是可怕的东西!法比亚诺!

西蒙·雷纳　难道您愿意亲眼看见他在片刻之间被打得粉身碎骨?

女王　诸位先生,你们当中怎么没有一个人敢动手?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多么丢人吗?至少,看在老天份上,也要保卫我吧!

克林顿勋爵　保卫您,是的,娘娘。但是不能保护法比亚尼。

女王　啊!天啦!那么好!我要高声宣布,管他呢!我要说法比亚尼是无罪的!法比亚尼并没有犯下死罪。是我,还有这个人,还有雕刻匠吉伯特,一切都是我们三个人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出来的。这纯粹是一出闹剧!大法官先生,你敢反驳我的话吗!现在,诸位先生,你们愿意保护他吗?他是没有罪的,我告诉你们!凭着我的脑袋,凭着我的王冠,凭着我的上帝,凭着我的母后在天之灵,我保证他并没有犯罪!这是千真万确的,克林顿勋爵,就像你是站在那儿一样地千真万确。保护他吧。消灭那些人吧,就像你从前消灭汤姆·淮亚特[1]一样,我勇敢的克林顿,我的老朋友,我的好罗伯特!我向你发誓,说什么法比亚尼想要谋杀女王,那完全是假的。

克林顿勋爵　他想要谋杀的是另外一位女王,那就是英格兰。

〔外面喊声不断。

---

① 此处"汤姆·淮亚特"即439页的"托马斯·淮亚特","汤姆"即"托马斯"的简称。

女王　到阳台上去！打开阳台的门！我要亲自向老百姓说明他是没有罪的！

西蒙·雷纳　能向老百姓说明他不是意大利人吗？

女王　当我想到一个西蒙·雷纳，一个格朗韦尔红衣主教的亲信，居然胆敢这样对我说话！算了，打开这扇门吧！打开这间牢房！法比亚尼就在里面。我要看他，我要和他说话。

西蒙·雷纳　（低声）您在干什么？就为了他本身的利益，也不该让大家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群众　杀死法比亚尼！伊丽莎白万岁！

西蒙·雷纳　他们现在已经在喊伊丽莎白万岁啦！

女王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西蒙·雷纳　现在要做出抉择了，娘娘，（一手指着牢门）不是拿这个人头给老百姓，（用另一只手指着女王头上的王冠）就是拿这顶王冠给伊丽莎白公主。

群众　杀死！杀死法比亚尼！伊丽莎白！

〔一块石头打破了女王身边的一块窗玻璃。

西蒙·雷纳　陛下害了自己，却救不了他。群众已经打进第二个院子了。女王要怎么办？

女王　你们都是一些懦夫，头一个是克林顿！啊！克林顿，我会记住这件事的，我的朋友！

西蒙·雷纳　女王要怎么办？

女王　呵！大家都不听我的！我什么都说过了，却什么用也没有！那么，这些贵族大臣算是什么人呢？这些老百姓真是卑鄙无耻！我真想把他们踩在脚下，踩个粉碎。居然会有这种情况，一个女王只不过是个女人而已！你们大家都要还我这笔账的，诸位先生！

西蒙·雷纳　女王要怎么办？

女王　（无可奈何）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你是一个凶手！（旁白）啊！法比亚诺！

西蒙·雷纳　克拉朗斯！嘉德！跟我来！埃尼亚副总管，把走廊通到阳台的门打开。

〔后面通到阳台的门打开了。西蒙·雷纳向阳台走去，右边是克拉朗斯，左边是嘉德。外面人声鼎沸。

群众　法比亚尼！法比亚尼！

西蒙·雷纳　（在阳台上，转身向群众）奉女王圣旨！

两个传令官　奉女王圣旨！

〔外面顿时鸦雀无声。

西蒙·雷纳　百姓们，女王要我告诉你们：今天，就是今天夜里，宵禁之后一个小时，克兰布拉西尔伯爵法比亚诺·法比亚尼，就要从头到脚全身蒙着黑布，嘴里塞个铁砣，手里拿着三斤重的黄蜡火把，在火光照耀下，从伦敦塔经过查林十字路口到旧城区市场去斩首示众，以昭国法。他犯下了叛国的滔天大罪，而且企图谋杀女王陛下。

〔外面掌声雷动，一片欢腾。

群众　女王万岁！法比亚尼罪该万死！

西蒙·雷纳　（继续）为了使伦敦城的百姓家喻户晓，女王发布命令如下：在犯人从伦敦塔押到旧城区市场途中，伦敦塔将不断敲钟。在犯人受刑时，要鸣炮三声：犯人上断头台时，放第一炮；犯人躺上黑尸布时，放第二炮；人头落地时，放第三炮。

〔掌声四起。

群众　要张灯结彩！要张灯结彩！

西蒙·雷纳　今夜，伦敦塔和伦敦城要张灯结彩，大放光明，以示普天同乐。此谕。

〔掌声四起。

上帝保佑英格兰古老的宪章！

两个传令官　上帝保佑英格兰古老的宪章！

群众　法比亚尼该死！玛丽万岁！女王万岁！

〔阳台的门关上，西蒙·雷纳走到女王身边。

西蒙·雷纳　伊丽莎白公主永远不会原谅我刚才做的事。

女王　玛丽女王也永远不会。你走吧，先生！

〔做个手势要在场的人下。

西蒙·雷纳　（低声，向埃尼亚副总管）你务必亲自监斩。

埃尼亚副总管　包在我身上。

〔西蒙·雷纳下。埃尼亚副总管正要走，女王忽然向他跑来，抓住他的胳膊，粗暴地把他拉到舞台前部。

第　十　场

〔女王，埃尼亚副总管。

外面的喊声　杀死法比亚尼！法比亚尼！法比亚尼！

女王　眼前这两个人头，你以为哪一个更值钱，是法比亚尼的头，还是你自己的头？

埃尼亚副总管　娘娘……

女王　你是一个奸臣！

埃尼亚副总管　娘娘……（旁白）该死！

女王　不要解释了。我凭母后在天之灵发誓，法比亚尼一死，你也休想活命。

埃尼亚副总管　可是娘娘……

女王　救了法比亚尼，也就救了你自己。没有别的出路。

贼声　法比亚尼该死！法比亚尼！

埃尼亚副总管　要救克兰布拉西尔勋爵！可是群众还在那儿。怎么可能？有什么办法？……

女王　你设法吧。

埃尼亚副总管　怎么办呢？我的天呀！

女王　就得像救你自己一样去办。

埃尼亚副总管　但是老百姓还在那里呢，不见人头落地，他们是不会放下武器的。为了平息众怒，非砍下一个人头不可。

女王　随你砍哪个人的头。

埃尼亚副总管　随我砍哪个人的头！等一等，娘娘！……死刑要等天黑才在火光下执行，犯人全身蒙着黑布，塞住嘴巴，老百姓也像平常一样，站得离断头台很远，还有长矛兵拦住他们。他们只要看见一个人头落地，那就够了。事情还有可能。但愿船夫还在那里没走！我对他说过不要着急。(走到看得见泰晤士河的窗口)他还在那儿！不过时间已经过了。(把头伸出天窗，一手拿着火把，一手挥动手帕，然后转身向女王)好了。我向您担保法比亚尼大人的安全，娘娘。

女王　用你的头担保？

埃尼亚副总管　用我的头担保！

第二部分

〔一个厅堂，两边有两个大阶梯，一上一下。两个阶梯口都在舞台后部。往上的阶梯给舞台顶部的横幅帷幕遮住了最高的部分，往下的阶梯通到舞台的底部。观众看不出这两个阶梯通往何处。

〔厅堂里挂着奇特的丧布：右边墙上，左边墙上，天花板上，都挂着黑色的幕布，上面有一个白色的大十字；舞台后部，面向观众，却挂着白色的幕布，上面有一个黑色的大十字。黑色幕布和白色幕布都一直垂到那两个楼梯口，看不见了为止。右边和左边都有一个祭坛，上面铺着黑布和白布，仿佛是为办丧事而布置的。巨大的蜡烛。没有神甫。只有很少几盏办丧事用的灯挂在拱顶下面，半明不暗地照着厅堂和阶梯。真正照亮厅堂的，是舞台后部的大白布，透过白布看得见一片红光，好像白布后面有一个火光熊熊的大炉子。厅堂的地上铺的是墓石。幕启时，看得见女王一动不动的黑影映在透明的幕布上。

第一场

〔珍妮，约书亚。

〔他们小心翼翼地掀开一块黑色幕布，从一道小小的暗门走了进来。

珍妮　这是什么地方，约书亚？

约书亚　这是楼梯口的大平台，犯人要走过这里去受刑。在亨利八世时代，这里就是这样布置的。

珍妮　没有办法逃出伦敦塔？

约书亚　老百姓守住了所有的出路。这一回，他们要稳打稳扎，不肯放过他们的犯人。在执行死刑之前，什么人也出不去。

珍妮　在阳台上宣布的事现在还在我耳朵里回响。你听见了没

有？那时我们正在下面。这一切真可怕，约书亚！

约书亚　啊！我，我可见得多了！

珍妮　但愿吉伯特能脱险就好！你以为他脱得了险吗，约书亚？

约书亚　逃脱得了！我能肯定。

珍妮　你能肯定，好约书亚？

约书亚　伦敦塔并没有从水上围住。何况，在他逃走的时候，骚动还没有闹得天翻地覆。这并不是一场不可收拾的骚乱，你知道吧！

珍妮　你能肯定他脱险了？

约书亚　我能肯定他这时正在伦敦桥第一个桥拱下等你，你不是要在半夜以前去找他么？

珍妮　我的上帝！他要等得焦急不安了。（一眼看见女王的影子）天啦！那是什么，约书亚？

约书亚　（拉住她的手，低声）不要说话！那是母狮子要吃人了。

〔珍妮恐怖地打量着这个黑影，这时，远处传来了一个人的声音，声音似乎是从上面传来的，慢慢吞吞，清清楚楚地说道。

人声　蒙着黑布、跟在我后面的，是非常高贵、非常有权势的法比亚诺·法比亚尼大人，克兰布拉西尔伯爵，迪纳斯蒙迪男爵，德文郡的达尔茅斯男爵，他犯了弑君的叛国大罪，就要在伦敦市场斩首示众。上帝怜悯他的灵魂吧！

另外一个声音　为他祈祷吧！

珍妮　（发抖）约书亚！你听见了吗？

约书亚　我听见了。我每天都听惯了这一套。

〔送葬的队伍出现在高处的阶梯上，慢慢走了下来，每下一步台阶，队伍显得越长。打头的一个人穿着黑衣，举着白旗，旗上有一个黑十字。后面是埃尼亚·达韦顿

副总管，身披黑色的大斗篷，手拿白色的总管权杖。后面是一队身穿红衣、手执铁槊的卫士。后面是刽子手，肩上扛着斧头，斧口朝着后面的人。后面一个人全身蒙了一块大黑布，黑布一直拖到脚下。只看得见这个人赤露的胳膊从大黑布的窟窿里伸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燃烧的黄蜡火把。这个人旁边有一个身穿万灵节丧服的神甫。后面又是一队身穿红衣、手执铁槊的卫士。后面一个人穿着白衣，举着黑旗，旗上有一个白十字。队伍左右两边有两行卫士，一手执戟，一手拿着火把。

珍妮　约书亚，你看见了吗？

约书亚　我看见了，我每天都看惯了这一套。

〔队伍走到舞台的出口处站住了。

埃尼亚副总管　蒙着黑布、跟在我后面的，是非常高贵、非常有权势的法比亚诺·法比亚尼大人，克兰布拉西尔伯爵，迪纳斯蒙迪男爵，德文郡的达尔茅斯男爵，他犯了弑君的叛国大罪，就要在伦敦市场斩首示众。上帝怜悯他的灵魂吧！

两个旗手　为他祈祷吧！

〔队伍慢慢走过舞台后部。

珍妮　我们看到的事真可怕，约书亚。我的血似乎都要凝结了。

约书亚　这个倒霉的法比亚尼！

珍妮　不要说了，约书亚！真是倒霉，但也真是不幸！

〔队伍走到另一个阶梯口。西蒙·雷纳已经在这个阶梯口待了一会了，他一切都看清楚了，就站开让队伍过去。队伍走下台阶，慢慢地不见了。珍妮恐怖地看着队伍。

西蒙·雷纳　（在队伍走后）这是什么意思？犯人当真是法比亚尼吗？我以为他没有这么高大。难道埃尼亚副总管搞了

鬼？……我好像看见女王叫他留下来过。我得搞个水落石出！

〔跟着队伍走下阶梯。

人声　（越来越远）蒙着黑布、跟在我后面的，是非常高贵、非常有权势的法比亚诺·法比亚尼大人，克兰布拉西尔伯爵，迪纳斯蒙迪男爵，德文郡的达尔茅斯男爵，他犯了弑君的叛国大罪，就要在伦敦市场斩首示众。上帝怜悯他的灵魂吧！

另外一个声音　（几乎听不清楚）为他祈祷吧！

约书亚　他一出伦敦塔就要敲大钟了。你现在也许可以走得掉。我得去想个办法。你在这里等我，我去去就回来。

珍妮　你要离开我，约书亚。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会害怕的，我的上帝！

约书亚　你不能跟着我跑遍伦敦塔，那有危险。我得设法让你出去。记住吉伯特在等你。

珍妮　吉伯特！一切为了吉伯特！去吧！

〔约书亚下。

呵！多可怕的场面！我一想到如果这是吉伯特的话！（跪在一个祭坛前的台阶上）呵！多谢！上帝真是救世主！您救了吉伯特！

〔舞台后部幕布开了一点。女王出场，她慢步走向舞台前部，没有看见珍妮，珍妮转过身来。

天啦！女王！

第　二　场

〔珍妮，女王。

〔珍妮吓得紧紧靠住祭坛，用惊慌失措的眼色看着

女王。

女王 （在舞台前部站了一会，没有说话，眼睛瞪着，脸色惨白，仿佛沉醉在阴郁的梦中。最后，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啊！老百姓！（焦急不安地向四围一看，看见了珍妮）这里有人！是你呀，小姑娘！是您呀，珍妮小姐！我使您害怕了吧。好了，不用害怕。看守监狱的埃尼亚背叛了我们，您知道吗？因此，您不用害怕！孩子，我已经对你说过，你不必怕我。一个月前使你身败名裂的事，今天却救了你。你爱法比亚诺。天底下只有你和我有这样的心肠，只有你和我才爱他。我们是亲姊妹。

珍妮 娘娘……

女王 是的，只有你和我两个女人站在这个人一边。所有其他的人都反对他！整个城市，所有的老百姓，整个世界都反对他！这场爱和恨的斗争力量对比太悬殊了！对法比亚诺的爱情是忧郁不安，惊慌失措，丧魂落魄的，它的脸像你的一样苍白，它的眼睛像我的一样热泪盈眶，它藏在丧葬的祭坛旁边，通过你的嘴来祈祷，通过我的嘴来诅咒。对法比亚尼的仇恨却是神气十足，光芒四射，扬扬得意的，它已经全副武装，胜利在望了，它拥有宫廷、百姓、满街的群众，它同时发出了杀人的喊声和欢腾的叫嚣，它是冠冕堂皇，不可一世，无所不能的，它把断头台周围的整个城市照耀得如同白日！爱情就在这里，只有两个穿着丧服、关在坟墓里的女人。而仇恨却在那边！

〔她猛然拉开舞台后部的白幕布，露出了一个阳台，在阳台外面，在茫茫的黑夜里，是灯火辉煌、一望无际的伦敦城。伦敦塔看来也是一样灯火辉煌。珍妮瞪着

眼，惊愕地瞧着这令人目眩的景色，强烈的反光把整个舞台都照亮了。

呵！卑鄙的城市！叛乱的城市！该死的城市！丑恶的城市！它节日的盛装沾满了鲜血，它通红的火把照亮了刽子手！珍妮，你也怕它，是不是？你是不是和我一样，觉得它在卑鄙无耻地嘲笑我们两个，它睁开了十万只闪闪发光的眼睛，瞪着我们两个脆弱的女人？我们被世界抛弃了，形影孤单地呆在这个坟墓里，茫然不知所措。珍妮，你听见这个可怕的城市在狂笑乱嚎吗？呵！英格兰！英格兰在争着摧毁伦敦！呵！我多么愿意使这些火把变成干柴，把这些灯光变成烈火，把这个照耀得灿烂辉煌的城市变成一座火光熊熊的城市！

〔外面忽然人声鼎沸，掌声雷动，喊声嘈杂："他来了！他来了！杀死法比亚尼！"听得见伦敦塔的大钟响了。一听见钟声，女王令人害怕地笑了起来。

珍妮　老天爷！不幸的人出去了……您怎么笑了，娘娘！

女王　对，我笑了！（笑）对，你也会笑的！不过，先得把幕布拉上。我总觉得我们不是只有两个人在这里，我总觉得这个吓人的城市在看着我们，在听着我们。（拉上白幕布，回到珍妮身边）现在他走了，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可以告诉你了。你笑吧，我们两个一起笑吧，笑这些可恶的喝人血的老百姓吧。呵！这真有意思！珍妮，你在为法比亚诺担惊受怕吗？放心吧，和我一起笑吧，我对你说！珍妮，他们抓走的人，就要处死的人，他们以为是法比亚诺的人，并不是法比亚诺！

〔笑。

珍妮　不是法比亚诺？

女王　不是！

珍妮　那是谁呢？

女王　是另外一个人。

珍妮　另外一个人是谁？

女王　你知道他，你认识他，那个工人，那个……管他叫什么名字呢！

珍妮　（全身发抖）吉伯特？

女王　对了，吉伯特。就是这个名字。

珍妮　娘娘，呵！不，娘娘！呵！说不是这个名字吧，娘娘？吉伯特！那太可怕了！不过，他已经逃走了！

女王　他是在逃走的时候给抓住的，的确。人家就给他蒙上黑布，做法比亚诺的替身。好在死刑是在夜里执行。老百姓什么也看不见。你放心吧。

珍妮　（发出可怕的狂叫声）啊！娘娘！我爱的人就是吉伯特！

女王　什么？你说什么？你糊涂了吧？难道你，你也欺骗了我？啊！你爱的是这个吉伯特！那好，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珍妮　（心碎地跪倒在女王脚下，双手合十，抽抽噎噎）

〔演出这场戏时，大钟一直在响。

娘娘，发发慈悲吧！娘娘，看在老天面上！娘娘，凭了您的王冠，凭了您的母后，看在天使份上！吉伯特！吉伯特！这要逼得我发疯了！娘娘，救救吉伯特！这个人是我的生命，这个人是我的丈夫，这个人……我刚才告诉您他为我费尽心血，他收留了我，抚养了我，从我在摇篮里时起，他就担负起做父亲的责任，而我父亲是为您的母后而死的呵。娘娘，您看，我只不过是一个可怜人，不该对我太严酷了。您刚才对我说的话给了我这样厉害的打击，我简直不知道我怎么还有勇气来和您说话。我能说什么就说什么，您看。不过，您一定要停止执行死刑。马上停止。明天再执行。好有时

间考虑考虑。老百姓可以等到明天。我们可以看看怎么办好。不，不要摇头。那对您的法比亚诺不会有危险。您可以把我当成他的替身。好在有黑布蒙脸。又是夜里。谁看得出来呢？救救吉伯特吧！他死还是我死，对您有什么关系？说到底，我，我是自愿要死的啊！我的上帝！啊！这钟声，这可怕的钟声！这钟每敲一下，就离断头台近一步。这钟每敲一下，都打在我的心上。我求求您，娘娘，发发慈悲吧！这对您的法比亚诺没有危险。让我吻您的手。我爱您，娘娘。我还没有对您说过，可是我真爱您。您是一位伟大的女王。您看我是怎样真心诚意地吻您的玉手。啊！下命令停止执行死刑吧！时间还来得及。我敢肯定还来得及。他们走得很慢。从伦敦塔到旧城区市场很远。在阳台上的人说过，要走查林十字路口。但是还有一条近路。要一个人骑马去赶还来得及。看在老天份上，娘娘，发发慈悲吧！说到底，请您设身处地替我想想，假如我是女王而您是我这个可怜的女子，您会哭得和我同样厉害，而我也会发慈悲的。发发慈悲吧，娘娘！啊！我过去害怕的，就是眼泪会流得我说不出话来。啊！马上下命令吧。停止执行死刑吧。这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娘娘。对法比亚诺也没有什么危险，我敢担保。难道您真的觉得不应该这样办吗，娘娘？

女王　（感动了，把她扶起）我倒愿意这样办，可怜的人儿。啊！你哭了，是的，就像我刚才哭过一样，你感到的痛苦，我刚才也感到了，我感到的痛苦使我同情你。好了，你看我也哭了。这真是不幸，可怜的孩子！当然，看来似乎应该换一个替死鬼，比如说，梯尔科奈尔，但是他太出名了，一定得是个无名小卒才行。而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个人。我向你解释，是要你明白，你知道吗？啊！我的上帝！真是死生有命，半

点也由不得人的；我也无能为力啊。

珍妮　是的，我听您说，娘娘。您也像我一样，我还有多少话要对您说啊。不过，现在我要请求您签署命令，停止执行死刑，把人放走。这是非做不可的事，您当然知道。别的事我们以后好谈。啊！这钟声！一直是钟声！

女王　你要求的是不可能的事，珍妮小姐。

珍妮　怎么不可能？只要一个人骑马去就行了。有一条很近的路。顺着河岸走。我自己去吧。这是可能的。并且很容易。您看我说的话是合情合理的。

女王　可是老百姓不会答应。他们会到伦敦塔来大屠杀的。而法比亚诺还在塔里。你要明白。你发抖了，可怜的孩子！我，我和你一样，我也发抖了。你也设身处地替我想想。本来我是不必向你解释这一切的。你看，我能做的，我都做了。不要再想那个吉伯特吧，珍妮！这已经无法挽回了。听天由命吧！

珍妮　无法挽回！不，不是无法挽回的！不！只要这可怕的钟声还在响，就不是无法挽回的！要我听天由命，让吉伯特死去！您以为我会让吉伯特这样死去？不，娘娘。啊！我在白费口舌！啊！您根本不听我说！那好，既然女王不听我说，但是老百姓会听我说的！啊！老百姓是好人，您知道吧！老百姓还在院子里。您以后随便怎样处置我都行。我现在却要大声喊叫，告诉老百姓说他们受骗了，那个犯人是吉伯特，是个和他们一样的工人，并不是法比亚尼。

女王　站住，该死的东西！（抓住她的胳膊，令人生畏地瞪着她）啊！你竟敢这样！啊！我对你太好了，太迁就了，我还同你一道哭呢，而你却敢疯狂到这种地步！啊！我的爱情和你的一样强烈，我的手却比你的更加有力。你不许动。啊！

你的情人！你的情人和我有什么相干？现在，难道英格兰的女人都可以来找我要她们的情人吗？老天在上！我只能救我自己的情人，别人遭殃我可管不着。你们小心照管自己的情人吧！

珍妮　放开我！呵！我诅咒你，恶毒的女人！

女王　住嘴！

珍妮　不，我偏要说话！您要我告诉您我现在的心里话吗？我根本不相信那个要死的人是吉伯特。

女王　你说什么？

珍妮　我不知道。不过我看见那个蒙黑布的人走过去。我觉得如果那个人是吉伯特，我的心会激动，会对我喊道：吉伯特！这是吉伯特！但是我并没有这种感觉，那个人不是吉伯特！

女王　你这是说什么？啊！我的上帝！你发疯了，你这说的都是疯话，但却使我担心害怕！啊！你刚才触动了我内心的隐忧。为什么这场骚乱搞得我没有亲自过问一切？为什么我把搭救法比亚诺的事交给别人去办，而不亲自过问？埃尼亚·达韦顿是个奸臣。西蒙·雷纳说不定插了一手。但愿我不要再一次给法比亚诺的敌人欺骗了！但愿那个犯人的确不是法比亚诺！……来人呐！快点来人！来一个人！

〔两个狱卒上。女王向第一个狱卒：

你，赶快跑。这是我的御用戒指。叫他们暂缓执行死刑。到旧城区市场去！到旧城区市场去！有一条近路，你不是说过吗，珍妮？

珍妮　顺着河岸走。

女王　顺着河岸走。骑马走！赶快跑！

〔第一个狱卒下。女王向第二个狱卒：

你，马上到爱德华神甫塔去。那里有两间死囚的牢房。一

间牢房里还有一个犯人。你马上把他带来。

〔第二个狱卒下。

啊！我发抖了！我的脚软得站不住，我没有气力亲自去看看。啊！你使我像你一样发疯了！啊！该死的东西！你使我像你一样不幸了！我要诅咒你，就像你诅咒我一样！我的上帝！那个人能及时赶到吗？真是急死人！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的心里乱得一塌糊涂。这是在为谁敲丧钟呢？是为吉伯特？还是为法比亚诺？

珍妮　钟声停了。

女王　队伍已经到了刑场。那个人赶不上了。

〔听见远远一声炮响。

珍妮　天呀！

女王　犯人上断头台了。

〔第二声炮响。

犯人跪下了。

珍妮　这真可怕！

〔第三声炮响。

女王
珍妮　啊！

女王　只有一个人还活着。等等我们就会知道是哪一个。我的上帝，马上进来的人，但愿是法比亚诺！

珍妮　我的上帝，但愿是吉伯特！

〔舞台后部的幕布开了。西蒙·雷纳拉着吉伯特的手上。

珍妮　吉伯特！

〔扑上前去，互相拥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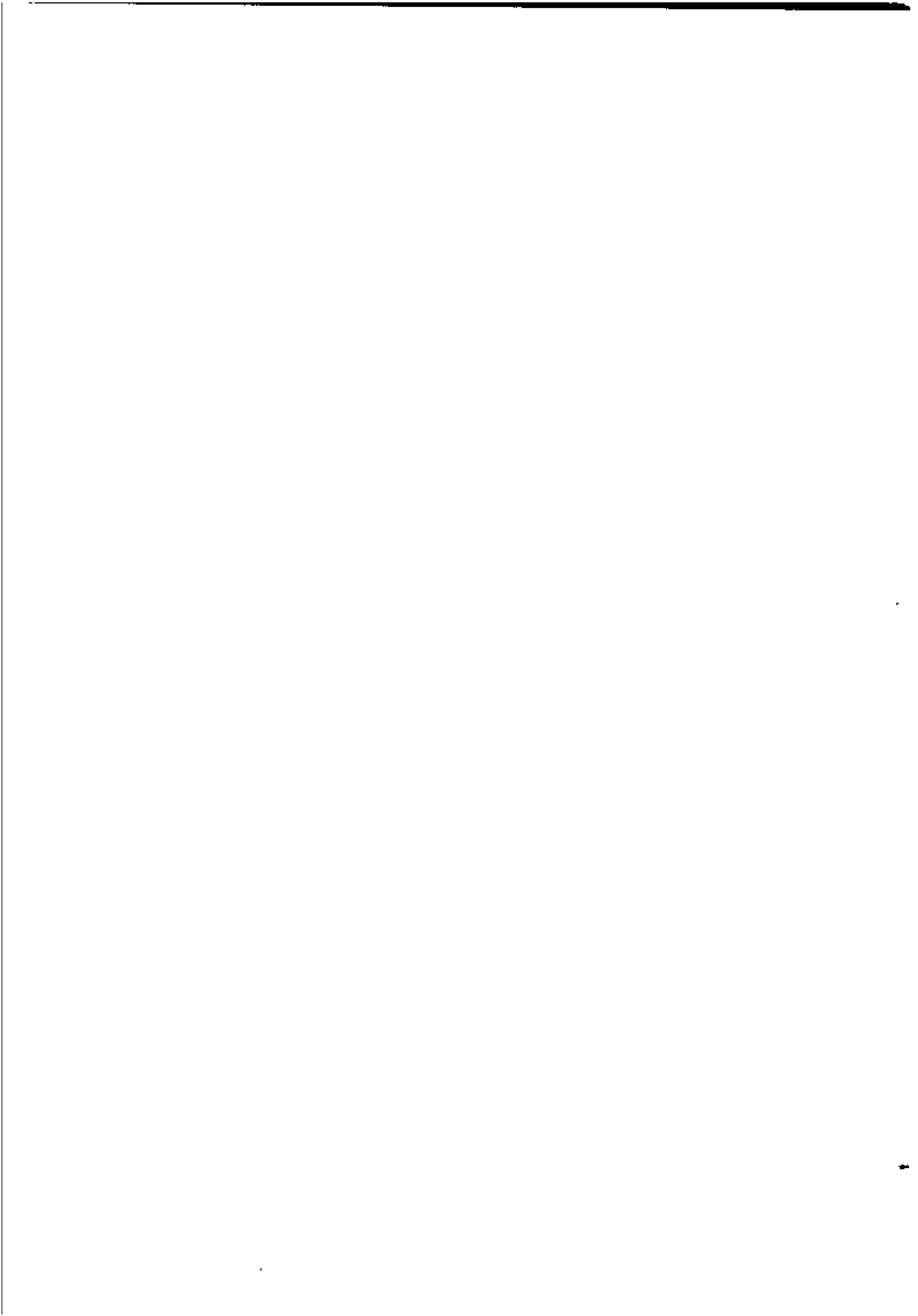
女王　法比亚诺呢？

西蒙·雷纳　死了。

女王　死了？……死了！哪个人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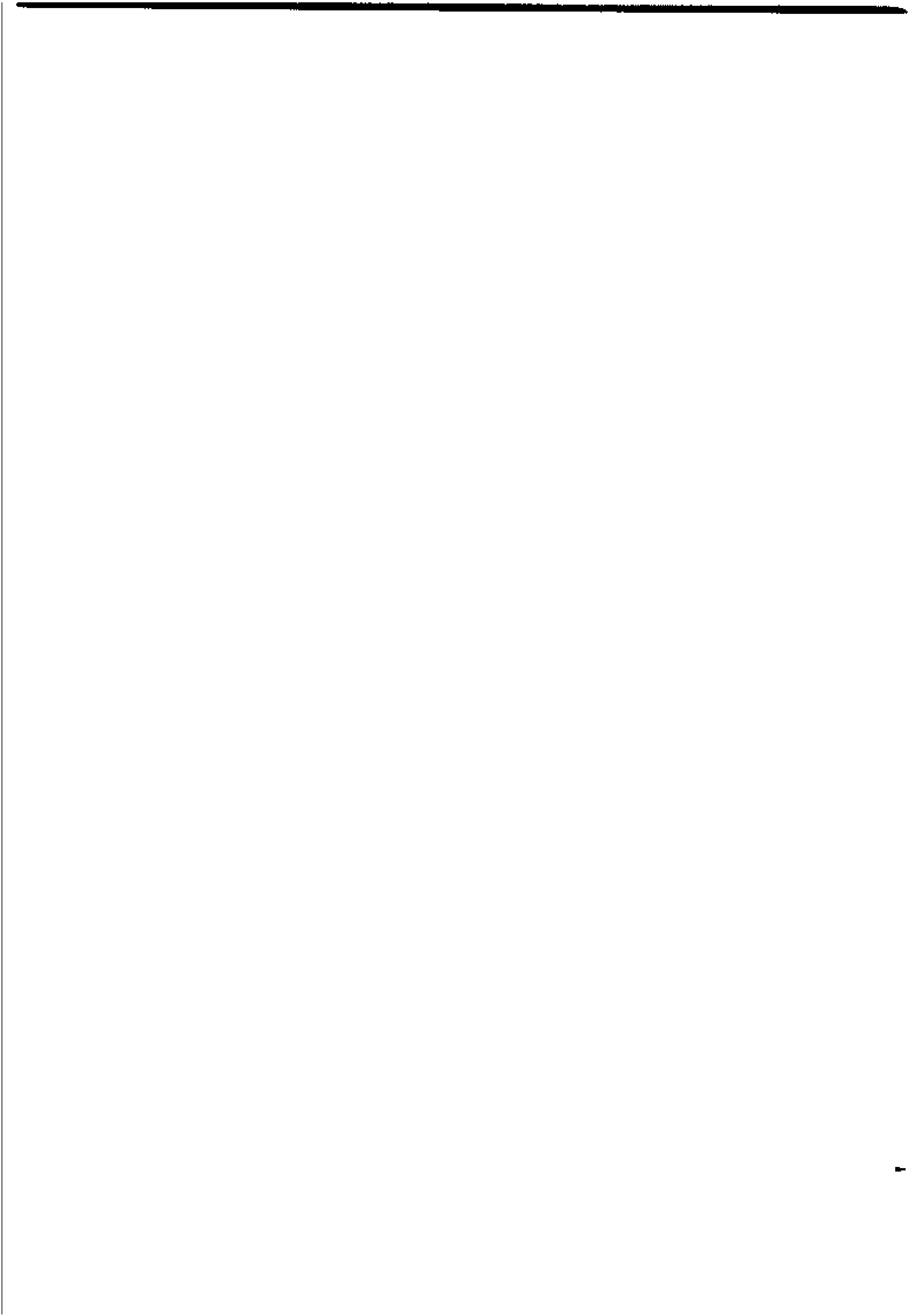
西蒙·雷纳　我。我拯救了英格兰女王。

——剧　终



吕伊·布拉斯

（1838）



剧中人物

吕伊·布拉斯

堂·萨留斯特·德·巴赞

堂·塞扎尔·德·巴赞

堂·居里唐

康波雷尔伯爵

桑塔－克吕兹侯爵

巴斯托侯爵

达尔布伯爵

普列戈侯爵

堂·玛尼埃·阿里亚

蒙塔兹戈

堂·安东尼奥·于比拉

柯瓦丹加

居迪埃尔

一个仆人

一个警官

一个掌门官

一个警察

一个侍从

堂娜·玛丽亚·德·纽堡，西班牙王后

达比克尔克公爵夫人

卡西达

一个老妇人

贵妇，贵族，枢密院参议官，侍从，女伴，
  警官，警察，宫廷掌门官，王室掌门官

马德里，一六九×年。

第　一　幕

堂·萨留斯特

〔马德里王宫中的达纳埃厅。室内装饰堂皇富丽，摆着菲力浦四世时代带有佛兰德风格的家具。左边，金碧辉煌的大窗子上装着小块玻璃。两侧的墙上各有一扇小门，通往宫内的房屋。后部是一堵大隔墙，墙上装有金碧辉煌的玻璃窗，还有一扇同样金碧辉煌的大门，开向一条长廊。长廊从左到右横跨舞台，但隔墙的玻璃窗上挂了垂地的大帘幕，挡住了视线。厅内有一张桌子、一把扶手椅，还有文具。堂·萨留斯特从左边的小门进来，后面跟着吕伊·布拉斯和居迪埃尔，居迪埃尔拿着一个珠宝匣，还有几个小包，好像要出门远行的样子。堂·萨留斯特穿着查理二世时代的黑色丝绒朝服，颈上挂了金羊毛勋章，黑色朝服上披了一件富丽的浅绿色丝绒斗篷，斗篷绣上金花，镶了黑缎里子。他身佩宽柄宝剑，头戴白缨帽。居迪埃尔身穿黑衣，腰悬宝剑。吕伊·布拉斯身穿仆人的制服：褐色的齐膝紧身外衣和褐色短裤，外套上有金红两色条纹。没有戴帽，也没有佩剑。

第 一 场

〔堂·萨留斯特·德·巴赞，居迪埃尔，吕伊·布拉斯有时在场。

堂·萨留斯特　吕伊·布拉斯，把门关上，把这扇窗子打开。

〔吕伊·布拉斯照办之后，在堂·萨留斯特的示意下，就从后部的大门出去了。堂·萨留斯特走到窗前。

这里，大家还在睡觉，天要亮了。（突然转身向居迪埃尔）啊！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是的，我当家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居迪埃尔！一失去宠信，就给打发走，就赶出了宫廷！啊！一天之内，失掉了一切！我的风流事儿还没公开，不用提了。是的，这不过是桩小小的风流公案，到了我这把年纪，我承认，这真是一件糊涂的蠢事！诱骗了一个侍女，一个出身微贱的婢女！我却倒了大霉！因为这个轻佻的女人是王后的人，是同她从纽堡[①]来的，这个小娘儿哭着骂我，把她的孩子也带到王宫去了；我就得到命令，要我和她结婚。我一拒绝，就把我放逐了。就把我放逐了！二十年的千辛万苦，二十年的雄心壮志，日夜操劳，都毁于一旦了！我本来是宫廷治安法院的院长，一说到我的名字，没有人不怕，没有人不恨；我是巴赞家族引以为荣的族长；我的威信，我的权力，我过去所想的一切，所做的一切，所有的一切，职务、地位、声望，都在群众的耻笑声中，顷刻化为乌

---

① 纽堡的玛丽亚（Maria de Neubourg，1667－1740），西班牙王后，查理二世之妻。纽堡（Neubourg，德文为 Neuburg），现译诺伊堡，在西德。因照历史人物译名统一，故译“纽堡”。

有了！

居迪埃尔　现在还没有人知道，大人。

堂·萨留斯特　到了明天！明天，大家都会知道！好在那时我们已经在路上了。我不愿意倒台，不，我宁愿销声匿迹！（使劲解开紧身上衣的纽扣）你总是把我的搭扣扣紧，好像我是个神甫一样，我的上衣也扣得太紧，要把我闷死了，我亲爱的！（坐下）呵！我要不露声色，在暗地里布置一个深深的陷阱！居然把我放逐！

〔又站了起来。

居迪埃尔　这是谁下的毒手，大人？

堂·萨留斯特　都是王后。呵！我要报仇雪恨，居迪埃尔！你了解我。我是你的学生，二十年来，你给我帮了忙，你为我效了劳，你知道我在思想深处恨人会恨到什么程度，就像一个老练的建筑师一眼可以看出他掘的井有多深一样。我要走了。我要到凡拉斯去，到卡斯蒂利亚去，为了一个小贱人，你想得到吗！我竟落得个这样的下场！你去安排动身的事，因为我们时间很紧。我要去和那家伙说句话，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我要碰碰运气。也许他能帮我的忙？我也没有把握。直到今晚，我还是这里的主人。我一定要报仇雪恨，好！怎么报法？我还没有想过，不过，我是无毒不丈夫！你马上去做好准备，赶快。不要声张！你和我一同走。去吧。

〔居迪埃尔施礼告退。堂·萨留斯特叫人。

吕伊·布拉斯！

吕伊·布拉斯　（从后部的大门进来）大人有什么吩咐？

堂·萨留斯特　我不在王宫里过夜了，你把钥匙留下，把百叶窗关好。

吕伊·布拉斯　（鞠躬）知道了，大人。

堂·萨留斯特　你听我说。两小时后，王后做完弥撒，要经过长廊到接待室去。吕伊·布拉斯，你就在这里等候。

吕伊·布拉斯　是，大人。

堂·萨留斯特　（走到窗前）你看见广场上那个拿证件给卫兵看的人吗？他过来了？不要对他说话，只要做个手势，告诉他可以上来。叫他走小楼梯。

〔吕伊·布拉斯照办后，堂·萨留斯特又指着右边的小门继续说着：

在你走开之前，先去那个房间看看，那三个警察睡醒了没有。

吕伊·布拉斯　（走到门口，把门推开一点，然后回来）大人，他们还在睡觉。

堂·萨留斯特　说话声音低点。我还要你办事，不要走远了。就在那里等着，不要让闲人进来。

〔堂·塞扎尔·德·巴赞上。他戴顶破帽，披件旧斗篷，袜子没有拉紧，鞋子开裂，佩一把刺客用的宝剑。他进来时和吕伊·布拉斯打了一个照面，互相看了一眼，露出一种感到意外的神色。

堂·萨留斯特　（观察他们两人，旁白）他们互相看了一眼！难道他们彼此认识？

〔吕伊·布拉斯下。

第　二　场

〔堂·萨留斯特，堂·塞扎尔。

堂·萨留斯特　啊！你来了，坏蛋！

堂·塞扎尔　是的，老兄，我来了。

堂·萨留斯特　看到一个这样的穷光蛋真叫人高兴！

堂·塞扎尔　（行礼）我很高兴……

堂·萨留斯特　先生，我知道你干的好事。

堂·塞扎尔　（亲切地）这些事合你的口味吗？

堂·萨留斯特　是的，干得再好也没有了。堂·查理·德米拉那天夜里被抢。抢走了他的宝剑、他那镶金镂银的剑鞘、还有他的牛皮甲衣。这是复活节前一天的事。幸亏他是圣雅各团的骑士，那伙坏蛋没抢他的斗篷。

堂·塞扎尔　大慈大悲的耶稣！为什么不抢？

堂·萨留斯特　因为骑士团的纹章绣在斗篷上。怎么，你说这一次干得怎么样？

堂·塞扎尔　啊！见鬼！我说，我们这个时代真可怕！要是强盗都来邀请圣雅各入伙，好上帝！那叫我们怎么办呀？

堂·萨留斯特　你就入了伙吧！

堂·塞扎尔　不错，是的，要是我不得不承认的话，我那次是在场。不过，我并没有碰你的堂·查理，我只在旁边出出主意。

堂·萨留斯特　不仅如此吧！昨天夜里，月亮西沉的时候，在市长广场，一伙乌七八糟的歹徒，不戴帽子也不穿鞋子，从一家低级下流的酒馆里冲了出来，居然袭击了警察。也有你的份吧！

堂·塞扎尔　老兄，我才懒得打这些狗腿子呢。不过我也在场。就是如此而已。他们斗剑的时候，我在拱廊里散步，做诗。他们打得很厉害。

堂·萨留斯特　不止如此吧。

堂·塞扎尔　还有什么？

堂·萨留斯特　在法国也有人控告你那一伙人为非作歹，无法无天，不用钥匙就打开了盐税局的钱柜。

堂·塞扎尔　我不否认。法国不是我们的敌人吗！

堂·萨留斯特　在佛兰德，你和堂·保尔·巴特勒米接头，要他把刚为高尚的教士会搞到的葡萄园产品，运到蒙斯去。神职人员的财产，你居然也染指了。

堂·塞扎尔　在佛兰德吗？那也可能。我去过很多地方。你说完了没有？

堂·萨留斯特　堂·塞扎尔，我一想到你，我脸上就惭愧得流汗。

堂·塞扎尔　好。那你就流汗吧。

堂·萨留斯特　我们的家族……

堂·塞扎尔　不。在马德里，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的真名实姓。因此，不要谈家族了！

堂·萨留斯特　一天，一位侯爵夫人走出教堂时问我：那边那个神气活现的坏家伙是谁呀？你看他翘起鼻子，眼睛东张西望，胯骨突出，穿得比约伯还破旧，却比布拉冈斯王族[1]还更傲慢，要用自命不凡的神气来掩饰那副穷相。你看他那破破烂烂的袖子下面露出的拳头，老是碰他的粗柄圆头宝剑，剑头又碰他的脚后跟。他的样子妄自尊大，披的斗篷却像给狗牙咬过似的，穿的袜子也是七扭八歪的。

堂·塞扎尔　（看了一眼他自己的打扮）你有没有告诉她：那就是亲爱的扎法里！

堂·萨留斯特　没有，我脸红了，先生。

堂·塞扎尔　怎么！那位夫人笑了吧！你瞧，我就是喜欢逗女人笑。

堂·萨留斯特　你老是和名声不好的舞刀弄剑的人来往！

堂·塞扎尔　他们都是些小人物！都是些像绵羊一样温顺的穷书生！

堂·萨留斯特　人家到处都碰到你和下流的女人在一起！

---

① 布拉冈斯（Bragance），葡萄牙王室。

堂·塞扎尔　呵！可爱的吕桑黛！呵！甜蜜的伊莎白！怎么！跟你要好的美人不是更多吗！怎么！眉目传情的风流娘儿们，人家就是这样议论你们，说长道短的，我却每天晚上都对你们念早祷的赞美诗呵！

堂·萨留斯特　还有加利西亚的大盗马塔洛博，他搞得我们马德里的警察都没有办法，然而却是你的朋友！

堂·塞扎尔　请你讲点道理吧。要不是他，我可要光着屁股上街了，那可不大雅观吧。看见我在寒冬十二月没有衣服穿，他就动了怜悯之心。那个用龙涎香精的花花公子达尔布伯爵，上个月丢了一件丝绸紧身衣……

堂·萨留斯特　怎么样？

堂·塞扎尔　在我那儿。是马塔洛博送我的。

堂·萨留斯特　伯爵的衣服！你怎么不害臊？……

堂·塞扎尔　我有什么可害臊的？穿一件漂亮的紧身衣，上面绣上花，还有金线镶边，冬天穿起来暖和，夏天穿起来漂亮。你看，它还是崭新的呢。（解开斗篷，露出一件华丽的粉缎金边的紧身衣）衣袋里还装满了上百封给伯爵的情书。在我贫穷潦倒，心里害相思病、嘴里没东西吃的时候，我要是从热气腾腾的通风窗口看到一间厨房里菜香扑鼻，我就会在那里坐下来读伯爵的情书，聊以画饼充饥，解除相思之苦。我既闻到了酒席的香味，又尝到了爱情的甜头！

堂·萨留斯特　堂·塞扎尔……

堂·塞扎尔　老兄，等一下，暂时不要责怪我。我是一个贵族，不错，还是你的近亲；我的名字叫塞扎尔，是加罗法的伯爵；可是我一生下来，命运就使我爱上了挥霍。我本来很有钱，有高楼大厦，有领地田产，养得起很多女戏子。呸！我还不满二十周岁，就把财产吃个一干二净！我过去的荣华富贵，或

者是浮华虚荣，只剩下了一大堆追在我屁股后面要我还账的债主。我自然只好改名换姓，逃之夭夭了。现在，我只不过是个快快活活的扎法里，除了你以外，没有人知道我的真面目。你也没有给过我一文钱，我的老板；我不要你的钱也还过得去。晚上，我就在原先的特韦伯爵府第门前，九年来，我一直是在那里过夜的，头顶青天脸朝地，睡上一个大觉。我这样过得也满舒服。说真的，这样过日子也很美！大家都以为我到西印度群岛去了，见鬼，他们以为我死了。我那附近就有水泉，口渴了去那儿喝水，然后，我可以自得其乐地到处走走。我原先在伯爵府花光了我的钱财，现在，连府邸也属于斯宾诺拉侯爵了。那好。有时，我顺便从那里过，看见侯爵的工人正在大门上刻酒神像，我还出出主意呢。现在，你能借十个金币给我吗？

堂·萨留斯特　你听我说……

堂·塞扎尔　（两臂交叉放在胸前）这下要看你的风格啦。

堂·萨留斯特　我叫你来，是要帮你的忙。塞扎尔，我没有儿女，只有钱财，又是你的兄长，看到你这样走向穷苦的深渊，实在难受，我要把你拉回来。你虽然冒充好汉，其实你很可怜。我要给你还债，赎回你的府邸，把你送回宫廷，使你再做一个漂亮可爱的贵族。扎法里就算人死灯灭了，让塞扎尔得到新生吧。我要让你随便用我的钱，大把大把地从我的钱柜里拿吧，不要害怕，也不必担心未来。一个人有亲戚就该接济，塞扎尔，一家人总该互相同情嘛……

〔堂·萨留斯特越说，堂·塞扎尔脸上的表情就越吃惊，也越高兴，并且越信以为真，最后，他忍不住了。

堂·塞扎尔　你总像魔鬼那样机灵，说起来真好听。说下去吧。

堂·萨留斯特　塞扎尔，我只有一个条件。这个等一会儿再讲。

你先把我的钱包拿去吧。

堂·塞扎尔(一把抓起钱包,里面满是金币)啊! 居然有这等事! 你真是太大方了!

堂·萨留斯特　我还要给你五百金币……

堂·塞扎尔　(晕头转向)侯爵!

堂·萨留斯特　(继续说着)从今天起。

堂·塞扎尔　老天在上,我是你的人了。至于条件,你就说吧。我用好汉的信义担保,我的宝剑要为你效劳。我就是你的奴仆,要是你用得着的话,我可以下地狱去找堂·斯帕旺托队长交锋。

堂·萨留斯特　不,堂·塞扎尔,我用不着你的宝剑,原因就不说了。

堂·塞扎尔　那你要什么呢? 别的东西,我可是一无所有呀。

堂·萨留斯特(走到他身边,放低声音)你在马德里认识很多穷朋友吧? 说起来,这也是运气。

堂·塞扎尔　你这是抬举我。

堂·萨留斯特　你背后总有一大伙穷朋友,需要的时候,我知道,你是可以闹一次乱子的。这也许很有用。

堂·塞扎尔　(哈哈大笑)说实话,你好像在演戏。你要我这块料在戏里演什么角色? 到底是唱诗剧还是奏交响乐? 你吩咐吧。我倒是很喜欢演闹剧的。

堂·萨留斯特　(认真地)我是在对堂·塞扎尔说话,不是在跟扎法里开玩笑。(声音越来越低)你听我说。为了暂时不能公开的目的,我需要有个人在暗地里给我出力,帮我干一番大事。并不是我存心不良,不过,到了紧急关头,即使最体面讲究的人,也只好不顾面子,卷起袖子来干粗活。你会发财的,不过你得不声不响地帮我在闪闪发光的镜子下布一个

罗网,就像捕鸟人在夜里设下的陷阱一样,不管要捉的是只云雀还是个女人。我要用一个厉害得出奇的办法,我想,你不是一个前怕狼后怕虎的人吧,我要报仇雪恨!

堂·塞扎尔　你要报仇雪恨?

堂·萨留斯特　是的。

堂·塞扎尔　你的仇人是谁?

堂·萨留斯特　一个女人。

堂·塞扎尔　(挺起胸来,高傲地瞧着堂·萨留斯特)不要再说了。就到此为止吧!我用灵魂起誓,老兄,这是我的想法。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大丈夫,要找一个女人报仇,分明可以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却要转弯抹角,卑鄙龌龊地玩弄阴谋诡计,分明生来是个贵族,行动却像个警察,这样的人,哪怕他是卡斯蒂利亚的大人物,哪怕他前呼后拥,有人鸣锣开道,哪怕他锦衣绣服,挂满勋章绶带,出身名门望族,封侯晋爵,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个欺世盗名、阴险毒辣的小人,我倒宁愿看到他卑鄙无耻的行径得到报应,用四个钉子把他钉在城里的绞刑架上,活活吊死!

堂·萨留斯特　塞扎尔!……

堂·塞扎尔　不要再说这种气人的话了。(把钱包丢在堂·萨留斯特脚下)保住你的秘密,留着你的钱包吧。呵!我只会杀人放枪,明火执仗,带着上百个弟兄,手里拿着斧头,在黑夜里劫狱;我会掐死狱吏、狱卒,还有他们的打手,我们强盗的本色就是大杀大砍,大叫大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很不错!一个人对一个人!不过,要我悄悄地毁掉一个女人!在她脚下挖个陷阱!说不定还要利用她朝三暮四的脾气!谁知道呢?要用黏黏糊糊的胶水粘住这只可怜的小鸟!呵!要做出这种丢人的事来,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才能升官

发财,我在这里向明察秋毫的上帝禀告,要我堕落到这样卑鄙龌龊、低级下流、违反常情的地步。那还不如让一只狗在绞刑架下啃我的头骨哩!

堂·萨留斯特　老弟……

堂·塞扎尔　我一点也不想要你的施舍,只要我能过我自由自在的生活,在清泉里喝水,在田野里呼吸,在城里做个强盗,冬天有衣穿,心里忘了已经消逝的浮华虚荣,先生,在你公馆的大门口,我可以脚晒太阳头遮荫,无忧无虑地一觉睡到中午十二点!再见吧。只有上帝知道,我们两个人中到底哪一个正派。堂·萨留斯特,你还是去找朝中的达官贵人吧,我宁愿和我的狐朋狗党呆在一起。我只能和饿狼同住,却不能与毒蛇为伍。

堂·萨留斯特　等一等……

堂·塞扎尔　算了,老板,会见的时间不要拖得太长。要是你想把我抓进监牢,就痛快点。

堂·萨留斯特　得了,塞扎尔,我本来以为你的心比这还狠呢。考验对你有好处,你也经得起考验;我对你很满意。我们握握手吧!

堂·塞扎尔　怎么?

堂·萨留斯特　我刚才是说着玩的。我说的话都是对你的考验。没有别的用意。

堂·塞扎尔　那么,你是叫我站着做梦。什么女人、阴谋诡计、报仇雪恨……

堂·萨留斯特　那是骗你的话!是凭空瞎想!是空中楼阁!

堂·塞扎尔　你说得好!那么,替我还债的事呢!也是凭空瞎想?还有五百金币呢!也是空中楼阁?

堂·萨留斯特　我这就给你拿钱去。

〔走向后部的大门招呼吕伊·布拉斯进来。

堂·塞扎尔 (斜眼看着堂·萨留斯特,在舞台前部旁白)哼!好一副老奸巨猾的嘴脸!口里说是,眼睛说不见得。

堂·萨留斯特 (向吕伊·布拉斯)吕伊·布拉斯,你就待在这里。(向堂·塞扎尔)我就回来。

〔他从左边的小门下。他一出去,堂·塞扎尔和吕伊·布拉斯赶快走到一起。

第 三 场

〔堂·塞扎尔,吕伊·布拉斯。

堂·塞扎尔 我的确没有认错人。果然是你,吕伊·布拉斯!

吕伊·布拉斯 是你呀,扎法里!你到王宫来干什么?

堂·塞扎尔 我是路过,马上就走。我是一只自由的鸟,喜欢广阔的天地。你呢?怎么穿上了这身仆人的制服?是不是乔装改扮?

吕伊·布拉斯 (痛苦地)不是,我要是穿了别的衣服才是乔装改扮呢。

堂·塞扎尔 你怎么这样说?

吕伊·布拉斯 先让我握握你的手吧,就像当年我们过快活的穷日子那样,那时我没有房子住,白天挨饿,夜里挨冻,不过,在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到底还是个自由人呢!我们两个都是在普通老百姓中间长大的,唉!那是人生的黎明!我们这样相像,人家还把我们当成亲兄弟呢!那时天一亮,我们就同声歌唱;到了晚上,天父上帝又成了我们的房东,我们肩并肩地睡在布满星星的天空下。是的,我们什么东西都

分着用。不过，天下没有不分手的朋友，我们到底还是各走各的路了。现在，四年之后，我又碰到了你，你还是没有变，天真得像个孩子，放荡得像个波希米亚人，还是那个老样子的扎法里，在穷苦中自得其乐，一无所有，却也一无所求！而我呢，那变化多大呵！兄弟，你叫我从何说起呢？一个慈善学校收容了我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给了我知识，也给了我傲气，这是多么可悲的恩典呵！他们没有教会我做工，却教得我胡思乱想。你记得，你了解我，我曾把我的奇思幻想、对天的祝愿写成不合常情的诗句。我提出过成百条理由，反对你对人世的嘲笑。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雄心壮志。为什么要工作？我朝着一个看不见的目标前进，我相信一切都是真实的，一切都是可能的，我的一切希望都靠时转运来！我也是那种耽于沉思幻想、游手好闲的人，可以一整天呆在一个富丽堂皇的公馆门前，瞧着那些王妃贵妇进进出出。结果有一天，我在铺石路上饿得半死不活，兄弟，只好哪里找到面包就在哪里吃了，我实在是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呵！二十岁的时候，我还相信自己有才能，虽然光着脚在街上走，我还思考过人类的命运呢。无论什么事我都有自己的想法，计划和方案多得成了山，我还悲天悯人，可怜西班牙受到的苦难，相信世界上少不了我这个穷秀才……结果是，朋友，你看：我现在当上了仆人！

堂·塞扎尔　是的，我知道，饥饿是一道很低的门，要是不得不过这一关的话，最伟大的人也得低头弯腰。不过，命运总是有起有落的。等着吧。

吕伊·布拉斯　（摇摇头）凡拉斯侯爵就是我的主人。

堂·塞扎尔　我认识他。你是不是就住在这座王宫里？

吕伊·布拉斯　不是，在今天早上以前，我还一直没有跨进王宫

的门槛呢。

堂·塞扎尔　当真？你的主人不是住在这里办公事吗？

吕伊·布拉斯　是的，因为宫廷里随时都要找他。不过，他在附近还有一所房子，没有人知道那是他的，大白天他也许从来不去那里。那离王宫只有百步远近，是座不引人注目的房子。兄弟，我就住在那里。房子有道暗门，只有他一个人有开门的钥匙。有时，深更半夜，侯爵带着一帮人来了。这帮人都蒙了面，说话低声细气。他们把门关上，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还有两个不会说话的黑人和我做伴。我就是他们的主人。他们也不知道我的姓名。

堂·塞扎尔　不错，他是治安法院的院长，就在那里接见他的密探，撒下他的罗网。这个人高深莫测，什么事都抓在手里。

吕伊·布拉斯　昨天，他对我说："明天一早要到王宫去。天不亮就走。从金栅门进去。"我一到，他就要我穿上仆人的制服，就是你看见的这套讨厌的号衣，我今天还是头一回穿它呢。

堂·塞扎尔　(和他握手)等着吧！

吕伊·布拉斯　等着！你还不知道呢。穿着这套玷污名声、有失体面的号衣，丧失了自尊和乐趣，这还不算什么。做了奴仆，低声下气，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你听我说，兄弟！我并不觉得这身制服怎么辱没煞人，因为我的胸口还有一条口吐火焰的七头蛇，正在我的心灵深处咬我的心呢！我的外表可怕吗？那你看了我的内心会怎么说呢！

堂·塞扎尔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吕伊·布拉斯　猜吧，想吧，凭空臆造吧。在你的心灵深处搜索吧，寻找希奇古怪、不合情理、骇人听闻、见所未见的事情吧。命运真是怪得叫人眼花缭乱啊！配一服剧毒的药，挖一条荒唐无稽、黑暗无底的罪恶深渊，距离我的秘密还远着

呢。你猜不着？嗐！谁又能猜得到？扎法里！张开你的眼睛，看看我的命运把我带到了什么样的无边苦海里去了！我爱上了王后！

堂·塞扎尔　天啦！

吕伊·布拉斯　在夏宫或在冬宫，有时，就在这座王宫里，在绣着帝国版图的华盖下，我的兄弟，有一个令人不敢仰视的人物，提起他来，人人诚惶诚恐，在他面前，就像在上帝面前一样，人人都是无足轻重的小民；人人看见他都战战兢兢，人人侍候他都奴颜婢膝；在他面前，不脱帽施礼是个特殊的荣典；他做一个手势，就可以叫我们两个人头落地；他一心血来潮，也都成了一件大事；他一个人称孤道寡，生活在堂皇富丽、庄严肃穆、高深莫测、令人敬畏的王家气派中，人人都能感到，他的千金之体承担了半个世界的重任。你说怪不怪！我，一个仆人，你听明白了吗？你说怪不怪！是的，这个人是国王！而我却居然和他争风吃醋！

堂·塞扎尔　和国王争风吃醋！

吕伊·布拉斯　嗐！是的，和国王争风吃醋！不错。因为我爱他的妻子！

堂·塞扎尔　呵！那你可要倒霉！

吕伊·布拉斯　你听我说。我每天都在她走过的地方等着看她，好像疯了一样！嗬！这个可怜的女人！她的生活真是烦闷无聊。是的，每天夜里我都这样想。生活在这个充满仇恨和诽谤的宫廷里，嫁给这个整天打猎的国王！傻瓜！一个蠢人！三十岁就老了！这还算个人吗？不会统治，也不会生活。家也不成为家了！他衰老到这种地步，连一张羊皮纸也拿不住。呵！这样美丽，这样年轻，却嫁给这个国王查理二世！她！多么不幸！她每天晚上都要到玫瑰姊妹会

去，你知道吗？顺着奥塔勒扎街往上走。这个荒唐的念头是怎么在我心里扎的根，我无法知道。不过，你可以作出判断！她喜欢一种德国的蓝色花朵……我每天都要走几里路，一直走到卡拉芒舍，把这种花采来。这种花在别的地方都找不到。我把最美丽的花朵扎成一束……呵！我在这里对你说的都是一些真事，一些蠢事！——然后，到了半夜，我又像个小偷一样溜进王宫的花园，把这束花放在她最喜欢坐的长椅子上。昨天，我甚至大胆在花束里，——真的，可怜我吧，兄弟！——放了一封情书！夜里，要走到那张长椅子边上，还得翻过花园的高墙，我在墙头上碰到乱蓬蓬的铁蒺藜。总有一天，我会把我的血肉和肠子都留在墙上的。她有没有发现我的花束、我的情书？我不知道。兄弟，你看我荒唐到了什么地步。

堂·塞扎尔　见鬼！你这样爬墙是危险的。要小心。翁纳特伯爵也爱王后，他像个管家，也像个情郎一样保护着她。总有一天夜里，兄弟，会有个把不是有气无力的卫兵，不等你的花束凋谢，就在你的心上刺上一槊。你怎么这样胡思乱想！爱上了王后！啊！这是为了什么？你怎么鬼迷心窍了？

吕伊·布拉斯　（激动）难道我自己知道吗！呵！我真情愿把灵魂卖给魔鬼！只要我能当上一个年轻的贵族，现在我从窗口还可以看见他们走进宫来，毡帽上装饰着翎毛，脸上露出得意扬扬的神气，他们真要活活把我气死！是的，我真情愿罚入地狱，只要我能挣脱锁链，像他们一样穿上一身毫无愧色的衣服，走到王后面前！不过，像现在这样穿一身仆人的制服，在她身边！在他们眼前！在她看来，我只不过是个仆人！呵！这真叫我惭愧得无地自容了！可怜我吧，我的上帝！（走到堂·塞扎尔身边）我记起来了。你不是问我为什

么这样爱她，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有一天……不过，讲这个有什么用？是的，我知道你一直有这个毛病！喜欢问长问短，寻根查底！追问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什么原因？怎么搞的？唉！我的血在沸腾！我爱她爱得发了狂！总而言之，我爱她就是了！

堂·塞扎尔 得了，不要着急。

吕伊·布拉斯 （精疲力尽，脸色苍白，倒在扶手椅上）不。我痛苦。对不起。你还不如离开我好。走吧，兄弟。不要理会这个可怜的傻瓜，他身上穿的是仆人的制服，心里却令人害怕地得了国王才能得的相思病！

堂·塞扎尔 （把手放在他的肩上）离开你吗！我不爱女人，所以不痛苦，像一个不会响的铃铛一样，我不知道到哪里去乞讨爱情。有时命运给我一点施舍，唉！我的心已经死了，灵魂已经出窍，成了一张演完戏才贴出来的破烂海报。你看出来没有？你的眼里洋溢着爱情，我的兄弟，我是既可怜你，又羡慕你呵！吕伊·布拉斯！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彼此互相瞧着，流露出忧郁的表情和相互信任的友谊。

〔堂·萨留斯特上。他慢步向前走，眼睛非常注意地看着堂·塞扎尔和吕伊·布拉斯，他们却没有看见他。他一进来，就把一只手拿的帽子和剑放在扶手椅上，把另外一只手拿的钱包放在桌上。

堂·萨留斯特 （向堂·塞扎尔）钱拿来了。

〔一听见堂·萨留斯特的声音，吕伊·布拉斯如梦初醒，赶快低头站好，做出恭恭敬敬的样子。

堂·塞扎尔 （斜眼看着堂·萨留斯特，旁白）哼！真是见鬼！这家伙不动声色，在门口听见了呢。呸！归根结底这又有什

么关系！(高声向堂·萨留斯特)堂·萨留斯特，谢谢。

〔他把钱包打开，把金币倒在桌上，高兴地用手搅了一下，然后把金币一堆一堆地堆在丝绒桌毯上。在他数钱的时候，堂·萨留斯特向舞台后部走去，又回过头来看看有没有引起堂·塞扎尔的注意。他打开右边的小门，做了一个手势，三个佩剑的黑衣警察走了出来。堂·萨留斯特鬼鬼祟祟地把堂·塞扎尔指给他们看。吕伊·布拉斯好像木偶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桌子旁边，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

堂·萨留斯特　(低声，向警察)等这个数钱的人出去时，你们就跟住他。你们悄悄把他抓住。不要粗暴。你们走一条最近的路，用船把他送到德尼亚去。(把一张有火漆封印的羊皮纸交给他们)这是我亲手写的命令。你们不要听他胡言乱语，反正把他卖给非洲的海盗船就得了。事成之后，赏你们一千银币。赶快行动！

〔三个警察鞠躬退出。

堂·塞扎尔　(刚把金币摆好)把自己的金币摆得四平八稳，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看、更有趣的呢？(把金币分成相等的两份，转身向吕伊·布拉斯)兄弟，这是你的一份。

吕伊·布拉斯　怎么？

堂·塞扎尔　(指着一堆金币)来！随便拿一堆吧！

堂·萨留斯特　(观察他们，旁白)该死！

吕伊·布拉斯　(摇头拒绝)不行。我要的不是钱，是要摆脱我的命运。不行，我的命运要我留在这里。我就只好留在这里了。

堂·塞扎尔　也好。那就随你的便吧。到底是你傻还是我傻？只有天晓得。

〔把钱收起,放进钱包,装进口袋。

堂·萨留斯特 (一直在舞台后部观察他们,旁白)差不多一样的神气,一样的面孔。

堂·塞扎尔 (向吕伊·布拉斯)再见。

吕伊·布拉斯 握握手吧!

〔他们握手。堂·萨留斯特站在一旁。堂·塞扎尔没有看他,就出去了。

第 四 场

〔吕伊·布拉斯,堂·萨留斯特。

堂·萨留斯特 吕伊·布拉斯!

吕伊·布拉斯 (赶快转过身来)大人!

堂·萨留斯特 今天早晨你来的时候,我不记得天亮了没有?

吕伊·布拉斯 天还没亮,大人。我没说话,把您发的通行证交给门房,就上来了。

堂·萨留斯特 你披了斗篷吗?

吕伊·布拉斯 是的,大人。

堂·萨留斯特 这样说来,王宫里还没有人看见你穿这身制服啰?

吕伊·布拉斯 全马德里都没人看见过。

堂·萨留斯特 (用手指着堂·塞扎尔出去的门)那好极了。去把门关上。把这身衣服脱下来。

〔吕伊·布拉斯把制服的外套脱下,放在扶手椅上。

你的字好像写得不错。来写写看。

〔他示意叫吕伊·布拉斯坐在摆了文具的桌子前面,吕

伊·布拉斯遵命坐下。

你今天就权当我的秘书。先来写封情书，我什么事都不想瞒你，写给我爱情的女王——堂娜·普拉克塞蒂，这个我以为是从天堂里来的魔鬼。现在，我念你写。"我正大难临头。只有我的王后今晚驾到，才能给我消灾弭祸。否则，我就完了。我的生命、理智、感情都在您的脚下，我吻您的双脚。"(笑着中断念信)大难临头！这样措词的确不坏，可以把她引来。因为我是情场老手，知道女人最喜欢舍命救那个使她身败名裂的人。再加一句："请走林阴大道下边的小门进来，不要给人认出。有可靠的人给您开门。"说真的，好极了。啊！签名吧。

吕伊·布拉斯　签您的名吗，大人？

堂·萨留斯特　不。签"塞扎尔"。这是我逢场作戏的化名。

吕伊·布拉斯　(签名后)那个女人不会认出笔迹来吗？

堂·萨留斯特　哟！有图章就行了。我经常这样写信的。吕伊·布拉斯，我今晚要走了，我把你留在这里，执行一个非常可靠的朋友的计划。你的地位要改变了，但是一切都必须听我的命令。因为我发现你为人谨慎小心，忠实可靠，守口如瓶……

吕伊·布拉斯　(鞠躬)大人！

堂·萨留斯特　(继续)我要给你安排更远大的前程。

吕伊·布拉斯　(指着刚写好的情书)这封信寄到哪里？

堂·萨留斯特　你交给我吧。(意味深长地走到吕伊·布拉斯面前)我希望你幸福。

〔沉默一会儿，他又示意叫吕伊·布拉斯在写字台前坐下。

写下来吧："我吕伊·布拉斯是凡拉斯侯爵大人的仆人，我保

证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在公开的还是不公开的场合,都忠心耿耿地为我的主人效劳。”

〔吕伊·布拉斯照写。

写下你的姓名,日期。好了。给我。(把吕伊·布拉斯刚写好的情书和证件都折好,放进他的公文包里)人家刚刚给我送来了一把剑。啊!瞧,就在那张椅子上。(指着放了剑和帽子的扶手椅,走过去拿剑)佩带是彩缎的,刺绣是最时新的。(要吕伊·布拉斯摸摸柔滑的缎带)你摸摸看。吕伊·布拉斯,你说这朵花绣得怎么样?剑柄是出名的吉尔精心雕镂的,他曲意奉承美丽的姑娘,把剑柄的圆头雕成一个糖果盒了。(把佩剑的缎带挂在吕伊·布拉斯颈上)你挂上吧。我要看看你挂剑的样子。你这样看起来真像是个十足的贵族!(听)有人来了……不错。王后马上要经过这里。巴斯托侯爵来了!

〔舞台后部开向长廊的大门打开了。堂·萨留斯特一看见巴斯托侯爵,赶快把他的斗篷脱下,披在吕伊·布拉斯的肩头,然后,他拉着不知所措的吕伊·布拉斯,一直迎着侯爵走去。

第　五　场

〔堂·萨留斯特,吕伊·布拉斯,堂·庞菲洛·达瓦洛(巴斯托侯爵)。然后,桑塔－克吕兹侯爵上。然后达尔布伯爵上。然后,宫廷的朝臣们上。

堂·萨留斯特　(向巴斯托侯爵)侯爵大人,请您容许我向您引见我的堂弟,堂·塞扎尔,韦拉卡扎的加罗法伯爵。

吕伊·布拉斯　(旁白)天啦!

堂·萨留斯特　(低声,向吕伊·布拉斯)不要说话!

巴斯托侯爵　(向吕伊·布拉斯致意)先生……我很高兴……

〔和吕伊·布拉斯握手,吕伊·布拉斯显出为难的窘状。

堂·萨留斯特　(低声,向吕伊·布拉斯)和他握手。向他致敬!

〔吕伊·布拉斯向侯爵致敬。

巴斯托侯爵　(向吕伊·布拉斯)你的母亲特别为我敬爱。(指着吕伊·布拉斯,低声向堂·萨留斯特)他变得我几乎认不出来了。

堂·萨留斯特　(低声,向侯爵)十年不见了!

巴斯托侯爵　(仍然低声)的确!

堂·萨留斯特　(拍拍吕伊·布拉斯的肩膀)他总算又回来了!你还记得吗,侯爵?呵!真是一个浪子!花起钱来就像决了堤的洪水!天天晚上都在阿波罗养鱼池畔跳舞,过节时总有上百个音乐师在水上狂欢!他随时都在大摆酒席,化装跳舞,或者开音乐会,简直放荡无度,花样翻新,连马德里都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呵!但是过了三年,就倾家荡产了!这真是头狮子。他刚从印度群岛满载金银归来。

吕伊·布拉斯　(为难地)大人……

堂·萨留斯特　(高兴地)我们是堂兄弟,你应该叫我做老哥。我们巴赞一家人是有啥说啥的。我们的老祖宗不是伊尼盖·迪维扎吗?他的孙子佩德罗·德·巴赞娶了玛丽安娜·德·戈尔,生了约翰。约翰在菲力浦国王时代当了海军大将,又生了两个孩子,这就使我们古老的家族分成了两支,各有各的门楣家徽了。我成了凡拉斯侯爵,你成了加罗法伯爵。我们两家不相上下。说到母系,塞扎尔,我们两家也难分高低。你是阿拉贡家族的,我是葡萄牙家族的。你的母系并

不低于我的母系。你是阿拉贡之花,我是葡萄牙的硕果。

吕伊·布拉斯　(旁白)他这样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啊?

〔在堂·萨留斯特叙述家史的时候,桑塔-克吕兹的侯爵堂·阿尔瓦·德·巴赞·伊·贝纳维德,一个戴假发的白须老头,走到他们身边。

桑塔-克吕兹侯爵　你讲得很清楚。如果他是你的堂弟,那也是我的堂弟了。

堂·萨留斯特　你说得对,桑塔-克吕兹先生,因为我们都是同宗。(把吕伊·布拉斯介绍给他)堂·塞扎尔。

桑塔-克吕兹侯爵　我想,他不是大家都以为死了的那个塞扎尔吧。

堂·萨留斯特　正是他。

桑塔-克吕兹侯爵　这么说,他回来了?

堂·萨留斯特　从印度群岛回来的。

桑塔-克吕兹侯爵　(仔细看看吕伊·布拉斯)真的!

堂·萨留斯特　你还认得他吗?

桑塔-克吕兹侯爵　没错!我看见他生下来的!

堂·萨留斯特　(低声,向吕伊·布拉斯)这个老头子瞎了眼,但不肯承认。他说他认出了你,是要证明他的眼睛不瞎。

桑塔-克吕兹侯爵　(把手伸给吕伊·布拉斯)摸摸我的手吧,老弟。

吕伊·布拉斯　(鞠躬)大人……

桑塔-克吕兹侯爵　(指着吕伊·布拉斯,低声向堂·萨留斯特)他并没有变好!(向吕伊·布拉斯)很高兴再见到你!

堂·萨留斯特　(把侯爵拉到一边,低声)我要给他还债。在你这个地位,可以帮帮他的忙了。要是王宫里现在有什么职位出缺,不管是国王那里还是王后那里……

桑塔－克吕兹侯爵　（低声）一个可爱的年轻人！我不会忘记他的。再说，他还是我们一家人呢。

堂·萨留斯特　（低声）你说的话对卡斯蒂利亚的枢密院很有影响。我就把他拜托给你了。

〔他离开桑塔－克吕兹侯爵，把吕伊·布拉斯带去见其他贵族，其中有服饰华丽的达尔布伯爵。堂·萨留斯特向他介绍吕伊·布拉斯。这是我的一个堂弟，塞扎尔，韦拉卡扎的加罗法伯爵。

〔贵族们隆重地和发愣的吕伊·布拉斯互相行礼。

堂·萨留斯特　（向里巴戈尔扎伯爵）你昨天没有去看阿塔朗蒂的芭蕾舞？兰达媚儿跳得真风骚。（看见达尔布伯爵的紧身上衣，大喜若狂）真漂亮，达尔布伯爵！

达尔布伯爵　啊！我原来那一件还更漂亮，是粉缎绣金的，给马塔洛博抢走了。

一个宫廷掌门官　（在舞台后部）王后驾到。诸位先生，排队接驾。

〔长廊玻璃窗上的大帘幕拉开了。贵族们按级站好，在门口迎候。侍卫也排成两行。吕伊·布拉斯气喘吁吁，身不由己地来到前台，仿佛要找一个藏身之处。堂·萨留斯特跟住他。

堂·萨留斯特　（低声，向吕伊·布拉斯）怎么，你的境遇越来越好，你的聪明才智反而无缘无故地萎缩了？清醒过来吧，吕伊·布拉斯。我就要离开马德里了。我在桥边的那所小房子，就是你住的那一所，除了开秘密小门的钥匙以外，我什么也不保留，吕伊·布拉斯，我把房子连那两个哑巴都给你了。你以后还会得到别的命令。因此，按照我的命令行事吧，我会使你升官发财的。往上爬吧，不要害怕，因为你的

时运到了。宫廷是一座越来越看不清楚的迷宫。你就蒙着眼睛走吧,我会给你看路,我亲爱的伙计!

〔卫队从舞台后部上。

掌门官 (高声)王后驾到!

吕伊·布拉斯 (旁白)王后来了! 啊!

〔王后衣着华丽,由贵妇和侍从簇拥而上,四个侍仆没有戴帽,高举猩红的丝绒华盖,罩着王后。吕伊·布拉斯惊慌失措,仿佛给这个光彩夺目的景象摄去了魂魄。所有的西班牙贵族,巴斯托侯爵,达尔布伯爵,桑塔—克吕兹侯爵,堂·萨留斯特,都戴上了帽子。堂·萨留斯特赶快走到扶手椅前,把放在椅子上的帽子拿给吕伊·布拉斯。

堂·萨留斯特 (把帽子给吕伊·布拉斯戴上)你怎么晕头转向了? 戴上帽子吧,塞扎尔。不要忘了你是西班牙贵族。

吕伊·布拉斯 (不知所措,低声向堂·萨留斯特)大人,你现在要我做什么?

堂·萨留斯特 (指着慢步走过长廊的王后)要讨这个女人的喜欢,做她的情郎。

第 二 幕

西班牙王后

〔王后寝宫的邻室。左边，有一道小门通到寝宫。右边，墙上有一道小门通往外室。后部是开着的大窗。时间是夏天里一个晴朗的下午。室内有大桌子和扶手椅。靠墙有一个装潢富丽的圣女雕像；底座下面有字：圣母马利亚的圣徒。对面是一个圣母像，像前点着一盏金灯。圣母像旁有张国王查理二世的全身画像。

〔幕启时王后堂娜·玛丽亚·德·纽堡坐在一个角落里，坐在一个年轻漂亮的少女旁边。王后身穿白色银线锦缎长袍。她正在刺绣，有时停下来谈天。在对面的角落里，在一把靠背椅上，坐着堂娜·朱安娜·德·拉居埃瓦，达比克尔克公爵夫人，王后的女傅，全身黑衣，手里拿着刺绣。在年老的公爵夫人旁边，几个女伴围着一张桌子在做针线活。在舞台后部站着堂·居里唐，翁纳特伯爵，王宫的总管，身高而瘦，胡须花白，约莫五十五岁，样子像个老军人，然而衣着极其讲究，连鞋上都装饰着丝带。

第 一 场

〔王后，达比克尔克公爵夫人，堂·居里唐，卡西达，几个

女伴。

王后　他总算走了！我可以自在一点了。但是不行！这个凡拉斯侯爵，他还压在我的心上！这个人恨我。

卡西达　不是根据您的意旨把他放逐了吗？

王后　这个人恨我。

卡西达　娘娘……

王后　真的！卡西达，说也奇怪，这个侯爵对我说来简直是个魔鬼。有一天，因为他第二天要离开这里，就像平常一样，他来行告别礼。所有的王公贵族都一个接着一个向御座走来，我让他们吻手，心里不太快活，表面上却还平静，眼睛无精打采，在阴暗的接待厅里，看着后面大墙上一幅打仗的油画。忽然，我往下一看，就看见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侯爵向着我走来了！我一看见他，别的什么也看不见，只见他从容不迫地走来，手里抚弄着他的刀鞘，有时我还隐约看得见刀刃呢。他很严厉，眼里闪出火光，使我头晕目眩。突然，他弯下腰来，圆滑得好像一条爬虫……我感到他毒蛇一般的嘴在吻我的手！

卡西达　这是他应该表示的敬意嘛，我们不也是一样行礼的么？

王后　不，他的嘴唇与众不同。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从那以后，我常常想起这件事。当然，我还有别的烦恼，不过那都不要紧，我心里想：这个人心里有鬼。在这个人面前，我不过是个普通的女人而已。夜里，我在梦中也会碰到这个恶魔吻我的手，我看见他眼里发出仇恨的光芒，我感到他这个冰冷的吻就像毒药一样流进了我的血液，往往使我的心也冰冷了，叫我怎能不毛骨悚然呢！你看这是什么缘故？

卡西达　您这纯粹是幻想，娘娘。

王后　的确，我心里还有更实在的忧虑。(旁白)呵！真正折磨我的事，还只好瞒着她们。(向卡西达)告诉我，那些乞丐怎么不敢过来……

卡西达　(走到窗前)我去看看，娘娘。他们还在那里，在广场上。

王后　那好！把这些钱分给他们。

〔卡西达接过钱包，要从窗口扔下去。

卡西达　呵！娘娘，您这样乐善好施，救济穷人，怎么不做做好事，

〔指着堂·居里唐，他一言不发地站在房间后部，眼里流露出无声的爱慕，一直瞧着王后。

赏赐点东西给翁纳特伯爵？哪怕是一句好话也行呀！他是个勇敢的老兵！盔甲下面还有颗多情的心呢！树越老，皮越硬，树心却越嫩呵！

王后　他讨人厌！

卡西达　不错。不过，还是对他说句话吧！

王后　(转身向堂·居里唐)你好，伯爵。

〔堂·居里唐走过来行了三次屈膝礼，叹了一口气，吻了吻王后的手，王后露出满不在乎、心不在焉的神气。然后，他转身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就在公爵夫人旁边。

堂·居里唐　(转身，低声向卡西达)王后今天真是可爱！

卡西达　(看着他走开)呵！这只可怜的鹭鸶！眼巴巴地呆在水边，等了一天，就等这么一句"你早"、"你好"，经常是句干巴巴的话，他却心满意足地走了，要把这句话在嘴里咀嚼半天。

王后　(忧郁地微笑)不要胡说！

卡西达　他只要看见您就心满意足了！看见王后对他来说就是

——幸福！（看见独脚小圆桌上有个盒子，非常高兴）啊！神圣的宝盒！

王后　啊！我有钥匙。

卡西达　这个沉香木盒真是精致！

王后　（把钥匙给她）你打开看看，我亲爱的，我在里面装满了圣物，要把它送回纽堡去，送给我的父亲，他会很高兴的！（沉思了一会，然后激动地不再想了。旁白）我不愿再想了！我要把我的心事忘却。（向卡西达）到我房里去找本书来……太无聊了！一本德文书也没有！全是西班牙文的！国王总是打猎。总不在家。啊！多么无聊！六个月来，我只在他身边过了十二天。

卡西达　嫁给国王就是这样过日子的！

〔王后又陷入沉思，接着又突然从沉思中醒来，仿佛在努力挣扎似的。

王后　我要出去！

〔达比克尔克公爵夫人一直坐在椅子里，动也不动，一听见王后这句迫切的话，才抬起头来，然后站起，向王后深深地行了屈膝礼。

达比克尔克公爵夫人　（声音短促生硬）王后若要出去，一定得有个掌管钥匙的西班牙贵族去把所有的宫门打开，这是礼仪所规定的！但现在这个时候，掌门的贵族都不在宫里。

王后　公爵夫人，这不是把我关在宫里吗？这不是要我死吗？

公爵夫人　（又行了个屈膝礼）我是王后的女傅，我要尽到我的责任。

〔她又坐下。

王后　（双手捧头，失望地旁白）那就还是去空想吧！不行！（高声）赶快摆桌子！我的女伴们！我们来玩纸牌吧！

公爵夫人　（向女伴们）不要动，诸位夫人。（站起来向王后行屈膝礼）按照古老的王法，娘娘只能和国王或王亲国戚玩纸牌。

王后　（激动）那好！就请王亲国戚来吧。

卡西达　（瞧着公爵夫人，旁白）呵！这个女傅！

公爵夫人　（在胸前划十字）娘娘，当今的国王没有王亲国戚。王太后早已驾崩了。目前只剩下他一人。

王后　那就拿些点心来吃吃吧！

卡西达　不错，味道一定很好。

王后　卡西达，我请你也尝尝。

卡西达　（瞧着女傅，旁白）呵！德高望重的老太婆！

公爵夫人　（行屈膝礼）国王不在的时候，王后是一人进点心的。

〔又坐下。

王后　（逼得无可奈何）呵！我的上帝！我能做什么呢？不能出去，不能打牌，还不能随意吃点心！的确，我做了一年王后，就像死了一样。

卡西达　（同情地看着王后，旁白）可怜的女人！天天呆在这个烦闷无聊的宫廷里，什么事都束手束脚，没有什么消遣，惟一的娱乐是看着一潭死水。

〔瞧瞧堂·居里唐，他一直动也不动地站在房间后部。

旁边金鸡独立似的站着一个自作多情、白日做梦的老伯爵！

王后　（向卡西达）怎么办呢？来！你想个办法吧。

卡西达　啊！有了！国王不在，不是该由您来管理朝政吗？您要消遣，就把大臣们找来吧！

王后　（耸耸肩膀）这算什么消遣！找来八张阴险的脸，对我谈法国和它的老国王，谈罗马，谈大公，谈车马抬着大公的画像游行，四个治安法官举着金线锦缎华盖跟在后面！这有什么可听的！还是另外想个办法吧。

卡西达　那好，为了给您消愁解闷，我去叫个年轻的侍从上来怎么样？

王后　卡西达！

卡西达　我喜欢看着年轻人，娘娘！这个嘉言懿行的宫廷真叫人烦死了。我想，老年是先从眼睛开始的，一天到晚看到的人都是老头，人也就老得更快了！

王后　笑吧，小傻子！总有一天，人的心也要收缩的。孩子，就像失眠一样，人也会失去欢乐的。（沉思）我的幸福，就是待在花园里我一个人能去的那个角落。

卡西达　呵！真正的幸福，可爱的地方！每个大理石像后面都挖了陷阱。什么也看不见。墙比树还高呢。

王后　呵！有时我真想出去！

卡西达　（低声）出去！那好，娘娘，您听我说。我们把声音放低点。一座这样阴森森的监狱，更加使人想在黑暗中找到闪闪发光的珍宝，那就是到田野去的钥匙。这把钥匙在我身上！要是您愿意的话，我可以带您出去，到了夜里，我们可以把这些讨厌的人甩掉，到城里去走走。

王后　天呀！不行！不要胡说！

卡西达　这是很容易的！

王后　不要说了！（离卡西达远一点，又陷入深思）我怕这些王公贵族。要是我还在德国，同我的父母在一起，那有多好！我和妹妹在草地上跑得多快活！乡下人拖着麦捆走过，我们就向他们问长问短。这多有意思！但是，唉！一天晚上，我正牵着妹妹的手，呵！甜蜜的伴侣！忽然来了个穿黑衣的人，他对我说："您就要做西班牙的王后了。"我的父亲兴高采烈，我的母亲却哭了起来。现在，他们两个都在哭了。我要秘密地把这个宝盒送回去，送给我的父

亲，他会高兴的。看，这里什么都没意思。我从德国带来的鸟也都死了。

〔卡西达斜眼看着女傅，做出把鸟脖子扭断的姿势。

再说，还不许我养从德国带来的花。耳朵里从来听不到一句亲热的话。今天我做了王后，还不如过去自由！你刚才说得对，到了晚上，花园也是阴森森的，围墙这样高，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呵！真无聊！（听见外面的歌声，由远而近）这是什么声音？

卡西达　这是洗衣服的姑娘走过时唱的歌，她们就在下边，在树丛中。

〔歌声越来越近。歌词清晰可闻。王后一个字也不肯放过，注意听着。

〔歌声。

林中的小鸟，
　　没什么可听，
最柔的歌喉
　　是你的声音。

让上帝显示
　　满天的星星！
最亮的一颗
　　是你的眼睛。

四月的鲜花
　　开遍了园林！
最美的花朵
　　是你的心灵。

小鸟的烈火，

白天的星星，

灵魂的花朵

就叫做爱情！

〔歌声越来越弱，越来越远了。

王后　（如在梦中）爱情！是的，这些姑娘都很幸福。她们的歌声给我带来了快乐，同时也带来了痛苦。

公爵夫人　（向女伴）这些姑娘唱得王后心烦意乱了，快把她们赶走！

王后　（激动）怎么！我还没听清楚呢。可怜的姑娘！我希望不要打扰她们，夫人。（指着后面的一扇窗户，向卡西达）从这扇窗子看得见田野，这里树木少些，到这边来看她们。

〔同卡西达向窗子走去。

公爵夫人　（站了起来，行屈膝礼）一位西班牙王后不应朝窗外看。

王后　（站住，然后往回走）好吧！美丽的夕阳照满了山谷，黄昏的金粉撒满了大地，远处的歌声震动了耳鼓，这一切对我都不再存在，我已经和那个世界告别了。我甚至不能看一看上帝创造的大自然！也不能看一看别人多么自由！

公爵夫人　（示意要在场的人退出）你们出去吧，今天是圣徒的节日。

〔卡西达向门口走了几步。王后拦住她。

王后　你也要离开我？

卡西达　（指着公爵夫人）娘娘，人家要我们走。

公爵夫人　（向王后行告别礼，鞠躬到地）要让王后独自祈祷。

〔大家都深深地行屈膝礼，然后退出。

第　二　场

〔王后一人。

王后　让我祈祷么？还不如说让我来相思吧！现在，叫我怎能不相思呢？就剩下我一个人，他们都走了。可怜的心在黑暗的道路上看不见一个火把！（沉思默想）呵！墙上还有沾染鲜血的手印！难道他受伤了？上帝呀！不过这也要怪他自己。为什么要翻过这么高的围墙呢？为了给我送花束，因为我在这里看不到这种花，但是，为了这点小事，难道就值得这样冒险么！他一定是碰到了铁蒺藜才受的伤。还有一块衣服上的花边挂在上面。为我洒下的这滴血值得我流尽眼泪来偿还呵！（陷入深思）每次我到那条长凳上去找花，我总答应上帝不再去了，但是上帝不支持我，抛弃了我，我还是不断地去了又去。不过他呢！他怎么三天没有来了？是不是受了伤？呵！陌生的年轻人，不管你是谁，你看见我寂寞孤独，远离故国，没有人怜爱，你并不要求我给你什么，甚至并不希望我给你什么，却不怕危险，不怕流血，不怕牺牲，给我这个西班牙王后送来一束鲜花；我的朋友呵！你的影子永远陪伴着我，不管你是谁，但愿你能得到慈母的爱，得到我的祝福，因为我的心是受毫不容情的王法约束的！（激动地把手放在心上）呵！他的信还使我万分激动！（再度陷入深思）还有一个人！那个毫不容情的堂·萨留斯特！我的命真是有福有祸。一个天使和一个恶魔，同时紧跟着我，虽然我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感到一个恨我的人，在一个爱我的人身边，在黑暗中兴风作浪，也许要使我陷入灭顶之灾。爱我的人能不能把我救出危难呢？我不知道。

唉！我的命运随着顺风和逆风飘流。一个王后是多么软弱无能，多么微不足道呵！让我来祈祷吧。（跪在圣母像前）救救我吧，圣母！我甚至不敢抬起头来看您！（中断）呵！我的上帝！花边、花束、书信，这都是火！（把手伸进胸衣，拿出一封揉皱的信，一束干枯了的小兰花，一块沾染了血迹的花边，扔在桌上，然后又再跪下）圣母呵，您是海上的明星！圣母呵，您是受难人的希望！救救我吧！（中断）这一封信！（半身转向桌子）它还在那儿引诱我呢！（又重新跪下）我不愿再读它！呵！仁慈的圣母！耶稣请您安慰一切受苦受难的姊妹！来吧，我在向您呼救呢！（站了起来，朝着桌子走了几步，然后站住，最后，忽然冲上前去，拿起信来，仿佛屈服于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一样）是的，我要再读一次，这是最后一次！读了我就把信撕掉！（带着忧郁的微笑）唉！一个月来，我一直是这样说的。（坚决地把折叠的信展开，并且念道）"娘娘，在您脚下，在黑暗中，有一个人偷偷地爱着您；他在黑夜里销声匿迹，痛苦莫名，像地上的蚯蚓爱上了天上的星星；您在天上闪闪发光，他在地下奄奄待毙，但是，只要您用得着他，他愿为您献出他的灵魂。"（把信放在桌上）灵魂渴了也要喝水，甚至要喝毒药！（又把信和花边放进胸衣）我在世上一无所有。到底，我也要爱一个人呀！呵！要是国王愿意，我本来会爱他的。但是，他就让我像现在这样，寂寞孤独，得不到爱情。

〔双扉大门打开了。一个盛装的王室掌门官上。

掌门官　（高声）国王有信！

王后　（突然如梦初醒，高兴得叫起来）国王有信！我得救了！

第 三 场

〔王后，达比克尔克公爵夫人，卡西达，堂·居里唐，王后的侍女，侍从，吕伊·布拉斯。

〔大家隆重地走进来，公爵夫人带头，侍女们后随。吕伊·布拉斯留在房间后部，他的衣着华丽，斗篷遮住了左臂。两个侍从捧着一个金线锦垫，上面放着国王的信，来到离王后几步远的地方跪下。

吕伊·布拉斯 （在后部，旁白）我到了什么地方？她多美呵！呵！我是为了谁到这里来的？

王后 （旁白）这真是从天而降的救星！（高声）快点给我！（转身朝着国王的画像）谢谢，陛下！（向公爵夫人）这封信是从哪里来的？

公爵夫人 娘娘，从阿兰胡埃斯来的，国王还在那里打猎。

王后 我从心灵深处感激他的恩典。他到底懂得，在百无聊赖之中我是多么需要他给我感情上的安慰呵！那么，赶快给我吧。

公爵夫人 （行屈膝礼，指着信）我不得不禀告娘娘，按照宫廷的规矩，应该由我先拆信，再读给娘娘听。

王后 又来了！那好，读吧！

〔公爵夫人拿起信来，慢慢打开。

卡西达 （旁白）听听这封情书。

公爵夫人 （读信）“夫人，今天起了大风，我打了六只狼。”签名：卡洛斯。

王后 （旁白）唉！

堂·居里唐　(向公爵夫人)信就完了?

公爵夫人　是的,伯爵大人。

卡西达　(旁白)他打死了六只狼!你想想看!你的心还会温柔多情,多愁多病吗?他打死了六只狼!

公爵夫人　(把信送到王后面前)娘娘要不要亲自过目?……

王后　(把信推开)不用了。

卡西达　(向公爵夫人)信就这么一点?

公爵夫人　当然啰。还要写什么呢?国王在打猎,途中写下他打的猎物,还有天气。这不是很好吗?(再仔细看信)他写的?不对,是他口述的。

王后　(拿过信来仔细看)的确,这不是他的手迹,只是他签的名!(更仔细地看信,忽然大吃一惊,旁白)难道这是我的错觉?这封信和那封信的笔迹是一样的!(用手指指她藏在心上的信)呵!这是怎么回事?(向公爵夫人)送信人在哪里?

公爵夫人　(指着吕伊·布拉斯)就在那里。

王后　(半身转向吕伊·布拉斯)就是那个年轻人?

公爵夫人　是他亲自送信来的。他是国王陛下新派来侍奉王后的侍从,是桑塔-克吕兹先生奉国王之命推荐给我的。

王后　他叫什么名字?

公爵夫人　他叫塞扎尔·德·巴赞,是加罗法伯爵。要是人家说得不错的话,他真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贵族。

王后　好。我有话要问他。(向吕伊·布拉斯)先生……

吕伊·布拉斯　(战栗,旁白)她看见我了!她对我说话了!上帝!我在发抖。

公爵夫人　(向吕伊·布拉斯)站过来,伯爵。

堂·居里唐　(斜着眼看吕伊·布拉斯,旁白)这个年轻人!又是

侍从！这可对我不利。

王后　（向吕伊·布拉斯）你从阿兰胡埃斯来？

吕伊·布拉斯　（鞠躬）是的，娘娘。

王后　国王身体好吧？

〔吕伊·布拉斯鞠躬。

（指着国王的信）他口述了这封给我的信？

吕伊·布拉斯　他在马上口述了这封信……（犹豫了片刻）一个随从写的。

王后　（瞧瞧吕伊·布拉斯，旁白）他的眼光看透了我的心。我不敢问他是谁写的信。（高声）那好，去吧。啊！

〔吕伊·布拉斯走了几步，正要出去，又回身向王后走来。

许多贵族都在那里打猎吧？（旁白）为什么我一看见这个年轻人就心情激动？

〔吕伊·布拉斯鞠躬。

有哪些贵族呀？

吕伊·布拉斯　我说不上他们的名字。我在那边时间很短。我离开马德里才三天。

王后　（旁白）三天！

〔心烦意乱地瞧着吕伊·布拉斯。

吕伊·布拉斯　她是有夫之妇！呵！可怕的妒忌！而且是谁的夫人啊！我的心里挖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堂·居里唐　（走到吕伊·布拉斯面前）你是王后的侍从？我要和你说句话。你知道你的职责吗？今天夜里你要在隔壁房间里值班，如果国王驾到，你要赶快开门。

吕伊·布拉斯　（战栗，旁白）我给国王开门！（高声）但是……他不在这里呀！

堂·居里唐　国王不是可以随时驾到的吗？

吕伊·布拉斯　（旁白）怎么！

堂·居里唐　（观察吕伊·布拉斯，旁白）他怎么啦？

王后　（听见他们的话，眼睛盯着吕伊·布拉斯）他的脸色多么苍白！

〔吕伊·布拉斯摇摇晃晃地靠在一张椅子的扶手上。

卡西达　（向王后）娘娘，这个年轻人病了！

吕伊·布拉斯　（几乎支撑不住）我吗？没有！不过特别是由于空气……太阳……这么远的路……（旁白）给国王开门！

〔精疲力竭地倒在一张扶手椅上。他的斗篷掀开，露出了他包扎左手的血迹斑斑的绷带。

卡西达　老天爷，娘娘！他这只手受了伤！

王后　受了伤！

卡西达　他昏倒了！赶快给他闻点香精！

王后　（在颈饰内摸索）我这里有一小瓶香水……（这时她的眼睛看见吕伊·布拉斯右手的袖口，旁白）这是同样的花边！

〔在她从胸口掏出香水瓶来时，她慌慌张张地把藏在胸前的那块花边也掏出来了。吕伊·布拉斯目不转睛地看着王后，看见这块花边从她胸衣里掉出来。

吕伊·布拉斯　（仓皇失色）啊！

〔王后和吕伊·布拉斯四目相视。一阵沉默。

王后　（旁白）是他！

吕伊·布拉斯　（旁白）在她心上！

王后　（旁白）是他！

吕伊·布拉斯　（旁白）上帝，就让我现在死了吧！

〔侍女们急急忙忙、慌慌张张地围着吕伊·布拉斯团团转，没有人注意他和王后之间的事。

卡西达 (把香水瓶给吕伊·布拉斯闻)你怎么受的伤?是刚才受的伤吗?不是?是在路上受伤的伤口?那为什么还派你给国王送信?

王后 (向卡西达)我希望你不要问个没完没了。

公爵夫人 (向卡西达)我亲爱的,这和王后有什么关系?

王后 既然是他写的信,就可能派他送来了,是不是?

卡西达 但是他并没有说是他写的信呀。

王后 (旁白)呵!(向卡西达)不要说了!

卡西达 (向吕伊·布拉斯)阁下好点了吧?

吕伊·布拉斯 我恢复过来了!

王后 (向侍女们)时间过了,我们回去吧。把伯爵送回房间去。(向舞台后部的侍从)你们知道,国王今夜不会来了。他整整一个季节都在外面打猎。

〔同侍女回寝宫。

卡西达 (看着她走)王后心里有事。

〔捧着圣物盒,和王后从同一个门出去。

〔剩下吕伊·布拉斯一人。他似乎还在听着王后临走前说的话,内心深深感到喜悦,露出如在梦中的样子。王后慌慌张张失落的那块花边还在地毯上。他把花边捡起,含情脉脉地瞧着,并且用嘴吻它,然后抬起头来望着天。

吕伊·布拉斯 呵!上帝!开恩吧!不要让我疯了!(瞧着那块花边)你接近过她的心。

〔他把花边藏在胸前。堂·居里唐上。他从王后出去的那道门进来。他慢步向吕伊·布拉斯走来,走到他的身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把剑拔出一半,用眼比着吕伊·布拉斯的剑。两把剑长短不一样。他又把剑插回剑

鞘。吕伊·布拉斯惊讶地瞧着他。

第　四　场

〔吕伊·布拉斯，堂·居里唐。

堂·居里唐　（把剑插回剑鞘）我去拿两把一样长的剑来。

吕伊·布拉斯　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

堂·居里唐　（严肃地）早在一六五〇年，那时我就相当多情。当时我住在阿利坎特，有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像爱神一样可爱，老是瞪着眼看我的情人，并且经常在大教堂对面她家的阳台下走过，神气得像是旗舰的舰长。大人，他尽管是个私生子，却起名叫瓦斯凯。我把他干掉了。

〔吕伊·布拉斯要打断他的话，他用手势制止了他，继续说下去。

后来，到了一六六六年，伊斯科拉的伯爵吉尔，一个非常出色的骑士，派了一个名叫格里费的奴隶，送了一封情书给我的美人儿安琪莉克。她把信给我看，我叫人把奴隶打死，自己把他的主人干掉了。

吕伊·布拉斯　先生！……

堂·居里唐　（继续）后来，到了一六八〇年，我以为我的美人儿欺骗了我，她用千娇百媚的姿容勾引蒂尔索·加莫纳。那个漂亮的小伙子神气十足，相貌可爱，真佩戴上光彩夺目的花翎，按照那时的风气，就是用金箔包住骡蹄。我把堂·蒂尔索·加莫纳也干掉了。

吕伊·布拉斯　先生，你说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堂·居里唐　这就是说，伯爵，只要有井就会有水，明天四点太阳

还会出来，在小教堂后面离大路很远的地方有个偏僻场所，对多情的人非常方便。我想，你的大名是塞扎尔，我的全名是堂·加斯帕·居里唐·塔西斯·格瓦拉，翁特纳伯爵。

吕伊·布拉斯　（冷淡地）好，先生。明天奉陪。

〔爱打听的卡西达悄悄地从后部的小门进来已有一阵了，她听见他们两人最后的几句话却没有被他们发现。

卡西达　（旁白）要决斗了！赶快告诉王后去。

〔又从小门出去了。

堂·居里唐　（一直不动声色）要是你愿意了解我的习惯，我可以奉告一二，供你参考。我从来不太喜欢那些向女人献殷勤的花花公子，那些翘起胡须，勾引女人的风流哥儿，他们不是无病呻吟，就是容光焕发，大送秋波，装模作样，倒在安乐椅里，一点擦伤，也会昏迷不醒。

吕伊·布拉斯　不过……我不明白。

堂·居里唐　你很明白。我们两人同时爱上了一个宝贝。在这座王宫里，我们两个人之中有一个是多余的。简单说吧，你是侍从，我是总管，地位不相上下。不过，我的地位不如你的有利，我们的地位并不平等：我的资格更老，你的年纪更轻。因此，你有理由使我害怕。我在酒席桌上忍饥挨饿，却看见旁边坐了个狼吞虎咽的年轻人，张牙舞爪，得意扬扬，眼睛发出闪闪的火光，这能不使我心烦意乱吗？至于情场上的争夺，这个战场一直是动荡不安的，亲爱的伯爵，我又不会用甜言蜜语来进攻，我还有痛风病呢！再说，我也不那么傻，要和一个朝气勃勃、却又突然气息奄奄的年轻人去争夺任何女人的心。因此，我看见你这样年轻漂亮，这样温存体贴，这样风度翩翩，这样含情脉脉，这样讨人喜欢，我就一定要把你干掉。

吕伊·布拉斯　那好，试试看吧。

堂·居里唐　加罗法伯爵，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到我们约好的地方，既不用证人，也不带仆从，我们用刀和剑拼个你死我活吧。既然我们都是出身名门望族，不能有辱声誉，那我们就来一次名副其实的君子式的决斗。

〔伸出手来，吕伊·布拉斯握住他的手，表示一言为定。

吕伊·布拉斯　不必对外声张了，是不是？

〔伯爵点头表示同意。

那明天见。

〔吕伊·布拉斯下。

堂·居里唐　（剩下他一人）没有，我觉得他的手一点也没有发抖。明知死在眼前，却能这样满不在乎，真是个勇敢的年轻人！

〔王后寝宫的小门上有转动钥匙的声音。堂·居里唐转过身去。

有人在开这扇小门？

〔王后开门进来，双手捧着圣物盒，向堂·居里唐快步走去。

〔堂·居里唐一见王后，又惊又喜。

第　五　场

〔堂·居里唐，王后。

王后　（微笑）我是找你来的！

堂·居里唐　（受宠若惊）我哪里来的好福气？

王后　（把圣物盒放在独脚小圆桌上）呵！上帝！这不算什么，

至少不算什么大事，先生。（笑）刚才大家闲谈，说长道短，卡西达说，你知道，女人就爱说傻话，卡西达硬说我要你做什么，你就会做什么。

堂·居里唐　她说对了！

王后　（笑）当真？我不相信。

堂·居里唐　娘娘，那您就不对了！

王后　她说你愿意为我赴汤蹈火，流血牺牲……

堂·居里唐　卡西达这样说很对。

王后　我呢，我不相信。

堂·居里唐　我呢，我说很对！为了娘娘，我准备牺牲一切。

王后　一切？

堂·居里唐　一切！

王后　那好，你现在发誓，为了使我高兴，我说要你去做什么，你就立刻去做什么。

堂·居里唐　圣王加斯帕在上，您是保佑我的，我现在向您起誓！下命令吧。我不服从，就让我死！

王后　（拿起圣物盒）那好。你立刻离开马德里，把这个沉香木盒送到纽堡去，送给我的父亲选帝侯先生。

堂·居里唐　（旁白）我上当了！（高声）去纽堡！

王后　去纽堡。

堂·居里唐　六百法里！

王后　五百五十。（指着沉香木盒的丝套）要特别小心，不要让这些蓝色的穗子在路上变旧了。

堂·居里唐　什么时候动身？

王后　立刻动身。

堂·居里唐　啊！明天就走！

王后　我不同意。

堂·居里唐　(旁白)我上当了!(高声)但是……

王后　动身吧!

堂·居里唐　怎么?……

王后　你答应了我的。

堂·居里唐　我要决斗……

王后　不行。

堂·居里唐　为了这么一点小事……

王后　快走!

堂·居里唐　只晚一天!

王后　不行。

堂·居里唐　因为……

王后　照我的意思办。

堂·居里唐　我……

王后　不行。

堂·居里唐　不过……

王后　快走!

堂·居里唐　如果……

王后　我要和你吻别了!

〔抱着他的脖子吻他。

堂·居里唐　(有气发不出,又喜出望外,高声)我招架不住。我投降了,娘娘。(旁白)上帝照自己的模样造了男人,也许是这样。不过女人一定是照魔鬼的模样造出来的!

王后　(指着窗口)下面有辆马车在等你。

堂·居里唐　她一切都准备好了!

〔匆匆忙忙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然后摇铃。一个侍仆上。

马上把这封信送给堂·塞扎尔·德·巴赞大人。(旁白)这次

决斗！只好等我回来再谈了。我会回来的（高声）娘娘，您要办的事，我马上照办。

王后　那好。

〔他拿起沉香木盒，吻了吻王后的手，深深地施礼，走了出去。片刻之后，听到马车离去的声音。

王后　（倒在一张安乐椅上）他不会杀死他了！

第 三 幕

吕 伊·布 拉 斯

〔马德里王宫中的政府大厅。后部有扇大门,门前有几步台阶。左边墙角上挂着立经挂毯。对面墙角上有扇窗子。右边有张方桌,上面铺了一块绿色丝绒桌毯,摆了八个到十个托书架,围着方桌摆了八个到十个凳子,每个凳子对着一个托书架。方桌后面有把面向观众的大安乐椅,椅子上铺了金线锦缎,顶上悬着金线锦缎华盖,华盖上有西班牙的王徽,还有王冠的图案。大安乐椅旁有张靠背椅。

〔幕启时,王家枢密院正在开会。

第 一 场

〔堂·玛尼埃·阿里亚,卡斯蒂利亚枢密院议长;堂·佩德罗·韦勒兹·德·格瓦拉,康波雷尔伯爵,披袍佩剑的审议官;堂·费南多·德·科多瓦·伊·阿吉拉,普列戈侯爵,官职同上;安东尼奥·于比拉,税务总长;蒙塔兹戈,主管印度群岛事务的披袍参议官;柯瓦丹加,主管其他群岛事务的大臣。其他参议官。披袍的参议官身穿黑

衣，其他的参议官都穿朝服。康波雷尔的白外套上绣了红色的卡拉特拉瓦十字勋章。普列戈颈上挂了金羊毛勋章。

〔卡斯蒂利亚枢密院议长堂·玛尼埃·阿里亚和康波雷尔伯爵在前台低声谈话。其他参议官在大厅里三五成群。

堂·玛尼埃·阿里亚　这样步步高升，其中必有奥妙。

康波雷尔伯爵　他得了金羊毛勋章。现在已是御前秘书、王室大臣，还成了奥默多公爵呢！

堂·玛尼埃·阿里亚　半年之内这样飞黄腾达！

康波雷尔伯爵　他幕后有人。

堂·玛尼埃·阿里亚　王后！

康波雷尔伯爵　的确，国王有病，心里糊涂，在前妻的坟墓边上过日子。他等于让位了，把自己关在埃居里亚宫里，于是王后就支配一切了。

堂·玛尼埃·阿里亚　我亲爱的康波雷尔，她支配我们，堂·塞扎尔又支配她。

康波雷尔伯爵　他的生活方式不太正常。首先，他从来不去看王后。他们好像要避免见面。你可能会说不是这样，不过，半年来我一直监视着他们，因此，我敢肯定，这是不消说的。再说，他的脾气古怪，性情孤僻，住在托梅兹公馆附近一所门窗紧闭的房子里，有两个黑人看门，假如他们不是哑巴的话，要说的事可多着呢。

堂·玛尼埃·阿里亚　两个哑巴？

康波雷尔伯爵　两个哑巴。别的仆从都住在王宫的官邸里。

堂·玛尼埃·阿里亚　这真古怪。

堂·安东尼奥·于比拉　（走到他们身边待了一会）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出身于名门大族。

康波雷尔伯爵　怪就怪在这里，他居然要假装正经！（向堂玛尼埃·阿里亚）他是去年垮台的萨留斯特侯爵的堂弟，所以桑塔-克吕兹才把他推上台来。这个堂·塞扎尔今天成了我们的主子，过去却是月亮底下生出来的最糊涂的傻瓜。他真荒唐透顶，我认识几个从前见过他的人，有一天他居然把本钱当成利息花，每天都要换个女人，换辆马车，他要随心所欲张嘴大嚼的话，一年之内可以吃掉秘鲁的金矿。一天他忽然不见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堂·玛尼埃·阿里亚　年龄使一个快活的糊涂虫变成一个非常严厉的聪明人了。

康波雷尔伯爵　妓女上了年纪也要从良。

于比拉　我相信他不是假正经。

康波雷尔伯爵　（笑）呵！天真的于比拉！他的正经使得你头昏眼花了！（意味深长地）王后的公私开销（强调数字）每年是六十六万四千零六十六个金币！这是个财源，哪个不想撒网？好浑水摸鱼呀！

普列戈侯爵　（突然来到）请别见怪，我发现你们几位谈笑风生，旁若无人，未免太不谨慎了吧。我那受过公爵大人供养的先祖父说过一句名言："咬国王的肉，吻宠臣的手。"诸位先生，我们还是来管管公家的事吧。

〔大家围着方桌坐下，有的拿起笔来，有的翻翻文件。尽管如此，大家都是懒洋洋的。沉默了一会儿。

蒙塔兹戈　（低声，向于比拉）我问过你关于收圣物税的事，我为

侄子花钱买个治安法官当当呢。

于比拉　（低声）你，你不是答应过我，不久就任命我的表弟梅希奥·德尔瓦做埃布罗的大法官吗？

蒙塔兹戈　（大叫）我们刚给你的女儿一大笔嫁妆费，还在庆祝她的婚礼呢。为了这件事，我们不断受到攻击……

于比拉　（低声）会给你治安法官的。

蒙塔兹戈　（低声）也会任命你大法官的。

〔他们两人握手。

柯瓦丹加　（站起来）卡斯蒂利亚的诸位参议官先生，为了使我们每个人都不超越自己的范围，应该好好调整一下我们的权利和义务。西班牙的税收分散在上百个人手里。这是公家的不幸，应该结束这种局面了。有的人入不敷出，有的人收入太多。烟草税是你的，于比拉。颜料税和香料税是你的，普列戈侯爵。康波雷尔征收壮丁税、出口税、盐税，数不清的税，连黄金、琥珀、黑玉的进口税还要抽百分之五。（向蒙塔兹戈）你不要那样心神不安地瞧着我，由于你生财有道，你一个人独吞了砒霜税和冰雪税，还有关税、赌博税、黄铜税、商人的罚款、海上的什一税、铅税、玫瑰园林税！……我呢，我什么税收也没有，诸位先生。匀一点给我吧！

康波雷尔伯爵　（哈哈大笑）呵！这个老魔鬼！他的收益是明摆着的。除了印度群岛，在两海之中，哪个岛不归他管？多大的范围！他一个爪子抓住地中海，另一个爪子还钩着大西洋呢！

柯瓦丹加　（脸红耳赤）我什么也没有！

普列戈侯爵　（笑着）他还有黑奴税呢！

〔大家都站起来，七嘴八舌，争吵不休。

蒙塔兹戈　我恐怕也有委屈吧。森林税应该归我！

柯瓦丹加　（向普列戈侯爵）你把砒霜税给我，我就把黑奴税给你！

〔吕伊·布拉斯从后部的小门进来了一会儿，他见到这一场面，却没有被人发现。他身穿黑色丝绒衣，外披猩红丝绒斗篷，帽上有白色花翎，颈下挂了个金羊毛勋章。他先静静听着，然后，在争吵最激烈时，他慢步走上前来，忽然出现在他们之中。

第　二　场

〔人物同上，吕伊·布拉斯。

吕伊·布拉斯　（忽然出现）胃口不小呀，诸位先生！

〔大家转过身去，大吃一惊，局促不安，都不说话。吕伊·布拉斯没有脱帽，两臂交叉放在胸前，面对面地看着他们。

（继续）呵！廉洁无私的大臣！德高望重的参议！你们就是这样为国效劳的呀！这分明是抢劫王室的财富呵！你们这样毫不惭愧，乘国之危，趁火打劫，真要使西班牙痛哭流泪了！你们这样惟利是图，难道只想装满腰包，然后就逃之夭夭吗！盗窃祖坟的掘墓人，你们的国家岌岌可危，你们休想有好下场！你们看看，像你们这样鲜廉寡耻，西班牙和它的美德，西班牙和它的伟大，都要化为乌有了。自从菲力浦四世以来，我们不战而败，失掉了葡萄牙、巴西，失掉了阿尔萨斯的布里扎、卢森堡的斯坦福，失掉了整个伯爵领地，连郊区也没有保留；还有鲁西荣、霍尔木兹、果阿、五千里的海岸

线费南布哥，还有青山[1]！你们看看。从西到东，欧洲都恨你们，瞧着你们哈哈大笑。国王好像名存实亡，荷兰和英国瓜分了这个王国；罗马欺骗了你们；皮埃蒙特[2]虽然是友邦，但要我们劳师远征，冒的风险太大；萨瓦和它的公爵也靠不住。法国在等待有利的时刻争取王位；奥地利也在伺机行动。而巴伐利亚王子却朝不保夕，这点你们大家都知道。至于你们这些总督，梅迪纳迷恋女色，使那不勒斯风波频起，沃德蒙出卖米兰，勒加涅兹失去佛兰德。有什么挽救的办法呢？国家一贫如洗，既出不了兵，又出不起钱；上帝在海上喜怒无常，使我们损失了三百条军舰，战船则尚未计算在内。而你们居然胆敢……诸位先生，在二十年内，你们想想看，我算了一笔账，事实就是这样！老百姓，为了你们，为了你们寻欢作乐，荒淫无度，可怜的老百姓背着沉重的负担，压得直不起腰，汗下如雨，给你们榨去了四万万三千万两黄金！而你们却还要压榨他们！但这也还不够！当家做主的人，你们还要……啊！我觉得你们真该羞愧得无地自容呵！在国内，盗贼四起，拦路抢劫，焚烧谷物，蹂躏全国。草莽丛中总有瞄准行人的枪口。好像诸侯之间的战争还算不了什么似的，连修道院之间，外省的城镇之间都兵燹四起。大家都想吞并乱糟糟的左邻右舍，船要沉了，贪得无厌的人还在狗咬狗！教堂成了废墟，杂草丛生，毒蛇横行。王

① 此处吕伊·布拉斯在叙述西班牙自菲力浦四世(1621—1665 在位)及其子查理二世(1665—1700 在位，即本剧中的国王)以来国势日渐衰微的情况。一六四〇年葡萄牙脱离西班牙独立，同年巴西成为葡萄牙殖民地。一六四八年，位于阿尔萨斯境内的布里扎让与法国。一六八一年法国占领卢森堡的斯坦福。一六五九年法国收回鲁西荣。一六二三年波斯收回霍尔木兹港。自一六四〇年起印度的果阿成为葡萄牙殖民地。费南布哥，即今巴西的伯南布哥州。青山，位于牙买加境内。

② 皮埃蒙特，意大利一地区。

公贵族毫无作为，全靠祖宗的荫庇。忠诚老实办不成事，阴谋诡计却能得逞。西班牙成了藏垢纳污之所，全国的污泥浊水都流到这里来了。每个贵族都从四面八方雇佣一些刺客歹徒。在马德里，有说各种方言黑话的热那亚人、撒丁岛人、佛兰德人。警察欺软怕硬，见钱就眉开眼笑。夜里则到处是呼救求援，行凶杀人。昨天，在托勒德桥边，我给强盗抢了！马德里有一半人抢人，另外一半人被抢。所有的法官都被买通了。没有一个兵领过饷。我们是征服过世界的西班牙人，现在，我们有多少军队呢？还不到六千个赤脚兵。而一些散兵游勇、流氓无赖、山乡穷汉，个个衣衫褴褛，但却都带着短刀。因此，一伙土匪也就是一团士兵。只要天一黑，在兵匪难分的时候，形迹可疑的人就变成了强盗。马塔洛博手下的部队人数比一个男爵的还多。一个盗贼胆敢公然和西班牙国王作战。唉！乡下的农夫居然也敢侮辱国王的车驾。而你们的王上，他又是悲伤又是害怕，一个人呆在埃居里亚宫里，垂头丧气，成天与死人为伍，眼看帝国就要土崩瓦解！就是这样！唉！欧洲在用脚后跟践踏这个国家，它从前紫袍披身，如今却鹑衣百结。在这个灾难重重的世纪，国家已一败涂地，而你们却还在争夺残羹剩饭！伟大的西班牙人民已经四肢麻木，软弱无力，倒卧在黑暗中，奄奄一息，气数将尽，悲痛欲绝。它好像一头垂死的狮子，养活了你们这些寄生虫，现在却被你们啃食！查理五世呵，在这个可耻又可怕的时代，你在坟墓里做什么？威震欧洲的帝王呵！起来吧！你起来看看！形势每况愈下。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王国，原来建立在帝国的雄厚基础上，现在却东倒西歪，快要坍塌……我们需要你来力挽狂澜！查理五世呵！因为西班牙一蹶不振，已经面临绝境了！在你右方

闪闪发光的金球象征着你的王权，它曾经像耀眼的太阳一样使全世界相信，旭日是从马德里升起的，现在却成了暗淡无光的陨星，像下弦月一样越来越残缺了，另外一个民族的曙光将要使你黯然失色！唉！你的遗产正在拍卖。你的光辉正在变成金钱！你的荣耀已经玷污！伟大的人物呵！你怎么还可能睡得着？你的王笏权杖正在论斤出卖！奇形怪状的小人正在把你的王袍改成紧身衣；帝国的雄鹰过去在你驾御之下，曾经发出雷鸣，吐出烈火，使全世界震惊，现在却被拔去羽毛，变成这些无耻之徒的盘中餐了！

〔参议官们个个惊慌失措，哑口无言。只有普列戈侯爵和康波雷尔伯爵不肯低头，怒气冲冲地看着吕伊·布拉斯。康波雷尔向普列戈说了几句话之后，就走到方桌前，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自己先签上名，然后交给侯爵签字。

康波雷尔伯爵　（一面指着普列戈侯爵，一面把辞职书交给吕伊·布拉斯）公爵先生，我代表我们两人，提出辞呈。

吕伊·布拉斯　（接过辞呈，冷冷地）谢谢。你们可以携眷回老家去。（向普列戈）你回安达卢西亚，（向康波雷尔）伯爵，你回卡斯蒂利亚。各回各的领地。明天就走。

〔两个贵族鞠躬退出，头上戴着帽子，好像很神气的样子。

（转身向其他贵族）谁要是不愿走我们这条路，可以跟这两位先生走。

〔在场的人都保持沉默。吕伊·布拉斯在桌前坐下，坐在御座右边的靠背椅上，拆开往来的函件。在他浏览一封封信件时，柯瓦丹加，阿里亚和于比拉低声交换意见。

于比拉 （指着吕伊·布拉斯，向柯瓦丹加）老弟，我们有了一个主子。他会成为一个伟人的。

堂·玛尼埃·阿里亚 不错，要是有时间的话。

柯瓦丹加 要是事事过问不会断送他的话。

于比拉 那他会成为黎塞留的！

堂·玛尼埃·阿里亚 要是他不像奥利瓦雷[1] 那样！

吕伊·布拉斯 （激动地看完一封刚拆开的信）一个阴谋！这是谁的阴谋？诸位先生，我说什么来着？（念信）……"奥默多公爵，要小心。正在准备一个圈套，要除掉马德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人物。"（仔细看信）没有说除掉谁。我要小心。信也没有署名。

〔一个宫廷掌门官上，走到吕伊·布拉斯面前，深深敬礼。

说吧！有什么事？

掌门官 报告大人，法国大使阁下驾到。

吕伊·布拉斯 啊！达库尔！我现在不能接见他。

掌门官 （鞠躬）大人，奥地利帝国大使也在接待室恭候台驾。

吕伊·布拉斯 这个时候吗？不行。

〔掌门官鞠躬退出。一会儿进来了一个侍从穿一身镶有银色饰带的火红色制服，走到吕伊·布拉斯面前。

吕伊·布拉斯 （看见他）我的侍从！我现在不能见任何人。

侍从 （低声）居里唐伯爵从纽堡回来了……

吕伊·布拉斯 （显出意外的样子）啊！侍从，把我在郊区的住址告诉他。要是他方便的话，让他明天再来找我。去吧。

---

[1] 奥利瓦雷（Olivares，1587—1645），菲力浦四世的首相，曾力图挽回西班牙衰微的国势，后被放逐。

〔侍从下。

(向参议官)我们等一会儿再商量吧。诸位先生,请在两小时后回来。

〔大家都向吕伊·布拉斯深深敬礼,然后退出。只剩下吕伊·布拉斯一人,他走了几步,好像受到沉思默想的折磨。忽然,大厅角上的挂毯掀开,王后出现了。她身穿白袍,头戴王冠,满脸笑容,又钦佩又尊敬地瞧着吕伊·布拉斯。她一只手掀开挂毯,使人隐约看见挂毯后面是间阴暗的小房子,开着一扇小门。吕伊·布拉斯转过身来,一眼看见王后,惊愕得目瞪口呆了。

第 三 场

〔吕伊·布拉斯,王后。

王后　呵!多谢!

吕伊·布拉斯　天呀!

王后　你和他们这样谈话,谈得很好。公爵,我都情不自禁要握握你这忠诚老实、坚定不移的手了!

〔激动地向他走去,拉住他的手,不等他拒绝,就和他紧紧握手。

吕伊·布拉斯　(旁白)躲避了六个月,却忽然见面了!(高声)您在那里,娘娘?……

王后　是的,公爵,我在那里,全听见了。我全神贯注地听了!

吕伊·布拉斯　(指着密室)我没想到……这间密室,娘娘……

王后　没有人知道这间密室。这还是堂·菲力浦三世要人在墙上挖一个隐蔽的地方,主子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隐藏在这里

听到一切。我经常看见开会时查理二世郁郁寡欢、闷闷不乐地在这里旁听，看人家怎样掠夺他的财产，出卖他的国家。

吕伊·布拉斯　他说了些什么？

王后　什么也没有说。

吕伊·布拉斯　什么也没有说？那他怎么办呢？

王后　他只是去打猎。而你呢，我现在还听见你威胁他们的声音。你对付他们的办法多么高明，说起话来多么理直气壮！我掀开了一角挂毯，看见了你。你的眼睛愤怒而不狂暴，有如雷鸣电击，你光明磊落，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在我看来，你简直是鹤立鸡群！你哪里学到这么多的东西？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前因后果的？难道世上还有什么你不知道的事？怎么你的语气就像国王的金口玉言一样？为什么你能像上帝一样令人敬畏，光明正大？

吕伊·布拉斯　因为我爱您！因为我感到，他们大家都恨我，而他们要搞垮的，都会压在您的身上！因为心灵深处的热情是无所畏惧的，因为要救您，我就要拯救世界！我是一个不幸的人，因为我真心实意爱上了您。唉！我对您的向往，就像瞎子向往光明一样。娘娘，请听我说。我做过无数的梦。我只敢远远地在黑暗深处，由下往上地表示我对您的爱慕；我不敢碰您的手指，我看见您就像看到光明天使一样，觉得眼花缭乱，头昏目眩！的确，我非常痛苦。您哪里知道，娘娘！我现在是在和您谈话。六个月来，我却把爱情的烈火藏在心里，一直在躲避您。我越是躲避您，心里就越痛苦。我对那些大臣一点也不关心，我爱的只是您呵。上帝呀！我现在居然敢当面对您吐露真情了。我有什么办法呢？要是您对我说：去死吧！我就会为您去死。我心里很害怕。原谅我吧！

王后　呵！说下去吧！让我陶醉吧！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种话呵！我要听下去！你这样对我说，使我完全神魂颠倒了。我需要你的眼睛，我需要你的声音。呵！过去痛苦的是我哟！你哪里知道！一百倍，一千倍，六个月来，自从你躲避我……唉！不对，我不应该说得这样快。我也是非常不幸的。呵！我不说了。我也害怕！

吕伊·布拉斯　（听得心醉神迷）呵！娘娘，请您说完吧！您丰富了我的心灵！

王后　那好，你就听吧！（抬头望天）好的，我要把真情都告诉你。难道这是罪过吗？罪过就罪过吧！在把心撕开时，应该让你看看隐藏在深处的东西。你在避开王后吗？那好，王后却一直在寻找你。每天我都要到这里来，就是到这间密室里来，来听你说话，收集你的片言只语，我悄悄地听着你的心在出主意，作判断，作决定，你的声音使我关心一切，使我对一切也做出评价。在我看来，你似乎成了真正的国王，真正当家做主的人。六个月来，也许你猜到了，是我在使你步步高升，青云直上。上帝本来应该给你的地位，由一个女人给你了。是的，凡是和我有关的事，都得到了你的关心。我钦佩你。过去你为我采花，现在你为我治国！我起先只知道你好，后来才知道你的伟大。上帝呵！一个女人不爱慕这个，还爱慕什么呢！上帝呵！要是我做得不对，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个坟墓里，就像笼中的鸽子一样，没有希望，没有爱情，没有一线光明呢？将来等我们有了时间，我再告诉你我所受的痛苦吧。总是孤独寂寞，被人遗忘！再说，随时随刻，我都要受气。就在昨天，你来评评理看……我不喜欢我的卧室，你什么都知道，不会不了解的：有些房间使人忧郁，我要调换一间。你看看我身上的枷锁，人家居

然不答应。我这哪是主子,不是成了奴才了吗！公爵,你一定要,幸亏上天有眼,把你派到这里来了,拯救摇摇欲坠的国家,把劳苦的百姓救出苦难的深渊,还要爱这个忍受痛苦的我呵。我怎么想就怎么说,说得前言不搭后语,不过你应该看得出来,我是有道理的。

吕伊·布拉斯 (跪下)娘娘……

王后 (严肃地)堂·塞扎尔,我把灵魂都给你了。对于别人,我是王后,对于你,我却只是一个女人。我的爱情,我的心灵,都是属于你的。我相信你的人格,也相信你会尊重我的人格。你一呼唤,我就会来。我准备好了。呵！塞扎尔！你的头脑中有高尚的精神。自豪吧,因为天才就是你的王冠！(吻吕伊·布拉斯的前额)再见。

〔掀起挂毯走了。

第　四　场

〔吕伊·布拉斯单独一人。

吕伊·布拉斯 (心醉神迷,仿佛在凝视天使)在我面前,我看见了天堂！呵！上帝！这是我生命的开始。在我眼前,隐约出现了一个世界,一个光明的世界,就像我们在梦中见到的乐园一样,里面发射出生命和光辉！在我身上,在我身外,到处都是一片欢腾,心旷神怡,深奥莫测,心醉神迷,高傲无比。世界上最超凡入圣的事,莫过于处在权力顶峰的爱情了！王后爱我！呵！上帝！这是真的,爱的是我！我这一下就胜过了国王,因为我得到了王后的爱情！呵！这真使我头昏目眩。幸福,爱情,胜利！奥默多公爵,西班牙在我

的脚下，我得到了她的心！这个天使，我只有跪下才敢仰望，才敢提起她，她一句话，就使我脱胎换骨，成了非凡的人。我还活着，就进入了星光灿烂的梦境！呵！是的，我敢肯定，这是她亲口对我说的。的确是她。她头上戴了一顶银边的小王冠。在她对我说话的时候，我仿佛现在还看见她，我看到她手镯上有只精工雕镂的金鹰。她信任我，她亲口说的。可怜的天使！呵！要是上帝的确显示奇迹，不但使我们相爱，还把男子的伟大气魄和儿女的温柔多情掺杂在我们身上，那我因为有了她的爱情而无所畏惧，因为得到她至高无上的眷顾而无所不能，因为心里洋溢着爱情而使国王妒忌，我要当着上帝的面，无畏地大声宣告：娘娘，作为王后，您可以信任我的肩头；作为女人，您可以信任我的心灵！在我纯洁而忠实的爱情深处，隐藏着一片赤诚！好了，您什么也不用害怕！

〔从里面的小门进来了一个人，披着一件大斗篷，戴着一顶镶有银色饰带的帽子。他进来了一会儿，慢步朝吕伊·布拉斯走来，没有被他发现。当吕伊·布拉斯沉醉在欢乐和幸福中抬头望天时，这个人忽然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吕伊·布拉斯吃了一惊，如梦初醒似的转过身来；这人脱下斗篷，吕伊·布拉斯认出了他是堂·萨留斯特。堂·萨留斯特和吕伊·布拉斯的侍从一样，穿的是一身镶有银色饰带的火红色制服。

第 五 场

〔吕伊·布拉斯，堂·萨留斯特。

堂·萨留斯特　(把手放在吕伊·布拉斯肩上)你好。

吕伊·布拉斯　(吃了一惊,旁白)天呀!我完了!侯爵来了!

堂·萨留斯特　(微笑)我敢打赌,你没有想到我吧。

吕伊·布拉斯　的确,大人使我吃了一惊。(旁白)啊!我的灾难又临头了。我刚刚转向天使,魔鬼却回来了。

〔跑到遮住密室的挂毯前把密室的小门锁上,然后惊慌不安地回到堂·萨留斯特面前。

堂·萨留斯特　怎么!近来情况怎样?

吕伊·布拉斯　(眼睛瞪住不动声色的堂·萨留斯特,仿佛勉强才集中思想)你这身制服……

堂·萨留斯特　(一直微笑)我要进王宫来。而有了这套制服,就可以到处通行无阻。因此,我穿上了你的制服,觉得它还合我的口味。

〔他戴上帽子。吕伊·布拉斯却没有戴。

吕伊·布拉斯　不过我倒为你担心……

堂·萨留斯特　担心!怎么说这种可笑的话?

吕伊·布拉斯　你是被放逐了的人!

堂·萨留斯特　你这样想吗?那倒可能。

吕伊·布拉斯　你在光天化日之下进王宫来,万一有人认出了你呢?

堂·萨留斯特　啊!呸!宫廷里都是有福气的人,怎么舍得浪费这转眼消失的时光,去记住一张失宠的脸!再说,谁会注意看一个仆人的脸呢?

〔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吕伊·布拉斯还是站着。

你知道吗,马德里的人在谈些什么?难道这是真的,你对公事过分热心,居然看上了国家的财政权,把一个贵族大臣,把我们亲爱的普列戈也放逐了?你忘记了,你们还是亲戚

呢。他的母亲是桑多瓦家人,你的母亲也是。你这不是活见鬼吗! 桑多瓦家的纹章都是金色加黑斜条的啊。瞧瞧你们的纹章,堂·塞扎尔。这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亲戚之间不能干这种事。狼也不吃狼嘛! 你何必装什么正人君子呢? 关于自己的事,你要睁大眼睛;关于别人的事,可以闭上眼睛。各管各的事嘛。

吕伊·布拉斯　(恢复了一点自信)不过,先生,对不起,普列戈先生是王室的贵族,却侵吞了西班牙的公款,这是太不应该了。我们要有一支能打仗的军队,却没有钱发饷,而没有军队怎么行呢! 巴伐利亚的继位人不久就要死了。我想你应该认识达尔拉伯爵吧,昨天,他以他主子奥地利皇帝的名义对我说:要是法兰西大公爵要坚持他自己的继承权,那就要打一仗……

堂·萨留斯特　天气好像有点冷。请你给我把窗子关上。

〔吕伊·布拉斯脸色煞白,感到这是耻辱,却又无可奈何,迟疑了一会儿,然后,经过一阵挣扎,慢慢向着窗子走去,把窗子关上,又朝着堂·萨留斯特走来,堂·萨留斯特坐在扶手椅里,满不在乎地目随着他。

吕伊·布拉斯　(继续设法说服堂·萨留斯特)请您想想,打仗多不容易。没有钱怎么打? 大人,请听我说,拯救西班牙要靠廉洁的人。至于我呢,我好像已经有了一支整装待发的军队,我转告奥地利皇帝:他要打仗,我就奉陪……

堂·萨留斯特　(打断吕伊·布拉斯的话,指着他进来时掉在门口的手帕)对不起,请把我的手帕捡起来。

〔吕伊·布拉斯好像在受折磨,又迟疑了一下,然后弯下腰去,捡起手帕,交给堂·萨留斯特。堂·萨留斯特把手帕放进衣袋。

你刚才说什么？……

吕伊·布拉斯　（费力地）要拯救西班牙！是的，就是我们脚下的西班牙，还有公众的利益，都要求我们有忘我的精神。啊！整个民族会感谢解救国家危难的人。拯救人民吧！我们要敢于强大，敢于打击！要把阴谋诡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要揭露骗子的本来面目！

堂·萨留斯特　（漫不经心地）首先，这样说话没有教养。什么事都小题大作，无限夸张，听起来有点学究气，只是有点小聪明而已。微不足道的一百来万，或多或少有点挥霍浪费，难道这就值得大惊小怪！我亲爱的，王公贵族可不是你这样的书呆子。他们的生活要讲究排场。我这样说并没有夸大其辞。脸红耳赤，盛气凌人，要革除流弊，说起来是不错的。不过，唔！你是不是想做一个大胆放肆的乡下佬，要得到卖气球的商人和老板的捧场？这太可笑了。还是改头换面，换个新花样吧。说什么公众的利益！还是先想想你自己的利益吧！拯救西班牙是句空话，我亲爱的，别人吹起牛来也会和你一样头头是道，娓娓动听。要孚众望？只要有钱就能买到名声。像狂叫乱吠的狗一样，围着盐税你争我夺？这个行当很吸引人！不过我还知道更好的行当。道德？信义？廉洁？这都是些掉了色的假宝石。早在查理五世时代就早已磨损，暗淡无光了。你并不是个傻瓜，难道还要人家纠正这种矫揉造作的毛病？你还在吃奶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早已毫不客气，在一片哄笑声中，快快活活地不是一脚踢破了，就是一针刺破了你这个气球，把里面的空话、废话，都像空气、废气一样，放得干干净净了！

吕伊·布拉斯　不过，大人……

堂·萨留斯特　（冷冰冰地微笑）你真是与众不同。现在，我们来

谈谈正经事吧。(语气简短而不容置辩)明天上午,你在我给你的那所房子里等我。这和一件大事有关。只要那两个哑巴侍候我们就行了。你在花园的树阴下准备好一辆随时可以出发的四轮马车。中途替换的驿马不用你管。一切照我的意思办。你要用钱,我会给你送来。

吕伊·布拉斯　先生,我会遵命,一切照办。不过,你要先对我提出保证,这件大事与王后没有关系。

堂·萨留斯特　(玩弄桌上一把象牙刀,转过半身)这和你有什么相干?

吕伊·布拉斯　(摇摇晃晃,惊慌不安地瞧着他)呵！你真是一个可怕的人。我的膝盖都发抖了……你要把我拖进一个无形的深渊里去。呵！我感到我落在一个厉害的人手里了！你怀着骇人听闻的目的。我隐约看到吓人的景象……替我想想吧！我不得不告诉你了,唉！你自己想想看！你过去不知道！这个女人,我爱她呵！

堂·萨留斯特　(冷冰冰地)我早就知道了。

吕伊·布拉斯　你早就知道了?

堂·萨留斯特　当然啰！这有什么关系?

吕伊·布拉斯　(扶住墙壁,以免跌倒,仿佛自言自语地)这样说来,这个卑鄙无耻的人是在拿我的痛苦来开玩笑了！不过,这冒了多么可怕的危险呵！(抬头望天)全能的主呵！我的上帝呵！不要考验我吧！

堂·萨留斯特　怎么,难道你是在做梦么！真的！你是在假戏真做,我的主子。这太滑稽了。我在向着一个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只该由我一人知道,它会给你带来幸福,比你想象的还更幸福。因此,你放心好了,只要照我的意思办。我已对你说过,现在,我再重复一遍,我希望你幸福。向前走吧,事情

就要马到成功了。至于爱情的痛苦，那到底算得了什么！我们都是过来人，都知道那不过是一天就会过去的小事。你要知道，这件大事却有关帝国的命运呵！相形之下，你个人的私事算得了什么？我想都告诉你，但是你也要放明白点，要理解我。要知道你自己的地位。我是个好说话的人，不过，喔唷！一个出身微贱的仆人，即使是百里挑一的，也只是块泥土，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它捏成我所需要的模样。我亲爱的伙计，像你们这样的人，生来只好任人摆布。这要看你们的主人打的是什么主意了。他一高兴可以使你乔装打扮，一不高兴，又可使你原形毕露。我使你当上了贵族。这是个不可思议的重要角色，至少在目前是如此。你有了贵族的全套服饰。不过，不要忘了，你还是我的仆人。我一高兴，可以要你去向王后献献殷勤；我不高兴，又可以要你站在我的马车后面当当跟班。因此，你要放明白些。

吕伊·布拉斯 （心不在焉地听着，仿佛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呵！我的上帝！慈悲的上帝！公正的上帝！这是对什么罪过的惩罚呵？我做了什么错事呢？您是我们的天父，您总不会要一个人灰心绝望吧！我现在却落到了这个地步！大人，你这样做是无缘无故的，我这方面没有错，仅仅是为了要看到一个可怜的受害者痛苦呻吟，你就把我投入这一深渊中来！折磨一颗不幸的充满了爱情和信仰的心，仅仅是为了自己要报复！（向自己）因为这是报复！是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猜到了这是对王后的报复！我该怎么办呢？去对她实说了吧！天哪！那在她看来，我成了一个多么可恶、多么可怕的坏家伙呵！一个口是心非的仆人，一个两面三刀的骗子！一个厚颜无耻、应该棒打棍责、驱逐出门的坏蛋！那怎么行！我会神经错乱，甚至会发疯的！（停了一

会，沉思默想）呵！我的上帝！他就是这样干的！在暗无天日的地方制造一部可怕的机器，装上无数令人厌恶的齿轮，然后，要看机器怎么转动，就在磨盘下面塞进一套制服、一点东西、一个仆人，然后，机器一转，忽然，轮子下面出来了一些沾满污泥血浆的破布片，一个粉碎了的头颅，一颗热气腾腾的心。这时，不管这个仆人叫什么名字，虽然他认出了这曾经是个人的躯体，但是他连手都不会抖动一下！（转过身来向堂·萨留斯特）不过，时间还来得及！呵！大人，的确，现在这个可怕的轮子还没有转动呢！（跪倒在他脚下）可怜我吧！发发慈悲！可怜她吧！你知道我是个忠实的仆人。你是经常这样说的。你看！我向你求情了！发发慈悲吧！

堂·萨留斯特　这个人什么也不懂。真叫人不耐烦！

吕伊·布拉斯　（在他脚下趴着）发发慈悲吧！

堂·萨留斯特　不要啰唆，我的主人。（转身向着窗子）我敢打赌，你没有关紧窗子，进来了一股冷气！

〔走到窗前，关上窗子。

吕伊·布拉斯　（站了起来）嘿！这太过分了！目前，我还是奥默多公爵，还是有权有势的大臣！你的脚要把我踩碎，我就要抬起头来。

堂·萨留斯特　你怎么说的？你再说一遍。吕伊·布拉斯成了奥默多公爵？你的眼睛蒙上了一条布。你难道不知道，只有你是巴赞家的人才能封公爵？

吕伊·布拉斯　我要逮捕你。

堂·萨留斯特　我会揭穿你。

吕伊·布拉斯　（激怒）那……

堂·萨留斯特　你要控告我？我就把我的头和你拼了。我已经

预先作好了准备。你不要得意得太早了。

吕伊·布拉斯　我会否认一切！

堂·萨留斯特　得了！别孩子气了。

吕伊·布拉斯　你并没有证据！

堂·萨留斯特　你怎么这样健忘？我说得到，就做得到，这点你可以相信。你不过是我的手套，而我才是戴手套的人。（走到吕伊·布拉斯面前，低声）要是你不听话，要是你明天不在家里准备好一切，要是你敢泄露一点风声，要是你的眼睛或者行动敢走漏一点消息，那么，首先第一步，你自作多情、最担心的那个人就会当众出丑，她的风流艳事就会传遍四方，她的名声就会彻底完蛋。然后，她还会收到一封签名盖印的信，这对你也没有什么不清楚的，这封信我保存在安全可靠的地方，你应该记得是谁的手书写的？也应该知道是哪个人签的名？她的眼睛就会看到这样的话："我吕伊·布拉斯是凡拉斯侯爵大人的仆人，我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在公开的还是不公开的场合，都忠心耿耿地为我的主人效劳。"

吕伊·布拉斯（彻底失败，有气无力地）够了。先生，我照你说的办吧。

〔后部的小门开了。枢密院的参议官回来了。堂·萨留斯特赶快穿好外套。

堂·萨留斯特　（低声）有人来了。（深深地向吕伊·布拉斯鞠躬。高声）公爵先生，我告辞了。

〔下。

第 四 幕

堂·塞扎尔

〔一间华丽而阴暗的小房子。金碧辉煌的护壁板和老式家具都掉色了。墙上挂着陈旧的猩红色丝绒帷幔，从上到下有一道道金色的宽幅条纹，在安乐椅背后，有些地方陷了下去。深处，有道双扉门。左边，在一堵墙上，有个大壁炉，炉上有菲力浦二世时期的雕刻，炉壁内有铁打的纹章。对面，在一堵墙上，有扇低矮的小门，通到一个阴暗的小房间。左边只有一扇窗子，开在很高的地方，上面钉了铁栏杆，挡雨板也很低，好像牢房的窗口。墙上，有几幅被烟熏黑、模糊不清的古老画像。衣柜上放着威尼斯的小镜子。大安乐椅是菲力浦三世时期的。靠墙有个很讲究的壁橱。一张方桌上有文具。角落里有张金色的小圆桌。

〔早晨。幕启时，吕伊·布拉斯身穿黑衣，没有披斗篷，也没有戴金羊毛勋章，心情非常激动，在房间里大步走来走去。深处站着一个侍从，一动不动，似乎是在等待命令。

第 一 场

〔吕伊·布拉斯，侍从。

吕伊·布拉斯　（自言自语，旁白）怎么办呢？首先是要救她！第一是要救她！只是要救她！即使要我脑浆迸裂，尸悬绞架，身入地狱，也一定要救她！是的，但是怎么救呢？用什么法子呢？献出我的热血、肝胆、灵魂，这都不算什么，这都容易。但是，怎么戳穿这个阴谋呢！先要猜到……猜到！一定先要猜到这个人在策划什么，在安排什么！他忽然从阴暗的角落里跑了出来，又重新投入到黑暗中去，在那暗无天日的地方，他一个人在干些什么勾当呢？开始，我请求他为我着想！一想到这点，我就觉得非常可耻，愚蠢透顶！这怎么可能！请求这样一个坏人。我想到哪里去了！这件事当然是由来已久，魔鬼已经抓住了猎物，正要大咬大嚼，怎么可能为他的仆人着想，就把已经到手的王后放走！难道人能说得服野兽吗？不过，不幸的人，你怎能不救她呢！不是你使她落入圈套的吗！那无论如何也得救她呀！一切都完了。我爬得那么高，又跌得这么重！好像做了一场梦！呵！但愿她能脱险！不过他呢，那个叛国的奸臣！他会走哪扇门，呵！上帝！他会从哪扇翻板活门里钻出来呢？他是我的主人，掌握了我的生死，就像他是这房屋的主人一样。他可以剥掉房里的包金装饰。他有开大门小门的钥匙。他可以走进走出，在黑暗中走到我的身边，踏在我的心上，就像踏在这块地板上一样。是的，我是做了一场梦！命运朝夕万变，使我们头昏眼花。我都糊涂了，我连一个主意也拿不定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本来很自负的理智，经过一阵狂风暴雨的摧残，也像灯心草一样七扭八歪了！怎么办呢？好好想想。首先，不能让她走出王宫一步。呵！不错，陷阱一定是在王宫之外。在我周围是一片黑暗，一片深

渊。我感到有陷阱，但看不见。我真难过！不能让她走出王宫一步。这是一定的。一定要想个稳当、可靠、迅速的办法通知她。但是派谁去呢？我没有人！（冥思苦想了一会儿。忽然，一个主意、一线希望闪过他的心头，他又抬起头来）有了，堂·居里唐爱她！这是一个忠实可靠的人！（做手势要侍从过来，低声）侍从，你马上到堂·居里唐那里去，替我向他道歉，然后，请他立刻到王后宫中去，用我的名义和他的名义，请求王后在三天之内不要离开王宫，不管人家说什么，做什么，不管发生什么事，请她千万不要出来。快去吧！（又把侍从叫回）啊！（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拿出一支笔）要他把这张纸条交给王后，要他小心！（把纸放在膝盖上，赶快写）"请相信堂·居里唐，要听他的忠告！"（把纸折好交给侍从）至于决斗的事，你对他说我认错了，我向他低头认罪，请他同情我。我出了些麻烦，请他立刻把我的请求书交给王后，我以后再向他当众道歉。你说她在危险之中。请她千万不要出去。不管发生什么事。至少在三天之内！你要一点一点都说清楚。去吧，要小心谨慎，不要走漏一点风声。

侍从　我是忠于您的。您是一位好主人。

吕伊·布拉斯　快去吧，我的好侍从。你一切都听清楚了吧？

侍从　听清楚了，大人，请放心吧。

〔下。

吕伊·布拉斯　（只剩下一人，倒在安乐椅里）我的心慢慢平静了。然而，还像精神错乱的人那样，我隐隐约约总感到忘了一些东西。不过，这个办法是稳当的。堂·居里唐！……但是，我自己呢？我应该在这里等堂·萨留斯特吗？等他干什么？不必等了。这还可以使他一整天没办法行动。到个教堂里去

祈祷吧。走吧。我正需要帮助,而上帝会给我启示的!

〔从衣架上拿下帽子,摇摇桌上的铃。两个黑人穿着浅绿丝绒和金色锦缎衣服,上衣打褶,有长燕尾,出现在深处门口。

我出去了。等一会儿,有个人会来这里。随他从哪里进来。你们就把他当做房主人一样,随便他干什么。要是还有人来的话……(迟疑了一会儿)那么,你们就让他们进来!

〔做手势要黑人走,他们鞠躬表示遵命,然后退出。

走吧!

〔下。

〔吕伊·布拉斯关门走后,壁炉里忽然起了一阵响声,然后掉下一个人来,他披着破破烂烂的斗篷,慌慌张张跑进房间。这人是堂·塞扎尔。

第 二 场

〔堂·塞扎尔。

堂·塞扎尔 (慌慌张张,气喘吁吁,蓬头散发,冒冒失失,带着既高兴又不安的表情)对不起!是我!(站了起来,摸摸摔坏了的大腿,脱了帽子,一面拼命行屈膝礼,一面走向房间中央)对不起!请不要见怪,我是借路经过。你们说你们的。请说下去。我来得有点冒昧,诸位先生,我很抱歉!(到房间中央站住,才发现只有他一人)没有人!刚才伏在屋顶上的时候,我以为听见有人讲话。但没有人!(在安乐椅里坐下)那太好了。让我恢复一下。清静是有好处的。喔唷!多少事呵!我也感到惊讶,就像一条落水狗摇摇头,头上的

水把眼睛迷住了一样。第一件事，这些警察把我抓了起来；然后，莫名其妙地把我装上了船；这些海盗；在那个大城市里，人家把我打得好苦；还有那个黄种女人的勾引，想考验我的德行；我总算逃脱了牢笼；又是航海；最后，我回到了西班牙！然后，这真像一部离奇的小说！我一上岸，你说怪也不怪？一开头就碰到了那几个抓过我的警察！他们拼命地追，我就拼命地逃，我跳过一道墙，发现一所隐蔽在树丛中的房子，就朝房子跑去，没有人看见我，我轻快地从库房爬上了屋顶，最后，我钻进一个烟囱，就这样贸然跑到别人的家里来了，但我这一件最新的斗篷却撕得破破烂烂，吊在屁股后边了！……说真的！萨留斯特先生真是个大坏蛋！(对着威尼斯的小镜子照照自己的模样，镜子放在大衣柜上，衣柜有雕花的抽屉)我的紧身衣在患难中倒是和我形影不离，它也斗争过的。(脱下斗篷，在镜子里瞧瞧他这件破破烂烂、缝缝补补的粉红锦缎紧身衣，然后忽然又用手摸摸大腿，眼睛瞪了壁炉一眼)不过我摔下来时，大腿可吃了苦头，痛得要命！

〔打开衣柜的抽屉，在一个抽屉里发现一件浅绿色绣金的丝绒斗篷，就是堂·萨留斯特给吕伊·布拉斯的那一件。他仔细看看斗篷，和自己的斗篷比了一下。

这件披风看起来比我的披风更体面。(把绿斗篷披在肩上，把自己的斗篷小心折好，放回抽屉里去，又一拳把帽子压扁，塞在斗篷下面，然后关上抽屉。披着漂亮的绣金斗篷，得意扬扬地走来走去)不管怎样，我又回来了。一切都不错。啊！我最最亲爱的堂兄，你不是想把我流放到非洲去吗？那里的老虎吃起人来可像猫吃老鼠一样呵！这一下我可饶不了你，该死的堂兄，等我吃了早餐，我要报复得叫你

害怕。我要恢复我的真名实姓，带着方圆一里不怕绞死的亡命之徒到你家里去，我要把你活着交给我的债主和他们的一家老小。（一眼看见角落里有双漂亮的花边长筒靴，就机灵地脱掉旧鞋，毫不客气地穿上新靴子）他这样无信无义，把我害到什么地步。（从各方面仔细地看看房子）这所房子真是神秘，对演悲剧倒正合适。门窗紧闭，简直是个牢房。要进这样幽雅的住宅，只有从屋顶上下来，就像酒要从上到下才能装进酒瓶一样。（叹一口气）好酒有多美呵！（瞥见右边的小门，赶快开门走进小房间，然后又走出来，做出非常惊讶的姿态）你说怪也不怪！那个小房间也出不去，窗子又是关死了的！（走到后部的门边，把门推得半开，往外看看，然后门自动关上，又回到前台）一个人也没有！我这是到了什么鬼地方？只要没有给警察抓去，别的和我又有什么关系？难道为了这么一所从来没有见过的怪房子，就值得我大惊小怪，好像倒了八辈子的邪霉似的？（又在安乐椅上坐下，打个哈欠，然后，几乎马上又站起来）啊！怎么？在这里真无聊死了！（发现左边墙上有个小壁橱）瞧，这看起来好像是个书橱。（走到壁橱前打开一看，原来是个食橱）正好！有肉，有酒，还有西瓜。正是现成的全套快餐。六瓶酒摆得整整齐齐！该死！对这所房子还不能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呢。（仔仔细细、一个一个地看看酒瓶）这都是上等好酒，得了！这个食橱是可以招待贵宾的。（走到角落里，找出一张小桌，把桌子搬到前台，兴高采烈地把食橱里的东西摆满一桌，瓶子呀，盘子呀，等等，还摆上一个酒杯、一个碟子、一把叉子，等等。然后，拿起一瓶酒）先看看这上面写点什么。（倒满一杯，一口气喝光）这是大名鼎鼎的诗人，人人称他为太阳的杰作！塞雷斯·德·舍瓦列也酿不出

更美的红酒呵。(坐下,给自己倒满第二杯,喝酒)有什么好书比得上美酒?你找得到比这更来劲的东西吗!(喝酒)啊!上帝,这才叫人舒服!来吃点吧。(开始吃冷餐肉)这些警察狗崽子!我总算把他们甩掉了。他们找不到我的脚迹。(吃肉)呵!这真是酱肉大王!至于房子的主人,万一他出现的话……(走到碗橱前,又拿出一个酒杯和一副餐具,放在桌上)我就请他也吃一顿。只要他不把我赶走就行!赶快吃吧。(狼吞虎咽,赶快吃完)吃了喝了,现在要看看房子。什么人才会住在这里呢?恐怕是个单身汉。只好偷偷摸摸在这里和女人幽会呵!唔!那我在这里有什么妨碍呢?我又一无所求。只不过要求这位可敬的主人,按照古老的好客习惯,(一膝跪下,双臂抱住桌子)让我拥抱祭坛而已。(喝酒)首先,这酒不坏,主人一定好客。其次,我已经说了,只要有人来,我就通报真名实姓。啊!我那该死的堂兄呀,你见鬼去吧!怎么!这个流浪汉?这匹害群之马?这个强盗头?这个扎法里?这个叫化子?这个赤脚佬?……一点不错!正是这个堂·塞扎尔·德·巴赞,堂·萨留斯特的堂兄弟!呵!马德里会怎样大吃一惊,议论纷纷呵!他什么时候回来的?今天早上?昨天夜里?一看见这颗炸弹落下来,这个被人遗忘的大名忽然从天上掉下来,大家会怎样轰动呵!堂·塞扎尔·德·巴赞!是的,诸位先生,一点不错。没有人想起他,没有人谈到他,难道他没有死?他还活着,诸位先生,诸位女士!男人会说:见鬼!女人会说:是他?这就是我回家时会听到的欢呼,还有三百个债主的嚎叫!多美的角色!唉!可惜我没有钱。(门口有声音)有人来了!人家当然会把我当做一个江湖骗子,赶出门去。那又有什么关系!做事不要半途而废,塞扎尔!

〔披上斗篷，遮到眼睛。后部的门开了。进来一个穿制服的仆人，背上背着一个大皮包。

第 三 场

〔堂·塞扎尔，仆人。

堂·塞扎尔 （从头到脚打量这个仆人）朋友，你到这里来找谁呀？（旁白）要稳住，否则就很危险。

仆人 堂·塞扎尔·德·巴赞。

堂·塞扎尔 （解开斗篷，露出面孔）堂·塞扎尔！那就是我！（旁白）真是不可思议！

仆人 您是堂·塞扎尔·德·巴赞大人？

堂·塞扎尔 当然啰！我很荣幸。塞扎尔！货真价实的塞扎尔！独一无二的塞扎尔！加罗法的伯爵……

仆人 （把大皮包放在安乐椅上）请您看看钱是不是够数。

堂·塞扎尔 （眼花缭乱。旁白）钱！这太妙了！（高声）我亲爱的……

仆人 请数一数。这是我奉命给您送来的款子。

堂·塞扎尔 （认真地）啊！太好了！我明白。（旁白）我真愿意魔鬼……不过，不要把这桩好事做坏了。这钱来得正是时候。（高声）要不要收条？

仆人 不要，大人。

堂·塞扎尔 （指着桌子）把钱放在桌上。

〔仆人遵命。

谁叫你送来的？

仆人 先生自己知道。

堂·塞扎尔　那当然啰。不过……

仆人　这一笔钱，我只该再说一句，您知道是什么人送来的，也知道是办什么事用的。

堂·塞扎尔　（对解释表示满意）啊！

仆人　我们彼此都该心照不宣。嘘！

堂·塞扎尔　嘘！！！这一笔钱……你说得真好听！再说一遍。

仆人　这一笔钱……

堂·塞扎尔　一切都清楚了！我知道是谁送来的……

仆人　也知道是办什么事用的。我们……

堂·塞扎尔　彼此！！！

仆人　都该心照不宣。

堂·塞扎尔　这完全清楚了。

仆人　我只是奉命行事，别的我也不知道。

堂·塞扎尔　喔唷！

仆人　不过您是知道的。

堂·塞扎尔　哟！

仆人　这就行了。

堂·塞扎尔　我知道了，我收下了，我亲爱的。首先，钱收到了，这总是非常清楚的。

仆人　嘘！

堂·塞扎尔　嘘！！！不要走漏风声。见鬼！

仆人　数一数吧，大人！

堂·塞扎尔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看见桌上圆鼓鼓的大皮包，赞叹地）好大的肚子！

仆人　（坚持）不过……

堂·塞扎尔　我相信你。

仆人　金币一个一镑，双金币重七点三六格令，每个马克半镑。

银币上都有圣母像和十字架。

〔堂·塞扎尔打开大皮包，拿出几小袋金银来，再把小袋打开，又惊又喜地把金币银币倒在桌上，然后，一大把一大把地从袋子里掏出金子，把金币银币装满自己的衣袋。

堂·塞扎尔 （中止装钱，庄严地旁白）我的奇遇真是登峰造极，进入了仙境，马上就要断送在这百万金币上了。（又把钱装满衣袋）呵！真是痛快！简直是在海盗船上大吃大喝了！

〔装满了一个衣袋，又装另外一个，在自己身上到处找衣袋，似乎忘了仆人在旁边。

仆人 （没有表情地瞧着他）现在，我听候您的吩咐。

堂·塞扎尔 （转过身来）干什么事？

仆人 我不知道、只有您才知道的事，而且是刻不容缓、非常重要的事……

堂·塞扎尔 （装出心照不宣的样子，打断他）是的，公事还兼私事！！！

仆人 所有这一切都要立刻进行。我这只是说人家叫我说的话。

堂·塞扎尔 （拍拍他的肩膀）我很喜欢你，忠实的仆人！

仆人 为了不致耽误事情，我的主人叫我听您吩咐，帮您办事。

堂·塞扎尔 这样做很合适。那我们就照他说的做吧。（旁白）要是我知道该怎样对他说，我还真愿上绞刑台呢。（高声）过来，大帆船[1]，首先（把酒倒满另外一个杯子），给我喝了！

仆人 怎么，大人？……

---

[1] 大帆船指仆人。旧时西班牙殖民者用大帆船运输掠夺来的金银。因为仆人送来大量金银，所以称他为“大帆船”。

堂·塞扎尔　给我喝了！（仆人喝酒。堂·塞扎尔又给他倒满一杯）这是奥罗普扎的好酒！（要仆人坐下，叫他喝酒，又给他倒满酒）我们来谈谈吧。（旁白）他的眼睛已经红了。（躺在椅子上，高声）我亲爱的朋友，人生不过是过眼的烟云，是热情的火花喷出的黑烟，如此而已。（又给他倒酒喝）我对你说的也是蠢话。首先，烟一回到蓝天就会变色，和在烟囱里大不相同。烟袅袅上升，我们却滚滚而下。（摸摸大腿）人不过是个往下坠的铅锤。（倒满两个酒杯）我们还是来喝酒吧。你所有的金币、银币都响起来，也不如街上一个醉汉的歌声好听。（做出神秘的样子靠近他）你看，我们还是小心些好。车子装得太重，车轴就会折断。墙的基础不牢，很快也会倒塌。我亲爱的，你给我把披风的领口扣上吧。

仆人　（高傲地）大人，我不是贴身的侍仆。

〔堂·塞扎尔还来不及阻止，他就摇起桌上的铃来。

堂·塞扎尔　（吓慌了。旁白）他摇铃了！说不定主人自己就会来。这下我逃不了！

〔一个黑人进来。堂·塞扎尔惶惶不安，转过身去，好像不知道怎么办似的。

仆人　（向黑人）给大人把领子扣上。

〔黑人严肃地走到堂·塞扎尔面前，堂·塞扎尔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他把披风的搭扣扣上，行了一个礼，又出去了，堂·塞扎尔还在发愣。

堂·塞扎尔　（站了起来。旁白）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难道我是下到阴司地狱了！（走到前台，大步走来走去）管他呢！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来者不拒嘛！我要动用满柜的金币。我有钱了！怎么用呢？

〔转过身来看看坐在桌前的仆人，他还在继续喝酒，已经开始摇摇晃晃，在椅子上坐不稳了。

等一等，对不起！（沉思默想，旁白）看看，我先还债怎么样？那怎么成！至少，先灌他们一点蜜汤，先还一部分债，免得他们动不动就发脾气，怎么样？灌灌这些坏蛋有什么用？我这该死的脑子想到哪里去了？还有什么比金钱更能使人腐化堕落的吗？哪怕是打败了罗马的汉尼拔的子孙，也不该把他们灌得满嘴都是市侩气呵！要是看见我还债的话，人家会怎么说呢？啊！

仆人 （喝光一杯酒）您有什么吩咐？

堂·塞扎尔 让我想一想。你一边喝酒一边等吧。

〔仆人又坐下来喝酒。堂·塞扎尔继续深思，忽然拍拍额头，好像想出了一个主意似的。

有了！（向仆人）赶快起来。这是该做的事。把你的衣袋装满金币。

〔仆人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把紧身外衣的口袋装满。堂·塞扎尔一面帮他装，一面继续说下去。

市长广场尽头有条小街，你找九号门牌。房子很窄，住起来倒不错，只是右边透明的窗玻璃上蒙了一层纸。

仆人 瞎了一只眼睛的房子？

堂·塞扎尔 不对，有只斜眼的房子。上楼梯要小心，不要摔断了胳膊或大腿。

仆人 是梯子？

堂·塞扎尔 差不多。非常陡。楼上住了个美人儿，很容易找到，她戴一顶六分钱的便帽，头发蓬松，又短又黄……一个迷人的娘儿们！你要对她非常尊重，我亲爱的，她是我的情人。吕桑达从前是金发蓝眼的，夜里还在教皇面前跳过凡

丹戈舞[1] 呢！你说我送她一百个金币。在旁边的一间破房子里，你会看到一个红鼻子的胖子，戴了一顶褪色的旧毡帽，一直遮到眉毛，帽子上还凄凄惨惨地吊下一簇垂头丧气的羽毛，背上有一柄长剑，肩头有一块破布。给我送六个金币给这个家伙。再走远一点，你会找到一个黑洞洞的炉窑，那是十字街角上一个卖唱的小酒店。有一个在门口喝酒抽烟的老主顾，一个非常和气、生活高雅的贵族，他从来不赌咒发誓，这是我的知心朋友，名叫古拉特隆巴。送他三十个金币！还告诉他不要嘀咕，这些钱花光了，还会再给他钱。要把最圆的金币给这些家伙，不过他们睁圆了眼睛，你可不要大惊小怪。

仆人　然后呢？

堂·塞扎尔　剩下的钱你留着吧。最后一项……

仆人　大人还有什么吩咐？

堂·塞扎尔　喝酒去吧，无用的人！你去打烂一些瓶瓶罐罐，闹得满城风雨，明天夜里再回家吧。

仆人　行了，我的王爷。（踉跄地朝着门走去）

堂·塞扎尔　（瞧着他走。旁白）他醉得很厉害！

〔叫仆人回来，他踉跄地走近。

喂！……你出去后，有些闲人会跟着你走，你不要露出喝醉酒的样子。一举一动都要不失身分。万一你的裤子口袋里掉出几个金币来，就让它们掉出来吧，要是有人想检验金子的成色，要是过路的小人物、穷书生、叫化子捡了起来，我的好朋友，就让他们捡吧。不要露出一副凶相，吓得他们不敢接近。即使他们从你口袋里掏走几个金币，也要大方一点。

---

[1] 凡丹戈舞，西班牙一种有响板伴奏的三拍子民间舞蹈。

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再说，你看，这是一条做人的大道理，在这个黑暗而危险的世界上，有时也该让活着的人尝到一点甜头。（忧郁地）这些人说不定哪天就会吊死的！他们也算做过一辈子人了！走吧。

〔仆人走了，剩下堂·塞扎尔一人，他又坐下，肘腕支在桌上，似乎陷入深思冥想。

基督徒和聪明人的本分，就是有了钱要使用得当。我的钱至少可以用个把礼拜了！那我就要好好过它一个礼拜。要是还有钱剩下的话，我就捐给教会做基金。不过我又不敢相信这些基金会，怕他们从中捞一把。这当然是我搞错了，但是只要我一送错地方，就可能会引起误会，而我是可能会找错门牌的……

〔后部的门又开了。进来了一个老妇人，头发花白，身穿黑色镶边裙，头披黑色丝绸巾，手拿扇子。

第　四　场

〔堂·塞扎尔，老妇人。

老妇人　（在门口）是堂·塞扎尔·德·巴赞吗？

〔堂·塞扎尔还陷在沉思默想中，忽然抬起头来。

堂·塞扎尔　吓我一跳！（旁白）呵！一个女的！

〔老妇人在后部深深行礼时，他惊愕地走到前台。

不是恶魔，就是萨留斯特搞的鬼！我敢打赌，我的堂兄接着就要来了。一个老太婆！（高声）是我，堂·塞扎尔。有什么事！……（旁白）一般说来，一个老太婆总要带个年轻的来。

老妇人　（在胸前划十字致敬）大人，今天是斋戒日，我以耶稣圣

子的名义来向您致敬。

堂·塞扎尔 （旁白）虔诚的开场，风流的结局。（高声）但愿如此！你好。

老妇人 上帝保佑您幸福！（神秘地）有人要我来问您，您今夜有没有一个秘密约会？

堂·塞扎尔 那我很可能有。

老妇人 （从裙圈[①]里取出一封折好的信来，要交给他，却不让他接住）这样说来，我谨慎的好人，是您刚写了这封信给一位您爱的人，您知道我说的是谁，是您要她今夜来的啰？

堂·塞扎尔 应该是我。

老妇人 那好。这位夫人嫁了一个老头子，当然有家务事要办，所以要人叫我来打听一下。我不知道这位夫人是谁，不过您知道她。这是一个侍女告诉我的。那就行了。不必提名字了。

堂·塞扎尔 除了我的名字。

老妇人 这很简单嘛。一个夫人要接受她心上人的约会，又怕上了人家的当，所以，谨慎一些总是不会有坏处的。总而言之一句话，人家要我来听您亲口说……

堂·塞扎尔 呵！这个吞吞吐吐的老太婆！天主真神呀！一封情书怎么藏在荆棘丛中啦！是的，是我，是我，我对你说！

〔把折好的信放在桌上，堂·塞扎尔好奇地看着。

老妇人 这样说来，既然是您，您就在信封背面写个“来”字。但是不要您亲手写，免得您受连累。

堂·塞扎尔 哟！的确，我亲手写！（旁白）这个口信啰啰唆唆！

---

① 裙圈，撑开裙子的圈。穿裙的人束腰，腰下裙呈圆形展开。这种服饰起源于西班牙，十七世纪时在欧洲颇为流行。

〔伸出手来拿信,但信是封上了的,老妇人不让他拿。

老妇人　不要拆开。你应该认得这个信封。

堂·塞扎尔　当然!(旁白)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不过,还是演我的角色吧!

〔摇铃。进来了一个黑人。

你会写字吗?

〔黑人点头。堂·塞扎尔吃了一惊。

(旁白)只会点头!(高声)你是哑巴吗,我的伙计?

〔黑人又点点头。堂·塞扎尔又吃了一惊。

(旁白)那好极了!演下去吧!现在是哑巴上场了!(指着老太婆用手压在桌上的信,向哑巴)给我写个"来"字。

〔哑巴写字。堂·塞扎尔示意,要老妇人把信收起,要黑人出去。黑人退场。

(旁白)他倒听话!

老妇人　(神秘地把信放进裙圈里,走到堂·塞扎尔面前)你今晚会见到她的。她很漂亮吧?

堂·塞扎尔　可爱极了!

老妇人　她的侍女就很老练。我正在教堂里听传道,她却把我拉到旁边。真是漂亮!天使的脸孔,魔鬼的眼睛。看起来她对谈情说爱这一套却很内行。

堂·塞扎尔　(旁白)只要捞到这个侍女,也就够我消受的了。

老妇人　我们总是根据奴婢来判断苏丹王后,根据仆人来判断主人的,因为美人儿总不用丑丫头。您的那一位一定很漂亮。

堂·塞扎尔　我也感到自豪!

老妇人　(行屈膝礼告辞)我向您吻手告辞了。

堂·塞扎尔　(给她一把金币)我给你一点油水。接住,老太婆!

老妇人　(装进衣袋)这个年轻人今天高兴了!

堂·塞扎尔　(打发她走)走吧。

老妇人　(行屈膝礼)要是您用得着……我的名字是奥利瓦太太。在圣伊西德罗修道院。

〔出门之后,又把门推开,伸进头来。

上教堂的时候,我总坐在第三根柱子右边。

〔堂·塞扎尔不耐烦地转过头去。

〔门关上了,然后,老太婆又开门伸进头来。

您今晚会见到她的! 先生,上教堂的时候请别忘记我。

堂·塞扎尔　(生气地把她赶走)啊!

〔老妇人走了。门又关上。

堂·塞扎尔　(一人)我现在真的决定不再大惊小怪了。我是到了月宫,发了一笔大财,吃了一顿饱餐,还要满足我心上的饥渴。(出神)这一切看来都很美。小心结局。

〔后部的门又开了。堂·居里唐挟着两把不带鞘的长剑上。

第　五　场

〔堂·塞扎尔,堂·居里唐。

堂·居里唐　(在舞台后部)堂·塞扎尔·德·巴赞在家吗?

堂·塞扎尔　(转过身来,看见堂·居里唐夹着两口长剑)到底来了! 来得正好! 奇遇真是不少,越来越妙。酒肉,钱财,约会,决斗! 这才恢复了我塞扎尔的本来面目!

〔高高兴兴地朝着堂·居里唐走去,不断地拼命行礼,堂·居里唐用令人不安的眼色瞪着他,用僵硬的步伐走

到前台。

就是这里，亲爱的大人。请进请进。

〔搬过一把椅子。堂·居里唐站着不动。

请坐请坐。不必客气，不必拘礼。见到你很高兴。怎么？来谈谈吧。马德里怎么样？啊！多好的地方！我好久不在这里了，我想，大家还是一直拜倒在马塔洛博脚下，拜倒在兰达媚儿裙下吧。至于我呢，我倒觉得拦路抢钱的好汉不比勾魂摄魄的美人儿更可怕，更危险。啊！先生，这些女人呵！这些尤物就像魔鬼一样缠住我的身，我--提起她们来头痛得就要裂开。你说说吧，把我的心带上正路吧。我不再是个活人，我身上不再有点人性，我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一个苏醒过来的死人，一头蠢牛，一个卡斯蒂利亚的没落贵族。人家抢走了我帽子上的翎毛，我自己又丢掉了我的手套。我是从最希奇古怪的地方回来的。

堂·居里唐　你回来了，我亲爱的先生？那好，我也回来了！

堂·塞扎尔　（眉开眼笑）从什么好地方回来的？

堂·居里唐　从那边，从北方回来。

堂·塞扎尔　我呢，从这边，从南方回来。

堂·居里唐　我真气坏了！

堂·塞扎尔　是吗？我呢，我也气死了！

堂·居里唐　我走了一千二百里路！

堂·塞扎尔　我呢，我走了两千里！我看到了各种女人，黄蓝黑绿，各色齐全。我看到了一些得天独厚的地方，幸运的阿尔及尔城，可爱的突尼斯，那里的土耳其人真会讨好，好多门口都挂着用木桩刺死的人。

堂·居里唐　他们拿我开心，先生！

堂·塞扎尔　我呢，他们把我卖掉！

堂·居里唐　他们几乎把我流放了！

堂·塞扎尔　他们几乎把我吊死了！

堂·居里唐　他们耍了一条诡计，要我把一个盒子送到纽堡去，盒子里有张纸条，上面写了几个大字："尽可能留住这个老疯子。"

堂·塞扎尔　（哈哈大笑）妙极了！谁干的好事？

堂·居里唐　我要扭断堂·塞扎尔·德·巴赞的脖子！

堂·塞扎尔　（认真地）啊！

堂·居里唐　他真胆大到了极点，刚才还派了一个仆人来替他向我道歉！这是个餐厅的侍者。我当然不见这个仆人，就把他关在我家的监牢里，我就亲自来找他的主人算账。这个堂·塞扎尔·德·巴赞！这个厚颜无耻、背信弃义的家伙！看，我要把他杀死！他在哪里？

堂·塞扎尔　（一直认真地）我就是堂·塞扎尔。

堂·居里唐　你！你在开玩笑吧，先生？

堂·塞扎尔　真的，我是堂·塞扎尔。

堂·居里唐　怎么！你还要这样说！

堂·塞扎尔　当然，我还要这样说！

堂·居里唐　我亲爱的，不要演这个角色吧。你觉得这很好玩，我却觉得非常讨厌。

堂·塞扎尔　我却觉得非常开心，你看起来非常妒忌。我非常可怜你，我亲爱的。因为由我们自己的罪过造成的痛苦，比起别人的罪过给我们带来的痛苦，那要厉害得多。我告诉你，我情愿穷，也不愿贪，情愿妻子有外遇，也不愿意妒忌。而你的妻子有外遇，你却在妒忌。老实告诉你，我今晚还和你的夫人有约会呢。

堂·居里唐　我的夫人！

堂·塞扎尔　是的，你的夫人！

堂·居里唐　去你的吧！我还没有结婚呢，

堂·塞扎尔　没有结婚！那你为什么来无事生非！你一来就像一个鸣冤叫屈的丈夫，一只哭哭啼啼的老虎，结果我还老老实实对你提出了一大堆金玉良言，教你保持身分！要是你没有结婚的话，大力神在上，你有什么资格胡闹到这一地步呢？

堂·居里唐　你知道吗，先生，你把我气死了！

堂·塞扎尔　喔唷！

堂·居里唐　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堂·塞扎尔　真的？

堂·居里唐　我要和你算账！

堂·塞扎尔　（带着嘲笑的神气看着堂·居里唐的新式鞋子，上面装饰着波浪形的丝带，把鞋子都遮得看不见了）从前是帽子上装丝带，现在，我看花样又在翻新，鞋上也装丝带，脚上也长头发了。真好看！

堂·居里唐　我要和你决斗！

堂·塞扎尔　（满不在乎）你真的想？

堂·居里唐　你不是塞扎尔，这不要紧，我就先拿你开刀吧。

堂·塞扎尔　好的。不过你要当心。不要在我手里送命。

堂·居里唐　（给他一柄长剑）不要夸口！马上就干！

堂·塞扎尔　（接过剑来）说干就干。我抓住了一个决斗的好机会，决不会放过的！

堂·居里唐　到什么地方去？

堂·塞扎尔　就在墙背后。这条街上没有人。

堂·居里唐　（在地板上试试剑尖）至于塞扎尔，我等一等再干掉他！

堂·塞扎尔　当真？

堂·居里唐　当然！

堂·塞扎尔　（也弯弯他的剑）喔唷！我们两个中会死掉一个，我看你还到哪里去找堂·塞扎尔！

堂·居里唐　少废话！走吧！

〔两人出去。他们的脚步声越来越远。右边墙上一个小小的暗门开了，堂·萨留斯特走了进来。

第　六　场

〔堂·萨留斯特，身穿一套近似黑色的暗绿色衣服。他显得忧心忡忡，焦虑不安，东张西望，侧耳倾听。

堂·萨留斯特　毫无准备！（看见桌上堆满了菜）这是什么意思？（听见塞扎尔和居里唐的脚步声）这是什么声音？（出神地走来走去）居迪埃尔今天早上看见侍从出去，并且跟着他走。他到居里唐家去了。我却没有看见吕伊·布拉斯。而那个侍从……见鬼！那一定是他对付我的一条渠道！不错，大约是他托堂·居里唐给她暗递消息！可惜这两个哑巴不会说话！一定是这样！我没有防到这个堂·居里唐！

〔堂·塞扎尔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把没有鞘的长剑，一进门就把剑丢在椅子上。

第　七　场

〔堂·萨留斯特，堂·塞扎尔。

堂·塞扎尔　（在门口）啊！我早就料到了！我们还要会面的，

老鬼！

堂·萨留斯特　（转过身来，目瞪口呆）堂·塞扎尔！

堂·塞扎尔　（两手交叉放在胸前，哈哈大笑）你又在搞什么骇人听闻的阴谋诡计了吧！不过我一来就把你的一切都打乱了，不对吗？我重重地摔了一跤，不偏不斜，刚好落进了你的罗网！

堂·萨留斯特　（旁白）一切都完蛋了！

堂·塞扎尔　（大笑）从早上起，我就在挣脱你的蜘蛛网。你的阴谋诡计没有一个站得住脚。我在网里随便翻身打滚，把一切都破坏了。这真有趣。

堂·萨留斯特　（旁白）捣蛋鬼！他可能干了些什么呢？

堂·塞扎尔　（越笑越厉害）你派来送钱的人，他当然是来给你办事的！你知道是来办什么事！也知道是什么人！（大笑）真妙极了！

堂·萨留斯特　他怎样了？

堂·塞扎尔　我把他灌醉了。

堂·萨留斯特　他送来的钱呢？

堂·塞扎尔　（像个国王似的）我送人了。干吗不送！一个人总有几个朋友嘛。

堂·萨留斯特　你猜错了……我……

堂·塞扎尔　（摇得裤子口袋丁当响）我先装满了我的口袋，你想得到。（又笑起来）你当然知道吧？那个女人！……

堂·萨留斯特　呵！

堂·塞扎尔　（看出他焦急的神色）你知道是哪一个。

〔堂·萨留斯特更加焦急地听着。堂·塞扎尔笑着说下去。

给我派了个老太婆来，这个伙伴真吓人，嘴上的胡子开了

花，鼻子像个吃残了的果核……

堂·萨留斯特　她来干吗？

堂·塞扎尔　为了慎重起见，她悄悄地来问我，是不是堂·塞扎尔今夜约她来的……

堂·萨留斯特　（旁白）天呀！（高声）你怎么回答她的呢？

堂·塞扎尔　我说是的，我的主子，是我约她来的！

堂·萨留斯特　（旁白）也许还有一线希望！

堂·塞扎尔　最后来了个杀人的凶手，你那个大队长，他到了决斗场上才告诉我他的名字叫居里唐。

〔堂·萨留斯特动了一下。

这个聪明人今天早上不肯见一个替塞扎尔送信的仆人，却到这里来要我赔礼……

堂·萨留斯特　那么，你怎么办呢？

堂·塞扎尔　我宰了这个笨蛋。

堂·萨留斯特　真的？

堂·塞扎尔　真的。就在那边，在墙脚下，现在要断气了。

堂·萨留斯特　你肯定他死了？

堂·塞扎尔　恐怕是的。

堂·萨留斯特　（旁白）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好了！谢天谢地！他并没有坏事！正相反。不过，还得赶快打发他走，免得他在这里碍手碍脚！一个多难对付的帮手！至于钱么，那倒不算什么。（高声）事情真是离奇。你没有看见别人吗？

堂·塞扎尔　没有。不过我会看见的。我这并没有完。我打算让全城重新听到我的名字。我要引起一场轰动。你放心等着吧。

堂·萨留斯特　（旁白）该死！（赶快走到堂·塞扎尔面前）钱，你就留着用，不过，你离开这所房子吧。

堂·塞扎尔　对了，我知道你的老办法，你会派人跟住我。呵！可爱的命运！我又会回到地中海上去，整天看着蓝天大海！不行。

堂·萨留斯特　相信我吧。

堂·塞扎尔　不行。再说，在这座监牢似的公馆里，我感觉得到，有人正在被你陷害。任何宫廷阴谋都像一把人字梯。一边上来的是双手反绑、脸色阴沉、眼神模糊的犯人，另外一边上来的是刽子手。而你就是刽子手，这是毫无疑问的。

堂·萨留斯特　呵！

堂·塞扎尔　我呢！我来拆掉梯子，啪嗒一声！

堂·萨留斯特　我发誓……

堂·塞扎尔　为了不让你演出你的拿手好戏，我可不能中途退场。老兄，我知道你本领高强，老奸巨猾，一根线上可以牵两三个傀儡，一根绳子可以吊死两三个人。那好，我也算一个吧！我不走了！

堂·萨留斯特　你听我说……

堂·塞扎尔　空话连篇！啊！你把我卖给非洲的海盗！啊！你凭空捏造出几个冒名顶替的塞扎尔！啊！你败坏了我的名声！

堂·萨留斯特　那是偶然！

堂·塞扎尔　那是偶然？"偶然"是骗子做给傻瓜吃的拿手菜。没有什么偶然！要是打乱了你的阴谋诡计，那就更好！不过，我只打算救救那些受你陷害的人。我要到屋顶上去大声喊叫，说出我的真名实姓。（爬上窗子的栏杆向外张望）喂！等一等！来得正巧！有几个警察走过窗子下面。（把胳膊伸出窗栏外，一面挥动，一面高声大叫）喂！喂！

堂·萨留斯特　（惊慌失色，在舞台前部，旁白）要是人家认出他

来，那就一切都完了！

〔一个警官同几个警察上。堂·萨留斯特显得茫然不知所措。堂·塞扎尔得意扬扬地迎着警察走去。

第 八 场

〔人物同上，一个警官，几个警察。

堂·塞扎尔 （向警官）请你记录下来……

堂·萨留斯特 这是汪洋大盗马塔洛博！

堂·塞扎尔 （愕然）怎么！

堂·萨留斯特 （旁白）只要赢得二十四个小时，我就会赢得胜利。（向警官）这个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我家。请你们逮捕他归案。

〔警察抓住堂·塞扎尔的衣领。

堂·塞扎尔 （怒气冲冲地向堂·萨留斯特）真不要脸！撒起谎来脸都不红！

警官 谁叫我们来的？

堂·萨留斯特 是我。

堂·塞扎尔 该死！这是说谎！

警官 不要乱嚷！我看还是他讲理。

堂·塞扎尔 不对，我是堂·塞扎尔·德·巴赞！

堂·萨留斯特 堂·塞扎尔？请你们看看他的斗篷。领子上分明有萨留斯特的名字。这是他刚刚抢来的斗篷。

〔警察剥下他的斗篷，警官仔细察看。

警官 他说得不错。

堂·萨留斯特 他身上穿的紧身衣……

堂·塞扎尔 （旁白）呵！该死的萨留斯特！

堂·萨留斯特 （接下去）是达尔布伯爵的，也是他抢来的……（指着绣在左手袖饰上的盾形纹章）这里有纹章作证！

堂·塞扎尔 （旁白）他真邪了！

警官 （细看纹章）是的，有两个金色城堡……

堂·萨留斯特 还有两个大鼎。昂利凯和居斯曼家的。

〔堂·塞扎尔在挣扎时，衣袋里掉出了几个金币。堂·萨留斯特指着装得满满的衣袋，向警官：

要不是抢来的钱，哪有这种装法的。

警官 （摇头）嗯！

堂·塞扎尔 （旁白）糟了！

〔警察搜身，把钱拿走。

一个警察 （搜身）这里还有一些纸片。

堂·塞扎尔 （旁白）还在那里！呵！这些情书是我的患难之交呵！

警官 （检查纸片）一些信件……什么信？笔迹是各式各样的……

堂·萨留斯特 （指着收信人的名字）都是写给达尔布伯爵的！

警官 不错。

堂·塞扎尔 不过……

警察 （绑起他的双手）总算落网了！真走运！

一个警察 （进来，向警官）报告，外面刚刚杀死了一个人。

警官 谁杀死的？

堂·萨留斯特 （指着堂·塞扎尔）就是他！

堂·塞扎尔 （旁白）这场决斗，太鲁莽了！

堂·萨留斯特 他进来的时候，手里还拿着剑。就是这一把。

警官 （仔细看剑）上面还有血。不错。（向堂·塞扎尔）得了，跟

他们走吧！

堂·萨留斯特　（向被警察带走的堂·塞扎尔）后会有期，马塔洛博。

堂·塞扎尔　（朝着他走了一步，瞪着眼看着他）你不要得意忘形！

第　五　幕

老虎和狮子

〔布景同上。夜里。桌上有盏灯。开幕时,只有吕伊·布拉斯一人。他身穿黑色长袍,遮住了里面的衣服。

第　一　场

〔吕伊·布拉斯,单独一人。

吕伊·布拉斯　一切都完了。好梦破灭了!幻象消失了!天黑以前,我还随便在街上走着。现在,我还在希望着。我很平静。夜里,一个人思想更清楚,头脑不那么混乱。在这昏暗的墙上,也没有什么太可怕的东西;家具摆得整整齐齐;钥匙还在橱柜上;哑巴在楼上睡觉;房子的确是静悄悄的。呵!是的,没有什么惊慌不安的理由。一切都很顺利。我的侍从是非常可靠的。堂·居里唐要是知道事情和她有关,也是靠得住的。呵!我的上帝!我能不能向您表示感恩呢?您有没有让我的通知送到她手里呢?您,我的好上帝,公正无私的上帝,您有没有帮助我保护这个天使,挫败这个萨留斯特呢?她有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有没有受苦?是不是脱险了呢?而我是不是可以死了呢?(从胸前拿出一个

毒药瓶来,放在桌上)是的,现在可以死了,卑鄙的人!可以投入毁灭的深渊了!只有一死才能赎罪啊!那就一个人死在这所卑污龌龊的房子里吧!(解开他的黑袍,底下隐约可以看见他第一幕穿的仆人制服)和这一身制服同归于尽,把它当做你的风衣吧!上帝!如果这个魔鬼来看见受他害的人死了,(推动一件家具去挡住暗门)至少也不能让他走这道门进来!(回到桌边)啊!我的侍从一定找到了居里唐,早上不到八点,他就走了。(瞪着眼看毒药瓶)我宣布了自己的判决,准备了自己的死刑,马上就要把沉重的棺盖压在自己身上了。我现在倒有闲情逸致来想想,我的灭亡是无法挽救的,谁也无能为力了。(倒在安乐椅上)不过,她还爱过我呢!上帝帮助我吧!我没有勇气了!(哭泣)啊!别人本来可以让我们自由自在的!(双手抱头,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上帝啊!(抬起头来,精神恍惚,瞧着药瓶)卖药的人问我今天是几月几号。我不知道。我头痛。人真不是好东西。你要死了,别人无动于衷。我真痛苦!她还爱过我呢!过去的事,说它有什么用!我再也见不到她了!她的手给我握过,她的嘴唇吻过我的前额……我爱慕的天使!可怜的天使啊!而我却不得不绝望而死!她的百褶裙里藏了多少高雅的情意,她的脚一走过,我的灵魂就会颤抖,她的眼睛使我神魂不定的眼睛陶醉,她的微笑,她的声音……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我再也听不到她说话了!这是可能的吗?不行!

〔他焦急不安地伸出手来要拿药瓶,正当他抽搐地抓起瓶子时,后部的门开了。王后走了进来,她身穿白衣,披深色斗篷,风帽披在肩上,露出了苍白的脸色。她手里拿了一盏暗灯,放下灯后,她迅速向吕伊·布拉斯走来。

第 二 场

〔吕伊·布拉斯，王后。

王后 （进来）堂·塞扎尔！

吕伊·布拉斯 （转过身来，做了一个惊骇的动作，赶快用长袍遮住里面的仆人制服）上帝！是她！自己投人这个可怕的罗网来了！（高声）娘娘！……

王后 怎么！你怎么叫得这样可怕！塞扎尔……

吕伊·布拉斯 谁请您来的呀？

王后 你呀。

吕伊·布拉斯 我吗？怎么？

王后 我得到你的……

吕伊·布拉斯 （喘气）请您快说！

王后 一封信。

吕伊·布拉斯 我的信！

王后 你亲手写的。

吕伊·布拉斯 这是自己用头碰壁了！不过，我并没有给您写信呀，真的，我敢肯定！

王后 （从她怀里拿出一封信来给他）那你自己看吧。

〔吕伊·布拉斯激动地接过信来，弯下身子在灯下读信。

吕伊·布拉斯 （念信）“我正大难临头。只有我的王后今晚驾到才能给我消灾弭祸……”

〔惊愕地瞧着信，仿佛念不下去了。

王后 （用手指着她念的那两行）“只有我的王后今晚驾到……否则，我就完了。”

吕伊·布拉斯 （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呵！阴谋诡计！这封信呵！

王后 （接着念信）“请走林阴大道下边的小门进来，不要给人认出。有可靠的人给您开门。”

吕伊·布拉斯 （旁白）我忘了这封信。（用骇人的声音向着王后）您走吧！

王后 我就会走，堂·塞扎尔。呵！我的上帝！你怎么变坏了！我做了什么错事呀？

吕伊·布拉斯 呵！天啦！您做了什么错事？您这是毁了自己！

王后 怎么呢？

吕伊·布拉斯 我不能够解释。您快走吧。

王后 我怕搞错，今天早上还特意派了一个老太婆来……

吕伊·布拉斯 上帝！每一分钟，我都感到您的生命像一颗流血的心一样，正在流逝。走吧！

王后 （仿佛忽然起了个念头）我的爱情梦想过献身的精神，这种精神给了我启示。你一定是面临着某种危险。你不愿要我陷入你的危险之中！而我却偏要留下来。

吕伊·布拉斯 啊！好啦！您哪里来的好主意！呵！我的上帝！在这样的时刻，留在这样的地方！

王后 这封信是你写的。你却……

吕伊·布拉斯 （绝望地向天伸出双手）老天发发慈悲吧！

王后 你却要我走开。

吕伊·布拉斯 （握住她的双手）您要明白！

王后 我猜得到。你开始给我写信，后来……

吕伊·布拉斯 我没有给你写信。我是一个魔鬼。你快走吧！可怜的人儿，你自己投入罗网了！真的！地狱从四面八方围住你！难道我就找不到办法说服你？你听我说，你要明白，我爱你，这你知道。为了使你的心摆脱幻想，我真想把

我的心掏出来给你看！呵！我爱你。走吧！

王后　堂·塞扎尔……

吕伊·布拉斯　呵！走吧！等一等，我想起来了，你进来的时候，有人给你开门？

王后　是的。

吕伊·布拉斯　魔王呵！是什么人？

王后　一个藏在墙背后的蒙面人。

吕伊·布拉斯　蒙面人！他说了什么？个子高不高？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你快说呀！我等着呢！

〔一个身穿黑衣的蒙面人出现在后部门口。

蒙面人　就是我！

〔他脱下面罩。原来是堂·萨留斯特。王后和吕伊·布拉斯认出了他，大惊失色。

第　三　场

〔人物同上，堂·萨留斯特。

吕伊·布拉斯　老天呀！快走吧，娘娘！

堂·萨留斯特　来不及了。纽堡夫人已经不再是西班牙王后了。

王后　（惊慌）堂·萨留斯特！

堂·萨留斯特　（指着吕伊·布拉斯）您永远是这个人的伴侣了。

王后　老天！这确是个陷阱！堂·塞扎尔……

吕伊·布拉斯　（绝望）娘娘，唉！您看您做出什么错事来了？

堂·萨留斯特　（慢步走向王后）我抓住您了。不过，要是娘娘不怪罪的话，我倒要和您谈谈，因为我是心平气和的。我发现您，请听我说，别声张，一个人半夜三更和堂·塞扎尔待在他

的房间里。这件事,对于一个王后来说,一旦公布出去,简单地说,就可以使罗马教廷撤消您的婚姻。教皇圣父很快就会知道这件事的。不过,我们也有一个替代的办法,签订一个协定,那就可以一切保守秘密。(从衣袋里拿出一张羊皮纸来,展开在王后面前)请您在这封给国王陛下的信上签字。我会要宫廷侍从把信转交给宫廷公证人。然后,外面有一辆马车,(指着外面)我在车上放了许多黄金。你们两个马上就走。我会帮你们的忙。你们不必担心,可以走托莱多和阿尔坎塔拉到葡萄牙去。你们愿去哪里就去哪里,这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会闭上眼睛。听我的话吧。我保证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件艳事;不过,要是您拒绝的话,明天,全马德里都会知道。不要意气用事了,现在您是在我的手里。(指着桌上的文具)写字的文具这里都有了,娘娘。

王后　(垂头丧气,倒在安乐椅上)我落在他手里了!

堂·萨留斯特　我只不过要求您签个字,好将信送给国王。

〔吕伊·布拉斯一动不动,仿佛雷劈了似的听着。萨留斯特低声向着他:

朋友,让我干吧,我是在为你效劳。(向王后)签字吧。

王后　(发抖,旁白)怎么办呀?

堂·萨留斯特　(拿笔给她,俯身对着她的耳朵)好了!一顶王冠又算得了什么?您虽然失去了王位,却得到了幸福。我的人全都在外面。他们不会知道里面的事。一切都只有你知,我知,他知。

〔试图把笔塞在她的手指中间,她既没有推开,也没有接住笔。

怎么样?

〔王后犹豫不定，心神恍惚，焦急地瞧着他。

要是您不签字，那您是自己害自己。既要丢脸，又要进隐修院！

王后　（忍受不了）啊！上帝！

堂·萨留斯特　（指着吕伊·布拉斯）塞扎尔爱您。他也不算辱没了您。我用荣誉担保，他出身名门望族。差不多是个王子。在岩石上有城堡，在乡下有领地。他是奥默多公爵，巴赞家的人，西班牙的贵族……

〔把王后不知所措、战战兢兢的手推到羊皮纸上，王后似乎准备签字。

吕伊·布拉斯　（忽然如梦初醒）我叫吕伊·布拉斯，只是一个仆人！（抢过王后手上的笔把羊皮纸撕破）不要签字，娘娘！我憋得太久了！总算说出来了！

王后　你说什么？堂·塞扎尔！

吕伊·布拉斯　（脱下他的长袍，露出里面穿的仆人制服，没有佩剑）我说我的名字是吕伊·布拉斯，是这个人的奴仆！（转身向着堂·萨留斯特）我说你这样伤天害理，已经叫人无法容忍了，我不希罕什么幸福！多谢！啊！你在我耳边多说也没有用！我说，虽然我和你的罪恶阴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现在到底是醒过来的时候了，我不能再干下去，大人，我们两个人真是最不要脸的搭档。我的身上是奴才的衣服，你的心里却是奴才的灵魂。

堂·萨留斯特　（冷冰冰地向王后）这个人的确是我的仆人。（命令吕伊·布拉斯）不要多说了。

王后　（终于发出了绝望的呼声，扭着双手喊道）公平的老天爷啊！

堂·萨留斯特　（继续）只是他说得太早了一点。（双臂放在胸

前，站了起来，大声喝道）好了！现在，一切都可以说出来。没有什么关系！我这样报仇雪耻，可以算是大功告成了。（向王后）您以为怎么样？我敢担保，马德里会大笑的！啊！您革除了我的官职，我剥夺了您的王位。啊！您把我放逐了！我现在要得意扬扬地把您撵走！啊！您要我娶您的侍女做妻子！（哈哈大笑）我呢，我把我的奴仆给您做情夫。您还可以嫁给他！当然啰。国王快要归天了！他的心就是你的财富，（大笑）您还可以封他做公爵，自己好做公爵夫人！（咬牙切齿）啊！您使我身败名裂，把我踩在脚下，却做着太平无事的美梦，您太蠢了！

〔他说话时，吕伊·布拉斯走到后部门口，把门锁上，然后慢步走到他背后，没有被他发觉。等到堂·萨留斯特说完，用仇恨和得意的眼光瞪着一筹莫展的王后时，吕伊·布拉斯一把抓住侯爵的剑柄，赶快把剑拔了出来。

吕伊·布拉斯　（样子可怕，手里拿着堂·萨留斯特的剑）我看见你刚才侮辱了你的王后！

〔堂·萨留斯特冲向门口。吕伊·布拉斯挡住门。

呵！你休想从这里出去，也犯不着白费力气，我早已把门锁上了。侯爵，直到今天为止，你都得到魔鬼保佑，不过，要是他想把你从我手中夺走，那就让他显灵吧。现在轮到我了！碰到一条毒蛇，不得不把它打死。谁也进不来了，你的人也罢，地狱里的恶鬼也罢！我把你踏在铁蹄之下，你就口吐白沫去吧！娘娘，这个人刚才对您出言不逊！我来向您解释一下。这个人没有灵魂，他是--个恶魔。他昨天哈哈大笑，几乎把我压死。他一高兴，就把我的心压得粉碎。他叫我关一扇窗子，也是要我受罪！我祷告！我痛哭！真是一言难尽！（向侯爵）你刚才还在诉苦。我不和你讲什么歪理，

再说，我也不懂。啊！该死的家伙！你居然敢，你的王后，一个人人爱慕的仙子！你居然敢当我的面侮辱她！啊！作为一个聪明人，的确，你真叫我不明白！你居然以为我会看着你干坏事而一言不发！听着，大人，一个老奸巨猾的乱臣贼子，不管他的地位多高，要是犯下了世上少见的滔天大罪，任何一个路见不平的人，不管他是贵族还是平民，难道不该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甚至拔刀相助！……当然啰！我本来是个仆人！难道我不能成为一个刽子手吗？

王后　你不会打死这个人吧？

吕伊·布拉斯　娘娘，要是我当着您的面进行惩罚，那真是罪上加罪了。但是，我不得不在这个地方粉碎这个阴谋。（把堂·萨留斯特推向小房间）话已经说清楚了，先生！到里面去向上帝祷告吧！

堂·萨留斯特　这是谋杀案！

吕伊·布拉斯　你这样想吗？

堂·萨留斯特　（没有武器，愤怒地看看周围）墙上没有武器！什么也没有！（向吕伊·布拉斯）至少给我一口剑吧！

吕伊·布拉斯　侯爵！你是在开玩笑吧！我的主人！难道我是一个贵族？决斗！去你的吧！我是你的一个仆人，一个穿红带金的奴才，一个可以随意打骂的下人，不过，我也可以杀人！是的，我要把你杀死，大人，你明白吧？就像杀一条狗，杀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一样！

王后　饶了他吧！

吕伊·布拉斯　（抓住侯爵，向王后）娘娘，这样，每个人都报了仇。天使也救不了魔鬼！

王后　（跪下）饶了他吧！

堂·萨留斯特　（呼喊）杀人呐！救命呀！

吕伊·布拉斯　(举起剑来)完了没有?

堂·萨留斯特　(向他扑过去,一面喊道)魔鬼要杀我了!

吕伊·布拉斯　(把他推进小房间)你死是罪有应得!

〔他们进小房间后,门关上了。

王后　(只剩下一个人,半死不活地倒在椅子上)天啦!

〔沉默了片刻。吕伊·布拉斯上,脸色惨白,手里没有拿剑。

第　四　场

〔王后,吕伊·布拉斯。

吕伊·布拉斯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向着一动不动、冰冷麻木的王后走来,然后,他双膝跪下,眼睛望着地上,仿佛不敢抬头看她似的。

吕伊·布拉斯　(声音严肃而低沉)现在,娘娘,我应该和您说了。我不会靠近您的。我会老老实实地说。我并不像您想象的那样有罪。我感觉得到,我的罪恶,在您看来,应该是骇人听闻的。呵! 这真不容易讲清楚呀。我的灵魂并不卑贱,我的内心还是善良的。但是,爱情毁了我。我不来为自己辩护;我知道,我本来应该想办法的。现在,大错已经铸成了! 不管怎样,您看得出,我曾经爱过您。

王后　先生……

吕伊·布拉斯　(一直跪着)不要害怕。我不会靠近您的。娘娘,我只是想一点一点地把事情全说清楚。呵! 相信我吧,我的灵魂并不卑贱! 今天,我像疯子一样在城里跑了一整天。时常有人瞪着眼看我。就在您办的那个医院附近,我在心

烦意乱的时候，隐隐约约感到有个普通的妇女，什么话也没说，就把我额头上的涔涔汗水都擦干了。可怜我吧，我的上帝！我的心都碎了！

王后　你要怎么样？

吕伊·布拉斯　（双手合十）娘娘，请您原谅我吧！

王后　不行。

吕伊·布拉斯　不行！（站了起来，慢慢走向桌边）一定不行？

王后　一定不行！

吕伊·布拉斯　（拿起桌上的毒药瓶，放到嘴边，一饮而尽）惨淡的火光，熄灭了吧！

王后　（站了起来，向他跑去）他在做什么？

吕伊·布拉斯　（把药瓶放下）没什么。我的痛苦结束了。没什么。您诅咒我，我祝福您。就是这样。

王后　（不知所措）堂·塞扎尔！

吕伊·布拉斯　可怜的天使，只要我一想起您爱过我呵！

王后　这是什么药呀？你做了什么事了？告诉我！回答我！对我说呀！塞扎尔！我原谅你，我爱你，我相信你！

吕伊·布拉斯　我的名字是吕伊·布拉斯。

王后　（用双臂抱住他）吕伊·布拉斯，我原谅你！不过，你刚才喝的是什么？说呀，我命令你！那不是毒药吧？不是送命的药水吧？说呀！

吕伊·布拉斯　您说对了！正是毒药。不过我心里很喜欢。（抱住王后，两眼望天）呵！我的上帝，至高无上的审判者，请允许我这个可怜的仆人为这位王后祝福吧！因为我这颗受苦受难的心，生前得到了她爱情的安慰，临死又得到了她的同情怜悯呵！

王后　毒药！上帝呵！那是我害死他的了！我爱你呵！要是我

早就原谅你呢？……

吕伊·布拉斯　（支持不住）我也会一样做的。

〔声音有气无力。王后用双臂支撑他。

我本来就活不下去了。别了！（指着门口）从这里出去吧！一切都不会有人知道的。我要死了。

〔倒下。

王后　（扑倒在他身上）吕伊·布拉斯！

吕伊·布拉斯　（已临近死亡，听到王后喊他的名字，又苏醒过来）谢谢！

——剧　终

译 后 记

一

一百年前，一八八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法国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去世了。在雨果逝世后，法国举行国葬，送殡的群众多达一百万人，是全世界有史以来空前盛大的葬礼。这说明了法国人民对这位人民作家的热爱。直到今天，法国举行的民意测验表明，法国读者最热爱的作家中，还有维克多·雨果。因此，在全世界的文化名人中，如果说意大利有但丁，英国有莎士比亚，德国有歌德，俄国有托尔斯泰，那么，法国能和他们争辉媲美的，就可以说是维克多·雨果了。

雨果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主将。十九世纪前期，浪漫主义在欧洲风起云涌，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古典主义的堡垒发起了进攻。在英国，有反映叛逆精神和理想主义的诗人拜伦和雪莱，有结合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历史小说家司各特。在法国，雨果的抒情诗《东方集》和拜伦一样歌颂了希腊人民的独立战争，讽刺诗《惩罚集》和拜伦的《堂·璜》一样批判了欧洲社会。除了诗歌和小说以外，雨果还开创了浪漫主义戏剧的新天地。像司各特在小说中一样，他常在戏剧中把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放在次要地位，却把男盗（艾那尼）、女娼（玛丽蓉·黛罗美）、弄臣（特里布莱）、侍仆（吕伊·布拉斯）、私生子（杰纳罗）、雕刻工（吉伯特）写成主角，这就使浪漫主义戏剧

具有革命的意义。

雨果早在青年时代，曾经受过司各特的深刻影响。他二十一岁时写了一篇关于《昆廷·杜沃德》的评论，评论中说："在瓦尔特·司各特的形象生动而又是散文体裁的小说之后，仍然可以创造出另一类型的小说。在我们看来，这一类型的小说更加令人赞叹，更加完美无缺。这种小说既是戏剧，又是史诗；既形象生动，又诗意盎然；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理想主义的；既逼真，又壮丽；它把瓦尔特·司各特和荷马融为一体。"[1] 我看，雨果的浪漫主义戏剧可以说是把司各特和荷马融为一体，既是戏剧，又是史诗。

二

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法国的浪漫派》第六章中写道："法国的浪漫主义表现了三个主要倾向。一、……'真'的倾向。二、……'美'的倾向。三、……'善'的观念。"

我看，雨果的戏剧也体现了浪漫主义的这三种主要倾向。首先是"真"的倾向，就是"努力忠实地再现过去历史的某一片断"。如《玛丽蓉·黛罗美》中描写的懦弱无能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和大权在握、禁止决斗的红衣主教黎塞留，《艾那尼》中描写的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国王寻欢作乐》中描写的荒淫无耻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吕克莱丝·波基亚》中叙述的意大利公侯的明争暗斗及互相残杀，《玛丽·都铎》中叙述的英国女王和贵族之间的勾心斗角，《吕伊·布拉斯》中描写的西班牙贵族大臣的争权夺

① 转引自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中译本第60页，略有修改。

利,这些描述都在不同程度上忠实地再现了欧洲中世纪历史的片断,表现了"真"的倾向。

"真"的倾向也体现在雨果美丑并存的"对照原则"中。如《玛丽蓉·黛罗美》的女主角既是一个生活淫荡的名妓,却又具有舍己救人的纯洁爱情。《艾那尼》中的三个男主角都不是简单的好人或坏人,都体现了中世纪的骑士精神:热爱荣誉,热爱美人,而当爱情和荣誉发生矛盾的时候,又都为了荣誉而牺牲爱情。《国王寻欢作乐》中的特里布莱是一个外形丑恶的弄臣,但内心深处却痛恨宫廷的朝臣,热爱自己的女儿。《吕克莱丝·波基亚》中的女主角恰恰相反,外形非常美丽,内心非常狠毒,但对自己的私生子却充满了母爱,甚至愿意为他而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在《玛丽·都铎》的女主角身上,则体现了女王和女人的矛盾。《吕伊·布拉斯》的男主角是一个地位低贱的仆人,但却成了一个精明能干的大臣。由此可见,在雨果的剧中人身上,美和丑、善和恶,往往是同时并存的。这就符合他自己在"对照原则"中提出的"真实"标准。

不过,艺术的真实并不等于自然的真实。巴尔扎克从自然真实的观点,对《艾那尼》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他在评论中写道:"第一幕。艾那尼走进莎尔小姐的房间。他对情人说起许许多多她早该知道的事。艾那尼多少是在这里写序吧。他显然是在对观众讲话……我们看见的就该是动作处处代替语言……不。这两个相爱的人还停留在这种状态:莎尔小姐需要知道艾那尼是一个亡命者,而艾那尼还需要问他的情人愿不愿意跟他走,换一句话说,她爱不爱他。"[①] 巴尔扎克的评论说明了《艾那尼》写得并不符合自然的真实。但勃兰兑斯在《法国的浪漫派》第三章

① 转引自《文艺理论译丛》,一九五七年第二期22页,略有修改。

中，却认为《艾那尼》忠实地再现了雨果时代的一个生活侧面，可以说是符合艺术的真实。

三

雨果的戏剧也体现了浪漫主义的第二个主要倾向——“美”的倾向，也就是勃兰兑斯说的，“努力探索形式的完美”和“表现方面的仪态万千和历历如画”。对于文学作品来说，“美”的倾向甚至比“真”的倾向还更重要。因为文学作品是写人的，一定要写得动人，写得能打动人心，而只是写真实，并不一定能引人入胜。例如赤壁之战，历史上的记载只有二三千字，如果京剧中也只如实描写，没有《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借东风，草船借箭，蒋干盗书，黄盖献苦肉计等情节，那样索然寡味的戏剧恐怕就不能流传千年，得到观众的喜爱了。但是情节要有助于人物性格的发展，并不是越离奇越好。《三国演义》中七擒孟获的情节非常奇特，但缺乏艺术魅力，因为它不能给读者以真实感。由此也可以认识到文学作品中“真”和“美”的关系。我觉得文学作品虽然不一定要写真人真事，但一定要使读者有真实感。因此，真实感是文学作品的必需条件（necessary condition），换句话说，是“无之必不然”的。但只有真实感还不够，作品给读者的美感享受越多，才越成功，因此，美感才是文学艺术的充分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换句话说，是“有之必然”的。

雨果的戏剧可以说是在“努力探索形式的完美”，剧情能够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如《玛丽蓉·黛罗美》，第一幕写男女主角的约会，一开始就写巴黎的名妓忽然隐姓埋名，离开了那个花花世界，为什么？这自然会引起读者的好奇心。接着，男主角狄杰又说自己热爱的是纯洁无瑕的玛丽，而不是出卖肉体的玛丽蓉，

这种爱情能不能持久？这又会引起读者的兴趣。第二幕写狄杰因为决斗而被捕入狱，他会不会被判死刑？玛丽蓉能不能帮助他逃走？第三幕写玛丽蓉救出狄杰之后，双双扮成戏子，逃到乡下，却又碰到法官拉费玛把他抓走。他能不能再次死里逃生？第四幕写玛丽蓉请求国王赦免狄杰，但是国王有名无实，有职无权，他的特赦能不能生效？第五幕写玛丽蓉再去恳求实权在握的红衣主教赦免狄杰，主教的亲信拉费玛法官却胁迫她，要她满足他的肉欲。玛丽蓉到底是要救情人还是要挽救自己的名誉？在整整五幕剧中，不断出现爱与死的搏斗，因此剧情紧张，波澜起伏，从戏剧的结构形式看来，可以说是相当完美，扣人心弦的了。

但是戏剧不只是需要美感，而且还需要真实感。如果把美感比做楼房的话，那么真实感就是基层。没有基层的楼房是站不稳的，缺乏真实感的戏剧也是不耐咀嚼的。《玛丽蓉·黛罗美》和莫泊桑的名著《羊脂球》都是写名妓委曲求全的故事，但是比较一下，就会发现《羊脂球》写得更加深刻动人，充满了真实感。玛丽蓉的故事虽然也令人同情，但是情节过于离奇，反而显得不真实。因为情节应该显示人物性格的发展，而雨果却往往是为了剧情发展的需要而创造人物，如《玛丽蓉·黛罗美》中的萨韦尼侯爵，在第一幕中他是玛丽蓉的旧恋，他的出场是因为需要有个人出来说明女主角的身分；在第二场中狄杰救了他的命，那是为他后来感恩图报、同生共死埋的伏线。第二幕写他莫名其妙地和狄杰决斗，然后装死以免被捕。第三幕写他起死回生，却又暴露身分，自投罗网。第五幕写他视死如归，毫无怨言。仔细分析一下，这个人物自己没有存在的理由，他的存在几乎完全是为了玛丽蓉和狄杰的需要。像这样为剧情而创造的人物自然就缺乏真实感，更不会打动人心了。

四

浪漫主义的第三个主要倾向，就是勃兰兑斯说的，"热衷于……社会革新观念，即艺术中的伦理目的——'善'的观念。"

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说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雨果浪漫剧所热衷的"社会革新观念"，首先是把"这种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使人民成了舞台上的主角，赢得了观众的同情。

在旧社会，妇女地位低人一等，而妓女的地位又是妇女中最低的，甚至有"万恶之首"的说法。在《玛丽蓉·黛罗美》中，雨果却写出了妓女对浮华世界的厌恶，对真诚爱情的向往，甚至具有舍己救人的高尚品质。而高高在上的法官，雨果却揭露了他卑鄙无耻、倚仗权势、假公济私的丑恶面目。对比之下，读者不是可以看出受人侮辱的妓女，比起侮辱妓女的法官来，不知道要高尚多少倍吗？作者的伦理目的，善恶观念，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在旧社会，不少人被统治阶级"逼上梁山"，做了强盗。但雨果笔下的强盗艾那尼，却是一个锄强扶弱、舍生取义的好汉。这不是把"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了吗？

再看看雨果在其他剧本中的"伦理目的"。在《吕克莱丝·波基亚》的序言中，雨果写道："父性使得形体上的畸形圣洁化起来，这便是《国王寻欢作乐》，母性使得道德上的畸形圣洁化起来，这便是《吕克莱丝·波基亚》。"这是作者的主观愿望，但是客观效果又如何呢？"寻欢作乐"、荒淫无耻的国王固然会引起观

众的厌恶，但得到同情的，与其说是“形体上畸形”、尖酸刻薄的弄臣，不如说是天真纯洁、甘心替死的白朗雪。吕克莱丝的罪恶多半出自他人之口，而她的母爱却既有言语，又有行动，所以也可能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但即使如此，母性也没有使“道德上的畸形圣洁化起来”。

雨果在《玛丽·都铎》的序言中写道：“不论一个诗人对艺术的整个思想怎样，他的目的应该首先是像高乃依那样努力追求伟大，像莫里哀那样努力追求真实；或者，还要更超出他们，天才所能攀登的最高峰就是同时达到伟大和真实，像莎士比亚一样，真实之中有伟大，伟大之中有真实。……实际上，他（本剧作者）想要在《玛丽·都铎》中表现什么思想？那就是，一个身为女人的王后，像王后一样伟大，像女人一样真实。”雨果还说过：“真实包括着道德，伟大包括着美。”但是，玛丽女王如果说是一个真实的女人，真实中并不包括道德；她虽不能算是一个伟大的女王，但女王的角色中倒也包括了美。剧中真能得到观众同情的伟大灵魂，可能是小人物吉伯特，他为了报仇雪耻可以牺牲生命，但牺牲生命还要保护情人的名誉。而女王如果说是伟大，也不过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保护情人的生命而已，相形之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吕伊·布拉斯》中的主角也是一个伟大的小人物，伟大中既包括道德，又包括美。但他对王后的爱情，像艾那尼对堂娜·莎尔的爱情一样，总使人觉得不够真实。但勃兰兑斯在评论《艾那尼》时说：雨果剧中的爱情是当代“那些青年人深有体会的爱情，是他们渴望其再度呈现的爱情……是当代青年迫切要求而且用雷鸣的掌声加以欢迎的那种浪漫主义。”因此，剧中的爱情不但有真实感，而且有感染力。

从雨果的戏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爱情的见解，还有他对

荣誉、死亡等的见解，总之，可以看到浪漫主义的伦理观念，或者不如说，雨果的人道主义、也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般地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相反，以集体主义为核心。”[①]

雨果戏剧中显示的人道主义的伦理道德理想主要是：玛丽蓉·黛罗美为了拯救情人的生命而牺牲色相的舍己救人精神；艾那尼为了信誉而牺牲生命的骑士精神，卡洛斯国王赦免艾那尼的以德报怨的精神；特里布莱的父爱；吕克莱丝·波基亚的母爱；吕伊·布拉斯为了王后的荣誉而牺牲自己生命的因公忘私的精神。这些都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伦理原则中的合理的东西”，也是雨果等“真诚的人道主义者所幻想而无法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的人道主义伦理原则”，但“都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②]的。

玛丽蓉·黛罗美舍己救人，救的是自己的情人狄杰，而狄杰犯下的决斗罪，对当时的社会并没有什么好处，所以玛丽蓉的人道主义的核心不是集体主义，而是个人主义。同样的道理，艾那尼服毒自尽也只是为了个人的信誉，而不是为了社会的利益。特里布莱的父爱，并不尊重女儿的爱情，反而要害死女儿错爱的人，结果错害了女儿的性命，这说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父爱是自私的。吕克莱丝的母爱使她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但她爱的只是她的私生子一人。即使吕伊·布拉斯因公忘私的精神，也包含了个人主义的因素在内，因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对王后个人的爱情。所以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伦理原则中的合理的东西”，我们也只能“批判地继承和改造。”

---

①② 引文均见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五

以上分析了雨果戏剧中体现的人道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三个主要倾向。最后我要简单谈谈翻译问题。

这里选译的六个剧本，《玛丽蓉·黛罗美》、《艾那尼》、《国王寻欢作乐》、《吕伊·布拉斯》原文都是诗剧，是用亚历山大体写的，这就是说，诗句每行十二个音节，每两行押韵。和古典诗剧在形式上不同的，是浪漫剧可以跨行。另外两个剧本《吕克莱丝·波基亚》和《玛丽·都铎》原文却是散文。这里把六个剧本全都译成可供上演的语体，因为我认为剧本不但是可以阅读，而且主要应该是可以演出的。雨果的第一个剧本《克伦威尔》因为不宜上演，在法国从来没有上演过，所以这里没有选择。《玛丽蓉·黛罗美》和《国王寻欢作乐》虽然可以演出，但因为批判了专制王权，却遭到过禁演，由此也可看出雨果戏剧的进步意义。

雨果的作品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很大。早在一九〇三年，苏曼殊和陈独秀就曾将《悲惨世界》译成中文，书名为《惨世界》，苏子谷（曼殊）、陈由己（独秀）同译，译文并不忠实，为了对中国当时的黑暗现实进行讽刺，他们删改了原文，还经常插入一些自己的东西。到了二十年代，曾朴第一次把雨果的戏剧介绍到中国来，他译了《克林威尔》、《欧那尼》、《嬉王》（现译《国王寻欢作乐》）等。在欧洲，雨果的戏剧还改编成了歌剧，如《国王寻欢作乐》由韦伯改为《弄臣》，演出经久不衰，其中国王唱的“女人真靠不住”一段，由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演出，重唱达十七次之多，是世界最高纪录之一，我国电台近来也曾广播。《艾那尼》的咏叹调由我国青年歌唱家在欧洲演唱，也受到了热烈欢迎。《玛丽·都铎》由德国电视台

拍成连续剧，已由我国电视台转播。

在一九五一年的世界和平大会上，我国作家茅盾曾建议隆重纪念世界文化名人雨果诞生一百五十周年。现在雨果逝世一百周年即将来到，我想，把雨果戏剧选译出来，一则可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法国作家，二则也可以供我国的剧作家借鉴。例如《玛丽蓉·黛罗美》和《赛金花》都是写名妓的故事，《玛丽·都铎》和《垂帘听政》都是演王后的历史。近来，我国还把古代诗人的生平搬上舞台，拍了《李清照》等影片。一般说来，这些剧本比较重视政治倾向，但有的真实感不够，有的感染力不强。因此，我想把雨果的浪漫主义戏剧译成中文，也许不无参考价值。

许渊冲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雨果逝世九十九周年

Aimer, c'est agir

Victor Hugo